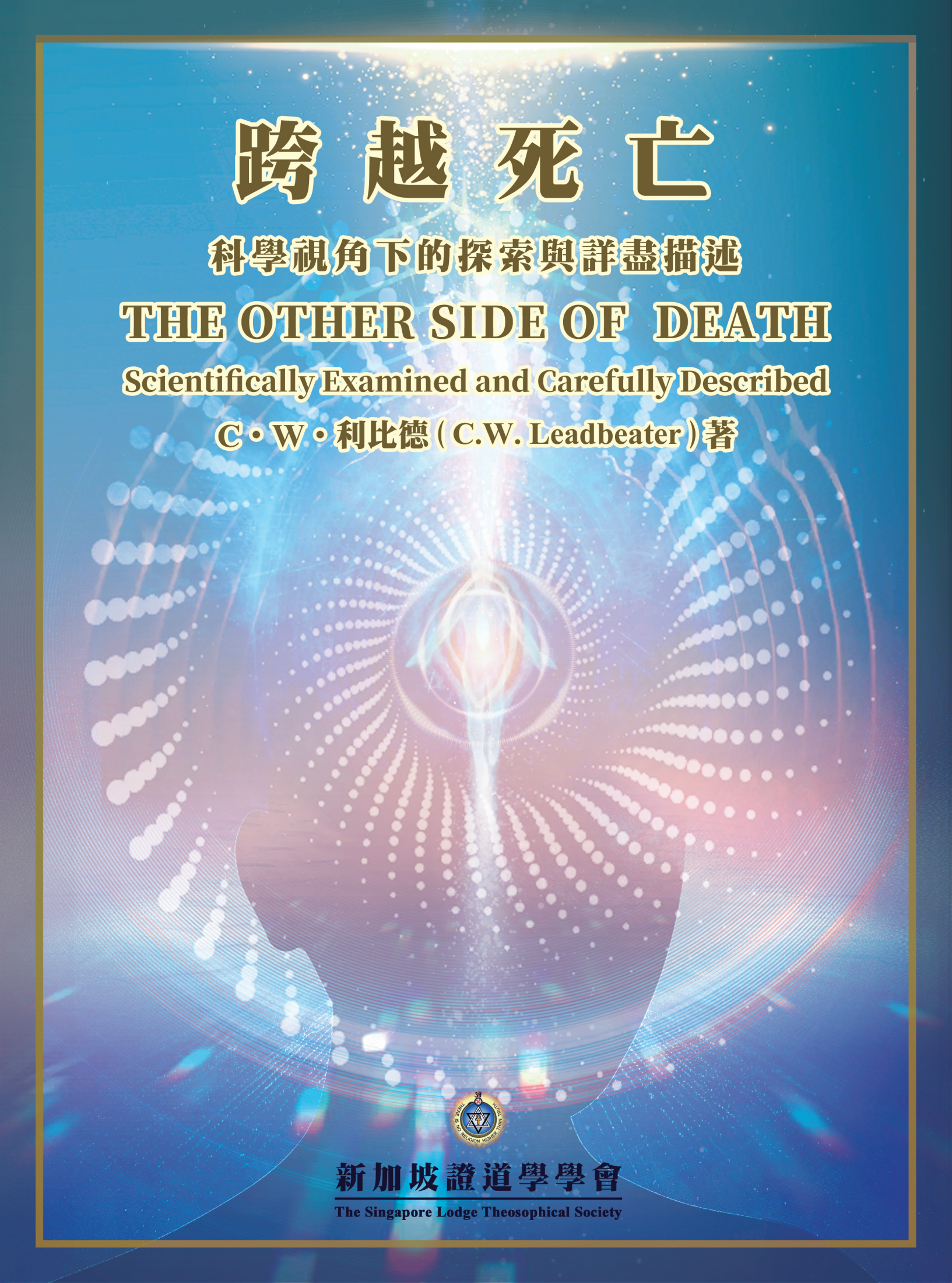
跨越死亡

科學視角下的探索與詳盡描述

THE OTHER SIDE OF DEATH

Scientifically Examined and Carefully Described

C・W・利比德（C.W. Leadbeater）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e Other Side of Death

跨越死亡

C.W.Leadbeater

C·W·利比德 著

Andy Chow 譯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 Adyar, Madras, India |

證道學出版社 | 阿迪亞，印度 |

首版 1903, 1904 第二版（修訂與字體放大） 1930 年

第三版 1954 年, 第四版 1961 年

2026 年中文版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目錄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一章　死亡的意義
第二章　生命延續的證據
第三章　宗教誤解
第四章　我們面對死亡的態度
第五章　證據的性質
第六章　靈視是如何發展出來的

第二部分 死後生命的事實

第七章　這就是事實的本來面目
第八章　星光生活的一些例子
第九章　星光界景象
第十章　慾望元素
第十一章　意識的延續
第十二章　幫手的工作
第十三章　天堂世界
第十四章　孩子們的死亡

第三部分 來自鬼影的證據

第十五章　星光體出遊
第十六章　死前不久的出遊
第十七章　意念體
第十八章　宣告死亡的顯靈現象
第十九章　歸來幫助的人
第二十章　需要幫助的人
第二十一章　渴望贖罪的人們
第二十二章　束縛於塵世的人
第二十三章　鬧鬼事件
第二十四章　看似無目的的幽靈
第二十五章　較少見的類型
第二十六章　星光印象
第二十七章　如何遇見鬼魂

第四部分 通靈術與心靈現象研究

第二十八章　通靈現象
第二十九章　個人經歷
第三十章　靈媒身體的利用

第三十一章　通靈術中的靈視
第三十二章　一些最近的測試案例
第三十三章　局部物質化
第三十四章　心靈現象導管的操控
第三十五章　其他現象
第三十六章　可見的物質化顯現
第三十七章　近期的一些物質化現象
第三十八章　我們對通靈術的態度
第三十九章　結論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一章 死亡的意義

對死亡的一些誤解

死亡是一個無法不引起每個人深切關注的話題，因為在所有人將來的傳記中，唯一絕對確定的事情就是有一天他們必須面對死亡（更何況，除了非常年輕的人之外，幾乎沒有人沒有因死亡而失去過一些深愛的人）。然而，儘管這是一個如此普遍受關注的問題，但也許沒有哪個問題在大眾心中存在如此多且如此嚴重的誤解。人類因對這個最重要問題的無知和迷信而遭受的極大且完全不必要的悲傷、恐懼和痛苦是我們所無法計算的。在我們當中，存在著大量關於這方面的虛假和愚蠢的信念，這些信念在過去造成了無數的惡果，並在當下引起了難以形容的痛苦，消除這些信念將是對人類最大的恩惠之一。

這種益處是證道學教義立即賦予那些在過去世中學習哲學，現在能夠接受它的人。它立刻消除了對死亡的所有恐懼和大部分的悲傷，使我們能夠看到死亡的真實面貌，並理解它在我們進化計畫中的位置。

讓我們逐一探討這些最突出的誤解，並努力揭示它們的謬誤。其中一些可以被描述為宗教誤解，它們的流行可以直接追溯到原始基督教教義的腐化，這些腐化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教會，並摧毀了它們的活力和效用。然而，我們將把這些留到後面，首先考慮一些在這個重要問題上廣泛流傳的流行錯誤觀念。

人們有時傾向於認為，如果一個人對死亡的看法是扭曲的，也沒多大問題；他們說，當他死後，他會自己發現事實，如果他錯了，他很快就會意識到。這種論點有兩個缺陷：它沒有考慮到無知所帶來的死亡恐懼，這種恐懼籠罩著許多人的生活，也沒有考慮到存活下來的人對已故朋友命運的無謂悲傷和焦慮；它還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人在死後往往不會立即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通過真理的光芒來糾正它們 - 由於他無法做到這一點，經常會引發許多麻煩。

對於沒有專門研究過這個主題的人來說，可能會認為這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他可能會說：「死亡當然是生命的終結 - 靈魂與身體的分離。」然而，稍加檢視就會發現，事情遠非如此簡單。即使從純粹生理學的角度來看，對於什麼構成死亡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大約十七年前，赫裡沃德·卡靈頓和約翰·R·米德先生嘗試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死亡定義，並將結果發表在《死亡，其原因和現象》一書中。這本書內容詳盡，證明了他們收集了大量資料的辛勤工作，但儘管其中的資訊豐富且重要，仍難以認為它已經解通了這個問題。

為了幫助他們得出結論，作者向各行各業的許多知名人士發送了一個問題：「你認為死亡的真正本質是什麼？」他們收到了許多有趣的回答，但很少有確定的資訊。他們對許多科學家就這個問題表現出的極度冷漠感到驚訝，甚至有些惱火。他們諷刺地說：「真正有價值的事物，如螞蟻或螃蟹的心理生活，充斥著心理學和科學文獻；但像死亡這樣涉及整個人類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密切的問題 - 因為所有人都必定會死 - 卻被認為幾乎不值得認真討論！」作為例子，他們引用了一位著名醫生的信，信中說：「我對死亡問題的生理或心理方面毫無興趣。我對自然死亡的原因沒有任何理論。」一位知

名的哲學博士寫道：「回復你關於我對死亡看法的詢問，我只能說我對此沒有任何理論或概念。我從未花五分鐘去思考它的本質。我真的不知道，也不在乎它是什麼。生命的終止是我所知道或相信的全部。」

然而，其他回復則不那麼令人失望，儘管不能說其中任何一個是完全令人滿意的。一種觀點認為，身體細胞的繁殖能力是有限的；另一種觀點強調，在一定時間後，硬化和骨化的過程會開始；第三種觀點認為，生命是一種包含一定能量的脈衝，當這種能量耗盡時，死亡就會隨之而來；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生命是一種無限的力量，它利用身體來表達自己，因此身體像其他機器一樣，會逐漸磨損，然後不再能夠傳遞能量。

記錄了所有這些不同的理論後，書的作者提出了他們自己的理論。卡靈頓先生將生命定義為一種振動，而死亡則是生命力無法將其作用的神經組織提升到所需的振動頻率，從而無法再顯現。相反，米德先生認為死亡絕不是必然的；他認為這只是人類養成的一個壞習慣。他認為我們已經自我催眠，認為生命必須在某個時期結束，這種思想形體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它對全體人類產生了反作用；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死亡，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必須死亡。

死亡是結束嗎?

關於死亡的第一個也是最致命的誤解是認為它是一切的終結；認為人類死後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存在。許多人似乎認為這種粗俗的唯物主義幾乎已經從我們中間消失了；認為這是上個世紀早期的一種精神病，而人類現在已經超越了它。希望這種觀點能夠反映事實，但我擔心仔細研究當代思想的人很難認同這一點。幸運的是，這種有害的唯物主義雜草不再像以前那樣在高地昂首挺胸，因為意見值得注意的那些人已經有所改進。但世界上仍然存在大量無知，更糟糕的是，還有一種最令人反感的無知形式，這種無知拾取了一些科學術語的牙慧，充滿了咄咄逼人的自負，並認為自己擁有了古往今來的智慧。在那些不幸陷入這種精神奴役的人中，仍然存在著大量最粗糙的唯物主義。

當然，我們可以希望這種感覺正在減退，但我擔心另一種不那麼明顯但更狡猾的病症卻難以說是如此。有成千上萬的男女名義上信奉某種宗教，並會憤怒地否認他們是唯物主義者的說法，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們的行為卻完全像這個世界是他們唯一需要考慮的世界一樣。他們有時會使用暗示另一個世界存在的詞語和短語，但這些從未在考慮他們的行為中佔有絲毫地位。雖然這種實際上的唯物主義比另一種顯得不那麼愚蠢，也不那麼冒犯鄰居，但在他們過世後的情況下，卻產生了相同的結果。

另一個或許更廣泛流傳的誤解是，死亡是一個跳入未知的深淵（人們永遠無法確定地瞭解當他離開這個實體層後會進入什麼樣的狀態）。當然，各種宗教派別聲稱對這些狀態有非常精確的描述，但對於他們的大多數追隨者來說，這一切似乎都完全不真實；無論如何，他們既不行動也不說話，好像他們真的相信這些描述。而且，事實上，對於大多數這些宗教派別來說，所提供的資訊是如此荒誕不經，即使人們相信了，也很難說這些資訊是否會帶來更多的害處而非好處。

天主教的教導

直到最近，在我們西方世界的信仰形式中，幾乎唯有偉大的羅馬天主教會以及英格蘭教會的聖公會高派，持續就死後世界的景況給予教導。雖然這些教導寄託於已被誤解和物質化的象徵符號之中，但它們依然充分表達了事實，足以讓接受它的人在離開肉體後，能夠理解自己所處的處境。然而，即便在此處，真理在一方面被「永恆酷刑」這荒謬且瀆神教義的陰影所蒙蔽；在另一方面，又因所謂「贖罪券」這種荒謬的體制而大大喪失了尊嚴。我認為，我們可以粗略地將天主教的教義理解為這樣：無可救藥的惡人會墮入地獄，而偉大的聖人則會像聖母升天那樣立即被接入天堂，普通的好人仍然保留著許多使他們不適合直接去到上帝面前的缺點和不完美，因此需要在一個稱為煉獄的中間狀態中停留一段較短或較長的時間，在此期間，他們的各種缺點會通過一個相對較短但痛苦的過程被消除。他只有通過苦難而圓滿後，才準備好迎接天堂世界的喜悅。

證道學的學生會立即看到，這種理論以我在此陳述的形式，與事實非常接近。除此之外，在最近幾年，教會中興起了一個派別，勇敢地教導關於死後生命的完整真理；它的教義並非建立在傳統之上，而是建立在觀察之上——雖然人們常常發現，仔細的觀察與研究會為古老傳統投下新的光芒，使它們以合理而可信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我所指的這個教會派別稱為自由天主教會。

證道學的解釋

我們認同靈魂離開身體這個理論；但對於我們所說的「靈魂」是甚麼，我們的解釋也許比許多宗教人士更為明確。我們的說法並不是人擁有一個靈魂，而是人本身就是靈魂，而身體只不過是一件衣服，當它穿舊了，靈魂便把它脫下。對我們許多人而言，這個說法對某些人來說也許令人驚訝，但它並不是一種信仰，而是直接的知識。要解釋這種知識如何獲得，將意味著我們要從主題上稍為岔開；但在這段岔開的說明過程中，我們也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靈魂」一詞的含義。

人是一個遠比肉眼所見更為複雜的存在；而我們若要徹底理解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我們的意識提升到更高的層面，在那裡我們能夠看見他更多的部分。但是，我們為了把這一點說明清楚而需要使用的術語，對於從未研究過這個主題的人來說，本身也需要加以解釋。

研究向我們顯示，除了我們能夠看見的物質之外，還存在其他更精微的物質類型；不僅有現代科學承認能滲透一切已知物質的乙太，還有其他類型的物質依次滲透其中。讀者自然會問，人如何可能意識到那些如此奇妙精細、又分割得如此微細的物質類型的存在。答案是：他能以意識到較低層物質的同樣方式意識到它們——也就是接收來自它們的振動。而他之所以能夠接收這些振動，是因為他自身也擁有這些更精微類型的物質作為自己的一部分；正如他的稠密物質身體是他感知並與稠密物質世界溝通的載體一樣，他內在的更精微物質，也構成了一個載體，使他能夠感知並與那個對較粗重的物理感官而言不可感知的精微物質世界溝通。

實驗向我們顯示，這種較精微的物質有許多等級，而每一個等級都可以被視為本身構成一種世界。但是，由於人自身也含有所有這些不同等級的物質，他只需要學會如何運用那較精微的物質來接收與其相應的振動，便能夠像在這裡一樣，在那些較高的世界中看見和聽見。這些較高感官的開啟——也就是學會回應那些較精微的振動——通常被稱為靈視。

一般人完全沒有意識到——因為他沒有方法可以意識到——周圍世界真正進入他意識範圍之內的部分是多麼微小。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充分掌握一個事實：所有從我們自身以外傳來的資訊，都是藉由某種形式的振動傳達給我們的。空氣的波動把聲音傳到我們耳中，因此我們能夠聽見彼此說話；乙太的振盪把光傳到我們眼中，也正是藉由這種方式，我們才能看見彼此、看見我們閱讀的書本，以及看見從我們面前經過的物體。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以這種方式，藉由某一類波動從外界學得的。因此，如果還存在其他種類的物質，精微到無法對我們目前的物理感官產生印象，那麼很明顯，為了認識這些更精微的物質類型，並從中學到任何東西，我們就必須發展出更精細的感官，使其能夠回應那些更高而且遠為迅速的振動。關於人具有這些不同身體或載體的觀念，其實並不新穎；聖保羅早已告訴我們，有屬血氣的身體，也有屬靈的身體；他也曾談到靈魂與靈，絕不是像現今常因無知而做的那樣，把這兩個詞當作同義詞使用。

所有這些細節已在其他證道學書籍中充分說明，因此我無需在此重複。只需說明一點：實驗向我們顯示，物質有七個大的分層或階段，而我們通常把這些階段稱為層面。如果我們不讓「世界」這個名稱誤導自己，以為它們在空間上彼此分離，那麼也可以把它們稱為世界。我們必須記住，它們全都彼此滲透，實際上佔據同一空間；雖然在任何特定時刻，我們只意識到其中一組狀態，或其中一種物質分層。

人本質上是神聖之火的一點火花，是神聖生命的一個碎片，若可使用這個雖具表達力、但在哲學上並不完全嚴謹且某程度上可能令人誤解的比喻，因為那奇妙的生命其實不能被分割。對於這一點火花，它居於目前我們研究所不能及的層次，我們稱之為單一體。為了人類進化的目的，單一體在較低的世界中顯現自身。在我們目前所能觀察到的最高階段，它呈現為三重靈，其本身具有三個面向；在這一點上，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在合一中的三位一體。在這三個面向或顯現中，其中一個永遠停留在那較高層次，我們稱之為人內在的靈。第二個面向下降到稍低的層次，我們稱其為人內在的直覺。第三個面向則在我們稱為高等思想世界的物質階段中運作，我們稱之為人內在的智性。靈的這三個面向合在一起，構成了自我。

這個自我，就是在人類進化階段中的人；他是最接近普通非科學觀念中所謂「靈魂」的對應物。從個體化的一刻開始，直到他超越人性並融入神性為止，他都保持不變（除了成長之外）。他，也就是自我，完全不受我們所稱的出生與死亡影響；我們通常認為是他的一生，其實只是他真正生命中的一天。我們能看見、會出生和死亡的身體，只是他為了完成其進化某一部分而穿上的衣服。

在這裡，我們便看到聖保羅所說的靈、靈魂與身體；但在我們的文獻中，我們通常把它們稱為單一體、自我和物理身體。不過，後者並不是靈魂所採用的唯一身體；他擁有各種不同密度的載體，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低的一個。所有這些載體，相對於各自的物質層次而言，都可以稱為身體。他在每一個世界中都擁有一個相應的載體，藉此他能夠觀察那個世界並生活其中。他在自己本來層次中自然且習慣居住的載體，稱為因果體。

雖然這個自我或靈魂居住在高等思想世界中，但起初他尚未發展到能在其中完全有意識；那裡物質的振動太過迅速，無法對他產生任何印象，就像紫外光線太過迅速，不能對我們的眼睛產生印象一樣。因此，為了進化，他必須披上較粗重物質的外衣，讓較沉重的振動能夠通過——也就是足夠緩慢，使他能感受到的振盪。正因如此，當他希望下降進入轉世時，他首先在自己周圍吸引一層密度最接近自身的物質，也就是低

等思想世界的物質，我們稱之為他的思想體。這是他進行所有具體思想的工具。接著，他又在自己周圍吸引第二層更厚、稍微更稠密的物質外衣，我們稱之為星光物質；因此，我們把他由此構成的衣服稱為星光體。這是激情與情緒的工具，同時（與思想體較低部分共同作用）也是一切帶有自私和個人情感色彩之思想的工具。只有在採用了這些中間載體之後，他才能與嬰兒的物理身體接觸，並出生到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中。

死亡的機制

這就是出生的機制，是塵世生命的開始；正如我所說，這只不過是靈魂真實生命中的一天，而靈魂的真實生命是由許多這樣的日子連續組成，彼此之間由休息的夜晚分隔。靈魂從這樣的一夜中醒來，我們稱之為出生；那時靈魂依次穿上這些較低的衣袍，最後穿上最低的一件，也就是這肉身的衣袍；而當它再次沉睡時，便以相反的次序逐一脫下這些衣袍。這具最後被採用的物理身體，是第一個被脫下的；而放下這具物理身體，我們稱之為死亡。但這對自我而言，並不比有物理身體的人脫下一件大衣有更大的差別。脫下物理身體後，他繼續生活在星光體中，直到那些由他在塵世生命中容許自己感受的情緒與激情所產生的力量耗盡為止。當這發生時，第二次死亡便出現；星光體也從他身上脫落，他發現自己生活在思想體中，並處於低等思想世界。在這種狀態中，他會停留到物理和星光生活中所產生的思想力量消耗完畢；然後他再依次放下第三個載體，再次成為自身世界——高等思想世界中的自我或靈魂。

因此，並沒有通常所理解的那種「死亡」。只有在一個連續生命中的一連串階段——在這三個世界中依次經歷的階段。然而，如果我們要明確而準確地回答卡靈頓與米德兩位先生所提出的問題，也就是物理身體死亡的原因與機制，我們就必須更仔細地研究它的構成。純粹的物理身體比我們通常所想的更為複雜。我們很難意識到自身感官的限制，也很難理解在我們周圍的世界中，有多少東西是不能藉由這些感官察覺的。不僅我們的物理感官無法感知我們一生都身處其中的廣大星光與思想物質海洋；這些感官甚至只讓我們認識它們自身所屬層面的一小部分。例如，我們的視覺使我們能分辨固體與液體物質；但對包圍我們的氣體物質卻完全不能提供任何資訊。維持我們生命的空氣，本身雖然完全是物理性的，對我們卻是不可見的。

我們完全無法察覺較精微的物理物質種類，雖然其中有許多正與我們密切接觸。奧秘研究使我們能分辨出這種物理物質的七大種類，它們彼此之間的差別在於密度不同。我們通常稱為固體、液體和氣體的物質類型，是這些分層中最低的三種；在它們之上還有四種更精微得多的物質，在證道學中，我們稱之為物理界的乙太分層或子層面。研究顯示，人的物理身體含有所有這七種不同分層的物質，而不僅是我們所知道的固體、液體和氣體分層。我們通常把由這四種較精微且不可見的物質所構成的物理載體部分稱為乙太重身；稱為乙太，是因為它由各種等級的乙太物質構成；稱為重身，是因為它在外形和大小上，正是我們能看見的稠密身體的精確副本。對它可見的部分，我們通常稱為稠密身體；但在證道學中，當我們談到物理身體時，我們不只指那個稠密身體，也包括這個乙太反身。

我已經說過，靈魂會在自己周圍吸引思想物質、星光物質以及物理物質所構成的身體。每晚當人入睡時，他暫時從這個物理載體中退出，並在那段時間生活于他的星光體中。肉體連同乙太重身仍躺在床上，但那個身體的星光反身仍保留其形狀，因此當他飄離出來時，在形體和面貌上與躺在床上的身體完全相同，雖然他被一層彩色的光

輝包圍著。這個反身是由較稠密的星光物質建構在較輕的星光物質之內，因此當你在星光界上看見他時，起初可能會覺得他與從前完全一樣；但如果你觀察得更仔細，也會看見他周圍有一層淡淡而細緻的彩色霧氣，雖然它不夠濃密，不能遮蔽他的面貌。

在這個星光載體中，他生活于星光世界，並能在其中自由移動；在那裡他會遇到許多經歷，其中一些有時會在早上被他記起，於是他便說自己做了一個異常鮮明的夢。當他早上回到物理身體中，並如我們所說「醒來」時，實際上他是從一個更高、更自由的生活下降醒入這個較低的生活。正因為他是從那更高的生命下降到一個限制得多的生命中，所以他很難把自己所見所做的清晰記憶帶回來。然而，這種記憶是可以發展的，藉此便能使意識在清醒與睡眠狀態中同樣保持連貫。取得這種本領的人，會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有意識地生活在星光世界中，並能在那裡遇見及與該世界的其他居民交流。而在這些居民之中，就有我們稱為死者的人；因為死者也像睡眠中的人一樣，已經放下了他的物理載體，發現自己生活在星光體中——也就是聖保羅所寫的那屬靈身體的較低部分。因此，一個已在自身內發展出這種連續意識的人，每晚都能像白天與我們稱為仍然活著的人交流一樣，自由地與他已故的朋友交流。事實上，睡眠中的人與死者之間唯一的差別，在於前者能回到他的物理身體，而後者不能。當我們探究這一事實的原因時，便終於找到卡靈頓與米德兩位先生問題的答案：「死亡的真正構成是甚麼？」

當人在睡眠中從他的物理身體退出時，他把它完整地留下。也就是說，他留下整個仍處於完全工作狀態的身體，包括乙太部分以及較稠密的部分。物理身體的這個乙太部分，在它的健康狀況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來自太陽的活力或生命力，是透過乙太重身被吸入人的物理身體；而正是這種活力沿著他的神經流動，使整個機器保持運作。當人自己在睡眠中以星光載體遠遊時，物理身體本身仍然完整，一般而言，它能完全不需要他的干預或說明而有規律地執行其功能。然而，人與其物理身體之間仍有非常密切的聯繫，這可從觸碰或搖動該身體便能輕易把他召回這一點看出。乙太重身一方面與星光載體密切相連，另一方面又與稠密身體相連；而人之所以能在睡眠中如此容易而自然地滑出身體，正是因為那乙太物質對稠密物理身體的依附，比對星光體的依附更為緊密。

然而，總有一個時候，物理身體會因意外、疾病，或因長期磨損的緩慢過程而崩解；於是乙太物質對星光物質的吸引力，便會強於它與稠密物理身體之間的聯繫。在這種情況下，當人離開身體時，他會把乙太物質連同星光物質一起帶出；而當乙太物質完全從物理身體的其餘部分脫離時，那個物理身體便已死亡。例如，麻醉藥的作用會把一部分乙太物質從稠密身體中驅出；若給予過量麻醉藥，便會把全部乙太物質驅出，人在手術中便會死亡。因此，死亡的實際定義，就是乙太重身與稠密身體之間完全而最終的分離；換句話說，就是借著把物理身體的乙太部分從較低部分抽離，使物理身體解體。只要仍有一條聯繫存在，就可能出現僵直、出神或麻醉等狀態；但當這條聯繫最終斷裂時，死亡便已發生。

灰界

因此，當一個人在死亡時從他的稠密身體中退出，他會把該載體的乙太部分一同帶走。但必須明白，這種乙太物質本身並不是一個完整的載體，只是載體的一部分。因此，當這些乙太物質仍然圍繞著他時，他既不在這個層面，也不在另一個層面。結果，他會停留在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中，因為他已失去了物理感官的器官，而又不能使

用星光體的感官，因為他仍被這團乙太物質的雲霧包裹著。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很快便會把它擺脫掉——有時只需片刻，有時則需要幾小時或幾天。決定他能快或慢地做到這一點的條件有很多，此處暫且不必詳述。

不過，如果我們明白普通人在日常思想中，並不習慣像奧秘學學生那樣明確地把自己分為身體與靈魂，我們就會更容易理解這種處境。誠然，死者已最終離開了他的物理載體，而且實際上不可能再重新佔有它；但他對它非常熟悉，它的振動速率對他而言是熟悉而親近的。在一切正常、清潔和合宜的情況下，他不再與之有所牽扯；但有些人在生時極端物質化，除了物理世界之外沒有任何思想或概念，當他們發現自己完全與它斷開時，便會因恐懼而近乎瘋狂。這些人有時會瘋狂地試圖重新接觸某種形式的物理生活。大多數人不會成功；但若其中有人在某種程度上成功了，也只能借著他們自己的物理身體。他們仍與腐朽外衣保持的某種感應，有時使他們能從中抽取一種不完善而反自然的半物質化基礎——遠不足以使他們重新接觸物理世界，卻足以暫時把他們從健康的星光生活中撕裂出來。這樣的人會暫時為自己造成一個昏暗灰色、充滿不適與不安的世界；在那裡，他們如同透過昏暗的鏡子觀看物理事件，又像在迷霧世界中徘徊，迷失而無助。

他們不能完全回到自己的稠密身體中；若有人真的做到，他便會成為吸血鬼。但他們確實抓住自己已拋棄載體中的乙太物質，並拖著它四處而行，這正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直到他們能擺脫這種糾纏，穿過灰暗並進入光明之前，他們都不會有安息。由於包裹著他們的乙太物質迷霧，他們看不見星光世界；他們把自己懸掛在兩個世界之間，結果在任何一個世界都不能正常運作。實際上，任何人都完全沒有理由要受這種不愉快的經歷；他只需放手，讓自己進入自然的一刻無意識狀態，便會立即在更高、更美麗的星光世界中醒來。但有些人害怕一旦放開這一絲意識，便可能永遠失去所有意識，實際上進入一種湮滅狀態；因此他們絕望地抓住所剩下的那一點。然而，到了某個時候，他們終究必須放手，因為乙太重身會開始瓦解；然後他們便會相當愉快地滑入更充實、更廣闊的生命中。

那個不幸地把自己困在灰界中的人，有時會被仍在物理界上的同胞看見。我們有時會聽說有人在墓地看見所謂的鬼魂，漂浮在新墳之上或附近。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或者是死者在自己周圍吸引了一點較稠密的物理物質，或者是看見他的人在那一刻略具靈視力。乙太物質剛好超出普通人可見範圍的邊界，只是剛剛超出而已；因此，若物理身體有些微擾動，例如暫時稍微增強其振動，便可能使人看見這樣的物件。不過，當它被看見時，不應立即假定死者就在灰界中。當他如應有那樣立即從乙太體中退出時，乙太體仍會作為一種乙太屍體留下，通常漂浮在其較稠密部分被埋葬地點的附近。這樣的乙太屍體不能遠離其稠密物理反身，也無論如何不能長久存在，因為它會迅速分解為其組成粒子。

在絕大多數情況中，死者既不知道也看不見灰界；在通常的一段無意識期之後，他們會發現自己被星光世界的活動所圍繞，並開始熟悉這種生活方式。這個從一個世界過渡到另一個世界的過程，絕不是痛苦的；我們應把所有與死亡相關的受苦念頭從心中清除。在死亡之前，確實可能因疾病或意外而有痛苦，但死亡本身的實際過程不但沒有痛苦，而且通常充滿喜悅與平安。物理元素體不情願地放開它對身體的控制，因此那身體有時會掙扎著呼吸；但垂死者本人對這種掙扎並無意識，只感到從沉重肉身負擔中解脫出來的美妙輕盈與舒暢。通常在死亡的一刻，即將結束的這一生各種事件會以閃電般的速度掠過自我的意識；在那瞬間的回顧中，他把一生作為一個整體來觀看，明白這一生本來要為他完成甚麼，也明白自己有多大程度把握或錯失了機會、實

現或未實現自己的命運；他第一次清楚分辨自己所做所說一切中的成功與失敗、勝利與挫敗，以及其中的智慧或不智。

站在臨終床邊的人，應採取完全無私的心態，完全忘記自己和自己的悲傷，只想到即將離去的朋友，以及他們如何能幫助他走向上升之路。他們若無法克制悲痛，便會攪擾他，並把他的心思重新召回到他正要離開的層面！他們應以真摯的平和與善意念頭包圍他，以安靜而喜悅的期待，迎向他即將進入的新生命榮光。悲傷的親友無論多麼深情，往往會成為垂死者可悲的阻礙，因為他們在無知中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感受。如果他們更明白實情，就會知道在這個時刻，他們正有一個美好的機會，借著控制自己的情緒，把力量集中於堅定地做一些有用的工作，來表達自己的愛，幫助這位旅人順利踏上他的道路。

拍攝和稱量乙太重身

對我個人而言，卡靈頓與米德兩位先生書中最有趣的章節之一，是其中記述了多次嘗試在「靈魂」於死亡一刻離開身體時，對其進行拍攝和稱量的實驗。這些照片是由巴黎的巴拉杜克醫生拍攝的，我本人曾多次有幸與他會面。多年來，這位醫生一直在進行實驗，嘗試用特別感光的底片拍攝人類情緒的影響，以及人類思想所產生的形體。我自己曾看過大量這類照片，並能證實它們正確地呈現了所描述的主題。由於透過反復實驗，使自己確信拍攝肉眼不可見放射物的可能性，巴拉杜克醫生便決定作進一步實驗：在一具身體死亡後不久，按時間間隔對其拍攝，以觀察是否能從中發現任何放射物的痕跡。

他以這種方式取得了一些相當令人震驚的結果。死亡剛發生後，在身體上方可見三個發光物質的球體，似乎由若干光索與身體相連。一小時後，這三個球體合而為一；不久，光索斷裂，那個光球便飄離而去。我本人沒有看過這些照片，因為它們是在我最後一次見到巴拉杜克醫生之後才拍攝的；但他的書中有這些照片的複製圖。由於我曾認識這位元醫生，我完全確信他的絕對誠信；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我不能完全同意他對所觀察到現象所作的解釋。

對離體靈魂進行稱量的嘗試，是由鄧肯・麥克杜格爾醫生進行的。他的方法是把臨終病人的床放在一台極其靈敏的秤臺上，以觀察在死亡的一瞬間是否有可察覺的重量減少。從卡靈頓先生書中引用其論文的記述可見，麥克杜格爾醫生似乎採取了極為周密的預防措施，以排除所有已知可能造成重量減少的原因。儘管如此，在對所有這些因素作出適當扣除之後，他仍在數個案例中發現，在死亡的準確瞬間確實發生了微小但明確無誤的重量減少。減少的重量由四分之三盎司至一盎司半不等；他並指出，這不能以任何所謂與死亡相關的正常變化來解釋。

永罰的真正含義

既然已經按照證道學的知識解釋了死亡是甚麼，我們便可以回到天主教的說法，以看清其主要特徵背後的真正含義。永罰教義背後到底是甚麼？首先，這兩個詞都被錯誤翻譯了；新約中實際記載基督所使用的語句，並不能承接現今大多數人加諸其上的解釋。其次，當我們理解這個被誤譯的表達的真正含義時，就會看見它包含著一項重要真理。即是如此：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會來到一個時期（儘管那還需要數百萬年的

時間），屆時那些堅定違抗進步的人確實會脫離行列——當然，絕不是掉入永恆的地獄（因為那不過是某些極其殘忍的人類病態大腦所捏造出的可怕產物），而是進入一種相對懸浮停滯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他等待著另一次進化計畫的到來，以便在該計畫的早期階段，獲得一個更符合其微弱能力的進步機會。

他只不過就像是一個無法跟上同班同學腳步的孩子；他無法與他們一起完成本學年所排定的後半段及更深奧的課程，因此他必須等待，直到下一個學年開始時，另一群孩子開始學習那些他未能掌握的課題。通過加入他們，並再次覆蓋相同的學習內容，他能夠在之前因困難而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因此，我們有了久遠停滯的仁慈真相，而不是永罰的可怕謊言。另一方面，那些在塵世生活中完全控制了自己低級本性，完全支配了激情和欲望的高度發展的靈魂，會因此以極快的速度穿越星光生活，當他恢復意識時，會發現天堂世界無法形容的榮耀和幸福在他面前展開。

但是，普通人在死前並未完全支配所有塵世的欲望和激情。因此，他發現自己處於星光層，擁有一個在物理生活中為自己創造的相當強烈的欲望體，並且必須在其中生活，直到其解體過程完成。它只有在其生命中的欲望消失時才會解體，而這往往伴隨著苦難，而這種苦難若以煉獄之火來象徵，倒也十分貼切。

煉獄的真相

經常引用的醉漢例子，儘管當然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但非常清楚地展示了這種滌罪系統的運作方式。我們深知這種對酒的渴求（酗酒成癮）是多麼可怕地強烈——當它攫住一個人時，會壓倒他所有的廉恥體面以及他對至親至愛之人的一切天性愛意，以至於他會任由妻子和孩子挨餓，甚至連他們身上的衣服都會賣掉，只為了換取滿足自己那令人厭惡之欲望的手段。當那個人死後，他的性情並沒有因死亡而改變；可怕的渴望依然如故（不，甚至比以往更強烈，因為欲望振動不再需要啟動沉重的物理物質）。然而，由於他失去了唯一能夠實現他欲望的肉體，這種渴望永遠無法得到滿足。由此可見，我們在此處擁有了構成一個極其真實之「煉獄」的所有要素，而以「淨化之火」作為其象徵，也絕非不恰當。

幸好，這是煉獄而非地獄（絕非正統神學要我們相信的那種，僅為了滿足某個不負責任的暴君其殘忍惡意，而進行的無意義且毫無用處的永恆酷刑；它純粹只是為了消除邪惡欲望所必需的、唯一有效的，因而是最為慈悲的過程）。儘管苦難可能是可怕的，但欲望會逐漸消退，只有這樣，人才能進入天堂世界的更高生活。由於欲望已經被燃燒殆盡，這個人確能由此得以解脫，除非他出自自身的意志，否則在下一次轉世中，他無需再承擔這份負擔。

欲望本身已經消失，但仍然存在著使他屈服於欲望的性格弱點。在他下一世中，他出生時所帶有的星光載體，將包含表達相同欲望所需的物質（可以說，配備了一套能讓他在此一方面重蹈上一世覆轍的外衣）。他之所以得到這些物質，是因為在他上一次轉世中，他尋求並使用了它們；但儘管這次他被提供了這些物質，他並不一定要以同樣的方式使用它們。如果由於他之前行為的結果，他有幸在小時候遇到細心且有能力的父母，並因此被訓練成將這些欲望視為邪惡，並在它們出現時控制和壓抑它們，那麼那些本應表達這些欲望的物質將會因缺乏使用而逐漸萎縮，就像我們的許多身體肌肉一樣。

星光體的物質正在緩慢但不斷地消耗並被替換，就像肉體一樣；隨著這些萎縮的物質消失，它將被更精細的物質所取代，這些物質無法回應粗俗欲望的強烈粗糙振動，因此他將不可能有這種特定的惡行。他事實上已經超越並最終征服了它，因此在他未來的一系列漫長生命中，再也不會重蹈覆轍，因為他現在已經在自我中建立了完全自我控制的與惡習相反的美德。通過成功對抗這種欲望的生活，他已經贏得了勝利；現在不再有鬥爭，因為他看到了這種惡習的真實面目，對他來說毫無吸引力。

因此，在星光層上曾經看起來並且確實對他來說非常可怕的苦難，實際上是一種偽裝為苦難的祝福，因為通過這種苦難，他得以獲得這巨大的道德勝利，邁出了進化道路上的這一決定性步伐；而且就我們所見，除了這種苦難，沒有其他方法能夠實現這一輝煌的結果。

這樣我們看到，煉獄教義背後確實有一個非常真實的真理，當那場被慣稱為「宗教改革」、源自教會體系內病態物質的異常爆發，掃除了假贖罪券的濫用時，許多美好、真實且實用的事物也一併被拋棄了。

為死者祈禱

我們在那個時期最嚴重的損失之一是為死者祈禱的習俗，那些盲目拋棄這種説明同胞方式的國家，自那以後一直在為他們的愚蠢付出代價，他們的已故成員不得不在星光世界中獨自奮鬥，因為他們的朋友們說服自己認為試圖幫助他們是邪惡的！真是愚蠢至極，連眾神也徒呼奈何。

為死者祈禱是什麼？不過是對那些先我們而去的人的真誠祝願和愛心思念。我們研究證道學的人深知，在物理生活中，這樣的祝願和思想是真實且具體的東西（靈性力量蓄電池，只有當它們到達被指向的人時才會釋放）；為什麼當被思念的人不再有肉體時，這些力量的作用會有所不同呢？對特定死者的祈禱或強烈的愛心祝願總是能到達並幫助他，這在偉大的因果律仍然是宇宙構成部分的情況下永遠不會失效。即便是為了整體死者的福祉所作出的真誠泛指祈禱或祝願，儘管其可能是一股較為模糊、因而效率較低的能量，但在彙聚累積之後，依然產生了難以誇大的重大影響。歐洲鮮少有人知道，自己對那些日夜致力於不間斷為虔誠逝者祈禱的偉大修道會究竟欠下了多大的恩情。

如果有人問我們應該為已故的親人祈求什麼（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對他們的狀況知之甚少，以至於可能會因缺乏對他們需求的更準確瞭解而擔心啟動了一種可能會被錯誤引導的力量），我們不妨再次轉向天主教會的祈禱文，使用那句在追思彌撒中經常出現的美麗輪唱讚美詩：「主啊，賜給他永恆的安息，讓永恆的光明照耀他。」除非我們面對的情況是已知有某種特殊需求，並能據此定向投射我們的思想力量；否則，還有什麼祝願能比許久以前的那些話語表達得更好呢？數個世紀以來，那些話語一直代表著深情思念抒發其最神聖情感的管道——透過它們，撫平了無數的痛苦，帶來了無數的福祉。

若我們觀察這段對經（antiphon）如何精准地滿足剛離世者的需求，就會意識到，無論當初創作它的是誰，必定都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抑或是受到了上天的指引，寫出了超越其自身所能理解的曠世之作。因為它的兩個部分恰好表達了對死者最理想的狀態；首先，完全從塵世的思想和煩惱中解脫出來，使他通往天堂的進程不受干擾；其次，神聖大愛的永恆之光通過他自身更高和更靈性的部分清晰地照耀著他，將他不

斷引導向上，使他的進步迅速。對於一位有人為其如此真誠且不斷獻上祈禱的人來說，這個塵世確實幾乎再沒有什麼更多的協助能夠給予他了。

因此，我們看到宗教（總是排除那些宣稱自己是「新教徒」並宣佈與普世接受的真理分離的教派的教義）在幫助已故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能夠被理智地相信，它也會在糾正世界上關於死亡的錯誤印象方面做出很多貢獻。然而，儘管如此，它本身也對某些特定的誤解負有責任，這一點將在後面看到。

令人驚歎的理論

在關於死後景況「絕無可能被確切得知」的種種迷思中，有一種相當奇特觀點（儘管這聽起來極其荒謬，但據我個人所知，確實有些虔誠且真摯的人持此看法）：即人類不應該知道另一個世界的任何事情（它的秘密是上帝故意對人類隱藏起來的神聖奧秘，窺探它是不敬的）。簡直再也沒有比這更極端荒謬的論調了；因為如果我們發現自己擁有可以向該世界敞開的感官潛能，難道能假設我們應該刻意蒙蔽自己、對其視而不見嗎？如果我們像現在這樣，處處都能找到該世界存在以及朋友在彼岸繼續生活的證據，難道我們要忽視這一切，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子裡嗎？我們所知的所有最偉大的聖人，都曾談及這個不可見的世界，並描述了他們對其所見的異象與相關經歷；難道我們要假設，當他們探索這個更高階生命的真理時是犯了瀆神的強烈好奇心，而當他們描述這些真理時則是在背叛與不忠嗎？然而，將論辯浪費在反駁這種顯而易見的愚蠢觀點上，無疑是一種徒勞。

如果我們發現我們之中有許多人能夠看見這個內在世界（甚至如果能夠看見它本身就是某種特定發展階段的標誌），那麼我們便會明白，這種能力是我們所有同胞共同的遺產，終有一天，全人類都會像我們現在的一部分人那樣看見這個世界，因此，獲得這種視力只是人類進化的一個事件，是宇宙的偉大進化計畫的一個必然部分（這是一種應該被歡迎並好好運用的發展，而不是被視為異常和對上帝不敬的發展）。當我們看到擁有這種能力所帶來的結果時，我們對這一事實就更加深信不疑了：我們看到，藉由此種能力而獲知真理，能消除一個人自身對死亡的一切恐懼，以及對已故親友狀況的所有焦慮與不安；最重要的是，我們意識到，握有這份知識的人對於那些已離世者所能提供的幫助，遠比無知者要有效得多。我們看到，高等視力所賦予我們的更完整認知與更廣闊希望，總是帶來無盡的益處，而絕無半點弊害；我們亦深知，凡是能讓我們更靠近萬物顯化背後之永恆真理的事物，絕不可能有任何錯誤。

對死亡的恐懼

與那種認為「對墳墓彼岸的世界一無所知」的迷思直接相關，且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引起的，便是對死亡的恐懼——這在許多人的生命中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因素。這並不是一個經常被公開討論的話題，但任何處於如神父般地位、能夠贏得廣大民眾內心信任的人都會意識到，對於某些人來說，這種終日縈繞不去的恐懼是一個真實而可怕的存在，就像是每場盛宴上都如影隨形的幽靈，極少給予他們一刻的平靜或自由。

自然地，自己如此害怕死亡的人也會為他的朋友感到害怕，當他們離開他時，他不僅為分離而悲傷，而且對他們可能的命運充滿痛苦和焦慮。對死亡真相的瞭解立即消除

了恐懼和焦慮；在這些方面受過教育的人認識到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個事件，並意識到另一邊的存在並不比這邊的存在更可怕。這種恐懼與其說是源於對某種可怕事物的具體預期，倒不如說是出自一種模糊的不確定感，以及對虛無深淵的驚駭。當這種不安被關於星光界的明確知識所取代時，人便能重拾信心，並準備好以平靜坦然的心態，去面對未來等待著他的任何命運。意識到高等世界與我們所熟知的這個世界同樣受制于完全相同的法則，能瞬間拉近我們與它們的距離，讓我們對其感到更為熟悉與安心；事實上，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切實的定見：無論在任何世界，我們都同樣處於同一個神聖力量的掌管之中，因此，我們與我們所愛的人在所有的世界裡，也都同樣安全。

死亡乃生命之門

由此觀之，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而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插曲——是一次脫去外在衣裳的過程，而這件事該個體在過去早已經歷過無數次。正因如此，一個研究過這些事實的人，對於人們稱之為「死亡」的這個轉變絕無半分恐懼。他體悟到了轉世的大真理。他深知自己過去曾多次放下物理身體，因而明白它的解體不過就像睡眠一般——正如睡眠夾在我們的日常工作日之間，帶給我們休息與精力恢復；同樣地，在我們於塵世間稱之為「一生」的這些勞碌日子之間，也會有一段漫長的星光界與天界生活之夜，為我們提供休養與更新，並在我們的進化道路上助我們一臂之力。

請明確理解：對於這樣一位學生而言，死亡只不過是暫時脫下這具肉體外袍。他深知自己的職責是盡可能長久地維護這具身體衣裳，並藉由它去獲取所能獲得的一切經驗；然而，當需要將其放下的時刻到來時，他會滿懷感激地去實行，因為他知道下一個階段將比此刻美好得多。因此，他對這場離去毫無懼色，儘管他意識到自己必須活到天定的終局，因為他來到這裡是為了進步，而進步才是唯一真正至關重要的事。他明白，無論是自己還是他所愛的人面臨此類離世，都絕無悲傷的必要。這件事在過去已多次降臨於他們所有人身上，因此絕非陌生之物。他純粹將其視為一次「升遷」，從半數以上屬於物理界的生命，躍升至完全更加超越的高階生命；是以就他個人而言，他是發自內心（真誠無偽地）歡迎它的。而當這件事降臨在他所愛的人身上時，他會立刻意識到這對他們的好處，即便就物理世界而言，他禁不住會因與他們暫時分離而感到一絲刺痛與遺憾。但他深知，所謂的逝者依然陪伴在他身旁；他只需在睡眠中脫去物理身體，便能如往常一樣，與他們並肩而立。

最美好的是，對他而言，這一切並非宗教信仰的盲從，而是科學上的確信；並非憑空推測，而是觀察與實驗的成果。他知道人類無需依賴盲目的信念，因為人體內蘊藏著潛在的能力，一旦被喚醒，便能讓人親自去看、去考察。透過這種方式，他獲得了思想上的確信與清晰，與各個宗教團體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模糊、且往往不合情理的理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非常清楚羅馬人的箴言 Mors janua vitae（「死亡乃生命之門」）究竟意味著什麼。對他來說，死亡不再是手持鐮刀、割斷生命之線的枯骨死神，而是一位手持金鑰匙的天使，為他開啟大門，通往一個遠為廣闊、豐富且美滿的存在。

第二章 生命延續的證據

確實奇怪的是，這種將死亡視為「那個無旅人返回的未知國度」的錯誤觀點，竟然如此廣泛傳播並深深植根於我們之中。當我們回想起，在世界上每個國家和我們所知的所有歷史時期，旅人們一直在不斷地從那個國度返回時，這種驚人的普遍錯覺就變得越來越難以解釋。

確實，這些顯著的誤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特有的，並且構成了我們引以為傲的那種特定文明形式的產物。由於歐洲是所有這些後來通過軍事力量、商業繁榮、科學發現和機械發明來統治地球的次根族的祖國，歐洲將自己視為世界，並認為其觀點和教義是唯一值得考慮的，這也許並不奇怪。然而，事實仍然是，歐洲只是地球的一個很小的角落，而我們仍然只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種族，確實擁有青春的活力，但也有很多的傲慢和粗鄙。我們經常習慣於用自信的斷言來掩蓋我們對某些主題的無知，聲稱從未有過或不可能真正瞭解它們；而我們對死後生活問題的處理就是這種習慣的最糟糕例子之一。

如果流行神學沒有不幸地完全忽視輪迴這一核心教義，那麼它對死亡這一主題的看法自然會完全不同。一個意識到自己以前死過多次的人，比起認為這是一個充滿各種模糊和可怕可能性的全新體驗的人，更能以哲學的角度看待這一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旅人都會從那個境地回來，儘管其中更進化的人通常要在大約一千五百年後才會重新出現。但在另一個意義上，旅人們經常因為各種原因經過更短的時間間隔而返回，並被稱為幽靈。

幽靈

當年有一段時間，嘲笑那些有幸親眼見到通常看不見的世界居民的人是很流行的，儘管這樣的經歷當時和現在一樣普遍，但那些遇到這種情況的人如果重視自己作為唯物主義社會中理智成員的聲譽，自然會保持沉默。然而，在過去的幾年裡，公眾輿論在這方面發生了有益的變化。現在，嘲笑神通現象被認為不是表現智力，而是表現無知和自以為是。當存在一個心靈現象研究協會，其中包括像威廉·克魯克斯爵士和奧利弗·洛奇爵士這樣的知名科學家，以及像亞瑟·貝爾福這樣的公眾人物，並且該協會發佈了大量關於此類現象的學術報告，並認為它們值得仔細和長期的研究時，任何想要趕時髦的人再也不能輕率地發出「迷信」這種愚蠢和過時的鸚鵡叫聲了。

對幽靈現象的公正調查顯示，來自世界各國的可靠報告證明瞭死者偶爾會回來。這些訪客很少提供關於他們來自的世界的詳細資訊，不過從各種故事的整理和比較中可以推斷出很多資訊。但無論如何，僅憑這些報告，對於任何公正的調查者來說，人類確實能夠在所謂的死亡過程中存活下來這一事實已經得到了證明。

正如 W·T·斯蒂德先生在《真實鬼故事》序言中所述：

「在受過半教育的人的所有庸俗迷信中，最難消除的莫過於認為不存在鬼魂這種東西的荒謬錯覺。所有的專家，無論是靈性的、詩意的還是科學的，以及所有其他認真關注這個主題的非專家，都知道他們確實存在。關於鬼魂是什麼，人們有無數種不同的看法。但關於其存在的事實，無論它是什麼，誠實的調查者之間已不再存在任何嚴重爭議。如果有人質疑這一點，就讓他自己去調查吧。在六個月內，可能在六週內，甚

至在六天內，他將發現自己無法否認普遍稱為幽靈的現象存在的現實。對於鬼魂的起源和本質，他可能有一百種巧妙的解釋，但對於鬼魂本身的存在，將不再有任何疑問。」

通靈術

另一種許多旅人返回的方式是通過現代通靈術提供的手段。我很清楚在這方面存在很多欺詐和欺騙，但我也知道，通過耐心和不懈的真相追求者的個人調查，可以在這些方面找到真相。然而，除非在高級靈視力方面受過專門訓練，否則調查者很容易受到各種偽裝實體的擺佈，這條研究路線充滿了不警惕的人很容易跌入的陷阱。我希望以後能夠專門撰寫一些文章，對通靈術的一些現象進行仔細分析，但目前我的觀點是，這裡是可以為那些願意花些心思尋找的人提供有關死後生活資訊的另一個來源。

通靈會證詞的任何價值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都因其不總是一致而被大打折扣（不同時間和地方的靈體所給出的描述有很大差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並沒有在提議所有靈魂證據都同樣值得接受。但我確實說，在很多情況下，與之交流的實體都就其所知範圍內在說真話，而兩個實體所做陳述之間的差異往往是因為他們的觀點都是片面的，而不是因為其中任何一方故意欺騙。

例如，在英美兩國透過靈媒說話的大多數靈魂，都將死後的景況描述為在「夏日之鄉」中的漸進式生活；而這所謂的夏日之鄉，實際上不過是物質地球的美化複製版。此外，只要他們提供任何宗教教導，那總歸是一種「淡化版的基督教」——雖然比起正統教義無疑更為寬廣、不那麼僵化，且通常要模糊得多，但在基調上依然帶有鮮明的基督教色彩。人對此習以為常，以至於我還記得自己在錫蘭參加第一次通靈會時感到相當驚訝——那裡所有前來溝通的靈體全都是佛教徒，而且在墳墓彼岸，他們同樣發現自己的宗教先入之見得到了印證，就如同歐美的各個基督教派成員一樣。然而，一旦我們理解到在死後與生前一樣，都是「物以類聚」，而且同種族、同宗教或同種姓的人在那個世界也會聚集在一起，並與其餘人類保持距離，那麼這類差異便變得非常容易理解了。

更確定的方法

雖然毫無疑問，通過整理各種幽靈和靈媒提供的證據，可以獲得大量關於死後狀態的資訊，但還有一種更明確和更令人滿意的方法，可以使我們熟悉這另一個世界的每一個細節（也就是說，在我們仍處於物理界時能夠理解的範圍內）。人在我們所謂的活著的時候，完全有可能進入這另一個世界，隨意調查它，與其居民交流，然後回到我們目前的存在狀態，描述他所見到的情況。這種可能性是如何發生的，現在我將進一步解釋。

這具我們自以為非常熟悉的肉體，並不是人的靈魂唯一能表達自己的載體，它的感官也不是從外界獲取資訊的唯一途徑。正如聖保羅很久以前所說的：「有血氣的身體，也有屬靈的身體」；雖然他在說這句話時，很可能指的是人類構造的一部分，我們作為證道學人，應該將其置於比星光體高得多的層次，但他的話也非常適合描述這個較低的階段。因為每個人除了這具肉體之外，內在還有一具精微體；事實上，仔細分析表明

靈魂擁有多具載體，一具在另一具之內或之後，每具載體都有適合於其對應的自然層面的感官或感知方法。

自然層面的理論對於證道學的學生來說不需要解釋；但對於第一次接觸智慧宗教教義的人來說，作為其學習的初步準備，必須努力認識到在我們的太陽系內存在一系列完全明確的相互滲透的層面或世界，每個世界都有不同密度的物質（我們通常感知到的這個物理世界只是這些層面中的一個，而且是最低的一個）。可以確定的是，人類自身包含了從每個層面上分別獲取的各種等級的物質，這些層面正是他目前進化所發生的地方；正如他物理感官的習慣性活動使他能夠從物理宇宙中接收印象一樣，當他的更精微的感官一旦被喚醒，也能使他從周圍的精微物質世界中接收印象。

當人在死亡時，真正的自我或靈魂最終與他的肉體分離，他會適應新的環境，並學會使用我們稱之為星光體的下一個載體的感官。這使他能夠識別出那個位元於物理世界之上或更準確地說是內在的星光世界，這個世界在物質密度上與物理世界最為接近。因此，為了在死後的早期生命階段中看到並參與其中，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世間學會如何使用這些星光感官。

每個人都無疑潛藏著在所有層面上進行客觀感知的能力，但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將是一個漫長而緩慢的進化過程，才能讓我們的意識在那些更高的載體中運作。然而，關於星光體的情況卻有所不同，因為對於世界上較為先進種族的所有文化人來說，他們的意識已經完全能夠不僅對通過星光物質傳遞的所有振動做出反應，還能夠明確地將其星光體用作載體和工具。

我們睡覺時的狀態

人並不僅僅在死亡時才會與他的物理載體分離並使用他的星光體，因為每次他入睡時都會經歷這種情況，不過兩者之間的聯繫不會中斷，他因而可以很容易地被召回到這個層面。事實上，在所有普通情況下，這種星光體的離去構成了肉體的睡眠；自然地，並不是人自己在睡覺，而只是他的身體。正如我們提到的那些有涵養的人士，目前他們的星光感官已經相當發達，因此如果他們被充分喚醒去檢視在睡眠期間圍繞他們的現實，他們將能夠觀察並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並未被如此喚醒，而是將大部分夜晚耗費在一種沈思呆滯的狀態中，深刻地琢磨著自己入睡時心中最佔據主導地位的任何念頭。他們擁有星光能力，卻幾乎不去使用；他們在星光界上固然是醒著的，但對這個介面本身卻全然未覺，因此對周圍環境即使有所意識，也極為模糊。

在他背後，是經過漫長世代、無數次轉世所累積下來的古老傳統習俗；在那些過往的生命中，其星光能力從未被使用過，因為這些能力一直在蛋殼內部緩慢而逐漸地成長，就像小雞在蛋殼內發育一樣。這個蛋殼是由大量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念頭所構成——普通人無可救藥地被埋葬於其中；這是一座由他自己親手構築的高牆，其堅實程度使他對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幾乎一無所知。偶爾，但非常罕見地，來自外部的某些劇烈衝擊或他內心的某些強烈慾望，可能會暫時撕開這層霧幕，使他能夠接收到一些明確的印象；但即便如此，霧幾乎立即又會重新籠罩，他像以前一樣無意識地繼續做夢。在遙遠的未來，人類的緩慢但確定的進化將逐漸消散這層霧幕，使他逐漸意識到圍繞他的強大而活躍的世界。或者他自己瞭解了事實後，通過內在穩定而持久的努力，清除霧氣，逐漸克服由於長期不活動而產生的惰性。這只是加速了自然過程，如

果人的發展在其他方面也同樣迅速，這將不會有任何害處。但如果他在沒有同時獲得應有的力量、知識和道德發展的情況下獲得這種覺醒，他將面臨濫用所獲得的能力，以及在面對他既無法理解也無法控制的力量時被恐懼壓倒的雙重危險。

觀察的訓練

一個接受明確奧秘訓練的人通常會在早期被教導擺脫這種思維習慣，學會看到他周圍美麗的新世界，以便他能夠在其中知性地工作。即便如此，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他能夠帶任何星光體驗的記憶進清醒意識中。這個記憶問題取決於將意識從一個層面無縫地帶到另一個層面的能力（這一成就與在更高層面上自由運作的能力完全無關）。但在進化過程中，這一點也會隨之而來，這個人開始能夠同時使用他的星光意識和物理意識，因此他在清醒生活中以及睡眠時都能受益於這些感官和能力的使用。當他達到這個階段時，他能夠持續地感知到圍在他身邊的我們所稱的所有死者，因此他可以閒時研究他們的生活狀況。這樣，他就能夠提供任何關於這種死後的存在所需的準確而最詳細的資訊；而我們可以從這些觀察者的描述中獲得對那個世界最全面和最令人滿意的理解。

他的觀察確實只能為他自己提供直接證據；但即使對於其他人來說，他的陳述也是目前所能取得的證據，至少它們聲稱是第一手的，並基於個人的直接觀察。當發現許多這樣的調查員經常進行單獨的調查並互相比較筆記，並且在所有重要點上大致一致時，證據似乎得到了顯著加強。當進一步發現他們的調查完全證實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解釋了世界上所有古老宗教中關於這些主題的教義時，很明顯，他們的主張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在這些主題的討論中拒絕給予它們充分的重視是愚蠢的。我們看到，他們提出的假設是唯一能夠令人滿意地包括並解釋所有各種不斷出現的心理現象的假設；而且如前所述，基督教的古老而真實的教義中沒有任何與這種教學相衝突的地方。

對於那些不斷在星光界上工作的證道學學生來說，其存在就像物理世界一樣，絕對是事實和日常經歷；因此，在我們之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對這些事物的問題不再是猜測，而是知識。他們以這種方式學到的廣泛事實已經被指出，並且可以看到，這些事實是最令人鼓舞的，因為它們表明死亡僅僅是永生中的一個事件（一個不應被哀悼或畏懼的事件，相反，應該接受它作為進入更高和更真實存在的通道）。

第三章 宗教誤解

大自然的法則

我們現在要談談一類關於死亡的誤解，它們可以合理地特別歸因於宗教。這些誤解完全不是源自基督教本身，而是源于我們現代對其荒謬的物質化（化抽象為具象）解讀。我已經提到過一些不太知名的教派所持有的粗糙教義，即死者瞬間進入永恆的天堂或地獄的觀念（這種觀念以各種方式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並且由於其明顯的荒謬性，導致了相當程度的實際不信）。這種安排顯然不可能是公平的，以至於那些聲稱接受它的人發現自己被迫接受兩種選擇之一。要麼整個事情變得模糊且毫無意義，人們在不安與不確定中依賴於所謂的「未立約之恩憫」（這意味著他們隱約希望他們的神明終究能比其教條所允許的更為仁慈）；要麼他們採用了一種缺乏哲理的理論，認為在死亡的那一刻會發生突然且徹底的改變，藉此逝者會立即喪失其所有的邪惡品質並蛻變為天使，從而適合進入天堂——或者在另一方面（儘管對此通常鮮少提及），他大概會拋棄任何可能附著在他身上的善意碎片或映照，並頓時綻放成為一個完全長成的惡魔。

這樣的學說幾乎不需要指出它有多麼愚蠢和錯誤了。大自然不會玩魔術戲法，在大自然中，所有的進步都是逐步進行的；如果要消除不良的東西或使弱者變強，這些過程必須一步一步，一點一點地通過正常的成長自然進行（就像我們常說的那樣），而不是奇跡般地達成或有超自然的介入。

事實上，我們發現死亡對一個人的本性沒有任何改變；他在死前一天是怎樣，死後一天也仍然是這樣，不多也不少。如果他在生活中具有靈性思維、充滿虔誠或擁有偉大的智慧，那麼在死後他也具備這些特質；另一方面，如果他在這個層面上是卑鄙狹隘、充滿低劣的思想和色欲，他在穿過墳墓之門時也不會失去這些邪惡的品質。

事實是，死亡對真正的人沒有絲毫影響；拋棄肉體就像脫掉外套一樣，並不改變他的本性。當一個人意識到這一點，他會立刻明白死亡與我們所知道的所有自然過程是一致的；他覺得他不需要期待一些奇蹟般的變化，而是必須慢慢地、穩步地建設自己，成為他希望成為的人，因為他在一個永恆不變的定律下工作，雖然這一定律不會無緣無故地給予任何東西，但只要有努力，它一定會以精確的數學方式回報。他將他的無形世界從想像中的奇思妙想領域帶到了公認的普世定律範疇，因此他知道他必須依靠什麼。

為死亡作準備

我們的宗教在無意間還給我們帶來了另一個危害，那就是過度誇大了「死亡特殊準備」的必要性。教會一如既往地比各個教派更聰明、也更包容；她強烈建議在條件允許時施行各種聖事，但絕不會僅僅因為一個人碰巧死在她所能及的範圍之外，就對其下不利的評判。然而，許多教派卻將一個人永恆的福祉完全取決於他臨終那一刻的心態；如果他在那個特定瞬間屬於「得救」或「處於恩寵狀態」，便可被視為已拿到前往極樂淨土的預訂票——否則，對他隨後的景況，最好就是少提為妙。這種藉由歇斯底里而得救——藉由感到自己「得救」而得救——的奇特理論，或許是人類理智中最令人

吃驚的偏離與狂妄之一，前提是我們真的能夠假設在這種迷信之中，還存有任何形式的理智運作的話。

這種奇怪的錯覺在其影響上特別殘酷，因為如果一個人突然死亡並且離家很遠（例如戰場上的士兵），他的家人顯然無法確定他在死亡一刻的心智狀態，因此這就引起了非常多的毫無必要的恐懼和焦慮。像所有流行的迷信一樣，在這個奇異的想法的底層有一點點真理的成分，但這一點真理絕對不足以支撐建立在其上的龐大結構。

唯一對死亡有任何真正用處或重要性的準備是善用一生。如果一個人有這樣的準備，那麼他在子彈擊中自己的那一刻在想什麼就變得無關緊要了；如果他沒有這樣的準備作為他未來的基礎，他就不能指望通過臨終懺悔來改變他的未來。當然，一個走錯路的人必須在某個時候回頭；如果即將來臨的死亡使他這樣做，那麼就更好了。不會改變他需要完滿的業報，但如果在下一個世界裡他堅持他決意的善心，這將非常決定性地改變他如何接受這種業力，並且也會影響他未來的積累。

不能說死亡前思想中的最後一個念頭完全不重要；相反，對於一個未開發的人來說，這可能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眾所周知，證道學非常重視人在入睡前的最後一個明確念頭，因為在我們當前的進化階段，我們經常在幾乎一整夜甚至整晚都在反覆思考這個念頭。自然地，對於一個在星光界完全覺醒的人來說，這一點的重要性會減弱，因為他能夠輕鬆地從一個念頭轉向另一個念頭，因此可以隨心所欲地離開入睡時正在思考的主題。他的思想總趨勢才是重要的，因為無論是在白天還是夜晚，他的心智都可能以其慣有的方式運行。

同樣地，對於沿一般方式進化的人來說，俗世生活中思想的一般基調會決定其在星光生活中的運作方式，並且從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轉變時所佔據的特定想法並不會有太大影響。但對於一些星光意識仍然非常模糊和未發展的自我來說，那最後一個念頭的重要性可能會大得多，因為他的思想可能會長時間專注於此，而且只能逐漸改變。因此，它在某種程度上會確定他星光生活中的基調，因此確保它是一個好的念頭是值得付出一些努力的。

士兵的死亡

然而，對於因召喚履行職責而無私赴死的人，其命運如何，任何人都不必存有絲毫的懷疑或猶豫。他的未來正如其他所有人一樣，將取決於他的生活，而非取決於他的死亡；然而，那樣的死亡無疑將成為他演化歷程中一股極其強大的推動力。事實上，他已經發展出足夠的英雄主義，為他認定的抽象理念而死，這意味著他從以前的位置上有了非常大的進步。無論他為其而戰的起因在抽象上是對還是錯，這都不影響情況；他認為這是正確的，對他來說這是使命的召喚，是他國家的聲音，他願意拋棄所有自私的考慮，甚至在面對必死的情況下也要服從它。請注意，從我們的普通士兵中選拔出來的這種類型的人在他們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幾乎不可能有機會發展出他在戰場上獲得的那種雄壯的勇氣和決心，你會開始看到，儘管戰爭有其恐怖之處，但在某個層面上，它仍然可能是進化的一個強大因素。這再次證明瞭穆斯林狂熱信徒所持有的觀點背後的一點真理，即為信仰而戰死的人在來世會直接進入一個非常好的生活。

然而，儘管在某些情況下，在戰場上戰死可能比持續生存更有助於一個人的進化，但教會的禱告「主啊，救我們免於猝死」的一般理論還是有道理的。當一個人活到老年，他大多數低等欲望會自然而然地在他離開這個物理界前就消失和被拋棄，因此在

星光界生活中需要處理的事情就少了許多。長期病患通常會產生類似的效果，但在青春正盛時突然死亡的人則面臨非常不同的情況。他的欲望仍然強烈和活躍，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可能會有更長的星光生活。然而，如果他能善用這段生活，這段時間可能會比在物理界上能創造更多的善業，因此總是需要考慮到問題的兩面。

在某些情況下，突然從物理生活中掉進星光界的人會長時間無意識地處於充滿美好夢境的沉眠狀態，這是我們早期教導中的一種表達方式。在另一些情況下，他會立即且持續地保持意識，並且並不總是容易理解這些變化的律法運作規則。一般來說，他的狀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意識習慣於運作的方向。比如，大多數年輕人的星光體中會有不少最低層次的物質，但如果他們在合適的時間學會抑制各種感官欲望，他們的意識就不會習慣於通過這種物質運作。在重新排列的星光體中，這些物質會在外部，因此會成為唯一開放給外部印象的管道。然而，由於這個人不習慣接收這一類的振動，他不可能突然發展出這種能力，因此他會幸福地意識不到最低子層面的所有不愉快之處。

另一種對突然死亡的受害者（無論是在戰鬥中還是意外中）的補償是，不可見幫手對這些情況的特別照料。據載，此類工作在早期完全由高階的非人類實體所擔綱；但一段時期以來，那些能在星光界意識清醒地運作的人類，也獲得了特權，得以在這項愛的勞作中提供協助。此類協助對於那些突發死亡的受害者而言尤其需要——不僅因為他們擁有強大得多的星光體需要去管理，更因為在許多情況下，他們自然會感到非常驚恐，甚至有時會陷入嚴重的驚慌。因此，幫手的工作便是去撫慰並安慰他們，並盡可能向他們解釋他們當前所處的狀態，以及對他們而言最為理想的應對方式。

所有這些更高層面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可以依賴於大自然的計劃充分地應對所有的突發事件。因此，儘管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似乎總是有不斷出現的困難，但實際情況是，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都是為了幫助我們而不是妨礙我們，偉大的法則是為了促進我們的進步而不是延遲它。每當出現阻礙時，這無疑是人類對神聖計劃的幹預或誤解的結果；而當我們一旦超越這些較低層面的臨時混亂時，我們就會意識到那句古老諺語的真諦：「萬物為愛祂的人一起效力而行善」。

第四章 我們面對死亡的態度

靈魂的旅程

在討論關於死亡的各種流行和宗教誤解時，我自然也在相當程度上表明了證道學學生對此所持的態度。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我們禁不住將其視為一件對人類靈魂而言遠不如人們普遍認為的那般重要的事。對於生於西方世界的普通人而言，物理生活似乎表現為一條始於出生、止於死亡的直線，兩端皆是陡然中斷。然而對我們來說，即便暫時只考慮單一一次的轉世，物理界的存在看起來也更像是一個大圓圈中的一小段弧線；而出生與死亡，不過是這個圓圈的圓周穿過一條界線時的交點罷了——該界線標示著物理界與星光界之間的交界。

我們對於靈魂下降進入轉世過程中產前階段旅程的瞭解，或許目前尚不足以讓我們精確地按比例繪製出一幅圖表，來象徵其平均的運動軌跡。但若真要進行這種嘗試，顯然這趟旅程必須以一條封閉的曲線來表示——該曲線始於自我，並在穿過較低階的世界後重新回歸於它。因果體中的自我將被象徵為思想界高等分層中的一個點或一顆星，而象徵部分分離的性格體其運行軌跡的曲線，會先向下進入該介面的較低層分區，接著跨越標示著星光界上限的界線，並在穿過該世界的所有子分區之後，將其長度的一小部分下潛至分隔星光界與物質界的界線之下，隨後再透過各個介面與子介面向上上升，最終回到其出發點。我們無法用一個標準的正圓形來精確代表這條軌跡（即：如果像應該做的那樣，取圓周的等分來代表相等的時間長度），因為下降進入轉世的過程，通常似乎比隨後發生的上升過程要快速得多；但至少這條線始終會是一條曲線——它不會包含任何尖角，因為它所象徵的是一種有序的漸進歷程，絕無陡然的方向改變。

有人或許會問：兩次塵世生命之間的平均時間間隔是多少？由於人類的類型與階層差異懸殊，唯一有用的解答是針對每一個階層提供相應的平均值，而這將佔據極大的篇幅，並使我們過於偏離主旨。我必須建議探詢者參考我的著作《內在生命》，他在書中會找到一篇題為〈轉世之間的間隔〉的文章。

真正重要的一點

完全沒有任何理由去將那條圓周上恰好進入與離開物理界的特定交點，視為比其他任何點都來得更為重要。相反，唯一真正重要的點位於那兩個點之間 - 那是距自我最遠的點，越過這個點後，曲線的走向就會由下行變為上行。這應該象徵著人在生命中，當世俗事務不再佔據他的心靈，他的思想明確地轉向更高層次的事物的這個時刻；顯然，這是他生命週期中比肉體出生或死亡更重要的點，因為它標誌著自我外向能量的極限 - 這就像是從呼氣到吸氣的轉變。

顯然，如果這條曲線是規則的，那麼這種變化將發生在物理生命的中期。人會逐漸地、幾乎不可察覺地來到這一點，就像行星到達遠日點一樣，但這個點的位置應該與出生和死亡點等距。值得注意的是，這恰好與東方古人的智慧安排完全一致。根據古老的規則，一個人應該在其前 21 年用於受教育，接下來的 21 年履行作為家主和家長的職責；但當他達到中年時，他應完全放棄世俗的煩惱，將房屋和財產交給他的兒子，與妻子一起在附近的一間小屋退休，將接下來的 21 年用於休息和靈性對話及冥

想。之後是第四階段，如果他願意，他可以在叢林中隱居並進行沉思；但生命的中期才是真正的轉折點。人們或許還記得，在古秘魯，45 歲是人從所有世俗義務中釋放出來，並獲許完全自由地專注於最吸引他的任何研習領域。

在西方，我們的生活變得如此違反自然，即使到了老年，許多人仍然熱衷於世俗商業的紛爭和競爭，因此他們的物理生活比例失調，機制紊亂。應該在中年開始的淨化和脫離世俗的工作被拖延到死亡來臨才開始，因此不得不在星光界完成而不是在物理界完成。因此造成了不必要的延遲，由於他對生命真正意義的無知，人的進步變得比應有的慢。

知識的好處

對這些事實的無知在生前造成的傷害本來已經很大，但在死後可能更加嚴重。因此，一個人哪怕只是對此主題的奧秘學教理具備理智上的理解，也能從中獲得巨大的裨益。他明白生命中的物理碎片部分與其餘部分之間的真實比例，因此他不會浪費在此的所有時間僅僅為他性格體週期的三十分之一而工作，卻完全忽略其餘部分，而是將他的生命視為一個整體並聰明地生活。當他到達星光界時，他不會感到驚慌或困惑，因為他瞭解他的環境並知道如何充分利用他所處的條件。這種知識給了他勇氣和信心，而不是困惑和恐懼；它使他在一個本來會像失去舵的船般讓他無助的世界中，擁有能力和諸多辦法。

經驗表明，哪怕一個人僅僅聽過一次這種真理的闡述（例如在一場講座中），並且只是將其視為眾多假設中的一種，尚未深受觸動去深入跟進這項研習，即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也已經獲得了相當大的好處。這樣的人，雖然他忽視了獲得更全面資訊的機會，但他還是記得他曾經聽過某種教義，因為他發現演講者在事實問題上是準確的，他會努力回憶與此教導相關的行為指導，現在他有機會去驗證這些指導。因此，他至少有一個與已知事物的聯繫點，從而避免了那些發現自己遠離所有熟悉的地標，漂泊在無邊無際的海上，隨時可能出現無法言喻和無形的恐怖的人所感到的不適。

當然，這種安全感和信心並不是擁有明確知識的唯一好處。確信自己立場的人也能夠向他人伸出援手，並且可以輕鬆地成為那些剛剛跨越邊界進入未知世界的數以百計的人的平和與幸福的中心。在這個過程中，他當然會為自己積累大量的善業，從而大大加快自己的進化。

哀悼與悲痛

當這些對死亡的初步誤解被消除，並且關於死亡的真實情況被揭示出來時，人們會立即發現，圍繞著死亡建立起來的整套哀悼習俗是一種最明顯的錯誤。時尚悲傷的種種怪誕且可怕的行頭配件，不僅僅是一種荒謬過時、源自中世紀迷信的卑劣殘餘；而且，這些行頭以如此幼稚的方式所象徵的過度悲傷，其本身更是一個致命的錯誤，誕生於最粗鄙的無知與不信。一個真正相信他的摯友已經進入主的直接臨在中的基督徒，不太可能通過穿黑衣服和戴黑紗或使用黑邊信紙來慶祝這樣的事件，就像一個真正的證道學人知道他的親人已經進入更高更幸福的星光界存在，並且正在邁向更加光輝的天堂世界生活一樣。

這還不是全部。無法控制對朋友去世的悲痛不僅是完全基於誤解，也代表了大量完全不必要的痛苦。情況甚至更嚴重，因為這些猛烈爆發的悲傷，這種長期無法平息的哀悼，總是對我們深愛的已故朋友產生最痛苦的影響。當他正平靜自然地進入在天堂世界的榮耀中清醒前的無意識狀態時，他常常因世上朋友的強烈悲痛和渴望從他的美夢中被喚醒，回想起他剛離開的塵世生活，這喚起了他自己欲望體內的相應振動，使他感到劇烈的不適和持久的沮喪，並且非常嚴重地延遲了他的進程。在世親友的情緒失控是那些試圖幫助死者的人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經常使他們長時間耐心的努力變得徒勞。即使是死者自己有時也認識到無知但好心的親戚無節制的悲痛對他們造成的阻礙，這一點可以從布列塔尼農民中流傳的一些故事中看出來。

絕不能由此瞬間推論出奧秘學家缺乏對那些深愛過且（如他們所誤以為的）「失去過」的人的同理心，或是其教理是在建議人們去遺忘那些先我們一步離去的人。相反地，它建議這種追思應當採取一種有益而非有害的形式——應以熱誠且充滿愛的善意祝福（如我們先前所推薦的那樣），來取代自我中心且徒勞無益的遺憾與悔恨。它要求在世者將自己的思想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忘卻自身以及那種「表面上看似失去」的幻象，以便為其摯友那偉大而光榮的巨大獲益，再添一份確鑿的保證。

另一個與死亡相關的廣泛傳播的觀念是死亡本身必然是痛苦的，而關於垂死掙紮和死前喉鳴的駭人聽聞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這一觀念。這種傳統觀念也可能是我們的誤解之一，因為這些令人不快的症狀通常只是有意識的自我已經離開後，肉體的最終痙攣性運動。在幾乎所有情況下，真正的離世似乎是完全無痛的，即使是在因可怕的長期病痛而結束生命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死亡後臉上常常出現的平靜表情是對這一說法的有力證據，這也得到了那些在死後立即被詢問的人的直接證言的支持，當時他們對其情況仍然記憶猶新。

更宏大的現實

即便我們已經充分意識到，我們每一個生命週期中在這個物理界上度過的時間是多麼短暫，我們仍然無法公正地評估它對整體的真實比例，除非我們同時理解並牢記：在那些更高的世界中，生命具備著遠為宏大的實相這是一個無法過於強調的重要點，因為絕大多數人至今仍然完全受制於他們的肉體感官，對他們來說，虛幻似乎是唯一的實相，而另一方面，任何事物越是接近真正實相，對他們來說就越是顯得完全虛幻和難以理解。

星光界被稱為幻覺世界，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它至少比物理界高一級，因此離實相更近一步。那個世界中可能有很多東西是虛幻的，但進一步進入這更密集的粗重物理物質帷幕使幻覺更強，而不是更弱了。星光視力固然遠不及人類靈魂在其自身層面上那般清晰且包羅萬象的洞察力，但它至少比任何物質感官都更為敏銳與可靠。正如星光界之於物質界，思想界之于星光界亦是如此，只不過其提升的比例達到了更高次方的數量級；因此，在這些介面上所度過的時間不僅遠比物理界的壽命漫長，而且只要運用得當，其中的每一個瞬間所能結出的果實，都可能比這裡相同長度的時間所能達到的成果豐碩得多。

我們為什麼需要物理生活

正是如此，物理生活看似幾乎不重要且可忽略不計，但由於在我們當前的進化階段，許多經驗只能通過這種粗糙和沉重物質的較慢振動來獲得，因此俗世生活對我們來說是必要的。

這是一個或許應該在此說上一兩句的要點，以免我們在試圖消除迷思時，自己反而被誤解了。有些人傾向於認為：既然死亡不過是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口，且看起來是一件如此美好而值得嚮往的事，那麼我們便完全沒有必要再去付出一絲努力來避免它，或是費心去維繫區區的物質生命。事實上，一個人甚至會想，越早死越好——這樣的知識似乎幾乎是在變相鼓勵自殺！如果我們只考慮自己和自己的快樂，那麼這確實是如此。但如果我們考慮到我們對邏各斯和我們同胞的責任，我們會立即看到這種考慮是被完全否定的。

雖然對於每一個在這裡過著善良或有益生活的人來說，其星光界的存在確實會比此處更為快樂且充實，但必須牢記的是：我們來到這裡是有其目的的——一個唯有在這個物理界上才能實現的目的。自我保存的本能是真實且值得尊重的，並且是已被有意植入於我們心中的；因此，充分利用這屬於我們自己的俗世生活，並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延長它，是我們的責任。在這個層面上有些課題是無法在其他地方學到的，我們越早學會它們，我們就能越早永遠擺脫要返回這種更低更多限制的生活的需求。目前，物理界是我們進化的主要舞臺，許多必要的進步只能在其稍微粗糙和不理想的狀況下取得。

發展我們潛在素質的指定方法是學習響應外在衝擊的振動。但是在靈魂本身的層次上，這些振動目前過於微細和迅速，無法喚醒這種反應；他必須從那些更粗糙強烈的振動開始，並通過這些手段喚醒其沉睡的感官，隨著時間推移，他會變得越來越敏感，直到他能夠在所有層次上對所有可能的波動速率做出完美的反應 - 換句話說，他已經在同理心和慈悲方面達到了完美的境界。但要實現這一榮耀的結果，他必須在物理層上開始。每一次轉世都需要自我在其準備過程中付出不小的努力，也需要在幼童的艱難時期逐步獲得對其新載體的一些控制。因此，當他完成了他的任務，並歷經艱辛為自己培育出一套相對合適的載體時，充分利用它們並盡可能細心地加以保護，顯然既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利益所在。他絕不應該在偉大法則迫使他之前放棄它們，除非有來自外在更高和超然的使命召喚，比如士兵對國家的責任。

所以無人敢於在時辰未到前選擇死亡，但當真正時辰到時，他可以心懷喜悅，因為他即將從勞碌轉向舒適，從黑暗進入光明，從限制走向自由；他可以對這一前景充滿歡欣。

狂喜，是內陸的靈魂航向大海；駛過房舍，駛過岬角，駛向深邃的永恆。

然而，與隨之而來的天堂生活的榮耀相比，這一切我們聽到的都顯得微不足道。這是煉獄；那是僧侶夢寐以求和詩人歌頌的無盡幸福 - 這不僅僅是一個夢，而是一個活生生且光輝燦爛的現實。對某些人來說，星光生活是幸福的，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不幸的，這取決於他們為此所做的準備；但隨之而來的是所有人的完美幸福，並且完全符合每個人的需求。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描述這一點。

在我們大多數人中，意識尚未充分發展到能夠通過更高的載體無拘無束地運作，因此有些方向只能通過物理感官來觸及。不過，一旦在下界這裡被觸及並完全喚醒，它就可以在其他更高的世界中沿著這些方向繼續運作。因此，儘管它是不真實的，但在某

種意義上，這個物理生活是一個播種的時期，因為在這裡我們可以啟動那些在更有利和更豐富的高等世界的條件下將會獲得的力量。

但是這個事實絲毫不會改變上述關於那些更高世界的超卓實相的偉大事實，我們對這一永恆真理的認知不應因此而黯淡，那就是對於我們來說，死亡確實是一個更偉大生命的門戶 -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榮耀和美麗，與它引領我們進入的世界的榮耀和美麗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的。因為，當我們穿過那死亡之門，至少祂面前其中的一層（最沉重和最黑暗的）帷幕將為我們揭開，祂本身就是榮耀和美麗，是無所不在的生死主宰。

如果我們能夠領會更高世界的更偉大實相這一真理，我們將永遠擺脫很多人都有的那種對非物理事物的模糊感和黯淡感。對於真正理解生活的意義和用途來說，沒有比這種對更高生活的無助模糊感更大的敵人，這種模糊感長期以來一直是西方種族大多數人思想的特徵，在心思邪惡之人手中，這也是一種更強大的武器。對於奧秘學學生來說，這一點應該沒有任何困難，在我們的成員中，應該沒有人缺乏這種領悟。

第五章 證據的性質

信與不信

當有個人第一次聽到證道學對死後生活的解釋時，他常常會被其吸引，但同時也會對其斷言得如此斬釘截鐵感到驚訝，他自然會問我們憑什麼證據如此堅信這些真理，以及他如何才能獲得類似的信念。我總是特別樂意以最友好的方式接待和幫助以這種精神接近我們的人，不過我承認對咄咄逼人和喧鬧的懷疑論者興趣不大。當有個人認為相信我所說的是在給我一個恩惠時，當他說：「通過這樣那樣來說服我吧。」我總是傾向於回答：「親愛的先生，你憑什麼要我說服你呢？你的信或不信對我來說毫無意義！我陳述我所知道的事實；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有數百個人見過類似的事實。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的相信或懷疑對於事實或我來說能有什麼影響呢？確實，它對你可能會有很大的影響；但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然而，對於一位誠心渴望相信、並積極尋求此類信仰之確定基礎的人，神智學始終懷著最誠摯的歡迎之意；而我在此章節中所傾訴的對象，也正正是他。或許，若我先解釋一下我自己是如何達到這種信念，會有些許助益。因為在我看來，一個人在某些方面成功地尋求真理的經歷，對於其他沿著類似路線學習的人來說，幾乎不可能沒有參考價值與實用意義。

一次個人經歷

當證道學的真理第一次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是英國國教的一名牧師，如果我沒有開始思考某些事情（那些如果一個人希望保持正統信仰就不應該思考的事情），我可能仍然會是牧師。作為我職責的一部分，我須要為年輕人進行堅信禮，有時這些年輕人會有疑問需要解答，並提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通常基於托馬斯、潘恩或布拉德勞的作品。我總是能夠讓提問者滿意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但並不完全讓我自己滿意，因為當我批判性地思考我所使用的一些論點（那些總是被使用的常見論點）時，我不得不承認，這些論點並不是我在其他任何主題上會接受的。當時我覺得，如果有人拿福音書故事所提出的證據，來向我證明任何普通的歷史事件，我定會立刻將其斥為極度不足而加以拒絕。然而，既然整個永恆救贖理論似乎是基於這個所謂的歷史之上，這種不確定性便顯得非同小可，因為它帶給我一種不安的感受——我可能正在傳授並非真實的道理。就在這段時期，我也很有幸聆聽了安妮·貝森特博士幾場極其精彩且具說服力的演講。她當時正在「自由思想」的講台上發表演說，而那些演講引發了其他我當時看不到解決辦法的疑難。顯然，唯一的辦法是更深入地研究這個問題，看看教會的智者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結果是令人失望的，因為他們幾乎有說等於沒說（也就是說，對詢問者毫無價值）。他們激烈聲稱並強烈譴責那些敢於懷疑的人，但沒有能被視為證據或論據的一點點關連的東西。沒有任何解答能真正應對其中哪怕一項疑難。當一個人的注意力與批判思維被喚醒時，他立刻便能看出，正統教派提議要他接受的整個體系根本極不合理，而且完全拿不出任何有利於該體系的證據。當他對所謂的證據進行稍微深入的檢查時，所有聲稱的證據都在他手中崩潰，他發現對任何事物都不再確定了 - 對一個人來說，這是可怕的發現，因為這涉及到帶他成長的宗教；他感到他所有的信念都被連根拔起，什麼也沒留下。

就我個人而言，當這些事情來到我面前時，我的處境並不如許多人那麼糟糕，因為在這之前我已經研究過通靈術，因此我知道有些事情是真的。然而，若放在理性冷靜的審視之下，創世的故事、造物主冷漠易怒的故事，以及試圖透過代贖這種極端手段來擺脫該怒火的所謂救贖必要性，一旦褪去了歲月與傳統習俗所賦予的宗教神聖光環，全都會顯得奇特而荒謬；因此，這堆由「被遺忘的信仰碎片」所拼湊出的怪誕雜燴，並未能帶給我任何真正的滿足感，正如它也未能帶給許多其他人任何滿足一樣。

光如何到來

不久之後，我看似偶然（但我相信世上無偶然）遇到了 A.P.辛尼特先生的一本書《奧義世界（The Occult World）》，書中提出了一個宏偉的哲學體系，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並激發了我最深的興趣。在他的第二本書《秘傳佛學（Esoteric Buddhism）》中，這一哲學體系得到了更全面的解釋，一讀之後，我注意到其中的幾個點完全不同於以前所提供的任何理論。我當時所接觸到的理論共有兩種，其一是唯物主義的觀點，即一切皆受盲目的偶然所支配；其二是正教理論，主張人類之所以置身於幸福或苦難、文明或蠻荒、犯罪環境或體面社會，純粹取決於神聖的善變反覆。

這兩種觀點都非常令人不滿意，因為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合情理，而且它們完全無法解釋許多現象。隨機理論已被英格索爾上校和其他人的著作徹底駁斥，我幾乎不需要指出對它的多方面反對意見；而我知道唯物主義系統是有缺陷的，因為我自己見過許多它無法解釋的現象。這裡有一個第三種假設，它確實具有巨大的優勢，因為它解釋了其他理論無法解釋的所有難題，它真正合理地解釋了我們周圍的狀況，它提供了一個涵蓋人類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可理解的發展方案，同時它也與科學思想的總體趨勢一致。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個合理的哲學，根據這個哲學，我可以相信上帝是全能和全愛的，而不必對生命的所有事實視而不見。

自然地，我立刻抓住了這個理論，因為它顯然是這三種理論中最優越的一個；接著我便進一步開展探索。我尋訪到了辛尼特先生，他以所有朋友都極為熟悉的那份隨時奉上的彬彬有禮與熱忱關懷接待了我；經由他的協助，我得以加入證道學學會。當時證道學的文獻很少；在那些早期的日子，我們沒有現在這麼多詳細解釋的手冊使得學習變得更加容易，除了我已經提到的兩本書之外，我們只有《揭開伊西斯面紗》和《圓滿之道（The Perfect Way）》。

我們詢問這些知識是如何傳到西方的，並聽說是通過布拉瓦茨基夫人從一些偉大的東方老師那裡得到的。我們發現，印度哲學遠遠超過了我們以前所知道的任何哲學（遠遠超過現在的正教教義），不過偉大諾斯底教父著作中包含的早期基督教真理不比它差。但早期教會中的多數無知之徒將這些偉大的諾斯底教徒驅逐出去，從那時起，他們的宗教就無法讓會思考的人獲得任何東西。每個宗教都應該能夠滿足所有階層的需求，一方面是貧窮和無知的人，另一方面是有文化和有哲學思想的人。你會發現，每個宗教都試圖滿足這兩類人的需求，而對於那些能夠深入探究事物本質的人，它也始終準備好以形而上學的教條進行補充。基督教在這方面原本並不落後於其他宗教，因為它有其為那些證明自己值得的人準備的秘密教義，但在這些衰敗的日子裡，教會已經大多忘記了它的與生俱來的權利。我現在絕不能允許自己被這條引人入勝的歧路所吸引；但這確實是一個極具吸引力與趣味的主題。我已在我的書《基督教信條》、《聖禮科學》和《基督教節日隱藏的一面》中探討過這個問題；貝森特博士在《奧秘基督

教》、《四大宗教》和《證道基督教》中最能應對這個問題，吉納拉賈達薩（Jinarajadasa）先生也在《基督法則》中撰寫過這個問題。

進步的可能性

布拉瓦茨基夫人告訴我們，一直有一群人知道偉大的自然真理，因此他們能夠教導他人。她說，這些真理並非新的，它們像世界本身一樣古老。我們還有更多可以學習的嗎？也許有，因為這些偉大的智慧真師有時會接收學生，任何將生命奉獻給服務人類的人都可能有希望有一天被接納為一份子。至於這一點，布拉瓦茨基夫人無法向我們保證什麼，因為這完全取決於真師們；但有人被接納過，因此總是有希望留給那些願意為更高發展而努力的人。我覺得像我這樣一個普通的人在這一生中幾乎不敢希望得到這樣的榮譽；但同時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習，至少我可以為這個在我看來遠比任何其他事物偉大的事業工作。因此，我放棄了在教會的職位，和布拉瓦茨基夫人一起去了印度，在總部的學會辦公室工作。我只期待這個為此事業工作的機會，那時我完全不知道這一生中還有可能有任何進一步的進展。

在印度，我有幸遇到了一些偉大的老師，從祂們和祂們的學生那裡學到了比之前更多的知識，並開始更全面地理解這個系統。不久，我得到了如何提高意識到更高層面的提示。我本來對此沒有期待，因為我以為需要天生的特殊能力才能在這方面取得成功；但有人告訴我，這類潛能潛藏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只要我投入足夠的精力和毅力加以鍛鍊，便能將其開發出來。自然而然地，我接受了這個提示，立刻開始工作，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告訴我的一切都是真的（即可以發展星光和思想的視力，並通過它們來立即驗證證道學的主要教義）。

任何願意像我一樣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像我一樣知道，大自然的各個層面是確鑿的事實；他可以知道關於死後狀態的教義的真理，因為他會看到並與所謂的死者交談，並在他們本身的層面與他們相遇；對他而言，以此方式提升至他們的境界，遠比透過物質化將他們拉回自己的水平要令人滿意得多。他可以瞭解輪迴的偉大事實，因為他可以學會回顧自己過去的生生世世，就像書頁展現在他面前一樣。他可以在沒有疑惑的陰影下，親自驗證進化和神聖正義的強大法則的運作。我都是通過個人觀察親自知道這些事情的，任何願意努力並踏上這條大道的人也可以做到。我不會說他會覺得這很容易；我不會說這可以快速完成；但我確實說過，許多人已經做到了，每個人都有潛在的能力，如果他願意，他也可以成功。至於他該如何開展這項努力，我將在後文加以說明。

不是幻覺

有人可能會說，我認為我知道這些事實，可能是一種幻覺。當然，從理論上講，這可能是真的；我此刻認為我正在寫作，這可能是一種幻覺，而我的讀者在認為他們眼前有我的書時，也可能受到幻覺的影響；事實上，一些哲學家認為我們自己都是幻覺。但如果我們真的存在，如果我在寫作而你在閱讀，那麼我所見的這些事情也是真實的。我不止一次地看到這些事實，而是看到過數百次；它們是我日常經歷中的事實。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這些其他層面的事物就像人知道自己所在城市的街道一樣，我們對它們不會抱存懷疑，好比人不會懷疑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的存在般。如果證道學是一場幻象，那也是一場曾被世上一些最偉大心靈所共享的幻象——例如佛陀、聖商羯羅

與畢達哥拉斯等偉人。指責所有這些人是幻覺，這種假設是相當嚴重的。就我而言，我對這一點完全滿意；但我完全認識到，儘管我已經證明了這些事實令自己滿意，但僅憑我的聲明並不能對其他人構成任何證據。然而，這確實是一項證據，他們應該將其與其他證據一併加以考量。

對於許多深深投入證道學研究的人來說，走訪印度是一件難以實現的事情；此外，顯然有人可能在印度度過一生，但不一定能遇到我所經歷的同樣經歷。所以，對於這些人來說，他們自然會問除了我所說的這種直接的個人經歷之外，是否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些事實。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除了經歷之外，沒有直接證據能證明這些事情，但無疑有很多證據可以支援這些觀點。這些事情可以像我們確知大多數科學事實一樣確切和明確地被認知，我們對其毫不懷疑。在這個問題上，我建議每一位學生仔細閱讀富勒頓（Fullerton）先生所寫的《證道學的證據》這本極其出色的小冊子，並仔細跟隨他展示的無可辯駁的論點，他指出任何命題的證明必須與命題的性質一致，因此，最深層的證道學教義的最終證明必須在進化了的靈魂的經歷中找到。然而，儘管在終極層面上必然始終如此，我們仍能獲得大量的佐證，這一點我希望能在隨後予以說明。

為正教信仰而設的證據

那些無視一致性法則、堅持要求用數學方式驗證心理學問題與理論，或試圖在物理界獲取某種「可握於掌心」之實證的人（倘若他們敢於直面這個問題），倒不妨審視自身，其所承襲的信念究竟基於何種證據而存在。當我們尋求正教生命理論的證據時，這些證據在哪裡？根本沒有，甚至通常沒有一個信奉那種信仰的人假裝有證據，只是簡單地說尋求證據也是邪惡的，那種質疑是受到魔鬼的誘惑！

正統教派向來慣於壓制理性，企圖強迫世人接受其教條，除自身路徑外不認可任何探索方式，更否認自身存謬之可能，亦不承認他人可具真知灼見。此處所言絕無意冒犯虔誠信徒，然所述皆無可辯駁之事實，基督教會歷史早已反覆印證。其神學體系建基於一部自相矛盾之經書，學者皆知其謬誤；更有甚者，我們或可推測其神學教授們實奉行某位先賢名言為圭臬：「Credo quia impossible」（正因其不可能，吾乃信之）！此經書妄言諸多不可知之事，更妄斷諸多即便可知亦於人世無涉之虛妄，恰似築廈於流沙，卻偏要以盲信為樑柱。

在那些真正重要、深刻影響我們每個人的問題上，從未有過一絲證據曾被提出。正如我在先前章節所言，所有教會的傳道者中，沒有一位會告訴你他曾親歷天堂或地獄，亦無人能以自身見證確證其所描述之境真實存在。他們僅會簡略表示：「這是教會的教導」，或「聖經上是這樣記載的」。恕我冒昧直言：此等依據實不足以支撐那份被宣稱能決定我等永恆救贖的信仰；此等至關重要之事，若僅立基於如此脆弱的基礎，未免過於輕率。反觀證道學，至少我們所闡述之事，皆立基於自身透過直接觀察所驗證的真理。

然而，神學至少能合理地解釋世間萬象嗎？對於每個思考者心中關於生命問題的質疑，它能否提供清晰理性的解答？恰恰相反，神學甚至不嘗試給出答案；它只能說這是神的旨意，人類必須臣服而不敢追問緣由。如果我們所能獲得的訊息僅止於此，那麼我們確實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唯物主義的假設若有可能，甚至給予更少的慰藉，

因為它同樣拒絕解釋，只是冷酷地將一切歸因於盲目的偶然；但至少它告誡我們要良善生活，不為個人未來利益，而是為了造福族群 - 這終究是種高尚而無私的理念。

證道學從不要求任何人盲從信仰，它僅是提出一套自具合理性的理論供人思辨，且能合理解釋我們所見的周遭現象。此學說不僅立基於多個世代的傳統教誨，更奠基於那些確言親證者的實修報告。面對這三種理論體系，我等當如何抉擇？顯而易見的理性回應是：我們應暫時採納最合理的理論，將其作為實踐準繩，並著手尋求佐證。若依此而行，我們將訝異地發現，各處皆可見其佐證之跡。

非物理性的事實

其他體系常被迫忽視或否認許多被視為神秘的現象；證道學則欣然接納這些現象，如同接納所有其他事實一般，在其體系中為其保留位置，並以合理方式予以解釋。其中包括通靈術、幽靈與重身現象、梅斯默催眠術與心靈感應等事實。唯物主義因無法解釋這些現象，便採取否認其存在的逃避方式 - 這既不誠實又愚昧。或許有人認為不值得費心探究這些現象，但若自己不願深入研究，便無權斷言那些實際考察並證實現象真實性的人們若非誤判即是行騙。這種態度恰似傳說中鴕鳥的處事方式：當危險逼近時將頭埋入沙中，以為看不見危險便等同危險消逝。正如史戴德先生在其《真實鬼故事》引文中所言，所有誠實的研究者都知曉這些現象確實存在，儘管他們可能提出上百種不同理論來解釋其成因。

基督教理論對於這些事實幾乎無話可說。有時它會否認這些事實；有時承認它們，卻總將其歸咎於魔鬼 - 正如它總將一切無法理解之事歸諸魔鬼般。在任何基督教長期存在的古老國度中，我們發現自然界所有奇觀幾乎無例外地被視為魔鬼作祟。漢普郡一座史前湖泊的圓形盆地被稱為「魔鬼的酒杯」；約克郡某些孤立的尖峰岩石被稱作「魔鬼之箭」；某種山蘿蔔屬植物的截短根部被農民喚作「魔鬼之咬」；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中世紀的無知至今仍以多種形式在我們之間肆虐，二十世紀仍迴盪著「魔鬼」這陳腐鸚鵡學舌般的愚蠢叫嚷。然既言證明，他們如此輕率談論的這位魔鬼究竟有何存在證據？何人曾親眼目睹？但正統教義並不喜歡被人要求提供證明。

同理，若我們告訴您，要獲得這些事實的直接證據唯有透過親身經歷，這與科學領域的實況並無二致。我們在科學範疇所持的信念，幾乎都非出自親身實驗，而是基於專家的論證；此乃必然之理，蓋因人生苦短，無人能窮盡所有學問成為通才。我等雖無法皆親驗萬事，然當專家實驗推論符合進化通則，且與已知事實相契時，我們便會採信。這正是我們對待證道學所要求的最低標準 - 與科學秉持的態度毫無二致。

一個哲學計劃

那麼，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其教義的真實性呢？事實有很多。也許我們可以為了檢驗的目的，將其教義分為兩個部分，並分別加以考慮。我們可以思考它的哲學體系，而暫時將所有更實際的方面放在一邊不談。那麼很明顯，這種哲學必須像其他哲學一樣接受評判，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不可能有直接或物理性的證據。我們並不期望像在石板上解算數學題那樣來證明哲學；我們是根據它內在的可能性，以及它對已知條件提供合理解釋的程度來判斷它。而根據這些標準來檢驗時，任何沒有偏見的人都必定會承認，證道學遠遠超越了它的競爭者。

試考慮它在神聖正義不可違逆的法則下所展現的輝煌進化計劃，其教誨指出，我們所謂的人類生命不過是更宏大生命中的一日光景，而這更宏大的生命本身又構成一個永遠向著既定終極目標推進的協調整體。這般洞見，無疑遠比那將眾生捲入虛無的盲目偶然論，或那令九成人類墮入永劫的慘敗「救贖」計劃更顯恢弘！即便在畏懼心理學或無意深究的人中，仍有諸多心靈願接納並思辨此類哲學體系。對此情形，自當任其擇取所契之理，待其餘教義喚起興味時再行探求。須銘記：證道學中並無強求學生信奉之教條；我們不迫人盲信，僅提供研習之體系；學生自然可擷取局部精要而暫置其餘。

我們的心理學

有些人未經特別研究便接受了我們的心理學體系，其理由與接受哲學體系相同，因為這是對已記錄事實及頻繁發生的諸多未分類現象最簡明的解釋。然而，另一些人則出於非常合理的動機，渴望親自探究。他們該如何著手呢？他們可以像我一樣親自驗證，通過檢視直接證據並盡可能親眼見證。他們可以參加通靈會，也可以聯繫那些被公認在不可見世界有特殊經歷的人進行書信往來或面談。若不願投入如此多時間與精力，亦可閱讀通靈術與幽靈現象的相關文獻（這兩大領域皆有巨量的著作），如此便能以間接方式獲取人類同胞的佐證，正如我們研究其他科學時的做法。研究地理不必親臨所有耳聞的國家（儘管這樣做無疑饒富趣味），大多數人完全樂意閱讀並採信親歷者的記述。

或許我們很難意識到，我們有多麼習慣於接受他人關於那些自以為已知事物的證詞。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地球自轉的問題。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說自己知道這是事實，但實際上所有呈現於我們感官的證據都與這個理論完全相悖。此刻我們或坐或立於地球之上，一切跡象都表明地球絕對靜止；確實，「terra firma（堅固的大地）」這個詞本身就是穩定的代名詞。太陽和星辰看似環繞我們運行，大自然結論似乎應該是它們確實在移動。因此我們並非知道地球在轉動，而只是相信這一點，除非我們恰巧目睹過某些實驗。傅科擺實驗和陀螺儀實驗就是例證；親眼見過這些實驗的人會明白地球在自轉，因為這兩個實驗的結果只能用地球自轉的假設來解釋；但其餘的人則只是單純地相信這個理論。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我們聲稱「知道」的事物，實際上我們只是「相信」。相較於證實斯匹茨卑爾根島存在或斯坦利在中非發現的俾格米人種，能夠證明星光界真實存在的見證者數量要龐大得多。不妨回想杜·夏尤比斯坦利早四分之一世紀便已觀察並描述過這個矮人族群，當時世人如何將他的敘述譏為旅行者的虛構故事；然而最終證明這完全是事實。沒有人被強迫前往中非驗證這些矮人的存在；但若拒絕前往查證，便無權否定杜·夏尤的發現，或者更確切地說，儘管人們有保留個人意見的權利，但在未採取任何行動求證真相之前，便指控杜·夏尤說謊是毫無道理的。同理看待證道學時，我們並不強迫那些對此不感興趣者探究其主張；但我們必須強調：一方面不應未經查證便否定其真實性，另一方面也不該要求其提供超乎常理，從未被應用於其他類似研究領域的證據標準。

意料之外的確證

我們不斷發現，儘管布拉瓦茨基夫人多年前提出的論述當時被譏為不科學，如今竟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科學佐證。這種現象在後續研究中同樣存在。舉例而言，辛尼特先生於六至七年前出版的《靈魂的成長》一書中提及海王星軌道外存在兩顆行星之事。當時除了奧秘學學者群體外，無人思疑其存在。然而 1902 年 9 月 15 日的《泰晤士報》曾提及福布斯教授指出，有兩個彗星群顯示出海王星外存在兩顆行星的跡象。此事雖微，卻深具啟示意義，且僅為眾多類似案例之一。再以金星自轉問題為例，筆者就學時期，所學知識都是金星晝夜週期與地球的相仿，然近代天文研究卻顯示該行星始終以固定的一面朝向太陽，猶如月球之於地球。此現象若屬實，將使該星體完全不適於類人生物居住，因而與我們所知該星存有高等進化生命之事實相悖。但是，近期羅伯特·鮑爾爵士聲明，最新觀測結果證實金星確如地球般自轉，奧秘闡釋遂再次彰顯其真理性。

一位證道學科學家

無可否認，科學界正逐步趨向證道學理論。請留意奧利弗·洛奇爵士近期在伯明罕演講的節錄：「正如我們若長期處於陰雲蔽日之下便無法真正認識太陽，洛奇爵士以此隱喻指出：倘若我們感官更敏銳且無遮蔽，或能察覺宇宙中其他存在。我們所見所知，恐不及可見可知的萬分之一。生命總在適居之處萌發，那些我們尚未發現有直接生命證據的星球，難道便無孕育生命之可能？有人妄言科學否定高於人類之存在和機構，然而就我所理解的科學，實無權否定此類可能。當人類處於無知狀態時，本不該對正或反妄下斷言。生命起源雖暫時在科學上是未解之謎，但終非永恆之謎。進化歷程從未排斥有神聖意志在活動的看法。我們或可說這是正在彰顯神聖意志活動的方式。若無智慧引導，混沌何以生秩序？論及神聖意志運作的法則，一直都恆常不變，就是藉由媒介通過漸進的過程達成，而非偶發之個人直接幹預。進化過程亙古如一，故我們當於現世體察神聖意志運作，而非僅追溯往昔。他希望大家知道，人類實為宇宙計劃中具智慧、能協作、活躍的部分。我們身為造物主的媒介之一，可藉互助合作令自己更具作用。在此試煉場中，更應領悟得以存在之殊勝。苦難充斥之世，若不能彼此善待，豈非憾事？」最新科學聲明竟與證道學教義如此契合，由此可見一斑。

非盲目的信念

對於我們大多數尚未以神通親見實相的學生而言，證道學教義似乎終究仍需像正統教義般建立在信仰之上。這種說法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兩者信仰的本質差異之大，實難相提並論。即使我們的學生（或其中一部分）接受某些尚未親證的真理，這種信仰絕非盲目，而是植基於理性之上。它不僅奠基於經典，儘管若需經典佐證，我們擁有比猶太經典更古老的權威典籍：吠陀經與奧義書，這些跨越時光長河傳承自某個高度文明的國度，當其輝煌之時，猶太民族尚屬未開化的阿拉伯遊牧部落。然而我們的信仰不僅依託於此，更建立在當代偉大的聖人的智慧與教誨之上，這些在力量與智慧光輝中近乎超凡的存在，是我們諸多會員親身認識的明師。此外，我們更擁有歐洲會員的直接實證研究，所有探索無不從各個層面驗證著這宏偉的證道學體系。

然而，我們會員堅定信念之根基，非在於權威見證之份量（雖此亦頗為重要），而在於此體系本身內蘊之理性光輝與圓滿自洽。正如所有科學研究皆以最優假說為圭臬，直至更完善的理論問世。我們正是基於此種科學精神，因而堅信此信念固若金湯。若世

間存在更優越、更符合理性的教義，我們必將虛心接納；然而我們對此並不抱奢望，皆因遍覽諸多信仰體系後，深知其多數之本質。愈是深入思辨與研習，非但未見理論破綻，反而處處得獲教義之印證。當今已有眾多人士在不同程度上開發出神通力，於此情境下，我們多數會員欲覓得更多實證並非難事。我們之中，親歷超物理現象者不乏其人，更有諸多會員知曉親友之此類經歷。證道學既能詮釋此類現象，又能闡明其於自然法則中之定位；試問世間可還有較此更為優越明晰之解釋體系？

對有志深入探究且願不辭辛勞的求道者，我建議可從考證超物理物質狀態的存在、以及現今科學尚未承認之其他力量著手。例如可先涉獵心靈感應與梅斯默催眠術等領域，正如前文所述，既可透過親身實驗探究，亦可研讀相關學術文獻。

若研究者對前述研究所得深感信服，下一步宜著手探究自然界各層面存在之實相。自然可從考證「不可見世界環繞我們周遭」之命題切入，實質上即是試圖親證星光界之存在。

由於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感官而言通常不可見，研究者明顯要從考察異常現象自己顯現時的情境著手，猶如探索兩個國度交匯地帶之奧秘。此種研究將引導他深入探討之前幾個章節所述的主題範疇，他必須探究靈異現象與通靈術，或如筆者般親身參與實證研究，或藉由目擊者與記錄者的視角進行學理剖析。

然此類探究絕不妨礙研究者同步展開自我修煉之精進，恰好終將使他不僅能解析異象本質，更能洞見常態的星光界生活。我們將在下一章探討。

第六章 靈視是如何發展出來的

第一步

當一個人對靈視這門課題進行了充分的研究，以至於意識到所有關於它的說法都是真實的時候，他接下來通常會問：「我該如何為自己獲得這種能力？正如你所說，如果這種天賦潛伏在每個人體內，我該如何開發自己以將其付諸行動，從而能夠直接獲取你所告訴我的所有這些知識？」對此，我們可以向他保證，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也確實有人做到過。獲得這種能力的方法甚至有很多種，儘管其中大多數都是不安全的，且極其不可取，而只有一種方法可以毫無保留地徹底推薦給所有人。為了讓我們理解這個課題，並看清必須避免的危險所在，讓我們來仔細思考一下究竟需要做些什麼。

對於所有屬於世界上較高文明種族的有教養之人而言，其星光體的功能其實已經完全發育成熟，正如我在前幾章中所解釋的那樣。但我們絲毫沒有使用它們的習慣；在我們漫長的演化歲月裡，它們在我們體內緩慢成長，但由於它們的到來是如此漸進，以至於我們至今尚未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它們仍是我們手中未經試用的武器。我們早已完全習慣的物理感官，掩蓋了這些其它的功能並隱藏了它們的存在，就像距離較近的太陽光，從我們的眼中遮蔽了遙遠恆星的光芒一樣。因此，如果我們希望繼承作為演化人類的這部分遺產，有兩件事是必須做的：我們必須暫時將那些過於強烈的物理感官擱置一旁，並且我們必須讓自己習慣去使用那些目前對我們來說還很陌生的其它功能。

因此，第一步就是暫時將物理感官擱置一旁。達成這點的方法有很多種，但大致上都可以歸為兩大類：一類是包含透過暫時性的暴力壓制來強行將感官排除的方法；另一類則包含慢得多、但無比穩妥的方法，藉此由我們自己獲得對感官的永久控制權。大多數暴力壓制的方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對肉體有害，而且它們都有某些共同的不可取特徵。其中一個特徵是，這些方法會使人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他也許能夠使用自己較高階的感官，但在如何運用這些感官上卻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對於自己可能遭遇的任何令人不快或邪惡的影響毫無防禦能力。

另一個特徵是，透過這些方法獲得的任何能力充其量只能是暫時的。其中許多方法僅在它們起作用的有限期間內賦予這種能力，而即使是其中最好的方法，也只能在僅此一次的肉身生命中賦予人某些功能。在對這些事務研究了許多個世紀的東方，他們將開發的方法分為兩類，正如同我所做的那樣，並將它們分別命名為世俗法與出世間法。第一種是「世俗的」或暫時的方法，藉此獲得的任何結果將僅存在於性格體之中，因此僅適用於當前的這一次肉身生命；而透過第二種過程所獲得的一切，則是由自我、靈魂、真人所贏得，因而成為永遠的永久財產，並能從一次人世生命傳承到另一次生命之中。對於前一類的大多數方法而言，幾乎不需要什麼訓練，即便有訓練，也僅僅是對身體的訓練，因此它充其量只能影響當前的這一套載體，當這個人帶著全新的一套載體重新轉世時，他以往所有的心血都將付諸東流；反之，透過第二種方法，受到訓練去控制其身體的乃是靈魂本身，因此在下一世中，它自然能夠將如此獲得的能力與知識應用於其新的載體上。我將首先列舉在各個國家中，用來開發靈視的一些不可取方式。

不可取的法門

在印度的非雅利安部落中，這種能力通常是透過使用藥物，印度大麻、大麻脂以及其他同類藥物來獲得的。這些藥物在一定程度上會麻痺肉體，就像麻醉劑一樣，從而使身處星光載體中的人獲得自由，如同在睡眠中一般，但被喚醒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在服用藥物之前，這個人已經下定強烈的決心，努力將自己的星光感官訓練到活躍狀態，因此一旦獲得自由，他就會試圖使用自己的功能，並且透過練習，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當他喚醒自己的肉體時，他或多或少會記得自己的所見，並試圖對其進行詮釋，如此一來，他通常會因精通靈視與預知能力而獲得巨大的名聲。有時當他處於出神狀態時，某個已故之人可能會藉由他發言，就像任何其他靈媒可能發生的情況一樣。還有一些人是透過吸入具有麻痺作用的煙霧來達到相同的狀態，這些煙霧通常是透過燃燒多種藥物的混合物而產生的。古代女祭司的靈視很可能通常就屬於這一類型。據記載，在古代那些最著名神諭的案例中，女祭司總是坐在一個恰好位於岩石裂縫上方的三腳架上，而蒸汽正是從那道裂縫中上升。在吸入這種蒸汽一段時間後，她便進入了出神狀態，隨後便有人藉由她的器官發言，其方式正如前往通靈會的造訪者所極為熟悉的那樣。從真正開發的角度來看，我們不難看出這兩種方法是多麼不可取。

我們大多數人大概都聽說過旋轉舞僧，他們宗教的一部分包含了這種奇異的狂喜之舞。他們在其中像狂亂般一圈又一圈地旋轉，直到頭暈目眩，最終失去知覺倒在地上。在那種因宗教狂熱而引發的出神狀態中，他們經常會看到極其非凡的幻象，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驗並記住較低階的星光狀態。我曾親眼見過這類現象，也見過黑人之中奧比巫術或巫毒信徒的行徑；但後者通常與巫術儀式相關，那些儀式令人作嘔、下流且恐怖，無論承諾給我們什麼樣的結果，我們任何人都絕不會為了任何目的去碰觸。然而，在有利的條件下，它們確實會產生效果，儘管這些後果絕非我們任何人可能希望得到的。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所提到的所有方法都完全不值得我們效法，儘管我曾聽說有歐洲人拿東方的藥物做過實驗。

然而，我們在西方也有一些不可取的方法，自我催眠的方法，所有希望在純淨與安全中進行開發的人，都應當仔細避免。一個人可能會被要求注視一個亮點一段時間，直到大腦的某些中心隨之發生麻痺，如此一來，他便陷入了一種完全被動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較低階的星光感官有可能會進入一定程度的活躍。自然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在接收訊息時毫無選擇的能力；他必須屈從於任何出現在他面前的事物，無論好壞，而且總體而言，壞的情況遠比好的更有可能發生！有時，透過背誦某些特定的公式語句，反覆不停地重複，也會使思想能力變得遲鈍，這與注視金屬圓盤所產生的效果幾乎完全相同。

丁尼生勳爵的方法

大家或許還記得，詩人丁尼生曾告訴過我們，他能夠透過接連快速唸誦自己的名字許多次，來進入另一種意識狀態。這段記述出自一封該詩人親筆書寫的信函，日期為 1874 年 5 月 7 日，地點在懷特島弗雷什沃特的法林福德。這封信是寫給一位先生的，此人曾向他透露過自己從麻醉劑效果中清醒過來時所經歷的某些奇特體驗。丁尼生勳爵寫道：「我從未透過麻醉劑獲得任何啟示，但一種清醒的出神狀態（因缺乏更恰當的稱呼而暫且如此命名）卻經常發生在我身上，打從孩提時代起，每當我完全獨處時便是如此。這通常是透過對自己默默重複唸誦我自己的名字而降臨的，直到猛然間，在

個體性意識的極度強烈感之中，個體性本身似乎溶解並消逝在無邊無際的存在之中；而這絕非一種混亂迷茫的狀態，而是極致清晰中的極致、萬分確信中的萬分，完全非言語所能形容；在此狀態下，死亡成了一種幾乎荒謬可笑的不可能，而性格體的消融（若真有消融的話）看似並非毀滅，反而是唯一真實的生命。我為自己微弱無力的描寫感到羞愧。我不是已經說過，那種狀態是完全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嗎？這是一份最有力、最真摯的宣告，表明寫作者的精神有能力將自身轉移到另一種存在狀態中，那種狀態不僅真實、清晰、純粹，而且在視野上是無限的，在時長上也是永恆的。」

這裡無疑帶有一絲更高階生命的色彩；任何對現實具有實際經驗的人，都不可能認不出這段描述所表達的意境，儘管這位詩人在即將跨入某個無限更加宏偉的境界之邊緣時，便止步不前了。他似乎比許多在缺乏必要指導或知識的情況下涉足這些事務的人，保持了更為主動的心態，因而獲得了一種寶貴的確定性，確認了靈魂能獨立於肉體而存在；然而，即便他的這種方法，也不能被讚許為是好的或真正安全的。

呼吸練習

我們有時會被告知，這種功能可以透過調節呼吸的練習來開發，而且這個方法在印度被廣泛採用且推薦。固然可以沿著這些途徑開發出某種類型的靈視，但這往往是以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毀滅為代價。在歐洲和美國已經有過許多這類的嘗試。這點我個人非常清楚，因為許多人因此弄垮了體質，甚至在某些案例中把自己逼到了瘋狂的邊緣，他們前來找我，想知道該如何被治癒。有些人成功開啟了足夠的星光視力，以至於覺得自己隨時隨地都受到糾纏；有些人甚至還沒達到那個程度，卻已經摧毀了自己的肉體健康或削弱了心智，以致陷入徹底的絕望之中；然而，也有一兩個人宣稱這種練習對他們是有益的。

確實，這類的練習在印度被哈達瑜伽士所採用，也就是那些試圖透過肉體手段，而非透過思想與精神的內在成長來達成開發的人。但即便是在他們之中，這類的修習也只有在負責的導師直接指導下才會進行，導師會密切觀察所開出的練習對弟子產生的影響，一旦證明這些練習不適合，便會立刻叫停。然而，對於對這個課題一無所知的人來說，不加區別地盲目嘗試這類事情是極其不智且危險的，因為對某個人有益的修習，對另一個人往往是災難性的。它們也許適合五十個人中的一個，但極有可能不適合其餘的人；而我個人會建議每個人都應遠離這些練習，除非有一位真正瞭解這些練習旨在達到何種效果的稱職導師指導你去嘗試。去嘗試的人也許恰好是適合的那一個，但機率並不樂觀，因為失敗的案例遠比成功的要多得多。依循這種方式，是如此致命地容易造成巨大的傷害，以至於盲目地進行實驗，就如同走進一家藥局並隨機拿取藥物一樣；我們也許碰巧拿到了自己確切需要的東西，但我們也可能沒有拿到，而且後者的可能性要高出許多倍。

梅斯默催眠術

另一種可以開發靈視的方法是透過梅斯默催眠術，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被另一個人引導進入催眠出神狀態，他便有可能在那種出神狀態中看見星光界。催眠師完全主宰了他的意志，而肉體功能則被完全擱置。這便空出了場域，同時催眠師可以透過向星光體灌注生命力，來刺激星光感官。依循這種方式曾產生過良好的結果，但這需要非同尋常的條件配合，且施術者與受試者兩者在思想和意圖上的純潔度都必須達到近乎

超人的境界，才能確保實驗的安全。催眠師對其受試者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這種力量遠比一般人所知道的還要大得多；而且它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被行使。催眠師所具備的任何心靈或心智特質，都極易轉移到受試者身上，因此如果他並非完全純潔，我們立刻就能看出危險的通道已在我們面前敞開。被引導進入出神狀態意味著放棄一個人的個體性，這在神通實驗中絕不是一件好事；但除了這項不可取的因素之外，除非我們的施術者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都具備最高程度的純潔，否則就存在著真正的危險；而我們都知道，這樣的人是多麼罕見。我自己絕不會接受這種過程，我也絕不會向任何其他人推薦它。

對於那些懂得治療性梅斯默催眠術之人所進行的實踐，我毫無反對之意；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引發出神狀態。完全有可能透過磁性施合法來減輕痛苦、消除疾病，或將生命力灌注到一個人體內，而完全不需要「讓他入睡」。對此不可能有任何反對意見；然而，哪怕只是試圖做到這一點的人，最好也深入熟悉關於該課題的文獻，因為縱使抱持著最高尚的意圖，去擺弄施術者所不瞭解、且對他而言仍屬異常的力量，也必然始終存在著某種危險因素。這些都不是可以毫無保留地推薦給每個人去嘗試的靈視開發方法。

更好的計劃

那麼，有人可能會問，既然有這麼多不可取的方法，那什麼才是可取的方法呢？概括地說，就是那些並非透過力量壓制肉體，而是訓練靈魂去控制肉體的方法。在所有方法中，最穩妥且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將自己交託給一位稱職的導師，並且只練習他所建議的內容。但是，去哪裡才能找到合格的導師呢？毫無疑問，絕不能在任何打廣告自封為導師的人之中尋找；也不能在那些收取教學費用、企圖以若干先令或若干美元販售宇宙奧秘的人之中尋找。知識如今依然可以在其一貫存在的地方獲得，那就是在那些精通這門偉大靈魂科學的聖人手中，而在我們最深奧的研究中，我們才剛剛開始接觸到這門科學的邊緣。

始終存在著一個由知曉者組成的偉大兄弟會，而且他們隨時準備將他們的學識傳授給合適的人，因為祂們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不辭辛勞地去獲取它，以便祂們能夠提供引導和幫助。我們該如何接觸到祂們？我們無法以肉身去接觸祂們，而且即便我們碰巧見到了祂們，也可能根本認不出祂們。但祂們可以接觸到我們，並且當祂們看見我們適合承擔幫助世界的這份工作時，祂們無疑會這麼做。祂們唯一重大的關切便是促進進化、幫助人類；祂們需要致力於這項工作的人，並且一直在尋找著他們；因此，任何人只要為那項工作做好了準備，就無需擔心自己會被忽略。祂們絕不會去滿足單純的好奇心；對於僅想為自己謀取能力的人，祂們不會給予任何幫助；但當一個人透過長期且謹慎的自我訓練，並利用自己已擁有的一切力量去助人，從而展現出他的意志足夠堅定、心靈足夠純潔，能夠在神聖的工作中盡一份力時，那麼，他便可能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意識到祂們的存在與祂們的幫助。

確實，祂們創立了證道學學會，然而僅憑在學會中的會員資格，本身並不足以讓一個人與祂們建立聯繫，不，甚至連加入那個學會為其更虔誠的會員提供訓練的內修學校也是不夠的。確實，曾有人從學會的行列中被選中，與祂們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但沒有人能保證成為會員就一定能獲得這樣的結果，因為這完全取決於祂們，因為祂們比我們更能看透人的內心。但請始終對此深信不疑，你們這些內心渴望更高階生命、渴望超越這個低階世界所能給予之更偉大存在的人，祂們絕不會忽視任何一次真誠的努

力，而總是會透過祂們的弟子給予在該階段對那個人最好的教導與幫助，以此來肯定這份努力。

與此同時，當我們試圖以各種方式沿著進步的道路自我提升時，如果我們願意，有許多事情是我們可以做的，好讓這種靈視能力更接近我們的掌握範圍。請記住，它本身並非高度發展的標誌；它僅僅是跡象之一，因為人類必須同時沿著多條路線前進，方能達到完美的目標。看看偉大科學家的智力是多麼高度發達，然而他也許只有極少由虔信所帶來的奇妙力量。再看看某個教會或宗教的偉大聖徒那輝煌的虔信；然而，儘管他在某個層面上取得了如此進步，他卻可能僅擁有極少的神聖智性力量。雙方都需要對方所擁有的事物；在達到完美之前，每個人都必須獲得對方所具備的能力。

因此顯而易見的是，我們目前發展得並不均衡；每個人在不同方向上發展的程度各有偏重，這取決於各自在過去數世中主要耕耘的路線。如果我們特別渴望在性格中展現虔敬，只要現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即使在這一世我們也能獲得許多，並且在下一世必定能將其塑造為自身的主導特質。智力也是如此，每一種特質皆是如此；而這種靈視能力同樣也是如此。如果您認為將精力投入到這條路線的工作中是件好事，那麼您可以在將這些潛伏的功能付諸行動方面做出很大的貢獻。我在這裡所說的並非一種模糊的可能性，而是一個確鑿的事實，因為我們本學會自身的一些會員在多年前就下定決心，試圖沿著永久進步的道路來訓練靈魂，而在那些堅持不懈、毫無動搖的人當中，幾乎每個人甚至都已經獲得了某些明確的成果。有些人已經完全獲得了他們的功能，另一些人目前則僅部分獲得，但在所有情況下，他們努力掌控自己並控制自身心智與情緒的付出都帶來了良好的回報。

如何開始

如果您渴望擁有這種更高等的視覺，首先也要以同樣的方式掌控自己；請務必先確保心智與道德的發展，以免您在努力中獲得成功、贏得了能力（卻缺乏相應的修養）。因為在尚未具備那些其他資格的情況下擁有這些能力，那確實會是一場詛咒而非祝福，因為屆時您將會誤用它們，而您最後的境況確實會比最初還要糟糕。如果您認為自己已經有了絕對的把握，並且確信自己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即便這與您表面上的塵世利益相違背，都能純粹為了公理正義而行事，且始終選擇完全無私的行動方針，並在對世界的愛中忘懷自我，那麼，至少有兩種方法可以安全地引導您走向靈視力。即使您最終未能成功達到目標，這兩種方法也絕不會對您造成任何傷害。其中第一種方法雖然完全無害、甚至大有裨益，但並不適合每個人；然而第二種方法卻具有普適性，且我本人親眼見證過這兩種方法都取得了成功。

四維空間

這第一種方法純粹是智慧上的，即對四維空間的研究。肉體的大腦從未習慣於沿著這些路線來運作，因此它覺得自己無法著手處理這樣的難題。然而，大腦就像肉體組織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樣，可以透過持久、漸進且謹慎的努力，被訓練去達成最初看似完全超乎其能力所及的壯舉，從而可以被引導去清晰地理解和構想一個與自身迥異之世界的形式。四維空間的主要倡導者是華盛頓的 C.H.欣頓先生。他並非我們學會的會員，但他為本會的許多會員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因為他就這個奇妙的課題寫得如此清

晰且精闢。他在他的著作中告訴我們，他本人已成功在肉體大腦中開發出了這種更高階的構想能力，而我們自己的幾位會員也已追隨了他的腳步。

這些人當中的一位，僅僅是透過穩定地提升肉體大腦的能力，直到它具備了理解星光形體的可能性，並從而真正喚醒了潛在的星光功能，以此開發出了星光視力。這純粹是一個擴展接收能力，直至其涵蓋星光物質的問題。我想，在二十個投入這項努力的人當中，不會有超過一個人能取得如此成功且迅速的成果；但無論如何，對於那些具有數學頭腦的人來說，這項研究都是極具吸引力的。而且，即使它沒有帶來視覺功能的提升，它至少也必然會帶來更寬廣的理解力與更開闊的世界觀；即便沒有達成其他成果，這也絕非一個微不足道的結果。在尚未達到絕對的星光視力之前，這是我所知道唯一能對星光事物的面貌獲得清晰理解的方法，並藉此對星光生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產生明確的概念。

另一種方法

如果那條路線的努力僅能吸引少數人，我們的第二種方法則具有普適性。這同樣不容易，但其修習對一個人而言必然大有裨益。這便是它巨大且至高無上的優勢；它能引導一個人走向他如此熱切渴望的能力；然而，他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速度，取決於他在過去世中於該特定方式上的開發程度，因此沒有人能保證他在特定時間內獲得確定的成果；儘管如此，當他努力前行時，他所邁出的每一步本身都是一種提升，而且即便他付出一生的努力而未能贏得星光視力，他也會因為這份嘗試而在思想、道德甚至肉體上變得更好。這就是在各個宗教中被稱為冥想的方法。為了對其進行檢視，我將把它分為三個連續的步驟，專注、冥想與入定；並且我將解釋這三個術語各自的含義。

但請始終記住，要獲得成功，這項努力必須只是全面發展的其中一面；而且，對於渴望探尋其奧秘的人來說，過一種純潔且利他的生活是絕對的前提條件。關於更高階進步的規則，其中並無神秘之處；聖道的步驟世人早已熟知數代；在《在真師膝下》這本美麗的小書中，對此作出了最清晰、最簡單的闡述，而我自己也曾在《真師與道路》中對此有所著述。明白該怎麼做並無困難；困難在於去切實履行所有宗教都曾給予的指引。

專注

達成更高階靈視力所需的第一步是專注，並非注視一個亮點直到你失去心智，而是要獲得對自身心智的如此掌控，使你能對它隨心所欲，並將其精確地固定在你想要保持的地方，不論你想維持多久。這並非一項容易的任務；它是人類所知最困難、最艱鉅的任務之一；但它是可以做到的，因為它已經被實現了並非僅僅一次，而是被那些意志堅定且不可動搖的人實現了成百上千次。我們當中可能有些人從未想過，我們的心智在平時是多麼地不受控制。當你走在街上或乘車時，突然讓自己停下來，審視一下自己此時此刻正在想些什麼，又是為什麼而想。試著去追溯該念頭的源頭，你可能會驚訝地發現，在過去的短短五分鐘內，竟然有那麼多散漫雜亂的思緒在大腦中飄過，它們只是悄悄進來又悄悄溜走，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你將會逐漸意識到，事實上所有這些根本不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僅僅是他人所遺棄的思想碎片。

事實上，思想是一種力量，其每一次的運用都會留下印記。一個針對他人的強烈思想會投向那個人，一個強烈的自我思想則會依附在思考者自身；然而，許多思想絕非強烈或特別指向任何方向，因此它們所創造的形體是模糊漂浮且轉瞬即逝的。在它們存在的期間，它們有能力進入任何恰好與其交會的心智之中。因此，當我們沿著道路行走時，我們會在身後留下一串微弱的思想軌跡，而下一個經過那條路的人，便會發現這些毫無價值的碎片強行闖入了他的意識。除非他的心智已經被某些明確的事物所佔據，否則它們就會漂流進他的心智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只是再次漂流出去，僅在大腦中留下最微不足道的印象。但偶爾他也會遇到一個讓他感興趣或令他愉悅的思想，於是他就把這個思想接過來並在心中反覆思量，如此一來，這個思想在離開他時，便因為加入了些許他自己的心智力量而變得增強了一些。在那一刻，他已將其變成了他自己的思想，從而為其染上了他性格體的色彩。每當我們走進一個房間，我們便踏入了一群思想之中，視情況而定，它們可能是好的、壞的、或無關緊要的，但其中絕大部分僅僅是一團沉悶、毫無目的的迷霧，根本稱不上是思想。

如果我們希望開發任何更高階的功能，我們必須先從掌控自己的這顆心智開始。我們必須給它指派一些工作，而不是聽任它隨心所欲地四處遊蕩，將所有這些根本不屬於我們、且我們也完全不想要的思想吸納進來。在我們能夠沿著真正受過訓練的靈視之路邁出第一步之前，心智絕不能成為我們的主人，而必須成為我們的僕人；因為這正是我們將要運用的工具，它必須聽從我們的調遣，並完全在我們的掌控之中。

這種專注對一般人來說是最難做到的事情之一，因為他對此毫無練習，而且事實上幾乎沒有意識到這是需要去做的。試想一下，如果你的手像你的心智一樣不受控制，如果它不聽從你的指令，而是偏離了你希望它做的事，那會是怎樣的情景。你會覺得自己癱瘓了，覺得自己的手毫無用處。但如果你無法控制自己的心智，那便危險地類似於一種心智的癱瘓；你必須對其進行練習，直到你將它掌握在手中，並能如你所願地使用它。幸運的是，專注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平凡事務中，整天進行練習。無論你正在做什麼，都要徹底地做好它，並把你的心思集中在上面。如果你正在寫一封信，在寫完之前，只想著你的信，而不要想其他任何事情；因為有了這份用心，信會寫得更好。如果你正在閱讀一本書，將你的心神固定在上面，並試著去領會作者的完整含義。務必時刻清楚自己在思考什麼，以及為何而思考；讓你的心智保持有智慧的運作，切勿讓它有閒置的時間，因為正是在那些無所事事的時刻，所有的邪惡才會乘虛而入。

哪怕是現在，當你的興趣被足夠強烈地激發時，你也能完美地專注。那時，你的心智完全沉浸其中，以至於你幾乎聽不見別人對你說了什麼，也看不見周遭所發生的事。

朝臣與水罐

東方流傳著一個故事，講述幾位持懷疑態度的朝臣，他們拒絕相信一位苦行僧在樹下全神貫注地冥想時，竟然會專注到完全沒有察覺有一支軍隊正從他身邊走過。在場的蘇丹向他們保證，他會向他們證明這是有可能的，並隨即以一種極具東方色彩且專制的方式付諸行動。他下令搬來幾個大水罐並將其斟滿。然後，他指示朝臣們每人拿一個，命令他們捧著這些水走過城市的主要街道。但他們的四周將由拔出寶劍的衛兵包圍，如果其中任何一個人灑出哪怕一滴水，那個不幸的人就會被當場斬首。朝臣們懷著極大的恐懼踏上了旅程；但他們最終都安全地回來了。蘇丹面帶微笑地迎接他們，並要求他們講述一路上所發生的所有事情，以及描述他們所遇見的人。他們當中沒有

一個人能說出哪怕一個他們見過的人，因為所有人一致表示，他們當時完全沉浸在緊盯著那斟滿的水罐這唯一的念頭中，以至於根本沒有注意到其他任何事情。「因此，先生們，」蘇丹回答道，「你們看，當有足夠的興趣時，專注是完全可能的。」

冥想

當你不是在面臨立即死亡的恐懼壓力之下，而是透過施展你的意志力，達成了那樣的專注時，那麼你便可以有益地嘗試下一階段的努力。我並不是說這會很容易；恰恰相反，這非常困難；但它是可以做到的，因為我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曾必須走過這一步。當你的心智以此方式成為一項工具時，便可嘗試我們所說的冥想。為自己選擇一個特定的固定時間，一個你可以不受幹擾的時間；如果可以安排得當，清晨在許多方面都是最好的。對現在的我們來說，這並不總是一個容易的時間點，因為我們在現代文明中無可救藥地打亂了一天的作息，以至於中午不再像它應當的那樣，成為一天的正中點。現在，我們在太陽升起很久之後依然躺在床上，然後在夜間日落很久之後仍舊熬夜，用人造燈光傷害我們的眼睛。但選定你的時間，讓它每天都在同一時間進行，切莫讓任何一天在沒有常規努力的情況下平白度過。我們知道，如果我們為了訓練目的而進行任何形式的身體鍛鍊，定期且規律地做一點，比起某一天進行猛烈的劇烈運動、然後整整一週什麼都不做，要有效得多。因此，在這件事情上，規律性才是最重要的。

舒適地坐下來，在一個你不會受到打擾的地方，並運用你那剛培養出來的全部專注力，將心神投向某個經過挑選、需要高尚且有益思考的主題。我們在證道學的研究中，並不缺乏這類結合了最深厚興趣與最大裨益的主題。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選擇某種道德品質，正如天主教會在規定這項修習時所建議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你將在心中反覆思量這種品質，看看它如何成為神聖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特質、它如何在周遭的大自然中顯現、過去的偉人如何將其彰顯、你自己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它，以及（或許）你過去在哪些地方未能將其表現出來，依此類推。對於高尚道德品質的這類冥想，在許多方面都是很好的鍛鍊，因為它不僅能訓練心智，還能讓善念時刻保持在你的面前。不過，在通常情況下，這需要先對具體的主題進行思考；當你覺得那些具體的主題已駕輕就熟時，你便可以有益地著手探討更抽象的概念。

當這對你而言已成為一個根深蒂固的習慣，且不容許任何事情幹擾它時；當你能相當自如地應對它，而沒有任何緊繃或困難的感覺，且沒有任何一個遊移的雜念敢於擅自闖入時，那麼你便可以轉向我們努力的第三個階段，入定。但請記住，在完全克服心神遊移之前，你在這個階段是無法成功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當你嘗試冥想時，你會發現自己的思緒不斷地偏離主題，而你卻渾然不知，直到你突然驚覺它們已經飄得有多遠。你絕不能因此感到氣餒，因為這是普遍的經驗；你只需將迷途的心智再次帶回它的正軌，如有必要，重複一百次或一千次，因為成功的唯一途徑就是拒絕承認失敗的可能性。但當你最終取得成功，且心智已被徹底掌控時，那麼我們便抵達了那個終點，而此前所有的一切，儘管其本身就已大有裨益，卻都不過是不可或缺的準備工作而已。

入定

與其在心中反覆思量某種特質，不如選擇你所知道的最高精神理想。無論那是什麼，或者你稱它為什麼名字，都無關緊要。一位證道學人最有可能會選擇我們先前提到過的那些偉大者之一，即我們稱之為真師的那個偉大聖人兄弟會的成員，特別是如果他有幸曾與祂們當中的一位直接接觸過。天主教徒可能會選擇聖母或某位聖徒，普通的基督徒很可能會選擇基督，印度教徒也許會選擇室利·克裡希那，而佛教徒則最有可能選擇佛陀本身。名字並不重要，因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是實相。但對你而言，它必須是至高無上的，必須能激發出你所能體驗到的最強烈的崇敬、愛與虔信之情。取代你先前的冥想，在心中召喚出你能為這個理想所塑造的最生動的思想影像，並讓你最深切的情感投向這位至高無上者，竭盡你本性的全部力量將自己提升向祂，與祂合而為一，沉浸並融匯於那份榮耀與美善之中。如果你願意這麼做，如果你能以此方式堅定不移地繼續提升你的意識，那麼終有一天，你會突然發現自己與那個理想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契合，並以過去從未有過的方式去體悟和理解祂；因為某種嶄新而奇妙的光芒已在不知不覺中為你破曉，整個世界都已為之改變，此時你才第一次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活著，而在此之前的所有生命與這相比，都顯得宛如黑暗與死亡。

隨後，這一切將再次悄然逝去，而你將回到平凡的日常光景之中，相形之下，那日常的光景確實會顯得宛如黑暗！但請繼續在你的入定中精進，不久之後，那輝煌的時刻將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降臨；而且每一次它在你身上停留的時間都會更長，直到有朝一日，那更高階的生命將永遠屬於你，它不再只是對天堂的曇花一現或驚鴻一瞥，而是一道持久穩定的光芒，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一個全新且永無止境的奇蹟。屆時，對你而言，白晝與黑夜將融為一個連續不斷的意識，成為一段為了幫助他人而滿懷喜悅工作的、美好的生命；然而，這一切儘管看似如此難以言喻且無可比擬，卻僅僅是開始步入那份為你以及為人類的每一個子孫所預留的珍貴遺產。運用那種全新且更高階的視覺環顧四周，你將會看見並領悟到許多直到此時此刻你都從未察覺、甚至從未懷疑過的事物，當然，除非你先前早已熟悉了前輩們在這條道路上所做的種種探查。

持續你的努力，你將會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在時機成熟時，在你不勝驚訝的雙眼前，將展現出一段全新、更宏偉壯麗的生命，其宏偉之於星光界，就如同星光界之於物理界那般。你也將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在此之前，自己對真正的生命竟是一無所知；因為在整個過程中，你正不斷向那唯一生命提升與契合，唯有祂，才是完美的真理與完美的美善。

您也許會說：「這是一種必須歷經數年才能達成的發展。」是的，這很有可能，因為您正試圖將通常需要漫長多生累世才能展開的進化，壓縮進短短的一生之中；但這絕對遠比您所付出的時間與心血更具價值。沒有人能斷言在任何個別情況下需要花費多久，因為這取決於兩件事，一是那層需要去打破的堅硬外殼有多厚，二是投入這項修持中的精力與決心。我無法向您承諾在多少年內您必定會成功；我只能告訴您，在您之前已有許多前輩嘗試過，而且許多人都成功了。所有偉大的智慧真師，一度也都曾是處於我們這種水準的凡人；正如祂們已經提升，我們也必然會提升。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也以自身較為謙遜的方式嘗試過，並且也成功了，有的人成就多些，有的人少些；但凡是嘗試過的人，沒有一個會後悔自己的努力。因為無論所得到的是多是少，都是為永恆而贏得的，因為它已內化於那超越死亡、歷劫長存的靈魂之中。凡是我們以此方式獲得的成就，我們都將在全然的力量與清醒的意識中擁有它，並能隨時由我們調遣支配；因為這絕非靈媒狀態，亦非那種微弱且斷續的出神特質，而是那種經過

開發且得享榮耀的生命力量，在未來的某一天，這將會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生命形態。

前置條件

但凡渴望嘗試在自身之中開發這些功能的人，若不首先確保心靈與靈魂的絕對純潔，那將是殊為不智的，因為這是首要且最大的必要條件。他若要做到這一點，並且把它做好，就必須淨化自身的思想體、星光體與肉體；他必須拋棄自己沉溺的惡習以及肉體的不潔；他必須停止用肉食、酒精或菸草來玷污自己的身體，並努力讓自己由內而外徹徹底底地保持純淨與潔淨，不論是在這較低的層面，還是在更高的層面上皆然。如果他認為為了更高階的生命而放棄這些微小的不潔並不值得，那完全是他個人的私事；自古便有明言：一個人無法同時侍奉上帝與瑪門（金錢與物質利益）。我並非是說物理界上的惡習會完全阻礙他的任何神通發展，但我確實要斷然且明確地指出：一個保持不潔的人永遠無法擺脫危險，而用不潔的雙手去觸碰神聖的事物，就是在冒著遭遇可怕險境的風險。

凡是渴望追求更高境界的人，必須讓自己的心智擺脫焦慮與世俗的低級憂慮；在竭盡全力履行自身責任的同時，他必須不帶個人色彩地、純粹為了正道而行，並將結果交付於更高階的力量手中。如此一來，當他向前邁進時，便會在身邊吸引純潔且帶來助益的存有，而他自己也將向那些身處痛苦與悲傷中的人們，投射出如陽光般的溫暖與光明。如此，他將始終作自己的主人，保持純潔、潔淨與無私，絕不將新獲得的力量用於個人私利，而是始終為了世人（他的兄弟們）的進步與救助而奉獻；使他們也能在能力所及之處，學習去過更寬廣的生命，學習從無明與自私的迷霧中昇華，步入神聖平安那輝煌的陽光之中。

因此，請著手對證道學展開這項研究吧，切莫基於盲目的信仰，因為盲目的信仰給這個世界帶來的傷害已經夠多了，而是為了探尋與考察；如果您不滿意，也並無任何損失；而如果您感到滿意，您便可能從中獲得巨大的裨益，正如我們其餘的人一樣。要檢驗這件事是否屬實，最好的方法就是付諸行動，視其為真：去過它所教導的生活，並留意其產生的效應。嘗試它所建議的思想掌控，看看您會因此變得更好還是更糟。試著去體會它所教導的合一與兄弟情誼，並展現它所要求的無私；然後親自去審視，這與其他生活方式相比，是否算是一種昇華。正如古時候一樣，時至今日這依然是真理：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必能體察這教義，得知其是否為真。

尋得真理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去過那樣的生活；去嘗試那種無私與時刻警醒的助人精神，看看這是否為您開啟了一片通往幸福與裨益的全新領域。由此循序漸進地深入教義的其他部分，您將會找到充足的證據。試想一下，如果人人皆秉持「神為萬物之父，人類皆為兄弟」的這些教條，世界將會變成怎樣？如果全人類都將合一視為不爭的事實，將無私奉為應盡的義務，世界會變得更好，還是更糟呢？儘管時至今日，我們在這項最為偉大的研究中僅僅處於起步階段；但我們依然能滿懷信心地對您說：前來加入我們的探究吧，那份已然降臨於我們身上的平安與信心，也必將降臨於您。如此一來，透過對證道學的研究，您的生命對您自身而言將變得更加幸福，對您的同胞而言也將更具裨益。

第二部分 死後生命的事實

第七章 這就是事實的本來面目

塵世生命與星光生命

我先前已經提到過那些潛在的功能，藉由這些功能，人們可以直接認知那看不見的世界，並能如同我們現在看清周遭的物理生活一樣，清晰且完整地看清死後世界的每一處細節。我們證道學學生中，已有一部分人開發了這些內在的感官，因此能夠針對這個最令人感興趣的主題提供確切的資訊。我深知這是一個相當重大的宣告，一個任何現代西方正統宗教的闡釋者都不會做出的宣告。任何教會的任何牧師，都有他自己那一套關於死後狀態的說辭可以呈現給我們；為了支持其論點，他會解釋說教會是這樣教導的，或者聖經是那樣告訴我們的。但他絕不會對我們說：「對你們說話的我，曾親自去過我所描述的這個天堂或地獄；我親眼目睹過這些事物，因此知道它們是真實的。」然而，這恰恰是證道學探查者們能夠說的話，因為他們確實對自己所談論的事物了然於心，而且他們所面對的是一系列經過他們親自調查的確鑿事實；因此，他們說話時帶著只有直接知識才能賦予的權威與確定性。儘管如此，在分享他們所知的同時，他們總是對聽眾說：「除非這對您而言顯得完全合理，否則切莫僅僅滿足於我們的斷言；請沿著向您敞開的眾多途徑中的任何一條或全部，盡可能充分地親自去審查這些事物，屆時您便能和我們一樣，帶著同等的權威對他人說話。」那麼，這些探查向我們揭示的事實究竟是什麼呢？

實際被探查到的真實情況，遠比大多數現行的理論要理性得多。人們發現，人在死亡時並不會發生任何突然的轉變，也不會被接引到星空之外的某個天堂。相反地，人在死後依然和死前完全一樣，擁有相同的智力、相同的品格與力量；而他所進入的境遇，恰恰就是他親手為自己所營造的。他在塵世生命中所滋養的思想與慾望，會具象化為明確的生命存有，在身邊盤旋並反作用於他，直到他當初注入其中的能量消耗殆盡為止。當這些思想與慾望無比強大且持續邪惡時，如此創造出的同伴確實可能非常恐怖；但所幸，在星光界的居民之中，這類情況僅佔極少數。世俗的平凡人在死後通常為自己準備的最壞結果，不過是一段毫無用處且難以言喻地令人厭倦的存在狀態，缺乏所有理性的志趣，這正是其在塵世將生命浪費於放縱自我、瑣碎無聊與閒言碎語之中的自然因果。

並不存在任何來自外在的獎賞或懲罰，而唯有人自身在塵世時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所帶來的實際因果。事實上，人在塵世生命中為自己鋪就了怎樣的床榻，此後便必須躺在上面。

然而，絕不能將這段新生命僅僅視為一段承受因果的生命。對某些人來說，它可能確實不外乎如此，但那完全是他們自己的錯。星光界比物理界高出一個階級，因此無論是在享受還是進步的可能性上，它在各方面都遠大於較低層面的世界。然而，這些可能性本身具有更高尚的特質，需要一定程度的智力與覺知才能加以善用。如果一個人在智力上如此不發達，以至於在物理生命階段中無法將目光投向物理世界之外，而是將其全部的思想與精力悉數奉獻給物質事物，那麼他便不太可能適應更進階的境遇。既然他忽略了、或過於盲目而未能看見物理界中較微小的機會，那麼他那半萎縮的心智，便幾乎不可能強大到足以掌握這段更宏偉生命中更寬廣的可能性。

但如果在塵世生命中，他曾有過任何明智的志趣，有足夠的靈性去跨越粗重的物質，他現在將會發現，眼前正開啟一條條全新且令人無比興奮的探究與學習之路。如果在先前的階段中，他已學會了從無私的善行中汲取快樂，並為他人的福祉而奉獻，那麼星光生命對他而言，將會是一段充滿鮮活喜悅與神速進步的歷程。一個明智且樂於助人的人，若能理解這種非物理生活的境遇，並願意付出努力去適應與充分善用它們，便會發現眼前正展開一片壯麗的宏偉前景，那裡充滿了無數既能獲取全新知識、又能從事有益工作的絕佳機會。

他發現，脫離了這具粗重肉身的生命，具有一種鮮活與璀璨，相形之下，一切塵世的享受都猶如月光之於陽光；且藉由他清晰的知識與沉著的信心，那永恆生命的力量正向他周遭的所有人散射而出。正如上文所言，他可能會成為成百上千同胞眼中那難以言喻的平安與喜悅之源，並且在短短幾年的星光存在中，他所能成就的善行，將遠超過他在最漫長的物理生命中所能做到的。

不是一種新的生命

這是首要且最顯著的事實，我們在這裡所面對的並非一段陌生、全新的生命，而是現有生命的延續。我們與逝者並未分離，因為他們時時刻刻都在我們身邊。唯一的隔閡在於我們意識的局限，以至於我們失去的並非我們所愛的人，而是看見他們的能力。我們完全有可能將自身的意識提升到如此程度，以至於能夠像以前一樣看見他們並與他們交談；事實上，我們所有人都在不斷地這樣做，儘管我們極少能完全記起。一個人可以學習在肉體依然清醒時，將意識聚焦於其星光體之中，但這需要特殊的開發，且對普通人而言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然而，在肉體睡眠期間，每個人都會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他的星光載體，透過這種方式，我們每天都與逝去的摯友相聚。有時我們對這類相遇留有部分的記憶，於是我們便說夢見了他們；更常見的情況是，我們對這些相遇毫無印象，因而對其發生過的事實一無所知。然而，一個確鑿的事實是，情感的紐帶依然如以往般強韌，因此，當一個人從肉體外殼的鎖鏈中解脫出來的剎那，他自然會去尋求他所愛之人的陪伴。因而實質上，唯一的改變僅僅是他改在夜間而非白天與他們相聚，並且是在星光界上、而非物理界上感知他們。

L. 馬裡勒先生在為勒布拉茲的《下布列塔尼的死亡傳說》所作的引言中，對布列塔尼農民關於死亡及死後狀態的情感與信仰，作了一段極其有趣的記述。他說：「對布列塔尼人而言，生者與逝者同樣都是這個世界的居民，他們在永恆的交融與往來中共同生活。『逝者之眾（L'Anaon）』（他們對那龐大逝者群體的稱呼）或許令人畏懼，就像人們畏懼暴風雨那樣；然而，當路旁的荊棘叢與蘆葦因無形靈體的飄過而搖曳時，人們所感到的驚異，並不亞於看到鳥兒在那些灌木叢中歡快地啼鳴。對布列塔尼人來說，奇幻的神祕世界與可見的世界交織在一起，正如同金銀花纏繞著籬笆那般。他對逝者懷有一種溫柔的敬意；對於『逝者之眾』，他的情感深沉而強烈，半是恐懼，半是溫柔的悲憫。」

「逝者與生者在緊密的陪伴中交融；他們與生者每日、每時每刻的存在交織在一起。夜幕降臨時，他們漫步於公路與寂靜的鄉間小徑，流連於田野與平原之間，其密度猶如草地上的草葉，又如海灘上的細沙。他們回到昔日肉身曾居住過的屋舍中，帶來彼岸的訊息；作為懺悔或祝福的信使，他們在午夜時分悄然流連於沉靜的家園，人們或許能從帶有布幔的床榻中，依稀察覺到他們正蜷伏在壁爐那即將熄滅的餘燼旁。他們作為家族的守護靈而來，默默看清並守護著那些被留在身後、暴露於生命危險與陷阱

中的親人。母親們會在睡夢中前來撫摩自己的孩子，照料他們、搖晃他們並拭去他們的淚水。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正是對生前所遺留財產的記憶，他們那圍欄完好的農場、毛色發亮紅牛、以及如金色陽光般波濤翻滾的麥田，將逝者自墳墓中喚回；一位老農人會重返他的犁具旁，用穩健的雙手引導它穿過肥沃的田壟，對過往塵世羈絆的渴望，正將他從那失去了肉身的無形靈魂之寂靜國度中，再度吸引而來。」

「請注意，並非所有的逝者都被視為是善良友好的。相反地，有些逝者對依然在世的生者可能相當殘酷，因此最好不要過於接近他們。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物質世界的喧囂與變動，淹沒了逝者們低沉的呢喃之聲。根據布列塔尼人的信仰，如果我們不那麼沉迷於自身的俗務與享樂，我們幾乎就能知曉死後世界所發生的一切。」

將記憶從星光界帶回物理界，是另一個且完全獨立的考量，這絕不會影響我們在那個更高層面上的意識，也不會影響我們在其中以完美、自在與自由的方式運作的能力。無論我們是否記得，逝者依然在我們身邊過著他們的生命，唯一的差別僅在於他們脫下了這件我們稱之為身體的「肉身外袍」。這對他們不會帶來任何改變，正如同我們脫掉大衣時，並不會改變我們的性格體一樣。事實上，我們反而會變得稍微自由一些，因為我們需要承載的重量變輕了，而他們的情況也完全如此。一個人的激情、情感、情緒與智力，在死亡時絲毫不會受到影響，因為這一切都不屬於他所摒棄的肉體。他只是褪去了這件外衣，並生活在另一件外衣之中，但他依然能夠像以前一樣去思考與感受。

看不見的現實

我知道對於一般的思維而言，要理解那些我們肉眼看不見的事物的真實性有多麼困難。我們很難體會到自己的視野是多麼片面，去明白我們其實正生活在一個廣袤無垠的世界中，而我們所能看見的只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然而，科學早已用無庸置疑的聲音告訴我們事實正是如此，它向我們描述了那些由微小生命所構成的完整世界，就我們的感官而言，我們對其存在根本一無所知。那些世界裡的生物也絕非因為微小就微不足道，因為只有瞭解其中某些微生物的狀態與習性，我們才得以維持健康，甚至在許多情況下得以保全生命。不僅如此，我們的感官在另一個方向上也同樣受到局限。我們連環繞在自己周圍的空氣都看不見；除非它在流動時我們能透過觸覺感知到，否則我們的感官根本無法提供任何證明它存在的跡象。然而，那當中卻蘊含著足以摧毀我們最雄偉的巨輪、推倒我們最堅固的建築的巨大力量。顯而易見，在我們周遭處處存在著強大的力量，卻依然能逃過我們那貧乏且片面的感官；因此，我們顯然必須警惕，切莫陷入那種極其普遍卻致命的謬誤，誤以為我們所能看見的，就是存在的全部。

我們就好比是被囚禁在一座高塔之中，而我們的感官，只是朝著某些特定方向敞開的微小窗戶。在許多其他的方向上，我們被完全封閉在內；然而，靈視力或星光視力卻為我們打開了一兩扇額外的窗戶。如此一來，它擴展了我們的視野，並在我們眼前鋪展出一個全新且更寬廣的世界，這個世界依然是舊有世界的一部分，只不過在過去，我們對其一無所知。

什麼是可見的

當我們放眼望向這個全新的世界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什麼？假設我們之中有人將意識轉移到了星光界，最先令他震驚的改變會是什麼？在乍看之下，可能幾乎沒有什麼不同，他甚至會以為自己看到的依然是和過去一模一樣的世界。讓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至少做個部分的解釋，因為要完整說明的話，需要寫一篇關於星光物理學的長篇論文了。正如同我們在物理界擁有物質的不同狀態（如固態、液態、氣態），星光物質也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狀態或密度的階級，且每一種階級都會受到物理界上與其相似物質的吸引，並與之相互對應。因此，我們的這位朋友依然會看見他所熟悉的牆壁與傢俱。雖然組成這些物品的物理物質對他而言已不再可見，但最稠密的那種星光物質，仍會一如既往地為他勾勒出這些物品清晰的輪廓。確實，如果他仔細去觀察某個物件，他會發現所有的粒子都在以肉眼可見的方式高速運動著，而不像在我們這個物理界上，粒子的運動是不可見的。然而，極少有人會去如此細緻地觀察，因此，一個剛經歷死亡的人，起初往往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已經發生了任何變化。

他環顧四周，看見了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房間，而房間裡依然住著他所認識並深愛的人們，因為他們同樣擁有星光體，這正落在他全新的視野範圍之內。只有在隨後的日子裡，他才會漸漸發現某些地方存在著差異。例如，他很快就會發現，對他而言，所有的痛苦與疲憊都已不復存在。如果您能稍加體會這意味著什麼，您就會開始對那種更高層面的生命究竟是模樣，產生一些概念。想想看吧，你們當中那些幾乎未曾有過片刻安適的人，那些在繁忙生活的重壓下、簡直記不起上一次何時不覺得累的人，如果永遠不再需要去承受疲憊與痛苦這兩個詞的含義，那對你們而言會是怎樣的景象？在我們西方國家，由於我們在永生這個主題上的教導方式極其不當，以至於一個逝者往往很難相信自己已經死了，僅僅是因為他依然能看見、能聽見、能思考，也能感受。「我沒有死，」他經常會這樣說，「我跟以前一樣活得好好的，而且比我以往任何時候的狀態都要好。」這當然是必然的；但如果他以前接受過正確的教導，這恰恰就是他原本就該預料到的事。

領悟或許會透過這樣的方式降臨於他：他看見朋友們就在身邊，但很快便發現自己無法總是與他們溝通。有時他對他們說話，他們似乎聽不見；他試圖觸碰他們，卻發現無法對他們產生任何影響。即便到了這一刻，在一段時間內他仍會自我安慰，認為這不過是一場夢，自己過一陣子就會醒來，因為在其他時候（也就是當他的朋友們處於我們所謂的睡眠狀態時），朋友們對他的存在是有著完全覺知的，並且能像往昔那樣與他交談。然而，他逐漸發現了自己畢竟已經死亡的事實；接著，他通常會開始感到不安。為什麼呢？這同樣是因為他過去所接受的缺陷教導。他不明白自己身在何處，也不懂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他的處境與他從正統宗教觀點所預期的完全不同。正如同某位英國將軍在這種情況下曾說過的：「但如果我已經死了，那我究竟在哪裡？如果這是天堂，我看也不過如此；而如果這是地獄，那可比我預期的要好多了！」

透過這種方式，世人承受了大量完全不必要的惶恐，甚至是劇烈的痛苦。而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正是那些至今仍不願運用理性與常理，反而繼續向世界灌輸「關於憑空捏造的可怕怪物的愚昧傳說」的人。那毫無根據且褻瀆神聖的地獄火刑論，其所造成的危害，遠比那些推廣它的人所知道的還要深重，因為它不僅在塵世作惡，其惡果更蔓延到了死後世界。不過，這位剛抵達彼岸的逝者很快就會遇到其他接受過更理智教導的亡者，並從對方那裡得知：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在這個全新的世界裡，正如同在舊有的世界一樣，有一段完全理性的生命正等待著他去度過。

他會逐漸發現，這個世界既有許多全然陌生的新事物，也有許多他所熟知事物的反身。因為在這個星光世界裡，思想與慾望會將自身具象化為可見的形體，儘管這些形

體大多是由該層面較精微的物質所組成，且看起來像雲朵般在四周飄浮。然而，人們在那個世界裡，很大程度上只會看到他們想看到的事物；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吸引自己的事物上，而在這段時間內，幾乎完全忽略了其他的一切。因此，在剛死亡後，一個對物理世界的事物依然抱有濃厚興趣的人，看見的便是這些事物的反身。對他的意識而言，這些是主要的特徵，而那些思想形體反倒顯得朦朧而模糊，所以實際上他只看見了自己過去所習慣的事物。然而，隨著他的星光生命向前推進，那些較具物質性的粒子會逐漸消磨殆盡，這個人的興趣也會變得不再那麼依戀物理事物，而思想形體則會變得越來越鮮明、越發佔據主導地位，因為我們必須記住，在整個過程中，他始終在穩定地向著內在的自我深處撤退。正如先前所解釋的，整個轉世的週期，實際上正是自我先將自身投入到物質之中，隨後再帶著他努力付出的成果，重新抽離並收回內在的過程。

我們先前已經說過，即便在物理生命期間，他的思想也應當逐漸向上提升，並且對純粹物理物質的執著應當越來越淡，直到他徹底摒棄這具粗重肉身的時刻來臨。隨後，他在星光界的生命便拉開序幕，但在這整段歷程中，那種向內撤退的進程依然在持續。這樣做的結果是，隨著時間推移，他對那些構成物理物件反身的較低階物質所投入的注意力會越來越少，而越來越多地沉浸在那些構建思想形體的較高階物質之中，當然，這是在思想形體於星光界所能呈現的範圍之內。因此，他的生命變得越來越像是一段活在思想世界中的生命，而他所離開的那個現世世界的反身，則逐漸從他的視野中淡出，這並非因為他在空間中改變了位置，而是因為他的意識興趣正在轉移其中心。他的慾望此時依然存在，而圍繞在他四周的形體，將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些慾望的具體展現；至於他的生命究竟是充滿幸福還是充滿不安，則主要取決於這些慾望的本質。

對這段星光生命的研究，向我們清晰地揭示了許多倫理戒律背後的真正原因。大多數人都承認，那些傷害他人的罪行毫無疑問是錯誤的；但他們有時會納悶，為什麼只要自己不在言行上將這些情緒表現出來，僅僅在內心感到嫉妒、仇恨或野心，也會被說成是錯誤的呢？只要對這個死後世界稍作窺探，就能確切地看到這類情緒是如何傷害著心懷這些念頭的人，以及在死後如何為他帶來最為劇烈的痛苦。如果我們去審視幾個星光生命的典型案例，並看看它們的主要特徵是什麼，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這一點。

第八章 星光生活的一些例子

一般人

讓我們先設想那些平凡蒼白之人，他們既不特別良善亦不特別卑劣，事實上根本缺乏任何顯著特質。這類人本質永恆不變，因此「蒼白性」（若勉強稱得上是一種特質）將成為其死後最鮮明的印記。他既無特別苦楚亦無特別喜悅，極可能在星光界體驗到深沉的乏味，源於在世時從未培育任何智性的喜好。倘若畢生所思不外乎說是非與所謂競技娛樂，終日汲營於商業算計與衣冠修飾，當這些俗世牽絆盡皆消散時，他必定沉悶得感覺度日如年。

如果我援引某部冷僻著作中描述的這種人的態度，或許能幫助讀者理解，且該書作者是多年前的某位基督徒，其人畢生未聞證道學，甚至對通靈術亦近乎一無所知，卻在肉身尚存時便能夠目視往生者並與之對話。書中這般記述：

「過去一年間，每當經過某棟房子時，我幾乎天天遇見它的前主人。他生前是位醫術精湛面且在社會非常著名的醫師，也是許多家庭樂於邀請的座上賓。。。他向我訴說自己的孤獨與痛苦；雖有同伴相伴，卻對此毫無興趣；他寧願徘徊在舊居周圍，沉浸於過往的牽絆中，然而，令他煎熬的是，妻子認為他在遙遠的天堂過得幸福，而他卻無法讓她感知自己的存在。我勸他離開塵世的氛圍，升入更高層次的生命，那裡的工作的刺激甚至比現世更為迫切。但他反問道：『在沒有脆弱軀體需要救治的地方，醫生還有什麼可做的呢？』」

「當他發現自己死後仍然存在，而那種存在竟與生前的想像截然不同時，內心深感失望。然而，他認為唯有等到最後審判之日，才能知曉自己究竟列於被棄絕者之中，還是屬於蒙救贖的人。往日他總是儘可能按時禮拜，既是出於習慣，也因這是正確的事，卻從未認真思索過宗教問題，更偏愛社交與種種美好的世俗事物，而這些他向來應有盡有。無論如何，臨終前他終究是表明了對救世主的信仰。如今情形卻似乎全然顛倒；那些他曾認為的不信者周身閃耀著令他難以直視的靈性之光，而眾多虔誠的教會成員反倒呈現完全相反的面貌。。。」

「我試圖讓他明白，每一天都是審判日，根據他自己的供認，他過去僅為肉體生命而活，而靈性本質的萎縮便是他此刻所受的審判；我們是因聖潔的人生而得救，而非倚靠替代性的贖罪；基督與祂真正的門徒（具有基督品格者）正活著並致力擴展公義的國度，儘管他已不能醫治患病軀體，仍可努力拯救靈魂。但這觀念觸怒了他，他本無意成為牧者；而我無法使他體會到，從助人的意義而言，我們皆被賦予牧者的使命。」（1886 年在波士頓 Ticknor & Co 出版的《隱道之光》第 71 頁）

此則關於星光界極其尋常現象的記述，既具特點又有趣。其帶來的證據不僅是因缺乏崇高志趣而人生乏味困頓，更昭顯了謬誤與殘缺宗教教義所生之惡果。該書作者續述此不幸醫師經多次交談與解釋，終在諸多苦痛中獲得更睿智良善的心境，得以提升至該層面更高境界。凡是耽溺世俗、渾噩自私度日的人，當他能以星光界更清晰的視域回顧往昔，漸次覺察到這個實相的例子，實在並不罕見。他首次得以見到自己的真面目時，其悔恨之情往往慘烈難當且歷久不衰。

然而，在這種更清晰的視野中，他同時存在著巨大改進的可能性；在回顧中，他看見自己曾錯失的機遇、性格中存在的缺陷，以及本可達成卻未實現的善舉；時常他會覺

得自己如同遭放逐的罪人。但幸運的是，有一直在星光界工作的幫手，他們中的一些人將很快向他解釋：修正自身永遠不會太遲，此刻開始培養內在更高尚的品格，將能確保這些品格在他下一世具體顯現。然而，這樣的人有時會陷入一種冷漠的絕望狀態，用厚重抑鬱的黑雲將自己籠罩，這層陰霾極難驅散。由於在世時從未思考或體驗過靈性力量，此刻他完全無法理解這種力量蘊含的輝煌可能性，於是便沉溺於麻木的絕望狀態中，這種狀態往往會長期抗拒親友與幫手善意的努力。這位醫生的故事正是平凡且相當自私的一生所導致結果的絕佳例證；我們發現星光界有數以千計的人陷入類似困境，所幸仍有成千上萬處境較佳者，這恰恰因為他們生前沒那麼自私自利。

比一般人低下的案例

我們此刻最好就是探討那些在正反兩面皆異於常態的各種案例，如此才有可能全面理解此種死後的狀態，以及肉身存在時期所獲特質對其產生的影響。前章已論及醉漢脫離塵世後所處之悲慘境遇，須知此僅屬各類強烈低等物欲所導致的結果的一個例子，此類慾望只有在物理界才能獲得滿足。此等無法控制的渴求在死後非但不會減弱，反而因無需驅動沉重物理粒子之故，其波動將較生前更為強烈。縱慾者的情況或較醉漢的更為不堪。此類現象於古代世界（甚至遲至古典時期）實屬眾所周知。古希臘神話中坦塔洛斯之形象即為鮮明寫照：該受罰者恆常承受焦渴煎熬，卻註定永世目睹解渴之水在將觸唇際時倏然退去。

有時這些人會痛苦地遭受悔恨的折磨，但更可怕的是那些執迷不悟者，他們在新的生活中仍瘋狂試圖延續昔日縱情聲色的行徑。我們先前已見證，志趣相投者在那個世界會相互吸引，正如現世一般；因此那些秉性邪惡放蕩之徒死後仍將群聚，盤桓於生前被其墮落行為玷污的場所，更以淫邪思想與慾望形成的毒瘴，使本已腐化的氛圍愈發汙濁。作為星光界生命中最卑劣低下的存在，他們似乎仍與物理界保持著某種感應，能對特定氣味產生反應；這些氣息帶來的挑逗雖僅能加劇其瘋狂慾望，使這些可憐生靈在癲狂邊緣備受煎熬，卻仍如受蠱般無法掙脫曾經縱情聲色的魔窟，那具曾恣意沉淪的粗重肉身所遺留的惡咒，此刻依然緊緊桎梏著他們。

在這種情形下，有時會有一種間接滿足他們的慾望的可能性展現在他們面前，這比最劇烈的痛苦更為可怕，因為它構成了一種更為嚴重的全新罪孽，日後必將招致可怕的報應。一個削弱自身意志與身體的人，會迅速陷入自我對其載體掌控力極度薄弱的境地。因此，當他放縱失控的激情時，極易受到邪惡亡靈的干預，這些亡者會驅使他變本加厲地沉溺於慾望，最終可能完全被其中某個亡靈所附體，如此一來，該亡靈便重獲與肉體的連結，並通過該肉體再次體驗昔日那些可憎的慾望滿足。這種附體現象顯然極度違反自然法則，對雙方都造成嚴重傷害；但凡知曉其後果之人，單是這種可能性就足以成為阻止其過放蕩生活的強大威懾力。

雖然不是經常做得到，但有時仍有機會將這些不幸者從對他們具有強烈吸引力的墮落群體中拯救出來；此時，他們顯現的懊悔之情往往令人不忍卒睹。無論是在星光界或物理界，人們有時會因絕望而陷入邪惡環境，這種絕望源於當代神學那殘酷扭曲且實屬褻瀆的教義，使他們相信自己已犯下不可饒恕的罪孽；因此，透過耐心闡釋引導，有時能將他們從絕望的泥沼中拉拔而出，使其以驚懼之心審視自己曾沉溺其中的墮落關係。

貪婪與嫉妒

許多其他的罪惡所產生的後果，其可怕程度與酗酒或縱慾並無二致，儘管每種罪惡都有其獨特的表現形式。我們可以想像，當守財奴再也無法囤積黃金，或當他知曉自己的財富正被陌生人揮霍時，他將承受何等煎熬。我們亦能目睹善妒者如何持續被嫉妒啃噬，明知自己在物理界無力干涉，那份苦楚的感知卻比往昔任何時刻都更為尖銳強烈。

這類人往往會絕望地緊抓住肉體生命不放，因為他們特殊的惡習對他們施加了一種邪惡的吸引力。一個在塵世生活中愚蠢到因他人獲得傾注的愛意而嫉妒的人，往往在穿越死亡之門後仍學不到任何智慧。雖然他不再有任何幹預能力，雖然他本人已不可能再獲得物理界的愛意，卻仍瘋狂地對他人懷著嫉妒之心，堅持要通過駐留目睹自己最厭惡的景象來折磨自己。嫉妒本質上就是徹底自私且毫無理性的，但在死後這種情緒的翻湧往往會更加狂暴，不幸的受害者似乎比生前更遠離一點點常識的微光。

那些生前執迷囤積金錢的人，往生後通常仍會對財富產生不同程度的困擾，儘管焦慮的表現形式各不相同。有些人雖已完全無法支配錢財，卻仍深陷於病態的所有權執念，終日惶惶不安地擔憂藏匿的財富被發現後遭揮霍殆盡，他們時常以靈體形態盤踞在藏寶地點，企圖用陰森氣息嚇退任何接近秘藏之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些人目睹親友或子嗣陷入困頓時，反而會迫切希望隱藏的財富能被發現並妥善運用。

復仇

在過去二十年間，我曾注意到幾起顯著的案例，顯示因真實或臆想的冤屈而在死後顯現報復之亡靈。其中一則最為奇特的案例記載於《證道學評鑑》第二十二卷第 181 頁：

「我的一位朋友藏有一柄匕首，相傳具有駭人的特性：凡拿起這柄匕首的人，必定萌起殺害女性的衝動。我的朋友雖然對此抱有懷疑，但仍對它存有一點戒心，因為他曾經親自拿起它，頓時感到異樣不適而立即放下它。的而且確有至少兩名婦人被人用此匕首殺死。我帶走這柄兇器來進行一些試驗，靜靜獨處並握著它。忽然覺得有一種異力牽引我，就像有人正在嘗試令我離開身體。我固守原位，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我看到一位狀若瘋狂的帕坦族男子，看似他驅逐不到我而感到非常憤怒，而他竟試圖附身於我，我自然是抗拒掉了。我問他是在做什麼，但是他並不明白。於是，我從更高層次觀察，發現他的妻子因另結新歡而離他而去，他目睹兩人幽會，便用那名情夫隨身的匕首（正是我當時手中所持的那柄）將二人刺殺。此後他立誓要向全體女性復仇，接連殺害妻子的妹妹與另一名女子，最後自己用它自殺。此後，他將自己附身於那柄匕首，糾纏歷代持有者，驅使他們屠戮女性，眼見惡行屢屢得逞，他竟從中獲取野蠻的快慰。他對我出乎意料的抵抗感到極其憤怒。由於無法與他溝通，我將其託付予一位印度友人，這位友人逐步引導他以更良善的視角看待生命，最終他同意將匕首銷毀深埋。於是，我將它弄斷並埋掉.....無論那位帕坦人是否允許，我終究還是會將它弄斷的。不過，對他而言，能同意自是最好。」

另一樁略為相似但發生在更文明社會的案例，涉及某位放蕩老者，此人曾在賭場揮金如土，過著荒唐生活，當他屢屢失態的惡行導致友人避之唯恐不及後，竟選擇自戕身亡，聲稱世態炎涼與忘恩負義迫使他出此下策，並誓言要透過戕害更多人來向世間復仇。為報復這些自認遭受的冤屈，他六十年來盤桓於自盡之地，竭力誘導心智脆弱者

步其後塵，每當得逞，便以尖刻嘲弄將受害者逼至崩潰境地。幾年前，我曾在《埃及的香氣》中講述過一宗更為戲劇性的案例：一位火車司機死後回來，只為殺害昔日情敵；但故事篇幅過長，恕難在此贅述。這類人物往往遲早能覺悟自身邪惡態度的本質，屆時其悔悟通常會顯得誠摯而痛切。

且看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的命運：他遭永世詛咒，須將巨石推至山巔，卻總在功成之際眼見巨石復歸谷底。這般意象，何等精準地映現世間野心家在死後的境遇。他終生慣於構築自私的計畫，因此在星光界仍持續此道；苦心孤詣將計策雕琢至心智中的完美境地，方驚覺已失去實踐計劃所需的肉身。希望驟然傾頹；但此習性已深入骨髓，於是反覆將同一塊巨石推向同一座野心之峰，直至惡習消磨殆盡。最終得到覺悟的時候，方知無需再推此石，任由其安然靜臥於山麓之下。

戰爭期間，我們遇到過許多把復仇之心延續到死亡之門彼岸的案例。雖然我們深知復仇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其後果極其可怕，但對此我們實在不難理解。當一個人親眼看見自己的家園被摧毀、妻女遭到蹂躪時，若心中毫無復仇的念頭，那幾乎意味著他已超乎常人。因此，要引導這些人放下對殘暴敵人的強烈傷害慾望，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然而他們必須學會這一點，必須明白那位更偉大的力量所說的話的真正含義：「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依照自然永恆的法則，那些犯下這些重大罪惡的人必定會因此承受應有的後果；但我們所應做的，只是盡自己的責任，在必要時奮戰，卻要避免憤怒、仇恨與復仇之心。

星光思想形體

當一個人的思想與自己相關聯，或沾染了任何對自身利益的渴望時，這些念頭會立即吸引星光界與思想界的物質環繞自身，並持續盤旋於他周圍。若人頻繁放縱此類思想，便會鑄造出極為強力的思想形體，這些形體將隨著每次情緒復發而不斷被滋養，變得日益強大。他在肉身存活時，這些形體雖不可見，其影響卻不斷反饋於人，持續繁衍創造它們的原始思想；但在死亡之後，這些形體將化為可見且揮之不去的形體，因其本質中的核心引力，使人無處遁逃。許多案例中，人們正是藉此首次意識到自身某些思想的醜惡可憎，從而學會對思想施加更嚴格的約束。

一個人有時可能會發現自己被不屬於自己的思想所包圍，因為如果有人對其投射強烈的感受（無論是愛或恨、喜悅或悲傷），他必定會感知到表達這種情緒的思想形體在周圍縈繞，並在自己內在感受到其振動的影響。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對逝者的深切思念與善意祈願所產生的強烈愛之思想形體，才能對亡者發揮如此裨益的作用。若我們願意，可以用充滿愛意的玫瑰色思想雲霧環繞「離去」的摯友，透過這層光暈，他所見萬物皆染「玫瑰色氛圍」，這將成為抵禦負面侵擾的真實護盾；同時，這股能量本身對他的作用，亦能喚醒其內在共鳴的愛之情感，平撫一切躁動不安。參考《可見與不可見的人》第九幅圖版，可瞭解愛之思想形體在思想者的星光體內如何成形；而透過《思想形體》中的插圖 10 和 12，則可目睹思想形體向特定對象疾馳而去的景象。

其他思想形體則不若這般美好；對於那些在世時苛待他人者，其死後所面臨的業報之一，正是被迫直面受其傷害者所產生的思想形體，並承受這些形體散發的震動侵襲。反之，廣受愛戴之人則能因眾人投注的善意思想流而獲得極大助益與昇華。此現象最顯著的例證莫過於已故維多利亞女王陛下，她得以迅速進入天界，既源於自身良善本質，亦受益於數百萬臣民投射的感恩與愛戴之思想形體所形成的強大助力。

遺憾的是，世間確存在某些人本應承受眾人的不信任或憤慨，而非獲得愛戴。那些在金融操作中以冷酷手段摧毀數百人生活的投機者，其死後境遇往往極為艱難，由於生前行為招致的怨念，他周遭會聚集具威脅性的形體群，常使他們陷入極端驚懼與自我譴責的深淵。思想形體本身不具備智慧，且僅是暫時存在，其存續時長完全取決於最初注入思想中的能量強度。然而，受其鎖定之對象絕無可能逃離這種存在，因其存在之因、本質之核，正是對目標個體的強烈吸引力。若知曉方法，他可在自身周圍構築防護殼阻隔其振動侵擾；亦能（需掌握相應技巧）通過意志力將其擊碎驅散；但在此形體存續期間，它將如石蟶般頑固吸附，與對象形影不離。通常，源自不同人的思想形體會保有各自獨特性質，並帶有原發者心識的鮮明印記；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多人產生的多個思想形體可能融合為一個巨型幻影，若此聚合體本質屬負面，其後果可能極其駭人。

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的命運

近期調查員觀察到的一起案例，正可作為警示範例。事件主角是某位曾於音樂廳登臺的年輕女子，據稱她一度擁有迷人外貌。此女顯然虛榮成性、冷酷無情，更以惡意操縱愚昧放蕩的青年為樂。她曾自詡引發兩場決鬥與一樁自殺事件，更誇耀自己累積眾多「情感戰利品」與破碎的心靈。然而，她的生命以突兀而悲劇性的方式終結。當其意識進入星光界時，她遭遇到無數自認受其欺騙與摧殘者的狂怒與憎恨。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集中起來的憤恨憎惡已凝聚成可怖的聚合體，其外形猶如畸變的巨型猩猩。它渾身充斥著惡毒暴戾的氣息，這股由集體怨念具象化的存在，令她陷入無盡驚惶；即便終其星光生命存續期間瘋狂飛行逃走，仍無法擺脫這道如影隨形的造物。調查員在遭遇此案例時，即時摧毀了這具惡性幻影；遺憾的是，該年輕女子自身過於低劣，終究難獲實質幫助。當然，我們必須理解，在星光界上奪去生命（或所能奪去的無論多少生命）與在物理界上這樣做，在各方面都同樣嚴重，然而這種性質的思想形體，無論多麼活躍和激烈，本質上只是邪惡激情的短暫產物，絕非任何意義上的進化中的實體。因此，消解它就如同摧毀一個萊頓瓶，絕不構成任何形式的犯罪行為。

罪案的影響

在塵世間犯下明確罪行對來世生活的影響，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幾乎呈現無限多樣的表現形式，儘管其性質始終極為嚴重。在後續章節中將會發現許多這類行為所展現方式的實例。例如研究發現，在許多案例中，謀殺者會在思想中反覆重溫已犯下的罪行，且往往會通過這種半帶惡意、半帶驚恐的無休止冥想循環，在其暴力行為發生的場所引發某種類似靈異縈繞的現象。

我們並不懷疑此人在此等境遇下承受著劇烈痛苦；然而相較於持續受靈體侵擾者，其處境或許尚不至於如此慘烈。在探究輪迴轉世法則的過程中，我們曾觀察到一樁典型個案：有兩位一起生活的摯友同屬阿拉伯部族，情誼深厚直至不幸雙雙傾心同一年輕女子。當情愫曝光後，其中一人妒火中燒陷入癲狂，因臆測女子偏袒對方，遂設局剷除障礙。此人雖未親手殺死他，卻藉虛構情報誘使摯友身陷敵對部族手中，致其慘死。未幾，從沒特別青睞於他們當中任何一人的該女子竟轉嫁第三者，兇手驚覺罪行徒勞無功後在悔恨中自戕。

因此，這兩個朋友幾乎同時在青春年華的盛年時期被拋入星光界的低層，極有可能會在那裡異常漫長地滯留。然而兩者的狀態卻截然不同。那位實質上慘遭謀殺的年輕人，正吻合我們先前章節提及的案例，儘管構成他星光體的物質排列將他禁錮於星光界的最低層次，但由於他在世時從未慣於運用這類最低等物質來表達情感與情緒，致使他對周遭環境全然無覺。相反地，那名兇手本屬更粗糙的類型，他體內這類最低等物質早已被充分活化，因此他能完全感知該層次普遍存在的極度惡劣環境狀態。

由於各種環境因素交互影響，他因自己所犯的罪而受到的懲罰，雖然說起來似乎不算特別嚴重，卻是我漫長而豐富的人生經歷中所見過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之一。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這完全是他的行為和處境自然導致的結果，任何了解星光界運作的人，都能準確預料事情會這樣發展。被害者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摯友背叛和殺害的，心裡仍然充滿對兇手的感情。即使在新的生命狀態中還沒有恢復意識，這份愛依然持續發揮作用，使他不斷出現在殺害他的兇手面前。

兇手則一直活在難以形容的恐懼和驚慌之中。每當被害者出現，他就驚恐地逃跑，躲進自己能找到的最骯髒的地方、混進最令人厭惡的人群裡，妄想藉此隱藏自己。然而每當他以為終於找到容身之處時，被害者那無意識的形體又會悄悄出現。那幽魂不知道周圍環境有多麼污穢，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會讓昔日好友感到如此恐懼。兇手與被害者之間被業力糾纏著，這份尚未了結的感情像鎖鏈一樣把兩人牢牢連在一起。被害者完全沒有意識，而且懷著善意，反而讓兇手更加害怕他的存在。更諷刺的是，一個心中只有溫柔、善意和慈悲的人，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對一宗自己完全不知道的謀殺案作出了最可怕的報復。這種一追一逃的命運注定會持續很多年。對罪人來說，這簡直是一段如同地獄般、永遠無法償還的刑罰。直到星光外殼一層層慢慢消散殆盡，兩人才終於迎來真相完全揭開的時刻。

智者

我們已經考慮過那些平淡庸人的情況，同時也探討了某些明顯低於普通人水準的狀況，這些異於常人之處在於他們懷有特別粗俗和自私的慾望，或是源於其犯罪性特質。

現在我們來看另一種跟普通人不一樣的情況：那些偏向另一個極端的人，也就是對理性本質（研究、探索知識）感興趣的人。想了解他眼中的死後生活是什麼樣子，我們必須記住：大多數人花了大部分清醒的時間和精力，在做自己根本不喜歡的工作；要不是為了賺錢養家，他們絕對不會去做。想像一下，當這種辛苦工作的情況完全消失，當謀生的需求不再存在——因為星光體既不需要吃喝，也不需要穿衣住屋——這個人自小以來第一次獲得完全的自由，可以全心投入他自己選擇的事業，只要這件事不需要用到物理物質就能進行。

假設某人一生中最熱愛的就是音樂；在星光界裡，他可以盡情聆聽地球上最偉大的音樂作品，而且在這種新狀態下，他甚至能聽出比生前更多的細節，因為在這裡，那些凡人耳朵捕捉不到的豐富聲音層次都會清晰呈現。熱愛藝術、沉迷於造型與色彩之美的人，眼前將有整個高等世界的絕美景觀任他欣賞。如果是喜歡自然美景的人，這裡的體驗更是無與倫比；他能隨時極速移動到不同地點，一口氣看遍那些凡人要花好幾年才能實地造訪的自然奇觀。要是對科學或歷史感興趣，全世界的圖書館和實驗室資源都隨他使用，而且他對化學反應或生物學過程的理解會比生前更透徹，因為現在他

既能觀察表面現象，也能直接看到物質內部的運作原理，許多因果關係都一目了然。最棒的是，進行所有這些活動都不會感到疲累。我們都知道做研究或實驗時，常常因為大腦撐不住而不得不中斷；但在脫離肉體的狀態下似乎不會疲勞，因為真正會累的其實是大腦，而不是我們的心智。

在星光界中，不少科學家展現出較在物理界時更為專注的學術熱忱，這源於此維度提供更為廣闊的研究視域，以及研究者在此獲得的額外調查能力。我很記得近期有位傑出數學家離世後，與我方具備靈視能力的成員接觸，熱切闡述他死後於他的學科更高更紛繁難懂的額外發現，該學者迫切希望將它們公諸於世；我還記得他對那位成員有多厭惡，因為那位成員由於肉體大腦所限，既無法完整理解，亦難以表述這些當然要領悟星光界第四維度空間才能明瞭的奇妙新發現，此概念將於後續章節詳述。

無私的工作者

綜上所述，我們所探討的仍屬滿足自私的範疇，即便涉及理性與智性層面的滿足。然而，有追求更高層次滿足的存在，對這類存在而言，生命的最大愉悅在於服務人類同胞。星光生活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呢？他們將以超越下界的效率與比之更好的條件來實踐慈善事業。這裏存在數以千計的救助對象，且行善效果的確定性遠高於我們今世所達到的。有些存在致力於普羅大眾的福祉；有些專注於特定對象，涵蓋尚存於物理界和已離世的親友。使用「生者」與「死者」這樣的詞彙，實為對現實的荒謬顛倒；因為被禁錮於這些沉重而受限的肉體之中的我們，才是真正的死者，而那些脫離軀體束縛、更自由且更具能力的存在，才是真正活著的人。跨入更高存在層次的母親，往往仍會守護她的孩子，成為真實的守護天使；「逝去」的丈夫也常駐留於悲傷的妻子可觸及的範圍，若偶爾能令她感知自己仍如往昔般活著，與摯愛相伴，便深感欣慰。

數年前，我曾親身接觸與上述最後案例極為相似的實例。案中的妻子具備足夠的神通力，既能感受亡夫存在，亦能透過自動書寫方式親手接收其訊息。此種交流持續數年，直至她接觸證道學，讀到我們的部分著作提及「不應妨礙靈魂在死後收回自己的進程」的警示後，才覺得有些不安，於是詢問亡夫此類溝通是否對其造成傷害。他否定了這個疑慮，但是見妻子仍未能完全釋懷，便建議她向我諮詢此事。

經過與他進行交談，我發現他對此事的看法展現出極其睿智且毫無私心的特質。他充分意識到，為維持與妻子之聯繫而長期滯留於低等星光界，將使自身進化歷程承受某種程度的延滯；然而他表明，能為妻子帶來精神慰藉令他深感滿足，即便需付出些微自我犧牲，亦欣然持續提供此等不足道的服務；因此，他的意圖是竭盡所能延續現狀，直至無法維繫為止。對此抉擇，我無意置喙；他的行徑雖違背常規法則，但動機純粹無私，且對可能後果具備清晰認知，更關鍵者在於，他對妻子與其他人所產生的實質助益，將使他在做的這些善行，有效中和其選擇可能引發的障礙。

第九章 星光界景象

星光界的聯想機制

關於這死後世界初期階段的景象、大致狀況以及居民，我已在《星光界》一書中詳盡闡述，所謂詳盡，乃是指受限於物理界語言無法充分描述星光界事實的侷限下所能達致的程度，因此無需在此贅述。若將該書描述與我前文提及的「持續抽離」概念相參照，我們腦海中便能勾勒出星光生活的整體輪廓，這套基本架構實具普世性，惟其中細節會因個體差異而呈現顯著不同。

在星光生活後期階段，人類所處的思想形體世界雖具備近乎無窮的複雜性，但每個人僅會擇取與自身特質契合的特定形體，而對其餘大多數選擇性忽略。讓我們假設在物理世界中，有一群人站在山坡上俯瞰山谷。其中的一位畫家會研究風景的色彩與佈局，並記住這片美景；另一位農夫事後則能精確地告訴你，哪裡的土地肥沃適合耕作，哪裡適合放牧；一位地質學家或許會注意到岩石的性質以及山谷的形成方式；而一位工程師則會關注樹木與水力，或許還會思考能否在水流上架起一座橋樑。每個人都會挑選自己感興趣的事物並加以留意。同樣的原則在星光界中表現得更為極端；因此，一個人只能看到他意識當前所處層次的事物——其餘的事物對他而言，就如同根本不存在一樣。

必須理解的是，在星光界的物質中透過思想所構建出的事物，對身處其中的人而言，其真實程度完全不亞於物理界中的房屋與橋樑對我們的真實性。誠然，那裏的建造方式是透過構想與想像，但那僅僅是因為該界的物質更加敏銳且易於回應，使得思想能夠輕鬆地改造它，能夠聳立起一棟建築或鋪設一條街道。因此，數以萬計的逝者為自己所創造出的事物，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真實的。一個人抵達這些層界時，會發現一個已經存在的世界。在他之前去世的人們已經構建好了它，而他現在則加入其中，鞏固他們的工作並將其延續下去，同時加上他自己的修改與增補。許多這樣製造出來的事物其實完全沒有必要。例如食物與庇護所，在那裏之所以被需要，僅僅是因為人們以為自己需要它們，因為他們延伸了屬於自身塵世生存時的思想與生活習慣。

儘管在那個世界並沒有國界之分，但擁有相同國籍、宗教信仰與興趣的人們，在那個生命階段依然會像在物理界一樣聚在一起，並且在那裡互相強化彼此的偏見，正如在此處一般。但切勿忘記，他們在那裡找到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思想形體，還有其他人所創造的——在某些情況下，那些甚至是數千人經過好幾代人沿著相同脈絡思考所產生的結晶。

同國籍的人聚在星光界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語言的局限性，因為語言在星光界依然是一種必要條件。當人們到達下一個世界——思想界時，將不再需要語言，因為在那裡思想能夠輕鬆且清晰地直接傳遞。星光界介於物理界與思想界之間，其特徵始終介於兩者之間。星光界感官將我們在下界作為獨立感官使用的所有感覺融為一體，但在星光界，思想尚無法被直接傳遞，因此語言仍然是必要的。一個人完全有可能在那裡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群無法理解他、他也無法理解的人之中，就像在這個層界，一個英國人可能會發現自己身處南洋群島、爪哇或中國一樣。因此，存在著許多擁有各自語言和各方面地方色彩的不同區域，所以來自彼岸的訊息彼此大相逕庭也就不足為奇了。有時人們會假設，死後我們就會知道面紗另一側有什麼、死亡的奧秘就會解開，但這絕不意味著死人對此比活人了解得更多，儘管如果他願意把握機會，他確實有機會去

研究他所處的新世界，並從而逐漸獲得相關知識。我曾認識許多已經去世長達二十年的人，但他們所知道的依然比他們在世時多不了多少。

有趣的造物

星光界上存在著數量龐大、性質相對持久的思想形體，這往往是許多世代共同累積的成果。其中許多思想形體與所謂的宗教歷史有關——實際上就是來自《舊約》與《新約》的聖經故事。然而，由於絕大多數的思考者都是無知的人，因此這些形體通常完全不準確，這是順理成章的結果。各國的鄉村農民無一例外地，都會用自己所熟悉的服飾與環境來描繪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因此我們經常會發現基督與祂門徒的思想圖像穿著德國農民或義大利貧民的裝束，或者約瑟和他的兄弟們穿著英美農家男孩的服裝，而那件「彩衣」通常被想像成一件俗艷的橄欖球襯衫。有時，仍在世上的敏感者或靈視者會看見這類思想形體，並誤以為它們是真實事件的歷史記錄或超自然啟示，安妮·凱瑟琳·埃默里希的情況似乎就是如此。

此類具象化現象不僅限於聖經人物。莎士比亞劇眾多角色，甚至現代小說家筆下某些鮮明的英雄形象，皆可透過歷代讀者的思想投射，獲得或精準或失真的形塑。筆者曾親睹《浮華世界》貝姬·夏普與《尼古拉斯·尼可貝》切裡伯兄弟的鮮明輪廓，更目睹由數代愛看故事書的兒童熱烈想像所構築的魯賓遜、聖誕老人、阿拉丁與阿裡巴巴等經典角色，其形象之生動宛若實體。若具靈視天賦的兒童目睹此類思想造像，極可能將其視為真實存在的人。此類認知謬誤不僅發生於孩童群體，在成人世界亦不乏其例。

舉例而言，歷代不乏聲稱目睹魔鬼顯形的人；鑒於必定沒有魔鬼這種存在，此類目擊若非純粹幻覺，就只能解讀為看到思想形體。中世紀僧侶為恫嚇愚昧信眾為教會慷慨捐獻，刻意將完全簡單的以紀元計的滯留概念扭曲為「永墮地獄」，並以病態想像在教義中植入諸多怪誕駭人的恐怖意象。自此之後，不幸受地獄火焰形式信仰誤導的追隨者，便持續以「暴怒的上帝」、「具象化魔鬼」、「地獄火海」、「正遭受難以言表的折磨的靈魂」等猙獰可怖的思想形體充斥靈性空間。此類幻象偶被目擊，於是成為維繫教會恐怖統治的助力。試想這種邪謬信仰的可憐受害者，在亡故後初次直面這些可怕思想形體時將承受何等衝擊。此等教義猶如詛咒籠罩諸多國度，為在世者和亡者引發恐懼、焦慮和苦痛，其毒害之深難以估量，不僅因為它激起了恐怖，也因為褻瀆和野蠻化了上帝的概念。

人造風景

自然景觀的生成方式可能與人物形象的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得以見證但丁的煉獄以及斯威登堡描繪的天堂與地獄。然而這兩位洞見者的所見事物中似乎都摻雜了象徵主義元素，那些真正洞悉實相的人方能從中解讀出諸多真相。必須謹記的是，無論亡者或其他非人類實體，皆有可能進入並活化這類思想意象；此類事例屢見不鮮，善惡皆有其例。若曾有惡人或頑劣的自然精靈惡意操控無知者構想的叉尾火眼魔鬼思想意象，相對地，純真孩童塑造的聖徒天使形象，亦常獲得在世幫助者、善意的亡者，甚至偉大的天人賦予靈魂。

由此可見，在絕對可靠的靈媒所見事物中，我們時常發現某些描述竟與毫無事實依據的奇幻民間迷信不謀而合。正因如此，如今仍有人目睹有翼天使的形象，而實際上運

用羽翼飛行所需耗費的艱苦勞動，全然破壞了星光界優美滑行運動的詩意。亡者正是在這浩瀚的思想形體世界中穿行；他想理解這個世界並從中獲得最大裨益的話，就必須學會分辨到即便被活化的思想形體與真實生命實體之別，亦須明辨這個層面的核心真相與它們被鑄造進的臨時模具之異。在此我們再次看到在世時系統研習這些課題將帶來何等巨大的優勢；亡者中的博學之士正如在世的幫手般，將以撫慰啟迪較不幸的兄弟為樂，為其闡釋諸多若無協助便顯得詭譎可怖的現象。

一個物質天堂

更強大、更持久的同類思想場景構成了夏日之鄉的教堂、學校與房舍，也構成了無知且極度物質化的正統信仰者所想像的天界之城及其天使居民們。千百年來，成千上萬這類人創造出他們奇特粗糙的概念：黃金街道與珍珠之門、玻璃與火交融的海洋、冠冕與豎琴、身著中世紀僧袍的先知、披著法衣與祭披的使徒聖徒、長著違背常理之人肩羽翼的智天使與熾天使；當這類人現今死亡時，他們會逐步經歷星光界的早期階段（有時確實將其視為某種煉獄或前廳），直到在收攝過程中達到第二子層面（由上往下計算），這些物質的天界形體主要存在於此層面，這自然意味著該層面的物質程度最易構成此類思想形體。在大多數情況下，他會毫不置疑地將此視為夢想中的天堂；有時他會感到某種不協調，就會自言自語：「我未曾想過竟是這般模樣」；偶爾，若他略高於同類層次，他還會體驗到些許失落感。

靈魂的收攝不斷進行，漸漸地這些思想形體對他而言也變得模糊不清，最終完全失去吸引力。此時，某種無限偉大的概念開始在他意識中破曉；他首次發現，所有曾令他欣喜的事物本質上不過是序曲，而當他在路途上更進一步時所觸及的實相，其壯麗、深邃與輝煌遠非任何星光界的事物所能比擬。關於這點我們將在後續章節詳述。然而即便是這種粗淺的物質主義仍有其存在價值；當幫手向某些未開化的靈魂顯現時，時常會被視為天使或守護聖者而受到歡迎。在緊急情況下，往往來不及向這些可憐的靈魂澄清真相，即便解釋他們也既不會相信更無法理解；因此，某些聖者偶爾會獲得本不屬於他們的榮耀！不過既然幫手從不渴求功德，甚至根本不會以這種角度思考問題，這倒也無傷大雅，真正重要的是何時應該提供協助，至於受助者是否知曉誰作出援助並不重要。

科學性的人

閱讀過證道學手冊《星光界》的學生們應當記得，此區域的最高子類別與其他子類別截然不同。然而，人類在此原子態物質中不會像在較低層面般構築虛幻意象。這裏棲居著思想家與科學研究者，他們全神貫注於學術探索，常為此調動該層面近乎所有能量，因為他們能夠循某些限定路徑直抵物理界邊緣；儘管遠離塵世常態生活，他們仍可迅即降臨到感興趣的實體書籍的星光反身，從中擷取所需領域的全部資訊。對於吸引他們的新著作，這些存在能輕易與作者的意識接觸；在接收作者思想之際亦將自身理念反向銘刻；有時他們因過度沉溺於星光界的學術實驗，竟嚴重延誤了前往天界的時間。對他們而言，星光生活充滿如此豐沛的趣味與歡愉，以致他們認為無需更高境界，亦難以置信該地方的存在；但是到了時機成熟時，他們終將如眾生般領悟：正如物理界之於星光界，思想界之於星光界的差異更顯著得多。

我們應該辨別死者嗎？

關於人死後星光體的外觀與可辨識性，經常有人提出疑問。在所有情況中，星光體都是完全可辨認的，儘管在未發展成熟的人身上，其輪廓會顯得較為模糊朦朧。需知擁有靈視力者在觀察活人時，會看見其肉體被發光的卵形霧狀體環繞，我們常稱之為靈光圈。這層光圈從肉體表面向各方向延伸約十八英寸，實際上結構極為複雜，因其中包含多個層面的物質。此刻我們僅需關注星光物質，這也正是普通靈視力者唯一能觀察到的部分，若仔細審視便會發現，這些星光物質不僅環繞肉體，更與之相互滲透，且在肉體範圍內的星光物質密度，遠較其外圍區域更為濃密集中。

現在，無論是在肉體之內還是之外的所有星光物質，都是人的星光體的一部分；在該身體中更為密集的聚合現象，僅僅是由於物理粒子的吸引力所致。對於一個以星光視覺觀察此人的人而言，肉體將完全不可見；然而此人的外觀並不會有太大改變，因為更為稠密的星光物質會清晰地勾勒出在薄霧光圈內部的形體輪廓。當人在睡眠中暫時離開肉體，或在死亡時永久脫離時，粒子的這種排列方式依然保持不變；因此儘管此時肉體形狀的輪廓僅由星光物質構成，卻仍能清楚辨識其樣貌。

在生命過程中，星光體的粒子始終處於極度快速的運動狀態。對於某些類型的人類，或當突發情緒影響星光載體時，星光體內部會顯現出明確的色帶與清晰界線，正如我在《可見與不可見的人》一書中所繪製的星光體插圖系列所示；然而，於尋常狀態下，星光體中的色雲不僅相互交融，更持續呈現翻滾交疊、隨流轉而隱現又消失的動態。事實上，這團色彩鮮明的發光霧氣表面，粒子湧動之態宛若劇烈沸騰的水面，粒子不斷盤旋升沉，時而浮現表層時而沉入深處，不斷地進行著位置互換的流轉運動。

這種動態是生命存續期間的常態；雖然星光粒子本應存在於人的肉體表層範圍內，但它們始終處於外流與回流的持續運動中，而整體形狀依然保持清晰可辨。這種相同的情況不僅存在於人類睡眠脫離肉體時，也延續到死後生命階段；但幾乎所有普通案例都會發生狀態改變，其精確意義與原因，我將在後文嘗試解析。不過要闡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先進行必要的背景鋪墊。

第十章 慾望元素體

自我的世界

我們曾說過，靈魂的每一次轉世投生，都宛如一次「呼氣」；因為靈魂將自身的一部分向外投射到這些較低的層界中，隨後再試圖將其重新收回。這個向外投放的過程猶如進行一項帶有利息的投資，靈魂期望透過這項投資獲得所回收的成長收益，並在靈魂本質中培育出新的素質。讓我們試著想像靈魂處於兩次轉世之間的狀態，此時他已暫時脫離在這些較低層面的顯現形式。

此時，靈魂在其所屬層面以「自我」存在，其本質與進化初始時並無二致，唯獨歷經顯著成長，因為他逐漸將各種素質內化為自身的一部分。他的棲身地位於思想界的較高部分，就常人而言，在兩次轉世之間的未顯現狀態中，其意識核心會聚焦於該層面（自頂端算起）的第三層次。他將在此停留的時間（經歷天堂生活後至下次投身肉身轉世前的階段）相對短暫，因為在此層次中，他幾乎無法感知周遭環境，因而難以從中汲取經驗，此時的發展程度尚不足以支撐他在該層面獲得完整的意識。待靈魂成為發展成熟的人時，他將在此層面獲得完整的意識，此時這片領域將成為其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更後期時，他會將意識錨定於該層面的第二層級，最終抵達至高層級，這意味著他已接近「聖人境界」的成就門檻。然而如前所述，處於凡夫生命階段的靈魂僅停駐於第三層級，即便在此處，其意識仍處於朦朧狀態。在此層次中，他幾乎無法對外界刺激產生反應，儘管如此，他仍能對某位真師的臨在與磁場產生某種程度的觸動，如同未綻放的花苞仍能接收陽光照射而獲得賦予生命的流淌。

自我是如何下降的

因此，靈魂必須投身於輪迴轉世中才能獲取經驗和發展。東方智慧教導我們，驅動靈魂降入輪迴的力量是「貪愛（Trishna）」（巴利語稱作 tanha），即一種渴求或慾望，這種慾望首先源於渴望自我表達，其次是接收外在觸動和衝擊的強烈需求，唯有這樣，靈魂方能真切感知自身的存在；這正是他的進化法則。於是，靈魂開始將自身向外投射或向下沉降至思想界的較低部分，因為該部分最接近其當前所處的層次。

在此，我們必須謹慎避免兩種可能的誤解。首先，靈魂的移動並非空間的位移，而是將意識努力聚焦於更低層級，透過類型更緻密的物質進行自我表達。其次，這種表達本質上必定是非常局部的，因為每個層面與其下層的關係，猶如高維度相對於低維度的關係。正如無數線段疊加永遠無法構成一個正方形，無數正方形疊加也永遠無法構成一個立方體，同理可證，即便無數顯現形體同時存在於較低層面（假如有可能這樣保留它們，而且在思想界才有可能，在物理界則是不可能的，後文將詳述），也無法表達靈魂的全貌，因為他的本質延伸向一個超越低層次存在所能理解的維度方向。以物理世界的語言精確表達「自我」下行的事情並不可能；但在我們自身意識尚未提升至相應層次，而未能親證此過程的時候，或許我們所能理解的最佳概念為：靈魂如同投射一道火焰之舌般，將部分本質下放至比自身所處層面更為粗重的物質層面。

當靈魂進入思想界的較低部分時，他必須以某種形式表達自己，為此，他需要凝聚該層面的物質，正如渴望在通靈會中顯形的亡者般，就是說，必須將物理界的粒子聚合於自身周圍，方能使他肉眼得見，並具備移動物理物體的能力。同理，這個靈魂會在

思想界中匯聚出與其本質精準對應的物質（受限於較低層次物質的表達力，儘管此層次仍遠高於我們所熟知的任何事物）。

這個觀念向我們揭示：從純物理角度觀察真人時（這正是我們慣常的視角），我們對其真實本質的認知必定殘缺不全。即便從思想界觀測，所能看到的部分也僅限於思想體所能表達的部分，即他知性特質的顯現。若我們轉而從星光界審視他，則會發現另一重遮蔽籠罩，唯有能透過慾望載體顯現的低等部分得以被觀測。當我們立足於物理界時，這種認知局限更加嚴重，因為在此我們感知真人被遮蔽的程度比之前的更高。因此，我們所見的人類形象，不過是其本質的極微小片段，且是最為差劣的部分；我們應當時刻銘記，靈魂具備的無限可能性，遠超越我們在此所能窺見的極度受限表相。

他所凝聚的這份思想物質，正是構建其思想體的材料，且精確表達了他在上一次天堂生命結束時所達至的心智發展階段。因此，他在這次的起點恰與前次終點無縫銜接；然而，他將如何運用這份既有的素材來形塑思想體，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在新的塵世生命中所處的環境條件，以及他所接受的教育。人類終其一生都在持續構建思想體，隨著境遇不同，或精進或懈怠，不斷更替、增補著其中的粒子。

思想元素體

我們必須謹記，靈魂包圍自己的這些思想物質並非死寂的物質。事實上，在我們所能感知的範疇內，根本不存在所謂「死寂物質」；因為萬物皆曾被邏各斯第三位格的第一次傾注賦予生命，此概念我已於《基督教信條》一書中闡述。而這些物質更因第二次傾注進一步被賦予靈魂與活化，當這股力量向下滲透至各子層面的原子物質時，我們稱之為「單一體精華」；至於滲透至原子子層面之外的子層面，則被描述為「元素精華」。由此形成三大元素王國：第一王國存在於高等思想界，第二王國位於當前探討的思想界低層，第三王國則顯現於星光界，對此我們將即刻展開論述。

因此，他不僅將思想界的物質吸引進自身，更汲取了屬於第二個大王國的元素精華。這種活躍的精華正進行著屬於自身的進化歷程；而根植於其內在的本能，促使它去尋求任何能助益此進化之物。其發展所需的是振動；正如處於更高層次的我們自身，它正是透過學習回應外在衝擊而成長。它始終渴望多樣化的振動，對於被長期束縛在固定頻率中，存在著極其強烈的抗拒本能。

或許我們每個人都在努力專注時都曾發現這種狀況；我們察覺到內在存在某種力量，它不斷促使我們思緒飄散，並強烈抗拒我們將其約束於單一明確思路的努力。當我們致力完全掌控心智，將它作為服務自身的工具而非任其隨心所欲牽引我們遊蕩時，所對抗的正是這股力量，以及我們自身心智的惰性。

星光體的形成

靈魂在自身周圍凝聚必要的思想物質後，便向外進入星光界，並在此重現相同過程。他所披覆的星光物質同樣是表達自身，儘管這種低等物質僅能有限度地表達他；這些星光物質的成分，與他進入天界展開前次生命週期時所捨棄的星光體極為相似。在每個層面上，人類都會顯現出某個部分的本質；實際上他正延續著自己在上次經歷該層面時所發展的階段。因此，這具新的星光體將精準承載能彰顯其前世所有激情與情緒

的物質，使他若選擇如此，便得以重現前世的狀態。至於是否會如此抉擇，如同先前探討思想發展時所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在物理界所處的環境與所受的教育。

靈魂承載著所有過往欲望的種子，但絕非所有種子都必然萌芽結果。透過謹慎修持，完全可能使當中大部分良善種子充分發展，同時令惡劣種子因缺乏生長條件而始終處於未活化狀態。這種修持的成效將顯現於小孩長大並到達今世終結時，此時良善素質已然蓬勃生長、擴展滋長；而那些承襲自前世沉溺其中的惡習劣性，因在今生未獲滋養，始終僅維持著原始胚芽的形態。

這些未啟動的惡性種子將逐漸喪失生命力，最終被汰換為能彰顯人更活躍素質的物質類型。因此在未來轉世中，這些惡性種子將不復存在，意味著人已徹底戰勝這些特定惡習。由於靈魂已在自身培養出與之相對的美德，使其根本無法再受此類惡習侵擾，這些惡劣素質將永遠消融於他未來的進化歷程之中。

活著的精華

這股星光物質如同思想物質般，皆滲透著元素精華，人在此過程中將大量此類力量納入自身，使其暫時成為自己的一部分。需謹記，此元素精華實為邏各斯向下沉降為物質的生命一部分，其進化下一階段為未來一些進化鏈的礦物王國賦予靈魂，蛻變為我們所稱的「礦物單一體」。此特性為其注入某些令我們難以適應的特性。對我們而言，所有進化皆意味著從物質層面向精神層面提升；然而這股精華正處於下行弧線，愈趨物質化即是其進化表徵，它渴求的是接觸所能尋獲最強烈、最粗糙的振動；然而，人類自身的進化需求在各方面與此截然相反，需盡可能超脫物質束縛，僅回應更高層次靈性渴望所產生的精微振動。

靈魂所匯聚的混沌星光體中，此刻充盈著這股活躍的元素精華。接著，他進入物理轉世，便會接管那具根據前世業果所構築的物理身體。隨著物理身體逐步成長，靈魂對星光與思想物質的掌控力日漸增強，開始明確塑造此生用以自我表達的載體。儘管這些物質本質皆源自他前世的作為所積累，但其運用方式全然取決於他自身意志，可全然開發或局部使用，可勤勉培育潛能並透過持續地小心運用使其增長，亦可任其因缺乏鍛鍊而萎縮。他在成長過程中，內在欲望逐步發展，為將這些混沌的星光物質塑造成充滿色彩與振動的明確星光體，靈魂允許自身感受特定情緒波動。思想體的成形過程亦遵循相似法則，但此刻讓我們專注於探討星光體的建構機制。

一個臨時的實體

這個人所吸納的生命精華，暫時與其來源的生命之海分離，因此確實在此期間以一種獨立存在的形式存於身體之中，即人的星光體。這種元素精華的特性相當獨特。不能說它擁有任何智力，因為它甚至還未達到礦物的層次，而我們通常也不認為礦物具有任何可稱為智力的特質。然而，這種精華具有非凡的適應環境能力，並能從中汲取所需，這有時確實看起來像是某種半智慧或極為敏銳的本能。我們曾提到，它的進化是通過振動實現的，而星光界的振動總是某種激情或情緒的結果。因此，當漂浮在大氣中時，這種精華的發展依賴於來自各種生物的激情或情緒波動，這些生物已發展到足以擁有此類感受。這不僅包括人類，還包括動物、自然精靈，以及天人進化中最低階的存在（梵語中稱為「伽摩天（kamadeva）」，意指其仍受欲望驅動）。顯而易見，考

慮到元素精華的浩瀚之海，任何特定粒子僅會偶爾進入這些存有所散發的振動範圍內。

然而，那些被吸入並構成人的星光體一部分的粒子，會暫時成為振動輻射的中心之一，因此它們會持續不斷地體驗這些振動，相較於仍漂浮在外界廣闊精華之海中的粒子，它們在特定時間內接收到的振動要多得多。這種精華所具備的奇特半本能特性，似乎足以讓這些粒子以某種方式感知到這一點；它們隱約意識到自己正處於一個有利的位置，於是凝聚成一種可稱為「臨時實體」的存在，並受到某種決心的驅使（甚至帶有某種自我意識），決意維持這種優勢地位。星光體的粒子會不斷被排出和替換，就像肉體的新陳代謝一樣；然而，當新的粒子進入時，這種個體感會傳遞給它們，因此，每個人的星光體中所包含的精華，無疑會自認為是一種實體，並根據它所認定的「利益」採取相應的行動。

相反的喜好

從先前的論述可以看出，這種「利益」通常與靈魂的利益完全對立。靈魂渴望最高尚、最純淨的振動，並持續向上提升、遠離物質。而這個「欲望元素體」卻恰恰相反，它渴求更強烈、更粗重的振動，並不斷向下深入，更深地陷入物質之中。因此，兩者之間存在永恆的鬥爭，正如聖保羅所描述的「肢體中的律法與心中的律法交戰」。但事情甚至不止於此。這個實體發現，自身內部還混雜著某種更精微的物質，即人的思想體物質；它很快通過經驗察覺到，當這些精微物質與自身同步振動時，它能獲得更多更豐富的振動。於是，它學會了一種手段：若能煽動這些精微物質與它產生共鳴（換句話說，從人類的角度來看，就是誘使我們相信自己「渴望」它想要的感官刺激），它就能從中獲取更多滿足。因此，它對我們而言成了一種誘惑者，不斷試圖在我們內心激起對各種粗重感官享受的欲望。

毫無疑問，我們所有人都曾體驗過聖保羅在書信中極其精闢地寫到的那種掙扎（我上面曾引用過其中一部分）。我想我們都知道，有過許多次，我們發現自己肢體中另有一種律法，在與我們心智中的律法交戰，以至於我們想做的事我們沒有去做，而我們不想做的事，偏偏正是我們所做出的事。

現在，我們應該精確地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關於這一點，聖保羅說得非常清楚。他說：「這些事都不是我做的，而是棲身我內在的罪所做的。」這句話背後的真實事實究竟是什麼？在某些形式的基督教中，對這個問題給出了一個古怪的答案。他們說，我們承受著原罪的咒詛；而當我們仔細追問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時，我們被告知，因為我們都是亞當的後裔，所以我們都繼承了亞當的罪——也就是說，因為很久以前據說有一條蛇誘惑夏娃吃了一顆特定的蘋果，而夏娃與亞當分享了它，因此從那時起整個人類就被判處永恆的沉淪，並且只有透過信仰福音才能免除這種刑罰。

這種粗糙的觀點顯然並非該問題的真正解釋。然而事實依然存在，而我們的解釋是：每個人體內都存在著欲望元素體，它有時會起而反抗人本身及其高階意志，並誘使他做出事後感到羞愧的行為。這種關於原罪或墮落的感受，曾給許多善良的人帶來了許多不必要的悲傷。他們覺得自己本性就是邪惡的，認為自己做任何事都無法單靠自身來擺脫這種污點。

人們經常提出這樣一種說法：一個人之所以墮落，是因為受到了誘惑。他非常精確地意識到，有某種來自他自身之外的力量，向他提議了一件在某種程度上屬於邪惡的事

——這種提議是以一種極具吸引力的方式提出的，而他正因為這種提議，才落入了自己所稱為的「罪」之中。就在這個完全真實且切身的體驗之上，建立起了這兩種教義：一是認為人本性是不潔且污穢的、內在帶有原罪；二是認為有魔鬼企圖誘惑他偏離正道。然而，這兩種說法都不是對這些現象的真正解釋。

然而，我們必須謹慎，切勿陷入古老神學的謬誤，誤以為慾望元素體是一種邪惡的實體，或是蓄意將我們拖入罪惡深淵的魔鬼。這個元素體根本不是作為一個獨立實體在進化；它整體而言並沒有轉世投生的能力；在進化進程中的，僅僅是構成它的精華。這個虛無縹緲的存在甚至對我們沒有任何邪惡的企圖。它沉浸在自我之中，對暫時作為其一部份的人類一無所知；要它以任何方式理解人類，或了解人類的進化類型，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它能以某種盲目的方式感應到人類向上的向上掙扎，那些掙扎反過來只會被它視為誘惑，將它從注定要進行的向下進化歷程中拉回。

但事實上，它對這個人根本一無所知；它只意識到這裡存在一個能讓它獲取感受的環境，而且感受越強烈，它就越愉悅。至於這種感受對人來說是愉悅還是痛苦，對它而言完全無關緊要，它只是在追求自身的進化，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正在對更高層次的進程產生嚴重影響。如果它能看見這種進程，在它眼中那根本算不上什麼進化，反而是一種倒退。因此，我們無需將它視為可怕的惡魔；它和人類一樣都是神聖生命的一部分，只是處於不同的進化階段罷了。

因此，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它的行為往往是一種「誘惑」；我們常說自己的慾望不斷向下沉淪，為我們帶來諸多困擾；然而若能明白真相，就會知道這些根本不是「我們」的慾望，而是那個元素體的渴望。確實，我們內在的這種元素生命是我們自己造就的，是我們自身的一種表達。若在前世我們能控制並淨化自己的慾望，如今我們所連結的就會是一個更令人愉悅的慾望元素體，而不會是這個散發著低級感官振動的元素體，這些振動自然會與我們現在追求更高潔生活的努力產生衝突。雖然是我們自己創造了它，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就該成為它的奴隸，相反地，我們必須學會掌控它，並認知到我們的本質與它截然不同。那麼，我們該如何妥善應對它呢？

如何與它並存？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意識到：在任何內在的掙紮中，我們都應當認同更高尚的自我，而非低等的部分。我們絕不能對自己說或想著：「我想要這個或那個低等的東西」。每個人都應當對自己說：「我想要的是一切能幫助靈魂進化的東西，一切能幫助我和他人提升到更高境界的東西。這些低等的事物，我一樣都不想要。」當強烈的情緒波動席捲星光體時，當憤怒的狂潮或情慾的衝動襲來時，千萬不要想著：「我想要大發雷霆」，或者「我想要做些傷害別人的事」。相反地，必須這樣想：「我的意願是保持冷靜，遠離這種幹擾。這個慾望元素體急切地想讓我發怒，好享受憤怒的快感；或是誘使我放縱情慾，好接收與之相關的強烈振動。我絕不會讓它得逞；我要專注於靈魂的本分。渴望這些低等、可怕事物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追逐和竭力獲取這些事物的也不是真正的我。既然如此，我何必要如此貶低自己的尊嚴，甘願被一個連礦物都不如的東西利用來達成它的目的呢？」

關鍵在於，人必須體認到自己才是那股更高的力量，永遠朝向善、為它而戰；而這股低等力量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低層載體中失控的碎片。他必須學會掌控它，徹底主宰它，使其回歸秩序；但也不該因此就將其視為邪惡，而要明白這

同樣是神聖力量的傾注，只是循著它既定的軌道運行，雖然在這個例子中，它的軌道恰好是向下沉入物質，而非像我們一樣向上超脫。

錯置的溫柔

有些研習證道學的學生過分慈悲，將無私的理念發揮到極致，甚至認為我們應當顧及這可憐元素體的感受，給予它所渴望的部分滿足。這份心意值得嘉許，卻欠缺理性。若不幸地，我們的星光體中存在這類渴求粗重振動的精華，它在本質上就與我們的載體格格不入。倘若它成為犬類或更低等動物的星光體組成部分，反而能更有效地獲得所求，我們愈快驅逐它，以更高類型的精華取而代之，對我們就愈有利。

我們對元素精華負有責任，但這責任在於為那些無法自行發展的高等精華提供載體。所有低等形態的發展，在野蠻人與動物的軀體中同樣能夠進化；在發展程度較低的同胞之間，乃至整個動物王國之中，存在著無比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們根本沒有理由捨本逐末，替他人完成工作卻荒廢自己更崇高的使命。透過拒絕滿足低等慾望，我們正逐步改變內在的精華，塑造出截然不同的生物，因為每當驅逐低劣的粒子，便會有更高階更精微的粒子取而代之。只要我們控制慾望並實踐證道學的生活方式，在結束此生時，我們所擁有的慾望元素體，將遠比出生時攜帶的更為優質。

重新排列

當物理身體在死亡時被拋棄時，構成性格體的整個鞘體結構可以說便開始瓦解，而星光體的解體甚至已經開始了。欲望元素體本能地感受到這一點，並立刻感到恐懼。它害怕失去這個使其能夠與其餘本質分開、並從而為其提供不尋常進步機會的居所；因此，它立即著手保護自己。它的方法非常巧妙，因為它重新排列了星光體中的物質顆粒，使其能儘可能長時間地抵抗解體。當星光體最終消散時，那將是該元素體作為獨立實體的終結，因此可以說，它正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

透過這種星光體的重組，它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此人，儘管它對此毫無自覺。它將星光體中較稠密部分的物質排列成同心殼狀，如此一來只有最緻密的物質處於外層承受摩擦。通常它完全不干涉那少量溢出肉體表面、形成卵形光霧的物質。因為它深知這部分可置之不理，轉而全力在原先肉體輪廓內更龐大的稠密星光物質中掘壕固守。然而此舉對靈魂的安適與進境極其不利，因靈魂此刻的目標是盡快向內收攝。延長星光生活已非善事，但這遠非全部危害。

由於星光體外部僅有粗糙物質，因此唯有透過這層物質才能接收外來的感觸；而人體內部的每類物質僅會接收並回應外部同類物質的振動，這意味著此人只能感知到與物理界固態物質相對應的最低類型星光物質。因此他的星光生活將呈現最物質化的狀態，該層面所有更高階、更美好的面向對他而言皆暫時不存在。所謂「受困於特定子層面」並非指行動受限，而是指他的意識僅能透過單一類型的物質接收感觸，從而對所處世界產生極度片面的認知。其中所有最美好、最明亮、最絢麗的部分都被遮蔽；更高層次的星光界影響力無法穿透這層緻密物質帷幕，使他被緊縛於塵世之中，無緣與已抵達更高層次的摯友們重逢。

它的惡性影響

事實上，這種重新排列會在星光生的所有階段持續幹擾亡者對摯友的完整認知，除非兩人幾乎同時離開物理界。試想：若某位身處較低星光子層面的亡者欲尋覓十餘年前離世的故友，這位故友很可能已將意識轉移至更高層次，此時新逝者（僅能感知故友星光載體中與自身子層面相對應的物質）將發現對方只是半意識到他，神情恍惚、心不在焉，其思想不斷飄向更高的事物，那才是他真正興趣所繫之地。

隨著人們逐步抽離，意識並且聚焦於更高尚的子層面，他們僅在這些高層次顯現為活躍實體，而在低層次通常只呈現無意識的軀殼狀態。然而那些低層物質仍與其存續相連，若受到強烈刺激，意識可能被短暫喚回低層次。通常是物理界的親友失控的悲痛或通過通靈試圖聯絡亡者的結果。對被禁錮於低等層次的人眷戀，或許能將他朋友的完整意識喚回那些子層面片刻，但多數情況下無法持久維繫。即便兩人並立於星光界，朋友的注意力幾乎全被思想形體佔據，新逝者則專注於物理界的反身。雙方在彼此眼中皆如隔霧觀影，對方就像活在一個影子世界中。在星光界老住民眼中，思想形體才是鮮活真實的存在。新逝者雖因星光體含有高類別物質而可見，但因他的意識沒聚焦於老住民能看得最清晰的部分，呈現老住民眼中的幾乎是無意識狀態。倘若彼此情誼深厚真切，或能短暫支配欲望元素體，使雙方得以近乎完整地相見；但同心圓殼層排列通常很快重現，彼此又將重歸朦朧幻影。

拒絕的好處

拒絕接受這種同心圓殼層重新排列之人，能夠完全避開所有這些困境和失望。無論他朋友的意識在哪個層面活躍，他都能夠在那個特定的層面與朋友相遇，並且充分、自由地交流。在許多情況下，他還能做得更多，因為他自己已經擺脫了欲望元素體的奴役，所以他能夠指引朋友同樣獲得解放；這樣，他們兩人都能過上遠比沒有付出這份努力時更快樂、更有意義的星光生活。

普通人對這些慾望元素體的重新排列一無所知，死後只會把它當作周遭新奇環境的一部分，還自以為見識到了整個死後世界，實際上他只不過窺見了其中某個子層面的極小部分。但對於通曉實情的奧秘學學生而言，根本沒有任何理由要在死後溫順地接受這個元素體的掌控，就像生前不會屈服於它那樣。他當然會拒絕接受那種將自己禁錮在單一子層面的僵化處理，並堅持保持與更高星光層面的聯繫通道暢通。如此一來，他將能維持類似生前睡夢中進入星光界時的狀態，從而獲得遠比容許自己淪為低等欲望奴隸時更自由的活動能力，也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抵抗這種重組安排、將星光體恢復原狀的努力，與在物理界生活時期抵抗強烈慾望的過程完全相同。元素體會以它那種奇特的半意識方式感到恐懼，並試圖將恐懼轉嫁給人；於是此人會不斷感到某種強烈本能悄然蔓延，彷彿存在某種唯有接受重組才能躲避的不可名狀之危險。然而，若他能憑藉「恐懼毫無根據」的冷靜認知，持續抵抗這種非理性的恐懼感，終將消磨掉元素體的抗拒力，就像生前多次戰勝慾望驅使那樣。如此，他便能在星光生命中成為活躍力量，繼續從事幫助他人的工作，如同往昔在睡夢中所為。由此我們再次見證：精準掌握死後境況的知識具有無比重要的優勢。

第十一章 意識的延續

空間中的維度

若想理解這個更高層世界，我們必須始終考量它的一項特性：在此處，束縛我們現世意識的某種空間限制已被解除。在物理生活裡，我們只能意識三維空間，並非因為只存在這三個維度，而是因為肉體大腦通常只能掌握這三維。事實上我們生活在多維空間中，各個階段對空間理解的限制純粹源於自身意識，因此完全是主觀的。我們只能看見自身能力所及的景象，但看不見的永遠是無限更多。儘管在星光界上，我們距離完全覺知人內在的神聖能力仍非常遙遠；但至少我們離那個實相更近了一步，因為已有其中一重限制被擺脫了。

即使這個變化，與超越它的事物相比雖然微不足道，但從物理界的觀點來看，卻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我們幾乎無法理解它的一點點含義。無論描述得多麼仔細，這個概念都無法用物理界的語言來傳達。一個人所能做的，僅僅是指出幾個主要重點，讓那些對此狀態稍有體驗的人能夠推斷其餘；但對於那些連一點點都未曾見過的人來說，最多也只能希望部分地掌握它。

當我們看一幅風景畫時，我們能從中得到一種概念，知道如果我們親眼看見真實的風景會是什麼樣子；但這是因為我們見過其他的風景，我們的心智知道其普遍特徵，能夠填補畫中的不足。然而，如果我們把這幅畫拿給一個從未見過自然風景的人看，他根本無法從中理解真實風景的樣貌。因為事實上，一幅畫幾乎在每個細節上都是誤導性的；它的線條和角度無法精確重現它所代表的景物，因為畫中的風景並非按照現實中的樣子繪製，而僅僅是從某個特定角度呈現給人的樣子。所以，如果我們無法理解畫中的遠近法和變化比例，我們就無法獲得對畫中所描繪各種物體的真實概念。完全一樣的道理，即使我們懷著最佳的意圖和智慧，也常常會根據別人提供的描述，對更高的自然界層面形成錯誤的概念；這既非我們的錯，也非描述者的錯，純粹是這個主題本身固有的困難所致。

明白的最佳方法

除了實際的星光視覺之外，研究第四維度是我所知最能幫助理解星光界狀況的方法。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在肉體大腦中構想出屬於更高維度空間的一些最簡單形體。這無疑需要肉體大腦付出相當大的努力，因為這種嘗試完全超出了大腦常規的運作模式，要求它發展出全新的能力。然而，健康的大腦會回應這種需求；只要它成功了，就能使我們領悟關於星光界形體的某些實相，這必然會對生命與空間的真正意義帶來更寬廣的思想範疇以及更宏大的概念。這種通往更高認知的途徑並非對所有人都同樣容易。有些人覺得這是極其迷人的研究，能迅速掌握其核心原則；對另一些人而言，這整個體系顯得完全無法理解，他們難以相信自己終有一天能學會領會它。

這個主題可以從多種角度探討。我個人最初是因閱讀辛頓先生（Mr. C. H. Hinton）的《科學傳奇》而對此產生興趣，接下來我將試著用幾頁篇幅概述他關於此課題的若干觀點。倘若我的介紹能引起部分讀者足夠的興趣，促使他們親自研讀辛頓先生的著作，我確信他們所獲得的回報將遠超所付出的心力。辛頓先生本人並未將此議題視為理解星光界的途徑；事實上，我甚至不確定他是否相信星光界的存在；他純粹將其視

為對物理空間更高層次的概念，一種存在於物理世界的真理，唯有願意深入鑽研者方能領悟。

這確實是其本質，但其意義遠不止於此；儘管物理空間確實存在我們尚未認知的更多維度，但同時星光世界也與物質世界相互滲透，我們正可藉此理解那個世界的某些面向。我固然無法向研究第四維度的學習者保證，這種方法必能開發出星光視覺的能力（儘管確有人以此方式達成此境界）；但對此課題的嚴謹研究，無疑能培養出我方才提及的更清晰認知與更開闊的思維視野。

我們的界限

我們對於空間的認知包含著「界限」的概念 - 這個事實被東方偉大哲人們清晰認知，他們不斷提及一種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意識境界。在這些智者看來，時空不過是人類意識的侷限，而非必然或真實存在。對於那些在記憶中意識從未超越物理界的人而言，這種觀念確實難以闡明；但所有曾將意識提升至更高自然層面者都知曉，有一個我們認知的時間空間並不存在的超然境界。在物理界這個確實存在被稱為「空間」的界限的領域裡，我們將其理解為三維空間。我們僅知曉長、寬、高；無法構想出不能用此三個維度表達的任何方向。

換言之，我們所能設想的任何運動，皆可分解為三種方向的運動。舉例而言，若要將某物體從室內某點移至另一點，我們可透過三個方向相互垂直的直線運動組合達成。假設物體原置於地板上，我們先沿地板平面上兩條互呈直角的移動路線，將物體移至平面上的任何位置；隨後只需沿第三條與先前兩方向皆垂直的直線將其提升，即可抵達預期位置。

在我們普通的物理意識中，無法想像還存在另一條能同時與這三條線都垂直的線。我們無法想像，但這並不證明它不存在，只說明它超出了我們智力的理解範圍。我們要認識它的唯一途徑，就是沿著對應關係的線索進行推理，先設想一種意識比我們更受限的存在。我們能感知三個維度；讓我們設想一個只能感知兩個維度的存在。我們不知道這種存在是否真實存在；或許某些微生物的意識就是如此，但我們對此並無確切認知。

二維生命

設想有這樣一種微生物，假設他生活在紙張表面。對他而言，那張紙很可能就是整個世界，而我們假定他嚴格受限於紙面活動。他不僅永遠無法離開紙面（既不能向上升起，也不能向下潛入），甚至根本無法理解「上下」這兩個字的含義。雖然棲息在平面上，他卻無從認知那僅是個平面；對他來說，這個僅有一顆原子的厚度的二維表面就是他在之生活的整個世界。試想若這生物具備思考能力；面對完全不可見、自身經驗中完全超乎想像的第三維度「上下」，他究竟能否以任何方式構建出這種維度概念？為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理解他的認知局限，以及當三維物體出現在他的世界時，會呈現出怎樣的形態。

首先請注意，這個問題與尺寸大小無關。我們可以將這張紙想像成數英里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設想的微生物可能更大。只要他是一個僅有一個原子厚度的存在體，且不自知這種厚度，那麼它的原子大小就可以由我們隨意設定。請注意，紙上畫的一條

線對他來說將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如果我們在紙上畫一條貫穿整張紙的線，這條線會將他的世界分割成兩個獨立的部分，而他無法找到任何方法從一部分跨越到另一部分，因為它的世界僅有一個原子的厚度，而紙上的線（當然是由墨水或石墨的原子構成）會完全阻隔它與另一個可能緊鄰其旁、性質相同的世界，兩者之間僅隔著這條線的厚度。即使另一個世界幾乎與他貼近，他也會對線的另一邊發生的一切毫無知覺。

我們從三維空間俯視他的世界，因此可以輕易製造出對他而言宛如奇蹟的現象。我們可以從緊鄰它的另一個世界中取出某個物體，將其「提起」越過那條線，再「放進」他的世界，對他來說，這將是絕對無法解釋的靈異現象。如果我們畫一個方形框住這個小生物，他就會被困在一個對他而言「完全封閉」的有限空間裡。在他所能理解的任何方向上，這個空間都無路可通。對他來說，任何生物或物體若不穿過方形的某條邊，就絕不可能進入其中，然而我們卻能輕而易舉地讓某個物體或存在體突然出現在他身旁；可以讓這個物體停留足夠長的時間，讓他確信其真實性，接著我們又能讓它如同出現時一般驟然消失。對他而言，一個更小的方形或任何形狀的圖形都是一個「密封的盒子」，但顯然，他所能建造的任何盒子或保險箱，對我們來說都形同虛設，因為我們始終從高處俯視，並能從一個他完全無法想像的方向接近它。在他的認知中，任何事物若要靠近他或移動，都只能沿著它所處世界的表面進行；然而我們隨時能以一種對他來說匪夷所思的方式，將東西「投進」他的世界。

我們甚至可以輕而易舉地徹底顛覆它對「距離」的認知。假設我們在紙張的一側邊緣附近標記一個點，並在對面邊緣附近標記另一個點；對他而言，這兩個點之間隔著整個世界的寬度，除非橫跨整個表面，否則絕無可能從一點抵達另一點。但憑藉三維空間的認知，我們只需將紙張彎曲，就能使這兩個點彼此靠近；甚至能讓它們直接接觸。請記住：這個生物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世界能夠被彎曲，因為要實現彎曲，我們必須在一個他目前完全無法理解的維度中移動。因此對它而言，結果將是，某個原本需要長途跋涉（以常規方式穿越整個世界）才能抵達的地點，竟能突然近在咫尺、觸手可及。於是從他的觀點來看，這又將是一項奇蹟，完全違背且徹底超越了他所知的一切自然法則。顯然，憑藉三維空間的知識，我們能對這個僅理解二維空間的生物施展各種把戲。

耐人尋味的是，完全相同的把戲此刻正不斷在我們身上重演。但凡研究過通靈現象的人都會發現，我們方才描述的場景在通靈會中屢見不鮮：實體經常從緊鎖的箱中取出物件，或以讀取箱內文字的方式，證明「盒子封閉」對其毫無意義。而且經常人影憑空現形於身側，又驟然消失，其來去方式完全超出我們的理解範疇。這不禁令人推想：若存在第四維度，它與三維空間的關係，恰似三維之於二維，那麼身處該維度的存有，便能如我們戲弄二維微生物般，在毫不違背人盡皆知的自然定律的前提下，對我們施展種種「神蹟」。

數學地考慮

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假設我們有一條兩英寸長的直線。如果以英寸作為長度單位，那麼我們可以用數字 2 來表示這條線。根據幾何學，這條線是由一個點沿特定方向移動所產生的；如果現在我們將這條線沿垂直於其自身的方向移動兩英寸，那麼通過這個移動我們就產生了一個正方形，這個正方形可以用數學數字 2^2來表示。接著，如果你將這個正方形沿垂直於其自身的方向再移動兩英寸，它就會形成一

個每邊都是兩英寸長的立方體，這個立方體可以用數學數字 2^3來表示。這裡你有三個通過相互對應的運動產生的圖形：點產生線，線產生正方形，正方形產生立方體；而這三個圖形在幾何學中分別對應數學數字 2、2^2和 2^3。

從幾何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無法將這一系列操作繼續推展下去，但在數學中，我們可以將數字提升至四次方，甚至任意次方。這些數學表達方式或許能在真正的空間幾何中找到對應的形態。那麼，對應於數字 2^4的立體形狀會是什麼呢？由於這是一種我們無法實際展示的形狀，我們必須試圖想像它會是怎樣的一種立體。研究這個圖形的嘗試，正是探索第四維度知識的努力。然而，為了理解這個問題中的關鍵因素，我們必須追溯這些已知的圖形是如何從前一個推導而來的。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雖然邊長為 2 的正方形面積確實可以用 2^2來表示，但用來衡量這個正方形的單位，與衡量直線的單位截然不同。例如，我們談論的是一條兩英寸長的線；而當我們想表示這條線移動後所生成的正方形大小時，我們將數字 2 自乘。然而你會發現，用來描述正方形大小的單位完全是另一種；它不再是長度單位「英寸」，而是面積單位「平方英寸」。無論累積多少第一種單位（長度），都無法構成一個第二種單位（面積）；因為線的定義是「有長度而無寬度」，所以再多的數學線條也無法拼出一個正方形，畢竟它們根本不具備寬度。由此亦可推論：實際上沒有人真正「看過」一條完美的線，因為沒有寬度的東西對我們而言是不可見的；因此，我們所畫的所有線條都不精確，也無法真實呈現數學概念中的「線」。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正方形，當它以垂直自身的方向移動時，便會產生一個立方體。根據定義，正方形具有長度與寬度，但完全不具厚度；因此，無論將多少個正方形疊加在一起，都無法形成一個立方體。若想測量這個立方體，我們必須將數字 2 自乘兩次（即 2^3），但此時使用的單位也必須對應這個新維度。它既不能是「英寸」（長度單位），也不能是「平方英寸」（面積單位），而必須是「立方英寸」（體積單位）。由此可見，每增加一個新維度，我們就必須使用完全不同的單位，而更高維度的測量結果，永遠無法用低維度的單位來表示。

第二點需要注意的是，當我們移動這些圖形以生成更高維度的形體時，原始圖形中的每一個點都必須參與運動，並生成對應的新結構。當我們將一條直線垂直移動以生成正方形時，不僅是線段的兩個端點會劃出新的邊界線，而是線上的每一個點都在移動，並各自劃出一條新線。同樣地，當我們移動正方形以生成立方體時，不僅是構成正方形周邊的四條線會生成新的正方形面，而是正方形內部整個表面上的每一個點，都必須以垂直於原平面的方向移動，共同參與構建立方體的過程。要記住：正方形不僅僅是由我們畫出的四條邊界線組成，而是包含在這些邊界內的整個平面區域。此外，當我們從更高維度觀察時，低維圖形的內部沒有任何一點會被遮擋，因為我們是以一種「俯瞰」的方式觀察，使得低維圖形中的任何一點都無法遮蔽其他點。

當我們將這一切原理套用到「立方體沿著這個全新且難以想像的方向（即同時垂直於所有三維的方向）移動」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形體呢？首先必須明確的是，無論這個新形體是什麼，我們都無法用現有的任何度量單位來衡量它。即使堆積無限多的立方體，也永遠無法構成這樣的四維形體，因為它擁有第四個維度上的度量，這是任何立方體都不具備的特性。因此，衡量它的單位必然與我們所知的所有單位都截然不同。

超立方體

透過嚴謹的推論與演繹，辛頓先生歸納出關於這個新形體的若干特性，並將其命名為「超立方體」；他闡明：這個四維形體必然由 16 個頂點、32 條邊、24 個面構成，並由 8 個立方體包圍其邊界——正如一條線段由 2 個端點界定、一個正方形由 4 條邊線圍成、一個立方體由 6 個面封閉，而立方體本身也具備 12 條邊與 8 個頂點。

假設這樣的形體真實存在，而我們得以觀察它，會對我們的感官造成什麼樣的印象？顯然，我們只能將其感知為一個立方體。要理解這個現象，讓我們再次以二維世界的生物為例。若我們將一個立方體放置於他所處的平面世界上，對他而言這無異於某種神秘顯現，某種物質化的奇蹟。但從他的視角看來會是什麼模樣？他僅能看見立方體與其平面接觸的部分，因此對他而言，這必然呈現為一個正方形。他只能透過自身有限的意識來理解這個物體。這已是其理解力的極限，因為他完全無法領會我們所謂的「立方體」究竟為何物。同理可證，處於物理界的我們若觀察一個超立方體，必然只能將其感知為一個普通立方體。

那麼，以我們有限的意識，該如何理解這個四維形體的真實樣貌呢？那些研究胚胎學的人知道如何調查不同階段的胚胎。胚胎學家在研究不同發育階段的胚胎時，會將處於不同孵化期的蛋切成極薄的切片，透過顯微鏡觀察這些截面。每一片截面僅能呈現胚胎形態的極小部分，事實上，這些切片薄到幾乎可被視為二維平面。然而，當研究者將所有截面的二維影像組合成思想影像時，就能從這些二維圖像建構出具有三維形態的胚胎概念。同理，若要讓二維存有理解三維物體，我們必須透過一系列二維截面的方式呈現。這個二維存有需要將所有截面的思想影像組合起來，並充分發揮想像力，才能試圖理解超越其正常認知範圍的形體。因此，當我們嘗試構思最基礎的四維形體時，也必須採用相同方法：先構想一系列三維截面（對我們而言這些截面就是立方體等三維形狀），再嘗試在心智中將它們組合起來。

我們看似被三維物體所包圍。但若存在四維空間，那麼其中某些或所有物體很可能具有四個維度，而我們僅能看見自身局限所允許的部分。例如，我們所有的同類可能都是四維存有，因此在他們身上（正如我們從其他角度所知確實存在）可能遠比我們所能見到的更多。一個人在這個層面上或許看似平凡，但若能從其他維度看見我們稱之為靈魂的未知部分，或許會發現更崇高偉大的發展。

辛頓先生在其著作中舉了許多非常優美的例子，來說明四維世界可能具有的特性。其中有一個例子我想試著重述；不過要充分且清晰地理解它，需要相當程度且持續的專注力投入。

一則美麗的比喻

我們必須再次回到那個二維世界的微生物；但這次讓我們假設，他並非生活在紙面上，而是棲息在一層薄薄的蠟片上。現在設想我們用一根細線垂直穿過這層蠟片，雙手各執一端，一手在上，一手在下。倘若我們保持細線緊繃垂直的狀態，並上下移動它穿過蠟層，那麼對微生物而言，這種運動是完全無法理解的。他只能看見蠟面上出現的孔洞，以及瞬間填滿孔洞的那段線體。若細線某處較粗或帶有不同顏色，微生物便會察覺到所見線段的粗細或色彩發生了變化。要讓他理解整根細線的存在，簡直是不可思議。倘若您將圓錐體尖端朝下穿過蠟層，在他眼中，會憑空突然出現一個難以解釋的小圓點，隨後這個圓點穩步擴大，最終又如同其出現時那般驟然神秘地消失。

他永遠無法理解：這些看似隨時間遞進的尺寸變化，實際上只是完整物體的不同截面；在他無法感知的更高維度空間裡，這些截面始終同時存在。

但現在假設我們不將細線垂直固定，而是以 45 度角斜持，仍舊在雙手間保持緊繃。若此時我們如同先前般垂直移動雙手（而非斜向移動），我們將在蠟片表面製造的不是圓孔，而是一道切縫。若我們賦予蠟片在細線穿透後自行閉合的特性，那麼這個動作將在蠟層上產生一個移動的孔洞。當細線與垂直線的傾斜角度越大時，孔洞移動的速度就越快；而當細線趨近垂直時，移動速度則會相應減緩。然而對我們的微生物而言，他所能感知的始終只是一個移動的孔洞，更確切地說，是那個填補孔洞的移動粒子；他自然會認定這個在他世界中的橫向移動，就是粒子真實且唯一的運動方式。由此我們可以明白，他將如何徹底淪為錯覺的俘虜，因為實際上唯一真實的運動，是整根細線向上或向下的垂直位移。

現在假設我們不再以雙手拉直單一細線，而是將數百根細線固定在框架上，這些細線以各種角度交錯排列，並非平行分佈，有些相互交叉，有些甚至纏繞打結，彼此間形成各式各樣的夾角。當這個緊繃著所有細線的框架開始緩慢而穩定地向上移動時，在二維微生物的感知中，將會呈現無數看似完全獨立、互不相關的移動小點。對他而言，這無疑是一場真實的混沌景象：某些點相互靠近，或許會暫時交會又再度分離；有些朝特定方向移動，有些則反向而行，移動速度或快或慢，這些四處遊移的點完全獨立且毫無關聯，呈現出徹底的無序狀態。這群看似隨機移動的點，對微生物來說就是一群原子偶然的聚集，也是他所能感知的全部運動與生命現象。然而，從更高維度觀察的我們卻能明白，所有看似混亂的現象，不過是受限於微生物二維感知能力所產生的錯覺。實際上唯一發生的運動，僅是那個細線框架緩慢而穩定的垂直上升，而這個框架的真實存在，恰恰是這可憐的小生物永遠無法理解的維度真相。

「這些事情都是一個寓言」，因為我們的處境與此完全相同。我們周圍所見的一切運動，在同胞生命中所有看似狂亂的困惑與糾纏，實際上都不過是神聖法則下那場偉大進化運動的一部分。當我們學會從更高層次俯瞰這一切，超然其外時，便能看清這個真相。辛頓先生極其細緻而優美地闡述了這個假設，並指出從這個觀點出發，科學已知的許多現象都能得到清晰解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要使這樣一個體系能夠運作，就必須先設定某些關於細線排列的條件；而令人驚嘆的是，這些條件恰好與我們所知的物質固有素質完全吻合。

進一步的提議

還有許多其他現象也能透過這條思路得到解釋；這些現象種類極其多樣，涵蓋科學知識的各個領域。例如，辛頓先生據此提出了一個全新而巧妙的氣體理論。我們知道，液體倒在平面上會向二維方向擴散，而自由氣體則始終傾向於在三維空間中膨脹或擴散。當液體在二維平面擴散時，它在第三維度（即深度）上會逐漸變薄。那麼，當氣體在三維空間擴散時，是否可能在第四維度上正逐漸縮小？因此，氣體的密度或許正是它在第四維度相對厚度的量度？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常會遇到彼此互為鏡像的物體，例如我們的左右手，它們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卻無論如何扭轉或翻動，都無法讓其中一隻取代另一隻的位置。然而，若我們取一雙戴在手上的手套，並將其中一隻內外翻轉，就會發現它們的形狀變得完全一致。如果我們畫出兩個朝向不同的直角三角形，再將它們從紙上剪下，便會

發現無論如何在桌面上移動其中一個，都無法使其與另一個完全重合；但只要將其中一個從桌面拿起、翻面後再放回，瞬間就能達成目的。正如我們可以透過在三維空間中翻轉二維物體，使其變成自己的鏡像，那麼，是否也能透過在第四維度中翻轉三維物體，產生完全相同的效果？辛頓先生沿此思路提出了一種可能性，用以解釋某些與電相關的非凡現象，甚至能從這套第四維度理論中，推導出許多普世認可的道德法則之必然性。

拋棄小我

我們這些研習證道學的人明白，真正進步道路上的第一步就是要摒棄小我，拋開分離的幻覺，從而發展出完全的無私，並學會為人類福祉而努力。要在第四維度的研究上取得實際成功，其必要的第一步正是辛頓先生所說的「摒棄小我」，這絕非巧合。我們必須在思考中消除小我，完全放棄現有的觀點。我們需要用一些立方體（就像幼兒園孩子使用的那種）來構建一個更大的立方體；然後我們必須學會觀察這些小立方體在組成的大立方體內部彼此之間的關係。當然，我們起初會認為一個立方體位於另一個之上或之下、之前或之後、之右或之左；但這些都完全誤解了它們之間的關係，因為這些描述僅是它們與我們個人視角之間的關係，絲毫沒有反映它們真實而抽象的關聯。我們需要的是這些立方體之間真實的聯繫，必須徹底排除自身和個人立場的幹擾。對多數人而言，這是非常困難的一課；正如學習更高層面的無私同樣艱難，而這不過是機械化的比喻。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唯有達成此境，方能獲得真正的發展。

若我們學生中有人對此課題的簡要概述產生共鳴，我必當推薦他購置辛頓先生的著作，認真投入這項引人入勝的研究。據悉他正構思該理論的新表述方式，相信將比已發表的著作更易為多數人理解。我確信許多會員都會以極大興趣期待他的新作問世。或許對某些人而言，沿著我即將闡述的「專注—冥想—觀照」路徑直接開發星光視力，會比這種數學路線更為簡便；但我堅信，但凡能領略此研究之美妙者，投入其中必獲裨益。無論最終能否成功開發星光視力，或在物理概念中具象化超立方體的形態，這些研究至少必將賦予其嶄新視角，從而無可避免地大幅拓展其認知疆界。

第十二章 幫手的工作

為死亡做準備

有人時常問道：證道學對於死亡的準備有何教誨？如前所述，真正有效的死亡準備唯有善度此生，至於其餘，我們對死亡來臨的憂慮愈少愈好。

我們確實應當透徹熟悉相關著作中所有的教導，這不僅是為了讓我們盡可能清楚地瞭解即將經歷的過程，更是為了讓我們能自信應對任何突發狀況，無論是自身遭遇或協助他人時。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習慣將死亡視為完全自然平常之事，並學會以毫無畏懼且心懷喜悅的態度迎接它，因為這代表肉體存在的疲憊暫時終結，同時也將進入更高層次的生命，在那裡，從事有益助人之事的機會，遠比物理界多得多。

顯然，我們對星光界生命及其狀態的認知愈是透徹精確，就愈能有效地成為那些未像我們有所準備便穿越死亡之門者的嚮導、朋友與安慰者。若我們能預先思考在彼界可能遭遇的各種需助案例，並設想最佳應對方式，這將是極具價值的修習；因為即使在現世睡眠時分，我們亦可尋訪亡者中需要援助的人，如此便能於肉體生命的間隙，預先操練那可能成為我們捨棄此身後主要職志的工作。

一個熟悉的場域

若我們已做到這點，當死亡時刻降臨時，其中將不再有任何陌生或恐怖之處。我們不過是再次踏上星光界，如同過往無數次所做的那般，旋即會發現自己置身於熟悉的領域與友朋之間。那些我們曾在睡眠中試圖幫助的對象（處於不得不頻繁「醒來」或更確切地說「降回」物理界，並與他們中斷連結多時的重重不利條件下），將欣喜萬分地迎接我們到來，迎接這段更為持久的相聚。對我們而言，既無須感到生疏亦無需遲疑，因我們將自然而然地重拾慣常工作，延續那些對他人已證明極有助益的侍奉。由於有更多可支配的時間，我們將能拓展星光界活動的範疇，發揮較以往更為廣大的濟世之功。

需求的嚴重性

這些可憐的靈魂對許多事情都一無所知，有太多事情令他們困惑迷惘，這都歸咎於所屬教會與牧師可恥的失職，未能為他們尋找並提供關於死後世界的真實理性資訊。其中一些靈魂仍狂熱地緊抓著他們尚能看見感知的塵世生活，由於他們迄今從未有過超越物理界的思想或興趣，物理界之外的一切對他們而言都顯得空洞虛幻，他們像那種未受良好教育的孩童恐懼黑暗般的模糊方式，畏懼著這個未知領域。他們無法、也不願讓自己相信死亡終究已降臨，並絕望地抗拒著「死亡確實發生」這個日益強烈的認知。

首先，他們需要的是安撫與慰藉，儘管之後必須給予溫和而堅定的開示：在這新境遇中，唯有徹底扭轉思維慣性與生命追求，方能獲得真正的幸福。但這過程對他們而言緩慢而艱辛，許多人往往畏縮退卻，寧可沉溺於不滿卻怠於改變的生存狀態，就像前章所述那位被拯救的醫生原先的處境。至於那些被妒忌與貪慾綑綁於塵世的人們，則更需要悲憫的救助，但他們通常完全抗拒理性與常識，能為其做的實在有限。

其他人滯留於塵世事務的密切聯繫中，原因截然不同，並非由於任何特殊吸引力，而是源於對未盡責任或未償債務的責任感。許多人似乎草率立下遺囑，當星光生命提供更細緻審視的機會使其意識到錯誤時，懊悔往往導致他們徒勞地耗費大量時間試圖抵消既有行為的影響。此外，不少人生命中似乎藏有某種秘密，通常是見不得人的；若臨終未向他人吐露，即便在世時良心負擔尚輕，此時也常因良心重壓而備受困擾。有時重要文件遺失，唯有亡者知曉其所在；有時急需的金錢藏匿於無人知曉之處，死者渴望向應繼承者揭示。某些特殊情況下，幫手得以通過物理界某種方式介入，從而部分滿足並解脫亡者；但多數情況下，最妥善的做法是開導其認識到機會既失，傷懷無益，並勸導其放下塵世執念，努力適應新生活。

更為悲哀的情況是，一個人在與他人憤怒交加時死去。在某些案例中，這樣的人會意識到自己錯了，並對先前的感受或行為充滿懊悔，極度渴望盡可能做出補償。然而不幸的是，在其他案例中，仇恨與報復的情緒甚至持續到死後，正如我們先前所舉的一些例子所示，死者執著於徘徊人世，不為助人只為害人。

除了仇恨之外，其他強烈的情感有時也會延續到死亡之後。我記得一個可憐婦人的案例，她在輪船火災中喪生。當時她無法逃出船艙，雖然實際上並未遭受肉體痛苦（因為早在火焰逼近前她就已窒息身亡），卻經歷了極度驚恐。死後數小時，人們發現她仍處於同樣的驚恐狀態，未能意識到自己已死亡，還以為自己困在燃燒的船艙裡。這種案例本質上是種歇斯底里現象，自然相當罕見；但遺憾的是，在缺乏指引的亡者當中，恐懼與神經質卻過於普遍，因此安撫情緒、消除疑慮與解釋現狀，始終是幫手們工作的核心要務。

無私的逗留者

有些靈魂自願延長在低等星光界的停留，並與塵世生活保持最緊密的聯繫，這並非出於對塵世的留戀或任何自私考量，而完全是為了他人。第六章描述的那位丈夫就是這樣的例子；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某位知名人物（他時常主持通靈會）的案例。根據他的自述，其生前人生充滿暴力與罪行，直到死後才真正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滔天罪惡，在深切悔恨中，他決心盡己所能行善，以彌補過往的諸般惡行。他想到（或許是某位更高階的工作者提示他）：既然生前所作所為註定讓他在星光界低層長期徘徊，何不利用這種處境來幫助他人？如此便能將自身的詛咒，轉化為他人的祝福。於是，他以不倦的耐心與不懈的努力，致力向世人證明死後生命的確定性與真實性；毫無疑問，他已成功讓數百顆悲傷的心靈確信了這項真理。

幫忙的義務

至此已充分說明幫手們工作的迫切性；無論是在人們沉睡時或死後，我們都應當盡可能將一生奉獻給這項慈悲而崇高的事業。這項工作需要所有人參與；凡是具備思考能力者皆可提供幫助，正如我在專門探討此主題的著作中詳盡闡述的那般。我們不僅應當各自量力參與幫手們的工作，更應竭力為他們掃除障礙。這些阻礙中最棘手的，自然是亡者自身態度所導致的困境，諸如我前文所述的那種自私心態與對塵世的執念。但這一切實為生前無知所種下的惡果；因此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於把握每個可能機會廣傳證道學教誨。

那些試圖幫助亡者的人們，還面臨著另一個重大阻礙，許多亡魂深受宗教觀念中那些可怕而愚昧的信念所束縛；而生者自私且難以節制的悲痛，同樣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困擾。然而醫治這些病症的良方其實相同；在這些課題上獲得知識，既能免除生者的哀傷，也能將亡者從絕望中拯救出來，因此對我們這些知曉真理的人而言，傳播這些真理確實是一項神聖的使命。不過履行這項使命需要極其圓融的智慧。我們絕不該不分時機場合地將證道學強加於不願傾聽之人。這樣的做法非但無法引起聽眾興趣，反而會令人反感，試想當某位善意卻唐突的陌生人突然上前詢問「你的靈魂得救了嗎？」時，我們本能產生的感受就是最好的證明。但每一位蒙受這偉大智慧啟迪之人，確實都應當讓自己成為真理流向他人的管道。

他必須深入研習這些真理，才能在必要時刻為眾人解惑；更要準備好回應任何關於證道學哲理的睿智提問。或許遲早會有剛「失去」親友的人前來尋求慰藉與指引；此時他的責任，便是確保自己能夠給予完整而令人信服的回答，並把握這個契機，引導他們以正確態度看待死亡與彼岸生命。藉由減輕他們的悲傷、增長他們的知識，他將避免這些生者的情緒阻礙幫手對亡者的工作，同時也幫助他們為終將到來的死亡做好正確理解與心理準備。證道學所蘊含的福音真實不虛，這是帶給眾生的喜訊，宣告死亡並不存在；這福音確確實實地彰顯了生命與不朽的真諦，而我們不僅有責任、更有幸能懷著喜悅之心，將這福音分享給所有準備好接受的人。

更大的可能性

顯然，雖然死後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前塵世生活的影響，但如果僅僅將其視為因果業報的結果，那就大錯特錯了。對於那些盲目接受環境安排、隨波逐流的人來說，或許確實如此；但對於瞭解這個層面及其機遇的人而言，情況就完全不同。在這裡，人既可以行善積德，也可能造作惡業。對於願意行動的人來說，這裡蘊藏著許多學習的機會，更有無限的工作可能。一般人通常不會主動把握這些機會；因為在世時他的思想就以自我為中心，這種傾向在死後往往依然持續。不過，有時他也會逐漸開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意識到自己一直在虛度光陰；在這種情況下，他可能會真誠地努力改善剩餘的時光。事實上，有些案例顯示，死亡反而促成了一個人在整體態度上的正向轉變；惡人可能很快改過向善，平凡人可能覺醒到更高更廣的可能性，而善良的人則可能變得比從前更加完善、更有價值。

一個令人愉悅的個案

有個相當具代表性的案例，是關於兩位分別在十八歲與十六歲時驟逝的年輕女子。她們生前的確符合世俗定義中的「好女孩」，性情溫婉、待人親切、心地善良，但也如同尋常少女般喜愛受人矚目、熱衷妝扮，對即將在眼前展開的絢爛人生懷抱著鮮活的憧憬。如此突然的死亡令她們一時茫然失措，起初確實難以適應新環境；然而在接觸到不可見的幫手的團體後，她們立即被這項工作點燃熱忱，以全然的赤誠投入其中。在青春最燦爛的時刻離世，她們註定要在星光界度過相當漫長的時光；而她們確實正以最有意義的方式，活出這段生命的價值。

許多未能全然明瞭的朋友，或許會為她們如此年輕便離世深感惋惜，認為她們錯失了本可擁有的燦爛人生；然而事實上，再沒有比這更有利的安排了，在這嶄新而更高層次的生命裡，她們一年完成的善業，遠超過在肉體生命二十年所能累積的；所成就的

光輝事業，更是任何塵世生活都難以企及的。若留在人世，她們的時間必然會被分割；雖可能撥出部分行善助人，但更多光陰終將消磨在構成俗世生活的瑣碎之中。如今，她們沒有一刻虛度，在沒有疲憊與痛苦的狀態下，於進化之路上昂首前行，正因她們從不念及自身，只心心念念能為千百受苦之人帶來慰藉與救贖。

由此我們得以明瞭，星光生命確實是一段進化的歷程，這本該是意料中事，畢竟進化正是神聖計劃的根本法則。與所有存在層面相同，我們能獲得的成長，始終與自身的發展成正比。受欲望奴役之人，唯有透過消磨掉慾望方能前進；但這已是其所處階段的最佳可能。而那些心懷慈悲、樂於助人者，則能在星光界的工作中以多種方式獲得成長，並因無私奉獻的實踐，帶著諸多新增的能力與美德重返人間。

與朋友們的聚會

關於死後生命的諸多疑問中，最常縈繞人心的莫過於：「我們能否與逝去的親友重逢相認？」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為彼此的本質從未改變，又豈會不相識？那份深刻的情感連結依然存在，而且將成為比塵世間更強烈、更精準的磁石，令彼此互相吸引。誠然，若所愛之人離世已久，或許已超越星光界進入天界生命；此時我們必須耐心等候，待自身上升至相同境界方能重逢，但當我們重逢時，將體驗到遠勝塵世枷鎖中的圓滿情誼。請永遠銘記：那些我們真心愛過的人，從來不曾真正失去。

若我們慣於將死亡視為通往更遼闊、更豐盛生命的入口，自然也會以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摯友的離世。我們不再以相同的方式感受分離之苦，首先，我們深知人與人之間的靈魂從未真正分離，我們所愛的是朋友的靈魂，而非外在軀殼；愛的是其人本身，而非其所披戴的衣裳。即便退而從更低層面的思維來看，也會明白其實從未有過分離。我們的朋友始終相伴在側，即便從只是物理的空間角度而言亦然：他們仍在這塵世間，而非遙遠星辰外某個概念模糊的天堂，他們近在咫尺，依然能感受並回應我們的愛意；甚至往往能感知我們每絲稍縱即逝的情緒，清晰讀懂我們多數的思想。每當夜晚入眠，我們便與他相聚；若我們在朋友離世後不久也辭世，將即刻在星光界與之重逢；即便相隔多年才離世，也終將在天堂生活相會；只要真摯情感存在，重逢必定實現。因為愛是宇宙間最強大的力量之一，無論生前死後，此理皆然。

深入探究此課題確實極具價值，因為領悟真理能消除對死亡的所有恐懼，並讓我們更從容地生活，因我們已明瞭生命的意義與歸宿。對於真正活出無私生命的人而言，死亡帶來的不是痛苦，而是喜悅。那句古老的拉丁諺語說得精準無比：「Mors janua vitae（死亡是生命之門）」；死亡確實如此，是一扇通往更完滿、更高階生命的大門。在墓塚的另一端，與此世同樣運行著神聖的公正法則，我們可以全然信賴這法則的運作，無論是對我們自身，或是我們所愛之人。當我們體悟到生命永恆的本質，所有謬誤認知便會消散，我們開始以真實的比例看待萬物；對我們而言，死亡不再是令人畏懼的恐怖之王，而是進化的光明天使，因為我們深知：

「恰似有人褪去舊袍，

換上新袍說道：『今天當著此衫。』

靈魂亦如是輕卸肉軀之袍，

翩然遷入嶄新居所。」

——埃德溫·阿諾德爵士《聖歌》

第十三章 天堂世界

物質概念

所有宗教都一致宣稱「天堂」的存在，並指出在塵世中度過良善的一生後，便能享受到天堂的福樂。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將其描述為上帝或真主賜予那些取悅祂的人的獎賞；然而，大多數其他信仰則更傾向於將其描述為實踐善行後所帶來的必然結果，這正與我們證道學的觀點完全契合。然而，儘管所有宗教都一致用絢麗的辭藻來描繪這段幸福的生命，卻沒有任何一個宗教能成功在他們的描述中營造出一種真實感。所有關於天堂的記載，都與我們所熟知的一切如此截然不同，以至於其中許多描繪在我們看來甚至顯得有些荒誕怪異。對於那些我們自幼便耳熟能詳的傳說，我們或許還不願輕易承認這一點；但如果把其他某個偉大宗教的故事讀給我們聽，我們就能非常輕易地看出這種荒謬感了。

我們都聽說過北美印第安人的信仰，他們相信死後會進入豐饒獵場。那是他們唯一能理解的天堂。中世紀的基督徒想到的是黃金的街道與珍珠的城門。美洲印第安人不要榮耀的城市，而是要好的獵場，而大自然在星光世界中為他和基督徒都提供了他們所渴望的事物，在那裡人可以創造自己的周遭環境。在佛教或印度教的經典中，我們會發現對於無邊無際花園的誇大描述，其中樹木皆由金銀所製，其果實則是各種寶石，我們可能會禁不住微笑，除非我們想到，畢竟對佛教徒或印度教徒而言，我們關於黃金街道與珍珠城門的故事事實上可能顯得同樣不可信。所有這些事物都存在於死後的星光生命中，根本不存在於真正的天堂世界裡。

事實是，只有當我們字面上去理解這些記載，且未能體會到每位記錄者都是在從自己的觀點嘗試著同一項任務，並且大家都同樣失敗了，因為那背後的偉大真相是完全無法用言語形容的，這時荒謬的成分才會被引入其中。印度教作者無疑見過印度國王一些華麗的花園，在那裡通常會採用正如他所描述的那種裝飾。猶太記錄者對這些事物並不熟悉，但他居住在一座偉大而宏偉的城市，很可能是亞歷山大港；因此他的輝煌概念是一座城市，但因其材料與裝飾的昂貴而與塵世中的任何城市都不同。所以每個人都在試圖通過採用他所熟悉的比喻，來描繪一個偉大到無法用言語形容的真相。

自那時起，便陸續有人看見過天國的榮光，並試圖以他們微薄的能力去描繪它。我們自己的一些學生也位列其中，在《證道學手冊第六冊》中，便可找到他們部分調查研究的結果。如今，當我們希望傳達極致的純淨、極致的美麗、色彩與形態時，我們不再談論黃金與白銀、紅寶石與鑽石；我們反倒從落日的餘暉，以及大海與天空的所有壯麗景致中汲取比喻，因為對我們而言，這些才更具天國的神聖色彩。然而，我們之中凡是見過真諦的人都非常清楚，在我們所有的描繪嘗試中，我們都徹底失敗了，就像那些東方抄寫員一樣，無法傳達出任何語言都無法描繪的實相——儘管總有一天，每個人都會親眼看見它，並親身領悟它。

榮耀的現實

因為這天堂並非一場夢境；它是一個絢麗的現實；但要理解它的任何一部分，我們必須首先改變我們關於這個主題的初始觀念之一。天堂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意識狀

態。如果您問我：「天堂在哪裡？」我必須回答您它就在這裡，此時此刻就在您周圍，如同您呼吸的空氣般靠近您。光就在您的周遭，正如佛陀在很久以前就曾說過的那樣；您只需將眼罩從眼中除下並觀看。但這種除下眼罩又是什麼呢？它是什麼的象徵？這純粹是一個將意識提升到更高層次、學會將其聚焦於更精微物質之載體中的問題。我先前已經寫過關於在星光體上做到這一點並藉此看見星光世界的可能性；這只需要同一個過程的進一步階段，即將意識提升到思想界，因為人在那個層面上也擁有一具身體，他可以透過這具身體接收其振動，從而在依然擁有肉體的同時生活在天堂那絢麗的光輝之中，儘管在經歷了這樣的體驗之後，他對於重返肉體將不再抱有什麼興趣。

第二次死亡

普通人只有在死後才能達到這種福樂狀態，而且除了極少數的情況外，並非在死後立刻達到。我先前已經解釋過，在死後自我如何穩定地向著內在收回。整個星光生命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向內撤退的過程，當靈魂在時間的推移下達到了該層面的極限時，他便會脫離這個層面而死去，正如同他當初脫離物理界一樣。也就是說，他摒棄了該層面的身體，並將其拋棄，同時走向更高且更圓滿的生命。在經歷這第二次死亡之前，不會有任何形式的痛苦或折磨，而且普通人事實上根本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去體會其本質。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在他的星光生命初期，這個人看見了許多物理物件的反身，以及圍繞在他周遭的一個由思想體構成的廣袤世界。起初，正如我先前已經解釋過的，他的注意力幾乎完全聚焦在物理物件的反身上，而對成群的思想形體鮮少關注；但到了後期，他對那些反身便不再怎麼留心，甚至完全不予理會，轉而清晰地覺知到那些思想形體；接著，隨著時間推移，他對星光體及其周遭環境的覺知變得越來越淡，而這個進程會一直持續，直到唯一能在他身上留下印記的物件，只剩下那些由更高次層面物質所包裹的事物。不論他對這些事物的興趣有多麼濃厚，它們最終也同樣會開始逐漸淡去，隨後這個人便會感受到自己正溫柔地沉潛入一段愉悅的憩息之中，並從中甦醒、進入到這種更高意識的狀態。證道學學生或許能夠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到了星光生命的盡頭，但他會滿懷欣喜地迎接這一刻的到來，因為他深知展現在自己眼前的，是一個更為宏偉壯麗的世界。正如同肉體死亡的情況一樣，這裡通常也會有一段無意識的時期，而這個人隨後便會從中逐漸甦醒。

許多較為落後的自我根本從未清醒地達到天堂世界，而人數更為眾多的人則僅僅與其最低層次有著相對微弱的接觸。在十九世紀末為《證道學手冊》進行調查時，貝森特博士和我觀察到了許多初次達到天堂世界的案例。我們遇到了一位可憐的女裁縫，她住在倫敦最陰暗汙穢的地區之一，那是一處光線與空氣幾乎無法透入的貧民窟。儘管出生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她依然是個善良的女孩，且幾乎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因為她的生命一直是一段漫長而艱辛的勞動歷程。然而，她對所有與她接觸的人都滿懷著愛與善意。雖然她沒有多少錢，但每當有人生病時（而在這樣的地方總是有疾病發生），她總是隨時準備上前提供幫助。當她沒有錢時，她還有時間，並且會以任何她所能做到的方式來幫助鄰居，以減輕他們的痛苦。經常在辛勞工作了一整天之後，她還會熬上半夜去照顧某個人，而在許多情況下，當時所展現出的感激與愛意，是那些人在他們粗野而汙濁的一生中所擁有的唯一高尚情感。

在這樣的條件下，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人死去也就不足為奇了。隨後事情變得很明朗，她為他們所做的其實遠比她自己所知道的還要多，因為透過她，他們得以藉此獲得了對天堂世界較低次層面的初次體驗。那只是一段短暫的體驗，且並非高階的類型，但其重要性仍遠比乍看之下要大得多，因為一旦無私這股偉大的精神能量被喚醒，其成果在天堂生命中的運作，便會賦予它一種自我重複的傾向，賦予靈魂某種特質的微弱印記，而這項特質在下一次生命中勢必會再次展現出來。

多年前我曾寫過一本名為《天界》的書，在書中我試圖在某種程度上描繪一個人在那個世界會看到什麼，並盡可能將這個壯麗的「光明之地」的各個細分層級進行歸類整理，同時舉出了我們在調查這段天堂生活過程中所觀察到的實例。在此，我將嘗試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來闡述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讀者也可以透過閱讀該書來作為資訊的補充。

思想領域

或許最全面性的開篇陳述是：這是神聖心智的層面，在這裡，我們正處於思想本身的領域之中，凡是人類所能想到的一切美善事物，在這裡都以鮮明、活生生的現實存在著。我們之所以處於極大的劣勢，是因為我們習慣將物質事物視為真實，而將非物質的事物視為如夢境般因而不真實；然而事實卻是，凡是物質的事物都被埋沒並隱藏在其物質之中，因此不論它可能擁有什麼樣的真實性，從更高的立足點來看時，都遠不如其原本該有的那般明顯和易於辨識。當我們聽說一個思想的世界時，我們立刻會聯想到一個不真實的世界，正如詩人所說，是由「構成夢境的原料」所建造而成的。

讓我們試著去體會，當一個人離開他的肉體並向星光生命敞開其意識時，他的第一種感受，便是那段生命強烈的鮮明感與真實感，以至於他會心想：「現在我才第一次知道活著是什麼感覺；直到現在，我一直是在不知不覺中當個囚犯。過去當我以為自己如此忙碌、如此聰慧時，實際上我不過是一隻爬行的毛毛蟲，對自己那片小葉子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而現在，我已如蝴蝶般展翅高飛，步入了更寬廣生命的陽光之中。」然而，當他依序離開那段生命、邁向更高的生命時，他會完全重複一模一樣的體驗，因為這段生命反過來又比星光生命更加圓滿、寬廣且強烈，使得兩者之間再次無法進行任何攀比。不過，在這一切之外，依然還存在著更進一步的生命，相較之下，甚至連這段生命都僅僅如同月光之於陽光；但目前去思考那個層面是徒勞無功的。

對於許多人而言，一個思想的領域竟然會比物理世界還要真實，這聽起來或許很荒謬；好吧，對他們來說，情況勢必會一直如此，直到他們對高於此境界的生命有了一些體驗，然後在某個瞬間，他們所能知曉的將遠比任何言語所能傳達的還要多得多。有時，哪怕是相當微不足道的體驗就已經足夠。我們或許還記得漢弗裡·戴維爵士對於吸入一氧化二氮後所產生的效果那段雄辯的描述。他指出，自己開始失去了對外在事物的感知；一連串鮮明且清晰可見的影像迅速穿過他的腦海，並以這樣一種方式與言語相連結，從而產生了完全新穎的感知。他說：「我存在於一個全新連結且全新修正的概念世界中。」當他康復時，他大喊道：「除了思想，什麼都不存在；宇宙是由印象、概念、快樂與痛苦所組成的！」然而，這僅僅是對星光界上一次微不足道體驗的不完全回憶之結果，而我們在這裡所探討的，則是某種幾乎無法想像地高的境界。

神聖心智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發現存在著神聖心智的無限圓滿，向著每一個靈魂敞開其無窮無盡的富足，而這恰恰與該靈魂使自己具備接受資格的程度成正比。如果人已經完成了其註定的進化，如果他已經完全體悟並展現了內在尚是萌芽的神性，那麼這整份榮耀都將處於他觸手可及的範圍之內；但既然我們當中還沒有任何人做到這一點，既然我們只是在逐漸朝向那壯麗的終極成就提升，結果便是目前還沒有人能掌握那份整體，而是每個人僅能從中汲取並認知到自己透過先前的努力使自己準備好去接受的那麼多。不同的個體帶來了不同的容量；正如東方的比喻所言，每個人都帶來了他自己的杯子，有些杯子大，有些杯子小，但無論是小是大，每一個杯子都被裝滿到了它的最高容量；那片福樂之海所蘊含的，遠遠足夠所有人涉足享用。

所有宗教都曾談論過這天堂的福樂，然而其中卻鮮少有宗教能以足夠的清晰度與精確度將這項主導觀念呈現給我們，而唯有這項觀念才能理性地解釋為何對所有人而言如此的福樂皆是可能的，這事實上正是該構想的主調，亦即每個人都是透過從神自身思想那難以言喻的絢麗輝煌中進行選擇，來創造屬於自己的天堂。一個人透過自己在塵世生命中所產生的因，來親自決定其天堂生命的長度與特質；因此他必然會恰好獲得自己所應得的份量，以及最適合其個人特質的喜悅品質；因為在這個世界中，每一個存有憑藉著其在那裡的意識運作之事實，就必定正在享受著自己所能達到的最高靈性福樂，這個世界對其願望的感應力量，僅僅受限於他去渴望的能力。

人如何從它退出來

他在塵世生命期間透過自己的慾望與激情為自己造就了一具星光體，並且在他星光界的存在期間必須生活其中，而那段時光對他而言是快樂還是痛苦，則取決於該星光體的特質。現在他的煉獄時光已經結束，因為他本性中那較低階的部分已經自行燃盡；現在留下來的，只有他在塵世生命期間所傾注的更高階且更精微的思想、更崇高且更無私的啟發。這些想法聚集在他周圍，並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種類似外殼的結構，透過這個媒介，他便能夠對這種精微物質中的特定類型振動做出感應。這些環繞著他的思想，正是他用來汲取天堂世界財富的力量，而他發現那是一個無限延伸的寶庫，他恰恰能夠根據自己在物理與星光生命中所產生的那些思想與渴望的力量來從中汲取。他所有最崇高的情感與虔誠此時正在產生其成果，因為在他內在已別無他物留存；所有自私或貪婪的一切，都已被留在了慾望的層面之中。

因為情感有兩種。有一種幾乎配不上如此崇高之名，它總是想著自己的依戀投入能換回多少愛，始終在計較對方對它展現出的確切情感分量，因而經常糾纏於嫉妒與猜忌的邪惡網羅之中。死後，這種抓取且充滿貪婪的感受，便會在它顯然所屬的慾望層面上，激發出懷疑與痛苦的後果。然而，還有另一種愛，它從不自尋煩惱去思考自己被愛了多少，而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將自己毫無保留地傾注在它所愛對象的腳下，並且只考慮如何最完美地在行動中，表達出那將它的心填得如此盈滿的感受。

在這裡沒有任何限制，因為沒有抓取，沒有朝向自我的索求，也沒有回報的念頭，也正因如此，這會產生一股巨大且傾注而出的力量，這股力量是任何星光物質都無法表達的，星光界的維度也無法容納它。它需要更精微的物質以及更高層次更寬廣的空間，因此所產生的能量屬於思想世界。同樣地，有一種宗教虔誠主要想著自己的祈禱能得到什麼回報，從而將其崇拜貶低為一種討價還價；但也同樣存在著真正的虔誠，其在對神明的冥想中絕對地忘卻了自我。

我們都深知，在我們最高尚的虔誠中，總有某些事物是從未得到滿足的；我們最宏偉的渴望也從未得到實現；當我們真正無私地去愛時，我們的感受遠非這個物理界上的任何表達能力所能企及；由最崇高的音樂或最完美的藝術在我們心中所激起的深沉情感，達到了這沉悶塵世所不知的高處與深處。然而，這一切都是一股超乎我們計算的奇妙力量，它勢必會在某個地方、以某種方式產生其成果，因為能量守恆定律在思想與渴望的更高層面上同樣適用，正如同在普通力學中那般確鑿無疑。

但既然它必須對啟動它的那個人產生反作用，然而由於物理界的狹隘以及其物質相對粗糙，它又無法在物理界上運作，那麼它究竟如何在何時才能產生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它只是在等待那個人，直到他達到它的層次；它保持為等量的儲存能量，直到它的機會到來。當他的意識聚焦在物理界與星光界上時，它無法對他產生反作用，但只要他完全將自己轉移到思想界，它就為他準備就緒了，它的閘門大開，其作用便開始了。因此，完美的公平公正得以實現，沒有任何事物會隨之遺失，即使對處於這個較低世界的我們而言，它似乎錯失了目標並化為烏有。詩人白朗寧在《阿布特·沃格勒》中，以遠比我所能表達的更為優美的方式對此進行了闡述：

「絕不會有任何逝去的美善！曾經存在的，將如以往般長存；

邪惡是虛無、是空無、是暗示著聲音的沉寂；

曾經美善的將依舊美善，且因著邪惡，將伴隨更多美善；

在塵世間是殘缺的弧；在天堂裡，則是完美的圓。

凡我們所期盼、所希望或所夢想的美善都將存在；

並非其幻影，而是其自身；沒有任何已發聲的

美麗、美善或力量會消逝，當永恆肯定了

那一刻的構想時，每個人都將為那編寫旋律者存活下來。

那被證明高不可攀的高尚，那對塵世而言過於艱難的英雄氣概，

那離開地面、迷失在天際的激情，

都是愛人與詩人奉獻給上帝的音樂；

只要祂曾聽見一次便已足夠；我們不久後也將親自聆聽。」

這正是關於天堂世界的證道學理論，儘管這段文字是由一位原與該學會毫無關聯，且在學會創立日以前的人所寫下的。

靈魂的窗戶

這項構想的主調，在於去理解人類如何創造屬於自己的天堂。正如我們所說的，在這個神聖心智的層面上，存在著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美麗與榮耀；然而，這個人卻只能透過他自己所建造的窗戶，來向外眺望這一切。他的每一個思想形體都是這樣一扇窗

戶，外在的力量得以透過它向他產生感應。如果他在塵世生命期間主要關注的是物理事物，那麼他為自己所造的窗戶便寥寥無幾，使得更高的榮耀難以穿透並照亮他。然而，每個人必定都曾有過些許純潔、無私的感受，哪怕在其中一生中僅僅只有那麼一次，而那在此時都將成為他的一扇窗戶。每個人，除了處於早期階段的野蠻人以外，都必定同樣會擁有某些這種奇妙的福樂生命。正統宗教總說有些人會上天堂、有些人會下地獄，但遠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大多數人都會在這兩種狀態中各有其分（如果我們必須將哪怕是最低階的星光生命，都冠上地獄如此可怕的名稱的話），而不同的僅僅是它們各自所佔的比例罷了。

必須謹記在心的是，普通人的靈魂目前仍處於其發展的早期階段。他已經學會了相對輕鬆地使用自己的物理載體，並且在星光體中也能相當自由地運作，儘管他極少能將星光活動的記憶帶回到肉體大腦中；但他的思想體在任何真正意義上都還稱不上是一個載體，因為他無法像利用那些較低階的身體一樣去利用它，既無法穿戴著它四處旅行，也無法在正常情況下運用它的感官來接收資訊。

他與該層面的關係

因此，我們決不能認為他處於任何具備高度活動力的狀態，或能夠像在星光界上那樣自由地四處移動。他在這裡的狀態主要是接受性的，而他與外在世界的交流僅能透過他自己的窗戶，因而極其有限。能在這裡展現充分活動力的人，早就已經遠遠超越了普通水準，因為他必定是一個開悟的靈、一個偉大且高度進化的實體。在這裡擁有完全意識的人，能夠像普通人使用肉體一樣自由地運用其思想載體，且透過它，更高知識的廣闊領域都將向他敞開。

但我們此時所思考的，是一個進化程度尚不及此的人，一個擁有自己的窗戶，且只能透過它們向外看的人。為了理解他的天堂，我們必須考慮兩點：他與該層面本身的關係，以及他與朋友之間的關係。

他與該層面周遭環境的關係可以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我們必須考慮該層面的物質是如何被他的思想所塑造；其次，則要考慮該層面的力量是如何因應他的渴望而被喚醒。在探討星光界時，我們已經看到人類如何用思想形體將自己圍繞；而在現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正處於思想的本源之家，因此自然而然地，無論在上述哪一種考量中，這些形體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決定性。在這裡，他的周圍存在著活生生的力量，該層面強大的天使居民，其中有許多階層對人類的特定渴望非常敏感，並且會欣然對其做出回應。然而，他的思想與渴望自然也僅能沿著他在塵世生命期間所早已準備好的路線發展。

當他被轉移到一個具有如此超然力量與活力的層面時，他似乎大可被激發出完全新穎的活動，並沿著迄今未曾習慣的路線發展，但通常情況並非如此。他的思想體尚未達到與其較低階載體相同的發展程度，也絕非完全處於他的控制之下。在過去許多世的漫長歲月中，它早已習慣於透過較低階的載體，主要從肉體、有時從星光體，來接收來自下方的印象與行動刺激；它在自身層面上直接接收思想振動這方面做得微乎其微，因此它無法突然開始接受並對這些振動做出反應。那麼實際上，這個人並不會開創任何新的思想，而是那些他已經擁有的思想，構成了他用來眺望其新世界的窗戶。

音樂的窗戶

關於這些窗戶，存在著兩種變化的可能，亦即它們所朝向的方向，以及構成它們的玻璃種類。更高階的思想可以朝向許多不同的方向發展。其中有些思想，例如情感與虔誠，通常帶有如此強烈的個人特質，以至於將它們放在人類與他人的關係中來考慮或許會更好。因此，讓我們先舉一個不包含該元素的例子，在那個例子中，我們只需要處理他周圍環境的影響。

假設他通往天堂的其中一扇窗戶是音樂。在這裡我們擁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我們深知音樂能多麼奇妙地提升一個人，使他暫時在一個新世界中成為一個全新的存有；如果我們曾體驗過它的效果，就會意識到在這裡我們正置身於一股驚人力量的面前。靈魂中沒有音樂的人，在那個方向就沒有敞開的窗戶，但擁有音樂之窗的人，將會透過它接收到三種完全截然不同的印象類型，然而，所有這些印象都會受到他窗戶上玻璃種類的調和。顯而易見的是，他的玻璃可能會對他的視野造成巨大的侷限；它可能是帶有顏色的，因而只允許特定光線穿透，或者它可能是由劣質材料製成，因而使所有進入的光線產生扭曲與暗淡。例如，我們所說的這個人在塵世時可能只懂得欣賞某一種階級的音樂，依此類推。但假設他的音樂之窗是完好優質的，他會透過它接收到什麼呢？

音樂的三個來源

首先，他將會感應到那種作為該層面力量規律運動之展現的音樂。在「天體音樂」這個詩意概念的背後存在著一個明確的事實，因為在這些更高階的層面上，任何形式的運動或行動都會產生聲音與色彩的輝煌和諧。所有的思想都會以這種方式表達自己，他自己的以及他人的思想皆然，化為一系列優美卻難以言喻、千變萬化的和絃，宛如上千把風弦琴在共鳴。這種將天堂生動且熾熱的生命轉化為音樂的顯現，對他而言，將會成為他所有其他體驗中一種無處不在且令人恆久愉悅的背景。

其次，在該層面的居民當中存在著一類實體，也就是我們的基督徒朋友會稱之為天使的一個偉大階層，他們特別奉獻於音樂，並且習慣上比其他人更充分地藉由音樂來表達自己。在古老的印度教書籍中，他們被稱為乾闥婆。靈魂與音樂產生共鳴的人必定會吸引他們的注意，並與他們之中的某些個體建立起連結，進而帶著與日俱增的愉悅，去學習他們所運用的所有那些不可思議的全新組合。

第三，他將會成為一位敏銳的欣賞者，聆聽由他的同胞在天堂世界中所創作的音樂。想想有多少偉大的作曲家在他之前便已來到這裡：巴哈、貝多芬、門德爾松、韓德爾、莫扎特、羅西尼，所有人都在這裡，他們並未死去，而是充滿了蓬勃的生命力，並且不斷傾注出遠比他們在塵世時所知更為宏偉的旋律、更為輝煌的和諧。他們每一個人確實都是奇妙旋律的泉源，而我們塵世音樂家的許多靈感，在現實中不過是他們歌聲之甜美旋律那微弱而遙遠的迴響。這個較低世界的才華，遠比我們所意識到的還要更多地只是那些先我們而去之人的自由力量的投射；在這裡具有接受能力的人，比我們想像的更常能捕捉到來自他們的某種思想，並盡可能在這個較低的領域中將其重現。偉大的音樂大師曾告訴我們，他們有時如何在一個共鳴的和弦中，便聽見了某部宏偉神劇、某首莊嚴進行曲或某段高尚合唱的全部；靈感正是以這種方式降臨到他們身上，儘管當他們試圖用音符將其記錄下來時，可能需要許多頁的樂譜才能將其表達

出來。這恰好明確定義了天堂音樂與我們在這裡所知的音樂之不同方式：那裡的一個強大和弦，便能傳達出在這裡需要花費數小時才能表現得遠不如其效果的內容。

天堂中的藝術

對於那些以藝術作為其天堂之窗的人而言，他們的體驗也會有幾分相似。他同樣會擁有這三種帶來喜悅的可能，因為該層面的秩序不僅透過聲音，也透過色彩來展現。所有證道學學生都非常熟悉一個事實，那就是存在著一種天人的色彩語言，這是一個藉由閃爍的燦爛色彩來相互交流的靈體階層。再者，所有中世紀的偉大藝術家至今都仍在創作：他們不再使用畫筆與畫布，而是藉由思想的力量，以遠為輕鬆卻又無比令人滿足的方式來塑造思想物質。每一位藝術家都深知，不論在紙張或畫布上多麼成功地表達出來的作品，都遠遠落後於他腦海中的構想；但在天堂世界中，所思即所成，令人失望是不可能的。這在所有思想方向上皆然，因此在那個世界裡，確實有著無窮無盡的事物可供享受與學習，遠遠超越我們在塵世間受限的心智所能理解的範疇。

個人關係

讓我們轉向主題的第二部分，亦即人類與他所愛之人，或是與他對其懷有虔誠與崇敬之情的人之間的關係問題。人們一次又一次地詢問我們，他們是否能活在這個更宏偉的生命中，並與他們所愛的人相遇相識；在這一切難以想像的輝煌之中，他們是否會徒勞地尋覓著那些熟悉的臉龐，因為若是沒有了他們，這一切對他們而言似乎都將流於空虛。幸而，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清晰且毫無保留的：那些朋友毫無疑問必定會在那裡，而且遠比他們過去與我們在一起時更加充分、更加真實。

人們也經常會問：「那些已經在享受天堂生命的朋友呢？他們能看到活在塵世的我們嗎？他們是在注視著我們，還是僅僅在等待著我們？」這兩種推論恐怕都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境。如果逝者回頭看到自己所愛的人正深陷悲傷、遭受苦難，或者更糟糕的是正在犯罪，他如何能夠獲得快樂？而如果我們採取另一種說法，即他看不見、只是在等待，情況也未必會好到哪裡去。因為這樣一來，這個人將不得不經歷一段漫長而令人厭倦的等待，一段痛苦的懸念期，這段時間往往長達數年；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當朋友終於到來時，可能已經改變了許多，彼此不再契合。在大自然為我們提供的那套無比智慧的運作方式中，所有這些難題都被避開了。這個人最愛的人會一直與他同在，並且始終展現出他們最高尚、最美好的一面；同時，由於他一直以來從他們那裡獲得的正是他所期盼的，因此他們之間絕不會出現任何不和或變故的陰影。這種安排無限優於人類想像力試圖用來取代它的任何方案，這確實正如我們所能預料的，因為所有的那些推測都只是人類對於何謂最好的看法，而真理卻是上帝的構想。讓我試著對此加以解釋。

情感的行動

每當我們深深愛著一個人時，我們就會在腦海中為他塑造出一個強烈的思想影像，他也因此經常浮現在我們的心智。我們不可避免地會將這個思想影像帶進天堂世界，因為它自然屬於該層面的物質。然而，那種塑造並留存此影像的愛是一股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強大到足以觸及並作用於那位朋友的靈魂，亦即我們所深愛的那個真實的

人。那個靈魂會立刻且熱切地做出回應，將自身傾注進我們為他所塑造的思想形體之中；透過這種方式，我們會發現朋友確實與我們同在，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鮮活。請記住，我們所愛的是靈魂，而非身體；而在這裡與我們同在的也正是靈魂。有人可能會說：「是的，如果那位朋友也已經去世，那確實會是如此；但假設他此時還活著，他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事實上，就這方面而言，他確實可以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而且往往不止兩個；不論他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活著，還是通常所說的死了，都沒有絲毫的差別。讓我們試著去理解一個靈魂真正的本質是什麼，我們就能更清楚地明白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靈魂屬於一個更高階的層面，並且遠比它的任何顯現都還要更為偉大與恢宏。它與其顯現之間的關係，就如同一個維度與另一個維度之間的關係，好比正方形之於線條，或是立方體之於正方形。再多的正方形也永遠無法組成一個立方體，因為正方形只有兩個維度，而立方體卻有三個。因此，在任何較低層面上的再多表達，也永遠無法窮盡靈魂的圓滿，因為它立足於一個完全更高的水準。它將自己的一小部分沉降到肉體之中，是為了獲取只能在這個層面上得到的體驗；在同一時間內，它只能擁有一個這樣的肉體，因為這是法則；但即使它能同時擁有上千個肉體，也並不足以表達它真正的本質。它只能擁有一具肉體，但如果您是他的朋友，且他激發了您如此深厚的愛，以至於在您去世後，您的思想中始終留存著一個關於他的強烈思想影像，那麼他便能夠對那份愛做出回應，將他自己的生命傾注到那個思想形體之中，從而賦予其活力，使之成為他在該層面上對其自身本質的真實表達。這個層面比物理界足足高出了兩個層次，因此也更能夠完美地展現出他的特質。

如果仍然覺得難以領悟他的意識如何能同時在那個顯現以及這個顯現中保持活躍，不妨將其與日常的肉體經驗做個對比。我們每個人坐在椅子上時，在同一個瞬間都能察覺到好幾種物理接觸：他接觸到椅面、雙腳踩著地面、雙手感受到椅子的扶手，或者正拿著一本書；然而，他的大腦在同時察覺所有這些接觸時，並不會感到任何困難。既然如此，對於遠比單純肉體意識還要偉大得多的靈魂來說，要在完全低於它的層面上，同時在不止一個這樣的顯現中保持意識，又怎會更困難呢？這實際上是同一個人感受到了所有那些不同的接觸；這也實際上是同一個人充滿了所有那些不同的思想影像，並在所有這些影像中展現真實、生命與愛。我們在那裡所擁有的他，始終是他最完美的一面，因為即使在最有利的環境下，這也是物理界永遠無法給予的、遠為更充分的表達。

「這會以任何方式影響您朋友的進化嗎？」有人可能會這樣問。毫無疑問地，這確實會有所影響，因為這為他提供了一個額外的顯現機會。如果他擁有一具肉體，他此時便已經在透過它學習物理界的功課，但與此同時，透過您在思想界上為他所提供的這個形體，他得以更為迅速地發展出愛的特質。因此，您對他的愛正在為他成就偉大的事情。正如我們所說，如果靈魂足夠幸運，能有他人為其塑造這些影像，它便可以同時在許多影像中顯現。一個深受眾人愛戴的人，可以同時參與到許多個天堂之中，從而以遠為更快的速度進行進化；但這巨大的額外機會，正是他那些吸引了如此多同胞深情關注的可愛特質所帶來的直接結果與回報。因此，他不僅從所有人那裡接收到了愛，更透過這樣的方式，讓自己本身在愛中成長，不論這些朋友是活著還是已經去世。

然而，我們應當注意到，這種交往的完美程度存在著兩種可能的侷限。首先，您對朋友所塑造的影像可能是片面且不完美的，以至於他許多更高階的特質無法被呈現，進而無法透過它展現出來。其次，困難也可能來自您朋友那一側。您所形成的構想可能

有些不夠精準；如果您的朋友此時還不是一個高度進化的靈魂，您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方面高估了他，在這種情況下，您的思想影像中便可能會有些部分是他無法完全填補的。

然而即便是在那種情況下，你依然是在為你朋友的成長發展提供助力。人們往往傾向於去嘲弄——無論這種嘲弄多麼出自善意——一位年輕戀人的熱情；因為在那些尚未完全沉醉於她魅力之下、目光冷酷而挑剔的外人眼中，這位戀人賦予其心上人的種種超凡品質，可就不那麼明顯了。但從更高階的觀點來看，這種貶低的評判是錯誤的。我們所談論的這位女士此時或許並未展現出那些特質，但她毫無疑問地擁有還在胚胎狀態的它們，因為我們既然都是邏各斯的一部分，祂的每一種屬性都潛藏在我們每個人之中。因此，戀人是正確的，他對這些隱藏的美好性格特質之存在的堅定信念，其本身就是促使它們展現的最強大誘因，也是喚醒它們並將它們從隱蔽中引導出來的最佳方法。對每個人都盡可能抱持最好的想法，始終是一件很好的策略，因為這樣的思想往往會傾向於證明其自身的正確性。

即便您確實有些高估了自己的朋友，塑造這個意象的您也不會在他的身上發現任何改變或匱乏，因為既然他是透過思想界更高階的思想意象來表達自己，他至少比在物理界上更能符合您的理想。由於尚未完全進化，他或許並不完美，但至少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偉大，因此對於天堂的居住者而言，其喜悅沒有絲毫缺損。您的朋友可以用他所擁有的那些特質來填滿數百個意象，但當某種特質在他身上尚未發展成熟時，他並不會僅僅因為您以為他已經具備了，就突然將其進化出來。這正是那些只為「不會讓他們失望的人」塑造意象之人的巨大優勢，或者既然在那裡根本不可能有失望，我們更應該說，是為那些「有能力超越低等心智所能形成的最高構想之人」塑造意象的優勢。在心智中塑造真師意象的證道學人深知，所有的不足之處都只會存在於他自己那一側，因為他在此處所汲取的，是一股他的心智鉛錘永遠無法探測其深度的愛與力量之海。

天堂生活的例子

在思想界中，正如在我們所知的任何其他層面中一樣，存在著七個細分層，我們稱之為子層面，且它們一如既往是根據構成其物質的密度來排列的。同樣地，我們按照慣例由上而下為它們編號，從最空靈的到最稠密的，後者相對而言更具物質性。然而，宗教自然而然地會以相反的順序來為它們貼上標籤，將最低的子層面稱為第一層天，而將最高的稱為第七層天。

如果我從證道學手冊《天界》中引用幾個存在於這些不同層次上的生命實例，或許能幫助讀者去理解這個對其而言可能完全陌生的概念。不過，我還是會建議任何對我們主題的這個分支特別感興趣的人，去取得那本小專著並仔細研讀它。

「天堂世界的最低細分層……其主要特徵是對家人或朋友的愛——當然是無私的，但通常有些狹隘……當我們說家庭之愛是第七子層面的特徵時，絕不能因此就認為愛被局限於這個層面，而應當理解為，那些在去世後會發現自己置身於此的人，其性格中這份愛已是最高尚的特質，事實上，這也是唯一使他有資格享受天堂生命的特質。然而，遠比在這個層次上所能見到的、更為高尚且宏偉的愛，當然可以在更高的子層面上被找到。」

「調查人員在這個子層面上首先遇到的實體之一，便構成了一個相當典型的住民範例。此人在世時曾是一名小雜貨商，既不是一個智力發達的人，也沒有任何特別的宗教情感，而僅僅是個普通、誠實且正派的小商販。毫無疑問，他每個星期天都會定期去教堂，因為這是約定俗成且合乎體統的事；但宗教對他而言只是一種模糊的雲霧，他並非真正理解，也與日常生活的生意毫無關聯，在決定生活中的問題時更從未將其納入考量。因此，他沒有任何可能將他提升到下一個子層面的深厚虔誠之情；但他對妻子和家人卻有著一份熱烈的愛，其中包含著大量的無私成分。他們經常浮現在他的心智，而且從早到晚在他那間小小的店鋪裡工作，與其說是為了他自己，倒不如說更多是為了他們；因此，在星光界度過了一段時間、終於擺脫了那正在消解的慾望體之後，他發現自己置身於這個天堂世界的最低細分層中，所有他摯愛的人都聚集在他的身邊。」

「他並未比在塵世時變得更有智慧或具備更高的靈性，因為死亡並不會帶來那種突如其來的轉變；他與家人置身其中的環境也稱不上精緻高雅，因為那僅僅代表著他在世時對於非物質享受的最高理想。然而，儘管如此，他已經達到了他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幸福；而且由於他始終在為家人著想而非為了自己，他毫無疑問正在發展出無私的性格特徵，這些特質將會融入他的靈魂中成為永久的品質，並在他未來所有重返塵世的轉世中重新顯現。」

「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一名在獨生女還很年輕時便去世的男子；在這天堂世界裡，他的女兒始終陪伴在他身邊，並且始終展現出她最完美的一面，而他則不斷沉浸在為她的未來編織各種美好畫面的喜悅中。還有一個案例是一位年輕女孩，她總是專注地凝視著父親的各種完美特質，並為他計畫著各種小驚喜與新的樂趣。另一個案例則是一位希臘女性，她正與她的三個孩子共度一段無比幸福的時光，其中一個是英俊的男孩，她最熱衷於想像他成為奧林匹克運動會冠軍時的模樣。」

「我們也發現了一位大約在二十年前去世的母親，她遺下了兩個她深深依戀的兒子。自然而然地，他們成為了她天堂中最顯著的人物；同樣非常自然的是，她對他們的印象依舊停留在她離世時的模樣，也就是十五、十六歲的少年。她就這樣不間斷地傾注在這些思想意象上的愛，實際上正化為一種慈悲的力量，傾瀉在這個物理世界中已經長大成人的兒子們身上。然而，這對他們兩人的影響程度卻不盡相同，這並非因為母親對其中一人的愛深過另一人，而是因為這些意象本身的活力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當然，這種差異是母親所看不出來的；對她而言，這兩個孩子都同樣陪伴在她身邊，且同樣完美地符合她所能期望的一切。然而在調查人員的眼中，顯而易見的是，其中一個意象比起另一個更充滿了活生生的力量。在將這個有趣的現象追溯到其根源時，他們發現：在其中一個案例中，一個兒子長大後成了一個普通的商人，絕非什麼惡人，但也絕非具有靈性思維的人；而另一個兒子則成為了一位具有高尚無私抱負、且極具教養與文化涵養的人。他的生活方式使他的靈魂比他的兄弟發展出了更多的意識，因此，這個更高的自我便能夠更充分地去賦予那個由母親在天堂生命中所塑造的、關於他少年時代的意象以活力。因為有更多的靈魂力量可以投入其中，所以這個意象顯得更為鮮明且充滿生機。」

「第二層天的支配性特徵可以說是擬人化的宗教虔誠.....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一位在大約十九或二十歲時去世的西班牙修女。在她的天堂裡，她將自己帶回到基督在世的那個時代，並想像自己陪伴著祂經歷福音書中所描繪的一連串事件，而在祂被釘十字架之後，她則負責照顧祂的母親，聖母瑪利亞。或許這也算不上不自然，她對巴勒斯坦風光與服飾的構想完全不準確，因為救世主和祂的門徒穿著的是西班牙農民的服裝，而

耶路撒冷周圍的山丘則是覆蓋著葡萄園的雄偉大山，橄欖樹上則懸掛著灰色的西班牙苔蘚。她想像自己最終為了信仰而殉道並升入天堂，但這一切卻只是為了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溫這段讓她無比欣喜的生命歷程。」

「第三層天的主要特徵可以被定義為透過積極行動來展現的虔誠……這特別是一個用來實現塵世中未竟之宏偉藍圖與企劃的層面，亦即那些由宗教虔誠所激發、且通常以某種慈善目的為宗旨的宏大組織架構。一個典型的案例（儘管其層次略高於平均水準）是一名被發現正在執行一項旨在改善底層階級狀況之宏大計畫的男子。雖然他自己是一位虔誠的宗教信徒，但他深感在應對貧困問題時，首要且必要的步驟是改善他們的物理條件；而他此時在天堂生命中以輝煌的成就和對每個細節的慈愛關注所逐步實現的這項計畫，正是他在塵世時心中經常浮現、卻在那裡無法採取任何步驟去付諸實現的宏願。」

「他的構想是，如果自己擁有巨額的財富，他就會收購並掌控某個較小行業的全部業務，也就是目前可能僅有三、四家大公司在經營的行業；他認為，透過這種方式，他可以藉由消除競爭性的廣告以及其他浪費的同行內耗來節省大量開支，從而能夠在以現有價格向公眾供應商品的同時，向他的工人支付更優渥的薪資。他的計畫中還包括購買一片土地，並為他的工人建造每棟都環繞著小花園的住宅；在服務滿一定的年限後，每位工人還將獲得該業務的利潤分紅，這足以保障他們的晚年生活。透過逐步落實這套系統，我們的慈善家曾希望向世人展示基督教極具實際且可行的一面，同時也出於人們對其所獲得物質福祉的感激之情，將他們的靈魂引向他自己的信仰。」

「第四層天，也是具相層中最高的一層，這裡的活動是如此地豐富多樣，以至於很難將它們歸納在單一的特徵之下。或許，將它們劃分為四個主要部分是最為合適的：對靈性知識的無私追求、高深的哲學或科學思考、純粹出於無私目的而發揮的文學或藝術才能，以及單純為了服務而進行的服務。」

「我們所有的偉大音樂家都齊聚於此；在這個子層面上，莫扎特、貝多芬、巴哈、華格納等人，正持續以遠比他們在塵世時所能創作出的最宏偉樂章還要更為壯麗的和聲，浸潤著整個天堂世界。這彷彿是一股神聖音樂的宏大洪流從更高的領域傾注到他們之中，並在他們身上被賦予了獨特的特質、轉化為他們自己的樂章，隨後化作澎湃的旋律浪潮席捲整個層面，為周圍所有人增添了無上的福祉。那些在思想界上以完整意識運作的實體，能夠清晰地聆聽並充分欣賞這場壯麗的音樂盛宴；而即使是這個層次上那些被包裹在自身思想雲霧中的已離世實體，也同樣深刻地受到這充滿共鳴之旋律所帶來的提升與高尚薰陶。」

「同樣地，畫家與雕塑家若始終懷抱著宏大且無私的目標來追求各自的藝術，在此處也會不斷創造並傳播各種美好的形體，以此來取悅並鼓舞他們的同胞，而這些形體僅僅是由他們的思想所創造出來的人造元素體。這些美好的構想不僅能讓完全生活在思想界的人獲得最深切的愉悅，在許多情況下，它們也能被依然擁有肉身的藝術家之心智所捕捉，從而化作他們的靈感，並在我們這個底層世界被重現出來，用以提升並高尚那些在物理生活的喧囂中奮鬥掙紮的人類。」

「在這個層面上所見到的一個令人動容且美麗的身影，是一個曾任唱詩班歌手、並在十四歲時去世的男孩。他的整個靈魂都充滿了音樂，以及對自己藝術的少年純真奉獻；他的心中深信，自己正透過歌聲來表達擠滿宏偉大教堂之芸芸眾生的宗教渴望，同時也正向他們傾注著來自上天的鼓勵與靈感。除了這份歌唱的偉大天賦之外，他所知甚少，但他配得上這份天賦，並將其善加運用，努力成為人間向天堂發聲、以及天

堂向人間傳遞的媒介，且始終渴望能領悟更多音樂，為了教會而更完美地去演繹它。因此，在這段天界生命中，他的願望正結出碩果：在他的上方，俯臨著一位中世紀聖則濟利亞那古怪而帶有棱角的身影，這是由他慈愛的思想，根據彩繪玻璃窗上她的畫像所塑造出來的。儘管這外在的裝束不過是一個缺乏藝術美感、且源自可疑教會傳說的擬真再現，但隱藏在其背後的實相卻是鮮活而輝煌的；因為這個充滿童真的思想形體，已被天界歌詠階層中一位強大的大天使賦予了生命，並透過這個形體，傳授給這位唱詩班男孩一段塵世間從未聽聞過的、更為宏偉的音樂旋律。」

「許多在塵世期間曾致力於幫助他人的人也被發現存在於這個層面上，因為他們感受到了兄弟情的紐帶，他們純粹是為了服務而進行服務，而不是因為想要取悅任何特定的神明。他們正以完全的知識與冷靜的智慧，逐步落實各種宏大的行善企劃與壯麗的世界改良計畫，與此同時，他們也正在使自身的力量走向成熟，以便日後在物理生活的較低層面上將這些計畫付諸實現。」

天堂中的發展

但是，人們可能會問，既然靈魂將如此大比例的時間都花在享受這天堂世界的福祉中，那麼他在那裡逗留期間，又有什麼發展的機會呢？這些機會可以分為三類，儘管每一類都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形式。首先，透過他自身的某些特質，他在這天堂世界中開啟了某些窗戶；藉由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裡持續鍛鍊這些特質，他將會極大地增強它們，並在下一次轉世重返塵世時，在這方面獲得極為豐厚的稟賦。所有的思想都會因反覆重申而變得更加強烈，而一個花了上千年時間、主要在傾注無私感情的人，在該時期結束之際，必將深刻懂得如何強烈且美好地去愛。

其次，如果他透過自己的那扇「窗戶」傾注了某種渴望，進而使他與某個偉大天使階層建立起聯繫，那麼他無疑將從與祂們的交往中汲取到許多收穫。在音樂方面，天使們會運用各種他先前所未知的泛音與變奏；在藝術方面，祂們精通上千種他未曾設想過的形體。然而，所有這些都會逐漸烙印在他的心中，而透過這種方式，他同樣會從那段輝煌的天堂生命中走出來，帶著遠比他進入時還要更為豐富的資產。

第三，他將透過自己所塑造的思想意象獲得額外的資訊，前提是這些人本身已經發展到足以能夠教導他的程度。再者，塑造了真師或我們偉大的會長意象的證道學人，將會透過該意象獲得明確的教導與幫助，而在較小的程度上，這在面對層次較低的人時也是可能實現的。

即便一個人對某位神話英雄，例如某位或許從未真正存在過的聖人，產生了極大的虔誠之情，他仍有可能藉此獲得益處，因為必然會有某位天使或幫手去賦予他所塑造的意象以靈魂，並透過這個意象帶給他幸福與發展。

靈魂的真實生命

而在所有這些之上且超越這一切的，是靈魂或自我在自身層面上的生命，亦即存在於其因果體之中的生命，這個載體是他生生世世隨身攜帶、始終不變的，唯有其漸進式的進化除外。即使是我一直試圖描述的那段輝煌的天堂生命也終有結束的一天，隨後思想體也會像其他載體一樣依序脫落，而因果體中更為輝煌的生命便隨之開始。在這裡，靈魂不再需要窗戶，因為這才是他真正的家，而且在這裡，他所有的牆壁都已倒

塌。大多數人在如此的高度上至今還只有極微弱的意識；他們處於一種夢幻般的、缺乏觀察力且幾乎未曾清醒的狀態，然而，儘管他們的視野因自身缺乏發展而受到限制，但他們所擁有的那種視覺卻是真實的。儘管如此，他們每次重返時，這些限制都會變得更小，而他們自己則會變得更偉大，因此這段最真實的生命對他們而言將會變得更寬廣、更豐盈。

隨著這種提升持續進行，這段因果體的生命會變得越來越漫長，與在較低層面上的存在相比，所佔的比例也越來越大。而隨著這個人的成長，他不僅變得能夠接受，更變得能夠付出。那時他的勝利確實已經臨近，因為他正在學習基督的教誨，學習犧牲那至高無上的榮耀，也就是將自己所有的生命傾注出去以幫助他的同胞，將自我奉獻給全體，將天界的力量用於為人類服務，將所有這些壯麗的天堂力量用來援助在塵世中奮鬥掙紮的兒子們。這就是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一部分生命；這些是即使處於這座金色階梯底端的我們，也能看到在我們上方升起的某些步伐，以便我們能夠將這些向那些尚未看見的人報告，好讓他們也能睜開雙眼，去注視在這個沉悶的日常生活中此時此地正圍繞著他們的、超乎想像的輝煌。這就是證道學帶給西方世界的一部分福音，所有人未來必將走向這份崇高未來的必然性。這是必然的，因為它已經存在於此，因為要繼承它，我們只需讓自己與其相稱。

第十四章 孩子們的死亡

早逝的奧秘

對於嬰兒夭折的問題，許多人的心智都曾為之深感困惑。這份失去的痛苦曾使許多顆心變得荒涼，許多聲音也曾這樣追問：「一個在最開始就如此被攔截、剪斷的生命，究竟能有什麼用處？」正統的宗教理論確實曾試圖安撫那些痛失所愛的人，其解釋道：這個受過洗禮、隨後在犯下確切罪行之前便夭折的幼小嬰兒，直接進入了一種永恆的福樂之中，從而比起其他那些活得更久、即便沒有無可挽回地失去那永恆生命也幾乎肯定會危害到其獲得機會的人，取得了巨大的優勢。

然而，很自然地，當一個人開始思考時，諸如此類的解釋便不再能令他滿意；而對早期的證道學學生而言，大量兒童在幼年夭折的問題，也是一個當時無法給出清晰解釋的難題。我們曾寄託於有關大自然之豐饒浪費的陳腔濫調；我們談到一棵橡樹會長出數以千計的橡子，但在所有這些橡子中，也許只有兩三顆曾有機會輪流長成橡樹；我們還曾含糊地試圖將高嬰兒死亡率解釋為某種同源的大自然現象。然而，我們自始至終都意識到，我們的這種比喻是有缺陷的，這兩個案例在現實中並非真正平行對等。我們意識到，失去孩子必然是父母業力的一部分，而其所帶來的痛苦也無疑是那些父母過去某些行為的應有結果；然而，這儘管就其本身而言無疑是真實的，卻完全沒有向我們解釋這起事件與賦予該孩子肉體生命之自我之間的關係，我們深感在這一案例中，必然存在著某些我們尚未察覺的因素。

靈感從何而來

或許，要解釋我們所知道的這大部分真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說明那些調查人員是如何獲得啟發的。本應成為第一道曙光的線索，是出現在一名正值壯年便去世的年輕人身上。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若能去檢視同一個自我一連串漫長的連續轉世，會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這樣我們就能透過耐心的分析與比較，學習到那偉大的因果法則是如何被運用的，並努力去理解那些支配著重生之時間與地點的規則。為了這個目的，許多平行發展的生生世世或一連串的轉世被進行了調查、製成表格並予以仔細考量；而在這項探詢的過程中，許多極具趣味且重要性的事實便顯現了出來。

轉世的問題

目前我此處特別想到的案例，是居住在古希臘的一對兄弟。兩人都是畢達哥拉斯哲學體系的熱切研究者，並且藉由這份共同的興趣，以及非同尋常的深厚情感紐帶而緊密相連。對於哥哥而言，這套哲學實際上是他生命中的唯一，他幾乎將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其研究，以及與他作為入道者所參與的秘儀相關的工作中。對弟弟而言，這套哲學同樣也是生活的核心，但在此之外，他還擁有另一條發展路線，那便是具備極高的藝術天賦，因為他是他那個時代最主要的雕塑家之一。自然地，實踐他所擅長的這門藝術佔據了他大半以上的時間，從而使他能投入到克萊尼亞斯偉大學派研究中的閒暇時間相對較少。這對兄弟的生活幸福且和睦，兩人都活到了高壽。他們之間的聯結是如此緊密，且相互影響的程度又是如此之深，以至於他們顯然必須一同再度轉世；然而，此處卻因一個事實而產生了困難：那便是他們各自在天堂世界中的生命長度是不

相等的。弟弟在我們這個紀元的十六世紀初就已經準備好重新轉世，而哥哥卻還有三百多年的天堂生命尚未度過。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而並非不敬的話，這似乎為業力之主提出了一個某種程度上的難題，即便對他們而言這只是個極其簡單的問題。因為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人在天堂世界中生命的長度，純粹是耗盡他自己所積累的能量儲備所需的時間；因此，除了在極小的限制範圍內，要縮短或延長那段時期都是不可能的。我們曾被告知，藉由對那段更高生命的福樂進行特殊的強化，某種輕微的壓縮是可能的；但這是一種僅在罕見且特殊情況下才會採用的權宜之計，而且顯然並不適用於像這樣的案例。

這顯而易見的難題以一種最為簡單的方式得到瞭解決：弟弟已經耗盡了他在天堂世界中的生命，因此他投生到了歐洲的中部地區。他的藝術氣質在年幼時便顯露了出來，但這一次是在一個稍微不同的方向上。他沒有成為一名雕塑家，而是像他的父親一樣成為了一名蝕刻版畫家。他在這門藝術上發展出了極高的天賦，並被視為一名大有可為的年輕人，然而，當中世紀眾多瘟疫中的一場突然襲來時，在他還不滿二十歲之際，便將他從物理界上奪走了。許多人為這早逝深感惋惜，並對那個時期藝術界的損失表達遺憾，普遍憐憫這位在即將展開如此輝煌生涯的起點便失去了生命的年輕人，這也是極其自然的。

然而，讓我們注意其結果。在那段短暫的物理生命中，這位年輕人只釋放了相對有限的能量；因此，儘管他的慾望與情感要求在星光界上逗留的時長一般，但他的天堂生命卻相對短暫，他也因而準備好在十九世紀中葉降生，此時與他那位來自古希臘、從天堂世界誕生入物理生命的哥哥相比，兩人的出生時間相差不到三年。

早逝通常是一種祝福

這立刻向我們表明，一場終結了看似本該是輝煌生涯的早逝，往往可能是最大的祝福，而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重大損失。因為儘管弟弟的藝術天賦在十六世紀可能已經獲得了相當充分的展現，但他對哲學與奧秘學的研究肯定無法取得相稱的進展。他在那方面的傾向當時已經顯露了出來，並且渴望地吸收著他所能接觸到的任何奧秘主義。他深受約翰·陶勒教誨的影響，同時也與巴塞爾的尼古拉斯、克莉絲蒂娜·瑪格麗塔·埃爾納以及海因裡希·蘇索所發起的運動有所關聯。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如果他當時活了下來，他天性中的那一面也只能獲得極少的滿足；而既然在如今這一世中，這對兄弟都在證道學學會發展歷史的早期便加入了其中，並且自那以後便一直處於這項運動的核心，這便立刻能讓人看出，那場中世紀的早逝絕非不幸，而是這兩兄弟中較年幼的那位所能獲得的最大幸運。

蛻變與換軌的生命

我們本應能夠從這個比喻中進行推理，並以此來詮釋其他更短暫生命的奧秘；但即使在那時，這一必然的推論對我們而言也並非立刻清晰明瞭，而是還需要另一個實例才能使我們掌握整個體系。我們在一名兩次投生於同一個家庭的年輕證道學人身上找到了這個實例。他的第一段生命僅維持了幾個星期，而在幾年之後，他又重新誕生在同一對父母身邊。調查人員自然會為此尋求某種解釋，某種探究為什麼先前的出生無法像後來的出生那樣滿足那段生命之需求的理由。這項探詢顯然將範圍縮小到一個問

題：「這幾年的延遲對該自我帶來了什麼不同？就我們所能看到的而言，這段遲了幾年才展開的生命，與他若在那段較早的生命中活下來可能呈現的樣貌相比，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所差異？」

稍加考量便為我們提供了這個問題一個引人注目的答案。這對父母在接觸到證道學之前實際上是自由思想者，而隨後他們便立刻熱切地信奉了它，全家人以美麗的和諧一致共同投入其中。對於這位年輕人而言，其差異在於：如果他在那次較早的出生中活了下來，那麼在證道學的光芒降臨於他身上之前，他就已經度過了青春期。由於自由思想對於控制激情幾乎無法提供什麼理由，這便很有可能發生：在他受到證道學的約束影響之前，他可能就已經染上了許多很輕易就會毀掉他一生的惡習。但多虧了那場早逝的恩慈安排，當證道學的光芒降臨在這個家庭時，他仍然十分年幼，因此在困難的時期到來之前，他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去面對它。

自然地，對這一案例的研究為我們開了眼界，讓我們看到了各種可能性，於是我們開始調查其他碰巧在我們接觸範圍內的嬰兒夭折案例。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我們都發現了這同一個特徵，亦即那段必須透過犧牲先前生命才能獲得的後者生命，在某些方面是一段更優越的生命，它為該自我最需要的任何特殊發展提供了更大的機會。這對我們而言變得清晰明瞭：雖然失去幼小孩子無疑是為父母消除許多業力的一種手段，但對於賦予那具嬰兒肉體生命的自我來說，這始終是一種益處而非劣勢。對於嬰兒夭折，或許還有許多至今尚未被發現的其他原因，但至少在許多案例中，這純粹是一種用來度過時間的方法，直到能為那最合適的轉世做好準備為止。

往往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某個自我已經耗盡了那唯一能將他留在天堂世界的力量，因此他必須降生轉世，而其他他必須相遇的自我，那些欠他甚多、或是他必須向其補償的自我，卻尚未為物理生命做好準備。在這種情況下，使這些生命同步的顯而易見的難題，便透過給予該提前出現的自我一段短暫的中間生命而獲得瞭解決，從而使他能夠在每個人都為他做好準備時，第二度降臨。我們已經發現了一些案例，在其中即使是一兩年的延遲，也對未來的生命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差異。例如，這樣一個案例：孩子在他生命的某個特定時期，受到了某位特定老師的強大影響，這是一份塑造了他整個未來的影響；然而，如果他早一兩年達到那個特定的班級，他就會發現是由一位不同的老師在主持課堂，而就人類的推算所能預見的而言，這整場轉世對他來說就會完全不同了。自我並非總是為了與某個特定的人相遇才必須在某個特定時間出生；我們稍微思考一下便能輕易表明，在許多方面上，一兩歲的年齡差異便可能完全改變該個體對周圍環境影響的敏感度。

小孩的星光生命

另一個絕不能被遺忘的事實是，兒童在星光界上的生命通常是極度快樂的。當一個自我在肉體僅有幾個月大便將其脫落時，自然幾乎還未能讓自己習慣這具肉體或他的任何其他載體，因此不論是在星光界還是在思想界上，他那樣短暫的存在實際上都會是毫無意識的；然而，活了幾年、已經達到能夠玩耍和享受之年齡的兒童，將會發現大量這些他所渴望的事物。星光界上的兒童人口是龐大且歡樂的，而且其中沒有任何一個會曾覺得時間難熬。在這裡曾熱愛兒童的善良靈魂們，雖然已經脫離了肉體，但依然熱愛著他們；而且在這些靈魂中，絕不缺乏有人來引導他們玩耍，或是在他們接近星光世界中任何較不令人愉快的景象時，保護他們免受驚嚇。

我們知道，許多兒童非常喜歡想像自己是歷史與小說中所有奇妙故事的英雄；但在物理界上扮演魯賓遜、阿拉丁或獅心王理查的孩子，必須非常認真地去「假裝」，並且必須堅決地對許多不協調的現實視而不見。因此，不難想像當他發現這段全新且輝煌的生命中，他的思想能塑造他自己載體的物質以及他的周圍環境時，他是多麼地欣喜若狂，以至於他確實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將自己化為他所扮演之英雄的模樣，他可以完全成為指揮阿爾戈號的伊阿宋，或是穿著奇妙羽翼鞋子的珀耳修斯，並且在同伴們欽佩的目光中展現出這樣的形象。

我們也知道兒童是如何不知疲倦地提出問題，並且他們又是多麼渴望能充分理解每件事物。在物理生命中，他們的堅持往往會困擾我們，因為我們發現很難清晰地構思出一個能讓他們理解的回答。但在星光界上，要給出令人滿意的解答就容易得多，因為在那裡，許多情況下只要透過思想力量，就能立刻創造出所討論事物的意象，因此這不僅僅是口頭描述，而是可以直接展現出來。這種視覺上的演示讓兒童感到極其雀躍，而他們對知識的殷切渴望，也以此種方式獲得了最充分的滿足。

不可避免地，人們會想到：儘管擁有這所有歡樂，許多兒童仍會因為失去了他們所愛之人的陪伴而感到痛苦，無論他們擁有了什麼樣的新樂趣，他們依然會思念那曾作為他們物理生命中如此重要一部分的父親、母親、兒時玩伴或動物玩偶。然而，若是這樣想，便是忽略了一些影響星光生命最為強大的事實。我們必須記住，儘管我們有時可能會有一種「失去了」逝去朋友的印象，但他們卻絲毫沒有失去我們的感覺。他們依然緊挨在我們身邊，看得到我們的星光體；對他們而言，唯一的改變在於我們是在夜間與他們相伴（在能意識到他們的意義上），而不是在白天。當我們清醒時，我們的星光體對他們來說當然依舊清晰可見，但我們在他們的層面上是沒有意識且無法做出回應的。

當我們的肉體入睡時，我們便在他們的層面上醒來，並像以往那樣與他們交談，因此唯一真正的區別在於，我們的夜晚對他們而言變成了白天，此時他們能與我們相遇並交談；而我們的白天對他們來說則成了一種夜晚，在這段時間裡我們與他們暫時分離，就像朋友們在晚上各自回臥室就寢時總是會分開一樣。因此，小傢夥們絲毫不會思念父親、母親、兒時玩伴或動物玩偶，因為每當所有人入睡時，他們便能像以前一樣與他們相伴，而且是處於一種更為親密且更美麗的關係中，因為他們在彼此身上看到了更多，並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理解他們。而在其餘的時間裡，我們可以確信他們擁有大量的新玩伴，以及大量對他們照顧得無微不至、並給予他們所需的一切以讓他們過得極其快樂的友善成年人。

死後還有可能成長嗎

我們經常被問及，兒童在星光界上的生命中是否會繼續成長。我們的通靈術朋友對此點深信不疑，並且他們舉出了無數的實例：在孩子去世多年後，他們向父母顯現時已經長大到完全認不出來了。既然我們知道，捨棄了兒童肉體的靈魂會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重新轉世，證道學人們便往往傾向於帶著懷疑的態度來接受這些說法，並認為它們必然完全是錯誤的。然而，我們絕不能忘記剛才提到的事實，亦即星光界上的任何實體都能隨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的載體，因此他的外貌取決於他如何看待自己。由此便可得出，任何在去世時年齡已大到足以開始憧憬自己成為大男孩或年輕人（視情況而定）之後要做些什麼的孩子，無疑會將自己想像成正在成長，並且很可能是以極快的速度在成長。因此，他的星光體便會呈現出恰如他所認為應當呈現的模樣；而如果他

獲得協助將其物質化，它無疑會在令他欽佩的朋友們面前展現出成長的現象。然而，這種成長僅僅是一種外觀，與肉體自然的體型增長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們應當記住，構成一個人在星光界上的載體的大部分星光物質，之所以會呈現與肉體完全相同的形狀，是因為它受到了那種更稠密物質的吸引。因此，在該星光物質中便建立起了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維持該形狀的習慣；而即便在它完全從肉體中抽離之後，它仍會繼續維持同樣的外貌，甚至長達數年之久。一個人雖然可以透過運用他的思想，在任何程度上改變那個形狀，但當那股思想壓力抽離時，它總會回到它長期以來所習慣的形狀。因此，隨著男孩在物理界上緩慢成長，星光體也會穩定地改變自身，以與肉體的自然變化相呼應。然而，當他去世時，便不再有物理物質的進一步變化來促成星光體的成長；結果，它那可以被稱之為自然的形狀，便是他在離開肉體時所保持的模樣。每當他一時忘記將自己想像成身高已經增長時，它的傾向總是會完全回到那個尺寸和形狀。儘管如此，我毫不懷疑，兒童這方面的自然感受，正是許多證據確鑿的兒童物質化案例的解釋，在這些案例中，孩子們自離開物理世界以來，似乎都已經長大了不少。

冒充

我們也曾遇過其他的例子，在其中，一些出於善意的星光實體為了解除父母的痛苦而扮演了逝去孩子的角色。一段時間前，當我遇到一個頗為招搖的此類案例時，我曾詢問那個偽裝成「長大了的嬰兒」的男子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的解釋倒很簡單。看來在很久以前，他曾是這位失去孩子之母親的情人；儘管她後來嫁給了別人，但他對她的愛意卻從未動搖。如今，她正因失去這個繈褓中的嬰兒而陷入極大的痛苦中，而正如他所說，這個小嬰兒已經找不到了，也就是說，與之相連的自我早已離開了星光生命，甚至事實上可能已經重新轉世了。但他看到她無比渴望能見到孩子一面，為了撫平她的悲痛，他願意承擔因冒充死去的孩子而涉及欺騙行為所帶來的任何指責。他透過意志力的凝聚，讓自己化為一種倘若那孩子還活著時可能會呈現的形貌，並以那個形貌經常在通靈會上向母親顯現，帶給她極大的欣喜與安慰。他說，這種行為絕不可能對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帶來傷害；他不相信上帝會對如此崇高目的下所做的無辜欺騙做出嚴厲的審判。事實上，他坦白地說：「當我只要透過這樣一個善意的謊言就能減輕她的痛苦時，你以為我會袖手旁觀，眼睜睜看著她受苦嗎？」

他的這種自我犧牲態度中帶有某種令人動容的悲愴；儘管我無法贊同他的行為，但也覺得去譴責他並非我的職責所在。這種出於極佳動機而進行冒充的案例似乎並不少見，而且在所有這類案例中，模擬成長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事。有些通靈術者甚至聲稱，死產嬰兒的靈魂也曾以同樣的方式在通靈會上顯現，並將自己描述為在另一個世界中繼續生活與成長，儘管他們在這個世界中根本未曾存在過。對於研究證道學的學生而言，顯而易見的是，這些情況只可能是冒充，因為就死胎的情況中，根本就沒有靈魂存在；也就是說，那具肉體正是因為在那個時刻沒有準備好要使用它的自我，所以才從未呼吸過生命的氣息。

無盡的慰藉

在這一個案例中，正如在其他許多案例中一樣，證道學學說所傳授的確定知識帶來了無盡的慰藉。摯愛孩子的離世，不能不在其父母的心中帶來悲傷；在物理界上的失去

感是始終存在且無比真實的；然而，對於一位清晰理解這一切的證道學人而言，那份悲痛無疑將會大大減輕，因為他明白，自己所愛著的孩子捨棄物理載體，純粹只是為了能在一種更適合其發展的條件下重新顯現。這僅僅是諸多實例中的一個，調查在其中向我們表明了：所有的事情，甚至是那些看起來痛苦的事情，都正在齊心協力地走向美好；而當我們傾向於指責大自然殘忍或疏忽時，出問題的其實是我們的無知，而不是那神聖計劃。

「它創造也消滅，修補著萬物；

它所造就的一切，皆勝過往昔；

在它那充滿渴望與期盼的雙手之間，

那宏偉燦爛的藍圖，正緩緩編織浮現。

這便是那邁向至善公義的律法，

最終無人能將其扭轉或阻擋；

它的核心是愛，而它的終點，

是平和與甘甜的圓滿。順應皈依吧！」

艾德溫·阿諾德爵士

第三部分 來自幽靈的證據

第十五章 星光體出遊

幽靈研究

如今，在證道學學會與心靈現象研究協會的推動下，幽靈現象的研究已從愚昧嘲笑的領域，提升至備受尊重的科學考察範疇。若我們嘗試對這些現象進行系統性分類，或許能更深入地理解彼岸世界的存在狀態。關於此類現象的實證資料可謂汗牛充棟，其中部分紀錄因目擊者當下的驚惶情緒而可信度存疑，但更多案例卻展現出無可辯駁的真實性；然而迄今為止，鮮少有人致力於為這團混沌建立系統性秩序，或從諸多線索中歸納出具有一致性的理論架構。

如今，證道學已使我們熟悉這樣的觀念：人類在仍擁有肉身的狀態下，也能進入並探索不可見的領域，這項研究任務顯然比過往更具可行性。我們將引用一些有記載的靈異案例，既為闡明前文所述關於死後世界的狀態，也為展示這些現象如何能透過證道學的知識體系得到合理解釋。

事實上，我一直認為，若能對這些敘事進行系統分析與細心比對，我們本可推導出許多現今需透過其他途徑才能獲知的真理。任何有幸研習印度教或佛教教義者都不難發現，這些觀察得出的事實與它們的教導的契合度，遠超過現代神學對死後即時狀態的謬誤理論。這些案例主要選自知名的幽靈現象彙編，查考原始文獻通常可確認作者採信每項案例的證詞依據。其中多數案例的證據清晰可靠；僅少數案例因當時未詳盡查核目擊者細節，致使本該極具價值的佐證資料如今已不可考。

然而，奧秘主義的學生很快就能從這類記述中辨別真偽，透過內在證據區分事實與虛構。那些流行作家為大眾雜誌撰寫的鬼故事，常因其粗劣失真而令這些學生反感；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作者竟不願下功夫先理解現象背後的原理，以致連基本可能性都混淆不清。其實只要稍具相關知識，他們本可為故事增添合理性而更有效和更令人毛骨悚然，而非如現在這般漏洞百出。

即便本書引述的某些案例可能摻雜謬誤，也絲毫不影響整體論證；縱使某些故事經考證後無法驗證，至少其情節具備真實可能性，因為已有數十個類似案例被確認為真。我們的理論體系完全建基於理性，並透過大量實證檢驗，單一案例的準確與否根本無損其有效性。或許我該補充說明：為避免讀者耗費時間於無關緊要的細節（這些細節非但無助於釐清當前探討的要點，甚至可能模糊焦點），書中多數案例都已大幅精簡。

我們面臨的困難絕非在於尋找案例佐證前文論述，而是如何處理這令人目眩的豐沛現象，等待我們檢視的那些現象既繁複又多樣。誠如西奇威克教授創立心靈現象研究協會時所言：如此重要且頻繁發生的事實，竟長期未獲嚴謹研究，實乃學術之恥。這更高等的生命可能性如此多元，以致分類工作很艱鉅。雖有幾類主要型態反覆出現，但每個案例皆具獨特性，總有例外情況難以歸入我們設定的任何框架。

在我們所研究的這類案例中，觀察者往往心緒不寧，幾乎必然更關注靈異現象的個人層面而非科學意義，致使許多對研究至關重要的細節被忽略。除非專門研究這類現象，否則極少人知曉該觀察哪些要點，而幽靈又鮮少向那些最渴望與之交談者顯現。

這就導致多數人將所有涉及彼岸世界的現象混為一談，全然無意區分真實的幽靈、乙太重身、思想形體與星光界印記之間的差異。

關於這些要點，我們都將逐一探討；但首先讓我們從生者靈魂離體的案例著手。透過研究幾個人與他的載體暫時分離的實例後，我們將更容易理解：為何永久捨棄今生這副肉身是如此自然的過程。著名的靈媒德斯佩朗斯夫人（Madame d'Espérance）在其引人入勝的自傳《陰影國度》（第 355 頁）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起始案例，她如此描述自己首次有意識地靈魂出體時的感受：

初瞥更高生活

「那是個週日的清晨，陽光明媚的夏日。我躺在沙發上翻閱書籍，卻滿腦子想著該如何實際進行測試，根本無心閱讀。突然，一陣奇特的虛弱感襲來，書頁上的文字竟變得模糊不清。我要昏倒了嗎？眼前一片黑暗，我確信自己又要發病了。想呼救卻想起屋子這側空無一人。這種虛脫感轉瞬即逝，我慶幸沒驚擾他人。當目光再次落向書本時，多麼詭異，書本竟顯得如此遙遠而朦朧！我明明已離開沙發，卻看見有人躺在那兒捧著書；這會是誰呢？此刻的我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輕盈與力量！虛弱感消散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超凡的活力，這種強健充沛之感，是我此生從未體驗過的。」

「生命力在我體內甦醒，如電流般在血管中奔湧、跳動、沸騰。我身體的每個部分都煥發著嶄新的活力，體驗著全然無拘的自由。這是我首次真正領悟到『活著』的意義。」

「多麼奇異，房間竟顯得如此狹小、侷促而陰暗，沙發上那個朦朧的身影又是誰？我似乎對那靜止的形體有種模糊的熟悉感，彷彿曾在某處相識，但這股難以抗拒的自由感必須盡情享受。我無法停留於此，該往何處去？我飄向窗邊。多麼詭譎，周遭景物竟如此黯淡！牆壁彷彿向我逼近，又漸漸消融；至於去向何方，我卻無從知曉。」

我本人可以證實，當人脫離即使是健康的肉體時，那種完美的安適感、自由、輕盈與力量會立即湧現；而對於那些肉身虛弱多病的人來說，這種反差必定更為強烈。即便這種體驗已成為日常，從牢籠躍入陽光、從虛弱與限制進入更高生命層次的能量與效能，始終是一種歷久彌新的驚奇與喜悅。

一次星光體出遊

R·D·歐文先生在《另一世界的足音》（第 256 頁）中記載了一個極佳的星光體出遊案例，其特殊之處在於同時記錄了造訪者與被造訪雙方的證詞：不僅詳述了出體者的體驗記憶，更透過被造訪女士的陳述加以驗證。這位元星光旅行者必定攜帶了部分乙太物質離開肉體，因為她能夠俯視自己躺在丈夫身旁的稠密肉身，並比較兩者蒼白程度的差異。起初她似乎誤以為自己已死，直到翌晨醒來才確信並非如此。在審視自己的肉身後，她驚訝地發現自己竟能穿透牆壁，不久便來到遠方友人的臥房。她與友人進行了對話（這段對話友人事後仍有記憶），但造訪者很快失去意識，或至少喪失記憶，以致無從知曉自己如何及何時回歸肉身。

一位雕刻師的遠離肉體之旅

在 M. 加布里埃爾·德蘭所著的《未來生命的證據》一書中，引述了數個關於精微體初次生命體驗的類似範例；不過在其中某些案例中，這些體驗可能並非真正的第一次，而只是記憶中留存下來的第一次。以下（第 87 頁）是一位年約三十歲、才華橫溢的雕刻師的敘述。他表示：

「幾天前的傍晚，當我在大約十點鐘回到家時，頓時被一種無法解釋的奇特倦怠感所籠罩。然而，我決定不立刻上床睡覺，於是點燃了燈，把它放在床邊的桌上。我拿了一支雪茄，用燈焰點燃，抽了兩三口，隨後伸展身體躺在一張長椅上。」

「正當我以一種隨性沉溺的方式順勢滑下、好讓頭部靠在沙發靠墊上的那一刻，我感覺周遭的事物都在旋轉；我感到一陣眩暈，隨後突然發現自己被傳送到了房間中央。對於自己這樣無意間移動了位置，我感到非常驚訝，環顧四周，而我的驚奇感更加劇了。」

「起初，我注意到自己舒舒服服地——而非僵硬地——伸展躺在沙發上，但我的左手舉在上方，肘部支撐著，手裡還握著點燃的雪茄，雪茄的微光在燈罩所形成的陰影中清晰可見。我產生的第一個念頭，無疑是我已經睡著了，而我所體驗的一切不過是一場夢的結果。然而，我感覺這與我過往經歷過的任何夢境都截然不同，從未有過任何夢境顯得如此無比真實。此外，我還有一種印象：自己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緊密地接觸實相。隨後，在確定自己並非在做夢的同時，出現的第二個念頭便是自己已經死了。與此同時，我想起曾聽人談論過靈體，並認為自己也變成了一個靈體。關於這個主題我所學過的一切，都在我的內在視野中緩緩展開，但所花費的時間比回憶起它們還要短暫。我非常清楚地記得，一想到未竟的任務，自己便被一種痛苦的悔恨所籠罩。」

「我靠近了我自己，或者該說是我的肉體，抑或是我以為是自己屍體的那個東西。一個起初我不理解的景象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看到自己在呼吸，但不僅如此，我還看到了自己胸腔內部，我的心臟在那裡跳動著，緩慢而微弱，卻很有規律。隨後我明白自己一定是處於一種昏厥狀態，但卻是一種特殊的昏厥；我不禁自言自語道，除非那些經歷過昏厥的人在醒來後都想不起暈倒時發生的事。接著我開始害怕自己在恢復意識後會記不起這一切。」

「感到稍微安心一些後，我環顧四周，自問這種狀態還會持續多久；隨後我便不再去理會自己的肉體，即那個繼續躺在沙發上的『另一個我』。我看了看安靜燃燒著的燈，想到它離我的床非常近，可能會引燃窗簾。我摸了摸熄滅燈火的控制桿想把它關掉，但（奇特而令人驚訝的事實！）雖然我能感覺到控制桿在自己手中——可以說，我似乎感知到了它的每一個原子——但任憑我怎麼用手指拉動，移動的卻只有我的手指；我徒勞無功地試圖移動那個控制桿。」

「隨後我檢查了自己，發現雖然我的手可以穿透自己的身體，但我依然能感覺到這個身體；如果我在這一點上記憶沒錯的話，它看起來就像是穿著白衣。接著我站在壁爐架前的鏡子前。我沒有在鏡中看到自己的影像，我的視線反而似乎可以隨心所欲地延伸；起初是牆壁，接著是畫框背面和我鄰居房間裡的家具，最後他公寓內部的景象呈現於我眼前。我注意到他的房間裡沒有光線，但我卻能在裡面看得清清楚楚。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感知到，似乎有一束光從我的上腹部發射出來，照亮了那些物品。」

「我產生了一個想法，想要進入我那位並不認識、且當時正身在巴黎的鄰居房間裡。我才剛萌生想要拜訪第一個房間的願望，就發現自己已經身處其中；我是如何進去的

我並不知道，但對我來說，我穿過牆壁就像我的視線穿透牆壁一樣輕而易舉。簡而言之，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進入鄰居的房間。我檢視了那些房間，將它們的景象牢記在心，並走向一個書架，那裡我特別注意到放在與我眼睛同高那一層的書名。」

「為了改變位置，我只需要發出意念，無需費力，我便發現自己已經身處在我想去的地方了。」

「從這時起，我的記憶變得非常混亂。我知道自己去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我想是去了義大利，但我說不出自己是如何度過那些時光的。就好像是我不再能夠控制自己，也不再能夠主宰自己的思想，我發現自己隨著思想的指引而被帶到了四面八方。」

「總之，我在早晨五點鐘醒來，身體僵硬而發冷，依然躺在沙發上，手指間還夾著那支沒抽完的雪茄。我的燈已經熄滅了，煙罩被燻得發黑。我上床休息，但無法入睡，渾身直打冷顫。最終，睡眠還是降臨了。當我再次醒來時，已經是大天白日。」

「透過一點小計謀，我說服了管理員去看看我鄰居的房間是否有東西被打亂；和他一起進去後，我認出了前一天晚上看到的畫作與家具，以及我特別記錄下來的那些書名。」

在上文引用的故事中，星光界的遊歷似乎並沒有特定的方向原因；但通常情況下，這種漫遊並非毫無目的，而是帶有我們可以追溯的目標。在以下同樣由德蘭先生引述的案例中（第 83 頁），克倫威爾·瓦利先生清醒地離開了他的肉體，以便將其從死亡中拯救出來。這段敘述摘自瓦利先生在倫敦辯證學會發表的聲明，他是英國電報局的首席工程師。他表示：

重身控救

「我先前一直在進行瓷器製造的實驗，由於大量使用酸類所產生的氣體，導致我的喉嚨發生痙攣。我當時病得相當嚴重，且經常因這種痙攣而驚醒。醫生建議我隨身準備硫酸乙醚以供吸入，以便能迅速緩解症狀。我這樣使用了六到八次，但因為太討厭那股氣味，便放棄使用，改用氯仿代替。我把它放在床邊，當需要使用時，我就俯身對著它，這樣一旦失去知覺，我就會向後倒下，讓海綿掉到地上。然而有天晚上，我轉身仰臥，手裡仍握著海綿，而海綿依然貼在我的嘴上。瓦利夫人當時正在照顧生病的孩子，睡在我房間樓上的房間裡。幾分鐘後，我意識到了自己的處境。我看到自己仰臥著，海綿扣在嘴上，完全無法做任何動作。我竭盡全力發出意志，讓關於自己所處危險的清晰念頭穿透瓦利夫人的心智。她醒了過來，走下樓，立刻拿走了海綿，並感到無比驚恐。我盡了一切努力試圖說話，我說：『如果你明早不提醒我，我就會把這一切忘得乾乾淨淨，不知道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但請務必告訴我是什麼讓你下樓的，這樣我就能想起所有的細節了。』」

「第二天早晨，她按照我的吩咐做了，但起初我什麼也想不起來。然而，我整天都在花費極大的努力試圖回想，最後成功地先想起了部分，最終想起了事件的全貌。當我讓瓦利夫人意識到我的危險時，我的靈體正處於她身旁的房間裡。」

「這起事件讓我理解了靈體進行溝通的方式。瓦利夫人看見了我的靈體所渴望的事，並且體驗到了相同的印象。有一次在進入恍惚狀態後，她對我說：『現在跟你說話的其

實並不是靈體，而是我自己；我正在像靈體經由我的嘴說話那樣，使用著自己的身體。』」

「我在 1860 年記錄了另一個事實。當時我剛鋪設完第一條大西洋電纜。當我到達哈利法克斯時，我的名字已經透過電報傳到了紐約。賽勒斯·菲爾德先生將這項消息轉達給了聖約翰和勒哈佛爾，因此當我到達時，處處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並且在勒哈佛爾，我發現有人為我準備了一場宴會。」

「現場有很多演講，且持續了很久。我第二天早晨必須趕搭早班船，我很擔心自己無法及時醒來。我使用了迄今為止對我總是有效的辦法：我強烈地將意志集中於在正確的時間醒來。早晨到了，我看到自己深眠於床上。我試圖叫醒自己，但做不到。在經過幾分鐘思考甦醒的最佳方法後，我看到了一個院子，裡面堆著一大堆木材，兩個人正朝它走去。他們爬上木堆，搬走了一塊沉重的木板。隨後我想到給自己暗示一個夢境：一顆砲彈朝我發射過來，出砲口時發出呼嘯聲，並在兩個人從木堆頂端扔下木板的瞬間爆炸並炸傷了我的臉。這把我驚醒了，留下了對這兩個行為非常清晰的印象；第一個行為是我的理性部分命令我的大腦去相信由我智慧的強大意志所暗示的荒謬幻象之真實性。至於第二個行為，我一刻也沒有耽擱。我跳下床，打開窗戶，向自己確認了院子、木材堆以及那兩個人正如我的靈魂所看到的那樣在那裡。我先前對這個地方毫無所知。前一天晚上我到達這個城鎮時天色已暗，我完全不知道那裡有一個院子。顯然，我的靈體在我的肉體沉睡時看到了這一切。如果不打開窗戶，我根本不可能看到那堆木材。」

罌粟

我的一位年輕友人近日來信中記述了這段經歷：

「父母離家外出一週。小妹 G.某日身體不適，接連三夜，她總在寒顫中驚醒，發現被褥整齊地反折，與就寢時的狀態截然不同。第三夜醒來時，她清楚看見母親坐在床尾，隨後起身離房。當夜暴風雨肆虐，將父親親手在前園播種的罌粟花摧折殆盡。待母親返家後，我們得知她連續三夜夢見自己為 G.掀開被褥，且在第三夜夢中記得下樓經過前園時，還想著：『這些罌粟被風雨打垮真可惜！』她同時注意到前門的開闔方向似乎與現實相反。」

顯然，母愛在此扮演了引導者的角色。遠行的母親直覺感應到孩子身體不適，因而在無形中守護徘徊，儘管掀開被褥的具體動機仍難以參透。第三夜她必定已略具物質化形體，或攜帶了些許乙太物質，方能被孩子清晰看見。她注意到花朵這等細微之事，恰恰佐證了這是次星光體造訪，而非單純的超視覺現象；就連關於前門的隨口之言也別具深意，這正是初涉預視者常有的認知混淆，尚未習慣星光視覺的雙向穿透特性前，物象的反轉現象時有所見。

上述案例中的幾位女士，其神通能力顯然已接近覺醒狀態，故無需特殊刺激便能自然觸發。然而多數人的這項潛能仍深埋底層，難以輕易喚醒，唯有在面臨重大危難或迫切需求時，方可能被激發而投入運作。

入定中求助

牛津兩位牧師的案例，便是這類現象中一個證據確鑿的著名實例（李博士《靈光與幽影》第 88 頁以 W.與 P.代稱）。W.先生是學院研究員，P.則在十八英里外的教區任職。某夜 W.反覆三次夢見 P.滿臉驚恐地出現，高喊著「他們正在埋葬我！」這個鮮明而令人不安的夢境令他徹夜難安。次日早餐後，W.正坐於扶手椅時，忽聞敲門聲。他喊了聲「請進！」聽見門開人進，以為是僕人而未抬頭，直到耳邊響起 P.熟悉的低語：「W.，他們在埋我！」驚跳而起的他發現房內空無一人，僕人們也皆未靠近。W.立即動身前往探視，抵達教區長宅邸時，只見靈車已停於門前，P.的遺體被釘入棺木，正待下葬。他堅持開棺，斷然阻止葬禮進行。將遺體移置床榻施以溫敷後，生命跡象逐漸顯現。數日後 P.完全康復，並又活了九年。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不幸的牧師最初只能在友人入睡（即星光體暫時擺脫肉體遮蔽的狀態）時與之聯繫；但當發現這樣仍不足夠時，迫在眉睫的危機驅使他做出更大努力，從而實現部分物質化，使他得以產生物理聲響，成功喚起友人對其危難處境的關注。類似案例不勝枚舉，但其中最精彩的莫過於羅伯特·戴爾·歐文先生（Mr. Robert Dale Owen）在《另一世界邊界的足音（Footfalls on the Boundary of Another World）》（第 242 頁）中記載的沉船乘客獲救事件。這個廣為人知的案例之所以值得全文引用，正因其完美呈現了此類現象的所有特徵——儘管其中每個細節都能在其他敘事中找到對應，但再沒有其他案例能將這些要素如此戲劇性地集於一體。原文如下：

「向西北行駛」

「羅伯特·布魯斯先生是一艘往返利物浦與新布朗斯維克聖約翰港的商船大副。某次西行航程中，船隻在出海五、六週後接近紐芬蘭大淺灘東部海域。正午時分，船長與大副曾一同在甲板進行太陽觀測；之後兩人便下到艙房計算當日航程。」

「這間位於船尾的狹小艙房，其短梯採橫向設計穿過船舷而下。正對樓梯口處設有一方小型平臺，平臺後方即是大副的專用艙室；平臺上並列著兩扇間距極近的門，一扇朝船尾方向通往主艙房，另一扇正對樓梯則直通艙室。艙室內的書桌緊貼前艙壁設置，恰位於門側，坐在桌前辦公者只需微微側身回望，便能將主艙房內的動靜一覽無遺。」

「大副全神貫注於計算工作（由於所得結果與航位推算相差甚遠，與預期嚴重不符），竟未察覺船長的動向。完成計算後，他頭也不回地揚聲道：『我測得的經緯度是某某數據。這可能正確嗎？長官，您的數據如何？』」

「未獲回應的他再度詢問，同時側首回望，以為看見船長正忙於在板上書寫。依舊無人應答。他遂起身，當直面艙門時，那個被他誤認為船長的身影突然抬頭，驚愕的大副眼前，赫然是一張完全陌生的面孔。」

「布魯斯絕非懦夫；然而當他迎上那道凝重沉默的直視目光，並確信那絕非生平所見之人時，終究難抑驚惶；他未停下質問這位不速之客，而是倉皇衝上甲板，其驚恐之狀立刻引起船長注意。『哎呀，布魯斯先生。』船長問道：『你究竟是怎麼了？』」

『怎麼了，長官？您書桌前的是什麼人？』

『我沒看到有人啊。』

『但確實有人啊，長官！是個生面孔。』

『生面孔！老天，你準是在作夢。要麼看見的是管事，要麼是二副。除了他們，誰敢擅自下艙？』

『可是長官，那人就坐在您的扶手椅上，正對著艙門，在您的板上書寫。後來他抬頭直盯著我的臉；若說這世上有什麼是我看得真切分明的，那就是這張臉了。』

『那人？是誰？』

『天知道，長官，我真不認識。那張臉，我此生從未見過。』

『你準是瘋了，布魯斯先生。航程近六週的船上怎可能有陌生人！』

『我明白，長官。可我確實看見他了。』

『下去看看到底是誰。』

「布魯斯遲疑了。『我從不信鬼神之說。』他坦言：『但說實話，長官，我寧可不要獨自面對那東西。』」

『得了得了，立刻下去，別在船員面前出洋相。』

『您向來知道我是講理的人。』布魯斯面色驟變：『但若您不介意，長官，我們最好一同下去。』

「船長步下階梯，大副緊隨其後。艙房空無一人！他們徹查所有艙室。連個鬼影都沒有！」

『怎麼樣，布魯斯先生。』船長說道：『我早說你是作夢了吧？』

『您這麼說當然容易，長官。但若我沒親眼看見那人在您的板上書寫，就叫我永不得與家人團聚！』

『啊！在板上寫字！那字跡應該還在。』船長抄起板子。

『還真有東西！』他驚呼：『這是你的筆跡嗎，布魯斯先生？』

「大副接過石板，只見上面清晰可辨地寫著：『轉向西北航行』」。

『你是在戲弄我嗎，先生？』船長厲聲質問。

『以我的人格與海員身份起誓，長官。』布魯斯回答：『我對此事的瞭解絕不比您多。方才所言句句屬實。』

「船長坐回書桌前，盯著板子陷入沉思。最後他將板子翻面推向布魯斯：「寫下『轉向西北航行』。」」

「大副照辦。船長仔細比對兩處筆跡後下令：『布魯斯先生，叫二副下來。』」

「二副應召而至，依船長要求寫下相同字句。接著是管事，而後輪番傳喚全船識字者書寫。然而所有人的筆跡，都與那神秘字跡毫無相似之處。」

「待船員退下後，船長陷入沉思。『會不會有人偷渡？』他最終開口，『必須徹底搜查這艘船。若找不出那傢夥，他可真是躲貓貓的高手。召集全體人員。』」

「從船首到船尾，每個角落都被懷著激動好奇心的船員徹底搜查，畢竟船上有陌生人的消息已傳開。然而除了船員與官員外，連個鬼影都沒找到……」

「一無所獲地回到艙房後，船長問道：『布魯斯先生，你怎麼看這事？』」

『說不上來，長官。我親眼見那人書寫，您也看見了字跡。這事必有蹊蹺。』

『看來是這樣。現在順風，我考慮轉向一探究竟。』

『若換作是我，長官，必定這麼做。最糟也不過損失幾小時航程。』

『那就試試。去甲板下令轉向西北。還有，布魯斯先生，』大副起身時他補充道，『安排瞭望手，要挑可靠的人。』

「命令迅速執行。約莫三點鐘，瞭望手回報正前方出現冰山，不久後又發現冰山旁疑似有艘船。」

「當他們靠近時，船長透過望遠鏡確認那是艘殘破的船隻，顯然凍結在冰層上，甲板上有不少生還者。他們隨即停船，派出小艇展開救援。」

「這艘證實是從魁北克駛往利物浦的客船。它先是受困冰層，最終被徹底凍結，已在極度危急的狀況下度過數週。船體破損、甲板遭沖刷，實際已是廢船，糧食殆盡，淡水也幾乎耗盡。船員乘客早已放棄獲救希望，因此對這場意外救援的感激之情尤為深刻。」

「當第三艘救生艇載回的受難者中，有位男子正攀爬船舷時，大副瞥見其面容，頓時驚駭後退。那正是三四小時前從船長書桌前抬頭與他對視的臉龐。」

「起初他還試圖說服自己只是錯覺，但越是端詳越是確信：不僅是面容，連身形衣著都完全吻合。」

「待精疲力竭的船員與飢腸轆轆的乘客安頓妥當，帆船重新啟航後，大副將船長請到一旁：『看來我今天見的並非幽靈，長官，那人還活著。』」

『什麼意思？誰還活著？』

『就是剛才獲救的乘客之一，正是午間在您板上書寫的那位。我敢在法庭上發誓。』

『說真的，布魯斯先生』，船長回答，『這事越來越離奇了。我們去見見這人。』

「他們發現他正與獲救船隻的船長交談。兩人上前，用最熱烈的言辭表達對逃離恐怖命運（在嚴寒與飢餓中緩慢死亡）的感激。」

「船長回應說這只是將心比心之舉，並邀請他們移步艙房。隨後對那位乘客說道：『希望先生別覺得我唐突，能否請您在這板子上寫幾個字？』他將板子空白面朝上遞出。『樂意之至。』乘客回答：『但該寫什麼呢？』」

「幾個字就行。不如寫『轉向西北航行』。」

這位乘客雖然明顯對這奇怪要求感到困惑，仍微笑著照辦。船長拿起板仔細端詳，隨後側身避開乘客視線，翻轉石板後再次遞出。「您說這是您的筆跡？」他問道。

『何必多言』，對方看著板回答，『您親眼見我所寫。』

「『那麼這個呢？』船長翻轉板子說。男子先後審視兩處字跡，滿臉困惑。最終他開口：『這是怎麼回事？我只寫了其中一行。另一行是誰寫的？』」

『這正是我想請教的，先生。我的大副聲稱，今天正午您就坐在這書桌前寫下這行字。』

「遇難船的船長與乘客交換了驚疑的眼神。前者問後者：『您可曾夢見自己在這板上寫字？』」

『沒有，先生，至少我毫無印象。』

『您提到作夢。』帆船船長追問：『這位先生今天正午時分在做什麼？』

『船長。』對方回答，『這事實在玄妙至極；我本打算等安頓好就立刻向您報告。這位先生（指向乘客）因過度疲憊，午前便陷入昏睡。約莫一小時後醒來，竟對我說：『船長，我們今日就能獲救。』詢問緣由時，他聲稱夢見自己身處一艘三桅帆船，而那艘船正前來救援。他詳細描述了船隻外觀與索具配置；而當貴船現身時，其特徵與他的描述分毫不差，令我們萬分震驚。』

『毫無疑問。』那位船長接話：『板子上的字跡，無論如何出現，救了你們所有人。當時我的航向偏西南，我轉向西北並派瞭望手觀察情況。但您說。』他轉向乘客道：『您不記得夢中在板子上寫字？』

『是的，先生。我毫無這方面的記憶。我只獲得那艘夢中帆船會來救援的印象，卻不知這印象從何而來。還有件怪事。』他補充：『這船上的一切對我來說異常熟悉；可我確信從未登過貴船。這實在令人費解。您的大副究竟看見了什麼？』

「於是布魯斯先生向他們詳述了前述所有情節。他們最終得出的結論是：這顯然是上天介入，將他們從絕望命運中拯救出來。」

「以上敘事由朱莉婭·哈洛克號縱帆船船長克拉克轉述給我，他直接從布魯斯先生本人處聽聞此事。我詢問克拉克船長是否瞭解布魯斯的為人。」

『這輩子見過最誠實耿直的人。』他回答：『我們親如兄弟；兩個人在同一艘船上朝夕相處十七個月，不可能不清楚對方是否可信。他談及此事時總是心懷敬畏，彷彿這經歷讓他更接近上帝與彼岸世界。我願以性命擔保他絕無虛言。』

這個精彩的故事正如我們所說，既典型又戲劇性地完整。但它絕非孤例。《證道學評論》第二十二卷第 274 頁中，貝森特夫人如此寫道：「在我多次航程中，曾有位船長向我講述親身經歷，其中包括一名穿著滴水防水衣的男子突然現身艙房，哀求他轉向特定航線以拯救遇難者。船長照做後，果真發現一群遇難船員，其中一人正是先前那位訪客。」她接著引用「某日報」記載與羅伯特·布魯斯案例極其相似的事件。據稱發生在從事西印度貿易的莫霍克號雙桅船船長班納身上。內容如下：

莫霍克號雙桅船

據記載，某夜船長被一名戴綠色防水帽的男子喚醒，要求他轉向西南航行。船長以為是大副派人傳喚，衝上甲板卻遭大副否認。返回艙房後相同情景重演，再度徒勞登甲板查驗。當神秘人第三度現身，重複警告「再拖延就來不及」時，船長終於妥協下令轉向。不久後他們發現一艘載著四人的救生艇，其中正有一人戴著綠色防水帽。該男

子前夜曾夢見自己三次進入這艘雙桅船的艙房，哀求船長改變航線救援。雖無法查證故事來源，縱非事實，亦屬妙構。

觀察這些案例可發現：不僅強烈需求驅使靈魂離體進行星光體出遊，周遭環境也恰好利於此舉。牧師 P.的案例中，肉體處於完全昏睡狀態；而所有海難故事裡，遇難者很可能因曝曬與飢餓而極度虛弱。這種被迫斷食產生的效果，想必類似聖徒與修行者自願斷食的狀態。雖然這絕非釋放星光體的最佳方式，但在此類條件下確實更容易達成；上述成功案例，某種程度也得益於有利的環境條件。

以為自己已經陣亡的士兵

在卡米爾·弗拉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所著的《死亡時刻（At the Moment of Death》第 89 – 91 頁中，刊載了一則由居住在倫敦伯爵宮廣場 14 號的伯納德·H·斯普林格特先生（Mr. Bernard H. Springett）所提供的敘述，內容關於一名以為自己已經陣亡的士兵之顯靈過程。斯普林格特先生寫道：

「多年來，我一直是個年輕人團體的負責人，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因為我對他們以及他們家庭的持續關心，而視我為親人或監護人。其中有幾位在戰爭期間作出了至高無上的犧牲，我也成了幾位成員與其悲傷父母之間的溝通橋樑，為他們帶去安慰的訊息。」

「1918 年 7 月 12 日，我和一位朋友 X 小姐在她家的客廳裡聊著一些無關緊要的事，這時她突然對我說：『我感覺你有一位年輕人想要與你聯繫。他是一個高大、膚色較深、穿著黃褐色軍服的傢伙；他的肩膀朝向我，所以我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上面的『R.E.』字樣。』」

「我回答說，我只認識一位符合這個描述、屬於皇家工程兵團、名叫 W.M.的年輕人，而且我不相信他已經陣亡了。」

「X 小姐微笑著回答：「他說真的就是他，不過（他笑著說）他以為你會用那些親近他的人對他的暱稱來稱呼他。」

「我立刻回答道：『哎呀，『父親』（這正是他的暱稱）得知你已經去世，對我來說真是個新鮮新聞啊！』」

「隨後他敘述說，自己因德軍砲彈引發的塌陷而被活埋在地下掩體中，而且他現在依然在那裡；我的對話者（一位靈視者、敏感體質者、靈媒）述說了她自己所體驗到的痛苦，那與這位年輕士兵所感受到的極為相似。她問他出於什麼原因向他們顯靈。」

「他回答道，『那是因為在昏厥過去時，我感覺我的弟弟喬克很快就會來與我重聚。他在埃及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而你是唯一一個』，他補充道，並轉而對我說，『如果你不延誤地給予建議，或許能將他從這種危險生活中拯救出來的人。』」

「我答應會好好考慮這個願望，儘管我設想在尋找喬克時會有很大的困難，因為我不知道他家人的地址。」

『他難道沒有關於他另一個弟弟鄧肯的要求要提嗎？』

「W.M. 說道：『沒有，鄧肯沒有危險，他會安然無恙地回到家。』」

「我再次承諾會實現這位親愛的年輕士兵的願望，並在將他的靈魂託付給上帝後，向他道別。」

「我立刻尋找與年輕的喬克建立聯繫的方法。最穩妥的方式似乎是給我們體育館負責人的女兒寫信，她認識我們大多數年輕人和他們的家庭，所以我請求她協助我進行尋找。三天後我收到了她的回信，表達了她的遺憾；她已經嘗試向各方打聽該家庭的下落，但都沒有成功。」

「然而，下一封郵件給我帶來了第二封信，通知我在她寄出上一封訊息的一瞬間，她遇見了一位學校的朋友，對方向她傾訴了自己的焦慮；她沒有收到在埃及的未婚夫的任何消息。『你的未婚夫是誰？』她問道。『什麼！你不記得喬克·M 先生了嗎？』」

「那恰恰就是我正在尋找地址的年輕人。」

「這究竟是一個偶然的巧合，還是彼岸那些目睹了我困難的朋友們所進行的干預？」

「在這起奇特的事件之後，我順利取得了喬克的地址，並給他寫了一封充滿關懷的信，告知他哥哥對他的擔憂，懇求他告訴我這種擔憂是否有依據，以及他是否認為為了自己靈魂的救贖，最好改變當下的生活方式。」

「同年的聖誕節期間，喬克和他弟弟鄧肯一起到我的辦公室進行商務拜訪。說來也是奇妙，這又是另一次不亞於第一次的奇特巧合——他們兄弟倆各自從不同的地方出發（一個來自法國，另一個來自巴勒斯坦），搭乘不同的班車抵達倫敦，且都急著趕回母親家，結果竟在母親居住的那條街上不期而遇。」

「喬克告訴我，我的信是在他人生極其關鍵的時刻送達的。當時他對開羅參與的放蕩生活感到無比厭倦，正在兩種選擇之間猶豫不決：要麼結束自己毫無意義的生命，要麼申請前往巴勒斯坦前線參戰。我的信讓他陷入沉思；他想起了我們過去的交情，而這段回憶拯救了他！就在同一天，由於他是有名的優秀駕駛，有人提議由他擔任巴勒斯坦將軍的專屬司機。」

「喬克補充道，『但是，我們的哥哥威爾還活著啊。昨天我們母親才收到他的來信。我實在無法理解他怎麼會給你發送這樣的訊息。我相信人可以與死者溝通，但一個活著的人怎麼可能產生像你所見證的那種神通顯現呢？』」

「『你哥哥當時確實沒有死』，我回答道，『但他正面臨死亡的威脅，而在那種情況下他祈求我給予你協助，這事實本身就已是足夠的證明。』」

「就在那個難忘的夜晚，也就是他向我們顯靈的確切時刻，他正身處戰壕之中。隨著德軍越來越精準地鎖定他們的位置，他親眼目睹大多數戰友在敵人的炮火中被炸飛，而他則每秒都在等待著最後落向掩體的炮彈輪到自己。」

「他非常清楚地記得，在那一刻，他想到了所有的家人、他所愛的人、他的家園，特別是他那兩位同樣參軍的弟弟；他為他們可能得以倖免於難而感到欣慰，即使他自己即將離世。然而，就在那個關鍵時刻，英軍砲兵定位了敵人的砲兵陣地並將其摧毀，我那位年輕的朋友因而化險為夷。」

「至於另一位原本無需令人擔憂的弟弟鄧肯，則在拜訪我辦公室的三週後，作為一名聯絡官在穿越敵軍炮火猛烈掃射的區域傳遞重要情報時不幸陣亡。」

從自殺中獲救

克利夫頓（Clifton）的 K 夫人曾向埃利奧特·奧唐納先生（Mr. Elliott O'Donnell）講述過一起關於人們被生者的幻影從自殺邊緣拯救出來的最奇特案例之一。該案例收錄於他的著作《益靈與害靈（Ghosts, Helpful and Harmful）》一書中。

「據她所述，K 先生有天下午坐在他的書房裡時睡著了，或者說他以為自己睡著了。他以為自己在這個狀態下突然被驚醒，而正當他坐著納悶究竟是什麼把他吵醒時，他房間的門非常緩慢地打開了，住在該鎮完全不同區域的朋友 B 躡手躡腳地走了進來。他剛要開口與 B 說話、問他有什麼事時，B 把一根手指豎在嘴唇上，彷彿示意要他保持肅靜，隨後從口袋裡抽出一把剃刀，亮出刃口，並以一種極其可怕且具暗示性的方式將它舉到了自己的喉嚨前。意識到 B 即將自毀，K 先生以為自己懷著極大的驚恐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並立刻衝到 B 的身邊。隨後兩人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鬥，結果兩個人摔成一團倒在地上，發出了巨大的碰撞聲，K 先生也因此立刻醒了過來。這一切是如此可怕地真實且生動，以至於讓 K 先生不禁納悶，這究竟是否只是一場夢；而當他看時間並發現自己手錶的錶面玻璃碎裂時，他的困惑頓時增加了十倍。他非常確定在自己睡著（或以為自己睡著）之前，手錶絕對是完好無無損的。」

「第二天，他在戶外遇到了 B，並立刻被對方的外貌所震驚。他看起來面色蒼白且病態，比 K 先生上次見到他時至少老了十二歲。」

「『嗨，老兄』，B 喊道，以此作為打招呼，『我剛剛經歷了一段非常奇特的遭遇。最近我事事不順，昨天下午我決定割喉自殺。當時我在自己的臥室裡，右手拿著剃刀，準備好要動手了，但讓我無比驚訝的是，當時我極其確定是你的人突然從門外進來，試圖從我手中奪走它。是的，你完全可以睜大眼睛驚訝地看著我，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所說的全是事實。我要再重複一遍：我以為是你的人——如果那不是你，那肯定就是你的重身——衝進我的門，一把抓住了我的右手腕。我現在還能感覺到你的抓握——那就像虎鉗一樣——我完全不知道你居然這麼有勁。我們展開了一場可怕的搏擊，最後倒在了地上。現在最令人驚訝的部分來了：我們剛一重重摔在地板上，你就憑空消失了。前一刻我還環抱著你的脖子，試圖從你手中掙脫出來，而下一刻我抓到的卻是一片虛無。你能解釋這是怎麼回事嗎？』」

「K 先生隨後向 B 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在對照筆記後，他們發現兩人都相信自己當時正在與對方搏鬥的時間，恰好完全吻合：換句話說，他們的體驗是完全同步發生的。」

一次自願的遠行

在以下案例中，那位在睡夢中對遠方丈夫進行星光體出遊的女士，是出於明確的意圖而這樣做的。這則故事發表於《美國心靈現象研究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1907 年 12 月號，並由海斯洛普教授（Professor Hyslop）擔保其真實性：

「神職人員 C.W.S.寫道：在星期日凌晨一點鐘，我從深沉且無夢的睡眠中醒來，感覺房間裡有人。當我徹底清醒時，我看到妻子站在我的床尾。她穿著平時早晨忙於家務時所穿的衣服。」

「我坐起身喊道：『你在那裡做什麼？』她回答：『我來看看你的近況。』隨後她走到床尾，向我傾身、擁抱了我，接著便憑空消失了。我立刻跳了起來；房間裡一片漆黑，一個人也沒有。我點燃了煤氣燈；我渾身發抖，冷汗直流。」

「第二天早晨，當我與 K.博士和 P.先生一起吃早餐時，我向他們提及了這起事件。儘管我試圖運用所有的理性去衡量，但我依然無比震驚，以至於我決定給妻子發一封電報，卻又不敢公開向她解釋她才是我真正擔憂的對象。幾個小時後，我收到了她的回覆：『我們都很好。』」

「幾天後當我回到家時，我立刻被一個事實所觸動：妻子特別想知道我在星期六晚上是否睡得好。在幾句不著邊際的問答之後，我最終問她為什麼要問我這些問題。她隨後向我透露，她當時正在閱讀哈德遜所著的《心靈現象（Psychical Phenomena）》；書中提到，如果一個人在剛入睡失去意識的確切時刻，將思想集中在另一個人身上，並希望在特定條件下顯現在那個人面前，後者就會體驗到實驗者希望讓他感受到的印象。」

「讀完這段話後，她便將心思集中於『顯現在我面前並擁抱我』的願望上。」

重身的照片記錄

在《拍攝不可見之物（Photographing the Invisible》一書的第三章中，詹姆斯·科茨博士（Dr. James Coates）提到了數個案例，其中身處遠方之人的照片作為「額外顯像」出現在相機感光板上。德·布萊伯爵（Count de Bullet）證明（第 71 頁）他曾以這種方式在巴黎獲得了他當時身在巴爾的摩的妹妹、一位叔伯、一位姑姨以及一位朋友的肖像。「M. A. Oxon」（即斯坦頓·摩西先生，Mr. Stainton Moses）於第 73 頁決定針對這類方向進行一項實驗。他寫道：

「轉世了的靈魂超越其所佔據之肉體界限的運作，對我而言是一個屢見不鮮的事實……因此，似乎可以安排一個計劃，在感光板上永久記錄下一個具肉體的靈魂脫離其肉體時的存在。這樣的安排實際上由我身在巴黎的朋友格萊德斯通先生（Mr. Gledstanes）實現了……在第一張曝光的感光板上，出現了我面部模糊且不清晰的影像。第二次曝光則產生了完美的結果……我的肖像極其明確，任何看過我肉身的人都不可能認不出來……在照片拍攝時，我正躺在倫敦的床上，處於深度的恍惚狀態。」

科茨博士還提到（第 74 頁）一個案例：一位先生正躺在火爐旁睡覺，雖然超出了相機的拍攝範圍，但他重身的影像依然被拍攝了下來。

第十六章 死前不久的出遊

臨終者的願望

我們發現大量案例顯示，這些星光體出遊往往發生在訪客瀕臨死亡之際，此時肉體自然處於最虛弱狀態，對星光粒子的束縛力也最為薄弱。這種時刻，朝此方向的強烈渴求似乎極易自我實現；事實上，在靈魂最終離體的前後片刻，這種現象必然發生。倘若肉體狀況阻礙當事人提前離體，那麼一旦獲得自由，他便會執行心中縈繞的願望；但此種情況下他已成真正的幽靈，因而歸入我們下一章節探討的範疇。然而，仍有諸多案例能明確證實，這類出遊發生在實際死亡時刻之前許久，這些案例正屬於我們當前的討論範疇。羅徹斯特的瑪麗·戈夫著名案例即屬此類，我在《靈視》一書中曾引用，安德魯·朗先生對此評註：「鮮有故事能具備如此有力的佐證。」在此我不重述該案例，而將提供一個特質相似、在事件兩端皆獲充分驗證的案例，節錄自 F·G·李博士所著《靈異窺探（Glimpses of the Supernatural）》第二卷第六十四頁。（或許我可以提及，我自己個人與李博士私交甚篤，隸屬於他所創辦的「我們的聖母與聖湯瑪斯兄弟會」，並且經常在他位於蘭貝斯的聖公會諸聖堂之詩班中協助。）

從埃及到托基

「一位女士與她的丈夫（曾在印度擔任要職）離家四年後，正準備返鄉（西元 1854 年）與年幼的孩子們團聚。途經埃及時，女士突然罹患重症，病情危急至極，身體日漸虛弱，醫者皆言痊癒無望。當高燒譫妄的症狀消退後，她心中唯一縈繞不去的念頭，便是渴望再見遠方的孩子們一面，這個深切的願望，她不斷向看護者傾訴。連續逾週，她日日吐露思念與祈禱，聲言若能實現此願，縱然死去亦無遺憾。」

「在她離世的那天早晨，她陷入了一段漫長而深沉的睡眠，她的侍從們發現難以喚醒她。在這整個過程中，她睡得非常平靜。然而，剛過中午，她突然醒來，喊道：『我看見他們了！我看見他們了！感謝上帝！』然後她又繼續睡去，直到接近傍晚時分，她去世了。」

「這位垂死婦人的孩子們正在托基（Torquay）接受教育，由一位家族友人監護。他們在樓層的兩間完全獨立的房間裡玩耍和休憩，當時所有孩子都聚集在那裡，無一缺席。他們正與一位從未見過他們父母的保姆一起玩著靠運氣的遊戲、看書或玩玩具。突然間，他們的母親（以她平常的樣貌）走進了較大的那間房，停下腳步，凝視每個孩子片刻並微笑，接著走進隔壁的房間，隨後消失無蹤。三個較年長的孩子立刻認出了她，但她的出現、沉默和舉止令他們深感不安且印象深刻。而較年幼的孩子和保姆則全都看見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士走進較小的房間，隨後緩緩飄過，漸漸消逝。」

此事發生的日期（1854 年 9 月 10 日）被仔細記錄下來，後來發現上述兩起事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當時有人將此事記錄成文，並抄錄在家族聖經的扉頁上，而上述記述正是摘自該處。

在同一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微光中的瞥見》（第 94 頁）中，記載了一位貴格會（Quaker）女士在科克茅斯（Cockermouth）臨終時，其三位子女於塞特爾（Settle）在光天化日之下清晰目睹並認出她的經過，其餘情節與上述故事幾乎如出一轍。此一記述同樣似乎獲得了相當充分且明確的證實。

一位科學家的妹妹

著名科學家 C. J. 羅曼尼斯博士曾向心靈現象研究協會講述過親身經歷，當中他的妹妹在她去世前不久向他顯靈。(《學會會刊》第 11 卷第 440 頁。)

「1878 年 3 月底的一個午夜時分，在我自認為保持清醒的時候，我以為看到靠近我床頭的門打開了，一個白色的身影走了進來。它拂過床頭掠過，停在床尾，立於我面前；這使我得以看到它的頭部和身體都裹在白色的面紗之中。突然間，那個身影舉起手，揭開了遮住臉部的面紗，我得以辨認出我妹妹的容貌——她在那棟房子裡已經病了一段時間。我呼喚她，喊著她的名字，隨後便看到她瞬間憑空消失了。」

「第二天，這起事件讓我感到有些不安，我召集了詹納醫生進行會診，他的診斷是我的妹妹只剩下幾天的壽命。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我當時身體非常健康，也沒有遭受任何焦慮的折磨。我的妹妹由我們的常備醫師照顧，他先前並未察覺病情有何嚴重之處，因此我當時並未感到擔憂，我妹妹也是如此。除了這些特殊的觀察之外，我從未有過任何形式的幻象。—— C. J. 羅曼尼斯」

在此，我將補充一個多年前由他人親口向我講述、屬於相同性質且相當引人注目的案例；不過，我並未獲得該位主要相關的傑出人士授權將其姓名公開。這段經歷發生在他仍在大學就讀期間。

三次出遊

有一晚，他比平時稍微早了一些上床休息。他鎖上了客廳的外門，但保留了客廳與臥室之間的門敞開著。客廳裡的火爐正熊熊燃燒，熊熊的火光照亮了整個空間，讓裡面的每一個物件都像白晝般清晰可見。當時是十點半，他才剛躺下，懷著能享受一場漫長且不被打擾之睡眠的幸福期待；就在這時，他看到父親的身影站在兩間房間之間的門口，完全籠罩在明亮的光線中。驚訝讓他僵住了幾秒鐘——甚至他覺得自己看著火光映照在那張悲傷而嚴肅的臉龐上整整有一分鐘之久——這時，那個身影舉起手，招手示意他過去。這解除了似乎將他束縛住的魔咒，他從床上跳了起來並衝向門口；但在他到達之前，那個身影就已經憑空消失了！

他驚愕得難以言表，將客廳與臥室徹底搜查了一遍，但很快就確信整間屋子確實只有自己一人；入侵者根本無處藏身，外門也如他離開時那般牢牢鎖著。更何況，那身影的輪廓清晰無誤（除了臉上那抹強烈的渴盼神情），與他數週前最後一次見到的父親模樣分毫不差；他確信沒有任何大學裡的惡作劇者能在此等細節上矇騙得了他。最終他不得不認定自己必定是產生了幻覺，儘管當他回想起那身影自然的神態與爐火在其臉上跳動的光影時，實在難以接受這樣的結論；於是他再度躺下，試圖重新入睡。

然而這陣驚駭已暫時驅散了睡意，他躺臥凝視牆上搖曳的陰影逾一小時，才感覺自己又逐漸沉入無意識中。究竟是真已墜入淺眠，或僅處於將睡未睡之際，他也無從斷言；但門檻處倏然重現的身影，卻帶著臉上同樣強烈的神情，若有可能，甚至比先前更為懇切地向他招手，將他猛然驚醒至全然清醒的狀態。他決意這次絕不讓幻影逃脫，一個箭步從床榻躍至門前，發狠攫向那幽靈；卻終究再度徒勞。那形影即便在他伸手可及之處仍分毫未變，而他張開的十指卻只捕獲虛空。而再次嚴密搜查的結果，

不過證實了早已確知的事實：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實體既能逃離這些房間，又能在其中藏匿。

與多數年輕人無異，他對幽靈之說向來或多或少抱持懷疑。儘管方才所見令他驚駭不已，他仍試圖說服自己那不過是幻覺作祟，或許源自某種潛伏的軀體不適。以冷水拍額後，他再度就寢，決意不讓心智滯留在這般（他認定是）高熱昏瞶所致的幻夢上。躺臥時，各學院鐘樓恰鳴午夜，想到翌晨還有禮拜，他竭力想獲取此刻亟需的睡眠。

最後他終於成功了，但當心頭那股無由來的恐懼驟然襲來，他猛然驚醒時，只覺得自己睡去不過片刻。這種感受常降臨於神經極度敏感之人身上，當他們從深沉夢境中猝然驚覺時尤其如此。起居室的爐火已燒得微弱，入睡前所見歡快躍動的火光，此刻只在牆壁與天花板上映出暗紅色的餘暉；然而就在那片光影中央的門廊處，他父親的身影竟再度清晰浮現！然而這次，那身影的神態舉止分明有了變化；先前清晰可見的熾烈渴盼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沉卻又隱忍的遺憾；那隻抬起的手不再急切地召喚他向前，當他驚恐萬分的目光鎖定這異象時，那隻手正緩緩悲傷地向他揮退。更與前次不同的是，這身影沒有瞬間消逝，輪廓先是逐漸模糊，最終彷彿融入了牆上那片暗紅光暈之中。

直到那幻影完全消逝，我們這位年輕朋友才終於恢復了行動能力。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掏出懷錶查看時間，此刻正是凌晨一點五十分。這個時間既不便喚醒他人，也難以尋得返回家鄉的馬車，但他已下定決心即刻啟程返家。他的父親（一位遠郊鄉間教區的牧師）幾週前他離家時明明身體康健，期間也未曾聽聞任何不祥消息；然而這幻影的再度出現令他深感震撼，最終使他確信此事確實涉及常人所謂的超自然現象。他明白，若不能親眼確認父親安然無恙，自己將不得安寧。他放棄了繼續入睡的念頭，天色甫明，估摸著時機合適，便立即求見學院院長，向其說明心中憂慮後，片刻未耽擱地踏上了歸途。

整日的奔波多少沖淡了昨夜異象在他心中留下的陰影。當暮色漸沉，馬車駛入那條通往教區長住所的熟悉小徑時，縈繞在他心頭的不過是一絲隱約的不安，並未完全掩蓋他期待與家人重逢的喜悅，他們見到他突然歸來，定會驚喜萬分。然而，當宅邸映入眼簾時，眼前的景象卻給了他當頭一棒：所有百葉窗都緊閉著；雖然暮色已深，但他深知父親向來珍愛黃昏時分，若非必要絕不會這麼早點起蠟燭。一股莫名的恐懼突然攫住了他，那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預感，強烈到他竟在門前躊躇良久，遲遲無法抬手叩門。當他終於鼓起勇氣敲門時，開門的是家中的老管家，這位在家族服務多年的僕人，可以說是看著他長大的。但老僕人臉上瞬間閃過的神情，立刻喚醒了他內心最深處的恐懼。

「啊！少爺。」那人說道，「您來得太遲了！要是您昨晚能來就好了！是的」（面對他驚恐的追問，那人答道），「是的，老爺已經過世了；他病倒後幾乎只說了一句話，就是多麼渴望見到您。昨晚十點鐘他突然發病，半小時後剛能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派人叫我兒子來，我一定要再見他一面。』我們告訴他天一亮就立刻差人去找，但他似乎沒聽見，因為他又陷入一種昏睡狀態。到了十一點四十五分，他清醒了幾分鐘，卻只說了句：『多希望我兒子能在這兒啊！』而在臨終前，那是一點五十分的時候，他睜開眼睛，雖然虛弱得說不出話，但似乎認得我們所有人；他只輕輕說了聲：『我要走了。本想再和我親愛的兒子說句話，如今是等不到他了。』接著他便安詳地離世了，平靜得彷彿只是睡著了一般。」

這就是我們的朋友在超越物理界生活的初次體驗，這類經歷絕非罕見，儘管這個例子在其同類中或許格外完美且引人注目。無論如何，敘述者所言不難令人信服：這段經歷在他心中烙下了時光無法磨滅的印記，一個為他餘生賦予特殊色彩的深刻印象。

在我們之中，有多少人僅僅因為驚鴻一瞥那個始終環繞我們、卻通常隱而不見的世界，就深受震撼，甚至整個性格都為之改變！在這個盲目又充滿懷疑的時代，鮮少有人願意談論這類事情，但若有人願意靜心誠摯地探問身邊的朋友，將會驚訝地發現：這類體驗遠比想像中普遍得多。

七十年前，當懷疑主義的狂潮比如今更為猖獗，而人們對此類課題的認知遠不及當今之時，利頓勳爵在《一個奇怪的故事》中寫道：

「不論我的讀者人數多寡，當中必然有相當比例的人，至少在一生中曾有過那麼一次，遇見過某種詭異難解的事情。這種經歷可能讓理性束手無策，卻觸動了內心深處對超自然的敏感。也許只是一個莫名成真的夢，或是一種難以形容的預感或警示；從這些細微模糊的神秘徵兆，到幽靈顯現或鬧鬼房間的超自然現象，我深信，大多數步入中年的人，無論他們的知識水準如何，所處的社會多麼文明，所屬的時代多麼崇尚懷疑主義，要麼自己親身經歷過，要麼從他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絕對可信的親密朋友那裡聽說過，這些現象既不是靠嘲笑它們的聰明才智就能解釋，也很難完全用理性或哲學來讓人信服。我要說，這類現象的普遍程度，遠超過人們平時談論時隨口提及、然後一笑置之的那些例子；因為親身經歷過的人很少願意承認，而那些只是從別人那裡聽說的人，即便消息來源非常可靠，也不願意為了公開相信這種常識所不容的事情，而損害自己理性務實的形象。但是，當你獨自在安靜的房間裡讀到這段話時，或許會停下來，仔細搜尋自己的記憶，然後在某個被『喧鬧不休的現實生活』所忽略的陰暗角落裡，找到一段蒼白的回憶，證明我說的並非虛言。」

在我們這個時代，主要由於證道學學會與心靈現象研究協會的努力，這些課題比起利頓勛爵所處的時代已獲得更理性的看待，我們也能更明確且精準地談論相關內容；然而他上述所寫的文字，時至今日仍與當年同樣真實不虛。

在已提及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理解：對於常人而言構成有意識地星光體出遊的阻礙的困難，是憑藉著建立在迫切需求之上的強烈渴望作為動力才得以克服。然而，根據記載，在某些有利情況下（例如死亡前長期的無意識狀態），即便是與日常瑣事相關的單純願望，也可能產生相同效果。

重身索要照片

在《真實鬼故事（Real Ghost Stories）》（第 101 頁）中記載了一個引人注目且無可質疑的實例，說明當一個人瀕臨死亡時（此時他的原理極易分離），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強烈願望，也可能導致以太重身顯現。該事件發生於 1891 年 1 月，清晨八點在紐卡斯爾一條繁忙大街的照相館裡，這個「重身」以再平常不過的姿態走進店內，索要近一個月前拍攝的個人照片。當被告知照片尚未沖洗完成需再次來取時，他表示自己連夜趕路無法再訪。當時無人察覺這次造訪有何異常，直到一週後其父登門，眾人才知曉這名男子當日清晨出現於相館時，其肉身其實正昏迷臥床家中，且從沒甦醒過，當日下午兩點三十分便與世長辭。接待「重身」的攝影師迪金遜先生，雖未親歷該男子前次親臨拍攝的過程，但當他看到當時拍攝的肖像時，立即認出這就是當日清晨出現的訪客。對此事件，斯特德先生（Mr. Stead）評論道：「無論我們從何角度解讀，唯一能

合理解釋這些事實的假設就是：確實存在一種『意念體』，它能自主移動與說話，隨心所欲地顯現於任何場所，並能幻化出自身想要的衣著裝束，這些衣飾與其本身同樣屬於虛幻存在。」

斯特德先生在此所稱的「思想體」，我們更應視之為當事人運用其星光載體的狀態；然而確實存在某些案例，在德國被稱為「分身」（doppelgänger）或生者重身顯現的現象，當事人通常對發生之事渾然不覺，這類情況確實適合稱作「意念體」。關於這些案例，我們將另闢專章探討。

第十七章 意念體

所有證道學的學生都知道，思想會在其所屬的思想界產生形體，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會在星光界顯現。若一個人強烈地想像自己身處某地，或甚至只是懷有極強烈的到訪渴望，該思想或欲望所形成的形體往往會以思考者本人的樣貌出現在目標地點。這現象自然與人在星光體中的顯現截然不同；因為此種情況下當事人本體並未親臨，其肉身始終留在原處，而思想形體一旦投射出去，便幾乎與投射者斷聯且不受控制。靈視力者或可透過共振原理將此類形體作為意識前哨站來運用，但這絕非常人所能辦到。這類思想形體時常會使他人得見，並被誤認為本尊親臨；若要達成這種效果，其思想或欲望必須強烈到能做到以下三件事之一：要麼以催眠效應在目標對象腦海中喚出投射者的形象；要麼以相同力量暫時激發該對象的神通力，使其得見星光界的訪客；要麼引發暫時性的物質化，以常規方式在物理界被肉眼所見。下文案例採用的似乎是第三種方式：

慌張的影響

「亞歷山大·德拉蒙德先生（Mr. Alexander Drummond）是一位經營大規模事業、僱用眾多員工的畫家。他的店員沃爾特·蘇特同時也是他的妹夫。這名職員每日清晨六點整必須準時到位於丹迪市北門區的店鋪，負責記錄工人出勤狀況與物料數量等事宜，德拉蒙德小姐則從旁協助。某日早晨，蘇特並未準時現身，直到六點二十分才神色異常慌張地衝進店門，然而他非但沒有前往德拉蒙德先生與小姐等候的辦公桌，反而徑直穿過前廳，當著德拉蒙德夫婦與一整群工人的面，從側門再度離去。約莫二十分鐘後，他再度氣喘吁吁地出現，解釋自己睡過頭直到六點二十分才驚醒，並從一英里外的住處一路狂奔而來。素以嚴謹守時著稱的蘇特，面對德拉蒙德先生質問其首次進門時的詭異行徑，竟露出茫然不解的神情。當日下午，德拉蒙德先生特意走訪蘇特妻子以求證，卻獲得相同說法：其丈夫確實在六點二十分驚醒，並因破天荒睡過頭而懊惱不已。」

此則軼聞錄自斯特德先生所著《真實鬼故事》（第 41 頁），據稱是由一位曾在丹迪市擔任二十五年警務督察、五年地方法官的目擊者親述。該事件真實性無庸置疑，因其不過是眾多同類案例之一，唯一特殊之處在於見證者人數異常眾多。克魯夫人於《入夜後的自然（Night Side of Nature）》一書中亦收錄大量類似事例，茲摘錄如下：

特裡普林的重身

「斯蒂林曾記述一則軼事：魏瑪政府有位名為特裡普林的官員，某日前往辦公室取重要文件時，竟目睹自己的形影端坐案前，正審閱那份文書。他驚惶返家後，差遣女僕前去取回桌上文件。這名女僕同樣看見那道身影，還以為主人已抄近路先行抵達。他的心智竟比肉身更早抵達現場。」

治安官的祕書

「法蘭克福的治安官 F.派他的秘書外出辦事；不久後，秘書重新進入房間並拿起一本書。他的上司問他為何返回，話音剛落，那個身影便消失了，書本也掉落在地，那是一本林奈的著作。當晚，秘書回來後被問及外出經過時，他說自己在路上與一位熟人激烈爭論某個植物學問題，當時強烈渴望手邊能有林奈的書可供查閱。」（第 176 頁）

重身常被看到

「愛德華·斯特恩（Edward Stern）是幾部德文著作的作者，他有一位朋友經常被看到『出體』，這是德國人的說法；而那位朋友的父親更是這種現象的常客，人們常看見他進屋，實際上他還在田裡幹活。他的妻子總對他說：『哎呀，爸爸，你剛剛不是回來過了嗎？』而他會回答：『我想也是；我巴不得早點回來，但實在走不開。』」

「在埃伯斯多夫（Ebersdorf）的一所女修道院裡，廚娘明明人在廚房、急需香草之際，卻屢次被人看見正在花園裡採摘。」（第 178 頁）

羅馬的一個奇異故事

「不久前，《都柏林大學雜誌》曾記載一則發生在羅馬的奇事：某晚，一位紳士返回住所時，他的僕人驚愕萬分，高聲嚷道：『天啊，先生！您剛才不是已經回來了嗎？』僕人堅稱自己確實為主人開過門，伺候他上樓，（我記得還）幫他更衣，並看著他上床就寢。然而當兩人進房查看時，卻發現衣物不翼而飛，床鋪看似有人躺過，天花板上還留著一道詭異的痕跡，彷彿有電流竄過的蹤跡。這位紳士唯一能解釋此異常現象的記憶是：當晚他在外應酬時，突然感到倦怠難耐，陷入深沉的白日夢中，一時恍惚竟忘了自己並不在家。」（第 181 頁）

這最後一則故事實在非比尋常，令人不禁懷疑其中關於更衣情節與天花板上詭異痕跡的描述，恐怕有誇大之嫌。這些案例顯然都屬於思想形體現象，因為每個案例中，當事人出現在遠處時，其肉身明明仍保持清醒狀態。

綠色手套

喬治·懷爾德博士（Dr. George Wyld）在對事實的真實性進行仔細調查後，講述了一個屬於同類現象的引人注目案例（發表於《光明》1882 年第 26 頁）：

「我與傑克遜小姐及其母親保持著非常友好的關係。她們向我說明的陳述，得到了作為目擊者的兩名女傭之一的證實。至於另一名女傭，我則未能找到她。」

「這位年輕女子一直非常熱心於探訪窮人。有一天，在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從事慈善工作後，她在回家的路上因寒冷而感到疲憊與不安，並萌生了回家後去廚房火爐旁取暖的願望。就在這個念頭閃過她腦海的確切時刻，當時身在廚房的兩名女傭看到門把旋轉，門打開了，傑克遜小姐走了進來，走到火爐旁烘烤她的雙手。女傭們的注意力被她手上戴著的那雙綠色亮面小羊皮手套所吸引。突然間，就在她們眼前，她憑空消失了。她們目瞪口呆，隨後上去找她的母親，並告訴了她這段奇遇，且沒有忘記手套這個細節。」

「這位夫人感到有些不安，但她試圖撫平女傭們的情緒，告訴她們自己的女兒從未有過任何綠色手套，因此她們看到的景象只不過是一種幻覺。」

「半個小時後，傑克遜小姐本人親自進了門；她直接走進廚房並在火爐前取暖；她的手上戴著綠色手套，因為她當時沒能找到黑色的手套。」

教士的重身

我本人也曾有過一次類似的微小經歷，這無疑可以用完全相同的理論來解釋。當時我正在鄉村擔任副牧師，一次意外事故使我身體極度虛弱，因而感到完全無力承擔那個週日繁重的工作。雖然疲憊不堪，我還是勉強完成了任務。在最後一場禮拜接近尾聲時，我毫不懷疑自己可能一直在渴望結束後能好好休息，儘管我對這個念頭並沒有清晰的記憶。總之，當我終於走向法衣室時，竟震驚地發現自己已經坐在裡面，佔據了那個小房間裡唯一的椅子！那個影像的裝束與我完全一致，穿著黑袍、白袈裟和聖帶，一切都整整齊齊；它就那樣坐著，平靜而專注地凝視著我。那時我還未接觸證道學，所以對這種現象毫無解釋的準備，雖然我曾聽說看見自己的幽靈預示著死亡。但當時我實在太疲倦了，根本無心思考或在意這些；我只是徑直走向那個幻影，坐在它身上，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坐在它的椅子上，甚至連句道歉都沒有。後來它去了哪裡我不得而知，因為大約十分鐘後我從椅子上起身時，它已經不見蹤影。這件事沒有產生任何後果，此後我也再未見過類似的現象。我可以誠實地說，我相信自己在主持儀式時注意力從未分散；但我想，對休息的強烈渴望始終潛藏在我的潛意識裡，在這個潛意識的念頭中，我必定已經想像自己在儀式結束後坐下休息的情景。也有可能，當時我肉體的虛弱狀態使我的內在感官更易於運作，讓我在那一刻獲得了足夠的靈視力，得以看見一個強烈的意念體。

第十八章 宣告死亡的顯靈現象

顯靈的動機

關於臨終前的星光體出遊，我所論述的內容同樣適用於真正的顯靈現象。雖然亡者通常有其重大且可理解的理由，才會如此費力地顯現自身，但確實也存在某些案例，在我們看來，促使逝者如此大費周章的動機簡直微不足道。我認為這無需過度驚詫，畢竟塵世生活中，多數人大多數行為的動機，在任何嚴謹思考者眼中本就荒謬得可笑，僅僅為滿足轉瞬即逝的慾望、一時心血來潮，或是謀取微薄利益、勝過他人，甚至懷著更令人費解的目的，比如惹惱他人或實施報復，平庸之輩竟願投入大量時間精力。若將這些消耗導入理性途徑，不僅能造福眾多同胞，更能大幅推進自身的提升。實在難以理解心智成熟者何以愚蠢至此，若非這類事例每日強行闖入我們視野，我們大可拒絕相信這種可能性存在。

因此，終究我們無須訝異那些在世時行為悖理之人，死後仍舊故態復萌，畢竟我們深知，拋棄肉體軀殼絲毫無法改變人的本性。絕大多數真實顯靈案例，無非是亡者向生前摯愛報喪罷了。許多此類敘述收錄於卡米爾·弗拉馬利翁（M. Camille Flammarion）所著的《死亡時刻（At the Moment of Death）》一書中，我從中挑選了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第 286 頁）由海軍陸戰隊上尉朱利安·拉加魯（Julien Lagarrue）於河內簽署證明。

士兵的祖母

「我當時是駐紮在塞內加爾聖路易市的一名中尉。一天晚上，在與幾位英勇且開朗的戰友度過了幾個小時後，我在十一點鐘上床休息。過了一會兒，我漸漸入睡。突然間，我感到似乎有什麼東西壓在我的胸口上；我猛然驚醒，用一隻手臂撐起身體並擦了擦眼睛，因為我的祖母就在我面前。這位慈祥的老人家用幾乎毫無生氣的眼睛凝視著我，而我聽到了——是的，我聽到了——她微弱的聲音對我說：『我是來跟你道別的，我親愛的孩子；你再也見不到我了。』我震驚不已，為了確定自己不是在做夢，我站了起來。這個顯靈過程持續了幾秒鐘。」

「事實上，我那七十六歲高齡的祖母當時在羅什福爾（Rochefort）去世了。她臨終前最後的話語都是關於我的：『我再也見不到他了』，她不斷地重複著。死亡發生在我看到她的那個夜晚，而且如果考慮到經度時差的話，恰好就是她向我顯靈的確切時刻。」

奇妙的巧合

在同卷中（第 344 – 345 頁），弗拉馬利翁先生寫道：

斯蒂芬·列傑爾（Stephen Liégeard）的親戚瑪格麗特·佩雷夫人（Madame Marguerite Perret）於 1920 年 8 月 24 日寫信給我，表示以下這起事件讓她絕對相信她妹妹在死後依然靈魂不滅：

「我們姊妹倆都是在索恩河畔沙隆（Chalon-sur-Saône）的道明會修女會修道院學校接受教育的。學校裡突然爆發了一場傷寒疫情，這可怕的疾病侵襲了我的妹妹。學生們立刻被送回父母家中，而我父親則把我帶到了博訥（Beaune），住在密友布爾喬亞先生與夫人（Monsieur and Madame Bourgeois）的家中。（後來，布爾喬亞先生成為了博訥市的市長。）」

「修女們允許父親留在生病的妹妹床邊照顧她。由於我從小接受著極其虔誠的宗教薰陶，我開始向聖母瑪利亞進行連續九天的祈禱——祈求我妹妹能夠康復。我絕對相信在第九天時，我妹妹就會痊癒。我當時獨自睡在一間門通往客廳的房間裡。一條走廊將布爾喬亞夫婦的房間與我的房間隔開。」

「突然間，在 12 月 4 日的半夜（這是我祈禱的第五天），我被客廳裡一陣奇特的聲音吵醒。聽起來就像有人在拖著一條鏈子。我當時是、現在也依然是一個睡眠極淺的人。我立刻在床上半坐起來，傾耳細聽。讓我無比震驚的是，拖動鏈條的聲音竟轉變成了地板上輕盈的腳步聲，並朝我的床邊靠近！我記得我的心臟開始無比猛烈地跳動。我嚇壞了，準備尖叫；我問自己這樣做是否明智（因為我以為有人要來殺我）。接著突然間，我感覺到一隻手輕輕拂過被單，而在閃電般的一瞬間，我看到了我的妹妹。」

「這實在太令我受不了了！在極度的恐懼中，我發出了刺耳的尖叫聲」。

「他們立刻衝進了我的房間。『怎麼了？到底怎麼了？』『我剛剛看到我妹妹了；她走到我床邊；我聽到了她的腳步聲；她摸了被單。』『但是，我的孩子』，布爾喬亞先生和夫人回答說，『那是不可能的；你在做夢吧；你妹妹在沙隆，病得相當嚴重呢。』『不，不，那不是夢！我聽到了她的腳步聲；腳步聲讓地板發出了嘎吱聲。我很確定；我沒有做夢；她來了；我看到她了。』」

「他們撫慰了我，給了我橙花水，並對我說：『回去繼續睡吧。現在才早晨五點鐘呢。』」

「中午我們正坐在餐桌前時，門鈴響了。女傭去開門，我父親走了進來；他用手帕捂著眼睛。他抽泣著告訴我們，我可憐的妹妹就在那天早晨五點鐘去世了。」

「布爾喬亞先生與夫人異口同聲地驚呼道：『天哪，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就在五點鐘的時候，她妹妹瑪格麗特才說在房間裡看到了她！』」

「父親隨後被告知了夜裡發生的事。那天一整天，他都不斷重複說著：『這真是個奇妙的巧合啊！』」

「阿朗戴爾老媽媽」的案例

在《死後》（第 154 頁）一書中，弗拉馬利翁先生向我們提供了以下這則與雪堡（Cherbourg）一位賣魚老婦人之死有關的敘述：

一位不相信自己已經死亡的亡婦，宣告了自己的死訊！我從 1921 年 10 月 10 日從雪堡寄給我的一封信中摘錄了以下內容：

「布利耶夫人（Madame Boullier）在某個夜晚（1918 年 9 月 13 日至 14 日）以為自己已經醒來，並聽見有人呼喚她的名字。她的第一個念頭是：『哎呀，我剛剛在做夢，

那我剛才肯定是在睡覺。』但就在那一刻，她再次聽到：『布利耶夫人！』這次她確定自己已經清醒，於是環顧四周，看見在窗戶與櫥櫃之間，有一個女人的半身從牆壁中顯現出來，並對她說話。『你是誰？』她問道。『你不認得我了嗎？』『不認得。」『可你今天早晨才在市場向我買過魚啊；我是阿朗戴爾老媽媽（Mother Arondel）。』『哦，真的是你！你有什麼事嗎？』『哎呀，我一定是——死了；我看見我的遺體躺在地上，我的孩子們圍在旁邊哭泣。我試著跟他們說話，但一點用也沒有；他們聽不到我說話。』『你是怎麼死的？』『我在回家途中發了脾氣，然後就倒下了。我看見自己的遺體躺在地上，周圍站滿了人；但我明明還沒死啊！』『好吧，那你想要什麼？』『你必須去告訴我家人，我還沒有死。』『不行，他們會以為我瘋了；我不能那樣做。快走吧，好女人。』」

「隨後，那個顯靈的幻影向側邊滑入牆壁中憑空消失了。」

「第二天清晨，布利耶夫人前去拜訪她的一位鄰居米肖夫人（Madame Micheau），並將顯靈的事告訴了她。她們一起前往市場核實這起事件。阿朗戴爾老媽媽的攤位上黏著一張紙條，宣告了她的死訊，而其他攤販解釋說，她一回到家就突然猝消逝世了。」

加斯東·托蘭（GASTON THORIN）

「我在雪堡進行了一次調查，以便核實這些陳述，我非常感謝來信者在調查過程中的細心。有幾個人參與了這項調查。在市政廳的出生與死亡登記冊中，記錄的死亡日期為 1918 年 9 月 13 日下午一點鐘；逝者為阿朗戴爾寡婦，出生於 1846 年 2 月 22 日。附近的一位賣魚婦人證實，在她死亡當天中午離開市場時曾見過她，並在她自己於兩點鐘返回時得知，阿朗戴爾老媽媽已於一點鐘突然去世。就我而言，這些證言顯得更加令人信服，因為我本人在 1918 年 9 月時恰好也在雪堡。」

一位軍官的回歸

這類敘述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日耳曼·威特克羅夫特隊長（Captain German Wheatcroft）對其妻子的探訪；而這個特殊案例中一個有趣的要點在於，透過這次探訪，官方記錄中的一個錯誤得以被發現並糾正。這則故事可以在 R.D.歐文先生（Mr. R. D. Owen）所著的《腳步聲（Footfalls）》第 299 頁中找到。

「1857 年 9 月，第六因尼斯吉林龍騎兵團的傑曼·惠特克羅夫特上尉前往印度歸隊。」

「他的妻子留在英國，住在劍橋。1857 年 11 月 14 日深夜接近黎明時，妻子夢見丈夫看起來既焦慮又病弱，這個夢讓她驚醒後仍感到十分不安。當時月光很亮，她抬頭看見丈夫的身影就站在床邊。他穿著軍裝，雙手交叉按在胸前，頭髮凌亂，臉色非常蒼白。他那雙深色的大眼睛直直地盯著她，眼神顯得異常激動，嘴角還帶著他生前情緒激動時特有的抽動。她連丈夫軍裝上每個細小的部分都看得一清二楚，就像他生前一樣真實；她還特別注意到他雙手之間露出的白襯衫前襟，上面沒有血跡。那個身影痛苦地向前傾著，似乎想要說什麼，但始終沒有發出聲音。據妻子估計，這個幻影停留了大約一分鐘才消失。」

「她的第一個念頭是確認自己是否真的清醒。她用床單揉了揉眼睛，觸感真實。身旁還睡著她的小侄子，她俯身傾聽孩子的呼吸聲，那氣息聲清晰可聞，這讓她確信方才所見絕非夢境。自然，那夜她再也無法入睡。」

「隔天早晨，她將這一切告訴母親，並堅信惠特克羅夫特上尉即使軍服上不見血跡，也必定已陣亡或身負重傷。那個幽靈身影如此真實，讓她從此拒絕所有社交邀約。不久後，一位年輕友人勸她同赴一場時髦音樂會，提醒她還有一件丈夫從馬爾他寄來的精美禮服外套從未穿過。但她斷然拒絕，聲明在確認自己是否已成寡婦之前，除非收到丈夫（若他仍在世）晚於 11 月 14 日的來信，否則絕不踏入任何娛樂場所。」

「1857 年 12 月的一個星期二，關於惠特克羅夫特上尉確切命運的電報在倫敦公佈。電報內容指出，他於 11 月 15 日在勒克瑙前線陣亡。」

「這則刊登在晨報上的消息，引起了倫敦律師威爾金森先生的注意，他負責處理惠特克羅夫特上尉的事務。後來這位律師與遺孀會面時，她告訴他，自己早已對這個悲傷的消息有所準備，但她確信丈夫不可能是在 11 月 15 日陣亡的，因為他是在 14 日至 15 日的夜間向她顯現的。」

「然而，當威爾金森先生依職責向英國陸軍部取得的死亡證明，卻證實了電報中的日期。證明書內容如下：

『第 9579 號。英國陸軍部，1858 年 1 月 30 日。』

『茲證明，根據本部門紀錄，第六龍騎近衛團傑曼·惠特克羅夫特上尉確於 1857 年 11 月 15 日陣亡。（簽署）B·霍斯』」

「就在威爾金森先生仍對確切日期感到困惑之際，發生了一樁離奇事件，使得電報與死亡證明的準確性更顯可疑。這位律師當時正造訪一位友人，其夫人天生具有感知靈體的能力，而丈夫則是俗稱的『易感靈媒』；不過這些特質僅有他們的至交知曉。雖然我本人與他們相識，但恕我無法透露其姓名，姑且稱之為 N 先生與 N 太太吧。」

「威爾金森先生向他們講述了上尉遺孀看見亡夫顯靈的離奇經歷，並詳細描述了亡靈出現時的樣貌。N 夫人聽完立即轉頭對丈夫說：『這肯定就是我那晚見到的那個人！當時我們正在談論印度，你還畫了一頭背負象轎的大象。威爾金森先生描述的姿態與外貌完全吻合；英國軍官的制服、雙手交疊按在胸前、身體痛苦地前傾。』她接著對威爾金森先生補充：『那個身影就出現在我丈夫身後，彷彿正從他左肩上方凝視著。』

『沒錯，我們正是透過我丈夫的靈媒能力獲得了這個訊息。』

『您還記得那則訊息的內容嗎？』

『那訊息的大意是：他當天下午在印度因胸部中彈而陣亡，而且我還清楚記得訊息補充說：「我生前常穿的那套服裝還未下葬。」我特別注意到這個古怪的說法。』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大約是晚上九點鐘，幾週前的事；但確切的日期我記不清了。』

『您能否回想些什麼，好確定具體日期？』

「N 夫人沉思片刻。『我什麼也記不起來了。』她最終說道：『只記得當時我丈夫正在畫畫，而我正和一位來訪的女性友人交談。後來僕人送來一張德國醋的帳單打斷了我們，因為我推薦說這醋比英國的好，我們還讓人拿了一瓶來查看。』」

『當時你們付了那筆醋錢了嗎？』

『付了，我當下就讓僕人把款項送去了。』

『這筆帳可有收據？』

『我想是有的；收據就收在樓上，這就去取來。』N 夫人隨即找出那張帳單，收據上的日期赫然寫著 11 月 14 日！」

「這項證據確鑿地證實了遺孀對丈夫死亡日期的認定，令威爾金森先生大為震撼。為此，他親自造訪陸軍代理事務所考克斯-格林伍德商行，查證死亡證明是否可能有誤。然而，事務所的紀錄中絲毫未能佐證日期有誤的推測。」

「惠特克羅夫特上尉之死在科林·坎貝爾爵士的兩份獨立急件中均被提及，且兩次記載的日期均與電報中所提供的日期相符。」

「事情就這樣擱置下來，直到 1858 年 3 月，惠特克羅夫特上尉的家人收到一封來自 G. C.上尉的信。當時 G. C.上尉隸屬軍事運輸隊，信件日期為 1857 年 12 月 19 日，寄自勒克瑙附近。信中告知他們，惠特克羅夫特上尉並非如科林·坎貝爾爵士的急件所載於 11 月 15 日陣亡，而是在 14 日下午，於勒克瑙前線英勇率領騎兵中隊時戰死。 G. C.上尉當時騎馬緊隨其側，親眼目睹他中彈倒下。他胸部被砲彈碎片擊中，中彈後便再未開口。他被安葬於迪爾庫沙（Dilkoosha），其好友——第 9 槍騎兵團的 R.中尉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座木十字架，上面刻有姓名縮寫『G. W.』與死亡日期：1857 年 11 月 14 日。」

「戰爭辦公室最終對死亡日期進行了修正，但這已是事件發生一年多後的事了。威爾金森先生於 1859 年 4 月因需要申請死亡證明的額外副本時，發現檔內容與我之前獲得的完全一致，唯獨 11 月 15 日已被替換為 14 日。」

「這個非凡的故事是我直接從當事人那裡獲得的。惠特克羅夫特船長的遺孀好心地同意審閱並修正手稿，還允許我查閱一份 C 船長的信件副本，其中詳細記錄了她丈夫的死亡經過。威爾金森先生也審閱了手稿，並就其涉及的部分確認了內容的準確性。至於與 N 女士相關的部分，則是那位元女士親口告訴我的。因此，我已竭盡所能確保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這或許是歷史上唯一一例——通常所謂的『鬼魂顯現』，竟糾正了一位總司令急件中的錯誤日期，並揭露了陸軍部證書中的不實記載。有人或許會說，一位女士的敘述導致另一位女士見到相同的幻象，但這說法站不住腳。當時惠特克羅夫特夫人在劍橋，而 N 女士在倫敦；且事情發生數週後，她們才得知對方所見的景象。若有人試圖以『巧合』來解釋這一切，就必須考慮三重事件的吻合——N 女士所見的幻象、惠特克羅夫特夫人所見的幻象，以及惠特克羅夫特上尉實際死亡的時刻——三者完全一致。」

我選擇這個故事作為我們的第一個案例，正是因為歐文先生所提及的豐富驗證依據，同時也因為它揭示了幾個有趣的觀點。我們可以注意到：儘管上尉能夠在 N 一家幾位敏感成員清醒時毫不困難地向他們顯現，但他必須等待妻子入睡後才能在她的心智中

留下印象。他於印度午後時分遇害，這個時間點當然對應著英格蘭的清晨，這意味著當他在倫敦顯現時，他已在星光界約十小時了，而恐怕還得再經過三至四小時，他才能在劍橋向妻子顯形。然而當他最終成功傳遞訊息時，不僅在妻子睡夢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更使其在醒後仍能清晰感知。目前尚無證據表明此現象是否屬於物質化。

歐文先生在《爭議之地（The Debatable Land）》第 219 頁中描述的另一位死者，與死者溝通的關係更為順暢，因此處理情況的能力遠勝於惠特克羅夫特上尉。她採取了一個簡單卻極有效的方法：帶著姐姐去觀看自己已無生命的肉體，通過眼見的實證讓姐姐相信——死亡的僅僅是肉體。當她們共同注視著那具被遺棄的載體時，這位逝者正以充滿生命力的光輝形態站立在她身旁。這個故事由 L 夫人親口向歐文先生講述，經過如下：

姐妹之情的體貼

「L 夫人的妹妹埃絲特新婚不久，數週前與她的丈夫前往加州。家人正期待著她抵達後的消息傳來。某夜夢中，這位妹妹悄然來到 L 夫人床邊輕聲道：『塞西莉亞，隨我去加州吧。』」L 夫人婉拒說，無法拋下丈夫與孩子們去經歷如此漫長艱辛的旅程。」

「『我們很快就能抵達。』」埃絲特說道：「『而且妳在天亮前就能歸來。』」

「夢中這段奇異的旅程對她而言似乎並非不可能；於是祂起身下床，牽起妹妹的手，只覺兩人一同飄升，越過遼闊天地，最終降落在某間簡陋樸拙的屋舍旁——這與她想像中妹妹在新國家可能居住的居所截然不同。當初妹妹與她丈夫正是為了追尋財富才移居至此。姐妹倆走進屋內，塞西莉亞認出妹夫正身著喪服，神情悲戚。埃絲特隨即引她進入擺放著敞開棺木的房間，指向棺中遺體。那正是埃絲特自己的軀體，蒼白無生氣地躺著。L 夫人震驚得說不出話，目光先移向屍體，再移向身旁充滿生命與智慧的形體，來回遊移。面對她充滿疑問與驚愕的眼神，那鮮活的形體輕聲解釋：『是的，姐姐，那曾是我的軀殼。但疾病侵襲了它，霍亂帶走了我，我已前往另一個世界。特意讓您見證這一切，是希望您能對即將傳來的消息有所準備。』」

「片刻之後，L 夫人感覺自己再度飄升而起，穿越浩瀚空間，最終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臥室。」

剛才引述的兩個案例無疑都是死後顯現，它們確鑿無疑地證明人類在死後仍能保有完整的意識與記憶。然而這兩個案例都未必涉及物質化現象，因此這兩位造訪者很可能都無法被常人的肉眼所看見。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案例，則呈現出足以按響門鈴並進行對話的物質化形態。該案例記載於弗雷德里克·喬治·李博士所著《暮色微光（Glimpses in the Twilight）》第 188 頁中，作者特別強調「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確鑿無疑，本人已耗費極大心力驗證其真實性」。現在我將概括這個敘事的前半部分，我們可稱之為：

少年水手的歸來

在格林尼治的克魯姆山上，住著一位名為哈蒙德的先生。在他雇用的僕役中，有位波特太太，她有個十五歲的兒子，是多麗斯號護衛艦上的少年水手。這孩子聰明伶俐、討人喜歡，卻生性不安分，曾因擅自離艦讓親友們萬分憂慮。幾經周折，船長最終寬

宥了他的逃役行為，重新接納他回艦服役。此後男孩的母親離開哈蒙德家改嫁他人，但男孩因在海上服役，對此渾然不知。後續的敘述我將直接引用李博士的原話：——

「1866 年 9 月 8 日夜晚，哈蒙德夫人家的門鈴響起。女僕瑪麗應門後，經過短暫交談便將大門重新關上。當時身體不適的哈蒙德夫人正臥於臥室，從那裡既能瞥見門廳景象，又能聽見玄關動靜。她凝神細聽，清楚辨識出那是湯姆·波特的嗓音。夫人大感詫異，揚聲問道：『瑪麗，剛才門外是誰？』女僕答道：『噢夫人，是個小水手，他想找母親。我告訴他我根本不認識他母親，就打發他走了。』」

「哈蒙德夫人聽聞此言頓時心生不安，便追問女僕那男孩的模樣。」

「夫人，那是個穿著水手服的俊俏男孩，赤著雙腳。我無論在哪兒都能認出他來。他面色蒼白，神情淒惶。當我告訴他母親不在此處時，他抬手覆額喃喃道：『天啊，這可如何是好？』」

「哈蒙德夫人立即將這不速之客來訪之事告知丈夫，並將她確信湯姆·波特又從船上逃跑了的這令人不安的消息告訴他。」

「他們派人向男孩母親查問，卻得知她對兒子行蹤一無所知。眾人遂求助於湯姆的啟蒙教師陶德博士，不料博士斷言：『湯姆·波特絕無可能再度逃艦——約莫兩月前我才收過那孩子親筆信，當時他在艦上表現出色極了。』博士珍藏著許多學生的相片，其中正有湯姆的銀版肖像。他將數張照片鋪陳於瑪麗面前，請她指認那晚所見的少年；為試探女僕記憶是否確鑿，他特意拈起另一張並非湯姆的照片輕聲道：『妳認準是這孩子嗎？他倒像是會逃艦的模樣。』『不。』瑪麗斬釘截鐵答道：『那晚所見絕非此人——』說著指尖猛然點向湯姆的肖像：『這張才是！我敢立誓擔保。』」

「謎底終在十月揭曉——陶德博士接獲海軍部來函，公文言明：『因無法覓得湯姆·波特母親的地址，特此致函閣下。』信中所載盡是悲訊：多麗斯號護衛艦於牙買加海域發生重大事故，湯姆·波特已在九月六日嚥下最後一口氣，而這一日，恰比他現身哈蒙德宅邸門前整整早了兩日。」

若當時那位女僕能多些耐心，我們或許就能對這樁離奇事件有更深入的瞭解。但如今我們仍無法確定：湯姆·波特是否已知曉自己死亡，特地來向母親報訊？還是像他最後那句感嘆所暗示的，他根本尚未意識到自己已逝，單純以為只是回到了老家？等他逐漸適應星光界後，大概會發現——只要懷著想見母親的強烈願望，無論母親身在何處，意念自然會引領他找到對方。但顯然最初他（這也十分自然）只想到要去最後分別的地方尋找，就像我們在物理界的人都會做的那樣。

這裏還有另一樁案例：兒子突然現身向父母親通報自己的死訊，這起事件展現出若干獨特而引人入勝的特徵。

主保聖人顯靈

據記載，南安普敦附近的弓箭手會所的詹姆斯·韋爾德先生，其子菲力浦就讀於韋爾市的聖艾德蒙學院。某日菲力浦在划船時不幸溺斃，學院院長考克斯博士於翌日清晨親自前往，準備將這噩耗告知其父。

「考克斯博士抵達後被引至韋爾德先生的私人書房，卻發現他早已淚流滿面。韋爾德先生從座椅起身握住博士的手說道：『親愛的先生，您無需告知來意。我早已知曉——

菲力浦已逝。昨日白晝，我與女兒凱瑟琳同行於收費公路上，菲力浦竟同時向我二人顯現。他站在石砌道旁，身側還立著一位身穿黑袍的年輕男子。小女最先察覺，對我說：『父親您看，那是菲力浦！』我抬眼望去，確然是他。當時我對女兒嘆道：『確是菲力浦無疑，卻帶著天使般的容光。』雖未疑心他已離世，卻驚異他為何現身於此。我帶著女兒走向他，想要擁抱他；然而我們之間相隔僅數碼之遙，正當我上前時，一名走在同條小徑上的勞工從幻影與樹籬之間穿過。當他經過時，我目睹他直接穿透了那兩個看似實體的身影——彷彿他們是透明存在的。一見此景，我頓時明白他們是靈體，便與女兒繼續向前想要觸碰他們。此時菲力浦對我們露出溫婉的微笑，隨後他與同伴便一同消逝無蹤。」

「讀者可以想像，柯克斯博士聽聞這段非凡敘述時深受震撼。他隨即向這位悲痛的父親證實了此事，詳細說明瞭其子離世時的具體情況——那孩子顯現於父親與妹妹眼前的時刻，恰恰就是他嚥氣身亡的時辰。」

「柯克斯博士詢問威爾德先生，那位身著黑袍、面容極其俊美如天使般的年輕男子身份，但威爾德先生表示對此人毫無頭緒。」

「然而幾週後，威爾德先生到訪蘭開夏郡斯托尼赫斯特附近地區。某日清晨在小教堂聽完彌撒，等候馬車時，他被引導至客房休息。當他走向壁爐時，注意到煙囪上方的畫作——畫中青年身著黑色長袍，其面容、身形與姿態竟與他在異象中見到的菲利浦身旁那位同伴完全一致。畫作下方題有「聖斯坦尼斯勞斯·科斯特卡」的字樣，這位耶穌會最偉大的聖人之一，正是菲利浦在堅信禮時選擇的主保聖人。」（F.G.李博士的《超自然掠影》第二卷第五十一頁）

李博士在故事後附上了消息來源者的證明文件，並記錄了其他熟知此事實者寄來的多封證實信函。菲利浦死亡瞬間（或不久後）顯現於父親與姊妹面前的現象，與上百起同類型案例完全吻合。然而此事與湯姆·波特鬼魂事件存在根本差異——後者明顯是物質化顯形，而前者則顯然並非如此。若是物質化顯現，理當連那名勞工也能看見，但事實上唯有與逝者情感緊密的父親與姊妹得見此象。正因這對至親與亡者之間存在深刻的精神共鳴，逝者得以輕易提升他們的能量振動頻率，使其看到自己；至於未受磁力引導的勞工，則毫無感應地徑直穿過了靈體。此現象亦見於其他類似記載：例如數年前發表於《證道學評論》的〈軍校生軼事〉中，少校的鬼魂僅能為友人所見，卻無法被與其心靈連結較淺的船夫們覺察。

可能的解釋

這個故事真正不尋常之處在於：死者身旁竟伴隨著另一道身影——起初無人識得，後來卻透過畫像被認出是他的主保聖人。關於這第二道幽靈的存在，有多種解釋可能，而真相究竟為何實難斷定。其一，這身影或許確如其自稱般，是位居於星光界的存有。若果真如此，他極可能就是聖斯坦尼斯洛斯·科斯特卡本人——為鞏固並幫助那些特別受他吸引的人，而始終駐留於星光界。倘若是這種情形，他在信徒臨終關鍵時刻現身便合情合理。然此說雖具可能性而不容忽視，卻未必符合現實。聖斯坦尼斯洛斯·科斯特卡離世已逾數百年，即便他早年夭亡，像他這般品性之人也極不可能長久滯留星光界。要在此界存留如此漫長歲月，不僅需超凡意志力，更需諸多極罕見條件配合。這等事或許適合那些意志堅強卻沉溺於粗俗墮落生活之人；但對於如他那般溫和、純潔且虔誠者，則絕無可能。

另一種觀點認為，聖徒可能僅是某種思想形體——這種附加元素無論是菲力浦有意或無意間，都被引入情景之中。後文將列舉若干確鑿案例，證明這種大規模附加元素被引入其中的情況確實存在。

菲力浦似乎是個虔誠的年輕人，在他頻繁的出神冥想中，必定為其主保聖人塑造了極其強烈而生動的思想形體。在他臨終及逝世後，他自然會認為自己受到這位聖人的陪伴與庇護，而這種信念足以讓這個思想形象（早已因他不斷且熱切的凝思而半物質化）被他的父親和姊妹看見。

我必須聲明，在陳述此事時，絕非帶著絲毫冷漠之意，亦非意圖摧毀對聖人守護之美善信念；僅僅是試圖為這非凡現象尋求確切的科學解釋。為此，我不得不將研究過程中發現的所有可能性假設納入考量。因此必須承認，這些可能性之一，是認為菲力浦的主保聖人或許僅是他自身鮮明想像的產物——儘管就我個人而言，並不認為這種可能性成立。

若暫且假設情況如此，那麼菲力浦向父親與姊姊顯現的意圖，顯然是為了讓他們對其死訊有所準備，並藉此給予安慰與安心。他很可能祈願主保聖人能一同顯現，作為向父親證明自己已受善佑、安然置身於受福者行列的憑據。在此情況下，祈願過程中強烈的意念，無疑足以立即實現其願望——倘若菲力浦在無意中創造了自己的主保聖人，那麼無論有意或無意，他確實可能將其攜同顯現。若事實如此，這項舉措並無非凡或異常之處，因我本人便曾見證過性質完全相同的案例。

儘管上述假說足以解釋所有發生的事件，但在我看來，存在另一種更可能符合真相的解釋：菲力浦那鮮明的思想形體（依先前所述方式形成），或許被某位關心他且渴望協助他的朋友所運用。在我們現有雖不可見卻真實存在的幫手群體中，不乏這類案例——他們發現對特定人群提供有效幫助的最佳（甚至往往是唯一）方式，是順應其既定觀念：進入他們構建的思想形體中並透過其行動，從唯一能被欣然接受而非遭疑懼拒絕的方向施以援手。因此，若某位逝去的耶穌會士（這極可能發生）被這位年輕人的虔誠所吸引，並希望指引鼓勵他，最簡易有效的方式無疑是透過年輕人自身對主保聖人的思想形體作為媒介來實現。

若此解釋成立，那麼這位星光界的幫手極可能曾幫助菲力浦向父親與姊姊顯形，甚至全程主導此事——或許更是為緩解菲力浦對父親承受死訊的憂慮而主動提議。因此，聖斯坦尼斯勞斯可能是真實存在，亦或僅是輔助元素；但我推測其真實身分應是家族或耶穌會中某位新逝者，他採用了自認最能發揮效用的形體現身，從而為我們留下這個確鑿有效、且極具說服力的幽靈故事。

以下這個例子雖然遠不如上一個那麼戲劇性，卻是死亡時常見幻象的典型範例，且其優勢在於是由親歷此事件的瑞典牧師直接向我們的訊息提供者所述。該事例摘錄自《證道學評論》第 22 卷第 177 頁。

十六人親眼見證

「在我童年的某段時期，就讀於汀斯塔德教區的一所學校。由於家離學校很遠，我和另一位同學便寄宿在一位名叫史密斯夫人的居民家中。這位善良的女士有棟相當寬敞的房子，靠接待膳宿者維持生計——事實上，在我所述的那段時期，那裡住著不下十六人。史密斯夫人偶爾也會擔任助產士的工作，因此經常外出。」

「一個仲冬的午後黃昏，她告訴我們她要外出拜訪，最早也要次日才能返回，於是她在臨行前為我們備妥餐食等所需物品，再三叮囑我們注意燈火後便離開了。如同往常的夜晚，我們專心準備隔日的課業，九點半準時就寢。我們鎖好房門熄了燈，但爐中未熄的餘燼仍將房間映得足夠明亮，所有物件都清晰可辨。正當我們輕聲交談時，突然看見床畔站著一個高大的中年男子——他穿著灰色粗布衣裳，像是農夫打扮，左腿與左胸各有一大塊顯眼的白斑，正凝神注視著我們。我的同伴用力肘擊我，低聲問：『那醜漢是誰？』我示意他噤聲，兩人屏息凝視著這個身影。」

「那名男子站著注視了我們很長一段時間，然後他轉身開始在房間裡來回踱步，腳步聲似乎引起了刺耳的摩擦聲，彷彿他正踩在雪地上。他走到五鬥櫃前，將所有抽屜打開又關上，像是在尋找什麼東西，之後他走到火爐旁，對著仍在發光的灰燼輕輕吹氣，伸出手彷彿要取暖。接著他回到我們的床邊，再次站定注視著我們。當我們凝視他時，發現自己能夠看穿他的身體；我們清楚地看見房間另一端的衣櫃透過他的身影顯現，而在我們注視之際，他的形體似乎逐漸消散，最終從我們視線中消失。這詭異的景象令我們感到不安與緊張，但我們並未離開床鋪，最終還是陷入了睡眠。」

「早晨起身時，我們的房門仍鎖著。但當我們提起夜間的所見，才得知這詭異的訪客竟出現在屋內每個緊鎖門扉的房間——那晚留宿的十六人，無一例外全都見到了相同的身影。更甚者，幾位長居於此的住客認出，那身影正是女房東的丈夫——一個終日無所事事的男人，從未安穩立業，離家漂泊多年，早已成了世間的流浪者。」

「這詭異的巧合自然引起部分住客追查是否有人在附近見過此人。後來證實，就在同日晚間九點過後不久，此人曾出現在兩英里外的一處農舍請求借宿。因農舍無空房，他被指引到鄰近田埂對面的另一處農場。聽聞此事，調查者立刻在雪地中尋找他的足跡，並很快發現了蹤跡。追蹤不久後，他們先找到一隻木鞋，再往前幾碼，便發現半埋在深雪堆中的男子遺體。翻過屍身時，人們注意到他左胸黏著一大塊凍結的雪塊，左膝也附著另一塊——正是我們在幽靈衣著上看見白斑的相同位置。儘管當時我只是個孩子，此事卻在我心中烙下深刻持久的印記，那段記憶至今仍鮮明地伴隨我一生。」

此案例本身頗為尋常，其特殊之處僅在於見鬼對象數量眾多。從概率而言，更傾向於部分實體化的解釋——畢竟要同時通過催眠暗示影響如此多不同心性之人，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幽靈開闔抽屜的舉動，同樣佐證了這一推測。他當時定然懷著對棲身之所與溫暖的強烈渴望，很可能還存著搜尋妻子藏款的念頭，這便解釋了他為何逐間造訪所有房間。其對餘燼吹氣暖手的舉動，似乎表明他尚未意識到自身已死。事實上，並無確鑿證據顯示幽靈顯現時此人是否已然氣絕，抑或只是處於凍斃前常見的昏迷狀態。值得注意的是，他遵循了此類幽靈的慣例——精確呈現屍身真實狀態：衣著的積雪斑塊，甚至連行走時靴子碾過雪地的碎裂聲都栩栩如生。

實在難以想像，這樣一個人在如此危急關頭還能有意識地構思這些細節——更何況他顯然並非特別渴望給那兩個男孩留下印象，僅僅是懷著好奇心審視他們，彷彿在確認他們的身份，或判斷他們是否能為己所用。然而許多案例都傾向表明：當死者對某個念頭執念極深時，即便未經其細緻思考，這種執念仍會以象徵形式透過幽靈顯現；而無疑地，致命的冰雪定然盤踞在這位不幸流浪者瀕死時的心智之中。

由獨立目擊者看見的顯靈現象

在其近作《死後》（第 223 頁）中，卡米爾·弗拉馬利翁先生列舉了許多顯靈現象同時或分別被兩位及以上獨立目擊者看見的案例。我從中挑選了以下例子。第一份敘述由南特（Nantes）的 G.內伯里先生（M. G. Neberry）撰寫於 1921 年 3 月 31 日。

「我即將向您呈交的這個案例有兩位目擊者。其中一位如今住在南特，與我姑母住在同一棟樓的同一樓層。」

「當這位目擊者還是個年輕女孩時，她在巴黎一家開小店舖的家庭裡擔任保姆。在餐桌上，當話題轉移到『靈魂與永生』的通用主題時，丈夫曾對妻子說：『如果我先死，而且能夠回來的差，我會回來看看你。』許多年過去了；丈夫患病去世。不久後的一天晚上，保姆睡在店舖後方一樓的廚房裡。她聽到櫥櫃裡傳來一陣聲響，彷彿有碗盤被打碎了。她站起身來，以為是貓引起的噪聲，但她找不到原因。此外，連一個盤子或玻璃杯都沒有碎。她感到十分驚奇，便回到了床上。噪聲又開始了。她已經熄了燈。她察覺到床尾出現了一個微白色的身影，其輪廓變得越來越清晰。在這尊顯靈的幻影中，她極其明確地認出了她前任的主人。她嚇壞了，再也無法入睡。當早晨來臨時，她像每天早晨一樣，帶著早餐上去一樓主人的公寓。她被女主人的蒼白面容所震撼。她詢問了女主人，得到的答覆是：『瑪麗（Marie），你能想像嗎——昨晚我丈夫向我顯靈了。我極其明確地認出了他。他對我說話，並說：『你看，我們並沒有死；我需要祈禱。』』女主人對保姆說：『你去看看孩子們有沒有看到什麼，因為我很不安。』在隔壁房間裡，兩個小女孩正安詳地休息著。隨後，保姆向女主人講述了她自己親眼所見的景象。」

對我來說，這個案例似乎非常有趣，因為顯靈現象發生在死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而且是在同一晚向兩位正在入睡的人顯現——其中一位在一樓，另一位在三樓。這兩個人事前並未向對方透露過自己的經歷。在這種情況下，集體幻覺的假說又該如何成立？

第二個案例由查爾斯·特威代爾牧師（Rev. Charles Tweedale）述說，弗拉馬利翁先生將他描述為「我在倫敦皇家天文学會的同事之一」。該案例也曾刊登於 1906 年 7 月 20 日的《英國機械師與科學界》雜誌上：

「1879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的晚上，我很早就上床睡覺了。在初睡中醒來時，我透過朝南的窗戶看到了月亮；其明亮的光線照亮了我的房間。我的目光立刻被牆壁一部分的櫥櫃門板所吸引，那個櫥櫃是被當作衣櫃使用的。我的眼睛順著照亮房間東牆（即櫥櫃所在處）的光束看去。當我凝視著這個方向時，突然看到一個身影出現在我面前的櫥櫃門板前。起初很模糊，隨後逐漸變得清晰，直到我認出了我祖母的臉龐。我觀察了幾秒鐘，隨後這幅影像便逐漸消融，消失在月光中。一件不尋常的事擊中了我，並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那就是我祖母戴著一頂舊式的帽子，上面帶有貝殼般皺褶的花邊設計。我一點也不害怕，以為自己只是月光造成的幻覺受害者，便翻過身去繼續睡覺了。」

「第二天早晨吃早餐時，我剛開始講述前一晚看到的顯靈現象，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父親突然離開了餐桌。他極其不安；匆忙走出房間，早餐幾乎沒怎麼動過。我向母親詢問原因。她用手勢制止了我。當門再次關上時，我重複了我的問題。隨後母親回答說：『查爾斯，我要告訴你我所聽過最奇特的事情。今天早晨你父親告訴我，他在半夜醒來，看到他母親站在他的床邊，但就在他想對她說話的那一刻，她就消失了。』」

「這一幕和這段對話發生在大約 1 月 11 日，星期六早晨的八點半。中午之前，我們收到了一封電報，宣告我祖母已於夜間去世。但事情還遠不止於此，因為我父親隨後得知，住在距離我們家大約三十公里外的姑母，也看到了我祖母的顯靈。因此，共有三個人獨立地看到了相同的幻象，而且每個人最初都將其歸因於幻覺。」

「考慮到這三重顯靈發生的時刻，毫無疑問，這次顯靈屬於一位正在經歷我們稱之為死亡之轉變的人。我非常清楚地記得當時是凌晨兩點鐘；我父親上記錄下了看到幻象的確切時刻。我當時沒有起來看時間，但做了大約的估算。這棟房子朝南，我睡覺的那間房間的窗戶也朝南。」

「當我開始核實細節時，我試圖找出月亮在 1879 年 1 月 10 日至 11 日夜間處於最高點的時刻。《航海曆》顯示的時間是凌晨兩點十九分。當月亮處於最高點時，東面和西面的兩面牆壁會被均勻地照亮，我房間後方的北牆也是如此。因此，我確定在顯靈發生的時刻，月亮離最高點不遠，當時大約是凌晨兩點鐘。這以一種令人矚目的方式證實了我父親所記錄的時間。我姑母也說，她所見證的顯靈發生在死亡之後。死亡發生在十二點十五分。這證明我們所關注的並非發生在死前或死亡確切時刻的心靈感應或主觀顯化，而是發生在生命離開肉體之後的真實客觀顯影。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位亡婦雖然表面上失去了生命，但在幾小時後依然具備足夠的生命力，向相隔相當遠距離的不同人們顯化自己。」

「至於「顯靈者的服飾」，我向父母描述了我所看到的幻象，完全沒有試圖去打聽我祖母是否真的戴過那頂帶有震撼到我的飾邊的帽子。幾個星期前，為了獲得有關這個謎團的精確細節，我給我叔父寫了一封信（我姑母已於 1900 年離世），請他澄清某些有趣的要點，並附上了一張憑記憶畫出的我在幻象中看到的臉部草圖。以下是從我收到的回信中摘錄的段落：」

「『我可以為這些細節的精確性擔保，因為你祖母於 1879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早晨十二點十五分在我家中去世。她的臨終掙扎始於星期五，根據我的備忘錄，她在過午夜後不久吐出了最後一口氣。我和我女兒對我妻子在向我們講述她所見證的顯靈現象時所說的話有著清晰的記憶。』」

「『你問我你寄給我的帽子草圖是否與這位亡婦最後的頭飾有任何相似之處。這種相似度是令人震撼的。那絕對是你祖母在生病期間以及去世時一直戴著的那頂帶有皺褶的帽子；此外，你對幻影的描述與這位臨終婦人在生命離開她那一刻的外貌完全吻合。我所說的是純粹的事實，如有必要，我可以宣誓為這些細節擔保。』」

「我父親於 1885 年去世；但我母親依然健在，對她所見證的整個過程有著清晰的記憶。她證實了其中的核心要點。」

「『我仔細閱讀了我兒子對他所見幻象的敘述，我也記得我已故丈夫（特威代爾醫生）的敘述。在同一時間，我嫂嫂（或姑母）告訴了我們她那天晚上所見證的現象。』」

「我剛剛講述的這起事件呈現出如此多的真實性標記，以至於我們無法對其產生懷疑。我建議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去了解一下已經觀察到的類似事件，而且我想補充的是，還有許多有趣且真實的現象至今仍未得到解釋。」

查爾斯·特威代爾（CHARLES TWEEDALE）

弗拉馬利翁先生表示，這則敘述之所以卓越非凡，在於它記錄了一起在死亡後約一小時四十五分鐘發生、且由三位獨立目擊者分別觀察到的事件。針對本案中有關錯覺、幻覺與心靈感應的假說，他發表了如下評論：

「在我們目前對物質、能量與精神之本質仍處於無知狀態的情況下，試圖探索顯靈現象究竟存在與否的所有嘗試，都必然會得到所有追求真理之士的認同；我們必須祝賀特威代爾先生（Mr. Tweedale）公開了這項三重觀察紀錄。若要說三位獨立目擊者同時產生了錯覺或幻覺，在我看來是無法成立的。敘述者聲稱，就他與他父親而言，那個幻影是客觀存在的，而那頂帽子證明了這一點。在我看來，該顯靈現象的真實性可以透過以下假設來解釋：亡婦影響了她子嗣的心智，而這種暗示則具象化為一個影像。死者確實能夠遠距離作用於生者；無論是透過某種形式顯現自己，無疑都是透過對大腦施加某種印象來實現的。」

掉落的畫像

以下摘自《死亡時刻》（第 305 頁）的案例嚴格來說並不屬於「顯靈」，但屬於另一類特殊現象：當離世者無法向他們希望傳達死訊的人呈現視覺顯像時，會設法透過其他徵兆來傳遞訊息。

畫像掉落與死亡時間吻合的狀況曾發生過多次；弗拉馬利翁先生的手稿中收集了大量類似紀錄，這些畫像在死亡發生的瞬間掉落，且無法歸因於掛畫的方法或懸掛機構失效。以下案例由那不勒斯的維拉·孔格勒小姐（Mademoiselle Vera Kungler）講述：

「1917 年初，我姨丈——即我姨媽保琳·雷斯貝克夫人（Madame Pauline Reisbeck）的丈夫——正在服役。但由於他年過四十，家人以為他身處後方戰線，因此姨媽並不為他感到擔憂。2 月 12 日早晨大約十點半左右，我姨媽走進房間打算找東西。就在她跨過門檻的確切時刻，她丈夫的一幅大型軍裝畫像突然從牆上脫落、摔在地板上，並一路滑到她的腳邊。當人們檢查懸掛畫框的釘子與繩索時，發現它們全都完好無損。我姨媽深受震撼，向幾位朋友講述了這起奇特的意外，並補充說她非常害怕丈夫遭遇了不幸。自然地，朋友們用這類情況下習慣說的話勸慰她：『天哪，夫人，你怎麼也迷信起來了？別相信那某種無稽之談！』但我姨媽堅信不幸已經發生，於是在日曆上的這個日期旁畫了一個紅色的十字，並等待了三個星期關於丈夫的消息。隨後她得知，我的姨丈阿道夫·雷斯貝克先生（Monsieur Adolphe Reisbeck）已於 2 月 12 日早晨約十點半，頭部中彈陣亡（正如人們所說的「榮譽戰場」上）。」

動物目擊者

以下兩個案例由蒙塔西親王夫人（Princess de Montarcy）於 1920 年 12 月給卡米爾·弗拉馬利翁先生的一封信中述說，提供了「逝者」對生者發揮影響力的證言。她的第一段經歷還提供了一個動物（她的愛犬）對神秘——且對牠而言（在此案例中）極其恐怖——的訪客之存在表現出無可爭議之意識的實例《死後》（第 182 頁）。

「（1）我祖母總是對我說：『如果我去世時你不在我身邊，我會讓你知曉我的死訊。』1886 年 5 月當我在蒙地卡羅時，收到了表親寄來的一封電報，告知我祖母病了，並請我立刻趕來。當時是一點鐘，而我要到六點才能離開。四點鐘時，另一封電報告知我她好些了。我決定搭乘第二天早晨八點開行的火車。當天晚上我七點鐘就上床睡覺

了。九點鐘時，我的小狗跳上了我的床，發出像要被殺死般的嚎叫。我看了看（當時燈亮著），看到在我床尾站著我的祖母，模樣和我上次見到她時完全一樣，只是臉色蒼白。她向我飛吻了一下，隨後便憑空消失了。第二天早晨七點鐘，有人送來一封電報，宣告她已於前一晚八點至九點之間去世。」

「（2）二十歲那年，我和一位匈牙利伯爵訂了婚；我們深愛著對方。但我的『母親』——B- 杜爵夫人（我是一名養女）——對我另有打算，她把我帶到了羅馬，幾天後在那裡告訴我伯爵已經解除婚約。我回答說我不相信。由於焦慮，我在羅馬病倒了，一等身體好轉，就被帶去了斯帕（Spa）。9 月 30 日，在連續兩天極度不適後，我躺在床上看書，這時我聽到一個臨終般的聲音呼喚我的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抬起頭，看到伯爵已經死亡並挺直地躺在地板上（他穿著白褲子、藍襯衫，沒有穿馬甲），一手拿著一個小瓶子，另一手拿著我的照片。我發出了一聲尖叫。女房務員拿著來自巴黎的報紙走了進來。我打開了我從不閱讀的《吉爾·布拉斯報（Gil Blas）》，在第一版看到伯爵已於 9 月 28 日被發現死於自己的房間裡，死因是嗎啡中毒。」

「這兩段經歷留下了將持續我一生的深刻印象。」

蒙塔西親王夫人（PRINCESS DE MONTARCY）

儘管嚴格來說並不屬於我們目前「宣告死亡之顯靈」的分類，但以下案例提供了另一個動物目擊者佐證的實例。該案例摘自《死後》（第 16 頁），書中刊印了一封日期為 1921 年 4 月 25 日的信件，寄件人為住在里昂格雷永坡道 12 號（12 Montée du Grillon, Lyons）的巴萊-加利費先生（M. Ballet-Gallifet），他寫道：

「在秋天的一個夜晚（當時氣溫已經相當低），我正坐在燃燒著木柴的火爐旁。在我面前的是坐在安樂椅上的妻子；她的背對著一扇窗戶，該窗戶面向通往我家一樓（二樓）各房間的走廊。我當時絕對沒有在做夢，因為我剛瀏覽完一本關於《電力變壓器》的專著，這類書顯然極不適合用來幻想或發呆。因此，我當時根本完全沒有思考過另一個世界的現象。就在這時，原本躺在爐前石板上的愛犬（一隻博美犬）突然跳了起來並開始狂吠，眼睛直勾勾地盯著那扇窗戶，隨後邊低吼著邊縮到我的椅子旁躺下。」

「我迅速朝窗戶看去，在窗戶後面，我看到了一個輪廓呈剪影狀的陰影。它的輪廓十分纖細柔和，就像是畫家亨納（Henner）用軟鉛筆勾勒出來的一樣。它朝著通往我房間的門走去。我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呼。這個陰影——遠處相當微弱的煤氣燈光穿透了它——緩緩地向前移動。它走路的方式帶著微微的跛行，我不禁大喊道：『哎呀，是父親！」」

「那無論是身材輪廓還是步態，都與我妻子兩年以前去世的父親一模一樣。那確實就是他。我急忙站起身來，衝向門口，猛地把門打開——然而卻什麼也沒有！」

「這絕不可能是幻覺。我剛才瀏覽過、且此刻依然握在手中的那本書根本不容許這種幻想。此外，我妻子在我發出驚呼時猛然轉過身來，並且和我一樣，看到了這尊深深銘刻在她記憶中的親切陰影。」

「當我重新回到房間時，我的狗已經躲到了床底，並且還在持續低聲發出吼叫。」

戰爭期間的案例

心靈現象研究近期的文獻中，包含了許多關於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顯靈並親自宣告自身死訊的案例。以下案例摘錄自羅莎·史圖亞特（Rosa Stuart）所著的《戰爭中的夢境與幻象》：

「一位住在伯恩茅斯（Bournemouth）的妻子向我講述了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她的丈夫是德文郡軍團（Devons）的一名中士，於 1915 年 7 月 25 日前往法國參戰。她定期收到丈夫的來信，信中內容總是充滿快樂與樂觀，因此她的內心開始感到相當安心，堅信無論丈夫必須面對何種危險，他都能平安渡過。」

「1915 年 9 月 25 日的晚上約十點鐘，她正坐在自己房間的床上，與另一位與她合租房間的女孩聊天。房間裡的燈光完全開著，兩人由於沉浸於討論當天的遭遇以及戰爭局勢，都還沒想到要上床休息。」

「就在這時，現場突然陷入一片寂靜。妻子在一句話講到一半時戛然而止，坐在那裡直勾勾地凝視著虛空。」

「因為，身穿軍裝的丈夫此刻正站立在她面前！在兩到三分鐘的時間裡，她就這樣坐在那裡看著他，並對他眼中流露出的悲傷神情感到震驚。她迅速站起身，走向他站立的地方，但當她到達那個位置時，幻影已經憑空消失了。」

「儘管那天早晨妻子才剛收到一封信，聲稱她的丈夫平安無事且身體健康，但她仍堅信這個幻象預示著不幸。她是對的。不久之後，她收到了陸軍部的來信，通知她丈夫已於 1915 年 9 月 25 日的盧斯戰役中陣亡——而這恰好就是她看見他站在自己床邊的同一個日期。」

以下案例摘自同一來源：

「某一知名團部的上校，自戰爭爆發以來便一直身處熾熱的戰火之中。他深受麾下官兵的崇拜與愛戴。後來，他在一次戰鬥中因手榴彈炸傷而失去了一隻手臂，傷勢極其嚴重，不得不放棄在法國的指揮權，當時士兵們都陷入了極大的悲傷之中。」

「在國內休養了幾個月後，裝上了義肢的上校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已足以重新回到團部。但有關方面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的是任命他指揮一隻前往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的駐防營。作為一名實幹家，他寧願接受這個新任命也不願閒著，因此，儘管他的心依然與他在佛蘭德斯（Flanders）的老團部同在，他還是出發前往雷姆諾斯島（Lemnos）赴任。然而不久後，他患上了嚴重的痢疾，不得不再次因病返國。他順利抵達了英國；但在前往倫敦的救護列車上，他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而這則故事最奇特的部分隨之而來。就在他在救護列車上離世的確切時刻，這位上校在白晝時分顯現在佛蘭德斯戰壕中的老團部面前，當時每位士兵都在自己的崗位上。」

「『咦，這不是——上校嗎！我不知道他回來了』，連軍士長向連長指出站立在他們面前的老長官那熟悉的姿態時如此說道。連長迅速上前準備向他致意，但在走到他身邊之前，該顯影便憑空消失了。當時看見上校的不僅僅是這兩個人，幾乎全連的士兵都看到了，直到今天他們談起這次經歷時依然心有餘悸。因為當他在佛蘭德斯的戰壕中向他們顯靈時，士兵們還以為他仍在雷姆諾斯島，然而當他們意識到這尊顯靈的本質時，心中無不充滿了疑慮與不安。一星期後郵件送達，帶來了他離世的新聞，證實了他們的擔憂。」

卡米爾·弗拉馬利翁在其《死亡時刻》一書中刊印了一封信件，我從中摘錄了以下段落：

塞納省，聖芒代（SAINT-MANDÉ, SEINE）

1918 年 1 月 21 日

「我親愛的導師：

我必須向您呈報以下事實，以供您重要的研究調查使用。

1917 年 8 月 25 日，D 夫人收到了正在前線服役的士兵丈夫寄來的一封長信，這讓她感到非常幸福且充滿信心。當天下午有一個家庭聚會。她請她的妹妹坐在鋼琴前，為她彈奏一曲肖邦的敘事曲（Ballad）——那是她和她丈夫特別喜愛的曲子。她妹妹照做了。突然間（當時是三點鐘），這位年輕婦人站了起來，發出一聲尖叫，一聲可怕的尖叫，隨後便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當她甦醒過來時，家人紛紛詢問她。她睜開驚恐的雙眼，呼喊道：『我所看到的景象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受到這位可憐婦人極度緊張不安的情緒影響，家人不敢強行追問。直到兩天後，當她看起來稍微平靜一些時，她才告訴家人：她看到眼前突然展開了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戰場，伴隨著慘烈的屠殺，而在這一切的中央，她親愛的丈夫倒地身亡。

幾天後，他們得知在 8 月 25 日的三點鐘，這位士兵受了致命傷。這位年輕婦人的母親以及她家族的幾位成員向我證實了這起戲劇性的場面。視覺幻象與戰場上實際發生的事件之間的吻合是毋庸置疑的。

瑪格麗特·梅西耶夫人（MADAME A. MERCIER）」

弗拉馬利翁先生評論道，這個案例的價值在於死亡發生時刻與視覺幻象之間極其精確的巧合——而這恰好發生在這位不幸的女士終於獲得內心平靜的同一天。

臨終幻象

由已故的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威廉·巴雷特爵士（Sir William Barrett, F.R.S.）所著、題為《臨終幻象》的一卷著作於近期出版。該書收錄了一系列經過嚴格證實的非凡案例，紀錄了臨終者在逝世瞬間所看到的幻象。在許多此類例子中均有記載：原本正承受著巨大痛苦的臨終者，其面容突然綻放出光彩，並驚呼某某人已經前來接引他離開。在所有提及的案例中，向臨終者顯現的人都是已經過世的人；其中還有一些具備極高證言價值的例子，即某些先前已過世的人在臨終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顯現，而在這些情況下，臨終者總會表達出驚奇之情。以下即為適切的例子：

「在鄰近的一座城市裡有兩個小女孩，珍妮（Jennie）與伊迪絲（Edith），一個大約八歲，另一個只比她大一點點。她們是同班同學，也是親密的朋友。1889 年 6 月，兩人都患上了白喉。星期三中午，珍妮去世了。伊迪絲的父母以及她的主治醫生都特別用心，極力向她隱瞞她的小玩伴已經離世的事實，因為她們害怕這個消息會對她自身的病情產生不利影響。為了證明他們成功隱瞞了這件事且伊迪絲確實毫不知情，可以提及的是：在 6 月 8 日星期六的中午，就在她對周遭發生的一切失去意識之前，她還挑選了自己的兩張照片要送給珍妮，並吩咐照顧她的人替她向珍妮道別。」

「她於 6 月 8 日星期六晚上六點半去世。在她清醒並向朋友們道別時，她談到了死亡，且似乎毫無懼色。她似乎看到了幾位她已知已經過世的朋友。到目前為止，這與其他類似案例並無二致。但就在這時，她突然懷著極度驚奇的神情轉向父親驚呼道：『哎呀，爸爸，我要帶珍妮一起走了；你先前都沒有告訴我珍妮在這裡！』隨後她立刻伸出雙臂，彷彿在表達歡迎，並說：『喔，珍妮，我真高興你也在這裡！』（第 18 頁）」

「巴西聖保羅的《真理與光明》雜誌在 1924 年 9 月號中，對臨終的阿達米娜·拉扎羅（Adamina Lazaro）作為主角的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發表了評論：」

「在離世前幾個小時，這位病人對她父親說，她看到床邊站著幾位家族成員，所有人都在數年前就已過世。父親將這種臨終宣言歸因於譫妄狀態，但阿達米娜以更加堅定的語氣堅持自己的說法，並在那些肉眼看不見的『訪客』中，點名出了她自己的親兄弟阿爾弗雷多（Alfredo）——他當時正任職於 423 公里外錫薩爾港（Sisal）的燈塔上。父親越來越堅信這些視覺景象純屬幻覺，因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兒子阿爾弗雷多身體非常健康，就在幾天前，阿爾弗雷多還寄來了關於他近況的最佳消息。阿達米娜於當天晚上去世，而第二天早晨，她的父親收到了一封電報，通知他年輕的阿爾弗雷多的死訊。時間的比對顯示，在這位臨終女孩說話時，她的兄弟已經去世了。（第 21 頁）」

沿著這兩個例子的脈絡，存在著極其豐富的證言，而且沒有理由假設這些案例中的顯靈現象會是除臨終者所認為的以外之任何事物。事實上，這些案例構成了「逝者重返以提供協助」的大多數實例，因為在星光界上的「逝者」，似乎往往能在他們所愛的人即將離世時察覺到這一事實。因此，這不僅證明了我們存在的法則為我們未來的福祉提供了保障，也證明了塵世生活中的親密個人關係通常會得以延續，從而在許多情況下，慈愛的親人與朋友會在死亡彼岸的世界門檻前，帶著歡迎等待著我們。

第十九章 歸來幫助的人

母愛

一些逝者仍在密切守護著塵世中的某些朋友或親人，他們所展現的任何現象都是為了幫助或保護這些朋友。其中最美麗的例子之一是由約翰·梅森·尼爾博士所講述的故事。儘管我已在《不可見的幫手》一書中引用過這個案例，我仍願在此重述，因為這是我所知最清晰、最明顯的範例之一，同時也是一個令人愉悅的小故事。尼爾博士提到，一名剛剛喪妻的男子帶著年幼的孩子們到朋友的鄉間宅邸作客。那是座格局散漫的大宅，在建築下層有著幽暗的長廊，孩子們總喜歡在那裡嬉戲玩耍。但不久後，孩子們卻神色凝重地跑上樓，其中兩個孩子敘述道：當他們在走廊奔跑時，遇見了母親。母親要他們立刻折返，隨即消失不見。後經調查發現，若孩子們再多跑幾步，便會墜入走廊正中央一口無蓋的深井中——由此可見，母親的顯靈使他們逃過了一場幾乎無可避免的死亡悲劇。

在這個例子中，似乎毫無疑問的是母親本人始終在星光界慈愛地守護著她的孩子們。正如其他案例所呈現的，她強烈的警示意願——想要阻止孩子們莽撞地奔向危險——賦予了她短暫顯形發聲的能力，抑或只是在孩子們腦海中刻下了「看見母親並聽到警告」的知覺印記。當然也存在這種可能性：實施救助的或許是其他幫手，為了不驚嚇孩子而化用了母親的形象；但最簡潔且最具說服力的解釋，仍是將這次幹預歸因於永恆覺醒的母愛之力——這種力量即使穿越死亡之門也未曾有絲毫衰減。

在卡米爾·弗拉馬利翁所著的《死後》一書中，記載了另一個關於母愛的例子。在這個案例中，母親顯現似乎是為了讓她的兩個女兒為其中一人的離世做好準備，內容如下：

「我年輕的朋友瑪格麗特現年二十二歲，不幸在同一年（1918 年）接連失去了父親、母親，以及十六歲的妹妹珍妮。珍妮過去健康狀況一直非常良好，但在母親去世後不久身體便開始衰弱；她的肺部受到感染，在虛弱地受折磨了五、六個月後，也隨之離世。」

「瑪格麗特和珍妮非常深愛彼此，兩人從不分離，平時都睡在同一個房間裡。自從她們成為孤兒後，外祖母便與她們同住。大約在母親去世兩個月後的一個早晨約五點鐘，瑪格麗特醒了過來，聽到房間裡傳來一陣衣物摩擦的沙沙聲。她睜開眼睛，看見一個身穿黑衣的剪影滑行到她的床尾，靠近她妹妹的床，俯身懸在正在熟睡的珍妮上方，並親吻了她的額頭。瑪格麗特坐起身來，更仔細地凝視，喊道：『哎呀，是媽媽！』就在同一瞬間，那個陰影站直了身子，隨後就像來時那樣憑空消失了。這名年輕女孩深受震撼，為了不打擾當時身體已微恙的妹妹，她悄悄地下了床，跑去外祖母的房間。外祖母當時正沉睡著。她喚醒了外祖母並問道：『剛才是你過來在床上親吻珍妮的嗎？』隨後把她剛才看到的景象告訴了外祖母。『不，親愛的』，外祖母回答道：『我根本沒有動過；你在做夢吧。快點回床上躺著，再睡上兩個整小時。』」

「瑪格麗特回到了房間，試圖說服自己剛才只是一場夢。然而當她準備爬回床上時，她妹妹醒了過來並對她說：『噢，你把我吵醒了真可惜！我剛才好幸福！在我睡著的時候，媽媽過來親了我。她穿著黑色的衣服，就像爸爸去世後她一直穿的那樣；她輕輕拂過你的床尾，然後朝我走來。她俯下身，我感覺到她親了我的額頭。』瑪格麗特這才把她看到的幻象告訴了妹妹。」

「如果這不是去世兩個月的母親真實臨存在孩子們的房間裡，前來在她那即將與她重聚的女兒額頭上留下親吻，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幻象呢？這究竟是生理上的、靈性上的，還是星光體的臨在？我不得而知，但那無疑是一種確鑿不移的臨存，既能被清醒女孩的眼睛所感知，也能被熟睡女孩的神經感知所覺察。」

「當瑪格麗特向我講述這一幕的細節時，眼中依然泛著淚光。她是一位健康、健壯的年輕女孩，非常敏捷、直率且率真，具備極高的智識，完全沒有病態幻想的傾向。」

柯奈爾夫人（MADAME CORNEILLE）

脫離險境

當逝者（或在星光界上的生者「幫手」）有所渴望時，他們總是能夠假借某種熟悉的形貌，以便在某些緊急狀況下，他們的訊息能夠更輕易地被接納並轉化為行動。

一個闡釋這種可能性的非凡故事，記載於《來自不可見世界的消息》一書中，該書講述了懷河畔皮爾斯菲爾德的史密斯上校之女伊莉莎白·史密斯小姐的經歷。根據這位女士親自撰寫的記述，她某日前往烏爾斯沃特附近的山區寫生，在嘗試抄近路穿越名為艾拉瀑布的險峻山徑時，意外陷入進退維穀的險境——既無法前進也無法原路返回，隨時面臨墜落的致命風險。

「然而突然間，當她驚魂未定地環顧自己所處位置的整個周遭時，她清晰地看到在距離自己大約兩百碼外，站著一位身穿白色細棉布晨袍的女士——那是當時年輕女士在晚餐時間前普遍穿著的服飾。這位女士做了一個招手的手勢，其姿態在頓時給予了她向前邁進的信心；她無法猜透究竟是怎麼發生的，但以某種讓她完全無法重新追溯的方式，她瞬間找到了一個先前漏掉的出口。她繼續朝著那位女士走去，就在同一瞬間，她發現對方正站在瀑布的另一側，而且那正是她自己的親姐妹。」

「那位年輕女士究竟是如何以及為何會跟隨並趕上她，讓她百思不得其解，因為她離開家時，妹妹還正專心於自己的學業。但當時的情況並不允許她提出疑問；因為起引導作用的妹妹已經開始向下攀爬，僅憑幾個簡單的手勢，指示伊麗莎白小姐何時該靠近、何時該離開急流的邊緣，便漸漸將她引導下到一個岩石平台上，從那裡繼續往下走既安全又明顯。史密斯小姐在那裡停了下來，一方面是為了從恐懼中喘息一下，另一方面也是想和妹妹寒暄並詢問原委。然而，眼前哪裡還有什麼妹妹！對方的一切痕跡都已憑空消失；而當兩小時後史密斯小姐回到家中時，她發現妹妹依然處於她離家時相同的狀態與工作之中；全家人也向伊麗莎白保證，她妹妹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過房子一步。」

在這則故事中，沒有任何線索能向我們表明，那位救助者究竟是來自逝者還是生者的行列。如果妹妹當時正在睡夢中，我們大可合理地假設是她自己察覺到了史密斯小姐處於恐懼與危險的境地，並趕來施救；但由於妹妹在這段時間裡始終專心於同一項工作的這一事實，否定了這種想法。因此，顯然是其他某個存在假借了她的形貌，但並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這是一個逝者。人們會發現，這種假冒的能力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用來行善，也同樣容易被用來行惡；而我幾乎毫不懷疑，過去曾有過它被如此惡用的案例。在通靈會相關的諸多令人不滿的要點中，有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假冒現象經常發生，而對於那些尚未開發出高超靈視力的普通人來說，要辨識出這些假冒者是完全不可能的。

神父的請召

在《光影見聞錄（Sights and Shadows）》（第 94 頁及後續）中，李博士記錄了兩個引人入勝的案例：逝者返回人世，為在世親屬尋求他們認為必要的精神慰藉。第一個案例中，一位已離世十年的老婦人請召神父去探望一名瀕臨死亡的青年。神父按指示地址造訪時，並未發現病患，卻遇見一名青年並與之交談——該青年早年曾是天主教徒，但近期疏於履行教會規定的宗教義務。經神父勸導，青年進行了告解並決意重歸宗教生活。當夜青年因心臟病驟然離世。神父在安排葬儀時，意外看見畫像中與自己昨夜交談的老婦人，這才發現她竟是青年之母，且已離世整整十年。第二個案例中，兩名幼童請召神父前往他們垂死父親的病榻前，並詳細說明瞭確切地點。神父探訪時發現這位彌留之際的男子完全獨居，正遺憾無人能為他請來屬靈父親。而根據神父對孩童外貌的描述，男子立即認出那是自己的一雙兒女——但他們其實已離世一段時日（確切時間未載明）。

卡米爾·弗拉馬利翁先生（在《死亡時刻》第 188 – 191 頁）引用了一個關於父親顯靈歸來、建議兒子為死亡做好準備的案例。這些事實由博學的執業醫師 W.德·塞爾敏醫生（Dr. W. de Sermyn）在其著作《對某些未被認識的大腦功能之研究貢獻》中述說：

「讓·維塔利斯（Jean Vitalis）是一個強壯的人——體型魁梧、血氣方剛，已婚但無子女，身體極其健康。他大約三十九歲那年，突然遭受突如其來的劇烈高燒與關節疼痛襲擊。我是他的主治醫師。當時的症狀是急性關節風濕病。如今使用水楊酸鹽治療這種病症的方法當時尚未被發現。我們當時使用奎寧、鴉片、硝酸鉀、秋水仙鹼、利尿飲料等藥物。這種疾病通常會拖延六到七個星期，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能痊癒。然而，有時由於心臟或大腦的併發症，死亡也會隨之降臨。」

「在第十六天早晨，讓我吃驚的是，我發現讓·維塔利斯竟然穿戴整齊，坐在床上，臉上帶著微笑；他的手腳都能相當自由地活動，而且不再有絲毫發燒的跡象。前一天我離開時他還處於非常可憐的狀態：他的雙肩、雙肘、雙手、雙膝和雙腳關節都腫脹且劇痛。他發著高燒，我根本無法預料會發現他變得如此活躍且氣色良好。他非常平靜地告訴我，他將這種突然的痊癒歸因於他在夜間看到的一個景象。他向我保證，他去世多年的父親向他顯靈了。以下大體上是他對我說的話：」

『我父親昨晚來看我了。他是從面向花園的那扇窗戶進到我房間的。起初他從遠處凝視著我，隨後靠近我，在我全身撫摸以帶走我的痛苦與高燒，接著告訴我，我將在今天晚上恰好九點鐘去世。就在他離開前，他補充說希望我能像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那樣為死亡做好準備。我已經派人去請我的告解神父了，他很快就會來；我要進行告解並領聖體，然後接受臨終聖油禮。非常感謝您的細心照料；我的死亡並不是因為您有任何疏忽造成的。是我父親希望如此；無疑是他需要我；他會在今天晚上九點鐘來接我。』

「他在說這一切時神情非常平靜，帶著微笑的面容，臉龐上綻放著真正滿足與幸福的神采。」

『你做了一個夢，產生了幻覺』，我告訴他，『我對於你居然會相信它感到很驚奇。』

『不，不』，他回答說，『我是完全清醒的；那不是夢。我父親真的來了；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也聽到了他的聲音；他看起來完全活生生的。』

『但是預言你在固定時間死亡——既然你已經痊癒了，你總不會相信它吧？』

『我父親不可能欺騙我。我確定我今晚會在他說的時間去世。』

「他的脈搏充盈、平靜且規律，體溫正常。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是一位重病患者。儘管如此，我還是警告了家人，有時在大腦型風濕症的情況下會發生猝死，於是老牌且優秀的執業醫師 R.醫生被前來會診。他來了，並在病人面前針對他的幻覺和他想像中的早逝開了各種玩笑；但在他聽不到的地方、在家族聚會前，R.醫生說大腦已經受到影響，因此前景十分陰暗。」

「『病人的平靜』，他補充說，『是非常奇特且罕見的。他對自己視覺景象的客觀性以及自己即將死亡的信念令人震驚。通常人們都害怕死亡，但他似乎一點也不擔心；相反地，他似乎對死亡感到高興和滿足。不過，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一個今晚就會死的人；至於預先確定他死亡的時刻，那簡直是荒謬可笑的。』」

「大約中午時分，我重新回去探望我的病人，他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發現他已經下床，以穩健的腳步來回走動，沒有絲毫虛弱或疼痛的跡象。」

『啊』，他對我說，『我一直在等您。現在我已經告解並領了聖體，我可以吃點東西嗎？我餓得要命，但如果沒有您的同意，我不想吃任何東西。』

「由於他沒有絲毫發燒，而且種種跡象都表明他是一個完全健康的人，我允許他吃了一塊配蘋果的牛排。晚上八點左右我再次回到那裡。我想陪在病人身邊，看看九點鐘到來時他會怎麼做。他依然很開朗；他理智且興高采烈地參與談話。他的所有家人都聚集在他的房間裡，有說有笑。在那裡的告解神父告訴我，他不得不屈服於病人一再的央求，剛剛為他進行了臨終聖油禮。『我不想反對他』，神父補充說，『他堅持要這樣。此外，這是一項可以多次進行的神聖儀式。』」

「房間裡有一座時鐘，而我始終沒有離開過視線的讓，時不時朝時鐘的方向投去焦慮的一瞥。當時間走到八點五十九分，大家還在有說有笑時，他從坐着的沙發上站了起來，平靜地說：『時間到了。」」

「他親吻了他的妻子、兄弟和姊妹，然後非常敏捷地跳上了他的床。他坐了下來，整頓好枕頭；隨後，就像一位演員向觀眾鞠躬一樣，他點了幾下頭說：『再見，再見！』他毫不匆忙地舒展身姿，隨後便不再動彈了。我慢慢走近他，堅信他是在裝死。讓我無比驚奇的是，他已經去世了，沒有臨終的掙扎，也沒有喉嚨的喀喀聲，甚至沒有一聲嘆息；他的死法是我前所未見的。起初我們希望這只是一次長時間的昏厥或僵直症。葬禮被延後了很久，但我們不得不屈服於事實——屍體般的僵硬以及隨之出現的腐爛跡象證實了一切。」

我們所舉出的所有這些例子，都是由某種特別危險的逼近所引發的孤立干預。然而，明確且長期持續努力的案例也絕非罕見，儘管它們自然不太常見——因為正如前幾章所解釋的那樣，逝者中最優秀、最樂於助人的人，通常不太可能長期停留在大地生活的感官與視野所及之處，除非他們確實特別致力於某項與物理界相關的特定工作，就像第 162 頁提到的那位丈夫一樣。

星光界的慈善之愛

另一個關於逝者持續從事慈善物理界工作的非凡案例，由米諾特·J·薩維奇博士記錄於1902 年 3 月《安斯利雜誌》第九卷第 117 頁。其記述經大幅簡要後內容如下：

數年前，波士頓城有位以關懷貧苦著稱的牧師，他與妻子特別致力於幫助那些身邊缺乏親友的人。晚年時，這位牧師有位同工協助他照料貧民區的事工，隨著時光流逝，牧師夫婦與同工相繼離世，最初這群熱忱工作者中僅餘同工的遺孀尚在人世。這位女士似乎具有靈媒體質，或至少對超自然感應特別敏銳。已故的牧師夫婦始終保持著對貧苦教友的關懷——即使許多人已遷徙至其他城鎮，這對虔誠的守護者依然持續關注著他們。他們會透過感應促使這位遺孀前往探視，並根據貧困者所需的幫助，委託她代為施行具體的援助行動。

「歷經數年光陰，一場充滿慈愛的慈善援助工作持續進行著——這項事業不追求榮耀、不博取聲名、更迴避公眾目光，恰恰與世俗價值背道而馳。進行這項工作既需付出心力也耗費金錢，而始終知曉這個秘密的，僅有兩三位親密友人……這位寡婦居住在波士頓附近的小鎮。她會接收到指示，要求她進城前往某條街道的某個門牌號，並被告知將在那裡遇見處於特定困境的某個人或某些人，而她必須為其提供所需的援助。」

「這類情況反覆不斷地發生。她完全遵循這些指引行事——除了被告知的訊息外，對個案背景一無所知——而她表示從未出現過任何差錯。每次她總能確切找到符合描述對象與處境的人，並根據實際需求提供相應幫助。曾有一次，她甚至依照指示遠赴外州某個城市，連要尋找對象的姓名都僅有被告知的那個稱呼。然而她依然準確找到了符合描述的案例，並成功給予援助。這些並非全是物質匱乏的案例，其中還包含從道德危機中拯救他人的事蹟，其過程之曲折足以媲美驚心動魄的小說章節。」

「在這項非凡事工中，另有件值得記載的插曲。那位老牧師的女兒接到明確指示——聲稱透過同工遺孀作為媒介傳達其父的旨意——要求將二十美元裝入信封，寄往她從未聽聞的城鎮地址。她對於這種匯款方式感到猶豫，本想等待開立支票以避遺失風險。然而對方嚴厲要求不得延誤，因事關緊急且性命攸關。她最終依指示寄出兩張十元紙幣。我有幸閱覽了那封收到款項的感謝信：信紙上用鉛筆艱難書寫的文字夾雜著拼寫與文法錯誤，訴說著作惡丈夫的虐待與遺棄。被拋棄的妻子已竭盡所能維持小家庭，卻走到山窮水盡之境——剛典當完最後一件像樣傢俱，用所得買了木炭，正準備帶著孩子們共赴黃泉之際，這筆救濟金及時送到了手中。」

這個案例因其時代較近而顯得格外有趣，但它很可能只是某類大量存在卻不為世人所知現象的典型代表。如此大規模的超物理慈善行為或許並不常見，但由逝去的親友對特定個人進行守護的現象，確實絕非罕見。這些指導靈會以多種方式顯現：有時透過自動書寫，有時藉由敲擊聲或靈應盤（通靈板），有時透過夢境傳遞訊息——而最普遍的方式或許是透過強烈的精神感應，這種引導方式往往被受導者稱為「絕無謬誤的直覺」。

僧侶們

對於那些在生前服務於人類的人來說，在物理身體死亡後持續進行同類型的侍奉工作並非罕見之事。多年前，我收到一位英國紳士的來信，描述了一個關於許多「逝去」的僧侶出席倫敦某座教堂儀式的驚人實例。他寫道：

「我母親在她晚年的歲月裡，管理並資助了一家名為聖薩維爾（St. Saviour's）的小型醫院，位於奧斯納堡街（Osnaburgh Street）。她是一位信念極其虔誠的人；醫院完全按照宗教傳統營運；那裡有一座小教堂，每天都會舉行彌撒，並供奉著聖體。」

「我母親曾在不同時期為這座小教堂購買了兩樣物品。第一樣是一排雕刻極其精美的合唱團吟唱席，它們曾飾有匈牙利一座道明會修道院的小教堂；另一樣則是一批確定為真實無誤的聖舍利，並附有其所屬教區主教的認證證書。這些聖物來自義大利一座被廢除的方濟各會修道院。它們被安放在側小教堂祭壇後方的祭壇屏中。」

「自從這些雕刻品與聖舍利被安放在小教堂後，那些具備靈視能力的人便時不時會看到有僧侶在小教堂裡跪地祈禱。他們穿著我剛才提及的那兩個修會的會衣。」

「我兄弟的一位軍官同事（名叫胡列特）看到了他們，他是心靈現象研究協會的會員；他在對這兩個修會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精確地描述出了他們的會衣樣式。這位紳士是倫敦南部一家教堂的風琴師，而我兄弟則是該教堂的領唱者。當我母親去世時，我們在小教堂裡舉行了合唱追思彌撒。我兄弟帶來了合唱團，而胡列特則彈奏風琴。儀式結束後，我兄弟問胡列特是否看到了那些僧侶。『是的』，他說，『小教堂擠得滿滿的，下方已經沒有他們的空間了，他們便站在風琴閣樓上我的身邊，直到祝聖禱文結束，他們才憑空消失。』」

「在後續的發展中，我們必須對醫院的持續營運做出安排。醫院如今依然按照宗教傳統運作，但駐院牧師不再供奉聖體。自那以後，那些僧侶就再也沒有被看見過了，而在我看來，這就是原因所在。」

我認為在這個案例中沒有理由去懷疑：許多這樣的僧侶習慣參與這項儀式，將他們的虔誠融入到物理世界的主祭者及其會眾的祈禱之中。對於虔誠的人來說，將他們在星光界上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從一座教堂走到另一座教堂以達此目的，並不是什麼罕見的事。在這個案例中，某些生前曾使用過這些聖舍利與吟唱席的僧侶，或許產生了追隨這些他們所熟悉的老物件來到新環境的渴望，並帶上了他們的朋友一同前來；但當新牧師停止供奉聖體時，他們覺得自己造訪的核心理由已不復存在，因此決定將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地方。

加斯帕（Gaspar）

透過可聽見的語音給予指導的守護形式較為罕見，但確實存在相關案例。在《另一個世界的腳步聲》第 339 頁中記載了這樣一個實例：某個家庭連續三年持續受到神秘聲音的守護與指引，家中每位成員（甚至僕人）都曾反覆聽見這個聲音。自稱名為加斯帕的逝者透過聲音現身，但拒絕透露任何生前的具體資訊。他的存在似乎總為這個家庭的成員們帶來愉悅氛圍，而他所提供的建議無一例外都帶來良好結果。加斯帕僅兩次顯現形體，且都在戶外場景——身披寬大斗篷、頭戴寬簷帽，裝束令人聯想到南歐風格。他從不談論宗教話題，但始終強力倡導美德與和諧共處。

在這個案例中，這位逝去的指導者似乎與該家庭毫無血緣關聯。他彷彿只是偶然與這家人相遇，發現他們既友善又具有感知力，因而建立起聯繫並持續保持互動。顯然，這個家庭中必然存在具有靈媒體質的成員，才能藉由她借出物質形成具象的聲音與兩次顯形。當這家人移居他國後，加斯帕並未隨行——這很可能預示著他即將提升至更高層次的存在境界，屆時與物理界的溝通將變得更加困難。

有時逝者重返人世僅是為了傳遞建言，如下述這個對學生極具啟發性的案例所示：

在熙攘的街頭中

「發言者是大衛·迪克先生，這位時年約三十五歲的年輕已婚男子是格拉斯哥拉斯金學會（Glasgow Ruskin Society）成員，於索奇霍爾街（Sauchiehall Street）98 號經營拍賣行。

『我見過鬼魂。』他說道：『且發現根本無法用任何所謂自然理論解釋此現象。』

『是生者還是逝者的鬼魂？』

『逝者的鬼魂。』

『離世多久了？』

『六年。』

『在何處見到？』

『格拉斯哥街頭。』

『白天還是夜晚？』

『下午三點半，天光大亮的時刻。』

『請詳細描述經過？』

『那天下午三點半我離開索奇霍爾街的辦公室，正準備前往聖文森特街辦事，滿腦子都是工作事務。沿索奇霍爾街走到倫菲爾德街時，那個鬼魂突然加入了我的行程。』

『您當下就知道是鬼魂？』

『完全確定。』

『如何辨識的？』

『因為我立刻認出了他。』

『鬼魂開口說話了嗎？』

『說了。』

『說了什麼？』

『這我不能透露；內容涉及僅有我本人知曉的私事。』

『您回應了？』

『是的，我們繼續並肩前行，就像普通行人般自然。我們邊走邊交談，沿倫菲爾德街走了約兩百五十碼——那可是格拉斯哥最繁忙的街道之一。鬼魂的外貌毫無異常，任誰見到都會認為他是活人。他穿著黑色外套和扁呢帽，那種帽子我在死者生前僅見過他戴過一次。走到文森特街轉角時，鬼魂突然消失了。我沒看見他出現，也沒看見他離開，只是突然意識到他不見了。』

『您當時不害怕嗎？』

『絲毫沒有。』

『向他提問了嗎？』

『沒有，我只是順著他開啟的話題交談。』

『突然消失沒讓您不安嗎？』

『完全不會。他無預警地出現，也簡單地離開。我沒見到逐漸消散的過程，他就是不存在了。』

『您確實認識這個鬼魂？』

『毫無疑問。』

『能請問是誰嗎？』

『是我父親的鬼魂。』

『當時您正想著父親嗎？』

『完全沒有。』

『他開口時不驚訝嗎？』

『一點也不。』

『也不好奇原因？』

『不，一切顯得如此自然。我主要心思還放在待辦事項上。事實上直到隔日，我才開始意識到這件事有多奇特：我竟在父親離世六年後，於格拉斯哥喧鬧街頭與他如常交談。但這確確實實發生了，我對此毫無懷疑。這是我唯一一次類似經歷；我所確知的是，在父親逝世六年後，我確實與他並肩走過了那段倫菲爾德街。』」

「您所謂的『幻象』，其暗示（而非強求）的是：我過度焦慮於那些根本無法掌控的事務，而事實可能證明我的擔憂完全多餘——後續發展確實如此。其中既沒有明確的預言，也沒有具體的承諾。若真有這些成分，我反而會斷定這個『鬼魂』純屬騙局，畢竟先父生前極為寡言，連『沉默者威廉』相較之下都堪稱喋喋不休之人。」

這個故事由迪克先生於 1891 年親口向斯特德先生講述，後者將其收錄於《真實鬼故事》第 184 頁。其中最非凡之處在於逝者竟在光天化日下現身於繁忙街道。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並無證據表明熙攘人群中有其他目擊者看見這個幽靈；因此這很可能只是父親投射於兒子意識中的精神印記。敘事中最離奇之處無疑是迪克先生那種全神貫注的狀態：他專注到根本未覺與亡父交談有何異常。在這個案例中，逝者似乎出於給予友善建議的意願而顯現，儘管所涉事務看起來並非什麼重大事件。

然而更常見的是，逝者為某些重大事宜打破慣常的沉寂。正如布列塔尼人所相信的：倘若我們能少沉溺於瑣碎的個人利益，或許就能更頻繁地獲得這種可真正稱為「靈界指引」的裨益。但現實狀況是，我們自身往往為溝通設下重重障礙，而逝去的親友也極少將此類交流視為可能——因此唯有在真正迫切的原因驅使下，他們多數才會嘗試聯繫我們。他們時常會探訪所愛之人以預告其死期將至：有些是出於宗教觀念，認為

需要為死亡做特殊準備；另一些則單純希望給予當事人時間安排後事，或透過預警減輕對親友的衝擊。薩維奇博士在同篇關於慈善牧師的文章中，提供了這類預警顯靈的最新案例，其敘述如下：

父靈的預警

「這個案例發生於數年前紐約近郊。有位曾在海德堡大學留學的年輕男子，他絕非幻想型人格——身材高大健壯，是公認的運動健將，專攻數學、物理與電學領域。學成歸國後，據悉健康狀況極佳。某日他在母親的夏日別墅晚餐後，照慣例到門廊邊抽煙鬥邊散步，卻突然靜默地進屋就寢未與人交談。次日清晨，他走進母親臥房輕撫其臉頰喚醒她，鄭重說道：『母親，我有件非常悲痛的消息必須告知。請您振作精神堅強面對。』母親自然大為震驚，追問緣由。他繼續說：『母親，我字字當真——我即將不久於人世。』」

「當震驚不安的母親追問詳情時，他解釋：『昨晚我在門廊抽煙踱步時，一個靈體現身並與我並肩行走。我已接到召喚，死期將至。』母親自然憂心忡忡，懷疑兒子精神是否異常，便請來醫生告知此事。醫生進行詳細檢查後斷言一切正常，將整個事件歸為噩夢或幻覺，囑咐不必理會，並保證數日內他們就會為此無謂的憂慮自嘲。」

「次日清晨，這名青年身體狀況稍顯異常，醫生再次被請來診治。他仍堅持一切無恙，試圖用玩笑化解眾人的不安。第三日早晨，年輕人狀況明顯惡化，醫生第三次應診時，終於發現是闌尾炎病例。雖立即進行手術，但青年仍在數日後離世——從靈體顯現到死亡，整個過程不超過五日。」

「經歷這場變故後，這位母親某日以完全陌生人的身份前往紐約某靈媒處，未預約便排隊等候。其子立即聲稱在場，並向母親揭示了一連串絕無可能被靈媒知曉的非凡細節。當被問及『那晚你見到的是誰？』（問題刻意設計成不指向任何脫離肉體的存在）時，他即刻回答：『是我父親。』值得註意的是，其父已過世多年，而母親後來也已改嫁。」

許多古老家族流傳的祖先顯靈現象，似乎都承擔著預警後人世壽將盡的職責。通常這種行為源於過度的宗族榮耀感；但有時則像是為生前惡行贖罪的方式，另一些案例則純粹出於對後代的深厚情感，或是對家族榮譽的深切關注。正是在這種執念成為主導激情的名門望族中，此類顯靈現象最為常見。

祖靈顯現

關於紐豪斯白婦人的傳說，是家族幽靈記載中證據確鑿的案例之一。現存肖像確認其為烏爾裡希·馮·羅森堡與瓦滕堡的凱瑟琳之女，生於十五世紀中期。已知史料並未解釋她為何長期徘徊於塵世邊緣——或許與她極不美滿的婚姻生活有關。數世紀以來，她定期顯現的身影總是與某些貴族近親的死亡相關。其後代普遍認為她的意圖是善意的，旨在為關注的對象提供及時的死亡預警。

達姆施塔特黑婦人是另一例著名的歷史幽靈。李博士在《光影見聞錄》第 73 頁記載了她近期三次顯靈事件，每次出現後都緊接著發生王室成員的死亡。更詭異的是，她似

乎不容許任何幹預行為：曾有年輕軍官試圖抓捕或向她開槍，後被發現時已身亡且無外傷痕跡，但其槍支斷裂——槍管如開瓶器般扭曲，並與碎裂的槍托完全分離。

有時祖先會採用某些方式預警後代即將來臨的死亡——這些方法既同樣有效，又比持續顯靈省事得多。他們會建立某種被認可的預兆體系，無疑認為後代理應對此心懷感激（儘管我推測這種期待未必總能實現）。不過預兆屬於我們主題的另一個分支，後續將適時探討。

現存大量案例記載著生者之間的約定：無論誰先離世，都應返回並向另一方顯形——通常旨在說服對方相信死後生命的存在。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許多阻礙這類輕率承諾實現的因素，但仍有不少案例確實嚴格履行了約定。我將從中選取兩三例作為代表，首先引用安德魯·朗先生《夢與幽靈（Dreams and Ghosts）》第 97 頁中布魯厄姆勳爵講述的著名故事（其知名度並非源於獨特性，因為類似案例為數不少，而是由於敘述者的顯赫聲望）。為節省篇幅，以下敘述經過適當濃縮。

布魯厄姆勳爵的敘事

「凌晨一點鐘，我們在瑞典某家體面的旅館決定過夜，並找到了兩間舒適的客房。由於前日受寒疲憊，我樂得在就寢前享受熱水浴。此時卻發生了極不尋常之事——其非凡程度讓我必須從頭細說。」

「在我離開高中後，我與最親密的朋友 G.一同進入大學修讀課程……我們甚至荒唐地簽訂了一份用鮮血寫成的協議，約定無論誰先離世，都必須向對方顯靈，以解開我們對死後世界的種種疑惑。後來 G.前往印度，歲月流逝，我幾乎已忘記他的存在。如前所述，當時我正泡著熱水澡，愜意享受溫熱之際，準備起身時轉頭望向放置衣物的椅子。只見 G.安然坐在椅上靜靜注視著我。我全然不記得自己如何爬出浴缸，待回過神時，發現自己正四肢攤開倒在地板上。那個酷似 G.的幻影或無論何物已然消失……此事對我的衝擊如此強烈，促使我在此記錄下整個經歷，包括日期 12 月 19 日以及所有此刻仍歷歷在目的細節。」

1862 年 10 月 16 日，布魯厄姆勳爵將這段摘錄抄寫至自傳中，並提及當他抵達愛丁堡時，收到一封來自印度的信函，通知他 G.已於 12 月 19 日離世。

另一個經過充分證實的死者履行承諾顯現的案例，是牛津基督堂教堂的隨堂司鐸西奧多·巴克利牧師。他在去世三天後，向友人肯尼斯·麥肯齊先生顯現。（《暮色中的驚鴻一瞥》第 82 頁）

另一個案例是西德納姆少校與戴克上尉之間的約定：無論誰先離世，都應在離開物理界第三日的午夜，於少校莊園內的某座涼亭向生者顯現。少校先逝去後，上尉如期赴約，但從晚間十一點半苦候至凌晨兩點，少校始終未曾現身。然而六週後，他清晰地顯現在上尉臥房中，解釋自己未能如期赴約，但明確證實死後生命確實存在——這顯然是他們昔日爭論的焦點。他未說明先前受阻的具體原因，但我們不難推測：或許是離世後尚未完全恢復意識，抑或雖有意識卻因種種緣故無法成功物質化。這個故事記載於格蘭維爾的《被征服的撒都該主義（Sadducismus Triumphatus）》中。

遺失的錢財

在隨後的章節中，我將提及一些地縛靈的案例：他們在尚未清償某些微小債務的情況下離世，因而感到在自己代表他們付清應欠款項之前，無法在另一個世界展開正常的生命旅程。以下這個例子（摘自《死後》第 84 頁）同樣與金錢事務有關，但在此案例中，顯靈者的意圖是為了幫助生者。這篇敘述於 1899 年 5 月 31 日從耶爾（Hyères）寄給弗拉馬利翁先生。故事由敘述者的一位鄰居講述給他聽，她是一位從各個角度來看都令人尊敬、且「樸實、真實與真誠」的婦人。她說道：

「自從我們因突發的死亡（他死於腦充血）失去父親以來，已經過了三天。由於在我們家習慣由我父親支付所有開支，因此只有他一個人掌管金錢。他習慣把錢放在某些對我們來說或多或少隱蔽的地方——他的想法總是有些古怪。」

「葬禮結束後，當我們希望結清所有帳目時，我母親為了支付迫切的帳單，開始尋找那筆用來支付家庭及所有其他開支的款項。我們確定父親把它藏在了某個地方。這筆金額很可能非常小。」

「全家人——我母親、我自己以及兩個男孩——展開了搜尋。我們從閣樓找到了地下室，但結果卻和完全沒找過一樣。我母親感到絕望，因為她指望著這筆錢來支付家庭和其他開支。我們不知道該投向何方，全家人都處於最深重的痛苦之中。」

「在第三天夜裡，大約在十一點到午夜之間，我突然聽到有人踩著通往乾草閣樓的樓梯走下來的腳步聲。這些腳步聲在我房間門前的樓梯平台上停了下來，緊接著我聽到門閂被提起、門發出吱呀聲。隨後我父親那熟悉的聲音傳到了我的耳中，連續呼喚了三聲：『巴蒂斯蒂娜（Baptistine），我的孩子！』正如您所能想像的那樣，我當時簡直嚇得半死。我的堂妹當時和我睡在一起；我用盡全身僅存的力量推她，試圖叫醒她。但這是徒勞的；她依然睡得很沉，未受打擾。隨後我回答了我父親，但聲音因情緒過度哽咽，只能極其困難地吐出這兩個字：『父親！』」

「『聽著，我的孩子』，他說。『自從我離開你們以來，你們一直非常焦慮，並因為找不到錢而承受著最可怕的折磨。好吧，錢就在一個曾經裝過柳橙的舊包裝木箱裡；這個箱子位於廚房後面的房間裡。它被分成了幾個隔層；其中一側裝著幾種穀物的袋子。而在另一側的最底部，在一堆破布下面，就是那筆讓你們如此痛苦的錢！再見了，我的孩子。』」

「我無需補充的是，全家人立刻起床四處查看；幾分鐘後，我們便找到了那筆積蓄。」

伊拉里翁·馬爾康（HILARION MARQUAND）

遵循他一貫的調查方法，弗拉馬利翁先生請上述信件的撰寫者去尋求對該敘述的再次證實。他收到了如下回覆：

「我非常高興能為您效勞。今天早晨，我去了尤金·阿爾杜安遺孀（舊姓巴蒂斯蒂娜·龐斯）的花園；她當時正在採摘草莓。我用幾句話向她解釋了我拜訪的原因。」

「我向她朗讀了我榮幸寫給您的那封信；我問她信中所記載的內容是否與她先前就其父親顯靈所給出的敘述完全一致。她回答說：『就是那樣的。』」

「隨後我說：『您必須幫我一個忙。您必須給弗拉馬利翁先生寄去一份關於這起事件的簡單敘述，就照您現在所記得的那樣。』她開始微笑，說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她

根本不會寫字！我感到非常沮喪。我讓她再次告訴我當時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她非常樂意地這麼做了，但帶著極大的情緒波動。」

『你確定你當時沒有睡著嗎？』

『噢，非常確定；他從閣樓樓梯走下來時發出了巨大的聲響；你會以為他拖著鏈條呢。』

『但是你的臥室——尤其是一個年輕女孩的臥室——怎麼會只用一個門閂關著呢？』

『嗯，你看』，她回答說，『在我們家，我們沒有鎖門的習慣。』

『那麼那筆錢』，我對她說，『總共有多少？』

『一千五百法郎。我至今似乎還能看到那個蛀蝕的舊木箱，一邊裝滿了穀物袋，而另一邊則是讓我們如此焦慮的那筆錢。』

「我最後問道：『難道不可能對找到錢的強烈渴望，讓你夢見了這筆錢以及你的父親嗎？』」

「『不，不』，她回答說。『我那時太年輕了，根本不會去思考錢這種現實的事情。況且，我的願望又怎麼可能讓我發現那個隱蔽的藏錢之處呢？』」

另一個有些類似的案例——儘管顯然發生於夢境之中——是關於尋回但丁《天堂篇》失落的十三個歌篇的故事。龍勃羅梭教授（Professor Lombroso）在他的《死後——是什麼？》（第 34 頁）中提及了這個案例，並從薄伽丘（Boccaccio）所著的《但丁傳》中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摘錄，故事內容如下：

當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去世時，他的兒子雅各布（Jacopo）與彼得羅（Pietro）立刻開始收集這部偉大詩作散落各處的不同章節。幾個月來，他們徒勞地尋找著完成這部作品所必需的一部份。隨後雅各布看到了一個幻象。他「看到父親朝他走來，身穿最白潔的袍服，臉龐綻放著非凡的光芒」，並在詢問其他事情之餘，問起了《天堂篇》缺失的部分。隨後，這個幽靈牽著他的手，來到他生前通常睡覺的房間，並將他引導至其中一面牆壁上的某個地點。「聽到這些話，但丁與睡意立刻從雅各布身上消散」，他隨即起身並告知了一位朋友。「他們一同出發，前往指定的地點，在那裡他們看到掛在牆上的一簾草蓆盲窗或遮簾。當輕輕拉起它時，他們看到了一個此前從未被任何人見過的小窗戶，也沒有人知道它存在於那裡。在裡面，他們發現了幾份手稿，全因牆壁的潮濕而發霉，以至於如果它們在那裡再多留一段時間，就會徹底毀壞。在溫柔地刷去霉斑並閱讀它們之後，他們看到這正是他們尋找已久的十三個歌篇。」

狄奧林達（DEOLINDA）

逝者對生者的影響往往微乎其微，僅能給出一種對顯靈臨存在場的纖細感受，尚未達到明確視覺顯像的程度。發表於加拉加斯《心靈科學雜誌》（Revista de Ciencias Psíquicas，1913 年 11 月）的著名「狄奧林達」案例即屬此類，內容如下：

「『巴西學會（El Atheneu Brasileiro）』負責人卡布拉爾博士（Dr. Cabral）講述道，他曾照顧過一名名為狄奧林達的貧苦被遺棄女孩，她最終死於肺結核。一段時間後，醫生接受了他的朋友巴博薩·德·安德拉德先生（Monsieur Barbosa de Andrade）的招待，

後者住在一個相當偏僻的地方。安德拉德先生的姐妹當時剛患上了嚴重的疾病，以至於必須在夜間進行看護。」

「以下是醫生的敘述：」

「一天晚上，當我完成巡視後，感到非常疲憊，便立刻上床休息。安娜與費莉西亞·迪亞斯（Felicia Diaz）兩姊妹接替了我，在病患床邊進行看護。我才剛在床上躺下，一股強烈的舒暢與幸福感便蔓延全身。我無法解釋這種感覺從何而來。很快地，我有一種感覺，彷彿有某種物體觸碰著我的頭部，就像有人正把我包裹在某種東西裡一樣。對這種感覺感到驚奇的我，呼喚了在隔壁房間值班的那兩位女士。費莉西亞·迪亞斯夫人對我說：『我看到一位身穿白衣的年輕女孩站在你的床頭；她正在你的額頭上戴上一頂玫瑰花環。她說她的名字叫狄奧林達，前來是為了對你照顧她的慷慨表達感激。』」

「這番話讓我無比震驚。我回想起這一天恰好是狄奧林達去世的週年紀念日；無論是我還是其他任何人都沒有想到這一點。我也從未向那座房子裡的任何人提及過我曾為狄奧林達做過的事情。」

卡布拉爾醫生（DR. CABRAL）

「本敘述特此由以下簽名予以證實：曼努埃爾·巴博薩·德·安德拉德（Manuel Barbosa de Andrade）、埃米莉亞·巴博薩·德·安德拉德夫人（Madame Emilia Barbosa de Andrade）、安娜·伊內斯·迪亞斯·福爾特斯夫人（Madame Ana Ines Diaz Fortes）。」

我們從《死後》（第 259 頁）引用了這個案例，該書又取自西奇威克教授（Professor Sidgwick）的《幻覺調查》（Inquiry as to Hallucinations）。由西奇威克教授、麥爾斯教授（Professor Myers）、弗蘭克·波德莫爾先生（Mr. Frank Podmore）、西奇威克夫人以及愛麗絲·強森小姐（Miss Alice Johnson）組成的委員會發表了以下推論（《心靈現象研究協會會刊》第 10 卷第 385 頁）：

「如果人們想要排除狄奧林達方面存在任何真實干預的可能性，就必須假設：（1）卡布拉爾醫生在潛意識裡記起了那天是這位年輕女孩去世的週年紀念日；（2）這份記憶透過聯想，在他心中引發了幸福感與觸覺感知，然而卻完全沒有影響到他的意識記憶；（3）這份潛意識的回憶被心靈感應傳遞給了看見死者的那位女士。讓我們承認，這種三重假說顯得極其牽強且人為雕琢過度；而少數類似這樣被精確證實的案例，正引導著我們承認死後顯現的真實性。」

第二十章 需要幫助的人

真實和想像中的需求

我們已經探討了多例因利他動機而從死亡中歸來的案例，但仍有大量案例待我們審視，這些案例中的人們歸來是因為他們自身需要生者所能提供的某種幫助。在許多情況下，這種需求是虛構的，基於純粹的習俗觀念。例如，死者可能因遺體未得安葬而深感困擾，或（若恰巧為天主教徒）因未為其靈魂安息舉行足夠次數的彌撒而憂心忡忡。他可能因欠債或他人欠其債務而煩惱；可能因過身後留有寶藏或一無所有而焦慮；心中或許縈繞著渴望懺悔的疏忽或罪行，或是希望為之贖罪；亦可能被悔恨或復仇之心所驅使。有時，他歸來的目的在我們看來顯然微不足道，不值得他為此付出代價；而在其他情況下，其動機則明確且值得稱道。這類情況中，有許多實例是逝者返回解釋失蹤遺囑的所在，以便在倖存者中實現公正；或是那些回來安排對其依賴者進行適當供養和照顧的情況。

布隆伯格上尉

布隆伯格上尉的案例尤為引人注目，他在馬提尼克島與部隊駐紮期間突然離世。去世之際，他正遠離軍營，向島上偏遠地區傳遞重要急件。就在這一時刻，他出現在軍營中同住一室的兩位同僚面前，告知其中一人自己已於當晚去世，並前來請求朋友照顧其遺孤。他提供了孩子在倫敦親屬的地址，請求將孩子送至他們處照料，並進一步說明，通過他描述的一個抽屜中的某些檔，可以確立孩子對某處財產的所有權。所給地址經核實無誤，財產的地契也正如他所說，被準確找到。此事引起了廣泛關注，最終傳至夏洛特王后耳中，她對此深感興趣，下令將孩子接入皇家育嬰室，親自撫養並監管。後來，這位孩子在上世紀初期成為了一位知名的都市牧師。 完整的故事可以在約翰·H·英格拉姆所著的《大不列顛的鬧鬼住宅與家族傳統》第 637 頁找到。

為何不更頻繁？

普通人的思維往往循規蹈矩，初次聽到這樣的故事時，他們的第一反應通常是：「如果這是真的，為什麼這種事不經常發生呢？為什麼每個突然離世的死者不回來完成他們的安排呢？有許多遺失的文件從未被找到，許多不公之事正義也從未得到彰顯。」

當然，我們的任務是觀察、記錄並檢驗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實，而不是去推測它們為何不是其他樣子；某一事件相對罕見的事實，並不能成為我們拒絕相信它確實發生或抱怨它不夠頻繁的理由。然而，對於研究奧義現象的學生來說，針對這類問題提出某些建議並不困難。

事實上，來自亡者的幹預次數遠比我們想像的要頻繁得多，儘管他們很少需要以可見的幽靈形態出現。通常，他們強烈的思想足以影響生者的心智，從而傳達逝者的願望，或指引他們尋找所需之物。只有在這些較為普通的方法未能奏效時，我們已故的朋友才會嘗試更強有力的手段；而且我們可以肯定，每當我們聽聞一例幽靈顯現的事件，就有十二例是世人永遠無從知曉的，因為人們對於如此私密而神聖的經歷自然保持緘默。

我們還必須記住，正如之前所解釋的那樣，許多人在死後會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無意識狀態，而當他們醒來時，他們的思想通常會被自己的事務和所處的新環境所佔據。最重要的是，由於絕大多數人對這些至關重要的話題可悲地無知，普通人對於如何將自己的思想從星光界傳遞到物理界毫無概念，他們不瞭解心靈感應的可能性，也不知道自己能夠顯形或是在朋友的思想視力中留下印象的能力。

於是，他們這一邊的朋友們通常完全無法接收資訊；他們的思想固著於物質事物，認為逝者已徹底從這個世界消失，期待從逝者那裡獲得幫助或交流的想法，恐怕是最後才會進入他們腦海的。事實上，這種情況可以概括為：普通的鬼魂即便有意現身，也不知如何顯現自己；而處於物理界的普通人，則全然不知如何為其創造顯現的條 件。令人驚歎的並非為何鮮有逝者顯靈，而是他們中竟有人能突破我們三重堅不可摧的屏障——全然的無知、傲慢的懷疑論以及鐵板一塊的偏見。倘若我們稍顯智慧，少些自負，或許能學到更多，生活也將因此更加充實與幸福！無疑，逝者多次嘗試與生者溝通，卻因非己之過而未能成功；我們的遲鈍、物質主義以及自私的專注，將許多極具深意、既富教益又啟迪心靈的事物拒之門外。大多數人至今仍痛苦地像班揚《天路歷程》中「手持糞耙的人」一樣，固執地在泥濘中摸索毫無價值的硬幣，拒絕抬頭仰望站在他上方、向他遞出永恆冠冕的天使。

死後如同生前，一些人深受傳統觀念影響；我遇到過許多案例，新逝者心中最掛念的，便是她的葬禮能賓客盈門，哀榮備至，極盡悲壯之能事！這在某些貧困階層中尤為突出，他們似乎將葬禮視作逝者舉辦的最後一場盛宴，若以得體的方式舉行，便是對逝者極大的褒揚。對身後事的憂慮並非現代獨有，古典時期這種情感更為強烈，儘管那時還摻雜著一種迷信觀念，認為遺體若未經火化或按適當儀式安葬，靈魂便無法自由地繼續其升天之旅。

鎖鏈的嘩啦聲

小普林尼講述了一個關於雅典一所房子的故事，那房子因鬧鬼而無人敢住。最終，哲學家雅典諾多魯斯接手了它；他在那裡的第一晚表現得非常勇敢且理智。他讓僕人們去睡覺，自己則認真地投入到寫作中，決心不讓幻想有機會欺騙他。一段時間內，一切都很平靜，他的心思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直到他聽到了類似鎖鏈嘩啦作響的聲音，正是這聲音嚇跑了所有住在房子裡的人；但雅典諾多魯斯充耳不聞，保持思緒集中，繼續寫作，連眼皮都沒抬一下。

然而，噪音卻愈發響亮；它逼近了房門，闖入了房間；他環顧四周，只見一位瘦削憔悴、衣衫襤褸、頭髮蓬亂、鬍鬚冗長的老者，正舉起手指向他示意。雅典諾多魯斯以手勢回應，示意對方稍候，自己則繼續書寫。隨後，那身影向前移動，將鎖鏈在哲學家頭頂搖晃。抬頭望去，他見那老者依舊在召喚，於是起身跟隨。幽靈步履緩慢，仿佛被鎖鏈所困，引領他至庭院中一處特定地點，那裡分隔著古希臘房屋的兩部分，隨後突然消失無蹤。雅典諾多魯斯收集了一些草葉以標記此處，次日建議當局在此挖掘。他們照做後，發現了一具被鎖鏈環繞的人類遺骸。遺骸被妥善安葬，履行了應有的葬禮儀式後，房屋便不再受到侵擾。

有趣的是，這位不幸之人，在塵世生活中曾被鎖鏈束縛，死後仍幻想自己依舊如此，且這種念想之強烈，不僅使他感到沉重、行動受限，還能在他人心中製造出鎖鏈碰撞的聲響印象。

在接下來的故事中，同樣的埋葬遺願似乎佔據了主導地位，儘管在這裡可能還摻雜了其他動機。這個故事由李博士在其《超自然一瞥》第二卷第 61 頁中提供，他向我們保證，儘管這個故事以各種形式被講述過，但下面給出的版本來自那些完全有能力提供真實且忠實敘述的人，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敘述。

澳大利亞牧場主

「大約二十五年前，在澳大利亞，兩位從英國移民而來的牧場主合夥經營，擁有了相當可觀的財產。其中一人突然失蹤，無處可尋。」

「大約三周後的一個傍晚，他的夥伴兼同伴正沿著一條小徑返回小屋，小徑旁是一片又深又廣的水域。暮色漸濃，夕陽幾乎被高大的灌木、矮樹叢和茂密的野草遮蔽。突然間，他看到了同伴蹲伏的身影，仿佛真實而生動，就坐在深池塘的邊緣，左臂彎曲，擱在左膝上。他正要衝上前去說話，那身影卻似乎變得模糊起來，灰白的臉上帶著一種異常悲傷和憂鬱的神情；於是他停下了腳步。這時，那身影再次變得清晰，抬起右臂，右手食指下指，指向一個黑暗深邃的洞口，那裡的水靜止而漆黑，緊挨著一棵懸垂的樹。這一動作做得十分從容，隨後又重複了兩次，之後那身影越來越模糊，似乎漸漸消散了。」

「次日清晨，人們拖網搜尋池塘，在他夥伴的幽靈兩次指向的同一地點發現了屍體。屍體被一塊大石頭壓住，而在同一地點還找到了一把斧頭或短柄斧，顯然這就是兇器。經辨認，這把斧頭屬於某個冒險者，當此人被指控並正式以謀殺罪起訴，且被發現持有被害人的一些貴重文件後，最終供認了罪行，並被處以死刑。」

在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死者心中除了希望自己的遺體得以安葬之外，還存有其他思緒。他或許渴望消除其同伴對其命運的不確定感；鑒於他可能並非思想高度發達之人，他內心也可能被對兇手的復仇欲望所驅使。後一種情感曾多次成為幽靈顯現的緣由；賈斯特勒街那起著名的案例或許仍被記憶，其中被害女子多次向磨坊主顯靈，並威脅將持續如此，直至他指認兇手，最終他不得不照做。

在許多情況下，死者現在以更清晰的眼光意識到自己的缺點，或許發現這些缺點嚴重限制了自己，於是返回請求生者的祈禱。克魯夫人在《普雷沃斯特的預言者》中描述了幾起這樣的案例，而在《自然的陰暗面》中，同一位作者詳細講述了一個發生在魏因斯貝格監獄的有趣事件，以及另一個發生在內卡施泰納赫的事件，那裡的幽靈是當地一位富有的木材商人，他的親屬因公開為他祈禱（這是他請求的）的人們而感到非常憤慨，以至於他們實際上起訴了看到幽靈的人，指控其誹謗人格。

瀕死的士兵

以下這個相對較近期的案例特別引人注目，因為它出現在查爾斯·里謝教授（Professor Charles Richet）對軍中超自然現象的調查研究中（《心靈科學年鑑（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1919 年第 23 頁）。在此案例中，顯靈是以夢境的形式出現，且發生在死亡十五天之後：

「1916 年 9 月 3 日，在針對「凹路」（Sunken Road，位於莫爾帕與克萊里之間的一個區域，是索姆省戰況最為激烈的據點之一）的進攻中，阿爾卑斯獵兵第十三營的少尉

D 雙臂中彈，隨後離開前線前往後方包紮傷口。當天晚上以及隨後的十五天裡，點名時他都缺席了。人們在所有的救護車中苦苦尋找皆無功而返。他被列為失蹤人員。」

「9 月 8 日，第十三營重返同一戰區，得益於 9 月 3 日的勝利，當時的前線已向前推進了大約三公里。以下即為必須尋求解釋的顯化現象：」

「在 9 月 18 日至 19 日的深夜，負責該營「37 毫米戰術砲」的 M.V 中尉（D 少尉的至交好友）做了一場奇特的夢。他看到 D 躺在前述「凹路」旁的一個砲彈坑底部，身處一棵柳樹腳下，正處於瀕死狀態。D 嚴厲地指責他，怪他竟然讓自己最好的朋友以這種方式得不到援助而死去。」

「M.V 中尉是一位冷靜、沉著且幾乎持懷疑態度的軍官，但他卻被這個夢境深深困擾。他將此事吐露給了他的營長 S 少校。少校雖然沒有當真，但為了順應他並結束這件事，還是給了他一段短暫的假期，讓他去『凹路』進行搜尋。」

「M.V 中尉到達了該處。他找到了與夢中一模一樣的地點。在柳樹腳下立著一根木樁，上面寫著：『此處安葬兩名法國士兵。』沒有任何跡象會讓他懷疑這裡埋葬著他在夢中看到的遺骸。M.V 中尉讓人進行了挖掘與搜尋。他在那裡找到了他朋友的遺體；透過軍服的各種細節，遺體得以被完美確認。他大約在十五天前就被埋葬於此了。」

陽光下的幽靈

另外一個案例在《心靈現象研究協會會刊》第 93 頁中提到，其中一個人曾熱切希望與一位牧師會面，但未能如願，死後卻向牧師顯現，儘管沒有解釋他想要什麼。

這個故事由馬蓋特聖保羅教區牧師吉羅德·路易士講述。他說：

「那是一個炎熱而明亮的夏日午後，仿佛就在昨日，我仍清晰地記得自己走在寬闊明亮的街道上，沐浴在燦爛的午後陽光中。我必須經過 P 先生的房子。我確實注意到，他所有的百葉窗都被小心翼翼地拉了下來，仿佛是為了保護他的傢俱（他的妻子對這些傢俱異常自豪）免受午後烈日的侵蝕。想到這一點，我不禁暗自微笑。隨後，我離開大路，踏上人行道，透過圍欄望向下麵的前院。一個身穿深色衣服、未戴帽子的年輕人，大約二十歲左右，正站在前門臺階下的門口。就在那一刻，從他與我朋友 P 的相似之處，我似乎認出了他的兒子。我們倆都站在那裡，彼此凝視著對方。然而，突然間，他走到我正下方的區域，用一種睜大、無神、不眨眼的凝視盯著我，然後停了下來。他臉上明顯流露出想要說話的欲望，儘管他的嘴唇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但他的眼神在訴說，臉上的每一處特徵都在訴說——仿佛在用無聲的語言表達，其中責備與痛苦似乎交織在一起。起初我吃了一驚，隨後開始感到憤怒。『為什麼。』我自問：『他要那樣看著我？』接著我繼續前行，不再去想剛才發生的事。

「週三輪到我主持當地墓地的儀式，出乎意料的是，我不得不為 P 先生的兒子下葬。我立即前往拜訪 P 先生及其夫人。我在家中見到了後者，她的一番話讓我更加不安。詹姆斯·亨利 P 在臨終前極度痛苦，直到最後一刻都徒勞地希望我能到來，那是在我見到他之前的那個星期四。他也是在正對窗戶敞開的那片區域同一高度的前廳裡去世的。他的遺體一直停放在那裡，直到接下來的週三等待安葬。也就是說，在那個周日，就在我仿佛在窗外那片區域見到他活生生的身影的那一刻，他的屍體正躺在那間屋子裡。」

驅使這位年輕人的，必定不僅僅是尋求牧師的慰藉；他心中或許藏著某個秘密要傾訴，也許是某種過錯需要懺悔，或是某種輕率之舉亟待彌補。他渴望見到神父的願望如此強烈，以至於引發了這一靈異現象，然而，當他顯現時，似乎已耗盡了力量，無法開口。倘若牧師當時能理解他的意圖，耐心等待並鼓勵他嘗試表達，他是否就會說出些什麼呢？這一切，我們永遠無從知曉了。

第二十一章 渴望贖罪的人們

對竊盜的悔恨

渴望以某種方式懺悔或彌補過錯，常常使一個人與塵世生活保持緊密聯繫，有時甚至長達多年。以下便是一個典型案例，其中對一次小盜竊的悔恨似乎讓某人滯留了大約三十年：

「某位 V 小姐在姨母家暫住時，某夜被一位整潔、年長的女性身影所驚嚇，此人看似是位高級僕人，她來到床邊俯身，似乎急切卻徒勞地試圖與 V 小姐交談，隨後便消失了。」

「數月後，V 小姐與一位朋友同住，這位朋友正進行通靈術的實驗，V 小姐多次參與其中。在一次通靈會上，一個（自稱的）靈體自報家門為莎拉·克拉克，這個名字對兩位女士來說都陌生。該靈體傳達的資訊大意是，她多年前曾是 V 小姐姨母家的管家；在 V 小姐造訪那座老宅時，她曾試圖直接與 V 小姐溝通但未果；她的目的是坦白自己曾犯下的一樁罪行，並請求舊主人的寬恕。她補充道，這種無法安息的願望驅使她徘徊於生前所住的房間。 她接著說道，她曾受到誘惑，偷走並藏匿了幾件家族的小銀器，包括一個銀糖碗和其他幾件她列舉的物品；如果 V 小姐能告訴她姑媽這件事，並表達她（莎拉）對自己所做之事的深深懊悔，以及她對寬恕的期盼，她會非常感激。」

「下一次 V 小姐拜訪她姨母時，她詢問姨母是否認識一個名叫莎拉·克拉克的人。」

『當然。』她回答道：『大約三四十年前，她曾是我們家的管家。』

『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一個善良、細心、整潔的女人。』

『姨姨，她在生的時候，你們有沒有丟失過銀器？』

「這位女士想了想。『是的，我想我們確實丟過；一個糖罐和其他幾樣東西莫名其妙地不見了。你為什麼要問這個？』」

『你曾經懷疑過是莎拉拿走的嗎？』

『不，她當然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東西；但我們認為她非常值得信賴，不可能犯下偷竊的罪行。』

「隨後，V 小姐講述了她們收到的資訊，經過核對，發現莎拉向兩位元女士提供的物品清單與實際上丟失的物品相符，至少在她姨母的記憶中是如此。那位女士對她侄女的故事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她只說，如果薩拉真的拿了那些東西，她完全原諒她。這個故事中值得注意的一點還有待講述。從那時起，那間鬧鬼的房間再也沒有發生過任何異常。莎拉·克拉克再也沒有出現在任何住客面前。」

「鑒於當事人的身份，我可以擔保這個故事的真實性。」R·D·歐文先生說道，上述敘述摘自他的著作《爭議之地》第 226 頁，內容有所刪減。就我們所知，薩拉·克拉克並未試圖歸還被盜物品；事實上，在如此長的時間間隔後，這很可能已經不可能了。她只是希望通過承認自己的過錯，並得到被她偷竊的女主人的寬恕，來緩解內心的不安。

在我們的下一個例子中，過錯的性質截然不同，那是對神聖信任的違背，其後果可能嚴重到讓犯下此錯的人不得不持續守護八十年，只為隨時準備盡己所能，防止可能產生的惡果。這個故事是多年前由一位保證其真實性的人親口告訴我的，我在此原原本本地複述如下：

隱藏的懺悔

「看來我們的朋友接受了某座鄉間別墅的晚餐邀請。碰巧比往常早到了一些，他被引入客廳時，發現女主人尚未下樓，房間裡唯一的生靈是一位羅馬天主教神父（對他而言完全陌生）正坐在沙發上專注地閱讀一本大書。我們的朋友一進門，神父便抬起眼，向他禮貌而沉默地鞠了一躬，隨後又繼續閱讀。他體格健壯，看起來精力充沛，顯然是個肌肉發達的基督徒；但他臉上流露出的疲憊與焦慮引起了我們朋友的注意，心中不禁好奇此人究竟是誰，又是如何受邀來到這所房子的。不久，其他客人陸續到來，女主人也下樓了，為未能及時迎接客人而連連道歉，以至於他原本打算詢問關於那位陌生神父的問題一時被拋諸腦後。然而，當他在餐桌旁坐在女主人身邊時，那些疑問又浮現在腦海中，於是他轉向她，說道：」

『對了，你沒有向我介紹我在客廳裡遇到的那位看起來很有趣的神父；他是誰？』

「隨後，他沿著餐桌望去，帶著些許驚訝繼續說道：『他似乎沒有進來用餐。』」

「女主人的臉上掠過一絲非常奇怪的表情，她匆忙地、幾乎是低聲耳語地說道：『什麼，你真的看見他了嗎？』」

「『當然看見了。』他回答道：『但我請求您的原諒；恐怕我無意中提到了一個讓您不愉快的話題（也許觸及了某些家庭秘密）。我原本以為那位神父只是這裡的普通客人，和我一樣，他的出現讓我非常感興趣，以至於我想請求引薦；但如果您出於某種原因希望他的存在被隱瞞，我向您保證，您可以信賴我的沉默。』」

「『不，不，大人。』女主人仍然低聲回答：『您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我沒有什麼想要隱瞞的，儘管這個話題我丈夫不喜歡被提及。我聽到神父向您顯現感到驚訝，因為直到現在，這種情況只發生在我們家族成員身上。您所看到的不是訪客，而是一個幽靈。』」

「『一個幽靈？』我們的朋友驚呼道。」

「『是的。』女主人繼續說道：『而且它的超自然特性毋庸置疑，因為在我們住在這所房子的兩年裡，它已經向我丈夫和我自己顯現了大約十幾次，在那些情況下，無論是自我欺騙還是欺騙他人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既然我們無法解釋它，並且確信它不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我們決定不向任何人提起它。但既然你已經看到了，我的大人，你能幫我一個忙嗎？』」

「『當然可以，只要在我能力範圍內。』他回答道。」

「『我經常在想。』她繼續說道：『如果有人有勇氣去面對它，我們或許就能擺脫它的存 在。您能否，是否願意，找個微不足道的藉口回到客廳幾分鐘，看看那位神父是否還在那裡，如果他在，就跟他談談，懇求他離開這所房子，實際上就是驅趕他？』」

「我們的朋友在猶豫片刻後，同意進行提議的實驗。他與女主人的低聲交談顯然未被察覺，他以稍大的聲音向她致歉，表示要暫時離開一會兒，隨後離開了房間，揮手示意無需僕人跟隨。當他走進客廳時，心中湧起一陣奇異的敬畏感，因為他看到那位神父的身影仍然坐在原地——仍然專注地翻閱著他的大祈禱書，如果那確實是祈禱書的話；但他以堅定的決心緩緩向前走去，直接站在了那幽靈面前。和之前一樣，神父禮貌地點頭致意，但這一次，他沒有立即回到書中，而是以一種無盡的疲憊，卻又帶著某種壓抑的渴望，凝視著我們朋友的臉。片刻停頓後，那位貴族緩慢而莊嚴地說道：」

『以上帝之名，你是誰？你想要什麼？』

「幽靈合上了手中的書本，從座位上站了起來，直直站在他面前對峙著；經過短暫的猶豫後，它以低沉卻清晰且平穩有度的聲音開口說道。」

『我從未被如此懇求過；我將告訴你我是誰以及我想要什麼……如你所見，我是天主教教會的一名神父；八十年前，我們現在身處的這所房子曾是我的。我曾是一名出色的騎手，且非常熱愛狩獵，只要有機會便會參與；有一天，我正準備出發前往附近的集會，這時一位出身極為顯赫的年輕女士前來拜訪，目的是向我做懺悔。她所說的話自然我不能複述，但它緊密關聯著英格蘭最尊貴家族之一的榮譽；在我看來，此事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以至於（鑒於案件中存在某些複雜情況）我犯下了嚴重的輕率之舉，甚至可以說是罪過，因為我們的教會嚴格禁止這樣做，即在聆聽懺悔時做了筆記。當我赦免並送走她後，我發現我幾乎不可能及時趕到集合地點，但即便在匆忙之中，我也沒有忘記妥善保管剛剛託付給我的可怕秘密的筆記，其重要性同樣至高無上。」出於一些此刻無需詳述的目的，我在這棟房子下層一條通道的牆上鬆動了些許磚塊，並鑿出了一個小凹槽，我認為，這正是我那筆記在歸來前能萬無一失地避開任何意外的好地方。待我閒暇之時，我打算深入鑽研此案的錯綜複雜之處，隨後立即銷毀這份危險的文件。與此同時，我匆忙地將它夾入手中所持書本的頁間，奔下樓去，將書塞入凹槽，重新砌好磚塊，躍上馬背，全速疾馳而去。』

『那天在獵場上，我從馬背上摔下來，當場斃命；自那以後，我便註定要在這塵世的居所中徘徊，試圖彌補我的罪過，努力守護那些致命的筆記，不讓它們被發現，那些筆記是我如此魯莽且錯誤地寫下的。直到現在，從未有人像你這樣大膽地與我交談；直到現在，我似乎從未得到過任何幫助或解脫的希望，但現在，你願意拯救我嗎？如果我告訴你我的書藏在哪裡，你能否以你最神聖的一切起誓，在不閱讀、不讓任何人看到其中哪怕一個字的情況下，銷毀那本書中的紙張？你願意承諾做到這一點嗎？』

「『我以我的名譽宣誓，必將嚴格遵循您的意願，絲毫不差。』我們的那位朋友莊重地說道。」

「神父的目光如此銳利，仿佛能穿透他的靈魂，但顯然，這番審視的結果令人滿意，因為那幽靈轉身時深深松了一口氣，說道：『那麼，跟我來。』」

「帶著一種奇異的不真實感，他發現自己跟隨那幽靈走下寬闊的樓梯，來到一樓，然後又沿著一條更窄的石階向下走，似乎通向某個地窖或地下室。突然，神父停下腳步，轉身面向他。」

「『就是這裡。』他說著，把手放在牆上，『把這層灰泥去掉，鬆動磚塊，你就能在後面找到我提到的那個凹槽。把位置記好，還有，別忘了你的承諾。』」

「順著幽靈手指的方向及其明顯意願，我們的朋友仔細檢查了所指牆壁的位置，隨後轉向神父想再問一個問題；但令他極度驚訝的是，那裡空無一人，昏暗的走廊裡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或許他本應對這突如其來的消失有所準備，但這情景還是讓他震驚不已，甚至不願向自己承認；他匆忙跑上樓梯，氣喘吁吁地出現在飯廳裡。」

「他長時間的缺席已引起了一些議論，此刻他慌亂的神情更是引起了眾人的關注。一時之間，他無法連貫地說話，對於主人關切的詢問，他只能用手勢示意讓女主人來解釋。帶著些許猶豫，她坦白了派他前去執行的任務，可想而知，這立刻引發了極大的興趣與激動。一旦他恢復了說話的能力，便發現自己不得不向在座的所有人講述整個故事，隱瞞已無可能。」

「儘管他的口才備受讚譽，但很可能他從未發表過比這次更引人注目的演講；演講結束時，無人反對一致要求立即請來一名泥瓦匠，拆掉那堵牆，以尋找這個離奇卻又細節生動的故事的證據。經過短暫的等待，泥瓦匠到了，全體人員在朋友的帶領下急切地湧向樓下，觀看他工作的成果。那位貴族再次踏入那條幽靈同伴曾無禮消失的走廊時，幾乎無法抑制內心的戰慄；但他指出了被指認的確切位置，泥瓦匠隨即開始工作。」

「『這灰泥看起來非常堅硬牢固。』有人評論道。」

「『是的。』主人回答道：『它的品質非常好，而且相對較新；我聽說這些地下室已經廢棄了很久，直到我的前任幾年前才把舊磚牆修好並重新抹上灰泥。』」

「此時，泥瓦匠已經成功敲掉了灰泥，並在指示的位置鬆動了兩三塊磚。儘管可能沒有人真正感到驚訝，但當泥瓦匠宣佈在牆的厚度中發現了一個大約兩英尺見方、十八英寸深的櫃子或空洞時，客人們中明顯出現了一陣興奮的騷動。主人擠上前去查看，但立刻回過神來，退後讓我們的朋友上前，說道：」

『我一時忘了你的許諾；唯獨你擁有在這裡進行第一次調查的權利。』

「我們的朋友面色蒼白卻鎮定自若，走向那個凹陷處，瞥了一眼後，便將手伸進去，抽出一本裝幀厚重、佈滿灰塵或黴斑的老式書籍。見此情景，聚集的賓客們無不心頭一震；然而，在敬畏與期待的沉默中，無人言語，只見他恭敬地翻開書頁，翻動幾頁後，從中抽出一張泛黃的書寫紙，上面潦草地寫著幾行不規則的文字。一旦確認找到了所尋之物，他便移開視線，眾人紛紛後退為他讓路，他小心翼翼地捧著它走上樓梯，進入最近的房間，幾乎如同在古老的瑣羅亞斯德教祭壇上獻上神聖祭品一般，莊重地將它投入壁爐中燃燒的火焰裡。直到那份神秘發現的文件化為灰燼，無人開口；即便在那之後，儘管零星迸發出「太神奇了！真是不可思議！誰能相信呢？」的驚歎，大多數人仍深受震撼，無言以對。我們的朋友覺得，在場的人沒有一個能忘記那次經歷帶來的教訓，他自己更是如此，事實上，即使多年過去，他每次講述這個故事時，依然會感到深深的觸動。他補充道，那位神父的身影再也沒有出現在那所房子裡，他曾在那裡長久守護著自己罪惡的秘密。」

我們不難想像，當意外突然將那位元神父從物理界拋出時，他的感受一定極為複雜。他明白自己已無法彌補因輕率行為所造成的後果。更棘手的是，他的秘密性質特殊，幾乎無人可託付；在等待合適人選以銷毀秘密的過程中，他必定時刻擔憂，深怕秘密落入錯誤之人手中。他的困境確實非常現實。

一位已故神父的彌撒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案例同樣涉及一位神父，但他的過失性質不同，顯然是一種自私的失職行為。這並未在物理界留下需要他警惕的後果，但他內心的悔恨似乎促使他為自己施加了某種苦行，或者更可能是由其他已故神父施加的。因為當他意識到自己的罪過時，他的本能反應是懺悔並尋求常規的赦免，無論是在物理界還是星光界都是如此。這個故事由彭韋諾的查爾斯・科雷於 1885 年講述，引自 A.E. 懷特黑德夫人的《與亡者打交道》第 147 頁。

「我的祖父，老查頓，有一天晚上從潘帕爾回來，他去那裡收了一些款項。那天是平安夜。一整天都在下雪，道路、田野和邊界都被白雪覆蓋。由於擔心在雪中迷路，我的祖父讓馬慢慢走。當他到達路旁那座破舊的小教堂時，他聽到了午夜的鐘聲。接著傳來了一陣鈴鐺聲，彷彿是在舉行彌撒。」

「『這可能嗎？』我祖父心想；「『聖克里斯多夫禮拜堂一定已經修復了。今天早上經過時我沒注意到；當然，我當時也沒太在意。』」

「鐘聲繼續響起。他決定去看看發生了什麼。在月光下，禮拜堂顯得嶄新而美麗，裡面點著火把，明亮的光芒透過窗戶照射出來。我的祖父查頓將馬拴在附近的門上，走進了聖徒的教堂。裡面擠滿了人，他們都異常專注地祈禱著。甚至連咳嗽聲都沒有，這種聲音通常會打破教堂的寂靜。老人在教堂入口處的石板地上跪了下來。」

「神父站在祭壇前。他的侍者在聖所內來回走動。我祖父自言自語道：『看來，我終究還是能聽到午夜彌撒了！』他開始像往常一樣，為已故的親人祈禱。神父轉向眾人賜福，我祖父注意到他眼中異樣的光芒。奇怪的是，那雙眼睛似乎在人群中獨獨選中了他，緊緊盯著他。他感到有些不安。」

「神父從聖體盒中取出一塊聖體，夾在指間，用低沉的聲音問道：『這裡有人願意領受嗎？』無人應答。神父重複了三次他的詢問。會眾中依舊一片沉默。這時，我的祖父站了起來。看到所有人對神父的呼籲似乎無動於衷，他感到憤慨。」

「『以我基督徒的誓言為證，尊敬的神父，』他喊道，『我今天早上出發前去告解了，打算在明天聖誕節領聖體。但如果您希望，我隨時準備接受我主耶穌基督的聖體和聖血。』神父立刻走下祭壇階梯，而我祖父則穿過人群，跪在欄杆前。」

「『願我的祝福與你同在，查頓。』當我祖父領受聖體後，神父說道。『曾經在一個平安夜，一個像這樣下雪的夜晚，我拒絕去為一個垂死之人送臨終聖體。那是三百年前的事了。直到有生者願意從我手中領受聖體，我才能從煉獄中解脫。多虧了你，我現在終於可以解脫了。』

「他一說完，火把就熄滅了。我祖父發現自己獨自一人置身於這座沒有屋頂、只有天空的廢墟建築中，周圍是長滿廢棄中殿的蘆葦和蕁麻。他費了些勁才穿過它們，隨後騎上馬繼續趕路。」

這個故事在本章中佔有一席之地，作為一個幽靈試圖彌補在世時疏忽的例證，但它也可能在我們的列表中佔據其他位置，作為一個死者利用大量輔助手段來實現其目的的例子。那座被修復的破敗小教堂（可能曾是他在塵世生活中主持儀式的場所）、會眾、燈光，或許都只是那位老神父長期專注思想的產物。這些可能都是物質化的顯現，任何路過的人都能看見；但這不太可能，也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假設。同樣有可能的是，神父的意志力對查頓產生了催眠般的效果，暫時開啟了他的意識，讓他得以窺見這部

分的星光生活。很可能那些會眾並非僅僅是思想形體，而是已故且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或許知曉神父的誓言或懺悔，並通過他們共同的思想力量和誠摯的祝願來幫助他。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大量輔助手段的存在便不難解釋了。

另一個令人好奇的點是他解脫的突然性。一旦他的苦修完成，他便感到自己獲得了自由；而且很可能在較低的星光界子層面，他確實已經自由了。多年來，必定是他執行規定苦修的意志力將他束縛在那些較低層面。當留存的意志轉變為離去的期待時，載體的粗重部分會立即消散，他會發現自己的意識在更高層面運作。經驗表明，當一個人距離從一個子層面到另一個子層面的意識轉變不遠時，任何強烈的情感衝擊都可能加速這一轉變；毫無疑問，此案例中也是如此。三百年在星光界度過，即便為了完成想像中的苦修，也是極其異常的長久時間，當然也有可能這位神父可能誤判了他煉獄的時長；儘管他認為自己每年只能在聖誕前夜的午夜舉行一次贖罪彌撒，他可能確實需要等待許多年才能遇到一位活著的聽眾。

然然而，在所有關於人死後歸來以贖還生前罪行的故事中，最戲劇化的一則當屬拉爾夫·芬利爵士（Sir Ralph Fernleigh）的故事，我已在《埃及的香氣（The Perfume of Egypt）》一書中述說過這則故事。這個故事篇幅過長，無法在此複述；但它講述了一個人在生前深深傷害了他人，臨終時這一行為沉重地壓在他的良心上。他在極其可怕的境遇下被囚禁，選擇了自殺以逃脫緩慢的饑餓，留下書面指示，任何發現他某處寶藏的人都可以擁有並使用它，條件是必須拿出一部分來盡可能彌補那些如今令他痛苦不堪的過錯。死後，他徘徊多年，直到能夠引導一位他認為值得信賴的人發現他的寶藏並安葬他的遺骨。故事中的名字是虛構的，因為涉及的人物仍然在世；但我深知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並親自審查了相關證據。

第二十二章：束縛於塵世的人

「滯留者」

我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那些人，僅僅是亡者中一類人的一個分支，他們似乎因某種焦慮而明確地被束縛於人間，過去常稱之為「地縛者」；正如聖馬丁所言，他們是「滯留者」而非「回歸者」，在徹底脫離物理世界之前，他們無法完全割捨，直到某些他們特別關心的事務得到解決。關於此類情況的一個截然不同的例子，在《不可見的幫手》（第 83 頁）中有所描述，那是一位父親，他留下了兩個年幼的孩子無人照料，直到為他們安排好一切之前，他無法思考其他事情。在一位幫手的幫助下，這一心願得以圓滿實現，這位已故的父親不再焦慮，滿懷喜悅地踏上了向上的旅程。有時，其他亡魂也會出於在我們看來或許略顯不適當，但仍值得尊敬的動機而顯現。

韋伯夫人

例如，我聽說在北安普敦郡的一個小村莊巴比，有一所房子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被一位名叫韋布夫人的幽靈所困擾。她在世時以吝嗇的習慣而聞名。人們推測她的出現可能與她在某處藏匿的金錢有關，經過長時間的搜尋，最終在閣樓裡發現了她的積蓄。然而，即便如此，她對附近村民的拜訪仍未停止，她的朋友們很快想到她可能還有一些未償還的債務。經過調查，情況確實如此，一旦這些債務全部還清，幽靈便不再出現。

三先令與十便士

另一個值得稱讚的例子，展現了人們在升入更高境界前妥善處理塵世事務的願望，由愛德華·賓斯博士在其著作《睡眠的解剖》（第 462 頁）中提及，並評論道：「或許這是記錄中最為確鑿的案例之一。」故事講述了一位來自珀斯的基督教長老會女性，她找到了一位天主教神父，告訴他每晚都有一個幽靈困擾她，使她不得安寧。這位煩人的訪客指示她找到一位神父，並請求他代為償還一筆三先令十便士的債務，這筆債務一直壓在她的良心上。然而，她並未說明這筆錢是欠誰的，但神父經過一番周折和詢問後，找到了一位與死者有生意往來的雜貨商，詢問他是否有一位名叫馬婁伊（幽靈提供的名字）的女性欠他錢。商人並不知道她已去世，查閱帳本後發現，確實有三先令十便士的款項未結清。神父償還了債務，此後那位長老會女性便不再受到困擾。

當然，人們不得不欽佩那種無論債務多麼微小都要光榮償還的焦慮，儘管看起來一個如此在意帳目的女人本應更精確地指出欠款的具體去向。此外，人們也不完全明白為何要請一位天主教神父來償還一個他甚至不認識的女人的債務！但即使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期望也並非總是完全理性的。

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死後》中，卡米爾·弗拉馬利翁先生（M. Camille Flammarion）提及了數起關於幽靈為其債務感到焦慮的類似案例。其中一個例子（第 76 頁）敘述道，帕維蒙席（Monseigneur Pavie，離世時為阿爾及爾主教）當時正坐在書房裡閱讀，突然聽到身後的門打開了，隨後看見一個陰影顯現。該陰影相當清晰，以至於他能夠辨認出那是他一位離世已有段時間的教區居民。隨後，他清晰地聽到這幾句話：

「您曾深愛過我，請幫助我！我留下一筆未清償的債務。請幫我還清這筆債，好讓我不再受苦。」幽靈給出了債權人的姓名、地址以及所欠的金額。當阿貝（Abbé，指帕維神父）第二天進行查詢並結清債務時，所有這些資訊都被證實完全屬實。

另一則記載（第 77 頁）講述了一位住在巴黎的女士的故事：某天晚上，當她清醒地躺著時，她已故的父親向她顯靈。在首先安撫了她的恐懼之後，父親請求她向他所指定的一個人支付一筆明確的金額。到了早晨，她遇見了那位債權人，並從他那裡得知，她的父親在離世時確實欠了他所提及的那筆金額。

布坎伯爵的管家

偶爾，歸來（或滯留）的逝者並非為了清償債務，而是為了收回債款，並將其支付給其繼承人。在莫根夫人於 1829 年在倫敦出版的《閨房之書》（第一卷第 123-125 頁）中，這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告訴我們，以下事件是由湯瑪斯·埃爾斯金勳爵（Thomas, Lord Erskine）親口講述給她的：

「當我還是個年輕人時，曾有一段時間離開了蘇格蘭。回到愛丁堡的那天早晨，我從一家書店出來，正走下一條小巷的臺階，遇到了我們家的老管家。他看起來變化很大，臉色蒼白，憔悴如鬼魅。『哎呀？老夥計，』我說，『你怎麼會在這兒？』他回答說：『來迎接您，並懇請您向老爺說情，幫我討回一筆欠款，上次結算時主管沒有支付給我。』」

「我被他的神情和舉止所打動，便讓他跟隨我來到書商那裡，我轉身走進店內；但當我回頭想與他交談時，他已消失無蹤。」

「我記得他的妻子在老城區經營著小本生意。我甚至記得她所住的房子和樓層，那是我童年時常去的地方。找到那裡後，我見到了身著喪服的老婦人。她的丈夫已去世數月，臨終前曾告訴她，我父親的主管欠了他一些錢，並說當湯姆主人回來時，會為她討回公道。我答應了他，不久後便履行了承諾。」

管家可能並非那麼在意那筆小錢，而是出於對妻子的關愛，想要幫助她擺脫貧困，因此這或許是一個為了幫助身後之人而回歸的例子。然而，金錢似乎常常在死後給那些擁有它的人帶來麻煩，尤其是如果他們像我之前提到的巴比的韋布夫人那樣囤積財富。這裡還有一個非常相似的案例：-

守財奴的亡魂

「在暮色蒼茫的傍晚，鄰近的農民們多次遇見一位身著古裝、滿臉皺紋的老婦人，沿著通往倫布的那條陰森小路悄然前行，但恐懼總是讓他們不敢開口。她從不抬頭，只是借助一根彎曲的拐杖無聲地前行，那拐杖與當時人們使用的截然不同。有時，人們會在舊穀倉裡看到她，有時在房子裡，但更多時候是在果園中，她站在一棵蘋果樹旁，那棵樹至今仍繁茂生長，據說後來正是在那樹下發現了埋藏的寶藏。幾代人過去了，她的造訪依舊持續。一位目擊者詳細描述了她那乾癟的面容、短小古怪的衣裙、條紋襯裙以及她的拐杖。他驚恐萬分，儘管手頭有緊急的工作要做，還是逃離了那個地方。『當我去摘蘋果時，她不在那裡』，他嚴肅地說，『但就在我伸手去摘果實時，她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最後，據說農場的一位住戶在酒意微醺時，大膽詢問她來訪的原因。她沒有回答，而是緩緩走向一棵老蘋果樹的樹樁，意味深長地指向果園中一塊從未被翻動過的區域。經過搜尋，寶藏被發現深埋在地下，當土壤被移除時，那看起來莊重的幽靈站在溝渠的邊緣。當最後一個罐子被取出時，她那枯萎的面容上掠過一絲詭異的微笑；她的形體逐漸變得模糊，直到最後完全消失，從那以後，這座老農舍便不再鬧鬼了。」

此案記載於約翰·H·英格拉姆所著《大不列顛的鬧鬼住宅與家族傳統》第 578 頁。該案在某些方面頗為奇特，因為我們並未得知那位嚴厲的老婦人留下任何未償債務，也未見她對如何處置其積蓄有何特別意願。幾乎可以認為，她之所以不安，僅僅是因為由於她的過失，如此鉅款閒置無用，而她的願望不過是希望這筆錢被發現（不論由誰發現）並重新流通。

應得的報應

有時，死者無法安息，並非出於值得稱讚的急於償還債務的焦慮，而是源於未得滿足的復仇欲望。《另一個世界的腳步聲》第 326 頁記載了一個令人痛心的案例。一位英國軍官在加拿大誘騙並拋棄了一位年輕女子，此後十多年間，他成為了來自靈界最為顯著的迫害對象。那位女子雖已離世，卻以不斷的敲擊聲和噪音旋風糾纏他，使他夜夜不得安寧。無論他身處何地，家中、營地、寄宿處、國外還是本國，只要房間裡有燈光，必定會被熄滅。若房中有籠中鳥，次日清晨必被發現死亡。若臥室裡有狗陪伴，一旦被放出，便會狂奔而去，再也不願靠近他。最終，因這持續不斷的靈擾，他被迫離開軍隊，以半薪退休；即便如此，無論他搬到哪裡，那惱人的困擾都如此嚴重，以至於他不得不頻繁遷居。

顯然，這是一個因果業報即時顯報的案例，且通過受冤者自身的邪惡激情作為媒介。儘管人們不禁認為，對那位軍官而言，這一教訓既有益又應得，但《證道人》的讀者會為那位不幸女子的盲目感到惋惜。她在某種意義上雖成為正義的執行者，卻無疑因對傷害她之人的報復性追討，為自己積累了諸多未來的苦難。

一位失望的戀人

同一卷的第 318 頁記載了另一樁迫害案例，雖不如前例持久，卻同樣缺乏正當理由。故事講述了一位法國女演員擁有眾多仰慕者，其中一位年輕人頗得她青睞。然而，隨著深入瞭解，她發現他身上的一些特質使其不適合成為她的伴侶，於是她婉拒了他的求婚，從敘述來看，她的態度並非不友善，儘管我們只能從她的自傳中得知這一面。那位年輕人不久後便去世了，臨終前仍對女演員心懷怨恨，誓言死後將如生前相識之久一般，長久地糾纏於她。

此後，每晚十一點（顯然是他去世的時刻），無論她身處何地，都會響起一聲可怕的哭喊，不僅令她驚恐萬分，也讓許多在不同場合聽到這聲音的人幾乎陷入瘋狂。這種困擾持續了數月後，取而代之的是更為令人不安的現象：每晚同一時刻，她附近會傳來一聲火槍射擊聲；儘管巴黎警方竭盡全力調查原因並試圖阻止，這一現象仍每晚持續了三個月。隨後，更多騷動接踵而至，以各種形式持續了整整兩年半，恰好是這位年輕男子生前與她相識的時長。

這兩者都是出於對真實或想像中的冤屈進行報復，而實施長期騷擾或迫害的實例；對此有兩種可能的解釋。若將其視為真實的鬧鬼事件，則意味著賦予相關死者一種持續不斷的惡意與狹隘的怨恨，這似乎不太符合人性或可信；然而，我們確實有時能在塵世生活中發現同樣持久且無理的惡意，至少對於那位英國軍官的故事而言，這種解釋或許是最為可能的。

另一種解釋則是構建一個思想形體或人造元素體，它會自動執行迫害；而那位法國女演員案例中所描述的幹擾類型，很可能最容易通過這種方式產生。一個具有非凡能量和專注度的思想，無論是祝福還是詛咒，都會召喚出一個幾乎等同於活體儲能電池的元素體，並帶有某種發條裝置。它可以被設定為每天在特定時間定期釋放，或在某個周年紀念日釋放，或者其釋放可能取決於某些特定事件的發生，正如《星光界》第 94 頁中描述的家族死亡預警那樣。

一種足夠強烈的願望，無論是深情的愛還是刻骨的恨，都會永久地創造出這樣一個實體，這個實體隨後將完全脫離其創造者，並會按照既定的使命繼續運作，完全不受創造者後續意圖和願望的影響。創造者事後的悔恨無法召回它或阻止其行動，就像悔恨無法召回已投擲的石頭或已從步槍射出的子彈一樣；然而，那些因失控的激情而陷入憤怒爆發、從而產生邪惡願望的人，可以通過緊隨其後發送大量善意與愛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中和其負面影響，這些思想的傾向將與其完全相反。

另一方面，如果這個人沒有悔改，仍然懷有怨恨的情緒，他就有可能滋養和強化他那惡毒的思想形體，從而繼續或改變其惡性的作用。這一切可能會發生，事實上也經常在發生，而創造者卻對實用魔法一無所知，對元素精華也毫無瞭解；他強烈的情感衝動完成了這項工作，並啟動了服從永恆法則的機制，而他對這些法則甚至還沒有任何概念。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仇恨的惡念是一種邪惡的思想，他不應該屈服於它，因此他對這種效果負有責任，儘管他對產生這種效果的方式完全無知。

我所遇到的最為可怕的、仇恨超越生死界線的案例，是湯姆·普萊斯的故事，我在 1885 年 11 月的《埃及的香氣》中對此進行了描述。一位火車司機，在去世時滿懷著對情敵的嫉妒與憤怒，這種情感如此強烈，以至於他顯形並策劃了一場事故，導致情敵喪生。如此極端的例子實屬罕見，儘管確實存在一些案例，其中被謀殺者為了復仇，一直糾纏著兇手直至其滅亡。

生者自私且無法控制的悲傷常常對死者產生壓抑和悲傷的影響，這一點已經有所描述；並且有多個記錄在案的案例中，死者重新出現抱怨這種情況。其中最有趣的一個案例，因其死者所使用的古怪而形象的象徵手法，如下所述：

不要為死者哭泣

「從前，在科雷住著一個年輕女孩，她剛剛失去了母親，無法得到安慰。她日夜哭泣，什麼也不做。一天晚上，她跪在告解室裡直到午夜。她掀開簾子，望向教堂，看到了這樣的景象：一隊死者沿著中殿走向聖所。他們的腳步異常輕柔而寂靜，就像在寧靜的夏日裡飄過天空的雲朵，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然而，隊伍中的最後一個靈魂似乎痛苦地拖著腳步，彎著腰，背著一個沉重的桶，桶裡裝滿了看起來又黑又令人不悅的水。女孩認出了那是她的母親，並被她臉上流露出的不悅神情所震驚。」

「回到家後，她哭得比以往更厲害，確信母親在另一個世界並不快樂。她對那桶黑水感到困惑。天亮時，她去找老神父談話。」

「『今晚回到你的位置』，神父回答道；『也許你會對這件事有所領悟。』」

「午夜時分，靈魂們再次如前一晚般悄然經過。女孩跪在懺悔室的簾幕縫隙間注視著他們。她的母親如往常一樣，最後一個到來。這一次，她幾乎彎下了腰，因為她不再只提一隻桶，而是兩隻。她在重負下踉蹌而行，臉上滿是痛苦與憂慮。」

「見此情景，女孩忍不住向那已故的女人呼喚：『母親！』她喊道，『母親，為何您看起來如此悲傷和痛苦？』」

「她話音剛落，母親便朝她冲來，大聲說道：『我為何悲傷？傷痛的孩子，你何時才能停止為我哭泣？這兩隻桶裡裝滿了你的淚水，如果你不停止流淚，我將不得不拖著它們直到審判日！記住，死者不應被哀悼。如果靈魂是快樂的，淚水會擾亂他們的幸福。如果他們尚未進入天堂，他們的進程會被延遲。如果他們迷失了，為他們流下的淚水會如熾熱的雨般落在他們身上，增加他們的痛苦和悔恨。』」

「死去的女人如此說道。當女孩第二天向教區長複述這些話時，他問她：『從那以後，你哭過嗎，我的孩子？』」

『確實沒有了，我以後不會再哭泣了。』

『既然如此，今晚回到教堂吧。我想你會找到值得歡慶的理由。』

「年輕女孩確實歡喜了，因為她的母親走在逝者靈魂隊伍的最前面，臉上閃耀著天堂的喜悅。」

這個故事由坎佩爾的霍斯蒂翁夫人在 1889 年講述，可以在 A.E.懷特黑德夫人的《與逝者的交往》第 158 頁找到。

其象徵符號學頗為奇特，充分體現了布列塔尼人對此類信仰的質樸直接。無論是女兒還是神父，對於死者仍繼續參加教堂活動，或他們能被凡人之眼所見，都未表現出絲毫驚訝。那些已脫去肉體軀殼者的即刻顯現，以及無論他們處於何種狀態，仍離我們足夠近，以至於能深切感受到我們的悲傷，這些都被視為理所當然。懷特海德夫人對此故事的評論是：「在布列塔尼，人們普遍相信我們的哀傷會加劇逝者的痛苦。這一信念在許多故事和傳說中得到了體現。」（同上，第 162 頁。）許多自認為更為睿智與聰慧之人所遺失的寶貴真理，卻深藏於這些淳樸民眾的心中。

第二十三章 鬧鬼事件

一位犯錯的牧師

我們已經列舉了一些例子，說明疏忽或罪行會如何促使一個已故之人現身，以努力彌補他所犯下的過錯，或盡可能糾正他的錯誤。然而，在許多情況下，罪行是無法挽回的，既無法糾正也無法彌補；儘管如此，在這些案例中，罪犯似乎也常常因悔恨與自我譴責的作用而被拉回到他惡行的現場。

納旦尼爾·雷克斯爵士在其《我那個時代的歷史回憶錄》（第 218-226 頁）中記載了一個典型的案例，講述了一位死者重返其犯下特殊罪行的現場。這個故事由一位可敬的准男爵講述，細節豐富，遠超我所能詳述的篇幅；簡而言之，它是一位牧師的親身經歷，他在接管新教區時，發現前任牧師的幽靈仍在他的臥室中徘徊。他說：

「當時正值大白天，我看見一個身著寬鬆長袍的男子身影，站在類似講經台的地方，臺上放著一本大書，他時不時翻動書頁。他兩側各站著一個小男孩，他不時認真地端詳他們的臉龐；每當他注視時，似乎總會深深歎息。最後，男子合上書本，一手牽著一個孩子，緩緩穿過房間。我的目光緊緊追隨，直到三人的身影消失在房間最遠角落的鐵爐後面。」

一見到前任牧師的肖像，他立刻認出那正是來訪者的模樣。經過一番打聽，他瞭解到，儘管已故的牧師深受教區居民愛戴，但坊間仍流傳著一些不愉快的傳聞，稱他與一位年輕女子有染，並育有兩個兒子。複述這一醜聞的教堂司事對此不以為意，但他承認自己曾在牧師住所見過兩個約四五歲的小男孩。然而，在所謂的父親去世前不久，這兩個孩子突然消失了，人們普遍認為那位父親是因心碎而亡。這個故事在某種程度上與所見現象相符，但那個幽靈並未再次出現，其帶來的影響在冬季來臨前已有所消退。人們隨後試圖點燃那個幽靈消失於其後方的爐子，但它卻冒出令人無法忍受的濃煙，並散發出一股極其刺鼻惡臭的氣味。被召來處理此事的鐵匠在爐子內部最深的盡頭處，發現了兩具小孩的骨骸；其尺寸恰好與教堂看守人所給出的描述，以及先前顯靈的景象完全吻合。在獲得這項關於訪客真實性的確鑿證實後，我們那位身為教士的朋友感到大為驚恐，隨即辭去了該教區的職務並迅速離開了該地；儘管人們並不清楚，為何他要害怕一位到訪過程如此安靜且毫無傷害性的前任者。

不安的鄉紳

李博士在其著作《光影之間》（第 49 頁）中，分享了一段親身經歷，生動描繪了這類靈異現象。他敘述道，1880 年，他暫居於一所鄉村教區住宅，半夜被一種奇異的壓抑感驚醒，他寫道：

「突然，我看見一個身影，輪廓並不十分清晰，以一種不尋常的波動方式繞著床移動。到達床邊一側後，這個呈暗灰色、身披流動薄紗般斗篷的身影，猛然轉身，以同樣的方式滑回床的另一側。我睜大眼睛，靜靜地注視著它，跟隨它在房間內來回移動。它的動作規律、單調且詭異。我能清晰辨認出頭部、肩膀和手臂，但面部特徵模糊不清。我抓起火柴盒，點燃了床頭的蠟燭。那身影依舊如前般來回滑動。我穩定而規律地跟隨它。它的波動動作很少變化，暗灰色調也始終未變。然而，在兩三分鐘

內，它開始變得不那麼清晰了。它形體的深暗色調與整體輪廓逐漸變得不那麼明顯，幾分鐘後，它便逐步完全消失了。」

關於這一幽靈現象的解釋在之後一段時間才得以揭曉。據說，六十年前，一位老地主正是在那間屋子裡殺害了一名敲詐者，自此以後，他便一直徘徊於自己倉促行兇的現場。曾有幾位在那房間過夜的人也目睹過他的身影，總是如醫生所描述的那樣，繞著床一圈又一圈地徘徊。由無法平息的悔恨所引發的不安，以及那片刻都無法忘卻、不斷啃噬內心的永恆懊悔，在這位男子多年後的不安遊蕩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有時，家族中的幽靈便屬此類，儘管在其他情況下，它可能僅是一個思想形體或強烈的星光印象，若未曾親自結識，往往極難準確歸類。例如，這裡有一個出自哈蘭德的《蘭開夏郡傳說》的案例，它可能屬於這兩種類型中的任何一種：

「傳說每年都會有一位幽靈騎士造訪懷科勒莊園。他身著早期斯圖亞特時期的服飾，其馬具也極為古怪。人們可以聽到他全速疾馳在道路上，穿過狹窄的橋樑後，突然停在莊園門口。騎士隨即下馬，踏上寬闊的橡木樓梯，進入莊園的某個房間。隨後，傳來如同女人般的淒厲尖叫，很快又轉為呻吟。騎士隨後出現在門口，立即上馬，沿著來時的道路疾馳而去。」

「傳說中，坎利夫家族中的一人在那個房間裡謀殺了他的妻子，而那位幽靈騎士正是兇手的鬼魂，他註定每年都要回到受害者的家中進行拜訪。」

當地的理論可能是正確的，這個可悲的罪犯可能真的說服了自己，或者被說服了，認為每年重現他殘暴行為的細節是他贖罪的必要部分；但從整體來看，更有可能的是，這個場景是由兇手和受害者心中必然激蕩的可怕情感在星光物質上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研究一些明確屬於這種星光印象的實例，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幾乎沒有足夠的細節來確切地判斷這種現象屬於哪一類。

不安的良心所引發的躁動，有時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顯現。它並非每年重演罪行，而是在犯罪現場持續引發程度不一、特徵明顯的騷動。這便是人們常說的“鬧鬼”現象的原因之一，儘管還有其他多種方式也可能導致此類現象。這些鬧鬼事件種類繁多，從無法解釋的噪音，到無物理接觸的小物件移動，再到明確的幽靈顯現——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幽靈通過震耳欲聾的喧囂、不斷的幹擾或明顯的惡意，使得活人幾乎無法在其活動區域居住。

有些此類現像是死者特意為此目的而製造的；因為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仍對某座房子或某個房間懷有佔有感，似乎強烈反對其他人佔據它。偶爾，這些表現是明確的報復行為，針對特定的人，但有時它們似乎也是無意中產生的。死者感到不安，他們感到痛苦或受到傷害，在這些情緒的影響下，他們不安的心智製造了各種奇異的騷動，往往連他們自己都毫無意識。有時他們確實想要什麼，並急切地想要引起注意，但他們試圖溝通的努力笨拙而混亂，因為他們對星光界的方法和可能性還完全陌生。有些例子中，所謂的鬧鬼現象背後的實體早已離開了俗世生活的附近，但卻留下了（或許完全無意識地）一個足夠強大的思想形體，足以讓一些較為溫和的現象持續多年。讓我們來審視幾個故事，以說明這些不同類別的現象。

著名作家摩爾少校在其關於《印度萬神殿》的著作中，於其關於比爾靈鐘聲主題的小冊子附錄中，詳細記載了漢普郡克朗德爾教區尤肖特莊園的鬧鬼事件，以下內容摘自其中：

尤肖特莊園

「夜深人靜，當家中所有人都已入睡，且無法想像任何可能的原因時，一連串清晰而沉重的敲擊聲便會響起，仿佛某種巨大的器具在敲擊空心的牆壁或地板。這些聲音通常一夜只會聽到一次，大多在午夜十二點至兩點之間。有時它們響亮得足以將人從睡夢中驚醒，甚至讓那些最熟悉這些聲音的人也感到驚愕；而有時卻又幾乎聽不見；有時敲擊得極為急促，有時則更為緩慢從容；持續時間也大致相同程度地變化。但無論這幽靈是以更喧鬧還是更輕柔的方式行動，其聲音都如此獨特，以至於一旦聽過的人都不會輕易認錯。至今無人能確定聲音究竟來自何處，甚至無法肯定它是否真的在屋內。」

「人們在不同時期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試圖確定這些聲音的來源，希望能找到足夠的原因，但完全徒勞無功；大約二十年後，我們依然對此一無所知。這種聲音持續了如此長的時間，期間家中的每個僕人都多次更換，而且儘管除了守夜人之外，家中的每個成員都在床上，人們仍然不遺餘力地調查此事，這排除了任何惡作劇的可能性；同時也讓家人們更加確信，這些現象無法用任何常見的假設來解釋。」

預警的槍聲

卡米爾·弗拉馬利翁先生在《臨終之際》（第 206-210 頁）中，記載了以下關於某個特定家族在特殊時刻會聽到的預警槍聲。這個故事具有極為震撼的色彩，且經過了充分的查證。故事的主角是皮魯斯·貝西先生（Monsieur Pyrrhus Bessi），他在西西里島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他親自寫下了以下這段親身經歷：

「去年（1899 年）12 月，在我妻子家人的聚會上，某個晚上我們正聚集在大火爐旁歡快地聊天，突然間，我們聽到了一聲巨響，就像有人貼著我們的耳朵開了一槍。在最初的驚嚇過後，我們試圖解釋這個事件，首先確認這是不是惡作劇，抑或是更嚴重的狀況。我們其中一人上了閣樓；而我則下樓檢查地下室。結果一無所獲。我們接著檢查了獵槍，槍枝都處於裝彈狀態，未曾發射。當我們回到廚房時，依然能聞到非常濃烈的燒焦火藥味，甚至到了不得不打開窗戶通風的地步。我承認自己當時震驚不已。而當我注意到岳父家人的態度呈現出沮喪而非單純的驚訝時，我感到更加震驚了。在一陣深沉的沉默之後，我問他們到底怎麼了。我岳父發出一聲憂鬱的歎息說：」

『現在你終於相信了吧。』

我沒有回答。

『我親愛的孩子』，他補充道，『那聲巨響是個不祥之兆！』

『好了，好了！』我回答，『都是些迷信！』

他有些不悅地聳了聳肩。但過了一會兒，他繼續說道：

『迷信？我是憑經驗說話的，憑著痛苦的經驗。你要知道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而且每次發生後，我們家都會遭遇不幸。在我可憐的妹妹去世前八天，我們就聽到了同樣的巨響。你還記得嗎？』他轉頭問妻子和老女傭。

兩位女性帶著悲傷的神情，給予了肯定的答覆。

『不僅如此，在我的長子去世前十五天，我們也收到了同樣的警告。』

我當時還無法完全相信這些話；然而，我的內心已經開始感到不安。屋裡再次陷入沉重的寂靜。但這股寂靜很快就被門鈴聲打破了。我親自去開門，來人是我岳父的大表哥，一位住在城裡最偏遠街區的富裕地主。他進門時甚至連招呼都顧不上打，臉上滿是悲傷與驚恐。這是他開口說的第一句話：

『你們剛才什麼也沒聽到嗎？』

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在內，幾乎不給他講完問題的時間，異口同聲地回答：

『這麼說，你也聽到了？』

『是的，一聲巨大的槍響。我們當時正在吃晚飯。』

「他簡短的敘述極大地加深了我的震驚。這兩個完全相同且同時發生的奇特巧合讓我陷入沉思。儘管如此，我當時仍不願承認這與『靈體』有關。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大家再也沒有提起這件事。兩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

「有一天晚上，我獨自一人在寫字。由於工作疲憊，我停了下來，點燃一根香煙，伸展身體躺在安樂椅上。在我面前的一面舊鏡子裡，映照出香煙繚繞的藍色煙圈；我正以將煙霧吐向空中為樂。香煙燒到一半時，我注意到檯燈的火焰正在變暗。我想去剪燈芯，但燈芯卻突然熄滅了。令我無比驚奇的是，儘管燈熄滅了，房間裡依然被一層微弱的灰白色光芒所照亮。我不經意地看了一下鏡子，發現鏡中反射的光線比剛才更加明亮；在鏡子裡，竟然能看到一間燈火通明、擺放著與我房間不同家具的房間。簡直就像是鏡子的位置變成了一個開口，可以透過它看到這座大樓裡的另一個房間。我以為自己在做夢；然而，我被這景象震驚得凝固在原地，無法動彈。」

「接著，我看到一位老婦人走了出來；我認出她是岳父的姑媽，也就是那天晚上聽見可怕槍響後趕來我們家的表哥的母親。老婦人在桌前坐下，從抽屜裡取出幾張紙，開始緩慢而極其專注且細心地寫字，頭一次也沒有抬起來。寫完後，她將寫好的紙張裝進信封，放回抽屜裡。隨後，她將頭靠在安樂椅的靠背上，似乎睡著了。」

「我凝視著這一切，臉上的肌肉甚至連動都沒動一下，但一身冷汗卻讓我直打寒顫。然而，我的目光根本無法從鏡子上移開。但是，神秘地反射在鏡中的光線逐漸變得微弱，彷彿照亮老婦人入睡房間的那盞看不見的燈正在熄滅；沒過多久，鏡子裡的黑暗便變得和我書房裡一樣濃重。這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淪為極度恐懼的犧牲品。我想站起來，擺脫這種痛苦的心境；但我既不能也不敢。我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這樣坐了多久。如果不是我妻子見我這麼晚還沒上床睡覺前來找我，黎明恐怕會在安樂椅上襲來。」

「你可能會說，我們這裡討論的只是一個單純的幻覺現象。好吧，當我第二天從短暫而不安的睡眠中醒來時，我也是這麼想的。但在那之後不久，我就得知，我在鏡子裡看到的那個老婦人，已在當晚被發現死於她那似乎入睡了的安樂椅上，而她親筆書寫的遺囑，就在桌子的抽屜裡被找到了！」

弗拉馬利翁先生對上述故事作出了如下評論：

「著者貝西當時住在巴勒摩省（Province of Palermo）的切法盧（Cefalu）。而上述事件則是發生的帕尼卡萊（Panicale）。帕尼卡萊是佩魯賈省（Province of Perugia）一個擁有四千名居民的社區。與皮魯斯·貝西先生共同見證此事件的幾位當事者，希望透過以下文件為其真實性作證：」

帕尼卡萊

1901 年 4 月 17 日

「下列簽署人——分別為柯爾托納（Cortone）皮魯斯·貝西教授（Professor Pirro Bessi）的妻子、岳父、岳母、內兄，以及其岳父的表哥——認為有責任聲明：其親屬所撰寫的這份敘述完全屬實，特別是關於在下列前四位簽署人的住所與第五位簽署人的住所中，同時聽到的那聲槍響，儘管這兩座宅邸位於該地區截然相反的兩端。」

「他們認為有必要補充指出：他們在其他場合也曾聽到過類似槍響的聲音，且每次都是在兩座宅邸中同時聽到，而這永遠是預示某位親戚即將離世的不祥之兆，且該不幸通常很快就會降臨。」

路易絲·貝西（Louise Bessi，本姓 蘭迪）

昂熱·蘭迪（Ange Landi）

阿德萊德·蘭迪（Adelaide Landi）

凱撒·蘭迪（Cesar Landi）

弗朗索瓦·巴斯蒂亞內利（François Bastianelli）

「我們可以如切·德·韋斯梅（C. de Vesme）所言般指出：在鏡子中看到的景象並非真的發生在那面鏡子內部；任何具備理智的人都不會對此有所懷疑。光亮的鏡面有助於引導受試者進入一種半催眠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他看到這一切景象的方式與在普通夢境中極為相似。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清醒夢。」

「人們完全可以想像，這種雙重體驗——在親人離世時發出的槍響，以及在即將離世者書寫遺囑當下所看見的遠端影像——是如何將目擊者最初的不屑一顧，轉變為對這些事實真實性的堅定信念，無論它們是多麼不可思議。遠距離透視（Vision at a distance）在今天已是眾所周知的現象。然而，在沒有任何開槍行為的情況下卻聽到了槍響，則更加令人費解，儘管其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

物理效應可以在鬧鬼過程中被產生，這是毋庸置疑的。以下這則關於幽靈用手指掐滅蠟燭的顯影敘述，由 D. W. G. 葛溫牧師（Rev. D. W. G. Gwynne, M.D.）所提供（收錄於《生者幻象》第二卷第 22-23 頁）。著者在描述了一些次要現象後，繼續寫道：

「我現在要談談我們共同經歷的一件事，這件事給我們留下的印象至深，宛如昨日剛發生一般。在深夜裡，我意識到一個披著衣袍的人影正穿過床腳，朝著火爐方向走去。我的印象是，它的手臂抬起，用手指著擺放著夜燈的燭台壁架。葛溫夫人在此刻緊握住我的手臂，而夜燈隨即熄滅了。儘管如此，我依然清晰地看到一個人影折返回門口方向；我當時以為是我們的某個僕人闖進了房間，便躍下床去試圖攔截入侵者，但最終卻一無所獲……」

「葛溫夫人證實了這個故事，並補充道：『我清晰地看到那個幽靈的手覆蓋在夜燈上方，夜燈隨即熄滅了。』」

桑普福德的騷動

牧師迦勒·C·科爾頓在一本罕見的小冊子《桑普福德鬼魂敘事》中，描述了一個案例，其中的鬧鬼現象似乎比之前的更為惡劣。這裡似乎也聽到了可怕的聲音，但不同的人還遭到了不可見之手的擊打，在某些情況下留下了明顯的瘀傷和腫脹。這些事件發生在德文郡蒂弗頓附近的桑普福德佩弗雷爾村的一所房子裡。

持續鬧鬼

在《真實鬼故事》（第 261-289 頁）中，詳細記載了兩起有案可稽、持續時間最長的著名鬧鬼案例。這兩起案例分別是位於諾森伯蘭郡（Northumberland）的威靈頓磨坊，以及據模糊描述位於東南海岸某熱門度假勝地附近的布魯克大宅。兩者擁有許多共同特徵：持續不斷且無法解釋的聲響、各種物體在無人接觸的情況下移動、偶爾出現的人影顯像，以及被不可見的實體毆打等。除了其顯化形式極為豐富多樣，且兩者均持續了數十年之久外，它們與我所引用過的其他案例並無二致。在威靈頓磨坊，產生這些現象的影響力似乎正逐漸消退，因為近年來的騷擾已遠不如往常劇烈。然而在這兩起案例中，都沒有任何傳說能解釋發生了什麼事，因此無人能說出在這種持久鬧鬼現象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樣未被發現的奇異罪案記錄。

另一個關於「當原主人感到不悅時，與遺物相關聯的鬧鬼案例」出現在巴扎諾（Bazzano）的著作《鬧鬼現象》（Les Phénomènes de Hantise 第 50-52 頁）中，並被引用於《死後》一書。這起案例經由詹姆斯·海斯洛普教授（Professor James Hyslop）的調查，以及與這段奇特經歷相關的五位證人的證言得到了證實。其中一位證人 H. A. 金納曼醫生（Dr. H. A. Kinnaman）寫道：

「我的伯父約翰·W·金納曼（John W. Kinnaman）、我的父親雅各·金納曼（Jacob Kinnaman），以及一位名叫亞當斯的年輕人當時都是醫學生，也是莫逆之交。一天，他們立下了一項契約：如果他們之中有人早逝，其他人有權取得其遺體用於科學研究，條件是人骨標本必須始終由朋友妥善保管；如果有一天無法再遵守這項條件，人骨標本就必須被安葬。亞當斯當時聲明，就他而言，他會堅持嚴格遵守這項契約，否則他會透過製造噪音來提出抗議。」

「不久後，年輕的亞當斯去世了；我的伯父約翰憑藉長兄的權利接管了遺體，製作了人骨標本並一直保管至他去世。在他之後，由我的父親雅各醫生保管；接著是他的兄弟勞倫斯醫生；然後是傑克遜醫生，再來是我的哥哥羅伯特，最後是由我的另一個哥哥查爾斯保管。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人們注意到：當契約規定的條件得到遵守時，亞當斯就保持平靜；但如果條件遭到忽視，人們就會受到折磨。」

「我記得在 1849 年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的父親不得不去加州一段時間，人骨標本被降級放到了閣樓裡。這並不能讓亞當斯滿意。就在那天晚上，人們聽到沉重且吵鬧的腳步聲在閣樓樓梯上攀登與下降，或是穿梭於閣樓本身。這些顯化嚴重打擾了我的母親，因為它們讓全家人無法入睡。她哀求我的伯父讓我們擺脫亞當斯的骨頭。伯父同意了，而一旦他將骨頭納入自己的照料下，我們家中便再次恢復了平靜。」

「伯父將它們在辦公室裡放了很久，但有一天他想把它們放在房子的一個偏遠角落。居住在建築物該部分的兩個家庭很快就因為夜間聽到的不可思議噪音而不得不搬走。在這幾戶人家搬走後，再也沒有人能住在這座鬧鬼的房子裡。當我的父親從加州回來後，他拿回了亞當斯的骨頭並放回自己的辦公室。寂靜再次降臨。」

「我的父親於 1874 年去世，我的哥哥羅伯特繼承了這具骨頭；他把它放在與他辦公室相連的房間的床下。有一天，他想把它搬到鄰居的地下室裡，該地下室被用作建築材料的儲藏室。骨頭在該機構的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放到了那裡；但不久後，這些工人因為晚上在地下室聽到的神秘噪音而拒絕進入。我的哥哥拿回了人骨標本，該地方便再次恢復了平靜。」

「亞當斯的遺骸至今仍由我的家族保管。」

另一位證人 C. L. 金納曼醫生（Dr. C. L. Kinnaman）極其詳細地描述了當亞當斯的遺骸被放入閣樓時聽到的噪音。他寫道：

「……閣樓裡擺放著來自藥局的數百個瓶子。發生在某個晚上，當所有人都已上床思寢時，房屋頂部傳來了極其異常的噪音；那是瓶子劇烈碰撞、破碎並掉落到地板上的聲音。接著我們以為聽到了一個巨大的砲彈滾下樓梯來到餐廳，撞擊門口，然後又躍過一階又一階的樓梯重新滾回樓上！家族中的一名成員手持蠟燭上了閣樓；但噪音立刻停止了，一切都被發現完好地擺在原處。當他重新上床並吹熄燈火後，顯化再次開始。有人提出了意見，認為從噪音來判斷，滾下樓梯的物體一定非常沉重；頃刻間，吵鬧聲減弱為輕微觸碰的迴響，在一階階樓梯之間上下移動……顯像根據我們的言語議論而發生改變；它們一直持續到我們因疲憊與昏睡而再次入睡為止。自從骨頭從閣樓被拿走的那一天起，宅邸便再次恢復了安寧。」

R. C. 金納曼醫生（Dr. R. C. Kinnaman）也隨之作證道：

「我是第一個被沉重的跌落聲驚醒的人，那聲音就像有人赤腳從床上跳了下來；接著是衣物的拂動聲、稍微更響的聲音，最後是一個沉重的物體在地板上滾動的聲音——透過一階階躍跳滾下樓梯，然後又重新滾上去，其力量與音調經常發生變化。我的母親當時正巧與奧利佛一起進入我的房間；儘管她是一位強健的女性，但看起來卻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他們兩人都拿著點燃的蠟燭冒險進入閣樓；他們的出現讓噪音停止了。在經過一番無果的調查後，他們離開並關上了門；噪音立刻再次開始。他們返回；噪音停止。他們再次離開；就在他們關上門的那一刻，喧鬧聲便如往常般劇烈地重新爆發。」

弗拉馬利翁先生備註道，這就是由詹姆斯·海斯洛普教授（Professor James Hyslop）所調查的奇特案例的簡要過程。懷疑是不可能的。這位學生奇特契約中關於『騷擾抗議』的威脅，被死者完全履行了。騷亂並非來自生者在不知情狀況下的造作，這點由『騷動在生者出現時驟然停止，僅在生者離開後重新開始』的事實得到了證實——這是此類現象中屢見不鮮的特徵。要說明在這種案例中運作現象的力量究竟為何並不容易，但最有可能的是：人骨標本的原主人及其朋友的意念，已向骨頭附著了一個強大的思想形體，該思想形體由一個僅具備『履行契約』單一念頭的元素體所賦予活力，每當條件遭到破壞時，它便能夠產生這些噪音。

搗蛋鬼

一種極為奇特的現象變體（對真實鬧鬼的一種戲仿）見於德國人歸因於「搗蛋鬼」的那類現象中。通常，這只是惡作劇的短暫表現，儘管有時其中夾雜著不少惡意，對於不幸的受害者而言，這往往已足夠嚴重。偶爾，它會以敲鐘的形式出現；更常見的是投擲石塊，以及移動和破壞各種小物件。這類行為必定涉及某種程度的部分物質化，至少降至乙太物質層面，因為被投擲或搬運的物品通常由一隻雖對我們不可見，卻在某種程度上已物質化的手所操控，這一點將在我們關於通靈術的章節中進一步闡述。

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此類現象只有在靈媒在場時才會發生。這一事實的觀察常常導致對這些人的不公正指控，認為他們使用了欺騙手段，因為普通人完全無法理解為何某些情況僅在特定人物在場時發生，卻與該人的意志無關。然而，當這些現象產生時，可能有多種不同的原因在起作用。無疑，在某些情況下，惡意是其中的因素，這種行為帶有迫害的性質；而在其他情況下，它似乎被當作一種惡作劇。在物理生活中，有些人處於進化的某個階段，他們似乎認為恐嚇或傷害他人是件有趣的事，仿佛在把另一個人的帽子往下拉遮住他的眼睛、將冷水潑到別人背上，或損壞他們認為對他人特別珍貴的東西時，能從中獲得某種隱藏的個人樂趣。這種態度對任何理智之人而言或許都難以理解，但毫無疑問它確實存在；我們必須記住，那個在塵世生活中覺得此類行為有趣的白癡，死後也不會變得更為清醒。如果他剛好不幸地發現了如何實現輕微的部分物質化，他便擁有了展示其獨特幽默理念的無與倫比的機會；而通常正是他，要對鬧鬼現象的爆發負責。

然而，有時一個頑皮的自然精靈，屬於較低階層的存在，且如同猴子般善於模仿，會目睹此類愚蠢的展示，並試圖自行重現。或者，有時自然精靈因人類破壞與毀滅的行為而受到冒犯，便會通過製造短暫的不適來報復。同樣，正如我們之前討論的其他靈異現象，這類事件有時也可能是出於善意但笨拙的亡者無意間引發的；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現象極少具有破壞性。讓我們從報紙專欄中選取一個關於搗蛋鬼活動的首個例子。記者的驚恐、對正在發生之事全然不解，以及他熱切地保證若非親眼所見絕不會相信的態度，都頗為有趣。

沃克索普的惡作劇

「沃克索普鎮在週六（1883 年 3 月 3 日）陷入了一片騷動，起因是一則關於一位名叫約瑟夫·懷特的知名商人家中物品被某種無形力量砸碎並搬走的傳聞。一整天，激動的人群紛紛湧向新建築工地，那裡矗立著懷特的半獨立式住宅，他們被誇大其詞的神秘事件描述所吸引，據說這些事件是由住戶和其他人親眼目睹的……當我進門時，我親眼看到一個牛津相框從搖椅上滑落。我讓男孩撿起來，他卻說不敢。聽完人們的講述，我正參與討論，突然，原本放在糧箱上的盆子開始傾斜著從我頭頂升起，隨後在我腳邊摔得粉碎。我無法解釋我所見的一切。當時沒有人比我更靠近那個盆子，就我所見，這一現象毫無緣由。」

「房間裡僅靠一支蠟燭發出微弱的光……我們正談論著這些事情，醫生背對著麵粉箱說道，『這真是件非常神秘的事，』就在這時，一個放在箱子上的盆子突然斜飛過醫生的頭頂，飛向掛在鉤子上的一些熏肉，然後直直地掉在他腳邊摔碎了。大約有六個人在房間裡目睹了這一切。據我所見，沒有任何人為的力量導致這些物品移動和碰撞……懷特和我走了進去；我跟著他進了前屋；他讓我注意那空蕩蕩的牆壁，說除了鐘和一個裝在玻璃盒裡的填充鴿子還掛在各自的釘子上外，其他所有東西都被摔到地上打碎了。」

「鐘掛在床的上方，床正好位於房間的角落，床頭和一側緊貼著牆壁。當懷特告訴我我們面前的五鬥櫥被翻得亂七八糟時，我們聽到一聲碎裂聲，我轉過頭，看到鐘躺在地板中央，一端被撞壞了。它越過了床，更靠近房間另一邊的壁爐。鐘還掛在牆上時，我是離它最近的人。女僕打開房門，剛走進來，鐘就離開了牆壁。如果是懷特或女僕把鐘扔下來的，我不可能沒有察覺到。」

「我們回到廚房，我站在那兒望著爐火，女孩在我左邊忙著家務，懷特在我右邊，這時我看到一個陶制狗裝飾品，就像你在老人家裡常見的那種，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摔碎了。它從壁爐架上掉下來，但我沒看到它離開壁爐架。這些東西似乎像閃電一樣飛過，只有當它們摔碎在地板上時，你才知道它們已經不見了。接著，我看到一個原本放在桌上的奶油罐跳到地板上摔碎了。我無法解釋這些現象；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絕不會相信物品能以這種方式被移動。」

上述敘述摘自 1883 年 3 月 10 日的《雷特福德、沃克索普和蓋恩斯伯勒新聞》。這只是眾多類似故事中的一個樣本，因為同樣的事情在許多國家和相隔甚遠的不同時期都曾發生過。

其他例子

1772 年，斯托克韋爾發生的一起事件堪稱典範，當時一本名為《斯托克韋爾驚人事件真實、坦誠且詳盡的敘述》的小冊子對此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描述，並附有各種佐證。現象一如往常：盤子和玻璃杯被拋下摔碎，錫盤和黃銅燭臺四處舞動，一面穿衣鏡被砸得粉碎，在這座寧靜的郊區住宅中，混亂持續了約二十個小時。儘管無人觸碰這些墜落之物，但人們注意到，這些現象僅在一名女僕在場時發生，而辭退她後，一切便恢復了平靜，她顯然是我們如今所稱的「靈媒」，即現象顯現的媒介。類似事件在上世紀中葉也曾出現在貝斯沃特的莫斯科路；事實上，此類案例在多個國家、各種迥異條件下均有發生。

投石現象

1838 年，巴黎的聖奧諾雷街發生了一起類似事件，而就在不久前，凱斯內斯也出現了一樁，其中發生了許多難以解釋的現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頭被拋擲，卻從未擊中任何人，而是落在人們腳邊，而房間四周是完全封閉的。

一位教授的迫害

接著是著名的泰德沃斯鼓手的故事；以及上黑森吉森市的舒派特教授遭受的迫害，這一事件斷斷續續持續了六年。事情始於某晚門外劇烈的敲擊聲；次日，石頭便從四面八方飛入緊閉的房間，雖無人被擊中，但窗戶盡數破碎；新玻璃剛裝上，又立刻被打碎。教授日夜遭受掌摑，不得安寧；即便當局指派兩人坐在床邊守護，他們也同樣挨了巴掌。當他在書桌前閱讀時，檯燈會突然升起，移至房間另一端，並非被拋出，顯然是被人搬動；他的書籍被撕成碎片，扔在腳下，而在他講課時，這頑皮的小精靈會撕掉他正在讀的那一頁；唯一似乎有效的防護措施，便是他自己或他人揮舞在頭頂的利劍，這也是泰德沃斯鼓手事件中的奇特現象之一。舒派特在他的公開講座中講述了

所有這些情況，沒有人對這些事實提出過質疑。這個故事可以在克羅夫人的《自然的陰暗面》（第 429 和 430 頁）中找到。

這些最後的案例無疑是蓄意迫害。在泰德沃斯鼓手案中，施害者被認為是一個活人，他曾威脅過蒙佩森先生，儘管據我回憶，鼓手從未承認過這一點。在教授的案例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製造騷亂的人是生者還是死者，或者迫害的原因是什麼；可能教授本人知道，但如果他知道，他保持了沉默。提到劍的效果非常顯著，清楚地表明涉及了物質化，因為純粹的星光實體不會害怕物理武器。

鐘聲響起

有時，鬧鬼現象伴隨著房屋內鈴聲的流行，而在其他情況下，鈴聲則單獨出現。這種現象的經典例子當然是 1834 年在薩福克郡伍德布裡奇附近的大比林斯村發生的事件。皇家學會會員、《印度萬神殿》的作者摩爾少校在一本鮮為人知但引人注目的書《比林斯鐘聲》中為我們提供了這一事件的描述。他描述了在五十三天裡，他房子裡的鐘聲頻繁響起，沒有任何可見的媒介。在充分確信不可能是惡作劇後，他寫信給報紙，解釋了他這一非凡的案例，並詢問是否有讀者能對此提供任何線索。

他未得到任何解釋，卻發現自己並非孤例，因為他的詢問引來了不少於十四封回信，每封都記載了神秘鐘聲的實例，每一例都完全無法解釋，且都發生在較近的時期，大多數還附有目擊者的簽名，並允許公開其姓名。其中一例中，異常現象持續了十八個月，而另一例僅持續了兩個半小時。R·D·歐文先生在《爭議之地》（第 241 頁）中提到一個類似案例，其中惹事的鐘被布包裹並用繩子捆緊，卻依然自行掙脫束縛，比之前更猛烈地鳴響，最終從牆上脫落，墜地時仍在作響！《真實鬼故事》中記載了另一個幾乎完全相同的故事，發生時間則近至 1891 年。此案例中，還伴隨了其他現象，燈光熄滅，一些衣物被惡作劇般地扔進了浴缸。

第二十四章：看似無目的的幽靈

巴赫先生的大鍵琴／小鍵琴

迄今為止，我們討論的幽靈似乎都有可辨識的動機；但我們不能忽視存在著一大類幽靈，它們的顯現似乎沒有我們能發現的充分理由。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死者的行為是不理性的；無論生前還是死後，每個人都清楚自己的事務，或者說必須被推定為清楚自己的事務；他可能有他認為無可挑剔的行動理由，即便這些理由完全超出我們的理解範圍。說到底，這終究算不上是我們的家務事！

從多個角度來看，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是巴赫先生的斯皮耐琴的著名事件，由 R.D.歐文先生在其《爭議之地》（第 325 頁）中講述。著名作曲家的曾孫 N.G.巴赫先生于 1865 年購買了一架非常精美的古老斯皮耐琴，他在琴上發現了 1564 年的日期。在隨後的夜晚，他夢見一個英俊的年輕人出現在他面前，聲稱自己是這架斯皮耐琴的主人，琴是由他的主人法國國王亨利三世贈予他的。此外，他還提到了一首由國王創作的曲子，他為巴赫先生演奏了這首曲子，並告訴他他會設法讓他回憶起這首曲子。

巴赫先生醒來時，心中充滿了那首曲子的悲愴之情，發現時間正好是兩點鐘。他很快又睡著了，沒有再做夢；但當他早上醒來時，驚訝地發現床上有一張樂譜，上面寫著他夢中聽到的那首曲子的歌詞和樂譜，而且不是用現代的記譜法，而是完全按照那位所謂的作曲家所屬的古老時代的風格！他不知道是那位訪客寫了這首曲子，還是他自己的手在睡夢中被引導著寫下了他在清醒時從未見過的風格；但樂譜就在那裡，一件罕見的考古標本。

幾周後，他不由自主地拿起了一支鉛筆，一封據稱來自先前那位訪客的信件通過他的手寫了出來。信中告訴他，在這架古老的斯皮耐琴的某個部分，他可能會找到一張國王親筆書寫的卡片，上面引用了一首詩句，提及這件樂器的贈予。醒來後，巴赫先生立即尋找那張卡片，果然在指引的地方找到了它。

儘管卡片上所寫的內容與他通過自動書寫所給出的描述完全一致，但引用的內容並非字面準確；因此，證據實際上比如果文字被完全複製時要強得多。當時在巴黎，這一系列非同尋常的事件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巴赫先生的許多朋友對此毫不隱瞞，公開討論，並見諸報端。這首音樂作品得以出版，至今仍可獲取，至少，我自己在幾年前還買到了一本。

這看起來更像是與志趣相投者的一次友好拜訪，正如那位年輕音樂家在世時可能會對一位靈魂伴侶所做的那樣。就我們所見，這次來自無形世界的交流，無論對逝者還是對巴赫先生而言，似乎並未達成什麼重大目的，儘管它無疑為神通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極其有趣且無可辯駁的實證案例；甚至可以說，這或許正是其真正目的所在！如果確如種種跡象所示，是那位年輕音樂家進行了溝通，那麼他在星光界的停留時間必定異常長久。然而，考慮到他似乎是個熱愛輕鬆與享樂的年輕人，可能缺乏特別的宗教情感或崇高志向，這種情況雖極為罕見，卻也並非完全不可能。

另一方面，在考慮此類案例時，我們絕不能忘記，對於任何星光實體來說，靈視或心靈感應地看到那架古鋼琴的所有歷史細節、採取適當形態，並將這一切印入巴赫先生的腦海，是多麼輕而易舉的事。對於任何音樂愛好者來說，將如此美妙而感傷的旋律帶入現代世界的視野，同時讓那件珍貴而美麗樂器的擁有者感到極大的愉悅與興趣，

將是一項極其契合的任務。這將是一個優雅的舉動，演員無需費力即可輕鬆完成，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一個逝者自問為何不這樣做，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根本未加特別思考便付諸行動。有人可能會說這是欺騙，因此是邪惡的行為；然而，既然我們在此容忍扮演角色的演員，甚至視其為藝術家和公眾慈善家，為何當他恰好已逝時，我們要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呢？至少，即使我們不認同他的方法，也應認可他的善意。

瞥見擦肩而過的人影

我們往往容易忘記，死者也有他自己的事務，未必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我們；他過著屬於自己的日子，既不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而行動，也沒有在考慮我們的看法，就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會特意去考慮他一樣。在通常情況下，我們各過各的生活，互不干涉、互不察覺；有時在某個瞬間，我們偶然瞥見了他，但我們不必假設是他主動渴望或安排讓我們看到的。出於各種原因並透過各種方式，隔開星光界與物理界的那道幕簾偶爾會被局部拉開，就像窗簾被向旁拉開一樣，從而使我們能夠看到街上經過的交通流量；但如果我們認為這些交通流量是專門為了我們而特意搬演的，那就太愚蠢了。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都只是恰好看到「剛好經過的事物」。這種「擦肩而過」的瞥見案例已有數百起被記載下來；例如，以下這則摘自卡米爾·弗拉馬利翁的《死後》（第 265 頁）的故事——這是 1899 年從義大利塞斯特里波嫩特（Sestri Ponente）寄給他的一封信，寫信者是朱塞佩·卡瓦尼亞羅先生（Signor Giuseppe Cavagnaro），他宣誓保證其真實性。他寫道：

「當時我十八歲，是熱那亞的一名學生，住在父親家中。某天早上七點左右，當我正在翻閱一本希臘文書籍時，聽到一陣類似開門的聲音。我抬頭一看，看到一位穿著內衣（Chemise）的年輕女孩從廚房走出來。她身材高挑、皮膚白皙、容貌姣好，一頭深棕色的長髮成捲發散落在背上。她從我身邊走過，看著我，臉上帶著一絲微笑，然後走進了我父親的房間，打開門又相當響亮地關上了門。我震驚不已，自言自語道：『我想弄清楚她是誰，為什麼會在這裡。』」

「大約十分鐘後，我父親從同一個房間出來，照例去廚房洗臉洗手。我立刻跑到他剛離開的房間，但裡面一個人也沒有。我到處尋找：櫥櫃下面（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有人藏在那裡，因為層架太低了）、床底下（床非常低，連小孩都鑽不進去）。我還打開了抽屜。我檢查了椅子後面和所有的角落；總之，我找遍了每一個地方。那位年輕女孩不可能從窗戶逃走，因為我們住在埃德拉街（Via Edera）五樓的一棟獨立建築裡。」

「當我父親洗完臉和手回來時，我把發生的事告訴了他。我們立刻跑到樓梯間仔細搜尋，結果一無所獲。我父親不得不去拔開大門的栓鎖，因為大門仍然是被鎖上的。門衛向我們保證，沒有任何人進入或出去過。隨後我們去了住在我們對面的鄰居——律師曼齊尼（Manzini）家，把這件事告訴了他。令我們大為吃驚的是，他對我們的故事一點也不感到驚訝，反而從我的描述中認出，那是一位在一年前於我父親房間裡去世的十八歲年輕女孩，而我剛好看到她走進了那個房間。他補充說，我不是唯一看到她的人，在我們之前住在這棟房子裡的一個完整家庭，就是因為這些顯靈現象嚇壞了所有目擊者，不得不放棄了這套公寓。」

在我看來，這個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幾位推測精神健全且健康的人，竟然會被一位美麗且友善的年輕女士偶爾的到訪嚇得直接放棄了一套原本相當理想的公寓。

她顯然完全沒有打擾或騷擾這些人的想法；她只是在忙她自己的事，根本就沒有想到他們。

以下這則故事是另一個關於「偶爾瞥見」的更具戲劇性的例子——這次是瞥見一位在九年前就已經離開了肉體的年輕女士。這是心靈現象研究協會調查過的案例之一，但我將這段記載摘錄自安德魯·朗格（Mr. Andrew Lang）的《夢與鬼魂》（第 74 頁）。

臉上的抓痕

「1867 年，G 小姐年僅十八歲，在聖路易士因霍亂突然去世。1876 年，她深愛的兄弟 F.G.在聖約瑟夫完成了一天的繁忙工作。他正在向雇主提交訂單（他是一名商務旅行者），並抽著雪茄，這時他意識到有人坐在他的左側，一隻手臂搭在桌上。那是他已故的妹妹。他跳起來想要擁抱她（因為即使遇到一個我們誤認為是已故朋友的陌生人，在驚訝的瞬間我們也無法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但她已經消失了。G 先生站在那裡，筆中的墨水未幹，手中的雪茄仍在燃燒，他妹妹的名字掛在嘴邊。他注意到了她的表情、容貌、衣著、眼中的溫柔、面色的紅潤，以及他以前從未見過的，她右臉上的一道鮮紅抓痕。」

「G 先生乘坐下一班火車回到聖路易士的家中，並將這個故事告訴了他的父母。他的父親傾向於嘲笑他，但他的母親幾乎暈倒。當她能夠控制自己時，她說，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她在整理屍體時，不小心用胸針的別針劃傷了死者的臉。她用粉底掩蓋了劃痕，並將這一事實保密。『她告訴我，至少她知道我見到了我的妹妹。』幾周後，G 夫人去世了。」

「F.G.先生的陳述，由他的父親和兄弟確認，他們在他第一次在聖路易士講述這個故事時在場。（S.P.R.會議記錄第 6 卷第 17 頁）。」

從安德魯·朗先生那本書稍前的幾頁中，我摘錄了一個非常精彩且經過充分驗證的故事，儘管這裡似乎也沒有顯現出幽靈出現的特別目的。

巴特將軍的故事

「1854 年，巴特將軍（C.B.）是第 75 團的一名下級軍官，駐紮在旁遮普的穆裡山站。他住在一棟由 B 中尉新建的房子裡，據戰爭辦公室的調查證實，B 中尉于 1854 年 1 月 2 日在白沙瓦去世。這棟房子位於山脊的一個支脈上，距離唯一一條道路有三四百碼遠，通過一條馬道與之相連，但這條馬道從未有騎馬者使用過。那條馬道盡頭是懸崖；一條小徑從巴特先生的房子通向馬道。」

「一天晚上，巴特先生接待了迪恩夫婦的來訪，他們一直待到將近十一點。那天是滿月，巴特先生陪朋友們走到馬道，他們爬上去匯入大路。他帶著兩隻狗閒逛，抽著雪茄，就在他轉身準備回家時，他聽到馬道上傳來馬蹄聲。在道路的一個轉彎處，一頂高頂禮帽映入眼簾，隨後拐角處出現了戴帽子的人，他騎著一匹小馬，由兩名本地馬夫陪同。這時，兩隻狗過來了，蜷縮在我身邊，發出低沉而驚恐的嗚咽聲。月亮正圓，是熱帶地區的月亮，明亮得足以讓人借著它的光看報紙，我清楚地看到上方的那一行人向我靠近，仿佛是在正午時分；他們在馬道上，比我高出大約八到十英尺。……騎手身著全套晚禮服，白色馬甲，頭戴高頂禮帽，他無精打採地騎在一匹強

壯的山地小馬上（深棕色，黑色鬃毛和尾巴），雙手松松地握著韁繩。馬夫們牽著馬，扶著騎手。巴特先生知道他們無處可去，只能去他家，便喊道：『是誰？你們來這裡幹什麼？』那群人停了下來，騎手雙手收緊韁繩，轉過身來，向巴特先生展示了已故 B 中尉那熟悉的面容。他臉色蒼白，面容如同死人一般，比巴特先生認識他時更胖了，還留著黑色的紐蓋特式鬍鬚。」

「巴特先生衝上河岸，修築馬道時翻起的泥土在他腳下崩塌，他摔倒了，又爬起來繼續前進，到達了那群人停下的馬道，卻發現空無一人。巴特先生沿著馬道跑了一百碼，因為除了懸崖之外，沒人能從那裡下去，他既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任何東西。他的狗也沒有跟隨他。」

「第二天，巴特先生巧妙地引導他的朋友迪恩談論起 B 中尉，迪恩說：『中尉在去世前變得非常浮腫，儘管我們一再勸說，他在病假期間還是任由鬍鬚生長，我相信他是帶著那鬍鬚下葬的。』」

「隨後，巴特先生詢問他從哪裡得到那匹小馬，並詳細描述了它的特徵。」

『他在白沙瓦買下了它，有一天，他騎著牠魯莽地沖下山坡去往特雷特時，把牠給害死了。』

「巴特先生和他的妻子後來經常聽到馬蹄聲，儘管他懷疑除了 B 中尉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人曾騎過那條馬道。」

此故事由巴特將軍於 1888 年 4 月 28 日為 S.P.R.撰寫，並得到了巴特夫人和斯圖爾特先生的證實，當時巴特將軍向他們講述了自己的奇遇。死者自巴特先生生前所見以來變化顯著，加之那匹小馬駒也是他前所未見的，這些事實極大地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與價值。當然，我們並無確鑿證據證明這一幽靈現象的客觀性，但鑒於我們無理由假設 B 中尉有任何動機要在其繼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即便他有此能力，其可能性依然傾向於支援這一現象的真實性。

中尉很可能強烈地想像著自己騎馬沿著小徑返回舊居，正如他在塵世生活中無數次所做的那樣；或許，作為一個看似有些放蕩不羈的人，他甚至覺得星光生活乏味，渴望回到生命早期階段；而這一想法或願望強大到足以形成一種既能影響視覺又能影響聽覺的物質化現象。同樣的，這或許也是之前關於聖約瑟夫的年輕女士敘述的關鍵所在；她看到了她的兄弟，對他的深厚感情促使她非常熱切地希望像生前一樣坐在他身邊；由於在更高的層面中，思想在塑造物質方面具有極大的便利性，她要麼能夠清晰地在他的腦海中留下印象，要麼能夠在必要的那一瞬間顯形，以便被他看見。

巴特將軍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這位中尉似乎擁有大量隨從供其差遣。除了自己之外，還能幻化出兩名馬夫和一匹小馬，這絕非易事，儘管並非不可能；但我認為我們幾乎不必假設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如果整個事件是一種主觀靈視，那麼將隨從形象印入將軍的腦海，與單獨一個形象一樣容易；這或許才是真正的解釋。另一方面，至少那匹小馬已經死去，因此很可能確實存在，尤其是如果它對那位如此粗心使用它的主人有所依戀的話；但沒有證據表明那兩名馬夫也已去世。不過，如果中尉一直有他們陪伴，在想像自己騎馬時，他自然會補充上他們熟悉的身影，因此我們很可能必須承認他至少創造了那部分景象；儘管同樣真實的是，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會有許多死去的馬夫，如果他願意，暫時徵召他們為自己服務並不會有多大困難。

一輛具象化的輕便雙輪馬車

李博士在《超自然一瞥》第二卷第 73 頁中，提供了一個關於這種產生顯著附屬物能力的非常奇特的例子。他敘述了兩位人物，一位是牛津知名人士，擔任教區副牧師；另一位是布裡斯托爾商人的遺孀，在一個明媚秋日的下午，看到一輛載有三人的輕便雙輪馬車沿著一條小路駛過他們站立的花園。坐在馬車後部的男子半起身，向那位女士揮手，她立刻認出那是她在印度軍隊服役的兒子。她立即沖出去迎接馬車，卻驚愕地發現視線中並無任何車輛，整個景象不過是一場幻影。幾周後，從印度傳來消息，她的兒子已於同一天去世，儘管時間稍早一些。

從逝者的意圖來看，很難理解為何會出現那輛輕便雙輪馬車和另外兩位（身份不明的）男 子。最可能的解釋是，逝者認為自己受了傷，並在兩位朋友的幫助下駕車回家；然而，所需的思想之力必定相當巨大，因為在此情況下，似乎確實發生了物質化現象，因為整個場景同時被兩個人目睹。也有可能是那兩位陌生人是已故的朋友，兒子想著帶他們回家做客。無論如何，這並非無目的的幽靈顯現，因為它起到了讓母親為兒子去世的消息做準備的作用，儘管他是否有意如此似乎存疑，因為從外觀或附屬物中並無跡象表明這一點。這很可能只是強烈思想作用的一個案例，而那份思想很可能主要是關於他自身的歸來。

有記錄顯示，有些場合下，幽靈似乎對侵擾表示不滿。《真實鬼故事》（第 210 頁）中記載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講述了一個無端由的幽靈攻擊事件。該敘述由詹姆斯·特勒姆先生于 1890 年 12 月 5 日簽署，內容如下：

好鬥的幽靈

「我曾是達靈頓老車站和斯托克頓車站的夜班看守人，位於達靈頓鎮。一個冬夜，大約十二點或十二點半，我因四處走動感到有些寒冷，便自言自語道：『我要下去找點東西吃。』那裡有一個搬運工的地窖，裡面生著火，旁邊連著一個煤屋。於是我走下臺階，脫下大衣，剛在火爐對面的長凳上坐下，調亮了煤氣燈，這時一個陌生男子從煤屋走了出來，身後跟著一隻大黑獵犬。他一進來，我的目光就鎖定了他，他也注視著我，我們彼此緊盯著對方，他走到火爐前站定，站在那裡看著我，臉上浮現出一抹奇異的微笑。他穿著立領外套，配著鍍金紐扣，頭戴一頂蘇格蘭帽。」

「他突然向我襲來，我感覺到他打中了我。我舉起拳頭反擊，拳頭似乎穿過了他，擊中了壁爐上方的石頭，擦破了我的指關節。那個人似乎被擊退到火中，發出了一聲怪異、非人間的尖叫。緊接著，狗咬住了我的小腿，似乎讓我感到疼痛。那人恢復了姿勢，用舌頭發出一種哮嗒聲叫住了狗，然後回到了煤房，狗也跟了進去。我點亮了暗燈，查看煤房，但那裡既沒有狗也沒有人，除了他們進來的那條路，沒有其他出口……」

「多年前，車站辦公室曾有一位員工自殺身亡，他的屍體被抬進了這個地下室。我對這一事件一無所知，也不知道那個人的屍體，但皮斯先生和其他認識他的人告訴我，我的描述與他的外貌和穿著方式完全吻合，而且他也有一隻黑色的獵犬，就像抓住我的那只一樣。我應該補充的是，在我似乎被抓住的地方，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或影響。」

這個故事有幾個值得關注的地方。死者直接攻擊的案例，尤其是這種無端的攻擊，非常罕見。反擊的效果似乎明確表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對的也是一種部分物質化現象，因為儘管拳頭穿過那個人並擊中了後面的牆，但它也把他擊退了，而如果他使用的是星光載體，拳頭對他根本不會有任何影響。那奇怪的、非人間的尖叫聲也是不完全物質化的證據。每個經常參加通靈會的人都知道，在物質化完全完成之前，直接的聲音有時會多麼細弱和尖細；毫無疑問，同樣的傳統也隱含在詩人的那句話中：「裹著屍布的死者曾在羅馬的街道上尖叫和胡言亂語。」

狗是另一個有趣的特徵，儘管這裡同樣沒有證據表明牠僅僅是一個附屬物，還是它自己就是一個幽靈。那種猛衝和咬痕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的情況，在兩種情況下都有可能發生。動物經常出現在幽靈故事中，最常見的是僅僅被認為是星光物質中的思想形體或印象。但真正的動物幽靈有時確實會顯現出來，正如我們自然所預期的那樣。動物擁有一個星光體，牠在肉體死亡後仍然存在，並在其中居住一段時間，當然，這段時間比人類的星光生命要短得多，但仍然相當可觀。在這段時間裡，家養寵物經常向牠們所愛的人顯現，或者在牠們熟悉的常去之地表現出牠們的存在。請看以下敘述：

彼得

「一位海軍軍官去鄉下拜訪一位朋友。當他到達時，幾個人正圍坐在吸煙室的火爐旁，一隻狐狸梗犬也在其中。不久，樓梯上傳來了一隻老狗沉重而蹣跚的腳步聲，以及它項圈的金屬搖晃聲。」

「『老彼得來了！』訪客說道。」

「『彼得死了！』牠的主人低聲說道。」

「聲音穿過緊閉的門，所有人都聽到了；它們啪嗒啪嗒地進入房間；那只狐狸梗犬毛髮豎起，咆哮著，追逐著一個看不見的東西穿過地毯；從壁爐前的地毯上傳來一陣抖動，項圈的叮噹聲，以及一個身體倒下休息時的沉重聲響。」

安德魯·朗先生在《夢境與幽靈》（第 156 頁）中講述了這一故事，他提到這封信來自一位女王陛下炮艇上的中尉。我自己也曾多次清晰地看到過一隻「死去」的寵物動物在其星光體中，就像我經常在牠塵世生活中的睡眠時間裡看到牠的星光體一樣。有一次，這只動物在生前還讓自己在數百英里之外，遠離其肉體沉睡之地，對我們的一位成員（牠非常熟悉的人）既發出了聲音，又變得可觸摸。

第二十五章：較少見的類型

漂浮的頭顱

部分物質化現象，如漂浮的頭部，似乎並不罕見。H·埃爾溫·湯瑪斯牧師講述了一個相當駭人的案例。某個夏夜，他在南威爾士的蘭金尼德附近散步，剛結束晚禱。他提到當時大約是八點四十分，天色尚亮，能見度良好。故事的高潮部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最為貼切：

「我轉過身，看到離我不到半碼遠的地方，幾乎與我的臉齊平，是一張老人的面孔，灰白的皮膚緊緊繃在每一處五官上，除了佈滿深深皺紋的額頭。嘴唇極薄，看起來毫無血色。無牙的嘴半張著。雙頰凹陷，如同屍體一般，而那雙眼睛，仿佛深陷在頭顱中央，異常明亮且銳利。這可怕的身影裹著兩條黃色棉布帶，一條繞過下巴，覆蓋臉頰，在頭頂打結；另一條則環繞佈滿皺紋的額頭，在腦後固定……」

「一時衝動之下，我竭盡全力逃離那可怕的幻視，跑了大約六十碼。然後我停下腳步，轉身想看看自己已經離它有多遠，然而，令我難以言喻的恐懼的是，它依然在我面前，仿佛我未曾移動過一寸。除了一道不規則、極其黑暗的柱狀物，我看不到那張臉與地面之間有任何東西，我的雨傘穿過它，就像一根棍子穿過水一樣。」

湯瑪斯先生再次跑開了一段距離，但很快又停下腳步，轉身面對那幽靈。隨後，它在他面前後退，迅速沿著道路移動，直到抵達教堂墓地的圍牆，翻越過去，消失在他特別留意到的某個地點。他對於這恐怖幻視的描述，立刻被他的主人認出是十五年前去世的一位隱士的形象。此人曾住在湯瑪斯先生初次遇見他的地方附近的一間小屋，並被埋葬在他消失的教堂墓地的那一地點。詳細的敘述可在《真實鬼故事》（第 200 頁）中找到。

除了那張不尋常且不起眼的臉和頭飾，這似乎是個相當普通的鬼魂，一個本不該讓那位可敬的牧師如此極度恐懼的存在。或許，此人需要某種說明或建議，他認為湯瑪斯先生能夠提供，至少從他跟隨的方式來看，似乎暗示了這一點。又或者，他只是漫無目的地在舊日徘徊之地遊蕩，可能是一時衝動顯現了身形，也許是渴望在那個曾經如此熟悉的物理界上，與人類為伴，對於那個世界的物質享受，他或許仍懷有深深的眷戀。

在同一本書的第 153 頁，我們發現了另一個關於漂浮頭顱的故事，這個無疑更加恐怖且更難以解釋。斯蒂德先生表示，他從布羅克利的一位女士那裡得到了這個描述：

一個非人類的幽靈

「去年夏天的一個週六晚上大約八點鐘，我獨自一人在家，除了我的兩個年幼兒子（一個八歲，一個九歲）當時正在洗澡。我離開他們一分鐘，關上浴室門，沿著短走廊走到樓梯口，心裡想著我要下樓去寫的文章。我抬起頭，驚訝地看到在樓梯拐角處離我大約六英尺的地方，有一個奇怪的光，高出我五到六英寸，正對著我。我的第一反應是四處尋找可能的反射，但一無所獲。房子裡沒有開燈，電錶也關著；那個角落非常明亮，天花板很高。」

「我再次看向那道光，專注地凝視著它，在我寫下這段文字所需的時間還短，我便看到這光逐漸形成了一個頭與臉的輪廓，泛著黃綠色的光芒，上方是一團亂蓬蓬的頭髮。那張臉異常寬闊，各方面都比我們的臉大得多，眼睛是綠色的，非常大，由於輪廓並不分明，似乎與臉頰的黃色融為一體；臉的下半部分沒有任何毛髮，下方也看不到任何東西。那張臉上的表情邪惡至極，當它直直地盯著我時，我的恐懼與驚愕同樣強烈，但我卻一點也不緊張；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海，古斯塔夫·多雷或許就是從這樣的原型中汲取靈感進行創作的。我目不轉睛地盯著那東西，對它說道：『以基督之名，消失吧。』那惡魔般的東西便從我的視線中漸漸淡去，自那以後再也沒有困擾過我。」

這位女士在將這段經歷寄給斯特德先生時，特意提前排除了那些粗淺懷疑者可能提出的解釋。她提到：『我並未受肝臟疾病困擾，一生中從未有過膽汁發作的情況。我還是一個禁酒協會的成員，通常被認為意志堅定。』顯然，她面對幽靈時比湯瑪斯先生更為鎮定，儘管那幽靈本身及其潛在威脅遠比他所遭遇的更為可怕。

關於這種顯現的解釋，我只能看到兩種可能的線索。這顯然不是人類，但它可能是一個思想形體，或許是那位女士所聯想到的藝術家的創作。然而，若是如此，它為何會出現在那裡，如何以及為何獲得了向那位女士展示自身的能力，或者她為何獲得了看見它的能力，所有這些點仍籠罩在神秘之中，以我們目前掌握的資訊，無法給出答案。儘管如此，思想形體仍是最有可能的假設。另一種假設則是認為，這是一種非人類進化的存有，其成員在正常情況下根本不會與人類接觸，事實上，它們本就不該如此。在亞特蘭蒂斯，這是眾所周知的，並由此引發了最可怕的濫用；甚至在古典時代，關於它的傳統仍有所保留，那些魯莽闖入其領域的人被稱為「見過偉大的潘神」。但將我們與它隔開的屏障是明智地設立的，任何試圖突破這些屏障的人，只會迎來災難。這一描述強烈暗示了進化的概念；然而，很難解釋為何這樣一個幽靈會突然隨意闖入一處寧靜的郊區住宅。最有可能的是，它只是一個思想形體，但必定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思想形體。遺憾的是，她沒有等待它進一步發展，就如此強烈地驅趕它離開；許多心靈研究學會的成員會不惜代價，只為親眼目睹那個頭顱！

令人不悅的持續存在

若一個人恰好具備些許通靈體質，他有時會被某個因某種原因渴望與物理世界溝通的亡魂所困擾，倘若這種意圖未被理解，這種糾纏可能會因持續不懈地試圖引起注意而變得極為煩擾。通常，亡魂所能做到的不過是敲擊聲、更重的叩擊聲，或是低語與沙沙作響；然而，也有不少案例中，他們成功顯化出一隻足夠有力的手，能夠給予堅定有力的握手，甚至施展出相當的力量。那些參加通靈會的人尤其容易遭遇此類困擾。所謂的「靈界嚮導」，即負責主持通靈會的亡魂，通常且相當正確地會排除那些試圖重返塵世生活目的全然自私或不正當的人。儘管他們可能會保護自己的媒介免受此類人的侵擾，但要對所有參加通靈會的訪客實施類似的監管卻是不可能的。因此，有時一些不受歡迎的人試圖利用靈媒，但被拒絕後，會依附於某個通靈參與者，希望通過持續的糾纏來通過他獲得那些被「嚮導」合理拒絕的機會。一個可能屬於這一類的引人注目的故事可以在《夢境與幽靈》（第 296 頁）中找到，朗先生向我們保證，「整個奇怪的經歷都是用敘述者的原話描述的。」

狗與手

「經過三四次通靈會後，博爾特變得非常緊張，不願獨自入睡，於是有一次我陪他去了他那間單室小屋。我們同床而眠。後來我被房間裡的聲響和動靜驚醒。發現門敞開著；滿月的光輝灑進來，亮如白晝，屋裡滿是巨大的黑狗，好吧，無論如何，有四、五隻！它們嬉戲打鬧，似乎在玩耍。一隻跳上了床，另一只用它的口鼻蹭我的臉！（床很低，我睡在外側。）要知道，我對任何種類的狗都只有喜愛，而正如（不是嗎？）愛能驅散恐懼，我直接起身，把它們全趕了出去，關上門，自己又躺下了。當然，我的理念是它們是血肉之軀，我指的是身體上的恐懼。」

「我睡著了，但又被一種可怕的感覺驚醒，感覺毯子被拖拽著，慢慢從床上滑落。我把它拉上來，但那種緩慢的下滑又開始了。」

「我有些驚訝，再次把它拉上來並緊緊抓住，想必是又睡著了。醒來時感覺它又被拉扯；它滑落，滑落，然後突然猛地一拽，被扔到了地上。必須說明的是，在這期間我多次瞥了一眼博爾特，他似乎睡得很沉。但現在，我驚慌失措，試圖叫醒他而徒勞無功；他睡得像個死人；他的臉，總是蒼白如紙，現在在月光下像大理石一樣。猶豫片刻後，我把毯子放回床上並緊緊抓住。拉扯立刻開始，力度越來越大，此時我已徹底驚慌，用盡全力抵抗，死死抓住不放。」

「為了更好地抓住它，我把毯子繞過頭頂（或許只是為了隱藏），突然，我感到身體外部有一股壓力，像是手指在移動，它們逐漸靠近我的頭部。恐懼至極，我猛地掀開毯子，抓住了一隻手，在無聲的驚恐中凝視了它片刻，然後將其甩開。難怪如此；這只手沒有連接任何手臂或身體，它毛髮濃密，顏色深暗，手指短而鈍，指甲長如爪，而且缺少大拇指！我嚇得無法起身，只能繼續躺在床上，想必在再次徒勞地試圖喚醒博爾特後，我又睡著了。第二天早上，我向他講述了這件事。他說，有幾個和他一起過夜的人也見過這只手。『不過』，他補充道，『幸好你還沒遇到那些大黑狗。』真是戲劇性的一幕！」

雖然這可能僅僅是一起執著的鬧鬼事件，但與之相關的一些情況卻更傾向於某種奇異的土著巫術在起作用，這表明博爾特可能曾傷害或冒犯了某些原住民，從而招致了這種奇特的迫害。所描述的那只手幾乎不像是歐洲人的，而其殘缺則暗示了背後一個不太愉快的故事。黑狗的出現是一個不尋常的特徵，因為除了假設為一種巫術「派遣」外，它們的出現很難解釋，然而它們的友好態度似乎與這一理念相當矛盾。

難以歸類的是摩根船長的經歷，這一經歷由亨利·斯派塞先生在《我們中間的奇異事物》第二版（1864 年）第 100-102 頁中描述。

幽靈鳥

「摩根船長某晚與一位朋友抵達倫敦，並在一座屬於上個世紀的大型老式房屋中落腳，這是偶然指引他們前往的地方。摩根船長被引入一間寬敞的臥室，裡面有一張巨大的四柱床。」

「他上床入睡，但很快就被身旁巨大的翅膀拍打聲驚醒，一種他從未體驗過的冰冷而怪異的感覺遍佈全身。他猛然坐起，這時一個非凡的景象顯現出來，一隻巨大的黑色鳥兒，翅膀展開，紅色的眼睛彷彿閃爍著火焰。」

「牠就在他面前，瘋狂地啄向他的臉和眼睛，如此頻繁，以至於他感到驚訝，自己竟然能夠用雙臂和枕頭抵擋住這生物堅決的攻擊。在搏鬥中，他突然想到，可能是某個家庭裡養的一隻大型寵物鳥逃了出來，不小心被關在了房間裡。」

「那生物一次又一次以難以形容的惡毒兇猛向他撲來；儘管他總能設法阻擋攻擊，但他注意到自己從未成功觸碰到襲擊者。這場奇異的戰鬥持續了幾分鐘後，這位勇敢的軍官變得煩躁起來，從床上一躍而起，沖向他的敵人。那只鳥在他面前後退。上尉緊追不捨，驅趕著他那黑色的對手，後者撲騰著、掙紮著，朝房間角落的沙發飛去。月光灑滿房間，摩根清楚地看到那生物仿佛因恐懼而蜷縮在沙發繡花坐墊上。」

「此刻，他確信獵物已無處可逃，便稍作停頓，隨即猛然撲向那始終未曾移開視線的黑色物體。然而，令他驚愕至極的是，那物體竟在他指尖下逐漸消散，仿佛化作虛無。他徒勞地抓握著空氣，不甘心地提著燈，仔細搜查房間的每一個角落，不願相信自己竟會陷入如此荒謬的錯覺之中，那只鳥已無影無蹤。經過長時間的搜尋，這位困惑的軍官只得再次躺下休息，之後便再未受到任何打擾。」

「早晨穿衣時，他決定不提及所見的景象，而是找個藉口讓朋友與他換房間。那位毫無戒心的朋友欣然同意，第二天卻帶著極大的厭惡報告說，他不得不與一個他從未遇到過的最奇特、最令人困惑的物體爭奪房間的佔有權，那物體看起來像一隻巨大的黑鳥，不斷躲避他的抓握，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沒有留下任何關於它如何離開的線索。」

據我們所知，目前地球上並不存在如這裡所描述的巨型黑鳥，儘管其體型可能被略微誇大。然而，即便我們將其視為某人寵物鷹或禿鷲的普通幽靈，也無法解釋其無緣無故的兇猛攻擊。它可能是由某位生者或死者構建的思想形體，出於個人原因希望阻止他人佔據那個房間，並採用了這種奇特但足夠有效的方法來達成目的。它也可能是一個自然精靈在玩弄某種難以理解的把戲，但所描述的惡意兇猛在那種情況下極不可能。要對此類經歷作出確切的判斷，必須親自體驗。這是難以歸入任何已知類別的特例之一；因為對於那些在星光生活中不走尋常路的人來說，無疑可能遭遇非凡的經歷，正如在物理界放棄常規旅行路線的人可能會遇到冒險一樣。

一場驚心動魄的幽會

例如，克羅夫人在《自然界的陰暗面》（第 369 頁）中提到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故事，暗示了某些駭人聽聞的可能性。故事關於一位大學教授，據說他曾誘姦了一名年輕女子，隨後又與另一人結婚。那名受害女子顯然成了他的麻煩；某天，在被人目擊與他同行之後，她被發現慘遭殺害。教授理所當然地被懷疑是兇手，但似乎查不出任何證據能定他的罪。然而，據傳從那時起，他每晚到了特定時刻都會退避到某間房裡，就人間的友伴關係而言，他在那裡獨處了大半夜；儘管如此，許多人仍以敬畏戰慄的語氣聲稱，他們曾清楚地聽到那名已故女子的聲音在與他交談。

科林斯的新娘

這些可能性在克勞夫人于第 372 頁講述的另一個故事，希臘新娘的敘述中更為突出。故事講述了一位年輕女士在她去世六個月後，出現在一位住在她父親家中的男子面前。她似乎對世俗禮節毫不在意，直接進入他的房間，與他交換了一些小禮物，並一

起享用了一些點心，而他當然沒有懷疑她並非普通的活人。一位護士碰巧看到了她，急忙跑去告訴她的父母，說他們的女兒復活了。自然，她的話並未得到信任，儘管最後母親為了安撫她，還是去查看這個所謂的奇跡。然而，此時天色已黑，顯然那位訪客已經入睡；但第二天早上，當被詢問時，他承認有一位年輕女士曾來訪，並應要求展示了她留下的一枚戒指，作為交換他戒指的信物。這枚戒指立刻被她的父母認出，正是與他們女兒一同下葬的那枚，他們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她的遺體必定遭到了盜墓者的褻瀆。

由於她承諾第二天晚上會回來，他們決定等待，看看是否會發生什麼。她再次出現，父親和母親被一個奉命看守的僕人私下召喚，他們立刻認出了他們已故的女兒。然而，她似乎並不像他們這般喜悅，反而責備他們打擾了她，說她被允許在她出生的房子裡與那個陌生人共度三天，但現在她必須去指定的地方；然後她就倒下了，所有人都見得到屍體。當打開墓穴時，裡面沒有發現屍體，但那個年輕人給女孩的戒指卻躺在靈柩上。現在，這具屍體似乎被當作吸血鬼處理，並在城外以許多儀式和祭祀埋葬。

如果這兩則故事如其所呈現的那樣真實（在兩種情況下似乎都沒有確鑿的驗證可能），它們代表了兩種極為罕見且極不受歡迎的「半星光、半物理活動」的變體。前一個故事中的暗示明顯是，教授被迫達成協議，每天要花一定時間陪伴被謀殺的少女。很可能她向他提出，這是對其罪行的必要贖罪，並威脅如果他拒絕遵守，將會有可怕的糾纏（或可能對妻子進行迫害）。顯然，既然她的聲音能被聽見，她必定能夠物質化；而整個過程對雙方的進化而言，無疑是災難性的。但自然，生活清白正派之人絕不會陷入此類恐怖之中；這些是特別卑鄙可憎的犯罪行為所招致的懲罰之一。

第二個故事據我所知是獨一無二的，儘管它似乎與東歐的吸血鬼傳說和傳統有著遙遠的親緣關係。既然那些傳說有其事實基礎，這個故事也可能如此；而且它確實以當時可能的所有官方認證形式傳到了我們這裡。活著是好的，如果一個人懂得如何明智地利用生命；死去則更好；但處於這兩種狀態之間的非自然狀態，則是無論如何都要避免的命運。只有在極其不尋常的情況下，這種極不受歡迎的發展才有一絲可能；即便如此，也只有那些思想和欲望完全專注於物理生活最粗鄙一面的人才會接受。普通正派的活人根本無需將任何思想投向如此怪異且恐怖的領域。吸血鬼在星光生命中的對應物，就如同物理界上的盧克雷齊婭·博爾賈或雷茨元帥；世界歷史上確實存在過這樣的人，但幸運的是，我們大多數人永遠不會有遭遇他們的機會。

我在前一章提到過，人們在去世後的一段時間內，往往並未意識到自己已經死亡。通常，他們會嘗試做一些事情，但失敗後才會意識到自己的狀況；然而，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在多年後仍然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克魯夫人在《自然的陰暗面》第 367 頁中引用了一個有趣的例子。

對死亡的無意識

「一位在愛爾蘭擁有財富和地位的紳士，某天沿路行走時，遇見了一位看似農民卻衣著考究的老人，仿佛身著盛裝。老人年事已高，引起了紳士的注意，尤其是他那敏捷的動作和輕鬆上山的姿態，更令紳士不禁稱奇。於是，紳士上前搭話，詢問其姓名與住處；老人回答說他名叫柯克派翠克，並指向了一間小屋，稱其為家。紳士對此表示驚訝，因為他自認為對莊園上的每個人都瞭若指掌。」

『真奇怪你以前從未見過我？』老人回應道，『因為我每天都在這兒散步。』

『您多大年紀了？』紳士問道。

『我一百零五歲了，』老人答道，『一生都住在這裡。』」

「又交談了幾句後，他們便分開了。那位紳士走向附近田地裡的一些工人，詢問他們是否認識一個名叫柯克派翠克的老者。他們並不認識；但當向一些年長的佃戶提出同樣的問題時，他們回答說：」

『哦，是的，我們認識他，還參加過他的葬禮；他曾住在山上的小屋裡，但已經去世二十年了。』

「『他去世時多大年紀？』那位紳士驚訝地問道。」

「『他八十五歲，』他們答道；這樣一來，那位老者給出的年齡，正是他若活到這次偶遇之時應有的歲數。這一奇特事件由那位紳士本人提供，他所能說的就是，這件事確實發生了，而他完全無法解釋。他一生中從未聽說過這個人，因為在他繼承這片地產之前，這位老人已經去世多年了。」

一個人死去二十年卻渾然不知，這種情況極為罕見。然而，這裡有一位老人，顯然對自己在 105 歲高齡仍能每日行走、輕鬆敏捷地爬山感到頗為自豪。或許他多年來一直獨居；他的老友和同齡人想必都已離世，因此他很可能很少有機會與人見面交談；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可能已經失聰，以至於不習慣對話。但為何他會突然，且僅此一次，對講述此事的先生顯形並發出聲音呢？他是否真的在物理上可見可聞，還是敘述者在那段時間裡略微開啟了靈視？總體而言，後者是最有可能的假設，但為何偏偏在那一刻發生，我們面前並無證據可循。我們知道，這種部分靈敏的時刻確實偶爾會降臨到人們身上，但為何或如何發生，我們並不總能看清；支配它們的原因有時清晰明瞭，但有時卻難以捉摸，或許是因為它們來自更高層面的力量，而我們對這些力量的理解至今仍非常有限。

在幽靈現象中，有一種奇特的類型是靈魂以光的形式顯現或象徵自己。《自然的陰暗面》第 119 頁中提供了一個例子。

屍燭

「一位新上任的牧師，某晚正倚靠在緊鄰牧師住宅的教堂墓地圍牆上，忽然注意到一束光在某個特定地點徘徊。他以為有人提著燈籠，便打開小門，上前查看究竟是誰；然而未等他走近，那光便向前移動，他緊隨其後，卻未見人影。那光離地不高，卻迅速穿過道路，進入一片樹林，爬上一座小山，最終在一座農舍的門前消失。牧師對這光的本質百思不得其解，正猶豫是否該進屋詢問還是返回時，那光再次出現，似乎從屋內出來，還伴隨著另一道光，從他身邊經過，沿著原路返回，最終在他最初發現異象的地方雙雙消失。他在那座墳墓上做了標記以便日後辨認，次日便向教堂司事打聽那是誰的墓。那人說，這屬於住在山上（指著燈光停駐的那座房子）的 McD. 家族，但已經很久沒有人被埋葬在那裡了。牧師在當天得知，那家的其中一個孩子在前一晚因猩紅熱去世，感到極為驚訝。」

很難不將此事視為某種象徵，即某位已故的年長親屬之靈魂前去迎接新近逝去的孩子之靈魂。然而，這只能是一種象徵，而且它必定是以這種方式在逝者的心中形成的。

靈魂並不會與身體一同長眠於墳墓之中，但可以想像，一位無知而受傳統觀念影響的人，或許會認為靈魂確實如此，因而在心中想像自己從墳墓出發，前去迎接孩子的靈魂，再將其帶回家中；而這樣的想像，已足以產生牧師所目睹的景象。

被幽靈犬所救

我們已經舉出了數起動物幽靈與人類顯影一同出現的案例，但動物單獨以這種方式顯現卻相當罕見，尤其是其中一隻動物還執行了一連串漫長行動的情況。關於後者，埃利奧特·奧唐奈先生（Mr. Elliott O'Donnell）在《鬼魂：有益與有害》（第 25-26 頁）中給出了一個令人震撼的例子，內容如下：

「我的一位阿姨無疑被一隻狗的幽靈從可怕的命運中救了出來。某天下午，她正獨自走在米德蘭茲（Midlands）一條偏僻的道路上，突然一隻黑色大狗從籬笆裡鑽了出來並加入她的行列。她以為這大概是某個農夫的狗，暫時與主人走散了，因此並沒有太過在意，只是繼續沉默地往前走，心思早已飄向遠方，懸在海邊的幾位朋友身上。不久，她來到了一處路面下凹的地段，道路兩側的土堤上聳立著巨大的榆樹與櫸樹。在斜坡的底部，道路一側是一片濃密的灌木叢，另一側則是一扇通往大農田的閘門。」

「正當我阿姨走到這扇閘門旁時，兩個流浪漢模樣的男子突然從旁邊的溝渠裡跳了出來，帶著威脅的手勢向她逼近；就在此時，那隻黑狗突然轉過身來面對著他們。我阿姨說，他們一看到那隻狗，便立刻嚇得停住了腳步；他們的眼睛凸出、嘴巴張大——事實上，她從未在人類臉上見過如此恐懼的神情。他們一句話也沒說，便猛然轉身衝向閘門，逃竄過農田。經歷了這起事件後，我阿姨感到頗為驚魂未定，於是放棄了繼續前行的念頭，循原路折返；而那隻狗則一路陪伴著她回到家中。」

「當他們快要接近房子時，一件奇特的事情發生了。我外祖父母養的一隻邊境牧羊犬正在庭院裡，它非但沒有對這隻陌生的狗吠叫，反而趴在地上發抖並嗚咽著，彷彿處於極度恐懼之中。對這罕見的狀況感到驚奇之餘，我阿姨將那隻流浪狗帶進了其中一間房間，把它留在那裡，自己則去拿些食物和水。然而，當她返回時，令她吃驚的是，狗已經不見了。她發現房門依然如她離開時那樣緊閉著；雖然窗戶頂部是打開的，但它們離地面的高度極高，狗根本不可能在沒有協助的情況下從那裡出去。我阿姨自然全面詢問了在她關門後是否有人打開過房門，並得到了確切的保證：在她離開期間，沒有任何人進入過房間或打開過門。」

「那麼，這隻動物究竟是怎麼出去的？直到發現狗憑空消失後，『這是一隻靈犬』念頭才浮現在我阿姨腦海中。接著，當她回想起來流浪漢臉上描繪的恐怖神情，以及牧羊犬那毫無疑問的警報與恐懼時，她猛然意識到：這隻流浪狗根本不是肉體凡胎，而是一個幽靈。顯而易見，若非有它陪伴在身旁，那兩個流浪漢定會對她造成傷害；而她也始終認為，這隻狗是幕後的神聖力量特意派遣來保護她的。」

在我的著作《不可見的幫手》中，我曾記錄過數起朋友以星光體工作時，為了提供當下所需的協助而將自己（有時甚至是彼此）物質化的案例；但我至今尚未親身經歷過動物為了保護遭受危險的女士而進行物質化的情況。人們會認為，這隻狗恰好在極需協助的時刻出現絕非單純的巧合，必定是某種更高的智慧為了在危險中保護這位女士而特意將其物質化的。或者，它可能只是一個被如此物質化的思想形體；但若是後者的話，就很難理解為何在保護女士的工作結束後，它還會一路陪伴她回家。對於驗證

目的而言，這是極具價值的案例之一——因為一隻活生生的動物（在此案例中是那隻邊境牧羊犬）展現出了認出顯影型態存在的明確跡象。

法國境內顯現的幽靈軍隊

與前面所述的案例類型不同，在法國境內顯現的幽靈軍隊屬於一種罕見但有案可稽的集體顯影現象。關於這些現象，最詳盡的記載或許是希爾沃德·卡林頓先生（Mr. Hereward Carrington）在《真實鬼故事》中所給出的敘述；因此我將其全文附於後。卡林頓先生寫道：

「歷史上充斥著在危難時刻似乎有靈界力量介入協助的案例，而在軍事歷史紀錄中，這類記載並不匱乏。十字軍曾多次認為自己看到了天軍為他們而戰——在瀕臨全軍覆沒之際，幽靈騎士向敵人發起衝鋒。在英格蘭與蘇格蘭的戰爭中，數起此類案例曾被引述，拿破崙戰爭也提供了例子。然而，這類現象中最令人震撼的證據——因為它是最新的，且顯然得到了大量第一手與真誠證言的支持——是由英國軍隊從蒙斯（Mons）撤退期間（阿金庫爾戰場，Agincourt）於法國境內所看見的幽靈軍隊所提供的。」

「英軍被優勢兵力包圍且幾近被殲滅，陷入了絕望的苦戰。當時八萬名英軍面對著三十萬名德軍，並遭受猛烈的砲火轟炸，形勢極其危急。正如我們所知，他們最終得以倖存，全靠一小股殿後部隊的英雄主義——這股部隊隨後幾乎全軍覆沒。在最關鍵的時刻，似乎出現了天使般的協助，戰局的走向似乎被超自然的力量所遏制。在一位親眼目擊這些驚人事件的士兵所寫的信件中（由聖約翰·米爾德梅夫人於 1915 年 8 月的《北美評論》中引用），給出了以下生動的敘述。我們的士兵寫道：」

「士兵們對飛來的砲彈開著玩笑，給它們起了許多滑稽的綽號並下注，在恐怖的砲擊呼嘯聲中哼唱著音樂廳的歌曲……攻勢似乎達到了高潮，敵人如『七倍熾熱的地獄』般的猛攻傾瀉而下，將手足兄弟生生拆散。就在那個當口，他們從戰壕裡看到一股龐大的軍隊正向他們的防線推進。負責殿後任務的一千人中僅剩五百人，就他們目力所及，德軍步兵一縱隊接一縱隊地向他們逼近——一片由一萬人組成的灰色人海。當時完全沒有希望了。有些人彼此握手告別，有人則即興改編了戰歌《蒂珀雷里（Tipperary）》的新版本，唱道『而我們去不了那裡了！』所有人都在繼續穩定地下令開火……敌人的陣列一排排倒下，而僅有的幾挺機關槍則盡其所能地射擊。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徒勞的。灰色的屍體成連成營地倒下，但其他人依然源源不絕地從遠處湧來並推進。」

「『世世無盡，阿門。』一位英國士兵在喵準開火時帶着幾分不敬地說道。接著他想起了倫敦的一家素食餐廳，他曾在那裡吃過一兩次用小豆和堅果做成的怪異肉餅。在那家餐廳所有的盤子上，都用藍色印著聖喬治的圖案，並附有格言：Adsit Anglis Sanctus Georgius（願聖喬治成為英格蘭人的即時救助！）。這位士兵碰巧懂得『拉丁文和其他無用的知識』，因此當他向 300 碼外逼近的灰色人海開火時，他唸出了這句虔誠的素食格言。他持續開火直到最後，直到他右邊的比爾不得不愉快地拍打他的頭讓他停止，並指出國王的彈藥是要花錢的，不能輕易浪費……因為，當這位拉丁文學者唸出這句祈求時，他感到一股介於顫抖與電擊之間的感覺穿過了他的身體。戰場上的轟鳴聲在他耳邊漸次微弱成溫柔的喃喃細語，取而代之的是，他說他聽到了一個比雷霆還要響亮的大聲音喊道：『列陣！列陣！』他的心如熾熱的煤炭般燃燒起來；隨後又

如冰般冰冷，因為在他看來，無數的聲音回應了這一召喚。他聽到（或似乎聽到）數千人在吶喊：」

『聖喬治！聖喬治！』

『哈！大人，哈！甜美聖潔的聖者，賜予我們順利的解脫與救贖吧！』

『為了歡樂的英格蘭，聖喬治！』

『呼救啊！呼救啊！聖喬治蒙席，拯救我們吧，哈！聖喬治！』

『拉滿長弓，用力張弓；天國的騎士，幫助我們吧！』

「當士兵聽到這些聲音時，他看見戰壕前方出現了一整排泛著光芒的身影。他們宛如正欲張弓的射手，隨著一聲呼喊，密集的箭雨破空而去，飛向德軍陣營。戰壕裡的其餘士兵則持續開火，雖然毫無希望，卻依然如同在比斯利（Bisley）靶場練習般精準瞄準。」

「突然間，其中一名士兵用純正的英語大聲喊道：『上帝保佑我們！』他向身旁的同伴吼道：『我們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神蹟！看看那些穿灰色軍服的傢伙！看看他們！他們不是幾十個或幾百個倒下，而是幾千個！看啊，看啊！我跟你說話的這會兒，一個聯隊就這樣消失了！』」

「『閉嘴！』另一名正在瞄準的士兵吼道：『你在胡說些什麼？』但他一邊說著，也因震驚而吞了吞口水，因為那些灰色軍服的士兵確實成千上萬地倒下。英國士兵能聽到對方開槍時發出的喉音尖叫，敵軍一排接一排地倒在地上。與此同時，那位懂拉丁文的士兵持續聽到呼喊聲：『呼救啊，呼救啊！大人！親愛的聖者！快來援助我們；聖喬治幫助我們！』」

「呼嘯的箭雨遮蔽了天空，敵軍大隊在箭雨前融化潰散。『更多機關槍聲』，比爾對湯姆大喊。『聽不到槍聲』，湯姆喊著回應，『但無論如何感謝上帝，他們終於挨揍了！』」

「事實上，英軍突角陣地前留下了上萬具德軍士兵的屍體，也因此避免了如色當會戰般全軍覆沒的慘劇。在德國，參謀本部認為英軍必定使用了松節油毒氣彈，因為死者身上看不到任何傷口。但那位知道用堅果和豆類做的假排骨是什麼滋味的士兵，心裡很清楚是聖喬治帶著阿金庫爾（Agincourt）的弓箭手前來解救英軍。」

「這些記載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證實。菲利斯·坎貝爾小姐（Miss Phyllis Campbell）在《奧秘學評論》（1915 年 10 月）中寫道：」

「如今危機平息，回想起將盟軍帶往魏特里-勒弗朗索瓦（Vitry-le-Francois）那可怕的一週，我依然心有餘悸。那一整週我們都沒脫過衣服，因為每當我們筋疲力竭地回到家，連衣服都顧不上脫、飯也顧不上吃就倒在床上時，指揮官汽車的發動機聲就會打破廢棄街道的寧靜，喇叭聲會迫切地召喚我們返回崗位——因為除了擔任輔助救護員之外，我們還兼任該站點的翻譯，而當時該站點的人手已銳減至半打。」

「凌晨四點半返回時，我們站在月台邊緣，看著列車穿過森林藍綠色的薄霧駛入空地，載著第一批來自魏特里-勒弗朗索瓦的傷員停了下來。車廂裡擠滿了死者、瀕死者和重傷員。在一場與時間的賽跑中，我們一時忘卻了疲勞——抬走死者與瀕死者，並照料有需要的人。我正按照軍醫長官的指示為一名手臂炸裂的士兵包扎，而軍醫長官

則在縫合他頭上可怕的傷口，這時站點英勇的主席 A 夫人過來接替了我。『第五節車廂裡有一個英國人』，她說，『他想要某樣東西——我想是一張聖像！』」

「在充滿鮮血與悲慘的氣氛中，一個英國士兵想要聖像的想法讓我忍不住想笑——但我還是急忙趕了過去。『那個英國人』是一名蘭開夏燧發槍步兵。他靠坐在角落裡，左臂用農婦的手帕包紮著，頭部剛纏上新繃帶。他本該因失血過多而休克倒下，因為他破爛的軍服已被鮮血浸透乾涸，在戰鬥的塵土下面色慘白如紙。他用明亮而勇敢的眼睛看著我，索要一張聖喬治的聖像或聖牌（他不在乎是哪一種）。我問他是否是天主教徒。不，他是衛理公會教徒……他想要一張聖喬治的聖像或聖牌，是因為在盟軍扭轉局勢時，他看見聖喬治騎著白馬在魏特里-勒弗朗索瓦率領英軍前進。」

「他旁邊的地板上坐著一名腿部受傷的皇家野戰砲兵（F. R. A.）；他看到我驚訝的神情，便連忙插話道：『是真的，護士』，他說：『我們都看到了。起初德軍從山頂衝下來時，眼前升起了一種黃色的霧氣——他們像一堵實體牆一樣湧過來，直接從地裡冒出來，無邊無際！我直接放棄了。我想，跟整個德國民族作戰根本沒用，我們全完蛋了。緊接著出現了一團奇特的光雲，當光雲散去時，一個金發、身穿金色鎧甲的高大男人騎著白馬出現了，他高舉著劍，張著嘴彷彿在說：『來吧，小夥子們！我要收拾這些魔鬼！』一種『這是我的場合』的表情。然後，不等你反應過來，德軍就掉頭逃跑了，而我們在後面追擊——奮力拚殺……』」

「『這是在哪裡？』我問。但他們兩個都說不出來。他們從蒙斯一路邊戰邊撤，直到聖喬治在光霧中顯現並擊退敵人。他們都知道那是聖喬治。難道他們沒在看過的每一枚一英鎊硬幣（quid）上見過手持利劍的他嗎？法國人也看到了——去問問他們就知道了；不過法國人說那是大天使米迦勒……」

卡林頓先生在關於幽靈軍隊的記載結尾作出了如下備註：

「許多類似性質的追加證言亦可被提供，且已被心靈現象研究的學者們所收集。如果靈界真曾在世俗事務中進行過干預，那麼它在此次事件中無疑是這麼做了。而且它幾乎不可能選擇一個比這更為適宜的時機。難道是死者與傷者、以及那些依然活著並為國家浴血奮戰之人的崇高意念，將『聖喬治』召喚到了人間，以協助將他的國家再次從外敵手中解救出來？一個單純的『幻覺』難道真能傳播得如此廣泛且如此普遍？抑或是這些被看見的景象背後，可能存在著某種靈性能量——在刺激、鼓舞並振奮著這些受創的士兵？我們無法下定論。我們只知道士兵們自己是怎麼說的；我們也同樣知道對敵人產生的確鑿影響。因為在這兩次事件中，德軍都被擊退並遭受了可怕的慘重傷亡。或許聖喬治的顯像，使我們的士兵與某種高階智慧的意識產生了更緊密的接觸與感應——抑或是隔開兩個世界的幕簾被撕裂了——正如在此類性質的顯影與異象中屢見不鮮的那樣。」

第二十六章：星光印象

留聲機的比喻

我們現在必須考慮一些由所謂的星光印象引起的現象類別的例子。讓我們首先引用斯蒂德先生關於這一主題的一些恰當評論：

「這是一類眾多鬼魂中的一種，留聲機可以通過類比的方式給我們一些提示。你對著留聲機說話，之後只要留聲機被啟動，它就會重現你的聲音。你可能已經去世，但留聲機仍然會重現你的聲音，而它的每一個音調都將被後人聽到。鬼魂可能也是如此。一種強烈的情感可能會以某種方式將自己印在周圍的物體上，以至於在某些時候，或在某些有利的條件下，它們會重現據說出沒的鬼魂的實際形象和動作。」(《真實的鬼故事》，第 310 頁。)

這正是實際發生的情況。接觸感應向我們證明，即使是最微小的物理物體，也永遠承載著其周圍發生的一切事件的印記。通常情況下，這些印記對我們的感官來說是休眠的，需要接觸感應者的特殊能力才能與之接觸；但當印記極其強烈時，所需的敏感性就會降低，甚至可能如此明顯，以至於普通且未開發的人也能察覺到。

在那些曾發生巨大思想動盪的地方，無論是因為壓倒性的恐懼、痛苦、悲傷、仇恨，還是任何形式的強烈情感，劇烈的星光振動都會留下極為鮮明的印記，以至於即使擁有神通力極為微弱的人也無法不深受其影響。只需稍縱即逝的敏感度提升，幾乎任何人都能完整地重現整個場景，仿佛親眼目睹事件的所有細節；在有利條件下，這一記錄甚至可能實體化，讓每個人都能通過他們的物理感官感知到它。

有時，這種感覺會生動地表現出來，而無需詳細重現當時的場景。在 1873 年 4 月 5 日出版的《筆記與查詢》中，有一個由 T.威斯特伍德署名提供的極佳範例。

恐懼之聲

「在恩菲爾德獵場邊緣的一個偏僻地區，矗立著一座飽經風霜的老房子。我認識它時，裡面住著兩位年長的姐妹，她們是未婚的，我與她們有些交情，她們曾邀請我與她們共進晚餐，並結識一些當地的客人。」

「因需更衣，一名僕人引我至樓上房間後便離開了。他剛走，我便察覺到室內有一種奇特的聲音，一種顫慄般的聲響，仿佛壓抑著恐懼。它似乎離我很近。起初我並未在意，以為那是煙囪裡的風聲，或是半掩門縫中的穿堂風；然而，我在房中走動時，發覺那聲音竟隨我移動。無論我轉向何方，它都緊隨其後。我走到房間最遠的角落，它依然在那裡。我開始感到不安，卻又完全無法解釋這奇異現象，於是匆匆整理完衣著，下樓前往客廳，希望借此擺脫那令人不適的聲音，但事與願違。它在樓梯平臺上；它隨我一同下樓，始終是那顫慄般的恐怖之聲，微弱卻清晰可聞，始終近在咫尺。甚至在餐桌上，當談話陷入沉寂時，我仍數次清晰地聽到它，且如此之近，仿佛若有生靈與之相連，我們便同坐一椅。」似乎沒有其他人注意到這件事，但它最終讓我感到困擾和不安，想到那天晚上不必在房子裡過夜，我松了一口氣。」

「由於幾位客人需要遠行，聚會早早結束，能夠呼吸到夜晚清新健康的空氣，終於擺脫了那令人戰慄的壓迫感，我感到十分欣慰。」

「當我再次見到我的屋主時，已經是在另一處屋簷下了。我告訴他們我所經歷的事情，他們笑了笑，說這完全是真的；但他們補充道，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聲音，以至於它不再讓他們感到不安。他們說，有時它會安靜幾周；而在其他時候，它會像跟隨我一樣，固執地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從一層樓到另一層樓。他們無法對這一現象給出任何解釋。那不過是一種聲音，僅此而已，而且完全無害。」

「或許如此；但那聲音所代表的，究竟是何種並未隨著生命結束、反而隱沒在無形之境中持續存在的詭異恐懼？」

鬼魅的腳步聲

多年前，我自己也曾有過一次類似的經歷，雖微不足道，卻恰好印證了我們正在探討的法則。那時，我住在倫敦郊區，離住處不遠的一片開闊地上，一條新路正在修建中。當時尚未有房屋矗立，但道路已規劃完畢，兩側的路緣石從頭到尾均已鋪設，然而路面尚未完工，僅以低矮的開放式柱欄圍欄與兩側寬闊平坦的草甸相隔。自然，所有經過此處的人都選擇行走在路緣石上，因為其餘路面仍顯粗糙，雨天時某些地方更是泥濘不堪。這條路長約一英里，由於它通往一個火車站，成為白天許多人抄近道的選擇。夜晚，這條路完全無照明，但我偶爾也會在夜間使用它，因為筆直的路緣石線並不難循跡而行。 然而，這條路近來卻聲名狼藉；據說它有些鬧鬼，儘管我從未聽過與之相關的具體故事。但我好幾次看到有人在拐角處徘徊片刻，才鼓起勇氣踏入那片黑暗，希望有人能同行，好結伴而行。

一個月光皎潔的夜晚，大約九點鐘，我拐進了這條路，快步前行。田野上籠罩著一層薄霧，但道路上下及兩側的草地都清晰可見。走到半途，前後皆無人影，突然我聽到有人拼命奔跑，仿佛在逃命。他沿著路緣石跑著，因為腳步聲清脆響亮，與在鬆軟土地上奔跑的聲音截然不同。我無法用言語形容那腳步聲中所蘊含的瘋狂匆忙與極度恐懼。我立刻想到：「這人被嚇壞了；不知他看到了什麼，或是想像到了什麼。」但人在哪兒呢？那瘋狂急促的腳步聲朝我猛衝過來；我站在路緣石上一動不動，腳步聲沖到我腳下，又從我身後沿路遠去；然而，我站在那裡驚愕不已，卻未見任何身影經過！絕無任何錯誤的可能；除了那些響亮而急促的腳步聲，四周是絕對寂靜的；毫無疑問，它們從我身邊疾馳而過，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那裡沒有任何人類生靈能製造出這些聲音。道路就在那裡，在皎潔的月光下向兩端延伸；我身旁敞開的籬笆連一隻狗都藏不住，更不用說一個人了；然而，視野中卻沒有任何活著的生靈！我等待了一會兒，心中大為驚異；隨後，我繼續前行，小心翼翼，時刻保持警惕。然而，再沒有發生任何事，從那天起直到現在，我再也沒有聽到任何能解釋這一物質現象的聲音。

那時證道學學會尚未成立，我無法給自己一個合理的解釋。我想，即便在當時，我的一些猜測已相當接近真相；但它們僅僅是猜測，最終我不得不將此事視為無法解釋而拋諸腦後。如今，在證道學教義的啟示下，整個事件變得相當簡單。毫無疑問，曾有人在那地點受到驚嚇（極度驚恐）並瘋狂地逃離，急切地奔向友好的煤氣燈光和人群，以躲避他所見或自以為所見之物；那可憐人的恐懼如此之深，以至於在周圍物體上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種恐懼的星光振動強烈到足以形成斯泰德先生所寫的那種留聲機式記錄，那種能在物理界上重現的記錄，它完整錄下了那些在石頭上飛奔、回蕩的腳步聲，使其得以在我面前重演。

我們尚未充分掌握支配此類現象的規律，因此無法解釋為何僅聲音得以重現，而逃逸的形態卻未能顯現，正如其他類似案例中所發生的那樣。我們不難理解，或許力量不足以將整個事件物質化於物理界，使其同時作用於視覺與聽覺；我們可以設想，某些我們尚未理解的環境因素，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使聲音更易被重現，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更易顯現眼前；但至於是什麼決定了顯現的形式，我們目前只能推測。僅由聲音構成的靈異現象似乎比涉及實際幽靈顯現的現象更為普遍；這暗示著，聲音的振動頻率較慢，更容易被記錄，而極快的振動則可能對眼睛產生影響。但無疑，未來的研究將揭示這些領域中的諸多有趣之處。

星光印象的延續

李博士在《超自然一瞥》第二卷第 100 頁中記載了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案例。他講述了裡彭附近北斯坦利教區的牧師約瑟夫·傑弗遜向他描述的一段頗為駭人的經歷，此事發生在離約克約十一英里的地方。某晚，當他經過某地時，一連串極其恐怖的尖叫聲使他驚恐不已，但現場卻無人作為這些聲音的來源。經過詢問，他得知那裡曾發生過一起在特別恐怖情形下的謀殺案，而這些尖叫聲正是受害者當時發出的聲音的重現。此案留下的印象有時不僅訴諸於耳，也訴諸於目，因為他聽說有人曾看到受害者蜷縮的屍體幽靈般出現在多年前真實發現屍體的地點。

清教徒的野蠻行徑

據稱，約克郡貝芙麗附近的沃頓修道院至今仍留存著一樁駭人聽聞罪行的星光印記。在大叛亂時期，一隊議會軍士兵以所謂「清教徒」特有的殘忍與暴虐，在這片地區肆虐橫行。這群惡徒闖入當時作為私宅使用的修道院，趁其主人不在，從女主人懷中奪走嬰兒，將其頭顱撞牆致死，隨後又砍倒母親並斬下其首級，其行徑與任何野蠻部落無異。如此殘暴的謀殺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實不足為奇，時至今日，仍有人偶爾在發生這一「神聖之舉」的房間內，目睹一位懷抱嬰兒的無頭女士的幽靈。關於這一鬧鬼事件的記述，曾於 1884 年 6 月刊登在《裡茲信使報》上。

我之前提到的懷科勒會堂幽靈，很可能就是這類現象的又一例證。另一方面，這可能是兇手本人的歸來，也可能僅僅是一種思想形體；因為在犯罪現場出現的幽靈，往往是由罪犯投射出的思想形體，無論其生死（尤其是死後），都會反復不斷地思考其行為的種種細節。由於這些思想在犯罪周年紀念日時自然會在其心智中格外鮮明，因此往往只有在那時，他所創造的形體才足夠強大，能夠以普通視覺可見的形式顯現，這一事實解釋了此類現象週期性出現的原因。另一種可能性是，罪犯對其行為的生動回憶，或許具有喚醒記錄的力量，從而將原本超出物理可見範圍的事物帶入可見領域。顯然，在沃頓修道院鬧鬼事件中，不可能存在這樣的考慮，因為那些在那裡玷污了人性之名的嗜血野蠻人顯然無法感受到像悔恨這樣高尚的情感。

一個案例中，印象產生了可見的形體，但沒有聲音，這在《真實鬼故事》第 192 頁有所記載。講述這個故事的人說：

灰馬上的磨坊主

「雖然我在這條路上行走了二十年，無論春夏秋冬，任何時間都走過，但直到上週一晚上，我才第一次遇到讓我震驚或無法解釋的事情。大約就是這個時候。我騎著老範（一匹栗色母馬）來到這個十字路口（一個四岔路口），在我左側的路上，有一個騎灰色馬的人正從左邊過來。我不得不拉緊外側韁繩，給自己留出空間從他前面通過；他正以直角方向朝我騎來。當我經過他的馬頭時，我喊了一聲『晚上好』。沒有聽到回應，我轉身看向外側，想看看他是否在騎馬時睡著了，但令我驚訝的是，我既沒有看到人，也沒有看到馬。我確信自己看到了，於是調轉老範的方向，騎回十字路口的中央，但在四條路上，我都沒有看到人或馬的蹤影，儘管光線足夠讓我看到兩三百碼的距離，就像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這樣。」於是，我騎馬趕到那個門邊（那是通向一片草地的角落之門），心想他可能往那邊去了；我沿著每道樹籬往下看，卻始終不見那人和馬的蹤影；直到那時（也唯有在那一刻）我才感到一陣顫慄，意識到自己可能看到了什麼不尋常的東西，於是便讓母馬以最快的速度沖下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座山。」

「但我的故事最離奇的部分還在後面。我在農舍辦完事後，把所見之事告訴了老農夫和他的妻子，就像我現在告訴你們一樣。老人說：」

『我在這條路上認識你多年了；你以前在那十字路口見過類似的東西嗎？』

『以前見過什麼？』我問。

『哦，一個穿著淺色衣服的人騎著一匹灰馬』他說。

『沒有，從未見過』，我回答，『但我發誓今晚見到了。』

「農夫問我是否聽說過大約四十年前發生在磨坊主身上的事。『沒有，從未聽說過』，我告訴他。」

『好吧，』他說，『大約四十年前，這位磨坊主從市場回來，在那十字路口被伏擊並殺害了。他穿著淺色衣服，就像我們這一帶的磨坊主常穿的那樣，騎的是一匹灰馬。這一切發生後不久，我就接手了這個農場，雖然我知道這一切，並且從那十字路口經過成千上萬次，但我自己從未見過任何異常；不過，有不少人講述過和你剛才告訴我和我妻子一樣的故事，描述了一個騎灰馬的人出現又消失的情景，就像你今晚所見的那樣。』」

此案中並無聲響，亦無整個謀殺場景的再現；唯有磨坊主騎馬至現場的靜謐幻影，且似乎僅偶爾可見。故事中並未表明是否發生了物質化現象，或是印象直接作用於敘述者的心智；但從記錄的事實中，某些推論似乎自然浮現。沒有再現擊打或掙紮的場景，因此顯然，這一星光印象並非由磨坊主的思想或情感所造成，若是如此，襲擊無疑會成為場景的主導特徵。只見磨坊主騎馬向十字路口而來，卻未見其離去；實際上，他的出現恰如潛伏的惡徒眼中所見。磨坊主對即將降臨的厄運渾然不覺，只是平靜地騎行歸家；在襲擊之前，他內心不太可能激蕩著足以產生幽靈般縈繞的強烈情感；又為何會如此呢？然而，那位心懷不軌的兇手，在暗中觀察與等待，誰能說清他目睹預定受害者接近時，內心是如何翻湧著矛盾的情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位不幸磨坊主的外貌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腦海中，永難磨滅。我幾乎可以肯定，正是他思想中的這幅畫面，如此強烈地影響了周圍環境，以至於偶爾會顯形再現。

這種顯現可能是由於兇手思想在某一瞬間的強烈集中，也可能只是看到它的人的感受性問題，因為同一個人在某一次看到後，可能永遠不會再處於完全相同的狀態來重複這一經歷。我引述的那位男子表示，在那之後的十年裡，他經常經過那個地方，但再

也沒有看到過磨坊主，這可能是因為他再也沒有處於足夠接受的態度，或者是因為當他經過時，那個影像恰好沒有顯現出來。

關於被謀殺者幽靈顯現的記載雖多，但受害者本人真正現身的情況卻極為罕見。若他本身是罪犯（比如因分贓不均而爭執）那麼他死後徘徊於死亡現場的可能性相當大；但若他是無辜的，除非天性復仇心重，否則他不太可能重返故地，甚至不會過多回想。實際上，這類事件中所見所聞，幾乎總是由單純的星光記錄或兇手陰鬱的沉思所引發。

所有這類星光力量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並逐漸消失。在更高層面上，所有發生的事件的記錄都是絕對永久的，並且始終可供訓練有素的靈視者查閱；但這完全獨立於相關人物的感受，並且是以與這種較低星光印象完全不同的方式產生的，只有這種較低星光印象才能引發我們描述的那種鬧鬼現象。正是這些星光印象會逐漸消失；儘管相對於我們的物理生命而言，它們往往可以持續很長時間。例如，許多人在經過泰伯恩絞刑架遺址時仍然會感到不適，儘管他們可能完全不知道它的起源確切位置。

有許多次要的星光顯現我並未提及，因為它們與人在死後的狀態或能力並無直接關聯。那些希望詳細瞭解星光界及其居民（無論是生者還是逝者，人類還是非人類）的讀者，應當研讀我們證道學系列手冊中的第五冊。在本書中，我正從另一個角度探討這一主題，僅陳述關於死亡及隨後生命的事實，並展示證道學觀察所揭示的真理中，有多少本可以從我們面前的實例中推導出來，只要人們認真思考並比較它們，並給予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應有的關注。

第二十七章：如何遇見鬼魂

助人與禮貌

在結束這一主題分支之前，我鬥膽提出一條建議。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靈異現象不斷顯現，人們也逐漸擺脫了過於物質化的束縛，變得更加易於接受超自然的影響；因此，我的讀者中有人某日有幸目睹幽靈，並非不可能之事。我特意使用「有幸」一詞，首先是因為我認為這類經歷極具價值，它們能帶來對彼岸生活確定而清晰的理解；其次，因為提供幫助的機會總是一種殊榮，而幽靈通常也渴望得到某種形式的援助。

我欲提出的建議，關乎那些有幸遭遇此等奇遇之人應如何自處。在我看來，幽靈對於常人接待其的方式，確有極為不滿的理由。顯現自身於他而言，通常需付出巨大努力，若非出於極其重大的緣由，或迫於極度迫切的需求，他斷不會輕易為之；且在一般情況下，他僅能維持物質化狀態片刻。這幾刻的使用對他至關重要；即便竭盡全力，恐怕也遠不足以傳達其欲訴之言；然而，常人卻往往因尖叫、昏厥或逃竄而白白浪費這無比珍貴的時光！讓我們設身處地，站在逝者的立場上，體會當我們如此自私且懦弱行事時，對他意味著什麼。

如果一個人在物理界中明顯陷入嚴重困境，向我們求助，我們至少應該願意傾聽；為什麼當一個人恰好去世時，我們卻不能給予同樣的禮遇？當他擁有一個可能對我們造成傷害的肉體時，我們對他並無畏懼；為何在他死後，我們反而要害怕他，儘管我們擁有了一個額外的載體（如果這算優勢的話）？他依然是那個人，我們的兄弟，與生前無異，且絕無可能對我們造成絲毫傷害；那麼，普遍採取的這種態度，其理由何在？

心靈現象研究的態度

另一方面，也不要走向另一個極端，陷入過度的懷疑主義，將你的訪客視為幻覺，或引用心靈現象研究協會的話來說，「潛意識中構想出的象徵性理念的外在化視覺呈現」。所有研究奧義的學生都應對該協會心存感激，因為它在調查這門非常不受歡迎的科學過程中，耐心地審查並整理了眾多案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我想，我們也應感謝它，因為它使我們的思想路線在世人眼中幾乎變得可敬，以至於時尚人士不再嘲笑我們，而是傾向於承認「那種事情可能真的有些道理！」

然而，面對協會那種始終徘徊在承認邊緣、戰戰兢兢的態度，以及它那令人驚訝的、總是錯過由會員們觀察和收集到的事實中顯而易見且簡單的解釋，反而求助於空洞的泛泛之談和精心構建卻無法證實的理論的做法，人們很難不露出一絲微笑。科學上的謹慎在所有類型的調查中都是值得讚賞且極其必要的品質，尤其是在神通研究領域；然而，即便是這種美德，如同其他一些美德一樣，一旦過度，便淪為惡習，退化為盲目與偏見；在閱讀其會員的著作時，我們不斷被那些費力且牽強的解釋所刺痛，而對那些顯而易見、浮於表面的解釋卻刻意忽視。讓我從古德里奇·弗裡爾小姐的《心靈現象研究論文集》中引用一兩個例子來說明。

丟失的戒指

一位紳士夢見自己看到一枚特別珍貴的戒指躺在草莓地裡的某個位置；早晨他在慣常存放的地方尋找，驚恐地發現它不見了，但下樓後，戒指卻出現在草莓地裡。你可能會說，這不過是夢中微不足道的靈視現象，再簡單不過了。哦，天哪，不！恰恰相反，我們被要求相信，這位紳士在隨手摘取一顆誘人的草莓時，無意中看到了那枚戒指，卻並未意識到自己看到了它，而這一無意識的覺知通過夢境的記憶被帶到了他的自我意識面前！

再次：

不協調的牆紙

「我和一位朋友一起看房，那天我們站在大約第二十間房子的上層房間裡。房間裡有一個從天花板到地板的壁櫥，它的門是關上的。突然，我覺得那些門是開著的，我能看到門後的東西。『如果你打開那些門，』我對朋友說，『你會發現裡面的牆紙是亮藍色的，帶有小菱形圖案，與房間的其他部分完全不同。』他照做了，結果證明我的說法是正確的。我認為，除非沒有其他可能的解釋，否則將這種微不足道的情況歸因於靈視是相當荒謬的。幾個月前，我曾由同一仲介帶領參觀過附近的一些房子，儘管就我的有意識記憶和觀察而言，這所房子對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但我認為很有可能我之前曾探索過它，並在那時無意識地注意到了牆紙的差異。」

懷疑論者的輕信

為什麼，噢，究竟是為什麼，這些科學懷疑論者會如此異常地輕信他人？相較於那種要求我們毫無保留地接受、指稱一個神智健全的人會發生驚人且不可能之健忘的說法，那種完全簡單且清晰易懂的乙太靈視理論，顯然有無窮的可信度。與其捏造那些看似巧妙、實則不可能的解釋，倒不如接受這種教導來得更簡單：即所有這些超常感官，皆是那種屬於全人類與生俱來的宏大力量之局部且超前的體現，而這份力量，很快地將成為我們所有人共有的能力。

他們另一個令人震驚的理論，便是試圖將天地間的一切現象都歸因於「潛意識自我」的作用。艾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博士在其著作《奇跡與現代通靈術》中，對此進行了特別犀利的批判。他在第 xvi 頁評論道：

「這個第二自我或稱無意識自我，擁有廣博的知識儲備（無人知曉是如何獲得的）、獨特的性格、低下的道德水準及其不斷的謊言；它純粹只是一種理論性的成因，正如已故者之靈魂或任何其他靈魂一樣。將這種假說稱為科學的，而將靈魂媒介說稱為非科學的，根本就是在回避爭論的核心問題。」

突發不適

他在同一本書稍後講述的一個故事頗為有趣，這並非因為所描述的尋常現象本身多麼有趣，而是因為它不經意間展現了真正的神通研究者最鍾愛的態度。在敘述了幾個人聽到的可怕嚎叫和尖嘯之後，書中提到，在鬧鬼房屋的各個臥室裡睡覺的三隻狗都被

發現因恐懼而蜷縮著，毛髮直豎，其中一隻兇猛的鬥牛犬甚至躲到了床下，全身顫抖。然而，神通研究者很快就對此做出瞭解釋；那些聲音被草草打發，「如果不是真實的自然聲音，那它們必定是集體幻覺」，至於那些狗，則被暗示說，它們可能在真正驚人的巧合下，同一時刻「突然生病了！」

儘管存在這些荒謬之處，儘管其詞彙庫令人驚歎（包含如「全感官覺知」、「入眠前幻覺」、「超前預知」、「分身參與」等術語，這些詞甚至被該協會的一位成員形容為「心靈研究現象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且儘管該協會對我們偉大的創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做出了錯誤且極不公正的譴責，但不可否認，這個協會仍在世界上成就了一番偉業，我們也相應地對其表達謝意。然而，若非當初的種種局限，它原本能輕而易舉地做出更巨大的貢獻！

儘管心靈研究學會面對鬼魂的方法，在其成員看來在科學上或許相當令人滿意，但對鬼魂本身而言卻未必同樣令人愉快，這種方法也不值得向大眾推薦推廣。我自己更傾向於不把鬼魂視為一種可能由主觀消化不良引發的現象，而是將其視為一位可能迫切需要幫助的『同胞與兄弟』。

可取的態度

那麼，你可能會問，對於遇到鬼魂的人，你會建議他如何行事？我建議保持平常的禮貌，就像他在肉體狀態下拜訪你時你所表現的那樣，同時還要記住他可能時間緊迫。立即採取這樣的態度（但願這是你一貫的作風），每一次接觸都是一個機會；對自己說，「這裡有一個人需要幫助，我該如何為他服務？」用友好的微笑迎接他，並真誠地詢問：「我能為你做些什麼？我很樂意效勞。」也許他能夠當場告訴你；也許（因為並非總能發出可聽見的聲音）他可能會嘗試以其他方式表達他的願望。如果他兩者都無法做到，而是帶著困惑的表情消失了，請確信，儘管他從你的視線中消失，他仍然在你附近，並繼續與他交談，仿佛他仍能被你的感官感知。詢問他是否可以通過敲擊聲傳達他想說的話，如果發現他能回應，就與他約定一套簡單的信號代碼，這在通靈會上是常用的方法。 如果他無法做到這些，那麼告訴他，當你晚上入睡時，你將在他的層面上為他服務，那時他可以毫無困難地表達他的願望。同時，向他保證一切安好，他必須努力不感到焦慮或恐懼。實際上，你的態度應保持平靜和安撫，同時警覺地提供所需的任何幫助。

必要的準備

為了在緊急情況發生時你能做到這一點，你現在就必須訓練自己理解死亡是什麼，並認識到逝者是多麼自然且未曾改變。如果你只把他視為需要幫助的同類，你就不可能害怕他，因為你會愛他，而「圓滿的愛能驅除恐懼」。

另一個極其重要的點是，要訓練年幼的孩子以這種方式看待逝者。太多時候，不明智的保姆會用基於迷信的愚蠢故事或威脅來嚇唬孩子，之後幾乎不可能完全根除這些不經意間灌輸的錯誤觀念。但如果從一開始就教導孩子們，死亡並非如常人所理解的那樣；如果他們明白，他們的小夥伴或年長的朋友並未離他們而去，只是脫去了那層可見的厚重外衣，以便進入一個更高更廣的生命形態，這是他們在被其重量束縛時無法企及的；如果他們進一步知道，有時，在幸運的情況下，那些已從我們身邊隱退的人

仍有可能在物理世界中再次顯現，而能窺見那一生命形態的人確實備受眷顧，或許還能有機會發揮其作用，那麼，這些孩子不僅將免於許多愚蠢的恐懼和誤解，而且若他們有幸與逝者接觸，也將以正確的心態去面對。

那時，一個輝煌的未來或許真的會在我們面前展開，在這個未來中，逝者與生者將並肩前行，在真正的聖徒相通中，彼此隨時準備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無需擔憂誤解；當人類的不朽不再是一個模糊的神學教條，而是被公認並證實的真理；當我們不再在意此刻是否擁有肉體，只要有機會進步與服務便足矣。這種對待生死的態度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因為那些領悟證道學教義並踐行證道學生活的人，正在此時此地實現著它。活出這樣的生活，你便會親眼所見，如同我們所見；研習這一教義，你便會親自知曉，正如我們這些在純潔、無私與愛的神聖法則下，努力智慧生活並研習之人所知曉的那樣。

第四部分 通靈術與心靈現象研究

第二十八章：通靈現象

自然現象

對通靈會中發生的現象進行探究，是另一條可能獲取人類死後生存資訊的途徑。正如許多由證道學為我們清晰闡述的事實，本可通過仔細觀察和比較幽靈記錄而推導出來，同樣，許多此類事實也可能從對通靈文獻記載的同等細緻審查與對比中推斷得出。然而，除了靈媒自身之外，這些並未被如此推斷，且即便在他們之中，也鮮有將其清晰表達為一個連貫體系。但正如我們現在從證道學來源知曉了這些事實，能夠看出各類幽靈現象如何各得其所並由此得到解釋，我們同樣可以理解，通靈現象如何通過相同的知識被分類與理解。

在我看來，我們的通靈術朋友們應當歡迎證道學體系，因為他們所遭遇的許多困難，即難以讓大眾接受其現象，源於人們認為他們的主張與科學相悖，而非與任何合理的體系相協調。這一理念完全是錯誤的，然而通靈術卻很少去消除這種誤解；它（非常正確地）繼續堅持它的「事實」，但通常並不嘗試將這些事實與科學相調和。在我看來，似乎更傾向於驚歎「多麼神奇！多麼奇妙！多麼美麗！」並沉浸於讚歎與敬畏之中，而非意識到這一切是多麼的自然，且因其自然之美而更加動人。一切真正自然的事物皆有其美；只是我們，因自身對自然法則的腐化與幹預而陷入悲觀，才會在懷疑中退縮，猶豫地說某些事物過於美好、過於美麗以至於不真實，尚未理解恰恰因為一件事物美好且美麗，它才必定真實，更準確的表達應是「它如此美好，不可能不真實」。因為上帝即真理，而祂是善的。

證道學如何解釋它

證道學對自然層面的解釋，以及存在多種更為精細劃分的物質，伴隨著相應的力量在其中運作，立即為理解通靈會中的許多現象開闢了道路。當我們進一步理解人類擁有與這些層面相對應的載體，在每一個載體中他都擁有新的、擴展的能力時，許多之前難以理解的事情變得如同正午般清晰。我在我的小書《靈視》中詳細描述了這些能力，因此在此無需重複。只需指出，當我們掌握這些能力的本質時，我們立刻就能明白，如果死者有意願，他是如何在合上的書中找到一段文字，如何閱讀鎖在盒子裡的信件，如何看到並報告任何距離外發生的事情，或者如何讀取任何人的思想，無論其在場與否。

死者通過這些方式所做的一切，擁有發展出星光視覺潛能的活人同樣能夠輕鬆完成。因此，我們意識到，對於棲身並通過星光體運作的人來說，這些在我們看來非凡而神奇的行為，必定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因為對他們而言，這些不過是日常的常規操作方式。未深入研究此類事務的人，對這些顯現感到陌生，無法理解它們是如何產生的；他們對這些現象的感受，就如同原始人對我們使用電燈或電話的反應。然而，有智慧且受過教育的人，在某種程度上熟悉這些現象背後的機制，因此不再將所獲成果視為魔法，而是自然現象；他以完全不同的視角看待這一事情。

分類

借助證道學對星光界及其可能性的認知之光，我們可以著手嘗試對通靈會室中的現象進行某種分類。或許我們會發現，按照產生這些現象所運用的能力來排列最為簡便，如此一來，它們便自然地劃分為五大類別：

1. 那些僅僅涉及靈媒身體使用的現象，如出神說話、自動書寫或繪畫，以及人格化；有時還包括占卜板的使用。

2. 那些依賴于普通星光靈視的現象，例如在合上的書中找到一段文字、閱讀鎖在盒子裡的文字、回答心智中的問題，或找到失蹤的物品或人。

3. 涉及部分物質化的現象，通常未達到可見的程度。在此類別下，包含了扣擊聲、桌子的傾斜或轉動、物體的移動與漂浮、石板書寫，或是任何由亡者之手直接進行而非透過靈媒之手的書寫或繪畫；此外，還有亡者的觸碰或他們的聲音，亦即詩人所渴望的那「逝去之手的觸碰，與寂然之聲的迴響」。幾乎所有的通靈會次要活動都歸於此類別，因為我們必須將各種樂器的演奏、音樂盒的上弦與漂浮，甚至是在通靈會初期階段頻繁出現的冷風現象，都歸因於此。或許，靈應盤或稱為「通靈板」的資訊板運作，通常也屬於這一範疇。

4. 那些需要對星光物理法則有更深造詣的雜項活動，例如：文字或圖像的凝聚顯現、刻意產生各種光點、物體的倍增、將物質從遠處瞬間搬移或在密閉空間內憑空產生、物質穿透物質，以及對火的操控或產生。

5. 可見的物質化現象。

我打算逐一探討這些類別，並盡可能舉例說明和解釋，有時引用該領域公認的書籍，有時則基於我個人的經驗。我在多年間投入大量時間耐心研究通靈術，幾乎每一種我在書中讀到的現象，我都在測試條件下反復觀察過，因此在這個主題上，我感到自己能夠以一定的信心發言。在我們深入探討此主題之前，我先描述一下自己當初是如何開始在這一領域進行那些初步且微小的嘗試，這對作為開場白或許會有所幫助。

第二十九章：個人經歷

高頂絲帽實驗

就我記憶所及，我生平第一次聽人提及通靈術，是與 D.D.霍姆先生為拿破崙三世舉辦的通靈會有關。當時，那些關於通靈會的陳述對我來說簡直難以置信。某天傍晚，當我大聲將這些報導念給母親聽時，我對這些描述是否可能準確，表達了強烈的懷疑。然而，那篇文章在結尾處提到：任何無法相信這個故事的人，都可以輕易地親自驗證其可能性，只需找幾位朋友聚在一起，讓他們在黑暗或微光中安靜地圍坐在一張小桌旁，並將手掌輕輕平放在桌面上。文中還指出一個更簡單的方法：將一頂普通的絲質禮帽帽檐朝上放在桌上，讓兩三個人將手輕輕放在帽檐上。文章斷言，這頂帽子或桌子不久後便會開始轉動；透過這種方式，就能證明某種不受在場任何人控制的力量確實存在。

這聽起來相當簡單，我母親建議，既然天色漸暗，時間似乎合適，我們應該立即進行實驗。於是，我拿了一張中間有單腿支撐的小圓桌，它通常用來放一個裝有巨大馬蹄蓮的花盆。我從大廳的架子上取下我的絲綢帽子，放在桌子上，然後我們按照指示將手放在帽檐上。除了我和我母親，在場的還有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後來我們發現他是一個強大的物理界靈媒；但當時我對靈媒之事一無所知。我認為我們中沒有人期待任何結果，當帽子在光滑的桌面上輕輕地但堅定地轉了半圈時，我知道我非常驚訝。

我們倆都以為對方無意中移動了它，但很快這個問題就得到了解答，因為它旋轉得如此劇烈，以至於我們很難將手放在上面。在我的建議下，我們抬起了手；帽子隨之升起，仿佛被我們的手牽引著，懸停在桌面幾英寸處片刻，隨後又落回桌面。這一新現象讓我更加驚訝，我試圖再次重現這一效果。幾分鐘內，帽子毫無反應，但最終它再次升起，這次竟然連桌子也一同帶起！這是我那再熟悉不過的絲綢禮帽，從未懷疑過它有任何奧義特質，此刻卻神秘地從我們指尖懸空，不僅如此，它還挑戰重力法則，將一張桌子吸附在帽頂並一同抬起！我低頭看向桌腳，它們離地毯約六英寸，沒有任何人的腳觸碰或靠近它們！我用自己的腳在下方掃過，但那裡確實空無一物，至少沒有任何物理上可感知的東西。

當然，當帽子第一次移動時，我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認為這個小男孩一定是在對我們耍什麼花招；但首先，他顯然沒有這麼做，其次，他也不可能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製造出這樣的結果。大約兩分鐘後，桌子從帽子下方移開，幾乎緊接著帽子又回到了它的同伴旁邊，但這個經歷每隔幾分鐘一次地重複了幾次。然後，桌子開始劇烈搖晃，並將帽子甩了出去——這無疑是在暗示我們，如果我們中有人足夠聰明的話。然而，我們中沒有人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儘管我們對這些異常運動充滿了濃厚的興趣。我自己完全沒有將這些現象視為來自亡者的顯現，而只是將其視為某種奇異新力量的發現。

次日，我將這些奇異現象告知了幾位朋友，其中一位曾不止一次目睹過類似事件，對通靈術的基本流程頗為熟悉。我立即邀請他次日晚上加入我們，協助進行實驗。同樣的現象再次出現，但這次，在朋友的幫助下，我們開始提問，發現桌子會以智慧的方式傾斜來回應。然而，與我們溝通的存有似乎並非學識淵博之人，因為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後，都沒有說出任何重要內容，且顯現出的行為更像是惡作劇。最引人注目的是，多次展示出的巨大物理力量。沉重的傢俱經常被猛烈地拋擲，有時甚至嚴重損

壞，但我們中卻無人真正受傷。後來有一次，一位特別抱持懷疑態度的朋友被一塊重型黃銅圍爐鐵欄撞砸到了腳上，但我認為這完全是他自己說了無禮的話所咎由自取的！

激烈的演示

在第二次通靈會上，絲綢帽子被毀了，所以之後我們直接把手放在桌子上，或者至少一開始是這樣做的，因為幾分鐘後，桌子通常就會瘋狂地旋轉，我們只能偶爾碰到它。在第三次通靈會上（如果這個詞不適用於一個主要是在跳來跳去以避免各種傢俱襲擊的夜晚），我們的小桌子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壞。在片刻的相對平靜中，當我們能夠把手放在桌子上時，我們聽到桌子下麵有一種奇怪的嗡嗡聲，然後一個小東西掉到了地板上。我們撿起來發現是一個螺絲，並好奇「靈體」從哪里弄來這種東西，以及他們為什麼要帶來它。同樣的嗡嗡聲又聽到了兩次，又有兩個螺絲被遞給我們，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

突然間，我們被一種我只能形容為極其沉重的踢擊所驚動，那力道從桌子下方傳來，將桌子猛地向上頂起，撞向我們的手，幾乎把我們掀翻。這一效果與一隻沉重的靴子猛力踢擊極為相似，並且迅速重複了三四次，直到桌面與桌腿分離。桌腿自行旋轉著離開，而桌面則摔落在地，但絕非安靜地躺在那兒。如果一枚硬幣在光滑的表面上用拇指和手指旋轉，它會在即將停穩時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搖擺旋轉。這正是這張桌子在地板上的運動方式，兩名壯漢跪在上面，竭盡全力想要按住它，卻無法做到，反而被輕而易舉地甩開。

當我們盡可能地將它壓近地毯時，之前那股巨大的踢力再次從下方傳來，仿佛踢腿者能夠毫無阻礙地穿透地毯和房間的地板。直到表演結束，我們檢查桌子時，才明白發生了什麼。與我們互動的存有顯然希望將桌面與底座分離，並設法像用螺絲刀一樣擰出了三顆螺絲；但第四顆因生銹無法移除，這似乎解釋了那些踢力為何出現，最終將其踢斷，完成了分離。

在通靈會上展示的這種驚人力量並不罕見。在描述 1870 年春天在斯塔滕島舉行的一次通靈會時，羅伯特·戴爾·歐文先生提到：

「隨後，可能因黑暗而加劇，開始了一場展示出比我以往所見更強大物理力量的演示。我不相信世上最強壯的人能在沒有固定把手的情況下，以如此猛烈的力量將桌子從一側甩到另一側。我們都感受到這是一種力量，其單次衝擊足以當場殺死我們中的任何一人。」（《爭議之地》第 285 頁。）

未知力量的證據

這些現象如此意外地闖入我的生活，無疑會被經驗豐富的通靈者視為輕浮之舉，但對我而言卻極為有趣。它們發生在我自己的家中，與任何職業靈媒毫無關聯，且無可辯駁地擺脫了任何欺詐的嫌疑。因此，這裡存在一些對我而言絕對新穎、不容置疑的事實，亟待探究。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一主題已有大量文獻，甚至未曾期待通過這項研究獲得死後生命的證據。迄今為止，我所掌握的僅是一些無形智慧存在的證據，它們能夠駕馭一種與科學所認知截然不同的巨大力量。而正是這種力量引起了我的興趣，我迫切希望發現是否存在任何方法，能夠將其用於普遍利益之中。

在這些在家中的調查中，我們從未深入太多。我的母親擔心傢俱受損，出於對她反對意見的尊重，當那些力量變得過於喧鬧時，我們便暫停了操作，只在一切恢復平靜後才重新坐下。我們既沒有聽到敲擊聲，也沒有直接的聲音；任何傳達的資訊總是通過桌子的傾斜或升起給出。相關的存有似乎很樂意按照其獨特的方式提供測試。例如，某晚我們突發奇想，詢問桌子能否在我們手不觸碰的情況下升空；它立即回應說可以且願意，於是我們迅速後退，目睹那張桌子升至離地約一碼的高度，完全超出了在場任何人的觸及範圍。它懸浮了大約一分鐘或更久，隨後緩緩降回地毯上。

燈光

各種光芒頻繁出現，但通常給我們的印象並非有意展示，而是在其他現象過程中偶然顯現。它們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如螢火蟲般閃爍的小光點，常在我們雙手置於桌上時，在周圍遊走；二是直徑數英寸、常呈新月形的大型蒼白發光體；三是類似閃電的強烈閃光，有一次它橫穿房間，擊中並打翻了一盆大型植物，留下了明顯的焦痕，仿佛閃電所為。第一和第三種類型讓我們感覺帶有電性，而第二種則顯得更像是磷光性質。儘管偶爾有某種暗色物體在我們之間穿行，但並未發生我們可明確稱之為物質化的現象。這些現象多在火光下發生，不過有一次，我們在完全日光下也獲得了些許極為微弱的表現。房間似乎被某種力量所充斥，仿佛帶電一般；在通靈會結束後的至少一個小時內，傢俱仍會神秘地吱吱作響，桌子在花盆被放回後，多次從角落移動出兩三英尺遠。

這些資訊顯得相當次要，似乎無論那存有是什麼，都難以抑制其旺盛的精神，以至於無法耐心完成通過傾斜拼寫資訊的繁瑣過程。我們多次嘗試以此方式獲取確切資訊，但均未成功。它總是給我們一種處於極度歡愉狀態中的印象，過於興奮以至於無法保持耐心或連貫。它常常不知疲倦地熱烈起舞，與我們播放或演唱的任何音樂保持節奏。它最喜愛的曲調似乎是那首廣為人知的靈性讚美詩《我們將在河畔相聚嗎？》，每當力量似乎不足或顯現顯得遲鈍時，我們只需唱起那旋律，便能立刻激發它進入最狂熱的熱情與敏捷狀態。有時，它顯然有些頑皮，即便被誘導傳遞資訊，也絕非總是前後一致或真實可信。它似乎能感到惱怒；有一次，當我指責它的某個說法是虛假的時，桌子徑直朝我撲來，如果不是我中途抓住它，它顯然會重重地打在我臉上。即便如此，當我把它舉在空中時，它仍猛烈地試圖攻擊我，不得不由我的朋友們強行拖走，就像它是一頭發狂的野獸。但過了一會兒，它的力量或激情似乎耗盡了，它又變得無害了。

在我的記憶中，有一次印象特別深刻：參與這些演示的強大力量，居然將我們硬生生趕出了房間。從通靈會一開始，整個過程的控制權就完全脫離了我們的掌握。椅子像活生生的生物般到處橫衝直撞；一張沉重的沙發從靠牆的位置猛然甩到了房間中央；而一台高大的舊式大立式鋼琴，更是以危險的角度向我傾斜過來。為了防止它重重摔落，我咬緊牙關頂住鋼琴，並呼喚我的一位朋友來協助我。他劃亮了一根火柴並點燃蠟燭，將其放在桌上，希望能藉由光線來遏制這些現象的發生。然而，那張桌子卻像是跳躍般猛地一動，將蠟燭甩落到地上熄滅了。頃刻間，大亂降臨在我們四周，各種沉重的家具猛烈碰撞砸在一起。

顯而易見，我們的生命已面臨危險。因此，我用盡全身力氣頂住倒塌中的鋼琴，同時對著朋友大喊開門。經過一番狂亂的折騰後，他終於成功將門拉開；我從傾倒的鋼琴前跳開，我們所有人狼狽不堪地逃到了走廊上。房門在我們身後重重關上，房內猛烈

的碰撞聲又持續了一分鐘左右，隨後陷入了一片死寂。大約過了五分鐘，我們拿著燈火開門進去，發現所有重型家具都在房間中央堆成一座巨大的廢墟——當然，有些家具受到了嚴重損壞；但總體而言，考慮到剛才發出的巨響，損壞程度比預期的要輕得多。經歷了這次演示之後，我的母親便把我們和我們的實驗徹底驅逐到了戶外的外屋！

與專業靈媒

受這些經歷啟發，我開始進一步探究，很快發現有關這一主題的書籍和期刊眾多，而通過與正規靈媒建立聯繫，我能夠將研究推向更深處。我參加了大量公開的通靈會，目睹了許多有趣的現象，但不久便意識到，唯有在小型且和諧的圈子裡，才能獲得最為顯著且令人滿意的結果。因此，我頻繁舉辦私人通靈會，並常邀請靈媒至家中，確保無任何機關可用于施展騙術。如此，我迅速積累了豐富經驗，並確信無疑地認識到，至少部分顯現現象確實源自我們稱之為逝者的作用。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靈媒，有優秀的、平庸的，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其中一些真誠熱情，真心渴望幫助探索者理解這些現象；另一些則極其無知且缺乏教育，儘管可能本性誠實；還有一些則給我留下了偽善、油滑且不可靠的印象。然而，一點經驗很快讓我明白了可以依賴誰，因此我相應地限制了實驗範圍。我進行了多年的研究，期間目睹了許多奇異之事，其中許多若我試圖描述，恐怕會讓不熟悉這些研究的人覺得難以置信。在接下來的過程中，我或許會引用那些恰如其分地說明我們各類別的例子；但要完整記錄所有經歷，恐怕需要比這本書大得多的篇幅。現在，讓我們轉向我們的分類。

第三十章：靈媒身體的利用

靈媒現象

顯而易見，對於希望與物理界溝通的逝者而言，最簡便的方式便是利用一具肉體，前提是他能夠找到並掌控這樣一具軀體。這種方法無需學習陌生且複雜的過程，如物質化那樣；他只需進入為他提供的身體，並像習慣使用自己身體那樣使用它。靈媒的一個特性在於其原理易於分離，因此他通常願意在需要時將自己的身體暫時讓渡給他人使用。這種載體的讓渡可以是部分或完全的；也就是說，靈媒可能保持其意識如常，同時允許他人使用其手進行自動書寫；或在某些情況下，即使他仍擁有自己的身體，並完全理解所說內容，其發聲器官也可能被他人如此使用。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像在深度睡眠中那樣退出自己的身體，讓逝者進入並充分利用這具被遺棄的軀殼。在後一種情況下，靈媒本人對所發生的一切完全無意識；或者，即使他能夠通過星光感官在一定程度上觀察到，通常也不會在重新掌控自己的肉體大腦時保留任何記憶。

出神狀態下的講話

一種特定的通靈術（擁有大量信徒）幾乎完全專注於這種靈媒現象。有許多群體將通靈術視為他們的宗教，他們參加周日晚上的集會，聆聽出神狀態下的演講，就像其他教派的人去教堂聽佈道一樣。平均而言，這種出神演講在智力水準上與普通佈道並無二致；其語氣通常更為模糊，但更為仁慈；而其勸誡也遵循著相同的大致方向。總的來說，兩者中從未出現過任何新意，它們都繼續向我們傳達著我們在學校時抄寫本上常見的格言，「行善得樂」，「近墨者黑」等等。但這些箴言之所以被不斷地反復傳頌，無非是因為它們乃是亙古不變的真理；倘若人們在習字帖上看到這些話語時視若無睹，卻在它們由亡者口中說出，或是透過敲擊桌子傳達出來時，願意深信不疑並付諸行動，那麼，讓他們以自身能夠吸收的形式來獲取這些精神食糧，絕對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了。

普通的出神講話作為一種現象，自然不如其他許多現象那樣令人信服，因為不可否認的是，即便是對表演藝術稍有瞭解的人，只要具備一般智慧，就能類比出出神狀態並發表一篇平庸的佈道。我曾聽聞一些案例，其中聲音和舉止的變化如此徹底，以至於本身就足以令人信服；我也目睹過一些情況，通靈者使用其本不熟悉的語言講話，或提及完全超出其知識範圍的事物，這些都讓人確信這一現象的真實性。但另一方面，我也聽過許多出神狀態下的傳訊演說，其中將一個未受教育的靈媒那粗鄙的言詞、文法上的謬誤，以及錯得離譜的發音，如此毫無保留地重現出來，以至於實在很難讓人相信這人不是在裝神弄鬼。像這類情況並沒有什麼證據價值，但即便如此，我還是學到了最好保持寬容，並盡可能地「姑且相信」靈媒（給予其保留懷疑的空間）；因為我知道：首先，靈媒會吸引與他同類型的亡靈聚集在身旁，這些亡靈在發展層次或文化水準上與他相差無幾；其次，任何透過靈媒傳達出來的訊息，無可避免地會在極大程度上染上該靈媒的性格體色彩，並且非常容易以他個人的風格，以及他平時慣用的語言來表達。

自動書寫

同樣的評論也適用於自動書寫的情況。有時，逝者能夠充分控制靈媒的機體，從而清晰地、具有個人特色地、明確無誤地書寫；但更多時候，筆跡會是逝者與靈媒之間的折衷，且常常退化為幾乎難以辨認的潦草字跡。在此，我也曾目睹過一些案例，它們通過書寫所用的語言或內在證據，本身就提供了自我證明。有時，還會嘗試一些奇特的技巧，使得任何欺詐理論都顯得極不可能。例如，我曾見過一整頁文字在幾分鐘內一揮而就，卻是反向書寫，以至於需要將其置於鏡前才能閱讀。在另一個案例中，在與詹肯夫人（更為人熟知的是她的婚前名字凱特·福克斯，即 1847 年首次發現敲擊聲能智慧回答問題，從而開創了現代通靈術的小女孩）進行通靈會之前，她懷中約十二個月大的嬰兒，用其小手握住鉛筆，堅定而迅速地寫下了一條據稱來自逝者的資訊。是何種智慧力量在引導那只嬰兒的小手，我還無法斷言；但那絕對不可能是這只手真正主人（即嬰兒本身）的智慧，也同樣不可能是他母親的，因為當孩子進行書寫時，母親始終將他抱得離自己有一段距離。

私人大天使

常有並非傳統意義上靈媒的人，似乎也容易受到此類影響。相當多的人習慣於通過自己的手接收私人訊息，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對此賦予了過高的重視。我屢次被一些可敬的女士們告知，整個證道學的教導對她們而言並無新意，因為這一切早已由她們專屬的私人導師揭示，這位導師自然是一位擁有超凡榮耀、知識與力量的存在，至少是一位大天使！然而，當我深入調查時，通常會發現這位大天使不過是某位已故的善良紳士，他要麼曾接受過關于星光生命與進化部分事實的教導，要麼自己發現了這些，並深深沉浸於這樣一種理念：只要他能將這些知識廣而告之，就必然會在全人類的生活中引發根本性的變革與革新。於是，他尋找並發現某位容易受影響的女士，並向她灌輸一種堅定的信念：深信她是上天選定用來救贖人類的容器、深信她背負著一項必須奉獻一生去完成的偉大志業，且後世將永遠歌頌她的名號，諸如此類。

在這整個過程中，這位可敬的紳士通常相當認真；他現在已經領悟了生命中的一些基本事實，不禁感慨，若在仍處於物理界時就能意識到這些，他的行為和態度將會多麼不同。他固然沒說錯——如果他真能促使全世界都深信這套道理，確實會發生巨大的變革；但他卻忘了，他所說的一切，在世間其實早已傳頌了數千年。而且，當他還在世為人時，他對這些道理的關注程度，並不比現在的人們對他那套「費心鑽研出來的宏論」所能給予的關注更多。這又是老調重彈了：「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縱然有人從死裡復活，他們也是不聽勸的。」

當然，只要具備一點點常識，並對此一主題的相關文獻稍有涉獵，便足以讓這些熱心的女士們清醒過來，不再沉溺於那種「領受天命」的妄想之中。然而，自負之心既隱微且根深蒂固；我想，對於某些類型的人來說，「從芸芸眾生中被特別選中以領受神聖啟示」這種念頭，確實是相當令其受用的。通常這些通靈訊息與所謂的「包含所有證道學教義」相去甚遠；其中或許包含了一些教義的斷簡殘篇，但更多時候只是一些在方向上稍微傾向證道學、卻又模糊籠統的陳腔濫調。

偶爾，指導者也會是處於星光體狀態下的活人，通常是東方人；在這種情況下，他所提供的資訊帶有證道學色彩，實屬理所當然。必須記住，證道學絕非什麼新穎的事物，而是世上最古老的教義；除了基督教隨之而來的那股將哲學議題籠罩其中的深重無知之外，證道學體系的大致輪廓在世界各地皆是廣為人知的。因此，任何能窺見更廣闊且更合乎理性的理論之處，似乎都帶有些許證道學的意味，這並不足為奇；但自

然地，這些內容鮮少能具備智慧真師透過其弟子布拉瓦茨基夫人所傳遞給我們的體系那樣精確與完整。

當靈媒的手放置在被稱為自動書寫板的小木板上時，似乎能讓亡者透過靈媒之手進行書寫的過程變得更為容易。然而，這種顯現形式並不一定都屬於我們目前所討論的類別。有時，看起來像是靈媒的手在帶動書寫板，儘管其導引力量並非出自靈媒的意識，因為它常能寫出靈媒全然不通的語言，或是他一無所知的事物。但在其他時候，書寫板看起來更像是在他手掌下方自行移動，而非隨著他的手移動；這暗示該板子已充盈了來自靈媒手的生命力，正如同先前實驗中所描述的帽子或桌子那樣。若屬此類情況，木板的移動很可能是由另一隻部分物質化的手所操控，因此這類現象應歸入我們的第三類別。

繪畫或繪圖

自動繪畫或繪圖的現象，在性質上與自動書寫完全相同；不過，這類現象自然不像後者那般普遍，畢竟繪畫這門藝術的普及程度遠不及書寫。儘管如此，有時仍會遇到某些擅長快速作畫的亡者，能透過易受感應的靈媒之手，迅速畫出一幅優美的小風景畫或是一幅尚可的肖像。有些靈媒以此為專業，專門獲取這類亡者肖像，而且顯然這讓他們獲得了極其優渥的報酬。我曾親眼見過透過這種方式產出的平庸作品，儘管其水準無法與亡者親手繪製、或透過凝聚顯影而成的作品相提並論。此外，也有一些案例是由具備靈視力的活人親自畫出此類肖像；但那顯然根本不屬於靈媒現象，因此不在我們目前的討論範疇之內。

必須記住的是，透過上述任何一種方法製作亡者肖像，亡者本人完全沒有必要在場，儘管他確實有可能在場。然而，當在世的朋友來到通靈會，滿心期待並熱切渴望得到某位亡者的肖像時，他們對他的思念，因帶著強烈的情感渴望而變得鮮明，會在星光物質中塑造成一個極其具體的影像。對於任何其他的亡靈而言，這個影像自然是清晰可見的，因此他們可以非常輕易地根據這個影像繪製出肖像。不過，同樣屬實的是，這種對亡者強烈的思念肯定會引起其本尊的注意，因此他極有可能親自前來一探究竟。所以，他確實有可能就在現場，但肖像的產生並不足以作為他在場的證明。

變貌

我是在一種專業術語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這對於研究過這些現象的人來說是非常熟悉的。我也深知，這個詞曾被用來描述那些不誠實的靈媒，他們在觀眾面前將自己假扮成「靈體形式」來招搖撞騙；但我所探討的情況，與那種行徑截然不同。凡是曾親眼見過優秀出神傳訊案例的人，一定都會注意到靈媒的整個面部表情是如何發生轉變的，以及他如何展現出各種細微的神態與語氣上的小習慣，而這些特徵，實際上是來自於正透過靈媒的肉身說話的那位人士。

在某些案例中，這種轉變與適應的過程會進展得更為深遠，靈媒的面容特徵會發生明顯的改變。有時這種變化僅是表像而非真實，事實上，是那入主其中的性格體為了透過靈媒表達自我而付出的熱切努力，對其友人產生了催眠般的誘導作用，使其產生錯覺，以為自己真的在眼前看到了亡者的容貌。在這種情況下，該現象純粹是主觀的；若在那個當下為靈媒拍攝照片，顯示出的面容仍會與平常完全一樣。

然而，有時這種變化是真實存在的，且能透過相機鏡頭證明確有其事。在這種情況下，仍有兩種可能產生此效果的方法。我曾至少見過一個容貌發生顯著變化的案例，其中實際發生的情況，最貼切的描述莫過於面具的部分物質化。也就是說，靈媒臉部與欲呈現的形象大致相符的部分會保留原狀；至於那些完全不相稱的部分，則被覆蓋了一層由物質化材料構成的薄面具，使其拼湊成幾近完美的模仿，儘管尺寸會比原貌稍大一些。但我也見過另一種案例，其中欲呈現的面孔比靈媒本人的臉要小得多，而若要達成精確的模擬，無疑涉及了靈媒容貌輪廓的實質改變。對於不曾專門研究過這些事物的人來說，這自然顯得絕對不可能；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幾乎不曾意識到，肉體具有極度的流動性與無常性，更無法想像在特定條件下，肉身竟然如此容易被重塑與改變。

肉體的易感性

有大量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儘管幸而那些能啟動足以產生此類結果之力量的特殊環境並不常見。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第一卷第 386 頁中，布拉瓦茨基夫人為我們舉出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例子，說明母親的念頭或感受如何改變腹中胎兒的肉體。康內留斯·格馬曾記述過一個出生時額頭受傷且鮮血直流的孩子，這源於其父親曾拔劍對準其母親的額頭進行威脅。在范·海蒙的著作《論注入之物（De Injectis Materialibus）》中記載：梅赫倫一位裁縫的妻子目睹了一名士兵在爭吵中被砍斷手掌，這件事令她印象極其深刻，以至於她的孩子出生時只有一隻手，另一隻手臂則在流血。安特衛普一位商人的妻子看到一名剛失去手臂的士兵，隨後產下一名同樣斷了一隻手臂且傷口流血的女兒。另一位婦女目睹了阿爾巴公爵下令斬首十三名男子的慘狀，在她的案例中，孩子在其他方面都很完美，出生時卻沒有頭部，且頸部血流不止。

關於人體出現聖痕（Stigmata）的整體問題，這類現象似乎已得到極為充分的證實，其實也只是心智影響物理物質的又一明證。正如同母親的心智會作用於胎兒一般，許多聖徒或是像凱瑟琳·艾默里奇這類女性的心智，也會作用於他們自身的肉體。在《自然之暗影》一書的第 384 頁中，我們還能讀到另一個關於劇烈情感如何作用於肉體的恐怖案例。

「一封來自莫斯科、寄給克納醫生的信件，這是由於讀到了關於『杜爾門修女』的記述後有感而發的，敘述了一個更為離奇的案例。在法國入侵時期，一名哥薩克士兵將一名法國人追進了一條死胡同（即沒有出口的小巷）；隨後兩人展開了慘烈的搏鬥，後者身受重傷。一名當時躲藏在這條巷弄內無法脫身的人目睹了這一切，並陷入了極度的驚恐。當他回到家後，他身上竟然爆裂出了與那名哥薩克士兵施加在敵人身上完全相同的傷口。」

我們在探討物質化主題時，將會再次提到這個問題；但就目前而言，關於變貌這一點，我可以親身證實：靈媒的物理容貌特徵確實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完全改變，直至與那位正透過其肉身發言的亡者一模一樣。就我所見所聞，這種現象並不十分普遍，我們可以推測其罕見的原因，在於普通的物質化現象或許更容易達成。然而，在我親眼目睹的幾次變貌過程中，每一次都是在充足的日光下發生的；相較之下，物質化通常是在人造光線下進行，且光線不能過強，其中的原因我們在討論該主題時會再行解釋。

透過靈媒使用力量

說話、書寫與繪畫絕非透過靈媒身體所執行的唯一行為。有時，靈媒的身體會被用於進行規模更龐大、甚至更具暴力性的活動。弗拉馬利翁先生記錄了一起此類令人震撼的案例（《死後》第 100 頁），其中「靈魂」附身於靈媒，企圖進行報復。該案例最初發表於《光與影》（Luce e Ombra，羅馬 1920 年）及《靈魂學評論》（Revue Spirite，1921 年第 214 頁），並由記錄者巴扎諾先生（M. Bazzano）親眼目擊。儘管該事件發生於 1904 年，但巴扎諾先生認為，在主要當事人去世之前，他無法公開相關記載。他寫道：

「今天，為了超心理學研究的普遍利益，我可以談論此事，但仍省略主要當事人的姓名。」

「1904 年 4 月 5 日的通靈會。—在場者包括：朱塞佩·文扎諾醫生（Dr. Guiseppe Venzano）、埃爾內斯托·博扎諾（Ernesto Bozzano）、卡瓦列雷·卡洛·佩雷蒂（Cavaliere Carlo Peretti）、X 先生、吉烏代塔·佩雷蒂夫人（Signora Guidetta Peretti），以及靈媒 L.P.。通靈會於晚上十點開始。」

「從一開始，我們就注意到靈媒因某種未知的原因而感到不安。靈體導師路易吉（Luigi，靈媒的父親）並未顯現，而 L.P.則懷著恐懼注視著房間的左角。不久後，他擺脫了『靈控』，站起身來，開始與某個不可見的敵人展開了一場極其逼真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搏鬥。很快，他發出了恐怖的呼喊，向後退縮，將自己摔倒在地，面露恐懼地凝視著角落，隨後逃到了房間的另一個角落，大喊著：『後退！走開！不，我不想。救救我！救救我！』由於不知所措，現場的目擊者們將心思集中於靈體導師路易吉身上，呼喚他前來協助。這個方法被證明是有效的，漸漸地，靈媒平靜了下來，不再那麼焦慮地注視著房間角落；接著，他的眼神呈現出一種看著遠方景象的樣子，隨後是更遠處的景象。最後，他發出了一聲長長的解脫嘆息，喃喃道：『他走了！多麼禽獸般的臉！』」

「不久後，靈體導師路易吉顯現了。他透過靈媒發言，告訴我們通靈會舉辦的房間裡有一個性質極其卑劣的靈魂，連他也無法與之抗爭；該入侵者對我們小組中的一個人懷有深仇大恨。接著，靈媒用驚恐的聲音驚呼：『他又來了！我無法再保護你們了。停止—。』」

「很確定路易吉原本想說的是『停止通靈會』，但已經太遲了。邪靈已經佔據了我們的靈媒。他大吼大叫；雙眼射出憤怒的光芒；雙手舉起彷彿要抓取什麼，像隻渴望抓抓獵物的野獸爪子般移動著。而那個獵物就是 X 先生，靈媒正用憤怒的目光瞪著他。一種喀喀聲與某種壓抑的吼叫聲從我們靈媒滿是泡沫的嘴唇中發出，突然間，這些話從他嘴裡爆發出來：『我終於又找到你了，你這個懦夫！我曾是一名皇家海軍陸戰隊員。你不記得在波爾圖（Oporto）的爭執了嗎？你在那裡殺了我。但今天我要報仇，掐死你！』」

「這些發瘋般的話語發出的同時，靈媒 L.P.的雙手抓住了受害者的喉嚨，並像鋼鉗般緊扣著。這是一幅可怕的景象。X 先生的整個舌頭吐在他張大的嘴外，雙眼凸出。我們連忙前去援助這位不幸的人。我們將所有的力量凝聚起來，憑藉這種絕望處境所給予我們的能量，經過一場可怕的肉搏戰，我們終於成功將他從那絕命的緊扣中解救出來。我們立刻將他拉開，推到外面，並鎖上了門。我們阻擋靈媒接近房門；他惱羞成

怒，試圖突破這道屏障衝出去追趕他的敵人。他像老虎般吼叫。我們四個人用盡全力才按住他。最後，他徹底癱軟，倒在地板上。」

「第二天，我們準備調查這起事件—尋找可能使我們能夠證實『波爾圖靈體』所言非虛的資訊。事實上，我們當時已經對這項指控的真實性相當確定，因為值得注意的是，當殺人這項嚴重的罪名擲向 X 先生時，他完全沒有提出任何抗議。」

「憤怒靈魂所說的話成為了我尋求真相的線索。他曾說：『我曾是一名皇家海軍陸戰隊員。』而我隱約知道 X 先生自己在年輕時曾是一名海軍陸戰隊軍官；他曾目睹利薩海戰（Battle of Lissa），並在辭去軍職後投身商業活動。以這些事實為基礎，我向一位同樣參加過利薩海戰退役海軍副將詢問了其他細節。至於文扎諾醫生，則詢問了 X 先生的一位親戚，後者在多年前已與 X 先生斷絕了一切往來。我們兩人收集到了單獨卻令人驚訝地吻合的信息碎片，彙整後得出以下結論：」

「X 先生確實曾在皇家海軍陸戰隊服役。有一天，他在一艘訓練巡航的戰艦上，於葡萄牙波爾圖登陸了幾個小時。在他停留期間，當他在城裡散步時，聽到一家酒館傳來醉醺醺且憤怒的聲音。他察覺到那是義大利語，並意識到那是他船上士兵之間的爭吵，於是走進房間，認出了自己的部下，並命令他們返回船上。其中一名喝得比其他人更醉的飲者回嘴抗辯，甚至到了威脅其上級軍官的地步。軍官被他的態度激怒，拔出佩劍刺入這個傲慢傢伙的胸膛；後者不久後便死亡了。這起冒險事件導致該軍官接受軍事法庭審判，被判處六個月監禁，並在刑期屆滿時被要求辭職。」

「這些就是事實；由此可見，騷動的靈體並沒有撒謊。他準確地說明了自己的階級為義大利皇家海軍陸戰隊員。他記得 X 先生殺了他。此外—這是一項特別值得注意的聲明—他指出了自己死亡的地點，即這場戲劇的舞台：波爾圖。」

「一項詳盡的調查證實了這一切的真實性。人們能用何種假說來解釋如此驚人地吻合的事件—那些在 1904 年 4 月 5 日通靈會上向我們揭示的事件，以及多年前在葡萄牙發生的事件？」

第三十一章：通靈術中的靈視

靈視能力

在通靈集會中常見的許多現象，僅僅是星光界所特有的普通力量與能力的展現，正如每一位亡者都具備這些能力一樣。我已在拙著《靈視》中解釋過這些能力為何；任何願意費心閱讀該書的人都會明白，具備這種感知力，便能清楚解釋為何亡者時常展現出閱讀合上的書、密封的信件，或是描述鎖上的箱子內容物之能力。我曾透過許多不同的靈媒，反覆獲得關於具備此種能力的證據；有時，透過這種手段獲取的知識是經由靈媒在出神傳訊時的身體傳達，而其他時候則是直接由亡者表達，不論是透過他自己的聲音，或是透過石板書寫。

這些星光能力有時包含一定程度的預見能力，儘管這種能力的強弱程度各異；它們也時常賦予使用者接觸感應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回溯往事的能力。在李博士所著的《超自然現象掠影》第二卷第 146 頁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展示了這類能力有時是如何運作的。

失蹤的文件

「蘭開夏郡博爾頓的一家商號發現，由一名機要店員送往銀行的一大筆款項並未撥入他們的帳戶。該店員記得自己確實帶了錢去，但想不起具體細節；而在銀行方面，對此款項則是一無所知。這名店員感到自己在這件事上難逃嫌疑，並急於澄清真相，於是尋求了一位靈媒的協助。靈媒承諾會竭盡所能。在聽完事情的經過後，她隨即進入了一種出神狀態。不久之後，她說道：「我看見你去了銀行，我看見你走到了銀行的某個特定區域，我看見你把一些單據交給了一名辦事員，我看見他把那些單據放進了某個地方，壓在其他一些文件下面，而我看見它們現在依然在那裡。」

「該店員隨後前往銀行，指引出納員到何處尋找這筆款項，最後果然找到了；出納員這才想起，那是他在業務繁忙之際隨手擱在那裡的。我的一位親戚當時在報紙上看到了這個故事，便寫信給文中提到的那家商號（報上已給出名稱），詢問事實是否如報導所述。他在回信中得到的答覆是肯定的。那位接受詢問的先生在修正了上述敘述中一兩個無關緊要的細節後，於 1874 年 11 月 9 日寫道：『您的敘述是正確的。我現在家裡還保存著該商號對我查詢的回函。』」

上述描述並未絕對明確地指出，這究竟是靈媒本人的靈視力展現，還是亡者運用其常規能力所致；但既然靈媒進入了出神狀態，後者的推測似乎更具可能性。亡者可以輕易地從店員的心智中擷取故事的前半部分，進而使自己與當時的場景建立感應；接著，透過追蹤事件的始末，他便能提供所需的資訊。這裡有另一則關於此類案例的經證實紀錄，其中讀心的力量表現得更為顯著，因為所有的提問都僅是在思想中進行。這段內容節錄自 1871 年由倫敦朗文出版社出版的《通靈術報告書》，見於第 215 頁對林賽的大師的證詞紀錄。

遺囑

「我的一位朋友非常急於尋找他祖母的遺囑，她已經去世四十年了，但他當時甚至連她的死亡證明書都找不到。於是我和他一起去了馬歇爾家，我們舉行了一場通靈會；我們圍坐在一張桌子旁，不久便傳來了扣擊聲。我朋友隨即在心中默想他的問題；他自己對著字母表逐一指涉，有時則由我代勞，而我完全不知道問題的內容。訊息告知我們，該遺囑是由一位名叫威廉·沃爾特的人所起草，他住在白教堂區；訊息中甚至給出了街道名稱與門牌號碼。我們前往白教堂區並找到了那個人，隨後在他的協助下，取得了一份遺囑草案的副本。我們完全不認識這個人，而且他也並非一直住在該處，因為他曾有過一段更為風光的日子。靈媒絕不可能對此事有任何瞭解，即便她真的知道，那些資訊也派不上用場，因為所有的提問都僅是在心智中進行的。」

正如此前所述，靈視力不僅為逝者所有，生者亦常常具備。即便是在這個透過叩擊聲傳遞訊息的案例中，資訊仍有可能先由生者獲取，再藉由這種外部手段傳遞給物理界的意識。證明這種靈視力存在的證言正持續增加；格雷醫師（Dr. Geley）在其著作《靈視與物質化》中提供了許多新穎且寶貴的內容，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他關於奧索維茨基先生（Mr. Ossowiecki）靈視力的記載中——包括許多對讀取密封不透明信封內文字能力的測試——他告訴我們，這位預視者時不時能夠尋獲遺失或被盜的物品。在與失主接觸並經過短暫的專注後，他便能說出物品是在何處遺失的，有時甚至能指明可以在哪裡找到它。

失蹤的胸針

他記述了其中一個此類案例，該案例是由波蘭最高法院法官的夫人阿琳·德·格拉斯女士寄給他的。這份記述同時也由她的兄弟亞瑟·德·邦迪先生共同簽署證實：

「華沙，烏斯波爾納街 7 號

1922 年 7 月 22 日

先生：

我榮幸地向您通報奧索維茨基先生在此間所行的一件真正的奇蹟。我在 6 月 6 日星期一的上午遺失了我的胸針。同日下午，我和我的兄弟，身為工程師並見證了此事的德·邦迪先生一同拜訪了奧索維茨基先生的母親，即克裡格將軍的夫人。

奧索維茨基先生走了進來，我兄弟將我介紹給他的這位朋友，我便對他說，能結識這樣一位具有奧秘力量天賦的人，我感到非常高興。全華沙當時都在談論他。他向我們講述了許多有趣的事，並在我的傾聽之下越聊越起勁。接著，在一陣短暫的沉默中，我對他說：

『我今天弄丟了我的胸針。您能告訴我關於它的任何線索嗎？但如果您累了或者這很麻煩，請千萬別勉強自己。』

『恰恰相反，夫人，我這就告訴您。那枚胸針在您家裡的一個盒子裡；它是一枚金屬胸針，圓形的，中間鑲有一顆寶石。您三天前穿戴過它，而且您非常珍視它。』

『不，』我說，『不是那一個。』（他對另一枚與我遺失的胸針放在同一個盒子裡的胸針，做出了相當準確的描述。）接著他說：

『很抱歉我沒有猜對；我感到有點累了……』

『那我們就別再提這件事了。』

『噢，不，夫人，我會試著集中精神。我想需要一些與這枚胸針有關的具體物件……』

『先生，胸針原本就別在這裡，這件衣服上。』

他將手指放在我所指的地方，幾秒鐘後說道：『是的，我看得很清楚。它是橢圓形的、黃金製、非常輕，是一件對您而言作為家族紀念而顯得彌足珍貴的古董；我甚至可以把它畫出來，因為我看透得如此清晰。它帶有像是耳朵一樣的結構，並且由兩個部分相互交錯契合，就像緊扣在一起的手指一樣……』

『先生，您所說的簡直太不可思議了。這描述得再貼切不過。真是奇蹟。』

他接著說：『您是在離這兒很遠的地方弄丟它的。』（那地方實際上大約有兩英里半遠。）『對了，就在莫科托夫斯卡街與科希科瓦街的轉角處。』

『是的』，我說，『我今天確實去了那裡。』

他說，『接著，一個衣著簡陋、留著黑鬍子的男人，彎下腰把它撿了起來。要把它找回來會非常困難。試試在報紙上登個廣告吧。』

我被這細緻入微的描述深深震撼，這讓我毫不懷疑他確實能看見那件飾物。我熱忱地向他致謝，感謝他讓我享有能結識一位真正靈視力者的難得榮幸，隨後我便回了家。

隔天晚上，我兄弟來看我，並驚呼道：

『真是奇蹟！您的胸針找到了。奧索維茨基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您明天大約 5 點鐘只需前往雅齊納夫人（奧索維茨基先生的姐妹）那裡，他就會把它交給您。』

隔天，即 6 月 7 日，我和我兄弟一起去了那位女士的家，當時那裡還有其他客人在。我要求見奧索維茨基先生，並問他：『您拿到我的胸針了嗎？』那時我心情非常激動。

『請沉住氣，夫人；我們這就來瞧瞧。』說完，他便將我的胸針遞給了我。這真是個不折不扣的奇蹟。我當時臉色發白，好幾分鐘都說不出話來。

他非常平淡地向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在我們見面的隔天早上，我去了一趟銀行。在門廳裡，我看到了一個男人，我記得好像在哪裡見過他，接著我猛然意識到，這正是當天我在腦海中看見、撿走您胸針的那個人。』我輕輕拉住他的手，對他說：『先生，您昨天在莫科托夫斯卡街與科希科瓦街的轉角處撿到了一枚胸針……』『是的，』他回答，顯得十分震驚。『那胸針在哪裡？』『在家裡。但您是怎麼知道的？』『我描述了那枚胸針，並告訴了他所發生的一切。他臉色發白，心情非常激動，就像您現在一樣，夫人。隨後他把胸針帶過來給了我，並說他原本正打算登報尋找失主。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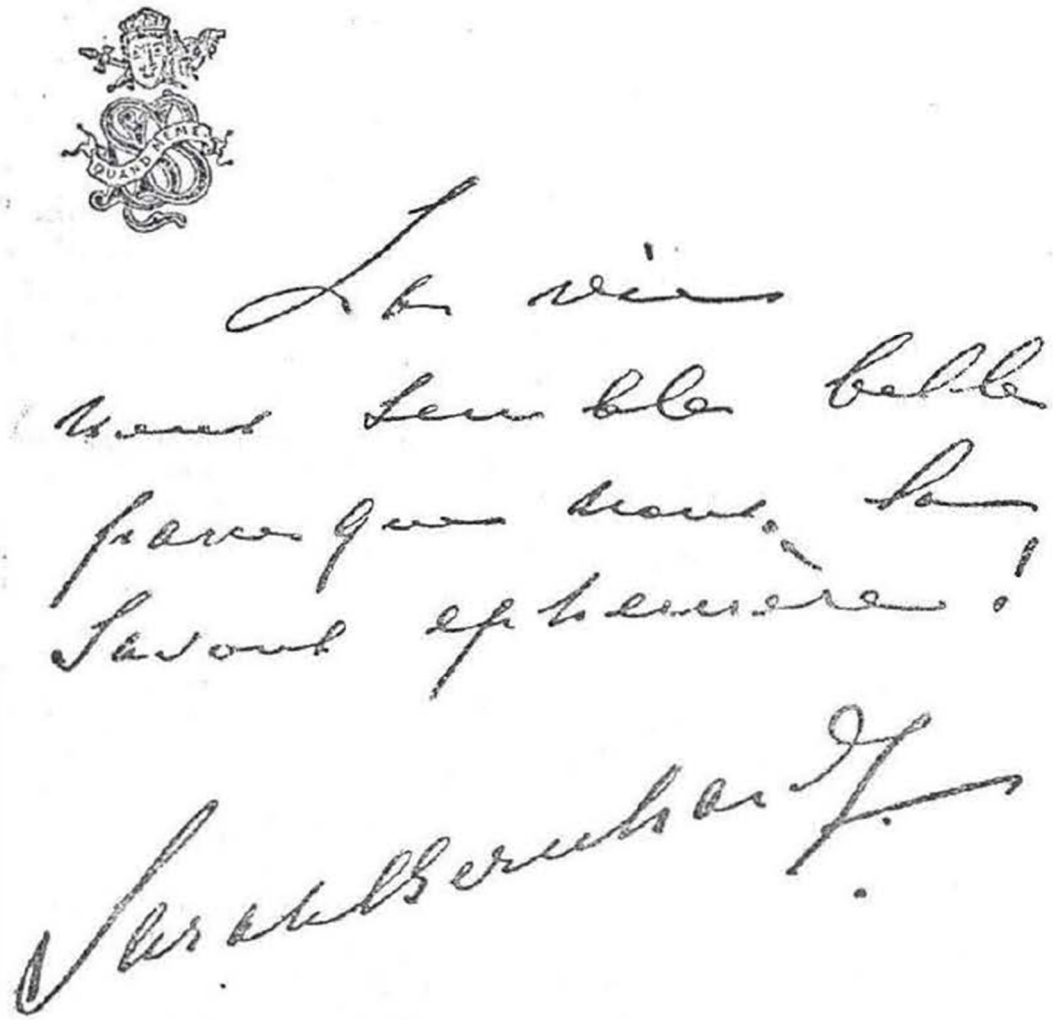
我深受感動。我熱忱地向奧索維茨基先生致謝，這與其說是為了找回胸針，倒不如說是因為有幸結識這樣一位靈視力者，並在這場奇蹟中參與了小小的一部分。如今，這枚精美的古董胸針被我一直佩戴在身上，並被視為護身符。這起事件已傳遍了整個波蘭，也讓奧索維茨基先生變得更加聲名大噪。前來向他諮詢的人絡繹不絕，有人詢問遺失的財物，有人打聽戰爭期間失蹤的人員等等。而這位謙遜又非凡的人，總是帶著優雅的風度與完全無私的精神，為他們投入大量的時間與心力。他是一位真正的靈視力者，用自己的天賦做了許多善事，卻不求任何個人回報。對於如此冗長的敘述我深表歉意，我只是希望盡可能做到精確無誤。

您忠實的

阿蘭·德·格拉斯

原姓 德·邦迪」

作為奧索維茨基先生進行過眾多感應測試的實驗條件範例，在此我可以提及莎拉·伯恩哈特夫人為此目的特地寫下的一封信件。我們將其複製於此，內容出自《靈視與物質化》（第 55 頁）。



這封信隨後被送交給格萊醫生，他隨即將未拆封的信件直接遞給了這位靈視力者。雖然他對這封信的感應解讀稱不上完美，但依然令人震驚且具有實證價值。格萊醫生表示：

「『然而，他對這封信的描述非常精準：生命，生命，生命（*La vie, la vie, la vie*）……（重複了三次）。信裡有四到五行字，在它們下方是莎拉·伯恩哈特的簽名，字跡向上傾斜。』這部分的確沒錯，但他也有可能是在某本雜誌文章裡見過她的簽名。他接著說：『生命顯得渺小（*La vie semble humble*）。』他把『渺小』這個詞重複了兩三次。內容提到了人類，但『人類』這個詞並沒有被寫出來。信中有一種將生命與人類連結

在一起的想法。因為有太多的仇恨。不，信裡沒有『仇恨』這個詞；只有……只有……（*Parcequ'il y a beaucoup d haine. Non, il n'y a pas ' lzaine ' ; il y a seulement... seulement...*）那是一個非常難懂的、由八個字母組成的詞！後面還有一個驚嘆號。」

「接著，在拆開這封信之前，我先前已透過反射光、直射光和透射光對其進行過仔細檢查，確認它完全是不透明的，我寫下了以下內容，這可以被視為奧索維茨基的最終答案：『生命顯得渺小，因為有太多的仇恨（不是仇恨，而是一個未被理解且由八個字母組成的詞）；簽名為莎拉·伯恩哈特。』正如奧索維茨基在信件被拆開後告訴我們的那樣，他當時並不認識 *éphémère*（短暫/朝生暮死）這個詞。我們隨後詢問了幾位法語流利的波蘭人是否知道這個詞，他們也都不認識。」

奧索維茨基先生有時確實能以某種方式看到實際的形體，這一點由他在感應隨信附上的圖畫時的表現得到了證實。從 1921 年 9 月 21 日在盧博米爾斯基王子府邸進行的第三次實驗（第 39 頁）來看，當時作為測試的信件中包含四項書寫內容以及一張魚的圖畫。這幅圖畫似乎比文字部分給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他不僅談到了它，還說自己要把牠畫出來。他確實畫了，不過他把圖畫畫反了，將魚頭畫在了左邊，而在原作中魚頭其實是在右邊。

靈視「解讀」

這種靈視力也經常在我提到的每週聚會中，以一種較次要的形式展現。在「出神演講」結束後，靈媒通常會表示她已準備好對現場聽眾的周遭情況，提供描述或通常被稱為「解讀」。如果聚會的人數較少，靈媒會輪流對每位成員說些什麼；若現場人數眾多，則會挑選出幾位特定人士，對其進行個別的詳盡關注。

我曾聽聞過透過這種方式揭露出的、令人驚訝的私人家族史片段，這些案例具備了所有真實性的特徵；但在我參加過的大多數這類聚會中，那些描述都顯得極其含糊，且帶有一種相當可疑的模稜兩可。對話通常會沿著類似這樣的方向進行。

「靈媒（理應正處於出神狀態，但說話方式卻與平常如出一轍，同樣完全無視送氣音與文法規則）：『那邊角落那位女士後頭，站著一位白頭髮的老先生。』」

「熱情且輕信的參加者：『天哪！那肯定是我父親！』」

「靈媒：『沒錯；他在微笑，他正在點著頭，他好高興妳認出他來了。我能看見他的白鬍鬚不停地在抖動，他真的好開心。』」

「參加者：『這難道不神奇嗎！但我父親過身之前沒留過鬍子呀；說不定他是去了那邊之後才留的，又或者那是我的吉姆舅舅；他以前是有留鬍子的。』」

「靈媒：『啊！沒錯，就是他；他又點了點頭，還在微笑呢；他想告訴妳他現在有多快活。』」

「參加者：『哎呀！真沒想到可憐的吉姆舅舅會這樣現身！哎，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在海上淹死的，那時我還只是個小姑娘；他是個多英俊的小夥子啊，才不到二十五歲，竟然就那樣淹死了！』」

「靈媒：『嗯！是啊，是啊，啊！我現在看他看得更清楚了，沒錯，妳說得對。那不是白鬍子，那是水手穿的那種白汗衫，就是那個！』」

「眾人：『多麼美好！多麼奇妙！想到他們竟然能像這樣回來，難道不美妙嗎！』」

這類對話我聽過不下二十次了；自然地，這事並不足以讓人對那位特定的靈媒產生多麼堅定的信心。然而，或許就在另一個場合，透過這名同樣不識字的婦女，卻傳遞出了某件她絕無可能知曉的事情，那是她那庸俗的意識無論如何笨拙地瞎猜，都絕不可能憑空捏造出來的資訊。

一次私人的測試

我記得在其中一次場合中，我對倫敦一個貧民郊區的靈媒進行了一次小小的私人測試。她是一個相貌粗俗的女人，我以前從未見過她，但她看起來相當誠懇，儘管談不上有什麼文化素養。她對著集會圈中的成員一個接一個地描述，單調地稱每個人身後都站著身穿飄逸長袍、面帶微笑的靈體；輪到我的時候，她稍微改變了說法，說我身後是「一位膚色黝黑的外國紳士，頭上纏著白色的東西」。這極有可能確有其事，但也許僅僅是個巧合。

我突然想到，可以測試一下她是否能看見思想形體；因此，為了換換口味，不再看那些身披長袍、白髮蒼蒼的尊貴靈體，我集中精神，在下一位輪到受檢測的成員椅後，盡可能強烈地投射出一個心智意象，那是兩個穿著伊頓制服、圓潤可愛的男孩。果然，輪到那個人時，靈媒（或者是藉她發聲的亡者，若真有其人的話）相當準確地描述了我虛構出來的那兩個男孩，並宣稱他們是坐在那裡的女士的兒子。後者否認了這一點，解釋說她的兒子們都已是成年人；靈媒隨後暗示可能是孫子，但這也遭到了回絕，於是這樁謎團就此懸而未決。但從這起事件中，我得出了兩個結論：第一，該靈媒確實具備靈視力，或者真的有亡者藉她發聲；第二，無論涉及其中的是誰，都還沒有足夠的辨別力，去區分在星光界具象化的思想形體與活生生的星光體。

第三十二章 一些最近的測試案例

測試條件

近年來，許多博學的醫生以及在不同國家與心靈現象研究協會相關聯的其他調查者們所進行的研究，為早期實驗者所宣稱的事實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證實。許多這些探索奧秘學領域的傑出開拓者，在剛開始時的態度都傾向於懷疑，這一點使得他們的證言變得更加有價值，儘管它也讓現象變得更難以獲得。它構成了一種負面的思想影響，阻礙了不尋常神通能力的顯現，而即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這些能力的使用也已經夠困難的了。然而，平心而論，這種懷疑很少是一種偏見，而僅僅是一種科學態度，拒絕承認任何未經仔細觀察之事實的存在，或是拒絕接受任何未經嚴謹且公正考量之推論的正確性。

居斯塔夫·熱萊博士在其深具價值的著作《靈視與物質化》中所採取的態度與方法，正越來越受到實驗者們的青睞。他指出，為了科學目的而取得的最佳結果，並非是在對靈媒投以懷疑眼光的條件下獲得的；觀察者們所要追求的目標，並不是要在任何時候都以絕對的把握去防範任何可能或可想像的作弊，而是去獲得那些強大且複雜到在控制所要求的條件下、其自身便帶有證明與不可否認之見證的現象。

我可以補充的是，我自己延伸了多年的經驗，完全證實了熱萊博士所寫的內容。我一直發現，最好與靈媒以及指導靈兩者都建立起友誼，並與他們坦誠地討論這些顯現現象。熱萊博士繼續寫道：

「如果實驗者浪費時間在低劣或初級的現象上，他們將會發現極難獲得一個在各方面都令他們滿意的控制條件。如果他們足夠聰明，將初級現象以及他們可能懷疑的此類次要作弊行為皆視為微不足道；如果他們允許現象發展，而不是在剛開始時就用不合時宜的要求去阻礙它們，他們無疑將會獲得如此豐富多樣且重要、而且（有時）如此美麗的事實，以至於他們的深信將會是完整、不可動搖且決定性的（第 25 頁）。」

馬留斯之母與苦役犯

在相對較近期的通靈術與神通研究通俗文獻中，有許多案例都符合這些條件。在一些例子中，透過這些方法所傳達之資訊的準確性，且該資訊先前完全不為接收者所知，這幾乎可以肯定地宣告了那名聲稱進行溝通之實體的真實存在。我將從 M.弗拉馬裡翁先生的著作《死後》（第 21 頁）中挑選一個典型的案例，這與一位在南特斯普遍被稱為「馬留斯媽媽」的清潔女工之死有關。講述者說，他以前經常光顧一家咖啡館，那裡有一位布列塔尼出生的清潔女工，雖然她總是被叫作馬留斯媽媽，但她的家族姓氏是凱裡亞多。隨後他繼續寫道：

「每週六晚上，我以前常會離開南特斯，前往一個位於鄉間正中央的農場度過星期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樣離開，向老闆和我的朋友們告別，也和這位身體非常健康的清潔女工說了再見。於是，在星期六的深夜，我像平時一樣來到了鄉下，但我必須解釋的是，這一次由於一些特殊情況，我打算在那裡待上一整週。那間農舍有兩個房間：一間廚房和另一個房間。在星期四下午一點鐘，我正在另一個房間裡和這家人的年輕女孩聊天。廚房裡沒有人。門和窗戶都是關著的。我們正在說話時，兩人都聽到廚房裡傳來一聲響動，彷彿是火鉗掉到了壁爐石上。出於防範，心想可能是貓

正要鑽進牛奶罐裡，我便過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那裡什麼也沒有，一切都是關好的。我才剛回到房間，同樣的響動又響起了。我再回去。什麼都沒有！由於那時我已經開始接觸通靈術，我便笑著對那年輕女孩說：『這或許是個靈體吧』當時並未把自己的話當一回事。然而，我隨後便有了使用一張小圓桌的念頭，這張桌子是我們之前已經用來做過實驗的，接著我們便坐了下來，雙手放上面等待著。幾乎是立刻，我們透過敲擊聲，按照通常的字母編碼得到了一條訊息：

『你是靈體嗎？』

『是的』

『你曾在地球上生活過嗎？』

『是的』

『你認識我嗎？』

『是的』

『你叫什麼名字？』

『凱裡亞多』。

聽到這個古怪的名字（我當時不記得那清潔女工的家族姓氏），我正打算離開桌子，認為這個回答毫無意義，這時那年輕女孩對我說：『那是咖啡館裡那位清潔女工的家族姓氏。』『確實是這樣，』我回答道，接著我便開始了一連串的提問。我不願意相信她已經死了，因為僅在五天前，我離開她時她還非常健康。我向她詢問細節，得知她在星期二晚上八點鐘生病，隨後被送回了家，並在十一點鐘死於出血……星期六當我回到南特斯時，一走下火車，我便前往那家咖啡館，而令我目瞪口呆的是，他們向我證實了這位婦女的死訊，以及她曾告訴我的所有細節。」

無疑地，也存在著其他僅有心靈感應在起作用的案例。歐內斯特·伍德教授講述過一個例子，那是他那以前常調查這些事物的父親告訴他的。在所涉及的那次場合中，那名同時也是至交好友的靈媒說，他看到那位訪客身後正站著一個身穿苦役犯囚服之人的「靈體」。他詳細地描述了那個人，說他正透過監獄的鐵窗向外張望，並補充說他認為這個靈魂想要進行溝通。然而，這件事情的真相卻是，不久之前，這位詢問者曾去參觀過曼徹斯特大運河開通時的展覽，其中展出了一艘古老的植物學灣苦役船，裡面用蠟像進行了逼真的佈置。他曾在那其中一個蠟像前佇立端詳了許久，心中思忖著那些不幸的苦役犯當時必定感受如何，儘管這起事件早已從他的腦海中淡去並被遺忘，但那正是靈媒向他給出描述的那個形象。

或許許多人在思考這些事情時所犯的第一個重大錯誤，就是假設有一條法則統轄了所有的案例，並因此認為它們要麼全都歸因於已離世的人的智慧，要麼全都是由某種形式的簡單或複雜的心靈感應所引起的。在神通研究調查期間所產生的現象有著多種多樣的原因，其中一些是由於靈媒或參與者心智中的想法，另一些是由於已離世的人的智慧，還有一些是由於偶然存在或受磁力吸引的思想形體，而另一些則又是由於可能在附近的物品之心理感應影響。

珍珠領帶夾案例

另一個來自死亡彼岸之成功溝通的絕佳範例，被稱為「珍珠領帶夾案例」，收錄於威廉·巴雷特爵士的著作《不可見世界的門檻上》之中，內容如下：

「參與者 C 小姐有一位堂兄，是我們在法國軍隊裡的一名軍官，他在這次通靈會前一個月已在戰鬥中陣亡；這一點她是知道的。有一天，在占卜板上出人意料地拼出她堂兄的名字，且在回答她『你知道我是誰嗎？』的提問時給出了她的名字之後，傳來了以下這條訊息：」

「『告訴母親把我的珍珠領帶夾送給原本我要娶的那個女孩。我認為她應該擁有它。』當被問及那位女士的名字和地址時，兩者都給了出來；拼出的名字包括了完整的教名和姓氏，後者非常罕見，且這兩位參與者都完全不知道。給出的倫敦地址要麼是錯的，要麼是被記錯了，因為寄到那裡的一封信被退了回來，整個訊息因此被認為是虛構的。」

「然而，六個月後，人們發現這位軍官在前往前線前不久，已與名字被給出的那位女士訂婚；然而，他並未將此事告訴任何人。他的堂妹以及他在愛爾蘭的任何家人先前都對此毫無所悉，且他們從未見過這位女士，也沒聽過她的名字，直到陸軍部將這位已故軍官的遺物送來。這時他們發現，他已將該女士的名字作為其最近親屬寫進了遺囑中，其教名與姓氏皆與透過自動書寫者所給出的完全一致；而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在他的遺物中確實找到了一枚珍珠領帶夾。」

「這兩位女士都已在寄給我的檔上簽字，確認上述陳述的準確性。該訊息在當時便被記錄了下來，而不是在獲得證實後才憑記憶寫下的。在此處，無法用潛意識記憶、活人之間的心靈感應或串通來解釋這些事實，且證據明白無誤地指向了一條來自該名已故軍官的訊息。」

掏鳥巢案例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案例出現在 1918 年 2 月的《光之先驅》。一位紐西蘭紳士提供了一個看似良好的身分辨識測試，來自他的士兵兒子；他於 1916 年 9 月在索姆河戰役中陣亡。這段訊息是透過另一位紳士的妻子的靈媒傳達給他的，而她在士兵赴戰前就已認識他。在敘述過程中，這名士兵說道：

「請代我向父親、母親以及我的兄弟們轉達我對他們的愛，好嗎？感謝上帝，他們沒有上戰場。告訴我親愛的母親，不要對我抱有任何空泛幻想的想法，也不要輕信她可能收到的每一條所謂的訊息。告訴她，我身上所有最美好的一切都歸功於她，因為她是如此勇敢與善良，而我願意做任何可能的事來撫平她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告訴她一件特別的事，那將能讓她確信我的臨在，告訴她，就在她阻止我出去掏鳥巢的那一天，並費了那麼大的心思教導我們行事正直之時，我便決定要一直努力去做正確的事。告訴她，她曾對我們講述的那個軼事回憶一直留在我的心頭。告訴她，我目前還沒有前往任何靈體安息的家園，且在戰爭結束前可能都不會去。告訴她，無論是在肉身之中還是肉身之外，我都無法成為一個逃兵，而是已經與許多優秀的戰友一同接受了履行職責的訓練，我現在依然努力去履行它，且如果被允許的話，我可以告訴你許多我們為了幫助那些仍在戰鬥的人所做的事，這其中有許多也得到了比我們更高階的他人的認可與協助，但我不敢久留。告訴母親，我是非常突然地被射出肉體的，沒有感覺到任何痛苦，且多虧了從我父母、你以及其他人那裡獲得的領悟，我只是交叉雙臂，好好看了看我的屍體，並心想：『好吧，就這樣嗎？』我無法立刻將自己從肉體中

抽離，當擔架兵把它抬往醫療站時，我也一路隨行，因為那具肉體當時還沒有完全死亡，但我並未感到痛苦。在失去對我肉身的意識之前過了多久，我說不上來，但我現在所感受到的自由，以及我正積極參與那些在死前就極度佔據我心頭的事務，是我的職責，且這看起來既自然又正確。此外，A 先生，我的戰友們和我自己在面對死亡時立下了許多誓言，這些誓言是神聖的，且如果可能的話，必須予以遵守。但我現在無法逗留了。再見，A 先生，再見。我很高興能與你說話。告訴父親和母親，他們不需要有任何遺憾，我目前的活動比我在肉身時更有價值，而且同樣自然。在時間改變局勢之前，他們會知道這是正確且適當的進程。再見。」

父親寫道，掏鳥巢的事件只有這個男孩和他的母親知道；幾年前，當他提起要去進行那樣的冒險時，他的母親曾真切地告訴他，摧毀父母為幼雛精心準備的家園是多麼殘忍，並用一個點子來闡明她的教訓：想像某個巨大的巨人走過來，無情地砸碎她的家並消滅她的孩子。這個案例的有趣之處，也在於它對這名士兵發現自己置身於肉體之外時的經歷與感受，進行了簡單且直接的敘述。

交叉引用

當訊息的一部分被給予某位靈媒，而另一部分則被給予另一位與第一位距離遙遠或互不相識的靈媒，使得這兩個部分拼湊在一起時能構成一個合理的整體，我們便稱之為「交叉引用」。此類案例中一個著名的實例是「基爾代爾街俱樂部案」，該案發表於《國際心靈現象公報》，並被重印在卡林頓先生的著作《心靈現象與戰爭》（第 284 頁）之中。這起事件的敘述是由哈蒙伯爵所提供，內容如下：

「1917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我在一處私人住宅中參加了一場由哈裡斯夫人擔任靈媒的通靈會。在當時的場合中，除了幾位我未獲授權提及姓名的隨行人員之外，在場的還有斯卡查德小姐、狄克遜-哈特蘭夫人以及海克特·門羅博士。」

「在透過『直接語音』與靈體進行了許多令人信服的對話之後，一位靈體訪客到來，並非常清晰地說道：『我想給我的父親傳達一條訊息。』」

「『你是誰？』我們問道。」

「該靈體回答說：『我是一名最近在法蘭德斯前線陣亡的軍官；我的名字是……』我們無法非常清晰地聽清那個名字，於是在幾次嘗試獲取名字未果後，我們說道：『好吧，先不管名字了，試著先把訊息告訴我們。』」

「一開始，該靈魂說得非常緩慢：『我的父親住在都柏林附近，你可以在那裡那家著名的俱樂部找到他。』」

「在場的一位先生問道：『你指的是哪一家俱樂部？』」

「該靈體回答說：『基爾代爾街俱樂部；你很熟悉它，而且你也認識我的父親。』」

「由於沒有人確切聽清那位父親的名字，剛才提及的那位先生便說道：『我很熟悉基爾代爾街俱樂部，但我不認為我認識你的父親；不過，請把訊息告訴我們吧。』」

「該靈體接著說道：『我的父親總是為我擔心和難過；他似乎無法釋懷。我想找人告訴他，我今天晚上來到這裡，就是為了傳達這條訊息作為給他的測試，告訴他不要再為

我擔心了，因為我一切都好，也很高興能挺過那一切，我希望他不要再擔心和不快樂了。』」

「短暫停頓後，他繼續說道：『我的父親在都柏林也會去拜訪靈媒，我也試過透過他們給他傳達訊息，但我希望把這一條作為測試訊息寄給他。』」

「我們再次請求他試著把名字告訴我們，而我們非常清晰地聽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他的教名，但其姓氏卻總是含糊不清，以致於我們無法聽清。在經過多次努力之後，我們不得不放棄了。但在我們放棄之前，我承諾我會盡一切努力將他的訊息送達。」

「隔天早上，我寫了一封信給一個我認為聽起來很像的名字，寄到了基爾代爾街俱樂部。大約一週後，這封信被郵局退回給我，上面標註著『查無此人』。」

「我當時相當發愁接下來該怎麼辦，直到我突然想到一個辦法：我應該寫信給該俱樂部的秘書，只需在信中說明我正急切地尋找一位先生，我相信他是該俱樂部的會員，其兒子最近在法蘭德斯陣亡了；而那個名字聽起來大概是某某某，並且我有一條關於他兒子的訊息要傳達給他。」

「現在，這段奇特故事中最離奇的部分來了。幾天後，我收到了當事那位先生的來信，信中提到秘書已將我的信轉交給他，並補充道：『我收到了我那最近在法蘭德斯陣亡的兒子的訊息，他說他曾透過倫敦的一位靈媒給我傳了一條訊息，雖然在傳遞名字和地址時遇到了困難，但他想給我一個測試。』這位父親接著寫道：『如果您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我希望您能把他的訊息寄給我。』」

布洛涅林苑中的鹿

其中一個最令人矚目的交叉通訊成功實例，發表於《美國心靈現象研究協會期刊》第 8 卷第 413 頁。該文翻譯自熱萊博士在法國心靈現象研究協會會議上宣讀的一篇論文，當時由卡米爾·弗拉馬利翁先生主持會議。在這個案例中，進行通訊的實體創作了一個小故事，並將其中的絕大部分口授給位於波爾多附近威姆勒的一位靈媒，僅省略了三個句子；而這三個句子是在同一時間，被單獨口授給巴黎的一位靈媒。身處巴黎的那位女士宣稱，她能以光點的形式看見這些操作靈體們（其中首領自稱名字為魯道夫），且其中一個光點正快速地來回穿梭。她所接收到的那三個句子分別是：

「『如同管教良好的女子修道院學生般規矩。』

『牠們溫柔的大眼睛早已習慣看著行人走過。』

『那位摩登時尚女士的眼睛。』」

隔天，郵件將前一天晚上在威姆勒寫下的故事主要部分寄達了巴黎。魯道夫首先解釋了他這次實驗的想法，接著便寫道：

「親愛的朋友，當你在灌木叢中散步時，是否曾遇見過那些生活並漫步在茂密枝葉間的鹿，有時……（此處自動書寫者注意到書寫有所停頓）……有時是那群跳躍著、受了驚嚇，卻又如此優雅迷人的生靈？你是否曾問過自己，這些美麗的動物在想些什麼，以及牠們以後會變成什麼？我絕無意為牠們占卜星座（這畢竟對牠們毫無意義），但在我心目中，牠們的心智必定與那些操縱著森林之鹿的心智大相徑庭……（又一次停

頓）.....不用動物肢腿拉動便能行駛的奇特車輛，而在那些馬車中，或是沿著或多或少、人煙頻繁的小徑上，牠們曾注視著那些擁有和牠們一樣修長雙眼、精緻且時髦的女子。誰能告訴我們，如果.....（又一次停頓）.....在畫筆的揮灑下變得如此不自然地碩大，那不就是一隻正處於追憶往事痛苦中的森林母鹿嗎？」

「親愛的朋友，我遇到了一些麻煩，因為 R 小姐試圖去理解，但我相信我已經用這個幼稚的故事取得了成功。深情的晚安。魯道夫」

我們將交由讀者自行將這兩個部分組合起來，並看看它們契合得有多麼完美。熱萊博士指出，兩位靈媒對自己所寫下句子的含意和意圖都一無所知，而且她們的表現都像是一具具受到某個獨立智慧單一指令所操縱的機器。

冷杉樹測試

在 J.A.希爾先生所著的《心靈現象研究新證據》一書中，詳細記載了多位靈媒之間進行交叉通訊的嘗試。我將從該來源中選取一個案例，即「冷杉樹」案例：

「1901 年 8 月 28 日，維拉爾夫人的自動書寫紀錄中出現了一些拉丁文，以下是其譯文：『蓋上印章。那棵早已種在花園裡的冷杉樹，正呈現它自己的預兆。』這份書寫紀錄的末尾有一個潦草的簽名，以及三幅分別代表一把劍、一個懸掛的喇叭和一把剪刀的畫作。」

「在同一天，福布斯夫人據稱來自她兒子（已在南非戰爭中陣亡）的自動書寫紀錄中提到，他正在尋找一位能進行自動書寫的感應者，以便能為她自己寫下的內容提供佐證。這份書寫紀錄的產出時間，顯然早於上述維拉爾夫人的那份紀錄。」

「這起事件的引人入勝之處在於，一個上方飾有皇冠的懸掛喇叭，正是塔爾博特·福布斯生前所屬團部的徽章。此外，福布斯夫人的花園裡有四、五棵小冷杉樹，是她用兒子從國外寄給她的種子培育而成的；她將這些樹稱為「塔爾博特的樹」。維拉爾夫人對這些事實完全一無所知。而就巧合機率的問題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任何時候，維拉爾夫人的書寫紀錄中從未出現過喇叭，也從未提及過任何栽種的冷杉樹（第 172 頁）。」

奧利佛·洛基爵士對福布斯夫人、派普夫人、湯普森夫人以及維拉爾夫人之間多次交叉通訊的證據價值，表達了肯定與讚許的看法。這些測試有許多是來自一位自稱是弗雷德里克·邁爾斯的靈體。奧利佛爵士表示，在某些案例中，其展現出的學術造詣與 F·W·H·邁爾斯在世時的神韻驚人地吻合，並且超越了任何一位接收者自身所能掌握的知識範疇。J.A.希爾先生在上述著作的第 204 頁中補充道：

「其中某些通訊在許多微小的細微之處，都驚人地契合且展現出邁爾斯先生的特質；而這種由許多筆觸構成的心理層面證據，有些清晰，有些模糊，但全都傾向於刻畫出這同一個人格的面貌，我得說，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這種心理學證據與以往最常被追尋的、關於通訊者過去生活的個別正確事實一樣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再將這些交叉通訊（在某些例子中同樣具有其特徵，例如帶有霍奇森博士特徵的字謎，以及讓人聯想到邁爾斯先生的但丁、丁尼生和白朗寧事件）融入到這些證據之中，其結果便形成了一批強而有力的近期證據，其支持「與已故人類靈體通訊」的力道，或許比合格調查員此前所發表過的任何內容都要來得更為強大。」

對於將這些及類似事件歸因於心靈感應的理論，希爾先生寫道（第 203 頁）：

「如果活人之間的心靈感應能解釋這一切，那我們就必須相信，它可以在彼此素不相識的人之間，以一種非常明確且持續的方式發生，就像在荷蘭夫人早期的書寫紀錄以及湯普森夫人的部分出神言語中那樣。我們還必須假設，在相關的自動書寫者之間，存在著一個極其複雜的心靈感應網絡交織錯綜。此外，這種交互感應是發生在潛意識的深處，使得正常人格對所有這些驚人的活動完全一無所知。我承認我無法接受這一點。引用蘭格先生的話……『在某個節骨眼上，那些常識性的解釋反而會引發懷疑。』而且我認為，這種延伸擴大版的心靈感應理論，稱不上是常識性的解釋。如果它是憑藉自身的合理性而被提出，而不是為了躲避『靈體』而找的避難所，那麼在有常識的人看來，它只會被描述為一種罕見的荒謬胡言。」

兩位溺水身亡的水手

由墨爾本《光明先驅》編輯 W.布裡頓·哈維在其小冊子《他們都回來了!》中所述的一個案例，實際上相當於一次交叉引用，儘管這顯然並非刻意為之。某天晚上，在他家中的一個通靈會上，主導靈媒的靈體報上自己的名字為華特·羅賓遜，並表示弗雷德·菲爾德與他在一起，接著補充說他們兩人都在海上溺水身亡。哈維先生確實認識一位華特·羅賓遜，也早已得知他遇溺的消息，但他卻從未聽說過弗雷德·菲爾德這個人。

一年多以後，一位熟人碰巧告訴哈維先生，幾年前在與墨爾本一位靈媒進行的通靈會中，華特·羅賓遜和弗雷德·菲爾德曾向他打招呼，並宣稱他們已經溺水身亡。我將用哈維先生自己的話來完整講述這個故事：

「『我很熟悉華特和弗雷德，』我的那位線人繼續說道，『但我從未聽說過他們的死訊。他們曾一度是我的船友。直到他們據稱在和我的一番談話九個月之後，我才發現他們已經溺水身亡了。』那時我才第一次得知，這位偶然結識的熟人過去曾住在我在祖國所居住的城鎮幾英里外的地方。那段時間他一直在海上航行，而這正是他結識華特·羅賓遜和弗雷德·菲爾德的緣由。在此之前，我從未向他提及過這兩個名字中的任何一個。事實上，這是我們之間的第一次聊天，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以前不知道他曾經在英國住得離我這麼近（第 15 頁）。」

書籍測試

1922 年，查爾斯·德雷頓·湯瑪斯牧師出版了一本名為《人類存續的一些新證據》的書。他在這本書中大規模地開創了一種迄今為止鮮少被觸及的調查方法，即「書籍和報紙測試」。據稱，這些測試是來自他多年前過世的父親約翰·德雷頓·湯瑪斯牧師，並透過靈媒雷納德夫人以及一位自稱為菲達的靈體協助下完成的。

書籍測試（書中記載了數百個此類案例）的通用方法是，由「靈體」前往湯瑪斯先生的藏書室（該處與舉行通靈會的房屋有一定距離），挑選一本書，觀察該書中某個或某些頁面上的某些觀點，然後將其公佈出來。有幾次，這類觀察結果在當下就被記錄了下來；隨後經過核對，發現絕大部分都是正確的。

操作者們在看清書籍的實際印刷字樣時，顯然存在某些困難，但不知以何種難以理解的方式，他們卻能捕捉到印刷文字中所蘊含的觀點。他們似乎無法看到印在頁面上的

頁碼，但他們能從印刷內容的開端開始計算頁數，從而準確地指出他們想要引述的頁面。他們顯然無法看到頁面上印刷的頁碼，但他們可以從印刷內容的開頭開始計算頁數，因此能夠準確地指出他們想要參照的頁面。部分測試是從書架上的書籍中選取的，但另一些同樣獲得成功的測試，則是利用屬於他人的書籍來進行的；這些書籍被裝進仔細密封的包裹中，其內容在包裹被打開以核對測試訊息之前，對實驗參與者來說是完全一無所知的。

我將從湯瑪斯先生記錄的眾多案例中，選取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書籍測試範例。這些測試的內容相當廣泛，涵蓋了描述、幽默、時事話題、哲學以及宗教等各個領域。

「在你的藏書室裡，靠近門口最底層的書架上，取左數第六本書，翻到第 149 頁；在接近四分之三以下的位置，有一個傳達著後退或絆倒含意的詞。」

在該頁面大約過了一半多一點的位置，出現了以下這個句子：

「.....對於他們而言，一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彌賽亞是個無法逾越的絆腳石。

而在該頁面非常靠下的位置，他似乎捕捉到了某些關於巨大噪音的訊息，那不是一種尖銳、細微的聲音，而是一種沉重、更趨近於咆哮的轟鳴聲。」

在這頁接近底部的地方，出現了以下這個句子：

「那時我碰巧沿著海岸走，連續兩三天三夜都聽到了大砲的轟鳴聲。」（第 15-17 頁）

德雷頓・湯瑪斯先生表示，正如那些「靈體朋友」所言，提供這些書籍測試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證明自身的身分，不如說是在展示一種能力，亦即靈體有辦法獲取連靈媒或參與者都一無所知、卻又能在事後輕易驗證的資訊。

在第十二章中，湯瑪斯先生提供了一系列為格蘭康納夫人所傳遞的書籍測試，她本人也曾在《東方瓦器》一書中親自記錄過這些內容。這些訊息是由已故的愛德華·溫德姆·天南閣下透過同一位靈媒傳遞而來，並由已故的約翰·德雷頓·湯瑪斯牧師與靈體菲達進行通訊。這一次，他們使用的是格蘭康納夫人位於蘇格蘭宅邸、其市區住宅以及威爾斯福德莊園藏書室中的書籍。

作者在對兩年來的工作成果進行總結時發現，在 209 次主動提供的書籍測試中，有 147 次結果良好、26 次模糊不清，以及 36 次明顯失敗（第 98 頁）。

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測試

在結束書籍測試這個主題之前，讓我重新敘述一個同樣出自有關布拉瓦茨基夫人記載的此類範例。她的一生充滿了展現其在多個領域皆具備非凡力量的事件；關於這些，人們可以特別在 A.P.辛尼特所著的《奧秘世界》與《布拉瓦茨基夫人生活軼事》，以及 H.S.奧爾科特上校所著的《老日記隨筆》中讀到。G.貝斯登·巴特最近在其名為《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著作中，對她的一生進行了謹慎且深刻的記述。我從該書中選取了以下由瓦赫特邁斯特伯爵夫人所述的「測試」案例（第 153 頁）：

「瓦赫特邁斯特伯爵夫人所述的一段經歷，除非假設真師們確實存在且能夠與她溝通，否則根本無法解釋。1885 年秋天，在伯爵夫人尚未見過布拉瓦茨基夫人、甚至還不知道自己有可能會與她相遇之前，她正準備離開瑞典的家，打算去義大利與幾位朋友共度冬天，並計劃在途中順道拜訪位於埃爾伯費爾德的格布哈德夫人。當伯爵夫人

正在整理準備隨身攜帶的物品時，擁有靈視力與超聽力的她聽到一個聲音說：『帶上那本書，它在你的旅途中會派上用場。』那部被指名的書，是一位朋友編纂的關於塔羅牌的筆記及卡巴拉章節的手稿筆記集。瓦赫特邁斯特伯爵夫人完全想不出這本書會有什麼派上用場的地方，但她還是順從了耳邊聽到的指令，把它放進了一個旅行箱的最底層。到了埃爾伯費爾德後，格布哈德夫人說服了伯爵夫人前往維爾茨堡與那裡的布拉瓦茨基夫人共度冬天，而不是去義大利。當伯爵夫人抵達維爾茨堡，正準備走進餐廳喝點茶時，布拉瓦茨基夫人突然冒出一句，彷彿這件事一直盤踞在她心頭似地說：

『真師說你有一本書要給我，那正是我非常需要的。』

瓦赫特邁斯特伯爵夫人否認自己帶了任何書，但布拉瓦茨基夫人要她再好好想想，因為真師說她的訪客在瑞典時就曾被告知要帶一本關於塔羅牌和卡巴拉的書。伯爵夫人補充道，『這時，我才想起上面所說的那些情景。從我把那冊書放進箱底的那一刻起，它就淡出了我的視線，也被我拋諸腦後了。此時，當我急忙趕回臥室、打開旅行箱並翻到最底層時，我發現它就在我在瑞典收拾箱子時所放置的同一個角落裡，從那時到現在都未曾被動過。但這還不是全部。』當我手裡拿著書回到餐廳時，布拉瓦茨基夫人做了一個手勢並喊道：『等一下，先別打開它。現在翻到第十頁，在第六行你會看到這些字。』接著她便背誦出了一段文字。

我打開了這本書，請記住，這並不是一本可能也由布拉瓦茨基夫人所擁有的印刷書籍，而是一本手稿集，正如我所言，這是我的一位朋友為了供我個人使用而寫下的筆記和摘錄，然而，就在她所指出的那個頁面與那一行上，我真的找到了她剛剛所說的那些一模一樣的字眼。

當我把這本書遞給她時，我冒昧地問她為什麼需要它。

她回答道，『噢，是為了寫《秘密教義》用的。』

這無疑一舉證實了真師們的存在，以及布拉瓦茨基夫人確實擁有靈視的能力。」

報紙測試

儘管書籍測試已足夠令人滿意，但所謂的報紙測試效果甚至更為顯著。這些訊息所涉及的並非存在於圖書館、封閉包裹、甚至鎖上的鐵盒中的書籍，而是明天的報紙。雖然曾使用過各種不同的報紙，但主要以倫敦《泰晤士報》為主，因此這些通訊內容涉及的是尚未印刷出來的資訊；經向報社辦公室查詢後得知，在通靈會進行期間，排版鉛字甚至尚未組合完成，其中部分內容甚至可能根本還沒排版。關於這些測試，托馬斯先生也表示：

「必須瞭解的是，這些紀錄的副本在當晚就已製作完成，並在倫敦寄出，以便在隔天清晨送達。這份副本是按照我一貫的習慣寄給心靈現象研究協會秘書的，這項做法早在幾個月前就已開始實行，當時我意識到，在通靈會後隔天利用報紙進行的測試，已成為我透過雷納德夫人和費達與父親對話中的常態特徵（第 133 頁）。」

一般而言，這些測試與書籍測試一樣，通常帶有某種程度的模糊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傳遞訊息的智慧確實將報紙中的詞彙與詢問者所熟知的名字或事實聯繫了起來。例如，他們說（第 131 頁）：「在第 1 頁第 2 欄接近頂端的地方，有一個你父親在利克

時交情很好的牧師的名字。」結果在指定的那個位置找到了珀克斯這個名字，而他以前在利克確實認識一位叫這個名字的牧師。

在這些測試中存在許多奇妙的近似現象。例如，曾有預言指出，在某個特定欄位四分之一處，會出現托馬斯先生的父親、他自己、他母親以及一位姨母的名字。結果在指定的位置上，確實出現了約翰和查爾斯這兩個正確的名字。然而，原本應該是艾米莉和莎拉（姨母與托馬斯先生母親的名字）的地方，出現的卻是埃米爾·索雷這兩個字！同樣地，在被指出包含母親婚前姓氏「或非常相似的詞」的位置，出現的是多蘿西婭，而她實際的姓氏是多爾。

儘管存在這種模糊性，但這些訊息確實為存在參與者以外的智慧的證據提供了寶貴的補充。這份紀錄之所以特別有用，是因為托馬斯先生在報紙印刷出來之前，就已經將他的測試紀錄寄給了心靈現象研究協會的秘書。

在包含 104 項測試的 12 場此類通靈會中，托馬斯先生發現共有 73 項成功、12 項無定論，以及 19 項失敗；而在另一組試驗中，53 項測試裡就佔了 51 項成功（第 153 頁）。此外，也有許多測試是為參與者以外的人進行的，且涉及的事實完全不為參與者所知。

訊息的來源

在探究這些訊息的可能來源時，德雷頓·托馬斯先生深信它們確實來自他已故的父親，因為在他的所有通靈會中，都充滿了對其父親生前行蹤與周遭環境的提及，這些通常是雷納德夫人所不可能知曉的。同時，信中也提及了他父親在人世間的生活，此外，「它們還包含廣泛且難以捉摸的細微神韻，這些是冷冰冰的印刷文字所無法呈現的，但在其中，我看到了父親的個性，與他在世時我所深知的那個人完全契合（第 190 頁）。」當然，我們必須考慮到費達的靈媒有可能閱讀了他的心思，但對此他表示：「時至今日，我與費達進行的所有實驗，都未能發現她有任何探測我思想或複製我記憶的能力；所有證據都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第 192 頁）

他也提到，這是一種很奇妙的體驗：在經歷過透過散落在自己書房各處的書頁傳遞出精確的參考訊息後，卻聽到控制靈正費力地想拼出一個名字，而他自己心裡明明知道那個名字正是完成某段明確描述所必需的，但發現這樣費力卻通常連那個名字的首字母都無法突破，而且他自己對該名字的集中思索，似乎也沒有讓事情變得更容易一丁點。他得出結論：「我父親將他過去的記憶，與為了明日報紙排版而準備的素材聯繫在一起，這是唯一在邏輯上符合事實的解釋（第 194 頁）。」

至於「靈體」本身對於他們如何取得報紙測試資訊的看法，托馬斯先生收到了以下這段通訊內容：

「這些測試是由比我更高級的靈界領域的其他人所設計的，而我捕捉到了他們的想法。即使在我們沒有意識到思想源自何處時，也可以做到這一點，這非常類似於塵世的人類心智獲得靈感的情形。我們可以造訪這些更高級的幫手，而且即使遠離他們，也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們的協助。我目前還不確切瞭解一個人是如何取得這些測試資訊的，甚至曾想過，是否是更高級的引導者施加了某種影響，從而讓一個合適的廣告在便利的日期出現在對應的位置上；我曾思考過這一點，但並不知道答案。這些測試會比書籍測試更好，因為它們更加明確，且其目的將是證明我們能夠從參與者的心

智或周遭環境之外的其他管道獲取資訊；在這種情況下，試圖調用「潛意識」來作為解釋將是徒勞無功的。我被帶到了《泰晤士報》的辦公室，並不是我自己找到那裡的路的；當我們從事這類工作時，幫手總是源源不絕（第 201 頁）。」

在後來給出的另一段通訊中，針對「你現在明白你在《泰晤士報》辦公室裡實際運作的到底是什麼了嗎？」這個提問，父親表示：

「這依然是個謎。有一次，我以為我看到了已經排版完成的整個頁面；它看起來確實如此，而且我注意到了其中某些項目，我相信後來被證實是正確的。然而，過了一會兒當我再次回到辦公室時，因為我經常去兩次以確保測試準確，我卻發現該頁面實際上還沒有排版，這讓我感到十分驚訝，也非常令人費解（第 207 頁）。」

在其他的通訊中，這位已故的牧師對感知未來事件的各種可能方法進行了種種推測，但顯然不論是在那個世界還是在這個世界，時間的奧秘都尚未被解開。

第三十三章：局部物質化

物質化的各種類型

通靈會中所有最有趣的現象，都以某種方式與物質化有關，也就是說，在某個星光形體周圍構建出物理物質，以便棲息在該星光形體中的自我能夠藉此在物理界上產生作用。然而，這種物質化現象分為三種類型。請容我在此引用我自己在《星光界》一書第 118 頁中的一段文字。

「通靈會的常客們想必已經注意到，物質化現象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有觸感但不可見的；第二種，是可見但沒有觸感的；第三種，則是既可見又有觸感的。第一種現象最為常見，包括那些頻繁撫摸參加者臉部、或在房間內搬動小物件的不可見的靈體之手，以及產生『直接語音』的發聲器官。在這種情況下，所使用的是一種既不能反射也無法阻擋光線的物質層級，但在特定條件下，它能引起大氣振動，產生我們所感知的聲音。此類別的一個變體是某種局部物質化，它雖然無法反射我們肉眼可見的光線，卻能影響某些紫外線，因此能在照相機上留下或多或少的清晰印記，從而為我們提供了所謂的『靈體攝影』。」

「當可用的能量不足以產生完美的物質化時，我們有時會見到那種雲霧般的形態，這便構成了我們的第二類現象；在這種情況下，『靈體』通常會警告參加者，不可觸摸那些顯現的形體。而在較為罕見的完全物質化案例中，則具備足夠的能量在至少短暫的片刻內，凝聚起一個既可被看見、亦可被觸摸的形體。」

在我們所劃分的第三類子項目中，幾乎所有的現象都是透過第一種物質化類型來達成的。因為那些產生敲擊聲或令桌子傾斜、在房間內搬動物件或將其從地面抬升的『手』，通常是不可見的；然而，為了能對物理物質產生此類作用，這些手本身必須具備物理實體。偶爾，儘管相對罕見，我們能親眼看見這些手正在工作，這便向我們解釋了在絕大多數機制不可見的情況下，這些工作究竟是如何完成的。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威廉·克魯克斯爵士在他極其有趣的著作《通靈現象研究》第 93 頁中，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案例：

一隻發光的手

「我當時正坐在靈媒福克斯小姐身旁，現場僅有的其他人是我的妻子和一位女性親戚。我用我的一隻手同時握住靈媒的雙手，而她的雙腳則踩在我的腳上。我們面前的桌上放著紙，我另一隻空著的手則握著一支鉛筆。一隻發光的手從房間上方降下，在我身邊盤旋了幾秒鐘後，從我手中拿走了鉛筆，迅速在一張紙上書寫，隨後扔下鉛筆，升到我們的頭頂上方，逐漸消失在黑暗中。」

敲擊聲與桌子傾斜現像已廣為人知，無需贅述；但在沒有任何可見之手接觸的情況下，重物被升起並懸浮空中的案例則較為少見，因此在此引用一兩個這類案例或許大有裨益。在剛才引用的那本書的第 89 頁中，威廉·克魯克斯爵士告訴我們：

「在五個不同的場合中，一張沉重的餐桌在特殊的情況下，從地面升起幾英吋到一英尺半不等，而當時的條件使得任何作弊手段都絕無可能。在另一次場合中，當我握住靈媒的手與腳時，一張沉重的桌子在充足的光線下從地面升起。還有一次，桌子不僅

在無人接觸的情況下升起，且當時的條件是我預先安排好的，足以確保該事實具備不容置疑的證明。」

由此可見，我在前幾頁所描述的類似個人經歷，絕非絕無僅有的特例。羅伯特·戴爾·歐文先生在他那本《另一個世界邊緣的足音》第 74 頁中，也提供了一個性質相似且引人注目的案例：

懸浮案例

「1858 年 10 月 1 日，在巴黎附近一位法國貴族，多許斯伯爵的餐廳裡，大白天下，正當叉式午餐結束之際，我親眼看見一張可坐七人、其上還擺放著水果與美酒的餐桌，正如前述那般升起隨後落下。當時所有賓客都站在桌子周圍，沒有任何一個人碰觸到桌子。在場的所有人都目睹了這同樣的一幕。凱德先生（已故英國陸軍凱德將軍之子）與其夫人在 1859 年 4 月於巴黎告訴我：在 1857 年 12 月的一次晚間拜訪中，他們前往一位住在巴黎馬圖林農場路 28 號的朋友家。當時凱德夫人正坐在扶手椅上，突然感覺到椅子在移動，彷彿有人從下方托住了它。隨後，椅子緩慢且平穩地升向空中，並在那裡懸浮了約三十秒之久，凱德夫人的雙腳距離地面約有四、五英尺高。接著，椅子又輕柔且平緩地落下，當它接觸到地毯時，完全沒有產生任何震動。當椅子升起時，沒有任何人碰觸它；在它懸浮於空中時，除了凱德先生因擔心發生意外而上前碰觸了凱德夫人之外，也沒有任何人靠近過。當時房間內燈火通明，一如法式沙龍往常那般；在場的八、九名人士全都以同樣的方式目睹了同一件事。當凱德夫婦向我敘述這起事件時，我做了筆記；他們為了作為真實性的佐證，慷慨地允許我使用他們的真名。」

人們連同椅子一起被這樣舉起來的情況其實相當頻繁，儘管我想，高度能達到五英尺的例子確實罕見。威廉·克魯克斯爵士目睹過幾起同樣現象的實例，並在他的《研究》一書第 89 頁中如此描述道：

「有一次，我親眼目睹一把坐著一位女士的椅子從地面升起幾英吋。在另一次場合中，為了避免讓人懷疑這是她自己以某種方式暗中操縱的，該女士特意跪在椅子上，使椅子的四隻腳都能完全暴露在我們的視線之內。隨後，椅子升起了大約三英吋，在空中懸浮了約十秒鐘，接著緩慢降落。還有一次，在兩個不同的場合中，兩名兒童連同他們的椅子在大白天下從地板上升起，當時的條件（對我而言）是最令人滿意的；因為我當時正跪在地上，嚴密注視著椅子的腳，並觀察以確保沒有任何人能碰觸到它們。」

「我所目睹過最驚人的空中懸浮案例，都是發生在霍姆先生身上。在三個不同的場合中，我曾看見他整個人完全從房間的地板上升起：一次是坐在安樂椅上，一次是跪在椅子上，還有一次則是完全站立著。在每一次的場合裡，當該現象正在發生時，我都有充分的機會全程密切注視。」

「關於霍姆先生從地面升起的記錄至少有一百起，且是在同樣為數眾多的不同目擊者面前發生的。而我曾親耳聽過此類現象中最驚人一起事件的三位目擊者（鄧雷文伯爵、林賽勛爵和溫恩上尉），由他們口中親自述說當時情況最為詳盡的經過。若要否定關於此課題的記錄文獻，無異於否定人類所有的證言；因為無論在正史或野史中，沒有任何事實能獲得比這更強大、更無懈可擊的證據陣容所支持。」

奧爾科特上校在他的著作《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們》中，也提到曾親耳聽過其中一目擊者的講述。同時，他也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艾迪兄弟幾起非常令人震驚的空中懸浮實例。

我自己曾有三次在場，目睹坐在沉重扶手椅上的靈媒，在我們圍坐於桌旁時，被整個人舉起並越過我們的頭頂，最後被安置在桌子的正中央。在其中兩次場合中，我親自握著靈媒的一隻手，並在他的空中翱翔過程中全程緊握，而另一隻手則由一位值得信賴的朋友握著。儘管這是在黑暗中發生的，我們因此確信物理界沒有任何人舉起那把椅子；雖然事實上我們並不需要這種保證，因為房間裡根本沒有人具備完成這種大力士般壯舉的力量。當靈媒和他的大椅子安全降落在桌上的那一刻，靈體透過預先約定的信號敲擊要求點燈，以便讓我們看清眼前的成果；我們那幾位死去的朋友顯然對他們的這項成就感到相當自豪。

被抬升至天花板

我自己也曾在一次通靈會中，以一種相當不尋常的方式被舉了起來——至少我還沒有聽說過任何其他完全相似的案例。那是我參加的最早期的幾次公開通靈會之一，現場有許多我完全不認識的人。桌子對面的幾位女士大喊著說有一隻手正在拍打和撫摸她們，但在絕對的黑暗中，這對我來說似乎並非完全令人信服；因此，當她們對「親愛的靈體」表達的喜悅與感激之情開始顯得有些單調時，我平靜地問道：「靈體能否行個方便，過來碰碰我？」我幾乎沒指望會得到任何回應，但那「靈體」立刻如我所願；我的手瞬間被一隻強而有力的手緊緊抓住，並向上拉，使我不得不從椅子上站起來。甚至當我直立站好時，那股向上的拉力依然在持續，於是我急忙踩上我的椅面。那股穩定且不可抗拒的拉力仍在繼續，片刻之後，我僅靠一隻手懸掛在半空中，並且仍在上升。我的指節觸碰到了抹灰天花板那光滑、冰冷的表面，那是一間挑高很高的房間，接著，顯然是另一隻手穿透天花板，輕柔地拍了拍我的手，隨後我感覺到自己正在下沉。緊接著，我的雙腳踩到了椅子，直到那時，那隻緊握的手才放開，並在離開前給了我最後一次熱情的握手。我從椅子上爬了下來，深信「消逝之手的緊握」有時可能會是相當強勁的。

當我事後向懷疑論者講述這個故事時，總是會遇到兩種解釋。第一，那天花板上裝有活門機關，並且採用了某種機械裝置；第二，靈媒在黑暗中站在桌子上，親自把我舉了起來。對於第一個假說，我的回答是：那天花板是樸素、光滑且粉刷過的灰泥面，上面連一條裂縫都沒有，因為事後在充足的光線下，我再次爬上椅子仔細檢查過它；雖然它距離我伸手可及的高度還有好一段距離，但如果那裡真有裂縫，是絕對不可能漏看的。此外，我的要求是根本無法預見的，更遑論去預先做出安排，好用如此驚人的方式來滿足它。至於第二個假設，該靈媒是個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男人，而我的體重超過十三英石（約 82.5 公斤）；也許提出這個建議的懷疑論者，可以自己試著站在一把僅有中央單柱支撐的圓形餐桌邊緣，然後單手將一個比自己沉重得多的人直接向上舉過頭頂，並且在整個過程中，僅僅靠著一隻手將他維持在懸空狀態。

真正的懸浮

很有可能，我所引用或描述的所有舉升案例，都是由物質化的手所完成的，就像我最後那次親身經歷一樣。還有另一種全然不同的空中懸浮方法，在東方國家偶爾有人修

練，那是一種更為奧秘且科學的方法，其成功取決於對一種能與重力作用相抗衡的斥力的理解與運用。我也曾親眼見過那種方法，事實上，每一位實修魔法的學生都對其應用瞭如指掌；但在我看來，上述任何一個案例都不太可能動用了這種力量。

重力本質上其實是一種具有磁性特質的力量，正如普通的磁力一樣，它也可以被逆轉並轉化為斥力。這種特殊磁力的逆轉，可以被那些習得其奧祕的人隨心所欲地產生；但它也經常在不同類型的狂喜者身上無意中發生。例如，歷史上關於聖德蘭與庫比蒂諾的聖若瑟都有記載，他們常常在進行冥想時以此種方式懸浮起來。然而，我認為那些在唯靈論通靈會中懸浮起來的人，通常只是單純地被逝者那物質化的手所托舉著。

這些同樣的物質化之手，操辦著通靈會裡所有較為瑣碎的事務：它們會為那台每場必備的音樂盒上緊發條，並讓它在參加者的頭頂上飄浮盤旋；它們會彈奏（有時音色極為甜美）那種奇特的迷你齊特琴，這種樂器通常被悅耳地稱作「仙女之鈴」；它們有時會灑水或噴灑香水；它們甚至會帶來鮮花、水果和方糖，而我曾親眼見過它們極其靈巧地將方糖直接塞進在場朋友的嘴裡。

它們通常也被運用於石板書寫之中，儘管這種現象有時能透過凝聚法更為迅速地達成，關於後者我們稍後便會提及。但在通常情況下，被夾在兩塊石板之間的鉛筆碎片，是由一隻手所引導的，而這隻手，僅僅只有足以抓握住筆尖的微小局部被物質化了。

石板書寫通靈會

大約二十年前，倫敦有一位著名的靈媒曾將這種石板書寫發展到了極高、近乎完美的境界。對於那些自大固執、吹噓只要有自己在場就絕不可能發生任何異象的懷疑論者來說，這絕對是帶他們去體驗的最完美演示。你可以與靈媒約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夏日清晨十一點；在赴約的路上，你先帶領那名懷疑論者走進一家文具店，讓他親自購買兩塊普通的學校石板，並在兩塊石板之間放一小截石筆碎屑（有時甚至是兩、三塊不同顏色的筆屑），接著用牛皮紙將它們包裹起來並牢牢綁緊。隨後，你再買一根最頂級的封蠟，要求懷疑論者用他自己的印章在繩結上隨意蓋印密封（越多越好），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絕對不要讓這個包裹離開他的雙手。

接著，我們會前往靈媒的住處並開始通靈會，同時會告誡那名懷疑論者直接坐在他那包石板上，以確保它們絕對不會被動手腳。靈媒會先用他自己的石板開始操作，這些石板在通靈會開始前總是放在桌上供人任意檢查；而懷疑論者通常會對這些石板提出一套精心編造的理論，比如訊息其實早就寫在上面，只是用酒精洗掉，好讓它們待會兒重新顯現；又或者，靈媒待會兒肯定會利用手法將它們掉包，藏到讓人看不見的地方。通常，最好的作法就是任由他高談闊論、不予理會，因為你很清楚，自己完全有資本好整以暇地靜待時機。

靈媒會用單手將一塊石板緊貼在桌子的下表面，那是一張普通的小木桌，沒有抽屜，顯然沒有任何形式的機關，甚至連一塊桌布也沒有。在這樣的條件下，任何簡單的問題都會得到書面解答，或者任何口述的句子都會被忠實地記錄下來。此時，懷疑論者通常會插話，要求用梵文、中文或切羅基語寫下一個句子；如果主導的「靈體」承認自己恰好不懂這些語言，懷疑論者就會顯得無比得意。偶爾，靈體會找來某個懂得這些語言的靈體，這時懷疑論者就會有些大驚失色，儘管他依然死死抱著「這整件事不知怎的肯定還是個騙局」的念頭。

然而不久之後，當通靈會進入高潮，我們便會試探性地詢問主導的靈體，是否能在我們自備的石板上書寫；儘管我曾有一兩次被告知他們擔心能量不足，但在四分之三的情況下，得到的答覆都是肯定的。隨後，你轉向那名懷疑論者，請他拿出他的包裹，並叫他檢查上面的封蠟，好百分之百確定它完全沒有被碰過。接著，他會被禮貌地要求用自己的雙手將這個密封的包裹捧在桌子上方，此時靈媒可能會捏住包裹的一個角，或者僅僅是把手輕輕搭在上面。接下來，懷疑論者會被要求在腦海中構思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絕對不能透露任何關於問題性質的蛛絲馬跡。他照做了，而此時最有趣的觀察研究，莫過於當他聽到那陣急速的書寫聲，正從他自己雙手緊握的包裹內部清晰傳出來時，盯著他的面部表情。片刻之後，三聲清脆的敲擊聲將示意訊息已經完成，靈媒隨後會移開他的手，神色莊重地請懷疑論者檢查他的封蠟，確保它們完好無損。

隨後，他會剪開他的包裹，接著發現他那兩塊新石板的內表面，竟然寫滿了工整的字跡，內容正是有關於他在腦海中所默想的問題。通常在那個當下，他會震驚得啞口無言，只能悻悻然回家自行思索；但到了週末，他一般就已經說服了自己，認定我們是以某種無法解釋的方式被欺騙了或產生了幻覺，並且堅信：「我們當然沒有真正看見我們以為自己看見的東西。」儘管如此，這依然是一個極難啃的硬骨頭（難解之謎）；而他日後頻繁提及「那場聰明卻荒謬的表演」，正顯示出這件事始終縈繞在他的心頭，且這對他所產生的正面影響，或許遠比他口頭上願意承認的還要多。

以這種方式給出的解答，往往展現出相當高的智慧與知識。然而在我看來，這些解答常常受到提問者鮮明立場的極大修正，究竟是出於討好提問者的友善渴望，還是因為這些想法很大程度上只是提問者自身心智的投射，目前尚無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例如，我記得自己曾收到過一份關於某些我深感興趣之人的存在性的絕對肯定陳述；該溝通實體不僅斬截地斷言了他們的存在，而且對他們的態度與我本人的立場完全如出一轍。然而，我事後發現，就在僅僅一週前，那個聲稱是同一個靈體的實體，在為另一個人寫下解答時，卻完全否定了有這類人物的存在！這或許是因為我們當時面對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溝通實體，其中一個出於某種原因冒用了另一個的名字與頭銜；但至少意味深長的是，在這兩個案例中，所表達的觀點都與提問者的觀點精準契合。另一方面，我也必須承認，在許多情況下，給出的解答完全出乎我們所有人的意料，並且包含了在場任何人絕無可能知曉的資訊。

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這種石板書寫會是傳遞訊息最簡單的形式之一，而且確實是唯一能在大白天下輕易進行的書寫類型。因為事實上，它從未真正地在日光下進行，即便周圍的環境條件對我們而言是如此絕對地令人滿意。在兩塊石板之間，或者在石板與桌子之間，始終存在著讓物質化變得輕而易舉的黑暗。當一個肉體以普通的方式緩慢生長並構建在一起，當它被生命原理徹底滲透並由靈體明確賦予能量時，它就會成為一個相對永久的有機體，並且能夠在一定的限制內，抵禦來自外部的振動衝擊。

我們必須記住，物質化僅僅是對此的一種拙劣模仿，它不過是偶然聚合在一起的原子群，在與自然的常規法則與秩序相抗衡的情況下，被強行暫時維繫在特定狀態中。因此，它需要被極其小心、費力地持續維持其結構；此時，任何來自外部的劇烈振動衝擊，都會極其輕易地將其徹底瓦解。另外必須記住的是，用於物質化的物質幾乎全都是從靈媒的身體中抽取的，因此這股物質本身承受著一股強大的本體吸引力，不斷地試圖將它拉回靈媒體內。正因如此，除非處於極其罕見的例外情況下，普通光線那極其強烈且高頻的振動，會在幾乎一瞬間將物質化結構完全溶解。

在極其微弱的光線下，這種結構依然能維持一段時間，例如將煤氣燈調得極低，或是使用所謂的「夜光石板」。夜光石板通常是一塊塗有發光漆的木板或厚紙板，白天在太陽下曝曬，以便在夜間發出微弱的磷光。然而，星光界本身的資源之一，就是能產生一種柔和的光線，其對物質化結構的破壞影響似乎遠沒有那麼劇烈。在這種特殊的星光照明下，寫字的手有時能夠維持其肉體般的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1861 年 8 月 18 日，利弗莫爾先生與凱特·福克斯舉行的一場通靈會記錄摘要，便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一小時的書寫

「那些卡片成了一個直徑一英尺的光圈中心。仔細觀察這一現象，我看到一隻手正拿著我的鉛筆，停在其中一張卡片上方。這隻手安靜地由左至右橫向移動，當寫完一行後，便移回起點開始寫另一行。起初，它是一隻形狀完美的手；隨後，它變成了一種比人類的手還要小的暗色物質，但顯然仍握著鉛筆，書寫斷斷續續地進行著，而整幕景象維持了將近一個小時清晰可見。我無法想像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證明『靈體書寫』真實性的證據了。所有對抗欺騙的可能預防措施均已做足。在整個過程中，我始終握著靈媒的雙手。我至今仍保留著那些卡片，兩面都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上面所表達的情感具有最高尚的特質，純潔且充滿靈性。」——（《可疑的邊界》第 301 頁）

這段記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佳的範例，展示了即便在這些格外有利的條件下，要將物質化結構維持如此長的時間是多麼地困難。雖然要保持手部的完整形狀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事，但某種仍能握住並引導鉛筆的可見物質，不知怎地依舊被維繫在一起，直到必要的工作宣告完成為止。

小寫字板的運作有時似乎是透過局部物質化來實現的；因為我曾親眼見過一些案例，寫字板顯著地在放置於其上的手指下方自行移動，而絕非受手指推動。當顯然是手在帶動寫字板時，這種現象自然屬於我們的前述第一類現象——即靈媒的身體被利用，儘管該靈媒可能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完全無意識。

直接繪畫

我自己也曾見過一些非常優秀的繪畫樣本，它們很可能也是以與上述書寫相同的方式完成的。我之所以說很可能，是因為這些畫作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因此無法百分之百確定；它們也有可能是透過凝聚法製成的，但由於那是一道更為困難的程式，我認為不太可能動用了這種方法。過去有某些靈媒專門從事這種畫作的產出，這確實是星光力量一次非常令人賞心悅目的展示。我曾兩次目睹一幅大約 8x5 英吋的小型風景畫，在完全黑暗的環境中、在一張做有標記的紙上，於 15 到 20 分鐘內憑空產生。畫工相當不錯，色彩自然且和諧，而且當電燈重新點亮時，部分顏料甚至還是濕的。我完全確定，這兩次實驗中所使用的紙張，全都是我自己帶去的。在其中一個案例中，就在熄燈前的一瞬間，我從那張紙的一個角落撕下了一塊形狀奇特、呈鋸齒狀的碎片，並將其由我本人妥善保管，直到畫作完成。當電燈重新打開時，我發現這塊碎片與畫有風景畫的紙張撕裂處精準契合，嚴絲合縫。

在這兩個案例中，那幅風景畫都不是我所認得的地方，儘管在同一個靈媒的家中，我曾看過畫工精湛、描繪著我所熟悉場景的畫作，且被告知它們也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

產出的。在這兩個案例中，現場都準備了一盒水彩、一個調色盤和幾支畫筆，且在通靈會結束後，它們都留下了曾被使用過的痕跡。在另一個場合中，透過一位不同的靈媒，我還見過一幅尺寸大得多的彩色粉筆畫在黑暗中以更短的時間被產出；但在此案例中，其筆法雖然大膽豪放且揮灑自如，卻也著實顯得粗糙且不穩定。這次的創作主題是一位女士的頭像，其神韻是可以辨認出來的，儘管稱不上帶有美化修飾。在所有這些場合中，絕對可以確定靈媒完全沒有參與這些畫作的製作，因為他們的雙手全程都被緊緊握著，且在其中兩個案例中，他們的身形輪廓也足夠清晰可見，足以防止他們進行任何不被當場察覺的移動。

音樂表演

一個人若在生前熟練掌握了任何一種樂器的操作，當他脫離肉體後，並不會失去這項能力。我曾聽過小提琴和長笛被不可見的手彈奏得相當不錯，當時光線充足，足以讓人看清現場所有具備肉身的人都沒有碰觸這些樂器。我也曾多次看到六角手風琴以同樣的方式被彈奏，有時我甚至自己握著樂器的另一端。在我的見證下，鋼琴也曾多次被不可見的手彈奏，而在這種情況下，遮蓋鍵盤的琴蓋不論是打開還是關閉，似乎都沒有差別。有時在開始演奏前，逝者會猛然掀開琴蓋，那時我們能看見琴鍵隨著演奏進行而依序下陷，其狀態就跟我們親手彈奏時一模一樣。如果我們在演奏過程中關上琴蓋，演奏通常仍會繼續，就好像琴蓋一直開著一樣。我有兩次聽見鋼琴內部的琴弦在琴鍵完全沒有移動的情況下被彈奏，就像彈奏豎琴的琴弦那樣。

威廉·克魯克斯爵士在其著作的第 95 頁中，給出了另一個案例，講述了一個人在死後仍保留了操作其生前所熟練之儀器的能力。該操作者當時並非真的在使用他的儀器，但他無疑展示了如果儀器在場，他依然擁有操作它的能力。故事如下：

電報員

「在一場與霍姆先生進行的通靈會中，一根我先前提到過的小木條，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跨越桌面移向我，並透過敲擊我的手來向我傳遞訊息，由我依序背誦字母表，而那根木條則會在對應的正確字母上敲擊我。該木條的另一端則歇停在桌面上，與霍姆先生的雙手保持著一段相當的距離。」

「那些敲擊聲是如此尖銳且清晰，而那根木條顯然受到主導其運動的不可見力量極其完美的控制，以至於我開口問道：『主導這根木條運動的智能，能否改變這些動作的特性，透過在我手上的敲擊，利用摩斯密碼為我傳遞一段電報訊息？』（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當時在場的其他人對摩斯密碼完全一無所知，而我也只不過是略懂皮毛。）我這話剛說完，敲擊的特性立刻發生了改變，訊息便完全依照我所要求的方式繼續傳送。然而，這些字母發送的速度實在太快了，以至於我頂多只能偶爾捕捉到一兩個單詞，結果漏掉了整段訊息；但我所聽到的，已足夠讓我深刻確信，在線路的另一端，不論那究竟身處何方，必定坐著一位極其優秀的摩斯電報操作員。」

直接語音現象

在前述吹奏長笛的案例中，顯而易見的是，演奏者不僅必須物質化出用以按壓按鍵的指尖，還必須物質化出一個用以吹氣的嘴巴。在通靈會中，死者將發聲器官物質化到足以發出清晰可辨之聲音的程度，這絕非罕見之事；儘管（正如人們自然會想到的那樣）這似乎是一項比物質化一隻手要困難得多的壯舉。這種器官的構造往往顯得不夠完美，導致發出的聲音成了一種沙啞、帶有口哨聲的低語。我想，一個不習慣此道的幽靈在初次嘗試物質化聲音時，幾乎毫無例外地只能發出最微弱的耳語；但另一方面，常規靈媒的「指導靈」由於已經練習過數百次這種物質化器官並藉此說話的技藝，往往能擁有一種完全自然且極具個人特徵的嗓音。

在過去這半個世紀裡，凡是經常參加某些著名靈媒通靈會的人，想必都非常熟悉那位自稱為「約翰·金」的靈體首領那圓潤、洪亮的嗓音，以及他向那些他所熟知並信任的人打招呼時，那種熱情、友善的態度。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我邀請了一位靈媒到我鄉間的小屋作客。當時我們正一同穿過一片麥田，一個廣為人知的「靈體之聲」竟然以世界上最自然不過的方式加入了我們的對話，那種感覺，就跟有第三個人正與我們並肩同行完全一模一樣。

我非常清楚，對於「靈體之聲」的一般解釋，通常會歸咎於靈媒所施展的腹語術；但當你清晰認出那聲音正是某位在人世間你所熟知的人時，這種解釋就顯得有些差強人意了。此外，它似乎也完全無法解釋我曾在自己家中通靈會上遇到的一個事實：當時，那些不可見的表演者為我們獻唱了一首歌曲，其中的四個聲部都清晰可聞，其中有兩個聲部是由非常優美的女聲所演繹。而這一切，是在靈媒為男性（且當時正處於深度出神狀態）、且現場除了男性（皆為我信任的朋友）之外絕無其他具備肉身之人出席的情況下發生的。

在這種局部物質化的範疇下，我們還必須將有時被稱為「靈體照片」的現象納入其中；因為任何能夠被拍攝下來的東西，理所當然都必須是物理物質，且能夠反射某些可以作用於相機感光底片上的光線。這絕不意味著它必須由我們肉眼可見的物質所組成，因為相機對很大一部分的光化性紫外線非常敏感，而這類射線對於我們目前生理構造的肉眼來說，根本無法產生任何視覺印象。

我對攝影有著足夠的瞭解，深知要透過欺騙手段來製作一張所謂的「靈體照片」是多麼輕而易舉的事；但我同樣也清楚知道，事實上有很大一部分的照片，絕非透過這種手段產出的。我曾見過數量極其龐大的這類照片，它們都是威廉·托馬斯·斯蒂德先生在調查這種奇特的通靈形態時，在嚴格的測試條件下所拍攝的；此外，我也有幸親眼目睹了幾張專為我們已故的副主席 A.P.辛尼特先生所拍攝、以及由他本人所親自拍攝的此類照片。

一張有趣的照片

一位退伍老軍官曾向我講述了一個關於這種局部物質化逝者攝影的極佳典型案例。在一段相對較短的時間內，他相繼失去了（如同我們通常的說法）三個女兒。有一天，在一個距離他家數百英哩遠的大城市裡，他看到了一家照相館的廣告，宣稱能夠拍出逝者的肖像，於是他就地走進了那家照相館，要求為自己拍攝一張照片。他完全沒有透露自己的任何預期，甚至表現得除了自己的肖像之外什麼都不期待；他斷言，攝影師絕對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認識他。然而，當他去取照片時，卻發現有三張漂浮的面孔聚集在他自己的頭像周圍，雖然比他的面容更為黯淡，但清晰可辨、絕無誤認的可

能。他向我展示了那張照片，以及他女兒們生前的肖像；毫無疑問，她們與那張在死後拍攝的照片中的年輕女士完全是同一些人。

在《攝影不可見之物（Photographing the Invisible）》一書中，詹姆斯·科茨醫師（Dr. James Coates）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照片的範例，照片上出現了有時被稱為靈力「額外顯影」的現象。其中許多照片是在完全無法對底片進行任何預先準備的條件下拍攝的，並且是在可靠證人的現場監督下進行沖洗。著名的美國「靈魂攝影師」愛德華·威利先生（Mr. Edward Wyllie）講述了一起關於一名中國男子照片的奇特案例（第 167-8 頁）：

「我當時一直在洛杉磯為心靈現象研究協會的一些紳士進行測試。有些人確信靈魂攝影的事實，有些人則不然。其中一位成員建議，如果我能在一張對這個主題與通靈學都一無所知的人的底片上取得『額外顯影』，那將會是一件好事。這樣一來，就不能說他們的知識或態度與結果有任何關係。要找一個具備所需資格的人並不容易。直到有一天，一名華人洗衣工『查理』來拿我的衣服時，我突然想到問他：『查理，你想拍張照嗎？』『不』，他回答，『我不喜歡那樣。』他知道我是個攝影師，但我看他就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攝影抱有反感。在他來了兩三次之後，我試著說服他。我向他證明這不會有任何害處，而且我會免費為他拍一張『玻璃底片』（當時對負片的稱呼），並印幾張他自己的漂亮照片給他。查理想回家換衣服，但我知道不能讓他溜走，於是說服他坐下。他非常害怕。我讓他放鬆心情，叫他過幾天再來，我會把照片給他。當我沖洗底片時，上面出現了兩個『額外顯影』——一個中國男孩和一些中文文字。當查理過來時，我把照片拿給他看，他說：『那是我的孩子；你在哪裡抓到他的？』我問他這是不是他在城裡的某個堂兄弟。他說：『不，那是我的孩子。他不在這裡；你在哪裡抓到他的？』我問他孩子在哪裡，他說：『那是我的孩子。他在中國。已經三年沒見到他了。』」

「查理不相信我沒有透過某種魔法把他『孩子弄到這裡』。隨後查理帶了其他華人——他自己的朋友——來看這張照片，他們都認出了這個孩子。查理当时並不知道他的兒子已經死了。就他所知，孩子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很健康。」

威利先生在信件與髮絲的照片上取得相同的靈力感應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科茨醫師敘述（第 197 頁及隨後頁數），在威利先生獲邀訪問蘇格蘭之前，《兩個世界》（1909 年 1 月 1 日）雜誌曾提出對其攝影能力進行一次測試。「結果，大約有 40 人寄去了髮絲要求進行拍照。所有人都獲得了一些『額外顯影』，其中一些是已故親友可被認出的肖像。

在實驗者當中包括了阿奇博爾德·科茨醫師（Dr. Archibald Hunter，來自 Bridge of Allan）的寡婦 A.S.亨特夫人（Mrs. A. S. Hunter），以及倫敦俄羅斯農民工業的主席、同為寡婦的 A.L.波戈斯基夫人（Mme. A. L. Pogosky）。波戈斯基夫人的名片照片上有兩個靈力面孔——一個是亨特醫師，另一個則是科茨醫師的朋友奧爾德先生（Mr. Auld）已故的妻子。亨特夫人的照片除了她寄出的信件與髮絲外，還顯示了三個形體，經確認為一名老校友以及一對姪女和姪子，皆已離世。關於奧爾德夫人的照片，科茨醫師備註道：

「在此我們擁有一位女士經確認無誤的肖像，是由一位遠在六千英里之外、對奧爾德先生或我們完全一無所知的陌生人所拍攝的。直到 1909 年 3 月 17 日，即這張照片取得近兩個月後，我才寫信給這位靈媒（威利先生），而羅塞（Rothesay）完全沒有人知道這張照片的存在……直到近 14 個月後。事實真比小說更奇特。」

後來，威利先生訪問了位於蘇格蘭的科茨醫師及其夫人，並在那裡拍攝了許多『靈魂』照片。當他正在打包物品準備離開時，科茨夫人（她自己也是位靈媒）突然衝動地要求進行一次合照。威利先生已經打包好了他最喜歡的相機，但房間裡還有一台柯達相機和一些在當地（即羅塞）購買的底片。其中一張底片對科茨夫人進行了曝光，沖洗出來時，同樣清晰地顯示出了非常相似她外祖母的肖像（第 223 頁）。

威利先生的『額外顯影』能在測試條件下產生，由格拉斯哥通靈學家協會任命的測試委員會報告所證實。他們規定必須由他們提供相機與底片；前者屬於委員會的一員，後者共計 8 張，是在會見前 20 分鐘於最近的藥房購買的，並在藥房的暗房裡裝入底片夾中。底片曝光後，立刻放入相機包中，由委員會帶走並進行沖洗。在這些測試條件下，有幾張底片呈現出了靈力印記（pp.253-6）。」

第三十四章 心靈現象導管的操控

高利格通靈圈

在三本極具價值的著作，《心靈現象的現實性》（1916 年）、《心靈現象科學實驗》（1919 年）以及《心靈現象結構》（1921 年）中，已故的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理學博士 W·J·克勞福德先生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精心分類的詳細記錄，記載了他對高利格通靈圈心靈傳動現象所進行的一系列長期調查，而他的研究特別是從力學的角度切入的。這個通靈圈之所以得名，是因為它主要由核心靈媒凱瑟琳·高利格小姐及其家族成員所組成，其中包括她的三位姊妹、弟弟、父親和姐夫，極少有外人參與。

記錄聲音

克勞福德博士的研究方法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在研究的一開始，他就試圖讓自己和圈內的其他成員確信，他們只是在通靈室的特殊條件下，產生了幻覺性的感官意象。為了做到這一點，他使用了留聲機進行了多次錄音。他透過敲擊聲與那些隱形的操作者進行溝通，向他們解釋自己即將進行錄音，並請求他們在錄音蠟筒旋轉所允許的時間範圍內，盡可能完整地呈現他們在圈內曾製造過的各種聲音。關於這一點，他表示：

「我隨後詢問操作者們是否一切就緒，在他們敲擊三下表示肯定後，我大喊『開始』。剎那間，一聲如雷鳴般的重擊在地下震響，我隨即啟動了機器。緊接著，接連出現了六下如大鐵鎚般的猛烈轟擊、各種雙擊與三連擊聲，以及像用砂紙摩擦地板般的沙沙聲；手搖鈴被舉起並搖響；桌腳被抬高並往地下磕碰；還聽到了彷彿在鋸木頭的聲音等等。他們一直維持著這股驚人的噪音，直到我大喊『停止』；話音剛落，四周頓時陷入一片絕對的死寂。我們隨後試聽了錄音，發現大部分的噪音都被記錄了下來；不過那隻鈴由於搖晃的位置太遠，幾乎聽不到聲音。因此，我向操作者們建議，他們應該直接在通靈圈的正中央、且盡可能靠近留聲機喇叭口的地方搖鈴，並承諾絕不試圖去碰它，以免破壞他們的平衡狀態。於是，在錄製下一張唱片時，那隻鈴就在距離我手部一兩英吋內的地方被搖響，而且由於太過靠近喇叭口，還不小心碰到了它並將它從儀器上撞了下來。這導致該段錄音受到了一點損壞。」

「總共錄製了三張良好的紀錄和一張部分受損的紀錄，這些紀錄毫無爭議地表明，正如預期的那樣，這些聲音都是普通的客觀聲音。（《心靈現象的現實性》，第 30-31 頁）」

為靈媒秤重

在這本著作的後續部分中，克勞福德博士記錄了許多實驗。在這些實驗中，他在放置於參與者圓圈中央的桌子或凳子懸浮之前與期間，為靈媒秤了體重，而該物體在懸浮時，絕未與靈媒或任何其他參與者的身體或衣物的任何部分接觸。他對此得出的結論如下：

「 (a) 當桌子穩定懸浮時，靈媒身上所增加的重量，非常接近該桌子的重量。

(b) 因此，反作用力的承受點似乎主要是在靈媒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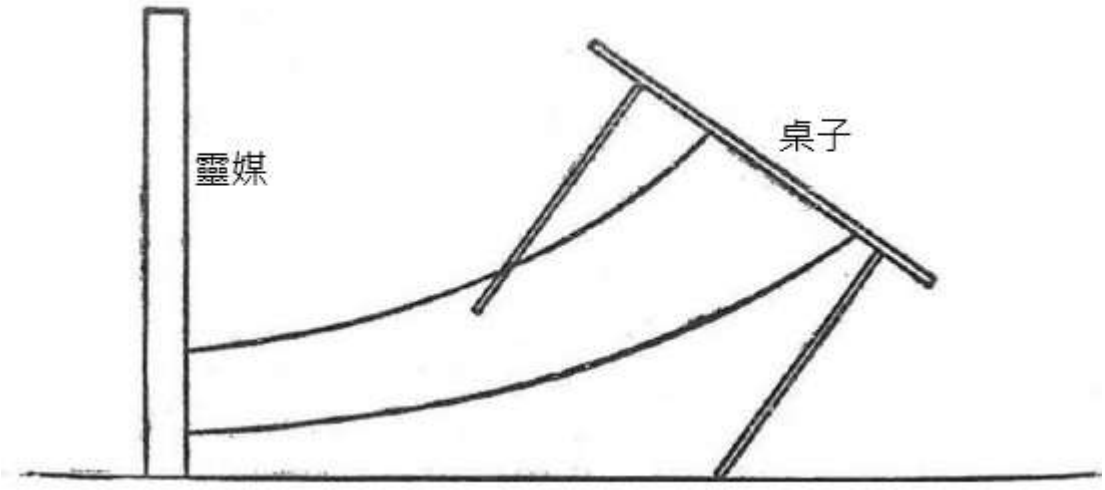
(c) 以這六個案例的平均值來看，靈媒增加的重量似乎比懸浮桌子的重量少了約百分之 3。（第 44-45 頁）」

為了進一步探查穩定懸浮的桌子是否會將部分重量加在圈內其他成員身上，他請姐夫莫里森先生坐在先前由靈媒所坐的磅秤椅上，而靈媒則坐在圈內的普通椅子上。當桌子懸浮時，莫里森先生的體重增加了兩盎司。由於這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所致，克勞福德博士便將磅秤的秤桿調至平衡，隨後請求操作者們在空中上下猛推桌子。當桌子移動時，秤桿也隨之與桌子的運動同步，在限制器之間輕微地上下擺動。在進行了多次此類實驗後，他得出結論：當桌子穩定懸浮時，反作用力至少有 95% 落在靈媒的身體上，而有一小部分則分散在其他參與者的身體上。情況如下：

「正如摩爾海軍上將所指出的，當桌子穩定懸浮時，其效果與靈媒自己用雙手將其抬起完全相同，只是得到了圈內其他成員極其微弱的協助，比方說，相當於每人僅用一根手指施力所能提供的幫助。（第 4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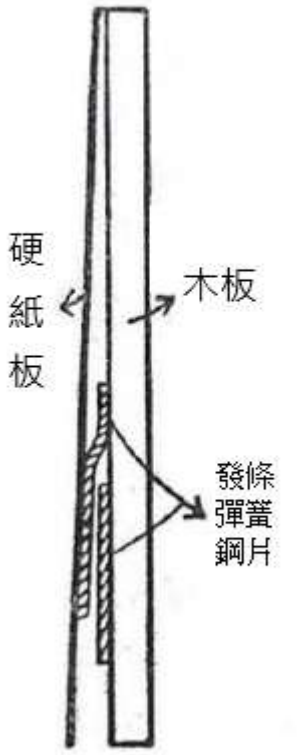
力線

克勞福德博士接著敘述，在多次的調查過程中，當他和其他人試圖向下壓懸浮的桌子時，他們遇到了富有彈性的阻力；但令他們驚訝的是，當他們試圖將桌子推向靈媒時，卻遇到了完全剛性或堅固的阻力。每當有訪客試圖阻止桌子上升時，桌子不論如何依然會升起；首先是靠近靈媒的那兩隻桌腳升起，彷彿桌子正傾斜至最合適的角度，以便讓從靈媒身上延伸出來的投射物，能以最短且最強而有力的路徑抓牢桌子。由於不論訪客站在哪裡都會發生這種情況（但必須瞭解的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訪客直接站在靈媒和桌子之間），這似乎表明，在隨附插圖所提示的方向上存在著某種投射物。（圖 4，第 73 頁）



在桌子下方使用壓縮彈簧秤進行的進一步實驗中，當要求操作者們以平常的方式讓桌子懸浮時，結果顯示（以其中一個例子來說），對於重 10.375 磅的通靈桌，其產生的垂直反作用力大於 28 磅，並且顯示出還存在一個背離靈媒、推向彈簧秤的水準壓力，

大小約為 5 磅（第 120 頁）。當一張重 2.75 磅的凳子在放置於壓縮彈簧秤上的繪圖板（重 5.5 磅）上方懸浮時，秤上顯示出約 24 磅的向下作用力。在這類實驗中，顯然壓在繪圖板上的總重量，包含了凳子本身的重量，再加上支撐著凳子的心靈現象物質柱的重量。在上述較早期的實驗類型中，我們顯然看到了來自靈媒、且不接觸地面的懸臂式支撐。對這些問題的完整研究向克勞福德博士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要懸臂形式不會因導致靈媒失去平衡而帶給她不便，就會採用這種懸臂形式（第 131 頁）。



克勞福德博士接下來發明瞭一種非常靈敏的接觸感知器。兩片硬紙板和木板如圖所示鉸接在一起（圖 22，第 139 頁）。兩條小型的發條彈簧鋼片被固定在這些板子上，並連接到一個電鈴電路上，因此當木板和硬紙板兩側受到任何壓力、導致這兩條鋼片互相接觸時，電鈴就會響起。這台儀器非常靈敏，甚至對著它重重呼一口氣就足以使其接通。克勞福德博士利用這台儀器，探查了懸浮桌子下方以及靠近靈媒的區域，並藉此找到了從靈媒延伸至桌子的力量應力線位置，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電鈴都會在某些特定點響起，且隨後懸浮狀態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幹擾。對此，他寫道：

「我有理由相信，對操作者而言，建立這些應力線（即連結）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且一旦形成後，在通靈會期間它們幾乎會維持在原位。我認為可以將它們比作耗費心力在阻力材料中開鑿出的通道。它們的基礎似乎是物理性的，因為我實際上曾在靈媒的腳踝附近（並從該處向外延伸）感受到了物質微粒的運動（我的靈媒身上的應力線，有時似乎是從手腕和腳踝開始的）。而且我注意到，在發出敲擊聲期間，當我的手幹擾了微粒流（這似乎對應著一條應力線）時，敲擊聲便會停止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且似乎只能費勁地重新開始。換句話說，該路徑已被抹去。我不認為這些物質微粒（因為我假設它們是物質微粒）是抬起桌子的壓力的起因。我認為它們是允許心靈現象壓力得以傳導的連接紐帶，這非常類似於導線是使電流得以流動的路徑一樣。（第 140-1 頁）」

感受物質

在實驗 65（第 145 頁）中，克勞福德博士描述了這種物質觸摸起來的感覺。他表示：

「我完全感覺不到任何壓力，但我確實感受到了一種濕冷、冰涼、幾乎帶有油膩感的觸覺，事實上，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受，彷彿那裡的空氣中混合了某種死亡且令人不快的物質微粒。或許最適合用來形容這種感覺的詞彙是「像爬行動物一樣。我經常在靈媒的附近感受到相同的物質，而且我認為它就是一種物質，但在那裡，它給我的感覺是正在從她身上向外移動。一旦感受過它，實驗者就一定能再次認出它。這是我唯一一次在懸浮的桌子下方感受到它，雖然它或許一直都在那裡，但通常不會以如此強烈的形式出現。它存在於桌子下方以及靈媒附近的事實，表明了它與懸浮現象密切相關；簡而言之，我認為毫無疑問，它就是暫時從靈媒身體中取出的實際物質，並在通靈會結束時歸還，而它正是心靈力量傳導背後的基本原理。」

上述測試是當桌子懸浮時，他將手放在靠近桌面的桌下方進行的。當他的手在這些心靈現象物質中來回移動時，桌子很快就降落了。在第 225 頁中他也提到，在通靈會剛開始、且緊貼著靈媒腳部發出敲擊聲時，他經常在靈媒的腳踝附近感受到這種同樣冰冷、濕黏、像爬行動物般的感覺；不過，他絕不會在重要的集會中以這種方式進行實驗，因為他發現這樣做會幹擾物質的流動，並使現象暫時停止。

這種觸覺讓他相信，在發出敲擊聲期間所存在的物質，與懸浮桌子下方的物質具有相同的特質。而且他注意到，在前者的情況下，該物質正朝著從靈媒身體向外延伸的方向運動；他表示，這可以透過一種如同柔軟微粒輕柔拂過手部的孢子般觸感而輕易觀察到。他補充說明，在桌子懸浮期間，他從未實際用手去阻斷從靈媒到桌子之間的這條應力線，但他有時會在這條線上放置精密的壓力記錄儀器；結果顯示，在緊靠靈媒身體的地方確實存在著某種機械壓力，且其作用方向是從她身上向外朝著懸浮的桌子施加。而在每一種情況下，只要在這條線上放置儀器，很快就會導致桌子降落。

在《心靈現象結構》（第 61 頁）中他補充道，他清楚地感覺到有一股冷風從靈媒的腳踝附近以及鞋子正上方的區域吹出，這似乎是由一種冰冷、令人不快且如同孢子般的物質微粒所引起的。隨著調查的深入，他非常確定地明白，自己實際所做的，就是切斷了該結構中尚未被強烈物質化的部分，而其末端才是用來執行動作的部分。

有時候，克勞福德博士確實會接觸到心靈現象物質桿的末端。在某些情況下，當操作者們將桿子的末端靜止固定在空中時，他會對其進行推壓和踢擊，並發現它感覺「偏軟但非常緻密」。他在《心靈現象結構》（第 31 頁）中表示，在其中一次測試中，當他拿著一根木桿在靈媒附近的地面四處試探時，不小心碰到了恰好伸出在空中一兩英吋高的一根心靈現象物質桿的末端。在同一章節中他提到，當這些桿子末端的吸盤被強行推開或重新抓緊時，經常能聽到它們在木頭上滑動的聲音。他還提到（第 32 頁）有一次桌子突然在空中墜落了約六英吋，與此同時，四周傳出了一聲「咻」的「唰唰」聲。

通靈圈的其中一位訪客亞瑟·亨特先生也描述了他自己的親身感受，內容如下：

「在通靈會接近尾聲時，我詢問了操作者們（在事先獲得通靈圈帶領者的允許後），看他們是否能將該結構的末端放在我的其中一隻手上。在得到『可以』的答覆後，我走進圈內，在桌子旁面向右側躺在地上，並將戴著手套的右手放在最靠近的兩隻桌腳之

間。幾乎就在那一瞬間，我掌心朝上伸出的手掌，感受到了某個直徑約 2 英吋、近乎圓柱狀物體的碰觸。（我的手背朝向地面，距離地面大約 5 英吋。）這個圓柱狀物體的末端是平的，也就是說，感覺就像一根被橫向鋸開的桿子。它在接觸區域上維持著均勻分佈的穩定壓力，摸起來的感覺雖然柔軟卻很紮實。我估計這股壓力的大小約在 4 到 6 盎司之間。在未經要求的情況下，操作者們移動了這個桿狀結構，直到我清晰地感覺到那圓形鈍端輪廓分明的邊緣。這同時伴隨著一種粗糙感，彷彿邊緣帶有鋸齒，我相信，這種感覺就像是接觸到一種類似極細砂紙的物質。（第 21-22 頁）」

除了這種觸感之外，他偶爾也能在通靈室常見的紅光下隱約瞥見這些心靈現象物質；而在 1919 年，克勞福德博士有了一項新發現，使得這種形態能夠更輕易地被看見。他將一張約一英呎見方的硬紙板塗上夜光漆，放在陽光下曝曬幾個小時，然後放置在通靈圈內的地面上。在黑暗的通靈室中，這類夜光紙板會發出相當強烈的光芒。當靈媒的雙腳和腳踝被鎖在一個箱子裡時，操作者們被請求將該結構伸出來，並將其懸停在磷光紙板上方。不一會兒，一個有點類似靴子尖端的彎曲物體便伸入了光芒中。在克勞福德博士密切觀察這些變化的同時，操作者們將它轉變成了許多種形狀。其末端部分會收縮並逐漸拉長，直到呈現出尖銳的形狀，接著有時又會在他的眼前捲曲成一個鉤狀，不斷地扭轉與解開。它還能向兩側擴展，直到看起來像香菇或高麗菜一樣。他表示，其靈活性簡直令人驚嘆。（第 111-113 頁）

懸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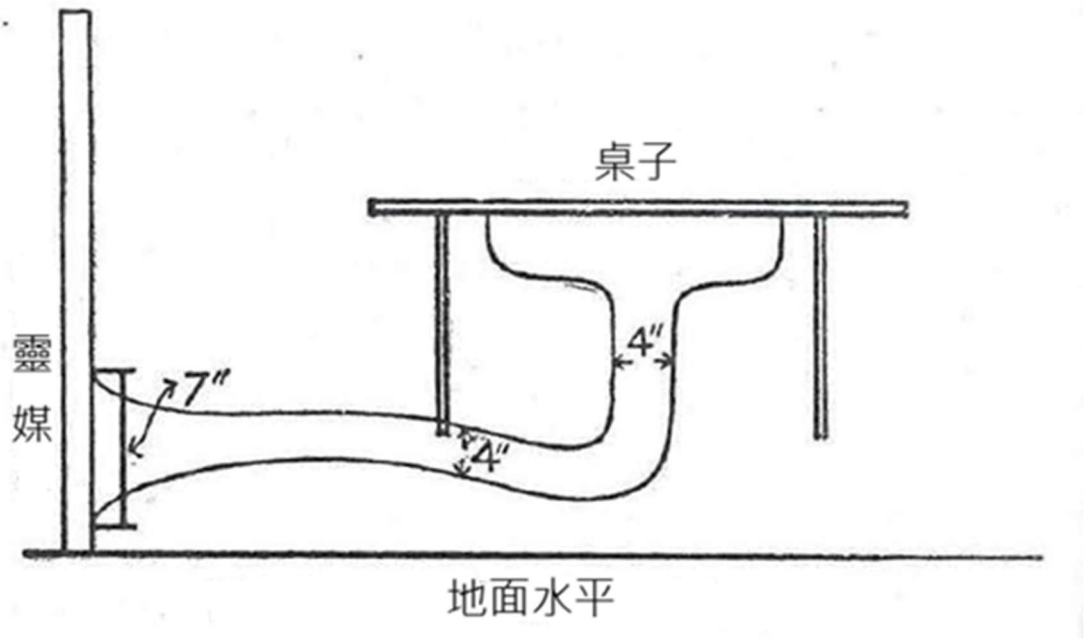
在進行了大量且形式各異的實驗後，克勞福德博士提出了用於輕型桌子懸浮的懸臂理論，其依據的事實包括：（1）在桌下無任何儀器或其他障礙物的穩定懸浮期間，桌子的重量實際上完全加在了靈媒的體重上；（2）靈媒此時承受著壓力，其手臂肌肉從手腕到肩膀都呈現僵直狀態，身體其他部位也受到類似影響，但程度較輕；以及（3）桌子下方的地面上沒有承受任何反作用力。而認為所運用的力量是以懸臂形式從靈媒身體直接延伸至桌子的這一觀點，也得到了以下事實的支持：向下壓的垂直壓力會遇到富有彈性的阻力，而向靈媒方向推動的壓力則會遇到堅固的阻力。在考量了所有的力學證據、並透過敲擊聲與操作者們就此話題進行交流後，他對該理論做出的總結如下：

「該懸臂桿伸入桌子下方，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受到的應力很小，它很可能是一根或多或少呈筆直狀態的桿子。無論該桿末端底層的物理成分為何，它都具有對其所接觸的某些物質（例如木材）產生黏性抓握的力量。該桿子寬大的柱狀末端以黏性牢牢抓住了桌子的下表面。（《心靈現象研究》第 167 頁）

在第 230 頁（《心靈現象研究》）中，這一理論得到了當時恰好在某些實驗現場的一位女靈視力者的證實。她表示，她在桌子下方、緊貼著下表面並向下延伸了一小段距離的地方，看到了一種白色的蒸氣狀物質，當桌子懸浮時，這種物質的密度便會增加。她透過注意到該物質密度與不透明度的增加，能夠在動作實際發生之前，就大喊預告即將出現移動。她解釋說，這根物質柱並沒有延伸到地面，而是有一條帶狀物從靈媒身上延伸出來，並與桌子下方的物質柱相連；同時，也有非常微薄、如同絲帶般的帶狀物從所有其他參與者身上延伸出來並加入其中。此外，她還看到了各種「靈體形態」和「靈體手」在操控著這些心靈現象物質。

但當克勞福德博士成功拍攝到該結構的照片時，證明的力道達到了最高峰。在《心靈現象結構》中已經發表了相當數量的照片，展示了物質如何從靈媒身上引出並形成這些結構。其中的第一張照片位於第 10 頁的正對面，展示了如上所述的結構總體形態，以及它不僅與靈媒相連、同時也與其他參與者相連的事實。

在《心靈現象科學實驗》（第 14 頁）中，克勞福德博士敘述了他如何從操作者們那裡獲得關於一般懸浮懸臂之尺寸與形狀的描述。他們表示，該懸臂柱狀部分的頂端會擴展成一個寬闊的平面，其面積非常接近桌子的下表面；而垂直與水準截面的直徑大約均為 4 英吋，後者（水準部分）距離地面約 3 到 4 英吋；並且在剛要進入靈媒身體之前，這根桿子會擴大到直徑約 7 英吋。克勞福德博士繪製了我們在此處重現的圖表（《心靈現象科學實驗》圖 6，第 15 頁）來展示這些事實。



在某些實驗中發現（《心靈現象科學實驗》第 31 頁），當懸浮的桌子被放上沉重的重物時，靈媒的身體便會輕柔地向前晃動，且她表示自己感覺到有一股力量正推著她往前，儘管她並未察覺到任何力學的壓力。而當她強烈地向前晃動時，桌子就會降落。克勞福德博士隨後叫她用雙手抓緊椅子的扶手，同時他在桌上放置了額外的重量，使總重量增加到將近 48 磅。當桌子懸浮起來時，靈媒所坐的椅子朝前傾斜、僅剩兩隻前椅腳著地，隨後桌子便降落了。

這一切都進一步證實了懸臂方法的正確性。操作者們解釋說（第 33 頁），他們更傾向於使用懸臂來進行操作，因為當他們將該結構支撐在地面上時（這在某些類型的示範中是必要的），結構會承受嚴重的應變，並且需要耗費大量的能量才能維持其剛性。因此，對於所有中等重量（即大約 30 磅以下）的情況，都會採用真正的懸臂；但若要應對更大且多變的力量時，他們則會使用帶有支撐的結構。

（《心靈現象科學實驗》第 117 頁）隨之提出了一個疑問：這些桿與懸臂的末端，在其與靈媒身體的交接處究竟是如何作用的？因為毫無疑問，一個長達數英呎且在其末端支撐著 30 或 40 磅重量的結構，如果它是一根剛性硬桿，勢必會造成嚴重的壓力，甚至導致受傷。克勞福德博士認為，其解釋應在於該物質所處的不同狀態中。他談到了 X 物質，這種物質能夠在自身內部傳遞剪切應力和正向應力，但無法將這些應力從自

身傳遞到普通物質上。接著，他假定了 Y 物質的存在，這是前者的改良形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物質化顯現物。隨後他表示：

「例如在心靈現象懸臂的自由端上的 Y 物質，抓住了桌子下表面的木頭，進而使其懸浮。桌子的重量被傳遞到這層 Y 物質上，再由後者傳遞給結構本體的 X 物質。這種機械應力隨後沿著 X 物質一直傳遞到靈媒的身體內部。在結構進入靈媒身體的部位，沒有任何形式的應力會傳遞到她的肉體上，因為在這個特定部位，我們所看到的是 X 物質與普通物理物質的並存，而應力是無法直接從前者傳遞到後者上的。在靈媒身體的內部間隙中，心靈結構的 X 物質很可能分支出去，且每個分支的末端都轉化為 Y 物質，而這層 Y 物質則附著在靈媒身體內部的各個部位，進而最終且間接地承受了桌子的重量。（第 119 頁）」

敲擊聲

相似的觀察與稱重方法顯示，就在聽到輕微的敲擊聲之前，靈媒的體重便開始減輕。不久之後，其體重開始以每次 2 到 5 磅的幅度連續遞減。當發出一聲巨大的重擊聲時，體重甚至會銳減多達 20 磅，接著在六到七秒的時間內，又會幾乎回復到先前的重量。無數次的觀察得出了以下結論：

「半柔韌的心靈現象物質桿從靈媒身體的各個部位投射而出，其末端部分因猛烈撞擊地面、桌子、椅子或其他物體，進而引發了通常被稱為敲擊聲的尖銳聲響。」「

這些桿顯然具備固體的所有特徵；它們或多或少富有彈性，且長度和直徑都可以改變。在任何特定時間，都可以有數根較小的桿子、或是一根最大尺寸的桿子從靈媒身上投影出來。每根桿子，特別是在靠近其末端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具有剛性，而這種剛性可以在一定限制內發生變化，具體取決於光線條件、可用的心靈現象能量等等。這種剛性最終很可能是由某種我們目前完全一無所知的分子作用所引起的，即在懸臂上產生相同效果的那種作用。（《心靈現象研究》第 193 頁）」

在《心靈現象科學實驗》（第 16 頁）中，操作者們自己對於透過兩種方式產生敲擊聲的描述如下：

「1. 軟性的敲擊聲、模仿彈跳球的聲音等，這是透過用桿的側面擊打地面來產生的，就像人們用棍子拍打地毯一樣。
2. 硬性的敲擊聲，這是透過或多或少以軸向的方式，用桿的末端撞擊地面來產生的。」

克勞福德博士表示，當他獲得這番解釋時，操作者們透過在地面上實際敲擊，來示範當時正在討論的各種不同風格的敲擊聲。當他詢問他們用來發出相當沉重一擊的桿大約尺寸為何時，他們在地上進行了一次示範性的撞擊，並告訴他，所使用的那根桿子直徑大約為 2 英吋，且厚度十分均勻，直到剛要進入靈媒身體之前，它才會擴大到大約 3 英吋。他們還表示，同一根桿子可以用來製造出各式各樣的敲擊聲：像是鉛筆敲擊地面般的輕微敲擊聲、模仿彈跳球的聲音，以及沉重的猛烈轟擊聲。

打字

《心靈現象的現實性》（第 201 頁）描述了一次在一部非常老舊的巴羅克打字機上進行的打字實驗嘗試。這些按鍵被輕快且迅速地敲擊著，就彷彿有一雙手正在敲打鍵盤一般，但隨後鍵盤卻卡住了，顯得像是同時有幾個按鍵被一起按下。克勞福德博士隨即向操作者們解釋，他們必須分開敲擊每一個按鍵，並且在敲擊下一個按鍵之前，給予前一個按鍵足夠的時間彈回。操作者們採納了這項建議，然而，他們最終只成功打出了以下內容：mbx: gcsq’

克勞福德博士評論道，這項實驗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在於，它表明了敲擊按鍵時所使用的力道，可以恰好就是產生正確結果所需的力道。他補充說，按鍵上的字母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嚴重磨損，因此操作者們在辨識字母時或許遇到了一定的困難。

在弗蘭克·克魯斯基先生主持的其中一場通靈會上，進行了一次更成功的打字嘗試，這被記錄在熱萊博士的著作《靈視與物質化顯現》（第 269 頁）中。該場通靈會原本旨在利用石蠟模具來塑造物質化顯現的靈手，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後續章節中詳細敘述。當時，人們聽到石蠟中傳來了濺水聲，布羅涅夫斯基先生與盧博米爾斯基親王也看到了水槽上方出現的雙手，而與此同時，放置在桌上、完全暴露在紅光照明下的一部打字機開始自動打字。這些按鍵被快速地操作著，宛如出自一位熟練的打字員之手。當時機器旁空無一人，但緊握著克魯斯基先生雙手的人員注意到，反作用力正作用在克魯斯基身上，因為他的手在打字進行期間不斷地抽動。當時打出的文字為：「Je suis le sourire de l'equilibre; mon poeme d'amour et 'de vie emplit les siecles.（我是平衡的微笑；我那愛與生命的詩篇充盈著各個世紀。）」

黏土中的印痕

克勞福德博士進行的大量實驗中，有一部分是透過請求操作者們將桿的末端，壓入放置在桌下裝有黏土或其他可塑形物質的盆子或托盤中。儘管靈媒的腳踝已被各種方式牢牢固定，且其他參與者的腳和腿也被綁住，使他們根本無法接近黏土周圍 18 英吋之內的範圍，但相當頻繁地，這在起初讓研究人員感到有些驚訝，許多印痕被發現帶有類似長筒襪的紋路，而另一些印痕則似乎與靴子或鞋底所能造成的印記相似。所有這些印痕都經過了最仔細的檢查，得出的結論是：那些類似鞋底痕跡的形狀，絕無可能是由真正的鞋子所造成的，而是由於心靈現象物質桿末端的彈性變形所致。這些心靈物質桿具有以下奇特之處：

「1. 當心靈現象物質桿的自由端呈扁平狀時，它能夠壓在物質實體上，並透過黏附力將其牢牢抓住。
2. 這種抓取動作是一種真正的吸附作用，這是由於空氣壓力的差異所致，當物質桿的扁平末端與它所接觸的物體相撞時，其間隙中的空氣會被擠壓出去。
3. 為了產生這種吸附效果，桿的末端覆蓋著一層看起來非常薄且柔韌的表皮。事實上，觸摸這些大型扁平末端桿的尾端時，常常會感覺到它既柔軟又如同電漿般。而絕大多數吸附印痕上所呈現出的、極其微小的火山口狀外觀，也決定性地表明瞭此類桿的吸附端必定擁有柔軟且富有彈性的表面。（《心靈現象結構》第 39-40 頁）」

凹陷印痕的尺寸各不相同，從小到可以用小指製造出的印記，大到 4 或 5 平方英吋的面積都有，但其中最大的也還不到最大扁平印痕的一半。它們的奇特之處在於，大多數都帶有長筒襪織物的印記。這是一般會產生的效果，但如果向操作者提出請求，這

些印痕也可以被製造得非常光滑（第 53 頁）。然而，這種心靈現象印痕整體上比實際上用穿著長筒襪的腳所能留下的任何印記都還要清晰銳利；因為在後者的情況下，由於長筒襪後方的腳會產生擠壓效果，無論力道多麼輕微，都會導致邊緣呈現出鈍而模糊的輪廓。但是，這種心靈現象印痕卻帶有微小的凸起邊緣，從每根織線留下的印痕中向上突起。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印痕，原因被解釋如下：實際的心靈現象結構被一層薄膜所包裹，而這層薄膜是透過在靈媒的腳部周圍，由心靈物質穿過她長筒襪織物上的微小孔洞滲出後所形成的。它在起初呈現半液體狀態，並在長筒襪的外層聚集且局部凝固；由於它具有黏稠且纖維質的特性，因此幾乎能完全複製出長筒襪織物的精確形狀。隨後，這層薄膜被操作者們從長筒襪上剝離，並包裹建構在心靈現象物質桿的末端。而那些涉及到沉重推拉力量的大型扁平印痕，其表面還會透過添加額外的物質化顯現物質來進一步增厚與增強，這便完全或部分地覆蓋遮蔽了長筒襪的印痕（第 56-57 頁）。

黏土的傳送

很快被觀察到，當物質返回靈媒時，一些黏土被帶了回去，且在她的鞋和長筒襪表面及內部、以及靈媒與黏土盆之間的地面上發現了痕跡。在少數情況下，當一位參與者感覺到他或她被桿觸碰時，在他們身上也發現了印記。這一切促使克勞福德博士試圖發現結構從靈媒的哪裡冒出來。在第 71 頁他說，靈媒鞋子周圍的地面到處覆蓋著成片的黏土，但她腳踩在地面上的地方是乾淨的，這證明瞭它們不可能移動。黏土被沉積在鞋底的邊緣以及鞋底邊緣與地面之間的微小空隙，但未能滲透進鞋底與地面實際接觸的地方。顯而易見的是，物質隨後沿著鞋向上移動並透過鞋帶孔以及頂端進入它，且在鞋子內部的平坦處通常有黏土微粒，只要靈媒腳的部分沒有緊緊壓在皮革上。同時也被注意到，在現象之前，在靈媒的腳和腳踝附近有時有奇特的沙沙聲，且這些很可能是由於心靈東西正以潮湧被向下發送進長筒襪的物質。當物質被帶出並放置在那裡時，在地面上也有輕微的拍擊聲（第 81 頁）。

遠距物質的運動路徑

這些觀察促使克勞福德博士利用各種粉末和著色物質進行了廣泛的實驗，以便追蹤該物質的運動路徑。這些調查在《心靈現象結構》中皆有詳盡的記錄。在此我將僅舉一兩個例子。以下是實驗 Z（第 128 頁）的敘述：

「該靈媒將她的腳放在一部經過特別改裝的電氣儀器上。她雙腳穿著通靈會專用的鞋子，並穿著白色的長筒襪。當時可以聽到操作者們在靈媒的腿部周圍忙個不停。大約二十分鐘後，他們表示想要傳達一條訊息。這條訊息是透過字母表的方式接收到的，其大意是靈媒長筒襪的白色色彩正在影響電漿，她有必要更換成黑色的長筒襪。這件事完成後，現象很快就開始了。一個裝有麵粉的盤子被放置在地面上，距離靈媒遠非其所能觸及的範圍，隨後操作者們將他們的心靈現象結構壓入其中。在通靈會結束時，研究人員對鞋子和長筒襪進行了檢查。」

「結果：只有右鞋和長筒襪受到麵粉的影響。在這隻長筒襪上，就在鞋子上方，內側有一道橫跨的巨大麵粉痕跡，且在鞋子高度以下直到襪底的長筒襪上，皆有痕跡和汙漬。放大鏡顯示整個襪底從頭到尾都覆蓋著麵粉微粒，且在腳趾處也有微粒。」

「右鞋的正面全身以及鞋帶上到處都是麵粉，就彷彿電漿曾沿著地面撤退，順著鞋子正面向上移動到靈媒內側的腳踝，然後向下穿過長筒襪與鞋子之間的縫隙，一直延伸到腳底。此外，在長筒襪的頂端也發現了微小的麵粉微粒。」

在實驗 CC 中使用了金色油漆：

「靈媒穿著如前一場通靈會中所處理過、塗有金色油漆的鞋子。結束時，在其中一隻長筒襪上，沿著襪底到腳跟並向上越過腳跟處發現了許多金漆微粒。此外，在長筒襪織物上直到長筒襪的最頂端也發現了許多微粒。仔細檢查顯示，有一股規律的金漆微粒流沿著兩隻長筒襪一直向上延伸到頂端，這股微粒流在膝蓋區域附近最為顯著。」

克勞福德博士從這些實驗中得出的結論在第 133-134 頁給出如下：

「上述關於洋紅或麵粉等粉末狀物質，從靈媒鞋子內部沿著其鞋側向上以及沿著其長筒襪向上移動的數據，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電漿必須以某種方式進入靈媒的鞋子。它要麼起源於她的腳部，並透過從她的鞋子與長筒襪之間上來而走向外部，要麼它先進入她的鞋子，在那裡完成某些過程，然後再次出來。它通常在鞋側周圍流出，從腳底中部向上，那裡鞋子與長筒襪之間的接觸很微弱，儘管通常沿著腳跟後部也有相當大的向上移動。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即使靈媒的腳被繫在長靴中，這種血漿向外和向內的移動也會發生。」

「在已描述的許多實驗中，除了有一條從腳部延伸、輪廓清晰的洋紅路徑之外，長筒襪上直到膝蓋、甚至直到長筒襪頂端，都有肉眼可見的明顯洋紅痕跡。通常這些洋紅路徑在後方小腿肚周圍最為濃厚且最清晰可見，而且通常雙腿之間的長筒襪上的洋紅比外側還要多。隨之提出的問題是：是否有電漿從靈媒的身體順著雙腿向下流動，以及從腳部向上流動，或者，實際上，是否全部的血漿都來自靈媒的軀幹，順著雙腿向下流動，然後以某種奇特的方式且出於某種與建構心靈結構相關的特定原因，進入她的鞋子並填滿長筒襪與皮革之間的空間。因為，畢竟必須記住的是，我們的腳和腿只是使我們能夠四處移動的儀器部件，類似於馬車的輪子，而神經能量和生殖活動的巨大中心是在身體內部。」

進行了進一步的實驗，以發現電漿是否從軀幹的下半部分流出並藉由其返回。以下便是其中一個此類實驗，以及研究人員的結論：

「將少許微濕的洋紅仔細塗抹在燈籠褲腿部內側向上幾英吋處，隨後靈媒非常小心地穿上燈籠褲。在通靈會結束時，發現洋紅已順著燈籠褲的褲腿向下勾勒出路徑，並在邊緣的花邊周圍擴散開來，接著轉移到長筒襪上，順著長筒襪向下形成路徑（主要沿著小腿肚處），甚至進入了原本乾淨的鞋子內。」

「因此可以確定，電漿既從軀幹流出，也藉由其返回。」

「電漿的數量必定相當可觀，因為洋紅已圍繞靈媒的雙腿擴散一直到臀部後方，並在雙腿之間延伸到脊椎骨的底部；也就是說，在通靈會期間的某個或某些時刻，電漿實際上佔據了所有未與她椅子緊密接觸的空間。這個結果表明，在現象中斷期間，或者當通靈會期間暫時亮起燈光時，電漿會將自身隱藏在靈媒衣物下方的腿部頂端周圍，而不一定全部返回她的體內。如果它總是回到她的體內，那麼在每一次現象爆發之間就必須過去相當長的時間，但這通常不會發生。只要電漿遠離暫時性的幹擾影響（例如光線），操作者們的目的就達到了。（第 136-137 頁）」

相片

終於到了可以進行拍攝的時候。這只能在仔細研究現象對靈媒的影響之後才能進行。克勞福德博士觀察到（第 146 頁），當靈媒以普通方式坐在椅子上，而他將雙手放在她的臀部時，隨著心靈現象作用的發展進行，部分肌肉似乎凹陷了下去。隨後，當心靈現象物質返回時，可以感覺到大腿後側和大腿內側有小小的圓形塊狀物在填滿進去。

在大約一年的時間裡，克勞福德博士在每個通靈會之夜都拍攝一張照片，希望能最終獲得成功。操作者們曾透過敲擊聲告知他，他最終可以期待這項成果，但他必須注意防止對靈媒造成傷害，因為有必要逐漸讓她適應，以承受閃光燈照在電漿上所帶來的衝擊。他發現靈媒的脈搏在開始時為 84 次，就在閃光之前上升到了 120 次（此時操作者們正試圖將一個適合被拍攝的心靈現象結構移出體外），隨後又逐漸恢復正常。觀察顯示，通常在所有各種類型的現象期間，靈媒的脈搏都會上升，手掌會變得有些濕潤，手指會變涼，但體溫和呼吸似乎都沒有受到任何程度的影響（第 143 頁）。

最終，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他的拍攝取得了成功。正如克勞福德博士所表述的那樣：

「然而，在無數次的嘗試之後，在清晰可見的情況下，靈媒的雙踝之間出現了極小片的血漿。隨著時間推移，這些電漿在尺寸和種類上皆有所增加，直到大量的心靈現象物質可以被移出體外並拍攝下來。接著，操作者們開始以各種方式操縱它，將其建構成柱狀，或將其塑造成單臂或雙臂，揉捏成各種我從先前的調查中在一般意義上早已熟悉的形狀。他們不僅做到了這一點，而且還透過一組特定的照片，準確無誤地展示了電漿是從靈媒身體的哪個部位流出，並透過他們自己設計的巧妙安排，展現出了它的許多特性。（第 148 頁）」

直接語音

克勞福德博士在《心靈現象科學實驗》中，也描述了他在自己家中與一位被稱為 Z 夫人的靈媒所進行的直接語音現象實驗。他讓她坐在一部重量已平衡的磅秤上，同時將兩個傳音筒垂直放置在圓圈內的地面上。大約十五分鐘後，機器的槓桿輕輕掉落在底部止擋上，這表明她的體重正在減輕，他發現此減輕量達到了約 2.5 磅。接著，在圓圈內接近屋頂的某處突然傳出一個聲音喊道：「稱稱我吧」，隨後一個喇叭掉落到地面上，而靈媒的體重隨即恢復到其原始數值。十五分鐘後，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聽到了相同的字句，一個傳音筒掉落，且記錄到了相同的重量。

儘管這些現像是在黑暗中發生的，且稱重過程僅由克勞福德博士用手感觸，但靈媒除了靜靜坐著之外，絕對不可能做任何其他動作。她的體重將近 20 英石（約 280 磅），她最輕微的移動都會被察覺，而她若是舉起任何東西，只會增加而非減輕重量。克勞福德博士詢問掌控者當時稱的是靈媒還是傳音筒的重量，但對方似乎並不知曉。

在稍後的一項實驗中（第 184 頁），克勞福德博士安排將直接聲音記錄在留聲機的蠟筒上。他請掌控者將傳音筒的口部移近留聲機的喇叭口，當對方表示準備就緒時，他請求對方一聽到機器的嗡嗡聲就開始說話。克勞福德博士隨後說道：

「當蠟筒僅轉動了幾圈時，掌控者便開始對著喇叭口唱起歌來。這首歌共有三段歌詞，且在每段歌詞結束時，她都會穿插一些諸如『這怎麼樣？』之類的評語。我叫她唱得再大聲一點，在唱第三段歌詞期間，她唱得相當大聲。」

「當歌曲在演唱時，我清楚地感覺到留聲機喇叭口處的空氣流動，這似乎表明傳音筒的末端在該處來回移動。此外，掌控者的聲音正是從喇叭口的位置發出的。我沒有試圖去碰觸傳音筒，因為根據經驗，我知道如果我這樣做，它很可能會掉落。如果傳音筒的其中一端正如其所表現的那樣位於留聲機的喇叭口，那麼傳音筒另一端距離靈媒的最短距離，必定足足超過了四英尺。在歌曲結束且我停止了儀器之後，我詢問了靈媒兩側的座談者是否仍握著她的手，他們給予了肯定的回答。這些參與者後來告訴我，在錄音進行期間，靈媒的手正快速地顫動著，就彷彿承受著巨大的神經壓力。（第 184-185 頁）」

關於這些錄音，克勞福德博士表示，其中存在著內部證據，證明該聲音當時必定是在極其接近留聲機喇叭口的地方發聲，而非從某個距離之外。他補充道，經常製作錄音的人們都深知一個現象：如果說話聲過於接近喇叭口，就會產生一種刺耳、帶有金屬感的聲音，留聲機製造商稱之為爆音。在該掌控者聲音的兩份錄音中，有幾處可以聽到這種爆音，這表明當時聲音的發出位置必定非常接近、甚至可能就在留聲機的喇叭口之內。

第三十五章：其他現象

凝聚法

關於繪畫或書寫的超自然產出，我先前已經提到過，還存在著另一種更快速且高效的方法，但它需要對星光界的種種可能性有更深的瞭解。這種方法通常被稱為凝聚法，廣義上來說，它的運作機制如下：

渴望進行書寫或繪畫的人會取一張紙，並在心中建構出該段文字或畫作的清晰思想影像，其精細程度直達最微小的細節；接著，透過意志力的凝聚，將該影像客觀具象化並投射到紙張上，使得整幅畫作或整頁文字在一瞬間同時顯現。顯而易見地，這需要極其龐大的能量以及對資源的全然掌控，這絕非普通人在生前或死後所能輕易具備的能力；然而，正如同那些曾接受過此類專門訓練的人，在依然擁有肉身時便能製造出這種成果一樣，在逝者之中，也有極少數人已經學會了如何調用並施展這股力量。

我也曾見過一些案例，其中的文字並非全幅閃現，而是循序漸進地凝聚出來的。文字會接二連三地浮現在紙上，就像平常書寫時一樣，只不過這個過程的速度，遠比任何人世間的書寫都要快得多。同樣地，我曾目睹一幅畫作緩慢地自我成形，從紙張的一側開始，極其平穩地向另一側蔓延。那種視覺效果，簡直就像有一張原本遮擋在上面的白紙，正被人從一幅早已存在的畫作上緩慢抽離一般。

某些人在施展這種奇技時，需要現場為其提供現成的材料。也就是說，如果他們要凝聚一封信，書寫工具（墨水或彩色粉筆）必須擺在身旁；如果要凝聚一幅畫，顏料（無論是粉末狀還是已調濕的）也必須備妥。在這種情況下，操作者只是單純地將他所需的物理材料進行分子級解體，然後將其轉移到紙張表面。然而，一位造詣更高深的操作者，能夠直接從周圍的乙太中搜集他所需的全部材料。換言之，他實際上具備了憑空創造材料的能力，因此有時能製造出我們在物理界上用任何現有手段都極難仿造的驚人成果。

在《攝影不可見之物》（第 301 – 303 行）中，J.科茨博士引用了由副海軍上將 W.烏斯本・摩爾所敘述的一段經歷，這段經歷涉及一幅肖像的凝聚，並提供了一個關於此類常見過程的良好示例：

「第二天，一幅肖像在距我兩英尺的一塊史坦巴赫畫布上憑空凝聚。班斯姐妹各自握著畫布的一側，將其架在窗前，而我坐在她們之間，看著臉部與身體逐漸浮現。在它們開始顯現幾分鐘後，靈媒（顯然是在某種感應之下）把畫布往我這邊放下，直到它碰到我的胸口。接著，瑪麗·班斯在桌子上以摩爾斯電碼收到一則訊息：『你的妻子更習慣以另一個面向被我看見。』畫布隨即再次被升起來，我看到的是側面與半身像，但方向剛好相反；原本臉是朝右的，現在則朝左。肖像隨後迅速完成，各項細節一一補齊，在二十五分鐘內幾乎完成。除了顏色稍作加深，以及看不見的畫家在某些地方做了些微修飾外，這幅畫現在看來與我們離開桌子時幾乎完全相同。這幅凝聚出的肖像非常像一張我在席間放在口袋裡、約三十五年前拍攝（即將去世前不久）的照片，而班斯姐妹當然從未見過那張照片。不過，畫中臉部的表情比照片顯得更加空靈而滿足。」

「這些事例只是我在班斯姐妹家中所目睹的眾多顯現現象中的兩個而已。」

那位海軍上將如此描述他以同樣方式獲得的一幅全身肖像：

「這一次，畫布是剛從店裡送來的，因此我們不得不等上半個小時讓它們乾燥。第二天我去了那家店投訴。接待我的女店員說：『來送您訂單的男孩說您要的是裝框畫布。當他來取走時，我們發現他還需要把紙也貼上去，因此我們立刻處理，當然它們離開店時還是濕的。』我敘述這個小插曲，是為了那些徒然想像這種凝聚現象可能源於正常原因的人作為參考。」

《西海岸觀察報》印度卡利卡特的編輯 G．蘇巴·勞在第 317 頁敘述了他如何收到一幅其已故妻子憑空凝聚的肖像；在會面期間，他的妻子照片其實放在口袋裡，而靈媒並不知情。儘管他對班斯姐妹的能力抱持某種懷疑態度，但仍安排與她們進行了一次通靈會。他提到，姐妹倆表示她們看到『顯然是一幅與我隨身攜帶的照片同樣大小的影像，並且正確描述了其中的細節。例如，她們看到我是坐著的，而我的妻子站在後面，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她的臉是圓形的；她鼻子上戴著一件特別的飾物，而且頭髮是分開梳理的；還有一隻狗躺在我腳邊，等等。』至於畫像的凝聚，他在第 318 頁補充道：

「她們要我從靠在牆邊的畫布框中任意挑選兩個，並補充說如果我願意也可以自備畫框。我挑了兩個非常乾淨的，將它們放在桌上靠著玻璃窗，我坐在對面，兩姐妹分坐兩側。漸漸地，我看到畫布上出現一層朦朧的影像；過了片刻，它清晰顯現一張明亮的臉，眼睛自行成形並相當突然地張開，我看見的似乎是我妻子照片中臉孔的複製品。畫布上的身影曾有一兩次消退，隨後又以更清晰的輪廓重新顯現；在肩部周圍形成了一件寬鬆的白色長袍。整體看來就像是那張照片中臉部的顯著放大版本。那張照片是在她去世前三、四年拍攝的，而其中偶然出現的細節如今也在畫布上呈現出來，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例如前面提到的鼻飾，她其實平常並不常戴。有些飾品被笨拙地再現；而她一直佩戴、但在照片中不太明顯的一件飾物，卻在畫布上被省略了。我指出了這些缺陷，結果第二天再看那幅肖像時，所有飾物都已消失。我確信這幅肖像是由某種超常力量所凝聚出來的。當肖像完成後，我用手指觸碰畫布的一角，有灰色的物質被抹下來。這幅肖像至今仍由我保存，並且看起來依然如新。一切都是在二十五分鐘內完成的。」

同一冊書中還包含數章論述心靈書寫，特別是那些印在從未曝光的攝影底片上的書寫訊息。例如，斯托克頓教區牧師、可敬的會吏長科利，於 1910 年 4 月 3 日星期日晚間在教區教堂發表了一篇復活節講道。這篇講道後來被發現寫在一塊半張尺寸的攝影底片上，而該底片原本被密封在遮光包中，並且僅在這種狀態下由六個人共同手持了三十九秒。在這樣的情況下，共有 1710 個字被寫成八十四行，完整呈現在這塊小小的底片範圍內。這位會吏長表示（第 378 頁）：

「那種如銅版字般細小的書寫，使其無法以任何雕版方式複製；同時，在我們各個圈子中那些備受尊敬且無償服務的靈媒處，我們常用的四分之一尺寸底片上所出現的書寫，有時候微小到必須使用更高倍率的放大鏡才能閱讀；而其書法的風格亦不斷變化，涵蓋英語、古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義大利語、法語及阿拉伯語，並且出現在彼此相距二十四至七十七英里的各個獨立、虔誠且私密的聚會之中。」

喬治·亨斯洛牧師教授所著的《通靈術真理的證據》一書中，也收錄了許多顯著的心靈書寫圖例與說明（第 187 頁及其後）。

我們接下來要考慮的重點，是所謂的「靈體之光」，也就是說，由非肉身參與者在通靈會上所製造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照明現象。威廉·克魯克斯爵士在前面引用過的著作第 91 頁中，對這些現象進行了全面的分類：

各種類型的光

「在最嚴格的測試條件下，我曾見過一個堅固的自發光體，其大小與形狀幾近於一顆火雞蛋，在房間內悄無聲息地飄浮著。它一度升得比在場任何人墊起腳尖所能觸及的高度還要高，隨後又溫柔地降落到地板上。它持續顯現了十分鐘以上；在它黯淡消散之前，它撞擊了桌面三次，發出的聲音就如同一個堅硬的固體撞擊聲。在此期間，靈媒正向後靠在安樂椅上，顯然已失去了知覺。」

「我曾見過發光的點光源在空中飛竄，並停留在不同人的頭上；我曾透過亮光在我眼前閃爍特定的次數，來回答我提出的問題。我曾見過光芒四射的火花從桌面上升至天花板，隨後又落回桌面，並在撞擊桌子時發出清晰可聞的聲音。我曾接收過透過空中閃爍的電光所傳遞的字母訊息，而當時我的手就在這些光芒之間來回揮動。我曾見過一團發光的雲霧向上飄向一幅畫作。在最嚴格的測試條件下，我曾不只一次被一隻不屬於房間內任何人的手，將一個堅固、自發光的晶體物體放在我的手心裡。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我曾看過一團發光的雲霧盤旋在側桌的一盆天芥菜上方，折斷了一根嫩枝，並將這根嫩枝送給了一位女士；在某些場合中，我甚至親眼目睹類似的發光雲霧肉眼可見地凝聚成一隻手的形狀，並抓取著小物品四處移動。」

我先前已經描述過，在沒有特定靈媒參與的初步家庭實驗中，對我顯現的三種不同類型的光；儘管自那之後我見過許多這類光芒，但它們的特性大體上都與先前的相差無幾。然而，在好幾個場合中，我曾見過比上述任何一種都要明亮得多的光，它顯然具備電的特徵，足以將整個房間完全照亮，在其中一個案例中，其亮度甚至達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後者這種顯現在通靈會中極其罕見，因為正如前文所述的原因，這種強光會直接瓦解產出其他現象所必需的局部物質化結構。

在星光界上，實驗者所能掌控的另一個迷人能力，便是物質解體與重新整合，這兩項能力我們在前面探討凝聚法時已然提及。簡單來說，這個製程能將任何物體還原為無法感知的精微粉末，事實上，是將其還原至乙太甚至是原子的狀態。這是透過極高頻率的劇烈振動來實現的，這種振動能徹底克服受控物體內部分子之間的凝聚力。如果施加更高頻率、甚至可能屬於不同類型的振動，則能將這些分子進一步拆解為其基本的組成原子。一個被還原至乙太或原子狀態的物體，能夠以極其驚人的速度在空間中穿梭移動；而一旦撤回那股將其維持在該狀態的力量，該物體便會在一瞬間立刻恢復其最初的物質狀態。

形體如何得以保留

為了回答讀者心中必然會立刻浮現的一個顯而易見的質疑，請允許我再次從《星光界》一書中摘錄幾句話：

「學生們起初通常很難理解，在這樣的實驗中，受處理物品的『形狀』究竟是如何被完整保留下來的。有人曾指出，如果將任何金屬物品（例如一把鑰匙）透過加熱使其熔化並提升至氣態，當熱源撤走時，它固然會重新冷凝回固態，但它將不再是一把鑰匙，而僅僅是一團毫無形狀的金屬塊。這個質疑合情合理，但事實上，這種類比表面上看似成立，實則並不恰當。因為那賦予鑰匙形狀的元素精華，會因其物理狀態的劇烈改變而消散，這並非指精華本身受到了熱力的破壞，而是當它暫時的固態軀殼（作

為固體）被摧毀時，它便會流回該類精華的宏大源泉之中；這正如人類的高階原理雖然完全不受冷熱影響，但當肉體被烈火摧毀時，依然會被強行驅逐出體外一樣。」

「因此，當原本是鑰匙的物質再次冷卻成固體狀態時，重新注入其中的元素精華（屬於『土』或固體類別）將完全不再是先前所包含的那一個，自然也就沒有任何理由去維持原本的形狀。然而，一個為了透過星光流將鑰匙從一處移到另一處而將其解體的人，會非常小心地將同一個元素精華牢牢維持在完全相同的形狀中，直到傳輸完成為止；接著，當他的意志力撤走時，這個精華便會充當一個模具，固化的粒子將流入其中，或者更準確地說，圍繞著它重新聚合。因此，除非操作者的專注力潰散，否則該物體的形狀將會被極其精準地保存下來。」

「正因如此，在通靈會上，物體有時能幾乎在轉瞬之間從極遙遠的地方被帶到眼前。顯而易見的是，當物體被解體後，它們便能極其輕鬆地穿過任何固體物質，例如房屋的牆壁或鎖上的箱子側面。因此，坊間常說的『物質穿透物質』，在得到正確的理解後，就會發現它其實正如水流穿過篩網，或是化學實驗中氣體穿過液體那般簡單。」

「既然可以透過改變振動頻率，將物質從固態轉變為乙太態，那麼顯而易見的是，反向操作此製程、將以太態物質引入固態也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同前者的製程解釋瞭解體現象，後者則解釋了物質化現象；而且，正如在前者的案例中，必須付出持續的意志力才能防止物體恢復其最初的狀態；在後者的現象中，完全以相同的方式，也必須付出持續的努力，才能防止已物質化的物質再度退化回以太狀態。」

從遠處帶來的物體

將物體從另一個房間、甚至有時是從更遙遠的距離遠距搬運，是主導通靈會的逝者最青睞的方法之一，用以展現他們卓越的星光力量。威廉·克魯克斯爵士在前面屢次引用的著作第 97 頁中，向我們講述了他在與凱特·福克斯小姐進行的一場通靈會上的經歷。當時，控制現場的靈體宣佈「他們將帶來一些東西以彰顯力量」，隨後便將一把小手鈴從書房帶進了房間，而這兩間房間之間的門早已被仔細鎖上，鑰匙就好好地放在克魯克斯爵士的口袋裡。

我自己就曾非常頻繁地遇到各種從遠處被帶到眼前的物件，其中最常見的是鮮花與水果。在某些案例中，一些顯然完美保持新鮮的熱帶花卉與水果，就是這樣在英格蘭被呈遞到我面前。當被問及這些東西究竟從何而來時，控制現場的靈體總是極其斷然地聲稱，他們絕不被允許以這種方式偷竊任何人的財產，而必須在那些野生的地方去尋找這些花果。我曾以這種方式獲得過一株稀有的蕨類和一株珍稀的蘭花，它們被拋在桌上時，根部甚至還沾黏著新鮮的泥土。隨後，我得以將這兩株植物種植在我的花園裡，它們在那裡落地生根，並以最自然的方式生長。

我所知道關於將植物帶入通靈會的最精彩故事，皆收錄在德斯佩蘭斯夫人的著作《影之國》中。第一個故事引自該書第 261 頁。（需要預先說明的是，「尤蘭德」是賦予一位完全物質化「靈體」的名字，她在德斯佩蘭斯夫人的所有通靈會中，都扮演了極其顯著且重要的角色。）

「尤蘭德穿過房間，走到雷默斯先生坐著的地方，這位紳士在整個歐洲都是赫赫有名的知名唯靈論者。她招手示意他靠近內帳，好親眼見證她準備進行的一些準備工作。在這裡有必要先說明一下，在先前的場合中，當尤蘭德為我們變出鮮花時，她曾讓我

們明白沙子和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們隨時準備了精細、乾淨的白沙以及充足的水，以應對可能出現的狀況。當尤蘭德在雷默斯先生的陪同下來到圓圈中央時，她表示需要沙子和水，並示意雷默斯先生在她身旁跪在地上。她指示他將沙子倒進玻璃水瓶中，他照做了，直到瓶子大約半滿。接著，他被指示倒入水。完成後，在她的指示下，他用力搖晃水瓶，然後將其遞回給她。」

「尤蘭德仔細檢查後，將它放在地板上，並用她從肩上取下的輕紗輕輕覆蓋。然後，她退回到了內帳中，期間她曾短暫地返回一兩次，似乎是為了查看進展如何。」

「在此期間，阿姆斯壯先生將多餘的水和沙子收拾帶走，留下那只蓋著輕紗、靜靜佇立在木地板中央的玻璃水瓶。然而，這層薄紗絲毫沒有掩蓋住水瓶的輪廓，瓶口或頂部邊緣尤其清晰可見。」

「我們受到地板上敲擊聲的指示開始歌唱，以便讓我們的思緒達成和諧，並在某種程度上，削弱我們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在感受到的那種好奇心。」

「當我們唱歌時，我們觀察到那層輕紗正從玻璃水瓶的邊緣向上升起。對於現場緊密注視著它的二十位目擊者中的每一個人來說，這一幕都是完全清晰可見的。」

「尤蘭德再次從內帳裡走出來，焦慮地注視著它。她似乎仔細地檢查了它，並局部撐起那層輕紗，彷彿害怕它會壓碎下方某個嬌嫩的物體。最後，她將輕紗完全揭開，呈現在我們震驚目光下的，是一株完美的植物，看起來像是某種月桂樹。」

「尤蘭德舉起了玻璃水瓶，那株植物似乎已經在裡面牢固地生長了出來；透過玻璃可以清晰看見它的根部，緊密地包裹在沙子之中。」

「她帶著明顯的自豪與喜悅注視著它，隨後用雙手捧著它，穿過房間，將它贈送給了在場的陌生人之一，也就是那位因其關於靈學主題和埃及金字塔的哲學著作而聞名的奧克斯利先生。」

「他接過了裝有植物的玻璃水瓶，而尤蘭德則退回了內帳中，彷彿她已圓滿完成了她的任務。在仔細檢查完這株植物後，奧克斯利先生為了方便起見，將它放在自己身旁的地板上，因為當時手邊沒有桌子。現場眾人拋出了無數個問題，好奇心被推向了頂點。這株植物酷似一株大葉月桂，長著深色、富有光澤的葉片，但尚未開花。在場沒有一個人認得這株植物，也無法將其歸類為任何已知的地球物種。」

「我們再次受到敲擊聲的指示維持秩序，並被告知不要討論此事，而是唱點歌，然後保持安靜。我們服從了命令，而在歌唱之後，更多的敲擊聲指示我們重新檢查那株植物，我們非常高興地照做了。令我們無比驚訝的是，我們隨後觀察到，一個巨大的圓形花冠，形成了一朵直徑足足有5吋的花朵，已經悄然綻放，而此時它就靜靜地佇立在奧克斯利先生腳邊的地板上。」

「這朵花呈現出極其美麗的橙粉色，或者我也許可以說，鮭魚色會是更接近的描述，因為我從未見過相同的色調，而且很難用言語來形容這種色彩的細微差別。」

「整個花頭由大約一百五十四朵星狀的小花冠組成，從莖部顯著地朝外伸展。這株植物高二十二英吋，長著粗壯的木質莖，完全填滿了玻璃水瓶的瓶頸。它共有二十九片葉子，平均寬度為二至二點五英吋，最長處達七點五英吋。每片葉子都光滑且富有光澤，乍看之下極其類似我們最初所推測的月桂樹。而其鬚根則顯得非常自然地生長在沙子之中。」

「我們隨後為這株留在水瓶中的植物拍了照片。順帶一提，眾人發現根本不可能將它從瓶中取出，因為瓶頸實在太窄，根部完全無法通過；事實上，那根相對纖細的莖已經完全填滿了瓶口。」

「我們後來得知，它的名字叫藏紅仙丹花，是一種原生於印度的植物。」

「這株植物究竟是怎麼來到那裡的？它是在瓶子裡長出來的嗎？還是說，它是在去物質化的狀態下從印度被帶過來，然後在通靈會內重新物質化的？」

「這些是我們互相提出卻毫無結果的問題。我們沒有得到滿意的解釋。尤蘭德要麼是無法說明，要麼是不願告訴我們。就我們所能做出的判斷，且一位專業園丁的意見也印證了我們的看法，這株植物顯然已經累積了數年的生長歷程。」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葉子曾經生長並脫落的痕跡，以及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已癒合且長平的傷疤。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株植物確實是在瓶中的沙子裡生長出來的，因為它的根部極其自然地盤繞在玻璃的內表面，所有的根系纖維都完美無損，彷彿是在原地發芽，且顯然從未受到過任何幹擾。它絕不是被硬塞進瓶子裡的，原因很簡單：龐大的鬚根團和莖的下半部分根本不可能通過瓶頸，以至於到最後，我們必須將瓶子砸碎才能把植物取出來。」

奧克斯利先生在隨後發表的工作報告中寫道：

「我在隔天清晨為這株植物拍了照片，隨後將它帶回家，安置在我家溫室裡，交由園丁悉心照料。它活了三個月，之後便枯萎了。我保留了葉子，除了花朵和園丁接手照料時剪下的最頂端三片葉子外，其餘大部分都送人了；這些花與頂葉至今我依然保存在玻璃罩下，而且它們到目前為止沒有顯現出任何去物質化的跡象。在這株令人驚嘆的植物（藏紅仙丹花）被創造或物質化之前，尤蘭德曾帶給我一朵莖部很短、不超過一英吋長的玫瑰，我將它放進了我的衣襟內。隨後，我感覺到有某種異動正在發生，便將它掏了出來，結果發現變成了兩朵玫瑰。接著我把它們放回原處，並在會議結束時再次取出。令我震驚的是，那根莖居然已經拉長到了七英吋，上面長著三朵完全盛開的玫瑰、一個花苞，以及好幾根刺。我把它們帶回家一直保存到枯萎，隨後葉子脫落、莖部乾枯，這正是它們具備物質實體性與真實存在的明證。」

我們從進一步的陳述中得知，這份有趣的禮物是為了履行對奧克斯利先生的承諾而贈送的。因為他當時似乎正在收集植物標本以證實某種理論，為此他正需要這種特定物種的標本，卻無法透過任何常規管道獲得。關於這株植物降臨，最引人注目的關鍵點在於它的漸進式顯現。它不像我的那株蕨類植物一樣，是被當作一個整體直接帶過來並扔在桌上；相反地，眾人看見它在輕紗下緩慢地體積增大，簡直就像是真的在以一種極度異常的速度生長一樣。甚至在它被贈送給奧克斯利先生之後，這種表觀上的生長仍在持續，因為它在大家歌唱期間，還自行發育出了一朵花。

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這種表觀上的生長根本不是真正的生長，因為經檢查發現這株植物顯然已有數年的樹齡；因此，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株植物彷彿是被分批帶過來，並逐漸構建起來的。如果一株活生生的植物可以在不受到永久損害的情況下被去物質化並重新組合，那麼它同樣可以輕而易舉地被一塊一塊地拆解，而不是靠更強大的意志力一擊將其粉碎；事實上，人們很容易看出，前者可能是簡單得多的製程，需要消耗的能量要少得多。協助尤蘭德的那些存在，很可能沒有能力一下子把整株植物一次性帶過來，因此，分好幾趟搬運可能是絕對必要的。他們似乎先將根部排

列在沙子中，小心翼翼地按照它們自然生長的模樣進行佈置，然後逐漸加上植物的其他部分，最後才帶過來那朵花，以達到戲劇性的效果，作為這場實驗的最高榮耀。

在著名的印度魔術中，芒果樹那看似快速的生長，或許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實現的，即透過連續的解體與重組行動，而非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極大地加速了普通的發育製程。顯然，正如作者所評論的，它不可能被硬塞進瓶子裡，而是粒子接著粒子，被小心翼翼地排列在濕沙中的正確位置。這項操作必定極其困難且微妙，難怪尤蘭德會對最終的成果感到相當自豪。

奧克斯利先生在他的記述中，似乎將這株植物視為一種暫時性的物質化，並預期它在適當的時候會自行消失；但顯而易見的是，這完全是一個確鑿的遠距傳物案例，且這份禮物本意就是要留存下來的，而它確實也一直留存到了死亡為止，然而，它的死亡很可能是因為從溫暖的氣候突然被移到英格蘭寒冷苛刻的緯度而加速了。那張在水瓶中為植物拍下的照片，已被複製並作為這段記述所摘錄之書中的插圖之一。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奧克斯利先生所提到的那朵玫瑰，也必然是以同樣的方式分批被帶過來的，因為一朵切花顯然不可能以他所描述的那種方式自然生長。

在同一本書的第 326 頁中，我們讀到了一個關於尤蘭德在同類性質的實驗中，更為驚人的成就。在這次的案例中，出現了一個額外且令人感興趣的複雜情況：那株植物只是借來的，而且隨後必須被歸還。

「尤蘭德在阿克薩科夫先生的協助下，將沙子與壤土混合放入花盆中，並用她的面紗將其覆蓋，正如她先前在英格蘭讓藏紅仙丹花生長時，對那只玻璃水瓶所做的那樣。」

「眾人看見那層白色輕紗緩慢而堅定地向上升起，隨著它越長越高，整層輕紗也向外擴展。尤蘭德站在一旁，雙手巧妙地提理著那層如蛛絲般輕盈的覆蓋物，直到它達到了遠遠高過她頭頂的高度。此時，她小心翼翼地將輕紗揭開，呈現在眾人眼前的，是一株高大的植物，它因承受著大量沉重花冠的重量而微微低垂，並散發出我先前曾抱怨過的那股濃郁而甜美的香氣。」

「我們對它的尺寸做了記錄，發現它從根部到頂尖的長度足足有七英呎，比我本人還要高出大約一英呎半。即使它因承受著所點綴的十一朵巨大花冠的重量而微微彎曲，它依然比我高。那些花朵生長得極其完美，直徑達八英吋；其中五朵已完全盛開，三朵正含苞欲放，還有三朵尚是花蕾，全部都毫無瑕疵或斑點，並且因沾滿露水而顯得濕潤。它美得令人屏息，但不知為何，自那天晚上以後，百合花的香氣總讓我感到一陣眩暈。」

「尤蘭德似乎對她的成功感到非常高興，並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想為這株百合花拍照，就得抓緊時間，因為她必須再次將它帶走。她靜靜地站在植物身旁，而布特列洛夫先生為她和這株植物拍了兩張照片。」

這株植物實為天香百合，即日本金線百合，而這場極其有趣的通靈會舉行日期為 1890 年 6 月 28 日。前文所提及的照片已被複製並收錄於書中，展示出一株極為優良的植物標本。

這段記述中一個奇特有趣的特徵是，物質化顯現的實體尤蘭德對這件事變得非常焦慮。因為在顯然借調了這株巨型百合之後，她發現自己竟然無法在約定的時間將它歸還。當時可用的能量似乎在將植物搬運過來的過程中便已消耗殆盡，以至於當她試圖

將其帶回原處時，她失敗了。她似乎因無法履行承諾而感到十分痛苦，並懇求現場的陽世朋友們務必悉心照料這株植物。她的物理界朋友們盡了最大努力去照顧它，但這株植物似乎有些日漸枯萎（這完全不足為奇）。當時的氣候也對她的所求極為不利，足足過了將近一個星期，她才終於成功將這株植物送回給它的原主，無論那個人是誰。人們真的很想聽聽這場故事的另一面，某個人的花園或溫室裡，如此壯麗的一株標本離奇失蹤時的驚訝與惋惜；以及大約一週後，在可能已經放棄尋找小偷的所有希望時，這株植物又莫名其妙地重新出現，帶給他們的同樣巨大卻愉快得多的震驚！

天氣對神通現象產生的影響，是一個相當引人入勝的問題。顯而易見的是，任何形式的電氣幹擾，都會為物質化或去物質化的嘗試帶來重重困難，其原因推測與強光令這些現象幾乎無法實現完全相同，那就是強烈振動所產生的破壞性效應。完全可以想像的是，當空氣中充滿了強烈的電氣振動時，尤蘭德可能會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安全地將那些處於去物質化狀態的植物組織從一處搬運到另一處，以免這些物質被過度震盪和打亂，以至於要將其恢復到原始形態會變得異常困難、甚至絕無可能。

在極多數將物體從遠處帶過來的遠距傳物案例中，四維空間的方法顯然是最簡單的，儘管在尤蘭德的這些嘗試中，從植物那漸進式的生長來看，似乎並未採用這種方法。然而，在非常多的其他實例中，四維空間理論提供了最乾淨俐落、也最現成的解釋。幾乎任何現象的產生，背後通常都存在著幾種不同的途徑，而且往往很難僅憑一份書面記述，就斷定在某個特定案例中究竟實際採用了哪一種方法。

另一個關於物質穿透物質、或是運用四維空間能力的實例，是將一個小到根本無法穿過手掌的實心鐵環，套到人的手腕上。這種事曾三次發生在我身上，而且在每一次的案例中，我都必須仰賴我們已故的朋友們來將它取下，因為除了用銼刀銼斷之外，根本不可能透過任何常規的物理手段把它拿下來。我也曾一次又一次地在死死握住靈媒雙手的情況下，讓椅子的靠背直接掛在我的手臂上。有一次，我在中等強度的光線下親眼目睹了這個製程，儘管該現象發生的速度極快，但我似乎仍然看到椅背的一部分在靠近我手臂時，淡化成了一種朦朧的霧氣。然而僅僅一瞬間，它便已穿過、或繞過了我的手臂，並重新恢復得如同以往般堅實。

在我的經驗中，通靈會上更為罕見的一種現像是物質複製。當這種現象確實發生時，它的產生方式相當純粹：先對要複製的物體建立一個完美的思想影像，隨後在其周圍聚集起所需的星光物質與物理物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操作者必須將被複製物體的每一個粒子（無論是內部結構還是外部輪廓）同時精確地保持在意識視野中。因此，這是一種需要極其強大的專注力才能完成的現象。那些無法直接從周圍的乙太中提取所需物質的操作者，有時會直接從原始物品的材質中抽取物料；在這種情況下，原始物品的重量將會發生相應的減輕。

烈火考驗

在通靈會上，另一個偶爾會展現、雖驚人卻不十分常見的奇蹟，就是毫髮無傷地擺弄烈火。有一次，在倫敦舉行的一場通靈會上，一個物質化顯現的靈體故意將手伸進燃燒得正旺的火堆中，從中掏出了一塊幾乎有網球那麼大、燒得通紅的煤炭，並將它遞到我面前，急促地對我說：「把它拿在手裡。」

我猶豫了一會兒，這也許是人之常情，但那位已故之人的手勢顯得有些不耐煩，這促使我下了決心。我心想他大概心中有數，且這或許是一次千載難逢的獨特機會，如果

它真的燙傷了我，我也可以在造成更大傷害前立刻把它扔掉。於是我伸出了手，那團燃燒著的通紅物體便立刻落在了我的掌心。我可以證實，我甚至連最一絲一毫的溫熱都沒有感覺到；然而，當那位已故之人隨即從壁爐架上拿來一張紙並貼近這塊煤炭時，那張紙在剎那間便猛烈地燃燒了起來。我將這塊通紅的煤炭在手裡握了整整一分鐘半，直到它開始迅速變暗，他才示意我將它扔回火堆中。我的手上沒有留下任何一絲被燙到的痕跡或紅腫，除了一點點灰燼之外，什麼都沒有，而且空氣中也沒有任何皮膚或毛髮燒焦的氣味。

然而，這究竟是怎麼做到的？我當時完全無法理解，也無法從主持會議的靈界實體那裡得到任何令人明白的理論。我現在透過後來的奧祕學研究得知，即便是最薄的一層以太物質，也可以透過特定操控，使其變得對熱量絕對無法穿透；因此我推測，我的手在那個當下很可能就是被覆蓋了這樣一層物質，因為這或許是產生這種結果最簡單的方法。不管怎樣，我可以保證，這場事件的發生過程與我所描述的完全一致。

在星光界的資源範圍之內，不僅可以產生火焰，也能抵消其作用。我本人只親眼見過一次，而且那次是作為一項特殊的「測試」，用以證明自發燃燒確實是可能的；但根據莫雷爾·西奧博多在《家族通靈圈中的靈體工作者》一書中所提供的記述來看，對他而言，這種現象似乎相當平常。他家中已故的成員似乎幾乎與在世的成員一樣，積極參與各項活動，而自發地點燃家中的爐火，只是他們諸多成就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項。據說，他們在這方面的行為，在蘇格蘭也曾多次由一種被稱為棕精靈的存在所重現，那是一類自然精靈或小仙子；但我手邊並沒有任何具體個案的細節可供引述。

火焰的產生

我本人在這方面的經驗，是在英國一次通靈會中。我們透過敲擊聲的指示，取來一個大的平底盤，放在桌子中央，並在裡面堆起一小堆木屑和雪茄盒的碎片。我們照辦之後，又被指示熄燈並開始唱歌。我們莊嚴地圍坐在桌旁，手牽著手，在一片黑暗中歌唱，時間感覺至少有半個小時之久，雖然實際上可能沒有那麼長。接近尾聲時，在那堆鬆散堆放的木屑中心出現了一種奇異而黯淡的紅色光芒，數次忽明忽暗，最後終於燃燒起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之中沒有任何人碰觸那堆木屑，事實上，在那樣的坐姿下，若沒有其他幾人的默許，也根本不可能碰到它；同樣可以確定的是，燃燒的開始方式完全排除了由外部用火柴點燃的可能性。

我推論，既然熱本質上不過是某一特定振動速率，那麼只要星光實體建立並維持那種特定的振動速率，燃燒便必然會發生；而這極可能正是當時所採取的方式。一個顯而易見的替代方法，則是以第四維度的方式引入一小片已經發紅的物質（例如火絨之類），再對其吹氣，直到它燃燒起來；又或者，也可以輕易引入會產生燃燒的化學組合。在印度流傳著許多故事，描述若某些村落忽視了村莊的守護神、未能奉上其應得的供品，自發性的火災便會在村中爆發；因此可以明顯看出，對於一個在星光界中運作且經驗豐富的存在而言，製造火焰並非任何困難之事。

第三十六章：可見的物質化顯現

不可觸的形體

我們現在必須考慮第二與第三類的物質化，亦即那些可見但不可觸、在許多情況下顯然是半透明的顯現，以及完全的物質化，其在當時看來在各方面都與仍處於肉身中的人毫無差別。第二類並不少見，雖然這類物質化通常會避免進入參與者可觸及的範圍，但有一次我曾被一道直接的聲音特別要求，請我將手輕輕穿過這樣的一個形體；我只能說，我的觸覺完全感覺不到任何東西，然而一個清晰可見、但半透明的形體就站在我面前，對我徒勞的嘗試微笑著。當我閉上眼睛時，我無法分辨我的手究竟是在那看來如此完美而生動的身體之內，還是在其外。這類形體或許比更為實體的種類更容易構成，因為我曾一兩次得到令人震驚的證據，顯示某些看起來完全實體的顯現，實際上只有部分如此；一隻足以給予有力握手的手，往往連接著一條在觸覺上並不存在的手臂，儘管在視覺上與那隻手同樣結實。威廉·克魯克斯爵士在其《研究》第 94 頁如此描述第二類物質化：

「在一次黃昏時分於我家中、與霍姆先生進行的通靈會，距霍姆先生約八英尺的窗簾被看見自行移動；隨後，所有參與者都看到一個像男人般的黑暗陰影狀的半透明形體站在窗旁，用手揮動窗簾；當我們注視時，那形體逐漸消失，窗簾也停止了移動。接下來是一個更為驚人的例子，同樣以霍姆先生為靈媒：一個幻影形體從房間一角出現，拿起一把手風琴，然後在房間裡滑行並演奏；該形體對所有參與者可見達數分鐘之久，同時也能看到霍姆先生本人；當它靠近一位獨自坐著的女士時，她輕聲驚叫了一下，形體便消失了。」

來自靈媒的物質

當一位充分受訓、熟悉星光界資源的在世之人，例如某聖人的其中一位弟子，出於某種理由進行物質化時，他會將周圍的乙太凝聚成固體形體，並以此方式構築所需的身體部分，而不會以任何方式幹擾他人；但在通靈會中通常不如此，而是採取較為簡便的方法，從靈媒的身體中抽取大量物質；在有利條件下，這些物質可被看見如巨大霧環般從其身側湧出；在 W·艾格林頓先生的著作《兩界之間》中，收錄了三幅有趣的插圖，展示這種霧狀物從初現到逐步發展、直至使入定的靈媒幾乎完全被厚重煙霧般的霧環遮蔽的連續階段。

這些霧氣迅速凝聚成形，有時起初顯然成為靈媒的精確重身；我記得在一次與著名靈媒塞西爾·赫斯克先生的通靈會中，經過一段靜默等待後，突然爆發出耀眼的光芒，使室內一切清晰可見；靈媒蜷縮在椅子上，以極其異常的方式收縮成一團，顯然陷入深度恍惚，呼吸粗重；然而就在他前方，站著一個與他一模一樣、警醒而有生氣的複製品，手心托著一個卵形物體，那正是強光的來源；他如此站立了片刻，隨即光芒驟滅，那形體以一位固定「指導靈」眾所熟知的聲音對我們說話，顯示他是完全以靈媒的物質構築自身。

毫無疑問，被暫時從靈媒身體中抽離的不僅是以太物質，往往還包括稠密的固體與液體物質，儘管這種轉移的可能性對我們而言難以想像；我親眼見過確實發生此現象的案例，其證據是靈媒肉身體重大幅減輕，以及出現一種極為詭異而駭人的外觀，彷彿

乾癟收縮，小而枯槁的臉幾乎縮進衣領之中；「指導靈」很少允許在此狀態下看到靈媒，這是明智的，因為那確實是一幅可怕而不健康的景象，詭譎而非人，足以嚴重驚嚇任何神經脆弱者。

在《來自彼岸的人們》一書第 243 頁，奧爾科特上校描述了他如何仔細稱量一個自稱洪托的物質化形體；首次嘗試時，這位紅印第安女孩重八十八磅，但依上校要求，她立刻將重量減至五十八磅，隨後又增至六十五磅，全部在十分鐘內完成，且衣著未有任何改變；這些物理物質幾乎必然取自靈媒的身體，使其相應減少。

同書第 487 頁，上校又記述了他以同樣方式測試名為凱蒂·布林克的物質化形體，其初重七十七磅，隨後減至五十九與五十二磅，而外觀毫無變化；此例中，我們面臨一個驚人的現象，在物質化期間靈媒完全消失，儘管上校以極其巧妙的方法，用縫紉線並以其私章封印，將她固定在椅上，完全不可能在不斷線的情況下離座；然而在通靈會中他被允許進入櫃子時，那張椅子是空的，不僅看不見任何人，連用手環繞觸摸也毫無所感；但當通靈會結束時，靈媒又如先前般坐著，半昏厥、極度虛弱，線與封印卻完好無損！確實奇妙，卻並非孤例，參見阿克薩科夫的《一則去物質化案例》。

這些物質並不總是僅從身側流出；有時似乎從全身表面滲出，由指導靈所建立的強大吸引或抽吸所牽引；其流出過程，埃斯佩蘭斯夫人如此描述：

「接著開始出現一種奇怪的感覺，我在通靈會中有時會感到；他人常形容為蛛網掠過臉龐，而對於好奇觀察的我而言，卻彷彿能感到細絲從皮膚毛孔中被抽出。」（《影境》，第 229 頁）

埃斯佩蘭斯夫人

許多靈媒撰寫過自傳，但我未曾遇到任何一本能像埃斯佩蘭斯夫人的著作那樣令我印象深刻；不僅因其真誠與誠實的吸引力，更因作者比多數靈媒更為細緻而理性地觀察，並更渴望理解在她身邊發生之現象的真正本質。

她以理性的態度看待自身異常能力，並以誠懇忠實的精神加以研究；在讚賞其勇氣與決心之餘，不免遺憾她未能及早研讀證道學文獻，否則可在一開始就明白她後來以緩慢且往往痛苦的方式、付出不必要的苦楚與焦慮所發現的一切；她的書以一段被嚴重誤解的童年故事開始，繼而描述她逐步掙脫最狹隘正統宗教束縛的多年思想爭鬥；當其靈媒能力完全發展後，顯然呈現出奇妙而多樣的性質，其中一些事例對不熟悉此題材者或許顯得難以置信；然而我本人曾見過與她所述相同性質的現象，因此對她所敘述的一切奇異事件的可能性毫不懷疑。

她深刻體認並有力描寫了靈媒與由其載體物質化之身體之間極為親密的關係；我們習於將自我完全等同於身體，因而當身體經歷鮮明而非凡的事件，而其真正的主人卻毫無參與時，便產生一種新奇、詭異、近乎可怖的感受；在其書第 345 頁，她逼真描寫了物質化靈媒經常被置於的怪異而非自然的處境；任何人讀之，皆能理解此等經驗在各層面與各觀點上是何等不可取、何等不健康。

「我是安娜，還是她？」

「接著出現另一個較矮、較纖細、張開雙臂的形體；有人從圓圈另一端起身前來，二者相擁，隨之而來的是含混的呼喊：『安娜！噢，安娜！我的孩子！我的心肝！』」

「又有人起身將雙臂環住那形體，啜泣、呼喊與祝福交織；我感到自己的身體被前後搖動，眼前一片昏暗；我感到有人環抱著我，儘管我獨自坐在椅上；我感到有一顆心在我胸前跳動；我知道某件事正在發生；除兩個孩子外，無人靠近我；所有目光與思緒都集中在那被兩位身著黑衣女子環抱的白色纖細形體上。」

「我感到跳動如此清晰的，必定是我自己的心；然而那環抱我的手臂呢？我從未如此清楚地感到觸碰；我開始疑惑究竟哪一個才是我；我是那白色形體，還是坐在椅子上的我？環在老婦頸項上的手是我的，還是那些放在我膝上的，或若那不是我，放在那形體膝上的手才是我的？」

「被親吻的唇無疑是我的；被這些善良女士如雨下的淚水濕潤的臉也是我的；然而這怎麼可能？這種失去自我身份認同的感覺令人恐懼；我渴望伸出一隻無力垂放的手，觸碰某人，只為確認我是真實存在，還是僅是一場夢，若『安娜』是我，而我彷彿迷失於她的身份之中。」

「我感到老婦顫抖的手臂、親吻、淚水、姐妹的祝福與撫慰，在痛苦的懸念與迷惘中，我想知道這會持續多久？我們兩個同在會多久？會是哪一個留到最後？我會成為『安娜』，還是『安娜』成為我？」

「隨後，我感到兩隻小手滑入我顫抖的手中，彷彿重新將我拉回自我；帶著一種欣喜，我發現我仍是我自己，而小小的瓊特厭倦了藏在三個形體後面，感到孤單，便抓住我的手尋求陪伴與安慰。」

「即便只是孩子的觸碰，也令我感到何等欣慰！我對自身身份的疑惑消失了；就在此時，『安娜』的白色形體在櫃子中消失，兩位女士回到座位，激動而含淚，卻充滿幸福。」

「那一夜還有許多事發生，但我不知為何感到虛弱而冷淡，對周遭一切不甚關心；雖有奇異而引人注目的事件發生，然而當下我的生命彷彿被抽離了，只渴望獨處與休息。」

這種倦怠與被抽走生命力的感覺，在靈媒中自然極為常見；威廉·克魯克斯爵士在其《研究》第 41 頁指出：

「在目睹這些實驗使霍姆先生陷入神經與身體極度衰竭的痛苦狀態之後（看見他幾乎昏厥地躺在地上，面色蒼白、無法言語），我幾可肯定，心靈現象力量的釋放伴隨著相應的生命力流失。」

這與我自身的經驗完全一致；我屢次見到靈媒在通靈會後徹底虛脫；我擔心許多人誤以為必須藉助酒精刺激才能從可怕的耗損中恢復；他們的部分活力必然進入了物質化形體，而對身體系統的擾動極為嚴重，以致通靈會結束後，他們的狀態與外科手術後的休克極為相似；這不足為奇，因為若有一次可怕的手術能從身體中移除四十至八十磅的物質，然後再行復原，確實駭人。

關於靈媒與物質化形體之間的奇異聯繫，埃斯佩蘭斯夫人就她與尤蘭德的關係如此寫道：

親密的關係

「我們之間似乎存在一條奇特的連結；我無法以任何方式確保她的出現；在我所知範圍內，她的來去完全不受我意志支配；但當她出現時，我發現她的短暫物質存在卻依賴於我；我似乎失去的不是個性，而是力量與行動能力，並且，雖然當時並不知情，還失去了相當一部分物質實體；我感到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而試圖進行邏輯思考卻以某種神祕方式影響了尤蘭德，使她變得虛弱。(《影之國》，第 271 頁)」

靈媒始終在背景中意識到自身的個體性；但任何試圖主張此點或連貫思考的行為，都會立刻削弱該形體，或使其返回櫃子；這是自然的，因為邏輯思考意味著啟動化學作用（產生大腦磷的氧化)；而只有在肉身載體完全被動的狀態下，才能在不危及生命的情況下從中抽取如此多的物質；事實上，始終存在危險的可能性，在突如其來的驚嚇或幹擾下，可能可怕的事情會臨近發生；正因如此，無知而自負的懷疑論者試圖抓住「靈體形態」的行為既是愚蠢，也是犯罪；其魯莽之舉，可能使其面臨謀殺指控的被告席。具此低劣智識之人，不應被允許參與如此精細的實驗；埃斯佩蘭斯夫人書中第 298 頁的經驗，顯示了這種危險的「蠢人」能造成何等傷害：

醜惡的暴行

「我不知道通靈會已進行多久，但我知道尤蘭德已將她的肖像扛在肩上，並在櫃子外；實際發生之事，我是事後才得知；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種可怕而劇烈的被擠壓、被折疊的感覺，如同一個中空的橡膠玩偶在被孩子緊緊擁抱時所能感到的那樣；一種恐懼與劇痛襲來，彷彿我正在失去生命、墜入可怖深淵，卻看不見、聽不見、知道不了任何事，只有一聲彷彿來自遠方的尖叫回響；我感到自己在下沉，不知去向；我試圖抓住什麼以自救，卻撲了空；接著是一片空白，當我醒來時，伴隨著顫抖的恐懼與彷彿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感覺。」

「我的感官似乎四散而去，只能一點一滴地重新聚合，才勉強理解發生了什麼；尤蘭德被抓住了，而抓住她的人宣稱那就是我。」

「這是我所被告知的。若非我徹底虛脫，這荒謬的說法或許會令我發笑；但我無法思考，甚至無法移動；我覺得生命幾乎所剩無幾，而那一點點仍是折磨；原本似已在法國南部我家鄉治癒的肺出血再度發作，鮮血幾乎使我窒息；結果是一場漫長而嚴重的疾病；我們離開英格蘭的行程因此延誤數週，因我無法移動。」

難怪「指導靈」會竭盡所能保護靈媒免於此等暴行；即便他們自己，在暫時採取的載體中，也可能因信任在物質界的旁觀者之榮譽與善意而受苦；R·D·歐文先生在《可辯之地》第 273 頁如此提及：

「我有兩位高度智慧、如今已故的朋友，A·D·威爾遜醫生與詹姆斯·梅普斯教授，皆曾任教於紐約，各有一次牢牢抓住看似發光的手；兩次結果相同：被抓之物在其掌中完全融化；我曾收到訊息稱，當如此行事時，顯現其存在的靈體會受苦，且靈體對於向任何不值得信任、可能幹擾現象者以身體形態顯現，會極為遲疑；在我的實驗中，我始終依此原則行事，並將部分成功歸因於此信任。」

我不確定在此情況下「靈體」是否會受苦，儘管當物質化形體被擊打或受傷時確實如此；因此，劍在被糾纏之人周圍不斷揮舞，被認為是一種保護（而在某些先前敘述的案例中確實有效)，劍也是中世紀魔法師裝備的重要部分。

任何物理武器都無法影響星光體分毫，劍可反覆穿過而不被察覺；但一旦出現任何物質化（凡有物理現象之處，必有某種程度的物質化），物理武器便可能透過其作用於星光體並產生感受，正如生前對更為永久的肉身所發生者；然而，任何未經授權的幹擾都可能嚴重傷害靈媒，如埃斯佩蘭斯夫人的故事所示。

我由衷贊同歐文先生上述觀點，並在自己的研究中一向遵循；有些人帶著必然受騙的先入之見進行此類探究，並為避免對其自尊造成打擊，發明各種自以為可杜絕欺詐的複雜裝置；誠然，在許多情況下，現象不會在其規定的條件下發生，因為亡者並無義務為一開始就以自信而無根據的懷疑相待之人費心勞力；而且無知者所規定的條件，往往本身就使現象不可能。

阿爾弗雷德·R·華萊士博士曾精闢指出：

「科學家幾乎總是假定，在此類研究中，他們一開始就有權設定條件；若在此條件下毫無發生，便視為欺詐或錯覺；但他們很清楚，在所有其他研究領域中，決定必要條件的是大自然，而非研究者；缺乏對這些條件的遵循，任何實驗都不會成功；這些條件需以耐心向大自然請教而得，且各科不同；在處理物理學家完全陌生之微妙力量的研究中，其差異更可想而知！」

同理，若有人將電學實驗中的絕緣安排視為可疑，並要求在未絕緣的情況下得到相同結果，便可輕易使實驗不可能；當被溫和解釋絕緣是必要條件時，他仍會重複老套的欺詐指控，並聲稱在他的條件之下，電的奇蹟絕無可能成功！奧爾科特上校的《來自彼岸的人們》（第 36–40 頁）以完整插圖展示了此類愚行與殘酷可至何等程度。

我本人始終採取的做法，是在未見相反證據前，先給予亡者誠實意圖的信用；允許其自行安排條件，展示其所願；首先建立友好關係；而我總是發現，一旦其對我建立信任，便樂於說明其能力的界限，並常主動提出各種測試，以向他人證明現象的真實性。

我曾數次遭遇欺騙；當我確認是靈媒所為，便保持沉默，不再打擾；另一方面，我也見過我確信靈媒意圖誠實、而欺瞞完全來自無形操作者的案例；我曾見過入定中的靈媒肉身被包裹在物質化的薄紗中，並被當作「靈體形態」呈現，似乎只是操作者為了省去製造真正物質化的麻煩，或因缺乏相應能力；事後靈媒在入定甦醒後得知情況，極力抗議並表現出真誠的不知情；鑒於我曾多次透過其見到確鑿無疑的真實顯現，我相信了他。

另一位知名靈媒亦向我講述過幾乎相同的故事，關於一次被多份報章大肆宣揚的「揭露」；而且至少完全有可能，在那個案例中，該項說法同樣是真確的。因此，即便發現明顯欺詐，也不總是安全地歸咎於靈媒；然而，我也見過靈媒帶著半碼紗布從口袋垂出而來，稍後那紗布以原樣出現為靈體衣裳，我指的是其原形，因為即便在真正的衣裳物質化中，也常由靈媒衣物的材料構成。再次引用埃斯佩蘭斯夫人的例子以證明此點。

「靈體」衣裳

「在克利斯蒂安尼亞的一次通靈會中，有位參與者「取走」了覆蓋某個靈體形體的一塊衣裳；後來我發現裙子上缺失了一大塊材料，部分被剪、部分被扯；我的裙子是深

色厚羊毛；被「取走」的衣裳形狀與缺失部分相同，卻大幾倍，且呈白色，質地細薄如蛛絲。」

「此前在英格蘭也曾發生過類似事件，有人向小妮妮亞索要她那豐富衣裳的一片，她勉強同意；那勉強同意的原因很快得到解釋，通靈會後，我在首次穿著的新裙上發現一個洞；因裙色近黑，我將這次意外歸因於妮妮亞的失誤，而非任何心理層面的原因；第二次發生後，我才明白這並非偶然，而是我的衣物或參與者的衣物，成為靈體耀眼衣裳的來源或儲備。(《影之國》，第 337 頁)」

這類物質化衣裳有多種類型，有的粗糙，有的極其精細，甚至勝過東方織機的產品；有時顯現的實體會允許偏愛的參與者觸摸，甚至剪下一片；我曾多次獲得此類碎片；有些可保存多年，似乎永久；有些則在一小時左右消散，甚至有一件僅十分鐘即消失；雖然輕薄的白色紗狀衣裳似乎是物質化形體的常規時尚，我也見過其以文明社會的日常服裝顯現，或穿著生前職位所特有的制服。

在全視野中的物質化

《影之國》第 254 頁載有一段對形體物質化與去物質化的精彩記述，出自一位常參與該圈子的成員；其描述如下：

「首先，在櫃子前方的地板上會觀察到一片薄膜狀、如雲霧般的白色物體。隨後它逐漸擴大，肉眼可見地延伸開來，彷彿是一塊充滿生命力的細平布，層層疊疊地鋪在地板上，直到擴展至大約兩英尺半乘三英尺大小，厚度達幾英寸，大概有六英寸或更多。不久，它開始在中心或靠近中心的地方緩慢升起，彷彿下麵藏著一個人頭，而地板上的雲霧狀薄膜則開始變得更像細平布，在這個神秘升起的部分周圍形成褶皺。當它升到兩英尺或更高時，看起來就像裡面藏著一個孩子，正朝著各個方向擺動雙臂，彷彿在下面擺弄著什麼。」

「它繼續升起，中途經常會稍微下沉，隨後又升得比之前更高，直到達到大約五英尺的高度，此時它的輪廓清晰可見，彷彿正在調整圍繞其身形的帷幔褶皺。」

「緊接著，雙臂高高舉過頭頂，穿過一團如雲霧般的靈性帷幔向外張開，尤蘭德就這樣揭開面紗站在我們面前，顯得優雅而美麗。她身高接近五英尺，頭上戴著類似頭巾的頭飾，長長的黑髮從中垂落，披在肩上並一直垂到背部。」

「她身穿東方款式的緊身服裝，展現出身體的每一處肢體與輪廓，而那件多餘的、如面紗般的白色帷幔則為了方便而包裹在她的身上，或者被扔在床毯上，直到需要時再拿起來。」

「整個過程需要花費十到十五分鐘來完成。」

「當她消失或去物質化時，過程如下：她向前走一步以展現自己，並讓當時在場的陌生人認出她，她緩慢而謹慎地展開那件多餘的面紗狀帷幔。將其擴大後，她將其蓋在頭上，並像寬大的新娘面紗一樣鋪在身形周圍。接著便立即但緩慢地向下沉，隨著身體陷落而體積縮小，在雲霧狀的帷幔下將身體解體，直到看起來幾乎不再像尤蘭德。隨後她進一步陷落，直到完全失去人類的形體，並更迅速地下沉到十五或十二英寸。接著，這個形體突然垮塌成一堆凌亂的帷幔，就是尤蘭德留下的衣服，隨後這堆衣物緩慢但肉眼可見地消融於無形。」

「尤蘭德身體的解體過程需要花費二到五分鐘，而帷幔的消失則需要半分鐘到兩分鐘。然而，有一次她並沒有讓這件帷幔或面紗消失，而是把整堆衣服留在了地毯上，直到另一個靈體從櫃子裡走出來看了一眼，彷彿在對可憐的尤蘭德的消失發出感慨。這個更高大的靈體隨後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女孩妮尼亞那嬌小、活潑、充滿生氣的孩子形體，她同樣走上前來觀看尤蘭德留下的遺物；奇妙的是，她撿起這些遺留的衣物，開始將它們包裹在自己那本就穿著整齊帷幔的小身體上。」

我自己曾親眼見過這兩種過程，幾乎與上述描寫完全相同。在我的經歷中，顯現的形體是一個異常高大的男子，他一開始並沒有形成帷幔，而是作為地板上的一片雲霧狀光芒出現，隨後升起並擴大，直到看起來有點像樹樁。它繼續生長，直到變成一根高聳在我們頭頂上方的模糊雲柱，然後逐漸凝聚成一個清晰且廣為人知的形象。他走上前來，熱情地與我握手，並用洪亮、清晰的聲音說話，精確地就像任何其他朋友會做的那樣。在與我們談話了大約五分鐘並回答了幾個問題後，他再次與我們握手，並宣佈他必須走了。在向我們告別後，他的輪廓立刻變得模糊，重新退回到雲柱中，雲柱相當迅速地下沉到地板上那小團雲霧狀的光芒中，隨後光芒閃爍了一下便消失了。

我曾目睹三個物質化形體同時出現，其中一個是比靈媒高出六英寸的阿拉伯人，另一個是普通中等身高的歐洲人，第三個是膚色黝黑、自稱是紅印第安人的小女孩。而當時靈媒被牢牢地鎖在他自己發明的鐵絲籠子裡，籠子用兩把鑰匙（都在我的口袋裡）和一個只能從外面操作的字母鎖鎖住。當天晚些時候，我們被要求打開這個籠子，前述的兩個形體一起把處於入迷狀態的靈媒抬了出來，一人扶著他的一隻手臂。我們被允許觸摸靈媒和物質化的形體，並非常驚訝地發現後者明顯比前者更結實、更清晰。在這種情況下，她們並沒有把他送回籠子裡，而是把他平放在我們所有人都能清晰看到的沙發上，警告我們他在醒來時會極度疲憊，隨後便在我們眼前憑空消失了。這一切都是在微弱的光線下發生的，房間裡的兩個煤氣燈噴嘴都開得很小，但始終有足夠的照明，使我們能夠清晰地認出靈媒和我們已故訪客的面部特徵，並以絕對確定看得到她們的動作。

只有在條件有利時，才能希望看到物質化的形體像上述案例那樣在房間裡自由走動。更普遍的情況是，物質化的形體被嚴格限制在靈媒的周圍，並受到一種引力的影響，這種引力不斷地將它拉回它所來自的身體；因此，如果離開靈媒太久，這個形體就會垮塌，組成它的物質在回到乙太狀態後，會立刻沖回其源頭。以任何方式阻止這種返回對靈媒的健康甚至生命都是極其危險的；毫無疑問，正是這一點在上述引用的可憐的埃斯佩蘭斯夫人案例中造成了如此可怕的痛苦。從她自己的敘述來看，她大部分的乙太物質，可能還有很大一部分更緻密的物質，似乎都在尤蘭德身上，而不是在櫃子裡；既然尤蘭德的形體被如此無理地拘留，留在她身體裡的物質很可能會衝進尤蘭德的身體，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她確實被發現身處櫃子外面，並落在抓住物質化形體的無知庸俗之輩手中。這一切使得以下觀點變得越來越明顯：任何沒有接受過足夠教育以理解這些條件的人，都絕不應該被允許參與通靈會。

仔細挑選參與者的另一個原因是，在物質化的案例中，物質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所有參與者以及靈媒借來的。因此，毫無疑問存在著相當大的此類物質的混合，任何參與者身上的任何不良品質或惡習都明顯容易對其他人產生反應，而最嚴重的是對靈媒產生反應，因為靈媒幾乎肯定是現場最敏感的人，而且無論如何，最多的物質抽離都將從他身上抽取。我們再次可以從埃斯佩蘭斯夫人的無價之書中獲得這方面的例子。在第 307 頁中她寫道：

煙草的惡性影響

「從我們在這條路線上的實驗一開始，在通靈會的物質化之後，我總是或多或少地遭受噁心和嘔吐的痛苦，我逐漸接受這是一項自然的後果，且無法避免。情況一直如此，除非周圍只有我們家庭圈子的成員或孩子。在進行攝影通靈會的過程中，這種不適感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至於在一次通靈會之後，我通常會虛脫一天，有時是兩天。由於這些症狀是尼古丁中毒的症狀，我們進行了實驗，結果發現當與不抽煙者一起舉行通靈會時，完全感覺不到這些不舒服的感覺。同樣，當圈子裡有生病的人時，我總是發現自己事後感覺或多或少地不舒服。對於習慣飲用酒精的人，不適感與吸煙者一樣明顯。」

「這些通靈會對我而言在許多方面都是富有成效的；我瞭解到了許多對全人類而言很普遍、且被傳統所認可的習慣，對於通靈會的結果、或者無論如何對於靈媒的健康而言，都是有害的。」

一位工作了幾年且已經相當瞭解該層面可能性的「指導靈」，往往有與物質化相關的有趣現象，當力量強大時，他願意向特殊的朋友展示。其中一項展示有時是由那位自稱為「約翰·金」的指導靈在許多年前給出的，或許現在他仍在展示。他有時會拿一塊印有發光物質的石板，把手放在上面。那是一隻精美、強壯、肌肉發達、形狀良好的手，它的輪廓在微弱發光的背景下自然顯得完美且清晰。然後當我們注視著它時，他會使那隻手肉眼可見地縮小，直到它變成大約一個小嬰兒手大小的微縮模型，儘管它與他自己的手依然保持著完美的相似度。隨後，在我們眼前，它會緩慢且穩定地再次長大，直到變得巨大，覆蓋了整個石板，並最終逐漸恢復到正常大小。現在，當然如果只有一個人看見它，這次顯現很容易只是一起催眠影響的案例；但既然圈子裡的每個人都看到了精確相同的景象，並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正在嘗試進行催眠，那麼整體而言，這更可能確實是一次物質化手的放大和縮小的展示，任何理解如何操縱物質的人都可以輕易帶來這項結果。

死者的玩笑

物質化偶爾會採取人類以外的其他形狀。一個我記憶猶新的此類案例表明，當我們逝去的朋友進入星光生命時，絕沒有失去她們的幽默感。在某次通靈會上，一個傲慢的懷疑論自大狂的出現讓我們感到非常惱火。他以通常那種自吹自擂的張揚方式大搖大擺地走進來，並用粗俗、洪亮的聲音吐出的每一個字來展示他的徹頭徹尾無知，他不斷地重複說他知道所有這些事情都是胡說八道，我們可以確信只要他在那裡，就什麼不會發生。

當我們圍坐在桌旁時，這種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最後，身為一個溫和、不具攻擊性之人的靈媒，平靜地建議他收斂一下語氣，因為在好幾次場合中，已知「靈體」曾相當粗暴地對待以那種方式說話的人。然而，這位懷疑論者在言論中只變得更加粗俗和更具冒犯性，挑戰任何曾經存在過的靈體來嚇唬他，甚至挑戰它們敢不敢在他在場時顯現出來。我們現在已經在黑暗中坐了相當長一段時間，除了在通靈會開始時其中一位「指導靈」說了幾句簡短的話、通知我們她們正在儲存力量之外，什麼也沒有發生。隨著時間過去，我們大家都變得有些疲倦，而我至少開始認為，也許我們的懷疑

論者確實是一個如此不和諧的影響因素，以至於不可能獲得任何好的結果，然而，看來我錯了。

為了說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必須為舉行通靈會的房間說幾句話。那是二樓房子後方的一個極小的房間，通過直達天花板的大型摺疊門與一個大得多的前方房間相通。我們圍坐在一個大圓桌旁，圓桌與房間的比例非常不協調，以至於當我們圍坐時，我們椅子的靠背幾乎觸碰到了牆壁和大門。房間角落還有另一扇門通往一排樓梯；那扇門被鎖上了，鑰匙在內側的鎖孔裡，而大型摺疊門也由我們這一側的插銷固定著。正如我所說，我們坐了大約四分之三小時，實際上沒有任何顯現，我至少對整件事感到由衷地厭倦。

突然間，在隔壁房間裡，我們聽到了異常沉重的腳步聲，彷彿是某個巨大的巨人發出的；就在我們抬頭聆聽時，那扇大門猛烈地被撞開，撞擊到那一側椅子的靠背上，將椅子和椅子上的參與者推向桌子，從而把桌子本身推向了對面的人。一束蒼白、相當慘白的光芒透過打開的門照了進來，藉著這束光，我們看見了，我們所有人都看見了，一隻巨大的大象正徑直朝我們走來，大步流星地把椅子撞在一起！在那麼大點的房間裡，一隻巨大的大象可不是什麼讓人愉快的鄰居；沒有人停下來思考這件事的不可能性，沒有人等待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隻巨大的猛獸就像是壓在了我們頭頂上，離後門最近的人猛地拉開了門，在我們來不及再作出思考之前，我們所有人都在瘋狂地朝那些樓梯衝下去。

一陣荷馬式的哄堂大笑尾隨其後，我們在瞬間意識到了情況的荒謬，我們中的一些人跑了回去，並點亮了燈。那裡沒有一個人，兩個房間都是空的；兩個房間都沒有任何其他出口，只有並排開在樓梯頂端、且一直處在我們視線範圍內的門；如果有人在對我們開惡作劇玩笑的話，那也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任何人逃脫；沒有大象的一絲痕跡，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來為我們的驚嚇作證，除了被撞開的衝力從摺疊門上撕裂下來的插銷，以及三把折斷的椅子來證實我們離去時的速度！我們再次聚集在我們的房間裡，放聲大笑（既然事情已經過去了），除了我們的懷疑論者，他已經一口氣衝出了房子；他被嚇壞了，甚至不肯回到下面的大廳去拿他的外套和帽子，必須幫他把衣服拿到街上。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他，但有時我不免感到好奇，他後來究竟是如何向自己解釋那場他必定認為是施加在他身上的騙局的。

在這個案例中，掌控通靈會的指導靈顯然認為有必要給予一次有益的教訓；但這很少做出來，因為通常認為不值得為一個自負且張揚的懷疑論者浪費如此大量的力量。節約力量並僅在至少有合理希望可以做好事的地方使用它，是更高生命的規則之一。我們在我們偉大典範的生命中擁有這條規則應用的一個實例，因為不是有記錄說，當基督訪問祂自己的家鄉時，「祂因他們的不信，在那裡沒有行許多神蹟」嗎？祂的力量毫無疑問可以打破他們頑固的懷疑論；但祂的意志是敲響人類心靈的大門，而不是把祂自己強加給那些目前還沒有準備好從祂的侍奉中獲益的人。

第三十七章：近期的一些物質化現象

外生質（ectoplasms）

直到最近，科學界人士才著手對通靈會上產生的、用以構建肉眼可見且可觸摸之幻影的奇特物質進行調查。長期以來，通靈術者普遍理解，來訪的實體會利用某種來自靈媒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來自在場其他人的物質，來使她們的超物理形體變得緻密。但直到相對較近的時間，人們才意識到，如此使用的物質不僅來自乙太體，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緻密肉體的組織，因此它以某種方式被烙印上了它所來自的有機結構的習慣。

顯然，操作實體發現有必要讓該物質在變緻密時，在產生形體方面遵循其自身的生長路線，僅在絕對必要時才對其進行調整；其目的無疑是為了盡可能節約能量。物質化現象的這種生理學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科學興趣，迄今為止，我們在幾卷著作中獲得了對此進行廣泛研究的結果，特別是古斯塔夫·傑萊博士的《靈視與物質化》和阿爾伯特·馮·施倫克-諾琴男爵的《物質化現象》。

無論來自哪位靈媒，所涉及的這種物質似乎都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徵。它以一種不可見的形式散發出來，有時可以被感覺到是一陣風。隨後它變成蒸氣狀，並最終凝聚成具有各種質地的白色、灰色或黑色的物質。然後，這種物質顯然被看不見的智慧體源頭塑造成人類的肢體、面容，有時甚至是整個形體。然而，有時操作的智慧體會被靈媒或可能在場的其他具有靈視力的人看見，並且也會產生人類以外的形體，例如在克魯斯基先生的案例中，一隻形體完美的鷹經常在他周圍被看見，甚至被拍攝下來。由於這種物質具有可塑性的特質，以及它可以在離靈媒身體不遠的地方被塑造成形體的事實，它被命名為靈外質（teleplasm），而裡歇教授在多年前將由其製成的形體稱為外生質。後來，一些作家修改了裡歇教授的命名法，將這種物質本身指定為外生質。

在著名靈媒歐薩比亞·帕拉迪諾的案例中，最初的顯現是以一陣從她的前額（特別是她頭部一側的舊傷口處）以及身體其他部位散發出的涼風形式出現的。這陣風會使櫃子的簾子或她衣服的布料像波浪般翻動，並在它們背後的黑暗空間保護下開始凝聚成一個形體，隨後該形體可能會發出一定程度的光芒。後來的調查人員努力引導操作實體在完全可見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執行整個過程，以利於科學研究，這無疑解釋了為什麼在各個生長階段拍攝的許多物質化形體不如一些早期的現象那般完美，例如透過弗洛倫斯·庫克的靈媒能力顯現的凱蒂·金。

歐薩比亞·帕拉迪諾的現象

以下關於帕拉迪諾夫人工作的典型敘述出現在海華德·卡林頓先生的《歐薩比亞·帕拉迪諾及其現象》第 205 頁中：

「在靈媒重新坐回她的椅子後，我們用手去感覺她的頭部，看看那陣涼風是否正從她的前額散發出來。我們所有人用手在距離靈媒頭部大約三英寸的地方都清晰地察覺到了它。F. 把他的手摀在她的嘴巴和鼻子上方，我們所有人也照樣做了，同時摀住我們自己的鼻子和嘴巴並屏住呼吸，而那陣風仍然可以被清晰地察覺到。B. 隨後將一面小紙旗拿到靈媒的前額前，她的鼻子和嘴巴以及我們自己的仍被覆蓋著。紙旗擺動了好幾次，然後極其有力地向外飄動，以至於它完全翻轉了過去，並在它所附著的旗桿上

纏繞了一圈。這陣風的客觀性質由此被確立了，儘管拿到她頭部前的溫度計未能記錄下任何溫度的降低。」

推測是由這陣風凝聚而成的現象的一個很好的例子，給出在切薩雷·龍勃羅梭教授和他的兩位助手伊莫達博士與奧德尼諾博士於 1907 年在都靈進行的實驗中。這些通靈會是在大學的精神病學臨床室舉行的，並有許多知名人士參加。一致的意見是：「即使是最聰明的騙局也無法開始解釋所觀察到的大多數現象。」現像是在一盞十燭光強度的電燈光線下發生的。在第二次及隨後的通靈會中，桌子上出現了沉重的敲擊聲，以及通常較輕的敲擊聲，並且有各種樂器被演奏。在場的人被拍打和拉扯，各種物體被到處亂扔。

「一個位於靈媒櫃子內部的普通木製腳凳搖晃並倒下了；窗簾也搖晃起來；在它背後，一隻手反覆抓住參與者伸出的手，握住它們並撫摸它們。突然，令所有人驚奇的是，一隻緊握的小手，手臂覆蓋著深色的袖子，在十足的光線下極其顯眼地展現了出來；它是粉紅色的、豐滿且鮮活的。『驚奇並沒有阻止我們立刻去注意對靈媒的控制；她的雙手被牢牢地握在兩位警惕的醫生手中。』幾分鐘後，一陣涼風從窗簾後面吹來，窗簾突然打開了，彷彿是被兩隻手拉開的一樣，一個人類的頭部露了出來，帶著一張蒼白、憔悴、具有陰險邪惡外觀的面容。它停留了一會兒，然後消失了。」

「木凳在空氣中升起，似乎想要離開櫃子，把簾子推到一邊。它從簾子中解脫了出來，然後繼續以傾斜的姿勢向著圈子上升。幾隻手伸了出來，跟隨著這個奇特的現象，並輕輕地觸摸了該物體。」

「那隻女人的小手隨後在簾子附近重新出現，抓住了腳凳的其中一隻腳，並推了它一下。穆基先生打破了鏈條，並通過一個迅速的行動，抓住了那隻溫熱的手，它似乎立刻溶解並消失了。隨後立刻進行了觀察，以查明靈媒的雙手是否受到了良好的控制；結果發現情況確實如此。腳凳繼續上升，並從參與者的頭頂上方經過，但在此刻，靈媒似乎顯得痛苦，並大聲喊道：『它會殺了我們！抓住它！』跟隨著這件小傢俱運動的手隨後緊緊抓住了它，以將其從這個危險的位置撤出，但一種不可見的力量將其撤回到了桌子的中央，它最終在那裡保持靜止狀態。」

「在通靈會結束時，報告員將他的手放在靈媒頭部左側那道深深的傷疤上，感覺到一陣強烈、寒冷、持續的風從那裡散發出來，就像人類的呼吸一樣。隨後，他感覺到相同的涼風（雖然沒那麼強烈）從她的手指尖散發出來。」（第 90 頁）

在某些案例中，出現了一個完整的形體，如第 96 頁的以下記錄中所示：

「靈媒將她的頭部靠在右側控制者的肩膀上；她的雙手被握在他的手中；突然簾子劇烈地搖晃起來，一陣涼風傳了出來，然後一個被簾子薄料覆蓋的人類形體在這個明亮的背景下變得清晰可見。一個女人的頭部，不穩定且搖搖晃晃地，接近了這位老人的臉；她像一個老婦人一樣顫抖著移動；也許她吻了他；老人鼓勵了她；她退了回去，又回來了，顯得彷彿害怕去冒險，然後毅然地走上前來。」

愛娃·C 的靈外質

近年來最成功的物質化靈媒之一是這位被稱為愛娃·C 的女士。有一百多位科學界人士（特別是醫生）曾有機會觀察她的現象。傑萊博士在十二個月裡與她每週進行兩次通靈會，並充分且仔細地描述了靈外質或外生質。在 1918 年 1 月 28 日於法蘭西學院的

醫學講堂向心理學研究所會員發表的一場演講中，傑萊博士討論了他對愛娃·C 的觀察，他給出了一段對該物質的描寫，其被摘要如下：(《物質化現象》，第 328 頁）

「一種物質從靈媒的身體中散發出來，它將自身外在化，並且最初是無定形或多形態的。這種物質會採取各種形式，但一般而言，它會顯示出或多或少的複合器官。我們可以將其區分為：(1) 作為物質化基質的物質；(2) 其組織化的發育。它的出現通常由流動的、白色且發光的薄片來預告，其大小介於豌豆到五法郎硬幣之間，並到處分佈在靈媒的黑色衣服上，主要集中在左側。」

「這種顯現是一種預兆現象，有時會比其他現象提前三刻鐘或一個小時出現。有時它會缺失，偶爾也會發生隨後沒有任何其他顯現的情況。」

「物質本身會從靈媒的整個身體散發出來，但特別是從天然孔口和肢體末端，從頭頂、乳房和手指尖散發。最常見且最容易觀察到的起源是從口腔。我們隨後會看到該物質從臉頰的內表面、牙齦和上顎外在化。」

「這種物質以各種形式出現，有時是具延展性的麵團，有時是真正的原生質包，有時呈現為無數細線的形式，有時是不同厚度的條索，或是呈現為狹窄的剛性射線、寬帶、薄膜、織物，或是具有不確定且不規則輪廓的編織材料。最奇特的外觀是由一片廣泛擴展的薄膜所呈現的，它帶有流蘇和縐褶，外觀極其類似於一張網。」

「外在化物質的數量在很大的範圍內變化。在某些案例中，它像斗篷一樣將靈媒完全包裹起來。它可能具有三種不同的顏色，白色、黑色或灰色。白色是最頻繁出現的，也許是因為它最容易被觀察到。有時這三種顏色會同時出現。該物質的可見度變化很大，可能會相繼緩慢增加或減少。在觸感上，它給出各種不同的印象。有時它是潮濕且寒冷的，有時是黏稠且具膠性的，較少見的是乾燥和堅硬的。所產生的印象完全取決於其形狀。當它展開時，顯得柔軟且微具彈性；當它形成繩索時，則顯得堅硬、多結或呈纖維狀。有時它會產生蜘蛛網擦過觀察者手部的感覺。這些細線同時具備了剛性與彈性。」

「該物質具有移動性。有時它在靈媒身上緩慢地向上或向下移動，越過她的肩膀、乳房或膝蓋，帶有一種類似爬行動物的匍匐運動。」

「有時其運動是突然且迅速的。該物質像閃電般出現和消失，並且極其敏感。它的敏感性與靈媒本身的超敏感知覺混合在一起。每一次觸摸都會在靈媒身上產生痛苦的反應。當觸摸適度強烈或持續時間較長時，靈媒會抱怨一種疼痛，這種疼痛完全可與正常肉體遭受衝擊所產生的痛苦相提並論。」

「該物質對光線敏感。強光（特別是突然且意想不到的強光）會在受試者身上產生痛苦的幹擾。然而，沒有什麼比光線的作用更具可變性的了。在某些案例中，這些現象能經受住完全的日光。鎂光燈的作用就像給靈媒的一記突然重擊，但它能被經受住，並且可以拍攝閃光照片。」

「該物質具有一種固有的、不可抗拒的邁向組織化的傾向。它不會在原始條件下保持很長時間。組織化的發生往往非常迅速，以至於原始的物質根本不出現，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其他時候，人們會同時看到無定形的物質，以及一些或多或少完全嵌入其中的形體或結構，例如：一個大拇指懸掛在該物質的流蘇中。人們甚至能看到頭部和面容嵌入在材料之中。」

關於實際的實驗，傑萊博士從他的筆記本中給出了以下案例：

「一根大約有兩個手指厚度的白色物質繩索從口中緩慢地向下延伸到愛娃的膝蓋上。這條帶子在我們眼前呈現出最繁複多樣的形式。有時它以膜狀織物的形式擴展開來，帶有裂隙和凸起。有時它收縮並折疊起來，隨後再次擴展和伸展出去。這裡和那裡有突起物從物質塊中發出，一種偽足，這些突起物有時會在幾秒鐘內採取手指的形式，或一隻手的基本輪廓，隨後重新退回到物質塊中。最後，繩索自我收縮，在愛娃的膝蓋上再次延伸。它的末端在空氣中升起，離開了靈媒並接近我。我隨後看到末端本身凝聚成一個結或終端芽的形式，而這又擴展成一隻完美模塑的手。我觸摸了這隻手；它感覺完全正常。我感覺到了骨頭和帶有指甲的手指。這隻手隨後被拉回，變得更小，並在繩索的末端消失了。後者又做了幾次進一步的運動，收縮，然後重新進入靈媒的口中。（第 330 頁）」

又如：

「一個頭部突然出現在距離靈媒頭部大約 30 英寸的地方，位於她的上方和她的右側。那是一個正常尺寸的人類頭部，發育良好，並具有平常的起伏。頭蓋骨的頂部和前額完全物質化了。前額寬而高。頭髮短而密，呈栗色或黑色。在眉毛線下方，輪廓是模糊的，只有前額和頭蓋骨清晰地出現。頭部在簾子後面消失了一會兒，然後在相同的條件下重新出現，但物質化得不完美的臉部覆蓋著一個白色的面具。我伸出我的手，把我的手指插進茂密的頭髮中，並觸摸了頭蓋骨的骨頭。在下一個瞬間，一切都消失了。（第 330 頁）」

從生理學的角度發言，博士補充說：

「正常生理學和超常生理學都傾向於確立有機物質的統一性。在我們的實驗中，我們首先觀察到，一種均勻的無定形物質從靈媒的身體中散發出來，並引起了各種意塑的形體。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均勻的物質如何在我們眼前組織和轉變自身。我們看到了一隻手從物質塊中冒出來；一個白色物質塊發展為一張臉。我們看到了在幾個瞬間內一個頭部的形體是如何被一隻手的形狀所取代的。通過視覺和觸覺的共同證言，我們跟隨了無定形、未組織的物質向一個有機發展結構的過渡，該結構暫時具有生命的所有屬性，可以說是一個完全由血肉組成的結構。」

「我們注視著這些結構的消失，因為它們退回到了原始物質中，甚至觀察到了它們是如何在一瞬間被吸收到靈媒身體中的。在超常生理學中，對於各種物質，並不存在不同的有機基質，例如骨物質、肌肉、內臟或神經物質；那麼它僅僅是一種類單一物質，是有機生命的基礎和基質。」

「在正常生理學中完全是相同的，但它不那麼明顯。在某些案例中，顯得非常清晰的是，在黑暗的通靈會櫃子裡發生的現象，也發生在昆蟲的蛹中，正如已經提到的那樣。組織的溶解將很大比例的器官及其各個部分還原為一種單一物質，即那種註定要使成蟲形體的器官和各個部分物質化的物質。因此，我們在兩種生理學中擁有相同的顯現。」（第 332 頁）

但正是慕尼克的馮·施倫克-諾琴男爵在他的偉大著作《物質化現象》中給出了關於愛娃靈媒能力的最充分敘述，這是一本包含了多達 225 幅插圖的大型圖書，插圖大多來自事件的實際照片。這些源自從 1909 年 5 月延伸到 1914 年 6 月的實際數百次通靈會。這本書中描述的現象與傑萊博士的那些現象具有相同的性質，但由於它們涉及愛娃工作的較早時期，它們顯示出了力量的漸進發展，至少關於靈外質物質在其中能夠被拍

攝的那種條件。與愛娃住在一起並照顧了她多年的比松夫人描述了許多她能夠處理靈外質的場合，她證實了傑萊博士所描述的對它的感覺。

靈外質很少（如果有的話）與靈媒完全分離，儘管它不具有組織化的神經，但通過觸碰和光線在它上面產生的印象似乎作為靈媒自身的感覺出現在她的意識中。順便提一句，這證明瞭神經系統對於將感覺傳導給大腦而言並不是絕對必要的。一般來說，給予該物質的任何壓迫，或任何突然且強烈的光線（例如來自手提電燈的光線），都會傷害靈媒。疼痛似乎出現在靈媒身體中那部分可能抽離了材料的身體部位中。以下例子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瞭這點：

「愛娃用她的雙手抓住了我的右手。這一次，材料被扔在我的右手和她的雙手上，完全包裹住了我們的雙手。我隨後開始重新拉扯並向外抽取材料，進行得盡可能溫柔，以便不傷害靈媒。當我開始檢查材料時，它已經在我的手周圍完全捲曲了。突然，愛娃躺在我的手臂上，用她的雙手做出了一個動作，並無意中拉扯了我所握持的材料。這顯然嚇壞並傷害了她，因為她尖叫了起來，並給我帶來了極大的焦慮。我試圖撫慰她，但她訴說出現強烈的噁心感。噁心感持續了大約十分鐘。」

在後來的一次通靈會中（第 131 頁），當一個女性的頭部展現出來時，男爵聽到愛娃在同一時間說話，並請求比松夫人從頭部剪下一縷頭髮。比松夫人拿了一把剪刀，並在男爵的仔細觀察下，剪下了一縷大約四英寸長的頭髮並交給了他。這個物質化的結構隨後在伴隨著靈媒的一聲尖叫中突然朝著她的方向消失了。在通靈會之後，在靈媒的允許下剪下了她自己的一縷頭髮。雖然愛娃的頭髮顯示出完全的黑髮特徵，但從代表著一個愛娃稱之為埃斯特爾的女性形體的小頭部上取下的頭髮則是金髮，並且這兩個頭髮樣本完全不同，這一事實被專家進行的顯微攝影和化學檢查進一步證明瞭。（第 133 頁）

科學防範措施

應該提到的是，從事這項研究工作的科學家們事先總是對靈媒以及會面地點進行了所有可能的檢查。關於這點，馮·施倫克-諾琴博士寫道：

「在這四年中，沒有一位觀察者曾在靈媒的身體上或通靈會服裝中發現任何可用於欺詐性產生現象的東西。作者在不少於 180 次的場合中見證了這項任務的徹底執行。因此，靈媒的誠實不是一個概率，而是一個置於所有疑問之外的確定性。她從未將任何物體引入櫃子中，以便用它們欺詐性地代表靈外質產物。在不同房屋中的各個通靈會房間都沒有秘密通道或機關門，並且在每次通靈會之前和之後都進行了例行的檢查。」（第 275 頁）

如果對於偶然的觀察者來說，出現的許多臉部和形體看起來彷彿是在紙上畫出並剪下來的，甚至帶有彷彿那張紙曾被折疊起來一樣的線條標記，也不能被假設為紙製模型被偷偷帶進了通靈會。搜查的嚴格性以及對靈媒的控制既阻止了它們被引入，也阻止了它們在被引入時被處理。專家對照片的檢查，以及她們嘗試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拍攝紙製模型以產生相似效果的徒勞嘗試，也表明欺詐是不可能的；而由一些投機者提出的「反芻假說」，也把想像力從可能的事實延伸得太遠了；此外，在某些實驗中，在通靈會前不久給愛娃吃了藍莓果醬，這勢必不可避免地為胃部的整個內容物染了色。（第 206 頁）

形體的發展

在另一方面，這確實往往顯得在產生形體中操作的智慧體在它們的物質化中存在著一些困難，她們只能通過類似於我們自己層面上藝術家和雕塑家的生產方法來克服這些困難。例如，關於 1912 年 9 月 10 日的實驗，男爵提到（第 196 頁）展現出來的頭部在幾個方面顯示出了素描上的缺陷。有時相同的幻影會出現多次，間隔或長或短。在此類案例中，馮·施倫克-諾琴男爵發現，雖然有相同的頭部和服裝、以及雙臂交叉在胸前的姿勢，但存在著大量的微小差異。他得出結論，在不同的晚上對相同類型拍攝的照片之間的差異，可以與一個人在攝影師那裡不同的姿勢相比較，並且它們主要是由於移位以及外部線條和衣服褶皺在身體不同位置引起改變而造成的。他補充說，這些差異表明了在細節和構想的陰影中幕後藝術意志的流動性和可變性，因為「基本的形成原則」從不產生僵硬且不可改變的產物，「但被拍攝的散發物始終表明一個移動、柔軟的物質基礎，它是高度可變且迅速消亡的」。（第 230 頁）

這位同一位傑出的調查員也與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娃·P 的十九歲波蘭女孩靈媒進行了多次通靈會。（第 251 頁及以下）從她那裡，他獲得了與愛娃·C 所呈現的非常相似的現象。在這一系列的調查中，拍攝了一些電影畫面，在一次場合中多達四百張，在另一次場合中達三百六十張。（第 258 頁）膠卷顯示了材料退回到靈媒口中的過程，其中一個也顯示了物質塊的變寬和變窄。

在 1922 年，馮·施倫克-諾琴男爵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向自由專業的會員們論證外生質的現實性，在這次案例中是與一位名為威利·施耐德的 16 歲奧地利男孩靈媒合作。通過這些現象，大量的科學家變得確信了物質化的現實性。

幻影的衣著

有時會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已經死亡了相當長時間的人的物質化形體仍然將自己呈現在他們過去穿著的衣服中？情況並不總是嚴格如此，但通常是這樣，即使逝去的人可能已經在星光世界中改變了他的習慣。這點的一個原因是在她們新的狀態下他們中的許多人將不會被認出來，但這似乎也因為當他們來到塵世影響範圍內時，她們舊的塵世狀態會緊裹在她們周圍，彷彿是這樣，並複製出舊的物質形體。通過處於入迷狀態中的科茨夫人（《拍攝不可見物》，第 208 頁），對這個問題給出的回答是：

「當我們想到我們在塵世時像什麼樣子時，乙太就會在我們周圍凝聚並像一個信封一樣包裹著我們。我們處於被吸引向我們的那些類乙太物質之中，而我們關於我們像什麼樣子、以及我們被什麼人更好地認出來的思想，不僅產生了衣服，也產生了我們形體和面容的塑造。正是在這裡，靈體化學家介入了。他們根據自己的能力，以比思想更快的速度塑造那種乙太物質，並產生我們的塵世面容，以便它們可以被認出來……當我在洛杉磯被拍攝時，那種乙太化的物質被吸引或依附在我身上，呈現出由我的思想所塑造的面容，由於某種突然的衝動或神秘的法律，這些面容是我在塵世最後一次生病時的樣子。」

這個過程的一個稍微不尋常變化被記述在 J. 亞瑟·希爾先生的《心靈現象研究的新證據》中。在 1908 年 2 月 7 日的一次通靈會中，靈媒沃森說他在房間裡看到了其中一位參與者已故的母親。他將她描述為身穿一件棕色的絲綢連衣裙，領子很高，帶有白

色的飾邊，並且在其質地中有一種線條狀或波紋狀的效果。他說這件連衣裙附帶著一些歷史，參與者應該就此向她的姐妹打聽。在向提到的那位女士打聽時，她們得知老太太曾訂製過一件如所描述那樣的衣服，但它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才被送來的，因此從未被穿過。希爾先生評論說，如果把欺詐的假設屏除，這起事件暗示了：

「既不是心靈感應，也不是在宇宙儲存庫中被動記憶中的搜排，而是一個活著的心智活動，它能夠整理其塵世記憶，並從中挑選出呈現給靈媒的細節，這些細節將構成身份的最強有力證據。」（第 134 頁）

蠟手套

如果要想像在固體物質化人類形體的星光存在證據方面有任何更有效的東西，那麼很難想像有什麼比那些通俗地被稱為「蠟手套」的產物更有效了。這些是各種人類肢體的石蠟模具。傑萊博士給出了一個關於產生這些模具的多次通靈會的充分敘述。(《靈視與物質化》，第 221 到 252 頁）這些實驗的靈媒是華沙的弗蘭克·克魯斯基先生。這位從小就具有通靈能力的先生被傑萊博士描述為一位自由專業的會員、一位作家和一位詩人，一個具有同情心和吸引力的性格，非常聰明、受過良好教育、會說幾種語言，並補充說他通過對科學的真誠獻身，將他美妙的天賦自由且無私地服務於首先是他自己的同胞、然後是形上學研究所。現像是豐富的，包括主要物質的展示和發光現象、人類肢體、人類面容和動物形體的物質化、以及在沒有表面接觸的情況下物體的運動，以及心智秩序的現象。

然而，我們這裡將會局限在對蠟模的一個簡短敘述中。在這些通靈會中，一箱融化的石蠟被安置在一台電加熱器上，物質化的實體被請求將一隻手或一隻腳、甚至臉的一部分幾次浸入石蠟中。這個行動導致了一個緊密貼合的外殼的形成，它凝固得相當迅速。當形體去物質化時，手套或外殼保留了下來，如果需要的話，隨後可以將石膏傾注到模具中，給出一個它在其上形成的手或其他肢體的完美鑄件。在一個簡短系列的通靈會中，產生了九個模具，其中七個全部是手，一個是一隻腳，一個是嘴巴和下巴。以下是傑萊博士關於本系列中第十次實驗的敘述：

「控制是完美的，右手由裡歇教授握持，左手由波托茨基伯爵握持。控制者們不斷重複著『我正握著右手』或『我正握著左手』。十五至二十分鐘後，在箱子裡聽到了潑濺聲，操作的手（覆蓋著溫熱的石蠟）觸摸了控制者們的手。在實驗之前，裡歇教授和我已經在石蠟中加入了一些藍色著色物質，它隨後帶有一種微藍的色調。這是秘密進行的，以作為絕對的證據證明模具是在現場製作的，而不是由弗蘭克或任何其他人現成帶入實驗室的，並通過戲法欺騙我們。操作與以前一樣持續了一至兩分鐘。」

「產生了兩個極好的模具，分別是五至七歲兒童手大小的右手和左手。這些是由藍色蠟製成的，與箱子裡的顏色相同。」

「實驗前石蠟的重量：3 公斤 920 克。」

「實驗後石蠟的重量：3 公斤 800 克。」

「模具的重量：50 克。」

「差額由散落在地板上的相當大數量的蠟代表，在靈媒附近大約 15 克，在遠離他 3.5 碼遠、靠近照相器材的一個他不可能去的地方也有一些。我們沒有刮起這最後一部分

（它粘在地板上）進行稱重，但它有相當多，大約 25 克。克魯斯基先生在實驗之前或期間都沒有靠近過那個地方。在靈媒的手和衣服上也有石蠟。他的雙手從未從控制者的握持中被釋放出來。」（第 224 頁）

在克魯斯基先生的手和衣服上出現石蠟，讓我們想起了在第三十四章中已經描述過的、克勞福德先生在高利格通靈會圈子中實驗中的相同事件。上述提到的模具顯示出手的手指向下彎曲，大拇指翻轉在它們上方或翻轉在手掌上方，並且在某些案例中顯示出兩隻手的指頭以各種方式連鎖在一起。由於這些和其他原因，可以完全肯定蠟模是在隨後去物質化的人類肢體上製作出來的。

在華沙進行的第二系列實驗中（上述提到的那些是在巴黎發生的），一些物質化在同一時間是肉眼可見的。傑萊博士說：

「在這種案例中，我們擁有一項新的且迄今為止未發表的證據。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雙手浸入石蠟中。它們是發光的，在手指尖上帶著光點。它們緩慢地從我們眼前經過，浸入蠟中，在裡面移動了幾秒鐘，出來時仍然是發光的，並將手套放在我們其中一人的手旁。」（第 234 頁）

第三十八章：我們對通靈術的態度

許多共同點

一些通靈術者曾對我說：「但是，我們一直以為你們證道學人認為我們所有的現象都是元素體、仙子、魔鬼或諸如此類之物的傑作！」凡是對此稍有瞭解的證道學人，都從未做出過如此愚蠢的斷言。可能有人說過的是，部分現象偶爾是由男女亡者以外的媒介所產生的；而那完全是真實的。在我看來，證道學人與通靈術者之間常常存在著大量完全沒有必要的猜忌與誤解。各種通靈術的刊物經常毫無節制地謾罵證道學，毫無疑問，在我們這邊，許多演講者和作者也常常帶著鄙夷卻缺乏瞭解地談及通靈術。但我希望，隨著對彼此有了更多的瞭解，當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對方時，我們將會更加尊重彼此，因為在未來的偉大事業中，我們各有一份職責需要去履行。我們若起爭執確實是愚蠢的，因為比起我們雙方與任何其他派別的觀點，我們彼此之間的共同點要多得多。

一致的觀點

我們雙方都極力堅持一個偉大的中心思想，即人是一個不朽且不斷進步的存在；我們雙方都知道，人現在的生活如何，在他拋棄了這個僅僅是為了讓自己從中學習的身體之後，他的生活也將如何；我們雙方都將「上帝為天父」與「人類皆兄弟」視為根本信條；我們雙方都知道，與墳墓另一端更高生命的輝煌確定性相比，這個世界的利益與回報不過是糞土。讓我們肩並肩地站在這個共同的平臺上，並讓我們推遲對我們分歧點的討論，直到我們使世界上其餘的人都相信了我們所贊同的這些觀點。這無疑是明智的策略，因為這些才是重要的要點；如果生命是按照這些觀點來度過的，那麼其餘的一切都將順理成章。

我們擁有一套宏偉的哲學體系；我們的通靈術兄弟對此並不感興趣。好吧，如果他的思想不朝著那條路線運行，我們為什麼要試圖強加於他呢？也許不久之後他會感覺到對某種此類體系的需求；如果他感覺到了，那麼它就已經在那裡準備好供他研究了。我堅信在適當的時候我將重新回到這個塵世生活；在這一點上，我的一些通靈術兄弟贊同我的觀點，而另一些則不贊同；但畢竟，那有什麼關係呢？對我們來說，這項轉世的學說是明亮且有助益的，因為它似乎解釋了如此多否則便無法解決的問題；但如果另一個人還沒有感覺到對它的需求，那麼試圖將其強加於他就絕不是我們方針的一部分。

我們堅持的觀點是，透過在更精微層面上的生命結束之後，於這個塵世多次轉世，在死後繼續進步；而通靈術者則更喜歡完全進入其他更高領域的觀念。我們雙方都同意死後會有進步；讓我們活著，以便最好地利用這一生來作為對那種進步的準備，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做，無論我們中哪一方關於未來會面地點的看法是正確的，我們都一定會取得成功。當全世界都以最高的姿態生活，為那種進步的生命做準備時，再開始爭論它將在哪裡度過也完全來得及。

未經訓練的觀察幾乎毫無價值

至於通靈術的現象，我們對其沒有任何爭論；我們深知它們確實發生了，而且我們知道，在向許多抱懷疑思想的人論證超物理生命的現實性方面，它們具有巨大的價值。有許多人似乎在體質上就無法從他人的經驗中獲益；他們必須去親自看清一切，卻沒有意識到，即使他們真的看見了，他們未經訓練的觀察也幾乎毫無價值。關於這點，富勒頓先生曾說得很好：

「為了確保觀察具有任何價值，必須有長期且仔細的自律；必須通過反覆的經驗來防範自然的錯誤，必須學會區分、資格判定與幻覺。在物理界上是如此；在星光界上更是如此，那裡的現像是如此不同，條件是如此不相似，誤導是如此多樣。如果有人假設他第一次對星光世界的內容和事實進行的未受指導的觀察，會比長期且有成就的學生所受過訓練的能力更好地判定它們，那麼他實際上就是預先假定自己是普世規則的例外，優於其他人且具有不同的模樣。但除了這是一種虛榮的形式，是一起關於個人價值的奇特妄想（這種妄想對人性最微小的觀察本可以治癒）之外，這還能是什麼呢？這類似於這樣一種假設：他第一次進入一個未知的內陸，在他既不是自然學家、物理學家也不是植物學家的情況下，他的結果會比長期熟悉該地區並相互比較他們調查的科學家們所進行的持久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更具決定性。」(《證道學的證據》，第 7 頁。）

如果一個人必須親自看清，並且無法安頓在智力信念的基礎上，那麼務必讓他去參加通靈會，並像許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樣通過經驗來學習。除了對這樣的人之外，這不是一個我們會建議的方針，因為在我們看來，它存在著某些嚴重的弊端。

弊端

其中最大的一個是懷疑論者會嘲笑的，過度相信的危險！因為如果懷疑論者具有決心和毅力，他遲早一定會被說服；而當他被說服時，鐘擺很有可能會盪向另一個極端，以至於他會過度相信，而不是不信。他很容易漸漸發展到將死者的一切言語都視為福音，將所有通過桌子傾斜而來的傳訊都視為神聖的啟示。

此外還有另一個危險，被令人不快地糾纏。通靈會上經常會來一些極其不可取的死者，他們道德敗壞，試圖替代性地滿足淫穢的低級激情。除了這些之外，還有那些因恐懼而發狂的死者，他們正不顧一切地抓緊任何以及每一個機會來奪取一個物理載體，以便不惜任何代價並通過任何手段重新與他們所失去的較低生活取得聯繫。「指導靈」通常會保護他的靈媒免受此類影響，並且不會允許這樣的人進行傳訊；但他卻無法阻止其依附在其他參與者身上並跟隨他們回家。懷疑論者可能認為自己意志堅定且不敏感，因此可以免受任何此類可能性的影響；遲早有一天，他可能會在這一點上令人不快地清醒過來；但他難道想冒著把一種影響帶回家給他的妻子或女兒的風險嗎？當然，我完全承認這只是一種可能性，一個人可能參加二十次通靈會而遇不到任何這類事情；然而，這些事情確實發生過，而且現在也正在發生。因星光界的迫害而被驅趕到精神失常邊緣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來到我這裡；而在許多案例中，正是在通靈會上，他們第一次遇到了那個鬼魂般的同伴。強者可以抵抗；但誰在試過之前，就知道自己是否強大呢？

需要決心

然而，當這種不幸的事情已經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時，當他已經感覺到自己被糾纏或附體時，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把心智堅定地建立在對其進行決然抵抗的立場上。牢牢地意識到，人類的意志比任何邪惡的影響都更強大，並且你對自己的個性以及對你自己身體的使用擁有一項權利，一項在星光界以及在物理界上選擇你的同伴的權利。持久地堅持這項權利，你的一切都將變好。堅決地將弗裡爾小姐在其《心靈現象研究論文集》中給出的常識性建議銘記於心：

「如果您相信自己被附體了，如果自動書寫板詛咒謾罵，如果您的桌子敲擊聲給出謊言資訊，並且您在不合理的時間陷入入迷狀態，請丟開這個主題。去買一輛自行車，或者學習希伯來語，或者去徒步旅行，或者給花園除草！如果您是神智清醒的，您可以對自己的心智隨心所欲；如果您不能，請諮詢科爾尼哈奇（著名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員！缺乏自製要麼是罪惡，要麼是疾病。」

欺騙的可能性

隨後，總是存在著欺騙的可能性，與其說是靈媒或物理界上任何人的欺騙，不如說是背後實體的欺騙。我曾知道許多案例，在其中此類欺騙是出於善意的；但當然，它們仍然是欺騙。這可能發生：一個死者出於最好的動機冒充另一個死者，這可能僅僅是為了安慰在世的親屬，通過取代一個不夠關心、或者也許不好意思來的人的位置。有時，一個人會取代另一個已經進入天界因而無法接觸的人的位置，以便他的在世親屬不會感到自己被忽視或遺棄。在這種案例中，我們不該去責怪他；他的行動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但那完全是他自己良心的問題，我們並未被召喚去評判他。我只是記錄下此類案例發生的事實。

必須記住，進入天界的人在他身後留下了他的星光屍體，根據他遺棄它以來所流逝的時間，它正處於影人或靈體殼的衰敗階段。顯然，利用並重新賦予其活力將是冒充他較容易的方法，因此這通常是被採用的計劃。

傳訊的實體甚至完全沒有必要是人類；許多快樂且樂於助人的自然精靈都很自豪能有機會扮演屬於高等進化的生命角色，並且只要他們高興聽，它就會繼續向它喜愛的聽眾保證它「非常快樂」。

在通靈會上擺出莎士比亞或朱利葉斯·凱撒、蘇格蘭女王瑪麗或喬治·華盛頓姿態的實體通常屬於這一類，儘管他有時也是一個低層次的人類，對他來說，即使只是穿著這種借來的羽毛炫耀幾分鐘、即使只在一個晚上享受因一個著名名字而獲得的尊重，也是一種快樂。此外，如果他有一些他認為有用或重要的話要說，他認為（而且相當正確）如果將其歸功於某個著名人物，輕信的凡人就更有可能對其給予注意。他的動機往往是值得尊重的，即使我們無法贊同他的方法。

這種冒名頂替的人為數不少；這是我們在調查中遇到的最普遍的事實之一。例如，紐約最高法院艾德蒙茲法官寫過一本關於通靈術的書，其中主要由聲稱來自斯威登堡和培根的傳訊組成，並偶爾帶有來自華盛頓和查理曼的觀察；這些偉大人物似乎都沒有真正達到其在世時的聲望水準，而他們的言論與一般通靈會演說的沉悶乏味並無顯著差異，且他們的許多說法當然也是荒謬不準確的。

另一個極好的例子是阿蘭·卡爾代克的《靈體之書》緒言中所附的簽名名單，內容如下：「福音傳道者約翰、聖奧古斯丁、聖文森特·德·保羅、聖路易、真理之靈、蘇格拉

底、柏拉圖、費內隆、富蘭克林、斯威登堡等等，等等。」人們不免感到好奇，那神秘的「等等，等等」涵蓋了誰，以及其餘的名字是否就是傳訊實體在那個時刻所能想到的全部名字！

所有諸如此類的荒謬自大言論都是如此明顯地可笑，以至於他們很容易被察覺。但當被冒充的人是一個普通類型的人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因此在通靈會上，除非參與者本人是一位受過訓練、且水準不低的靈視力者，否則無論他多麼自詡自己的洞察力完美，也根本無法分辨自己所看到的是什麼。讓我再次引用我多年前在《星光界》（第 108 頁）中所寫的內容。

「顯現的『靈體』往往精確地就是它聲稱的自己，但往往也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對於普通的參與者來說，絕對沒有區分真假的手段，因為一個掌握了星光界所有資源的存在，可以在如此巨大的程度上欺騙物理界上的一個人，以至於即使是看起來最令人信服的證據也無法採信。」

「如果出現了某個宣稱是某人失散多年兄弟的物體，他無法確定其宣稱是真實的。如果它告訴他某個只有那位兄弟和他自己才知道的事實，他仍然無法信服，因為他知道它很容易能從他自己的心智中、或者從他周圍的星光中讀取該信息。即使它進一步告訴他一些與他兄弟有關、而他自己並不知道的事實（他隨後核實了這一點），他也仍然意識到，即使是這點也可能是從星光記錄中讀取出來的，或者他面前所看到的可能僅僅是他兄弟的影人，從而擁有了他的記憶，而根本不是他本人。絕非一瞬間否定有時確實由實體在通靈會上做出了重要的傳訊（在這些案例中，它們精確地就是它們所聲稱的自己）；所有被宣稱的只是：訪問通靈會的普通人完全不可能確信自己沒有在十幾種不同方式之一下被殘忍地欺騙。」

我再說一次，這些僅僅是可能性，而且在大多數案例中，死者給出他的名字是足夠誠實的；然而可能性畢竟存在，並且往往將它們自己物質化為現實。

對靈媒的傷害

另一點是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必定給靈媒帶來的傷害，不僅是我提到過的極度肉體虛脫（這有時會導致神經衰弱，有時為了避免衰弱而過度使用興奮劑），而且是在道德路線上。在這裡，我必須極具強調地抗議任何人只需按人頭付費即可參加的普通通靈會。這把不幸的靈媒放在了一個徹頭徹尾虛假的位置上，並使他暴露在一種任何人都不該有意暴露其中的誘惑之下。任何對這些現象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它們是反覆無常的，它們取決於許多原因（對此他目前只知道少數幾個），因此有時它們可以獲得，有時則不能。這是每位調查者的經驗。古德里奇·弗裡爾小姐在她的《心靈現象研究論文集》序言（第 vi 頁）中證實了這點：

「如果我知道任何事情，我知道無論通靈現象的起源是什麼，它們都是無法被命令的.....那位任命天使和人類侍奉的存在可能會派遣祂的信使，但我認為，不是為了產生騷靈現象。未來的面紗現在和那時可能會被掀開，但我認為，不是在邦德街支付一金尼費用的要求下。對於我們可以一瞬間超越時間和空間（我們凡人的暫時狀態），我無法懷疑；但此類現像是無法被命令的，既不是每天發生的事，也不能草率地被假定。」

現在，如果靈媒處於事先已被付費以產生這些現象的位置，隨後他發現它們沒有發生，他該怎麼做才能滿足所有這些圍坐在他身邊、期待物有所值的人呢？欺騙她們是非常容易的；他們很輕易就會配合它；不，通常僅僅讓她們自我欺騙就完全足夠了。把任何一個人放在那樣的位置上是不公平的；如果靈媒有時陷入了作弊，那也絕不僅僅是他一個人該受到責怪。

對死者的傷害

隨後是可能給死者帶來傷害的整個問題。我此前已經承認，死者有時希望進行傳訊，以便以某種方式卸下他的心智負擔，當情況是這樣時，他有機會這樣做，是很好的。但這些案例相對罕見。如果死者需要我們，他們會試圖接觸我們；但我們應該無一例外地讓運動從他們那一邊發出，我們絕不該試圖把他們拉回來。也許有人會說：「但是母親想再次見到她死去的孩子，這難道不是一種自然的渴望嗎？」在考慮母親個人的渴望之前，她完全無私、並首先考慮什麼對孩子最好，這無疑會更自然。在許多案例中，在死者星光生命的最初階段，與物理界的傳訊可能對他幾乎沒有傷害；但必須始終記住，在每一種案例中，這都會加劇並延長他對該層面較低層級的依附，這會在他身上建立起一種與塵世生活保持密切聯繫的習慣。

通靈術的地位與工作

然而，儘管有這一切，通靈術無疑有著它的地位與工作，並且它對成千上萬的男女而言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天主教會和救世軍都是基督教的派別，然而他們吸引了廣泛不同的人群類型，被其中一個所吸引的人很少有可能走到另一個中。因此，對於基督教的廣泛思想而言，他們各有的地位與工作需要履行。以同樣的方式，在我看來，證道學和通靈術各有顧客群。研究我們擺在他們面前的哲學的人，絕不會滿足於通靈會的那種入迷演講和不斷重複的現象；渴望此類現象的人、以及那些渴望善良的老約翰·迪博士過去常稱之為「講道材料」的人，和我們在一起絕不會快樂，而在通靈術中他們發現了正正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因為在通靈術者之中，正如在任何其他群體之中一樣，存在著幾種類型。有些人主要對入迷演講感興趣，她們把這作為自己的宗教，並在每個星期日晚上接受她們的入迷演講，隨後是對周圍環境的靈視解讀，正正就像其他意向的凡夫去教堂或聽證道學講座一樣。隨後還有一種類型，她們的興趣純粹是個人的，與整件事有關的唯一且僅有的想法是滿足他們看到自己死去的親屬的私人和特定願望。還有另一種類型，她們誠實且無私地投身於試圖幫助和發展死者中的墮落者、未進化者和無知者的任務；毫無疑問，他們在那類沒有前途的人群中確實取得了很多善果。還有一些人真的渴望科學地學習和理解更高生命的事實；這些人雖然在一時間極其高興和感興趣，但通常不久後就會發現，超越某個特定的點之後他們就無法再進一步了；到那時，也許我們可以在證道學中為他們做點什麼。

一個被經常問到的問題是：「為什麼開這些帶著更高層面知識回到我們身邊的死者不教導我們轉世的學說呢？」答案完全簡單：首先，他們中的一些人確實教導它。法國阿蘭·卡爾代克流派的所有通靈術者在活著時都持有這一學說，因此當他們在死後返回時，他們仍然有相同的說法要講。在英國或美國返回的死者通常對此隻字不提，因為他們現在沒有任何手段比他們在塵世時更瞭解它。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中所解釋的，

是因果體中的靈魂本身在一世與一世之間穿梭，他在星光界上對那種更廣泛存在的知識或記憶，並不比他在物理界上時更多。因此他只重複他在塵世所知道的事情，除非他如此幸運地遇到了能夠教導他這一宏大真理的某個人，例如一個東方人或一位證道學人。

儘管如此，即使在通靈術中，轉世的證據偶爾也會出現，例如，在 L. 凱爾威-班伯於 1918 年首次出版的《克勞德之書》中，那位從星光界進行傳訊的年輕英國軍官專門用了一章來描寫這個主題，自然它通常屬於那種快速類型的轉世，加布裡埃爾·德拉納先生幾年前在其中一個通靈術學會發表的演講中收集了如此多的這類例子。例如，這裡有一個奇特的案例，摘自 1902 年 12 月 13 日的《進步思想家》。它以一封給編輯的信的形式出現，署名為首字母 S.O.，其日期有些模糊地註明為來自新墨西哥州。

一個轉世的故事

「我提供我的個人經驗作為一個絕對的事實，而不是為了支持任何理論。在我經歷那次體驗的時候（28 年前），我對任何階段的靈媒能力都一無所知，並且可能從未聽說過轉世這個詞。我當時十六歲，結婚一年。」

「當我剛剛意識到自己要成為一名母親時，在一個模糊的方式下，我開始意識到一個不可見的人格幾乎一直臨在。我似乎直覺地知道我那位不可見的同伴是一位女性，並且比我自己年長相當多歲。逐漸地，這種在場感變得更強大。在她第一次讓人感覺到她在場後的第三個月，我可以通過印象接收到來自她的長篇資訊。她對我的健康和整體福祉表現出了最關切的照顧，隨著時間推移，她的聲音對我而言變得清晰可聞，我享受了與她交談的許多小時。她給出了她的名字和國籍，以及她個人歷史的許多細節。正如她所表達的，她似乎渴望我應該為了她本身而瞭解並愛她。她不斷努力使自己對我變得肉眼可見，並在最後取得了成功。那時她對我而言是一個如此真實的同伴，彷彿她穿著一身肉體的化身。我僅僅需要拉上我的窗簾，使房間籠罩在安靜的色調中，就能讓這種臨在無論對視覺還是聽覺都顯現出來。」

「在我的寶寶出生前兩三週，她通知我，她在此的真正意圖是打算在新生兒出生時進入這個新形體，以便完成一段不幸早逝的塵世經歷。我承認我對她的意思只有模糊的觀念，並為這件事感到相當困擾。」

「在我女兒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我最後一次看到了我的同伴。她來到我身邊說：『我們的時間到了；勇敢一點，我們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的女兒降生了，在外貌上是我那位靈體朋友的完美縮影，並且與她所屬的任何一個家庭成員都完全不像，每個人看到她的第一句話都會是：『哎呀，她一點也不像個嬰兒。她看起來至少有二十歲了。』」

「幾年後，當我偶然在一本古老著作中發現那個女人的故事時，我感到非常驚訝，我的靈體朋友聲稱這個女人的名字和歷史就是她自己在塵世生活時的，而她曾給我的故事碎片與歷史相符，除了一些不太可能被其他任何人知道的私人細節。所有這一切經歷，我都作為一個深刻的秘密保留在自己心裡，因為儘管我很年輕，但我意識到世界會給這樣一個故事的敘述者下什麼樣的評判。」

「有一次，當我女兒在十五歲時，我那位靈體朋友的名字恰好在她面前被提及，她迅速轉向我，臉上帶著驚訝的神情說：『媽媽，我的爸爸不是用這個名字叫過我嗎？』

（她的父親在她一歲時去世了。）我說：『沒有，親愛的，你從未被叫過這個名字。』她回答說：『好吧，我肯定記得它，而且某個地方的某個人曾用它叫過我。』」

「總結來說，我將補充一點，在性格上，我的女兒非常像那位靈體曾說過將居住在這個新形體中的女人的歷史人物。」

「這些是我的事實。我不提供任何解釋；如果它們恰好符合任何人的理論，那對該理論來說就再好不過了。理論通常需要一些事實來支撐它們；事實是獨立的，能夠自己站穩腳跟。」

埃斯佩蘭斯夫人在許多方面似乎都領先於大多數靈媒，她似乎不僅被她的一位死者朋友教導了轉世，還被教導了許多其他證道學的教義，正如她在其著作《影子國度》中所闡述的那樣。在那部非常有趣的作品中，也許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作者離開她的身體並被展示了一幅關於她生命的非凡象徵性異象的場合；因為在那一次體驗中，她對因果、進化與轉世的學說眼界大開，並且對一切事物在根本上為一體有了絕對的領會，無論它是多麼模糊和不完美地被表達出來。因為因果法則包含在靈體朋友關於生命大道的陳述中：「這是你所開闢的道路；你沒有別的道路。」當她被展示「是相同的生命，無始無終地穿梭在一個又一個形體之中，居住在岩石、沙子、海洋、每一片草葉、每一棵樹、每一朵花，以及所有形式的動物存在之中，並最終在人類的智慧與知覺中達到頂點」時，就受教了進化是什麼。

關於轉世，她評論說：

「我可以看到，靈魂最初採取人類形體並未在塵世將其帶到極致完美這一事實，因為人類有許多不同層次。在野蠻人中，它擴大自身的經驗並找到了全新的學習領域，而當該領域被窮盡時，便會再邁出另一步；就這樣循序漸進，靈魂在一個恆久向前、遞進且擴展的方向上不斷發展，其所使用的形體之衰敗，僅僅證明瞭這些形體已完成了它們的使命，並達成了它們被使用的目的。它們回歸到原始的元素之中，被一次又一次地用作靈魂得以顯現自身並獲得所需發展的媒介。」（第 376 頁）

M. L. 切夫勒爾的著作《靈體世界的證據》包含一章題為「前世」的內容，在其中他大力支持轉世的真理。他說：

「靈魂是一個有別於身體的實體；它在我們進化所必需的無數次轉世過程中，陪伴著人類的本質部分。從柏拉圖時代起，大多數人都活在對這一真理的瞭解中，而明天他們將安頓在科學的確定性中，即這種古老的哲學並未欺騙他們。」（第 56 頁。）

他相當詳細地描述了 M.德·羅查斯先生關於催眠回溯的一些工作。M.切夫勒爾先生解釋說，每位受試者都以相同的方式描述他或她回到過去的過程：

「他們被送回到六個月大、兩個月大，進入母親的身體，在那裡他們採取胎兒的姿勢；回溯繼續進行，他們來到了太空中。短暫的昏睡之後，我們在一個新的場景出現：一位老人的死亡。這是今生之前的那次生命的開始，它以倒轉的方式顯現，並繼續回到更古老的轉世中。」（第 59 頁。）

考慮到「靈體」投生的方式，M.切夫勒爾先生說所描述的異象總是相同的，即在出生前，受試者在太空中看到自己呈現為一個球體或一團微弱發光的薄霧，並在母親的子宮中看到他將要轉世於其中的身體；他補充說，大家都同意精神體是逐漸進入的，而完全的融合發生在大約七歲的時候。

在印度與日本的轉世案例

瓜利奧爾和阿爾瓦爾邦的著名部長饒·巴哈杜爾·希亞姆·桑達爾·拉爾（Rao Bahadur Shyam Sundar Lal, C. I. E.）花了多年時間研究轉世。在他收集的證據中，有一個案例在 1923 年 9 月 16 日的《紐約時報》上被敘述如下：

「在巴拉特普爾土邦主的廣闊領土內，發現了一個四歲的男孩，名叫普拉布（Prabhu），是一位名叫凱爾蒂（Khairti）的婆羅門之子，他用孩子氣的嘮叨與笑聲，極其詳細地講述了他所謂的前世。他給出了他以前的名字、他另一次出生的年份、他早先訪問這個塵世時的個人外貌，並講述了發生在他這次出生前五十多年前的事件，例如饑荒。他講述了他以前的妻子、他的兒女們，給出了他們的名字以及他在他們結婚時收到的錢，並描述了他以前的家和鄰居。」

「學者們擔保，這個孩子沒有受到過指導，並且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任何手段去瞭解這些細節，或者去知道任何關於靈魂轉世的事情。學者們帶著這個孩子訪問了他所描述的街區，結果發現他的陳述在幾乎每一個細節上都是正確的，甚至連他所謂的以前的孩子和妻子的名字也是正確的。他在定位他所謂的以前的家時遇到了一些困難，但據稱，這可以用以下事實來解釋：它現在是一片廢墟，與它過去的樣子大不相同。」

一個稍微類似的敘述，但這次來自日本，出現在小泉八雲的《佛教淨土拾遺》第十章中，題為「勝五郎的轉世」。小泉八雲先生引用它作為日本人民關於前世與轉世的共同觀念的良好說明。他將其取自一系列被各種官員、僧侶和大名高度認可並蓋章的文件。完整的故事被翻譯如下。

「去年的十一月某個時候，當勝五郎與他的姐姐阿房在稻田裡玩耍時，他問她：

『姐姐，你出生到我們家之前是從哪裡來的？』

阿房回答他說：

『我怎麼可能知道我出生前發生了什麼事？』

勝五郎顯得有些驚訝並驚呼：

『那麼你出生前發生的任何事情你都記不得了嗎？』

『你記得嗎？』阿房問道。

勝五郎回答說：『我當然記得，我以前是程久保的久兵衛先生之子，我那時的名字叫藤藏，你不知道所有這一切嗎？』

阿房說：『啊！我要把這件事告訴父親和母親。』

但勝五郎立刻開始哭了起來，並說：

『請不要告訴她們！把這件事告訴父親和母親是不好的。』

阿房過了一會兒，回答說：『好吧，這一次我不會告訴她們。但下一次你再調皮，我就告訴她們。』

那天之後，每當兩人之間發生爭執，姐姐就會威脅弟弟，說：『很好，那麼，我就把那件事告訴父親和母親。』一聽到這些話，男孩總是會對他的姐姐讓步。這發生了許多次；有一天，父母無意中聽到了阿房在發出威脅。父母認為勝五郎一定是做了什麼錯事，便渴望知道是怎麼回事，在受到詢問時，阿房告訴了他們真相。這時，源藏和他的妻子，以及勝五郎的祖母阿艷，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此，他們叫來了勝五郎，並試圖先是通過哄騙，然後是通過威脅，來讓他交代他那些話是什麼意思。

勝五郎猶豫之後，說：『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們。我以前是程久保的久兵衛先生之子，那時我母親的名字叫阿靜。當我五歲時，久兵衛先生去世了；取代他位置的是一個名叫半四郎先生的人，他非常愛我。但在第二年，當我六歲時，我死於天花。在那之後的第三年，我進入了母親尊貴的子宮，並重新出生。』

男孩的父母和祖母聽到這話後感到非常驚奇，他們決定盡一切可能去打聽程久保那個叫半四郎的人。但由於他們所有人每天都必須非常努力地工作以謀生，因此幾乎抽不出時間處理任何其他事情，他們無法立刻執行他們的意圖。

此時，勝五郎的母親阿勢每天晚上都要給她四歲的小女兒阿常哺乳；因此勝五郎與他的祖母阿艷睡在一起。有時他會在床上與她聊天；一天晚上，當他處於非常信任的心境下，她說服他告訴她在死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他說：『直到我四歲為止，我都記得過去的一切；但從那以後，我變得越來越健忘；現在我忘記了許許多多的事情。但我仍然記得我死於天花；我記得我被放進了一個罈子裡；我記得我被埋在一座山上。地面上挖了一個洞；人們讓罈子掉進了那個洞裡。它發出了砰的一聲！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個聲音。然後，不知怎地，我回到了屋裡，並停在我自己的枕頭上。在很短的時間內，一些看起來像祖父的老人過來把我帶走了。我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當我走著的時候，我穿過空無一物的空氣，彷彿在飛。我記得我們走的時候既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它總是像日落時分。我既不覺得熱，也不覺得冷，更不覺得餓。我想我們走了非常遠；但一整天我始終能隱約聽到家裡人說話的聲音，以及為我唸佛的聲音。我還記得，當家裡人在家神龕前擺上熱騰騰的年糕供品時，我吸入了供品的氣息。祖母，千萬不要忘記向尊貴的死者奉獻溫熱的食物，也不要忘記施捨給僧侶，我確信做這些事情是非常好的.....在那之後，我只記得老人帶著我通過某條迂迴的路來到了這個地方，我記得我們經過了村子以外的路。然後我們來到這裡，他指向這間房子，對我說：『現在你必須轉世了，因為自你死後已經過去了三年。你要在那間房子裡轉世。將要成為你祖母的人非常善良；所以你在那裡被孕育並降生將是很好的。』說完這些話後，老人就離去了。我在這間房子入口前的柿子樹下停留了一小會兒。然後我正準備進去，卻聽到裡面有人在說話；有人說因為父親現在賺得太少，母親將不得不去江戶做幫傭。我想：『我不要進那間房子』；於是我在花園裡停留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最後決定母親不需要去江戶了。就在同一天晚上，我通過滑動百葉窗上的一個木結孔進入了屋內；在那之後，我在廚房的爐灶旁停留了三天。然後我進入了母親尊貴的子宮.....我記得我降生的時候一點痛苦也沒有。祖母，您可以把這件事告訴父親和母親，但請千萬不要告訴其他任何人。』

祖母把勝五郎對她所敘述的事情告訴了源藏和他的妻子；在那之後，男孩不再害怕與他的父母自由地談論他前世的主題，並經常對他們說：『我想去程久保。請讓我去拜訪一下久兵衛先生的墳墓。』源藏.....在今年一月二十日，請求他的母親阿艷帶她的孫子去那裡。

阿艷與勝五郎一起去了程久保；當她們進入村子時，她指向較近的住處，問男孩：『是哪一間房子？是這間房子還是那一間？』勝五郎回答說：『不是，在更前面，遠得多。』他急忙走在她前面。最後抵達某個住處時，他喊道：『就是這間房子！』並跑了進去，沒有等待他的祖母。阿艷跟隨他了進去，並詢問那裡的人房主的名字叫什麼。『半四郎』其中一個人回答說。她詢問半四郎妻子的名字，得到的回覆是『阿靜』。然後她詢問那間房子裡是否曾出生過一個叫藤藏的兒子，得到的回覆是『是的，但那個男孩在十三年前死去了，當時他六歲。』

這時，阿艷第一次相信勝五郎說的是實話；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她向屋裡的人講述了勝五郎告訴她的、關於他對前世出生記憶的一切。這時，半四郎和他的妻子感到極其驚奇。他們撫摸著勝五郎並哭了起來；他們評論說，與他六歲死去的藤藏相比，他現在要漂亮得多。與此同時，勝五郎正在到處看；看到半四郎房子對面一家煙草店的屋頂，他指向它說：『那以前不在那裡。』他還說：『那邊的那棵樹以前不在那裡。』所有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因此，半四郎和他妻子的心中所有的懷疑都煙消雲散了。」

在緬甸的轉世案例

哈羅德·菲爾丁-霍爾先生在他關於緬甸的迷人著作《人的靈魂》中提到了一些有趣的案例。他寫道：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森林深處一個小村莊附近的寺院裡留宿。晚上在火堆旁聊天時，他評論說，對於這麼小的一個村莊來說，這座寺院非常大且精緻；它是用最好、最直的柚木建造的，這些柚木一定是從非常遙遠的地方運來的；建造它一定花費了很長的時間和大量的勞動力。」

「作為解釋，他聽到了一個奇特的故事。看來在過去的日子裡，那裡曾經只有一座竹子和茅草蓋的寺院，就像大多數叢林村莊所擁有的那樣；當時的僧侶對他住所的狹小以及他的學校（因為寺院總是學校）幾乎沒有容納空間而感到痛苦。於是在一個雨季，他非常仔細地在周圍種植了許多柚木幼苗，並為它們澆水和照顧它們。」

「他常說：『等這些柚木樹長大了，它們將為一座全新的、合適的建築物提供木材；而我本人將在另一次生命中返回，用那些樹建造一座比這座更具價值的寺院。』」

「柚木樹需要一百年的時間才能達到成熟的尺寸，當樹木還只是幼樹時，僧侶就去世了，另一個僧侶接替他進行教學。就這樣繼續下去，歲月流逝，不時有新的竹子寺院被建造和重建，而柚木樹長得越來越高大。但村莊卻變小了，因為時代動盪，而村莊遠在森林深處。於是事情發生了：最終村莊發現自己完全沒有了僧侶；最後一位僧侶去世了，沒有人來接替他的位置。」

「對於一個村莊來說，沒有僧侶是一件嚴重的事情。首先，沒有人教小夥子們讀書、寫字和做算術；沒有人可以讓你們奉獻供品並藉此積累功德，也沒有人向你們傳道並告訴你們神聖的教導。因此，村莊陷入了糟糕的境地。」

「然後，終於在一天晚上，當姑娘們都在外面的井邊打水時，她們對一位從森林裡走出來的僧侶的到來感到驚訝，他因長途跋涉而疲憊不堪，腳痛且飢餓。村民們熱情地接待了他，並急忙收拾好舊寺院供他睡覺。但奇特的事情是，僧侶似乎對這一切都瞭解。他知道這座寺院和通往它的路，以及村子周圍的道路，還有山丘和河流的名字。看來他必定曾在這個村子裡生活過，然而卻沒有人認識他或認出他的臉，儘管他還只

是一個年輕人，而那裡有些村民已經在當地生活了七十年。第二天早晨，僧侶像僧侶們一整天那樣，拿著他的托缽來到村裡，收集了他一天的食物；那天晚上，當村民們去看望他時，他告訴他們他準備留下來。他讓他們回憶起那位種植了柚木樹的僧侶，以及他是如何說過當樹木長大時他就會返回的。」

「年輕的僧侶說：『我就是種植了這些樹的人。看哪，它們已經長大了，而我已回來了，現在我們將像我說過的那樣建造一座寺院。』」

「當心存懷疑的村民盤問他，以及老人們走過來與他談論久遠過去日子的傳統時，他的回答就像一個知道一切的人。他告訴他們，他出生並受教育於遙遠的南方，長大後並不知道自己曾是誰；隨後他進入了一座寺院，並在適當的時候成為了一名僧侶。他繼續說，記憶是在一場夢中降臨於他的，夢見他是如何種植了這些樹並承諾返回那個遠在森林深處的村莊的。」

「就在第二天，他出發了，日復一日、周復一週地旅行，直到最後，正如他們所看到的，他抵達了。於是村民們都被說服了，他們著手工作，砍倒了巨大的樹幹，建造了我朋友所看到的那座寺院。僧侶在那裡度過了他的一生，教導孩子們，並宣講偉大佛陀的美妙教導，直到最後他的時間再次來到，他回去了；因為對於僧侶，不會說他們死去了，而說他們回去了……」

「大約五十年前，在一個名叫奧克席特貢的村莊裡出生了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他們在同一天出生在相鄰的房子裡，他們一起長大，一起玩耍，並深愛著彼此。在適當的時候，他們結婚並組建了家庭，通過耕種村莊周圍的田地來維持生計。他們一向以彼此忠貞而聞名，他們像他們一起活著時那樣一起死去。相同的死法在同一天帶走了他們；因此他們被埋葬在村外並被遺忘了，因為當時形勢嚴峻……奧克席特貢處於最困苦的地區之一的中部，那裡的許多人逃跑了；他們中的一個人，一個名叫貌坎的男子，帶著他的年輕妻子去了卡彪村並在那裡生活。」

「現在，貌坎的妻子為他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他們在父母不得不逃跑前不久出生於奧克席特貢，他們被命名為：第一個叫貌基（意思是大哥大個子），第二個叫貌艾（意思是小哥小個子）。這些小夥子在卡彪長大，很快就學會了說話；他們的父母驚奇地聽到他們在玩耍時互相稱呼，不是叫貌基和貌艾，而是叫貌山迎和瑪金。後者是一個女性的名字，父母回想起這正是那對在孩子們出生前後在奧克席特貢死去的夫妻的名字。」

「因此，父母認為那對夫妻的靈魂進入了孩子們的體內，他們把他們帶到奧克席特貢去測試他們。孩子們知道奧克席特貢的一切；他們認識道路、房子和人們，並且他們認出了他們在前世過去常穿的衣服；對此毫無疑問。他們中的一個（較年幼的那位）記得她曾瞞著丈夫向一個名叫瑪德的女人借了兩盧比，並留下了未償還的債務。瑪德當時還活著，於是他們詢問了她，她回想起很久以前她確實借出過這筆錢，這是真的……」

「此後不久，我看到了這兩個孩子。他們當時剛滿六歲。男人靈魂進入其中的那位年長者是一個胖乎乎、圓滾滾的小傢夥，但較年輕的雙胞胎則較小，他的臉上有一種奇特的夢幻般神情，更像一個女孩而不是男孩。他們告訴了我許多關於他們前世的事情。他們說，他們死後曾在一段時間內完全沒有身體，在空氣中徘徊並躲藏在樹木中。隨後，幾個月後，他們作為雙胞胎男孩重新出生。年長的男孩說：『過去是很清晰的，我能記住一切；但它正變得越來越模糊，我現在無法像過去那樣記住了。』……」

「另一個小男孩曾告訴我，記憶降臨於他的方式是通過看到他過去常穿的絲綢被製成了窗簾，這些窗簾被贈送給僧侶並在他們的寺院中用作帷幔，以及在節日期間建造的臨時建築中用作布屏。大約三歲時，他被帶去參加一個富商之子出家為僧的盛宴。在那裡，他在作為竹建築一部分帷幔中認出了他舊時的衣服，並立刻將其指了出來。」

上面給出的絕大多數轉世例子都取自東方國家，並不是因為偉大的轉世法則僅在那些土地上起作用，而是因為由於種種原因，在那裡更容易追溯其運作。這項法則是普世的，但每一生之間的間隔差異巨大。對一些人來說，這是許多個世紀的事；對另一些人來說，可能只有幾個月、甚至幾天。對於緬甸人，正如我們剛才從菲爾丁·霍爾先生的敘述中所看到的那樣，非常短的間隔似乎是常態，而且緬甸人顯然還有一個特點：在將自己轉移到另一個種族之前，他通常會在同一個種族中一遍又一遍地出生。他的這兩種習慣對於研究轉世的稔生來說特別方便，研究者通過對該種族的研究，可以在將他的探究擴展到調查更為困難的其他領域之前，輕易地讓自己確信這項普遍原則的真理。

還有大量完全另一種類型的證言可用，因為有一定數量的人對他們自己的前世（至少是其中的一些）有著清晰的記憶；有時，那些過去曾同時生活過的人有可能相互對照筆記，從而獲得對她們回憶的某種核實。我記得多年前有一次，當我向印度聽眾發表了一場關於轉世的演講，並在演講結束時請大家就我沒有講得非常清晰的任何一點提出問題時，一位極具教養的印度紳士站了起來，極其禮貌地說：

「先生，這項轉世的理論對我們來說從孩提時代起就是熟悉的；我們所有人一開始都是接受它的，只有當我們長大並吸收了你們歐洲的文化時，我們才開始懷疑它。您介不介意告訴我們，您作為一個英國人，您的教育和環境必定是如此完全不同，是怎麼做到能夠如此令人信服地、且在這一主題上帶著如此明顯的確定性向我們發言的？」

我反過來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您是希望我為您複述那些老生常談的論據，這些論據如此具有決定性地表明轉世是唯一合理的生命理論，是唯一能讓我們在任何程度上公平地解釋我們周圍所見狀況的假說嗎？還是您想讓我揭開我自己內在生命的一些秘密，並給出我真正的理由呢？」

他回答說：「先生，如果我敢於提出一個這樣私隱、幾乎有些無禮的問題（儘管我向您保證，這絕非無禮地被問出），那正正就是我想聽到的、對我而言意義如此重大的真正內在理由。」

看到他的疑問是多麼真誠和嚴肅，我公開地回答了他：「那麼好吧，我如此明確且肯定地談論轉世，是因為我知道它是一個事實，因為我能清晰地記住我自己的大量前世，而且在其中一些案例中，我已經能夠通過外部證據讓自己滿意地確認我的回憶是準確的。但當然，那對我來說雖然令人滿意，對您而言卻不是一項證明。」

他由衷地感謝了我，向我保證這正正就是他一直想聽到的話。

第三十九章：結論

我已試圖如實描述跨越死亡的生命，正如那些參與其中的人（我們在塵世生命的每晚所做的那樣）在自身之內展現出清晰記憶其所見所行的力量，因此對他們而言，這是熟悉、簡單、直截了當的，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且我從許多管道收集了大量的說明案例、巨量的符合證言，向您展示我所給出的敘述並非一場夢境或幻覺，而是對平常體驗之事實的坦白陳述。

對於那些能夠接受這點的人來說，對死亡的所有恐懼都應該被根除，對我們稱之為死者之人的所有悲傷都應該自動停止。然而，這種根深蒂固的哀悼習慣是如此強烈，這種世襲的、儘管毫無根據的分離感在我們內心植入得如此牢固，以至於即使是那些在智力上理解了真理、完全相信此處所寫一切的人，有時也可能會發現自己在其影響下，重新滑落回那種古老且有害的沮喪、渴望和永不褪色的遺憾態度之中。

這是如此悲哀，對活人和死者都有害，以至於我覺得我有職責以對我的讀者發出最終且緊急的呼籲來結束這本書：讓她們自己一勞永逸地提升到不再有任何此類復發的可能性，堅定地站在上帝的陽光下，絕不容許它有一瞬間被人類製造的懷疑或恐懼之雲所遮蔽。那麼，對於那位因深愛之人離開了這個物理界而使天空變得黑暗的人，我將這樣對他發言：

誠摯的呼籲

我的兄弟，你因你深愛的人死亡而失去了他，一個或許是你整個世界的人；因此對你來說，那個世界似乎空洞洞了，不再值得活下去。你覺得快樂已經永遠離開了你，從今以後生存對你而言無非是毫無希望的悲傷，無非是對「觸摸一隻已消逝的手，以及聽一聲已寂寥的聲音」的一種隱隱作痛的渴望。你主要在想著你自己和你無法忍受的損失；但還有另一種悲傷。你的悲傷因你對你所愛之人目前狀況的不確定而加劇；你覺得他已經去了你不知道的地方。你由衷地希望他一切安好，但當你向上看時，一切都是虛空；當你哭泣時，沒有回應。於是絕望和懷疑壓倒了你，並形成了一片從你身邊隱藏了那輪永不落山之太陽的雲霧。

你的感受是最自然的；寫下這些字句的我完全理解它，我的內心對所有像你一樣遭受痛苦的人充滿了共情。但我希望我能做的比共情更多；我希望我能為你帶來幫助和解脫。這樣的幫助和解脫已經帶給了成千上萬處於你悲慘境遇中的人。為什麼它們不該也帶給你呢？

你說：「我怎麼可能會有解脫或希望？」

你有解脫的希望，因為你的悲傷是建立在誤解之上的；你正在為某件並未真正發生的事情而悲傷。當你理解了事實，你就會停止悲傷。

你回答說：「我的損失是一個事實。你如何能幫助我，除非，你確實把我死去的人還給我？」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然而請對我容忍片刻，並試著掌握我即將展現在你面前的三個主要命題，起初僅僅作為廣泛的陳述，然後是具有說服力的細節。

1. 你的損失僅僅是一個表面的事實，從你的觀點來看是表面的。我想帶你走到另一個觀點。你的痛苦是一場巨大幻覺的結果，是對大自然法則的無知；讓我通過解釋一些你可以在閒暇時進一步研究的簡單真理，來在走向知識的道路上幫助你。

2. 對於你所愛之人的狀況，你不需要有任何不安或不確定，因為死後的生命不再是一個謎。墳墓另一端的世界存在於與我們所知的這個世界相同的自然法則之下，並且已經被以科學的準確性進行了探索和考察。

3. 你絕不能哀悼，因為你的哀悼會對你所愛的人造成傷害。如果你能一次對真理敞開你的心智，你將不再哀悼。

在你能理解你失去的朋友的狀況之前，你必須先理解你自己的狀況。試著掌握這樣一項事實：你是一個不朽的存在，不朽是因為你在本質上是神聖的，因為你是來自上帝自身之火的一點火星；在你穿上這件你稱之為身體的衣服之前，你已經生活了無數世代，而在它化為灰燼之後，你還將生活無數世代。「上帝創造人，是為了成為祂自身永恆的映射。」這不是一個猜測或虔誠的信仰，它是一個確定的科學事實，能夠被證明，正如如果您願意不辭辛勞去閱讀的話，您可以從該主題的文獻中看到的那樣。你一直認為是你的生命的東西，事實上僅僅是你作為靈魂之真實生命的一天，對你所愛的人來說也同樣如此；因此，他沒有死，被拋棄的僅僅是他的身體。

然而，你絕不能因此將他視為一縷單純沒有身體的氣息，視為在任何方面都不如他以前那樣的自己。正如聖保羅在很久以前所說的：「有屬血氣的身體，也就有屬靈的身體。」人們誤解了那句話，因為她們認為這些身體是相繼出現的，而沒有意識到我們所有人甚至現在都同時擁有它們兩者。正在閱讀這段文字的你，既有一個你能看見的「屬血氣的」或肉體，也有另一個你看不見的內在身體，就是聖保羅稱之為「屬靈的」身體。當你放下肉體時，你仍然保留著另一個更精微的載體；你穿著你的「屬靈身體」。如果我們把肉體象徵為一件大衣或斗篷，我們可以把這個屬靈身體想像成那個人穿在外衣下麵的普通居家服。

如果這個觀念到此時對你來說已經清晰了，讓我們再前進一步。不僅是在你稱之為死亡的時候你才脫下那件緻密物質的大衣；每天晚上當你入睡時，你都會把它滑落片刻，並穿著你的屬靈身體在世界上漫遊，就這個緻密世界而言是不可見的，但對於那些恰好在同一時間使用他們屬靈身體的朋友來說是清晰可見的。因為每個身體只看見與它自身處於相同層次的東西；你的肉體只看見其他肉體，你的屬靈身體只看見其他屬靈身體。當你重新穿上大衣，也就是說，當你回到你更緻密的身體，並在這個較低的世界中醒來（或沉降）時，偶爾會發生的是，你對你在別處離開時所看到的一切有一些回憶，儘管通常相當扭曲；然後你稱之為一場生動的夢。那麼，睡眠可以被描述為一種暫時的死亡；其區別在於你沒有將自己如此完全地從大衣中撤出以至於無法重新穿上它。因此，當你睡眠時，你進入了與你所愛之人已經進入的相同狀態。那種狀態是什麼，我現在將繼續予以解釋。

關於死後的生命，有許多理論一直在流傳，其中大多數是建立在對古代經文的誤解之上的。曾有一段時間，所謂永恆懲罰的恐怖教條在歐洲幾乎被普世接受，儘管現在除了徹頭徹尾無知的人之外沒有人相信它。它是建立在對一些歸因於基督之話語的錯誤翻譯之上的，並被中世紀的僧侶作為一種方便的妖言來維持，用以嚇唬無知的群眾向善。隨著世界在文明中進步，人們開始看到這樣一項信條不僅是褻瀆神聖的，而且是

可笑的。因此，現代宗教信徒已經用稍微更理智的建議取代了它；但他們通常相當模糊，遠離真理的簡單性。

所有教會都把其教義變得複雜，因為他們堅持以一個荒謬且毫無根據的教條作為起點：即認為存在一位殘酷而憤怒的神，祂意圖傷害祂的子民。他們從原始猶太教中引進了這個可怕的想法，而不是接受基督關於上帝是一位慈愛父親的教導。掌握了「上帝就是愛」以及「祂的宇宙由明智的永恆法律所統治」這一根本事實的人，已經開始意識到，那些法律在墳墓彼岸的世界裡也必須像在這個世界裡一樣被遵守。但即便如此，信仰依然是模糊的。我們被告知一個遙遠的天堂，一個在遙遠未來的審判日，但關於此時此地發生了什麼，卻很少給予我們資訊。那些進行教導的人甚至不曾假裝對死後的狀態有任何個人經驗。他們告訴我們的不是他們自己所知道的，而僅僅是他們從別人那裡聽到的。那如何能讓我們滿意呢？

真理是，盲目信仰的日子已經過去；科學知識的時代與我們同在，我們再也無法接受沒有理性和常識支持的觀念。沒有理由不將科學方法應用於闡明早先完全留給宗教的問題；事實上，證道學學會和心靈現象研究學會已經應用了此類方法；而我現在想擺在你面前的，正是以科學精神進行的那些調查的結果。

讓我們考慮一下死者正在過的生活。在其中有著許多且巨大的變化，但至少它幾乎總是比塵世生活更幸福。正如一篇古老經文所說的：「義人的靈魂在上帝手裡，痛苦不能傷他們。在愚昧人眼裡，他們似乎死了，他們的離去被視為不幸，他們離開我們被視為徹底的毀滅；但他們得享平安。」我們必須使自己擺脫過時的理論；死去的人不會突然跳進一個不可能的天堂，也不會跌入一個更不可能的地獄。確實不存在舊時那種邪惡意義上的地獄；而且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存在地獄，除了人自己為自己所造成的那種地獄之外。試著清晰地理解，死亡沒有給那個人帶來任何改變；他不會突然變成一個偉大的聖人或天使，也不會突然被賦予各個世代的所有智慧；他在死後的第二天精確地就像他在死前的同一天一樣，帶著相同的感情、相同的性情、相同的智力發展。唯一的區別是他失去了肉體。

在這個靈體世界裡，不需要金錢，不再需要食物和庇護所，因為它的榮耀和美麗對它的所有居民都是免費的，不用金錢，不用代價。在它細緻的物質中，在屬靈身體中，一個人可以如他所願地到處移動；如果他熱愛森林、海洋和天空的美麗風景，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訪問地球上所有最美麗的地方；如果他熱愛藝術，他可以將他的全部時間花在沉思所有最偉大畫家的傑作上，並可以通過運用高等思想力量的美妙魔力，親自創作傑作；如果他是一位音樂家，他可以在世界主要的管弦樂團之間穿梭，他可以將他的時間花在聆聽最著名的演奏家上，或者在音樂大天使們的樂意幫助下，他自己可以發出在塵世從未聽聞過的旋律。

無論他以前在地球上的特殊樂趣是什麼，也就是我們會說的業餘愛好，他現在都有最充分的自由將自己完全奉獻於它，並將其發揮到極致，只要它的享受是智力或更高情感的享受，只要它的滿足不需要擁有肉體。因此立刻就可以看出，所有理智且正派的人在死後都比死前無限地更幸福，因為他們不僅有充足的時間享受快樂，而且有充足的時間沿著他們最感興趣的路線取得真正令人滿意的進步。

那麼在那個世界裡難道就沒有人不幸福嗎？有的，因為那次生命必然是這次生命的續集，而那個人在各個方面都精確地與他離開身體前是同一個人。如果他在這個世界上的享受是低級且粗俗的，他會發現自己在那個世界裡無法滿足自己的慾望。一個酗酒者將遭受無法遏制的乾渴之苦，因為不再有一個可以藉以緩解乾渴的身體；饕餮者將

錯過餐桌上的樂趣；守財奴將不再能找到可供他聚集的金子。在塵世生活中屈服於卑劣激情的人，會發現它們仍然在蠶食他的生命。好色之徒仍然因現在永遠無法滿足的渴望而心跳加速；嫉妒的人仍然被他的嫉妒所撕裂，更何況他再也無法干涉其對象的行動。像這類的人毫無疑問確實遭受著痛苦，但也只有這類人，只有那些傾向和激情在天性上是粗俗且物理性的人。即便如此，他們的命運也完全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他們只需要克服這些傾向，他們就立刻從此類渴望所帶來的痛苦中解脫出來。請始終記住，絕沒有懲罰這回事；只有明確的因種下的自然的果；因此你只需要移除起因，果就停止了，並不總是立刻停止，而是只要起因的能量一耗盡就停止。

「那麼死者能看見我們嗎？」可能會被問到；「他們能聽到我們說什麼嗎？」毫無疑問，他們看見我們，在於他們始終能意識到我們的臨在、他們知道我們是幸福還是悲慘的意義上；但他們聽不到我們所說的言語，也無法在細節上意識到我們的物理行動。片刻的思考就會向我們展示他們看見之能力的局限是什麼。他們正居住在我們稱之為「屬靈身體」的載體中，一個存在於我們自身內部的身體，且就外觀而言，肉體的精確複製品；但當我們醒著的時候，我們的意識完全聚焦在後者身上。我們此前已經說過，正如只有物理物質能引起肉體的反應一樣，只有屬靈世界的物質才能被那個更高的身體所察覺。因此，死者能看到我們的，僅僅是我們的屬靈身體；然而，他毫無困難地就能認出它。

當我們處於我們稱之為睡著的狀態時，我們的意識正在使用那個載體，因此對死者來說，我們是醒著的；但當我們將我們的意識轉移到肉體時，對死者來說我們似乎入睡了，因為儘管他仍然看見我們，我們卻不再對他給予任何注意，也無法與他通訊。當一個活著的朋友入睡時，我們完全能意識到他的臨在，但目前我們無法與他通訊，除非我們喚醒他。精確類似的是活人在死者眼中的狀況（當他醒著的時候）。因為我們通常無法在清醒意識中記住我們在睡眠期間所看到的一切，我們便處於我們失去了我們死者的幻覺之中；但他們絕沒有處於他們失去了我們的幻覺之中，因為他們一整天都能看見我們。對他們來說，唯一的區別是我們在夜間與他們在一起，而在日間遠離她們；反之，當他們在塵世與我們在一起時，情況剛好相反。

所有的生命都在進化，因為進化是上帝的法律；人與其餘的一切一起緩慢且穩定地成長。通常被稱為人的生命的東西，在現實中僅僅是他更長的真實生命中的一天。正正就像在這個普通生命中，人每天早晨起床，穿上他的衣服，向前出發去完成他的日常工作，然後當夜幕降臨之際，他脫下那些衣服並進行休息，然後再次在接下來的早晨重新起床，接續昨天他遺下的工作，就像這樣，當人來到物理生命中時，他穿上了肉體的衣服，當他的工作時間結束時，他在你稱之為死亡中再次脫下那件衣服，並進入我所描述的更平靜的狀態中；當那次休息結束時，他再次將身體的衣服穿在身上，並再次向前出發開始物理生命的新一天，接續他上次遺下的進化。而他的這次漫長生命會一直持續，直到他達到上帝意圖讓他達到的神聖目標。

當一個孩子從這個物理世界逝去，而他的父母留下來看著他空蕩蕩的位置、想念他深愛的嘮叨時，這是表面損失最悲哀的案例之一。那麼在這個奇妙全新的靈體世界裡，孩子們會發生什麼事呢？在所有進入其中的人當中，他們或許是最幸福的，也是最完全且立刻賓至如歸的。記住，他們沒有失去他們深愛的父母、兄弟、姐妹和玩伴；只是因為他們在我們所稱的夜晚而非白天與之相伴，因此他們並沒有任何失落或分離的感覺。

在我們的日間，他們絕不會孤獨，因為在那裡與在這裡一樣，孩子們聚集在一起並一起玩耍，在充滿珍貴樂趣的愛麗西恩田園中遊玩。我們知道在這裡一個孩子是多麼享受「假裝」，假裝成歷史上的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在各種奇妙的神話故事或冒險故事中扮演主要角色。在那個更高世界更細緻的物質中，思想會自行採取可見的形體，因此構想自己是某位英雄的孩子會立刻暫時採取那位英雄的實際外觀。如果他渴望一座魔法城堡， 他的思想就能建造那座魔法城堡。如果他渴望一支軍隊來指揮，那支軍隊立刻就在那裡。因此在死者之中，成群的孩子總是充滿了歡樂，事實上，往往甚至狂歡般地幸福。

如果您已經能夠吸收我此前所說的一切，您現在將理解，無論我們對親人的死亡感到悲傷是多麼自然，那種悲傷都是一項錯誤和一項邪惡，我們應該克服它。沒有必要為他們感到悲傷，因為他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更寬廣、更幸福的生命。如果我們為我們自己幻想著與他們分離而悲傷，首先，我們是在為一場幻覺哭泣，因為真相是他們並未與我們分離；其次，我們的行為是自私的，因為我們更多地在想著我們自己表面的損失，而不是他們巨大的、真實的獲益。我們必須努力做到完全無私，正如所有的愛確實都應該是的那樣。我們必須想著她們而不是我們自己，不是想著我們渴望什麼或我們感覺到什麼，而僅僅想著什麼對他們最好、且對他們的進步最富有助益。

如果我們哀悼，如果我們屈服於陰鬱和沮喪，我們就會從自身投射出一片沉重的雲霧，這會令他們的天空變暗。他們對我們強烈的依戀、他們對我們強烈的同情，使他們暴露在這種可怕的影響之下。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可以使用那種依戀所賦予我們的力量去幫助她們，而不是阻礙她們；但要做到這點，需要勇氣和自我犧牲。在我們為了對我們的死者提供最大可能協助的由衷且深愛的渴望中，我們必須完全忘記自己。我們的每一個思想、每一個感受都影響著他們；那麼讓我們注意，不該有任何不寬廣、不富有助益、不高尚和不純潔的思想。

如果有可能他們正對我們感到一些焦慮，讓我們保持持久的開朗，以便向他們保證他們沒有必要因我們的緣故而感到麻煩。如果在物理生命期間，他們對於死後的生命一直沒有詳細且準確的資訊，讓我們努力立刻由自己吸收此類資訊，並在我們每晚與他們的對話中傳遞過去。既然我們的思想和感受如此容易地被鏡射在他們的之中，讓我們注意使那些思想和感受始終是升華且令人鼓舞的。「你們既知道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我們不僅應該克制不要哀悼；我們應該走得比那更遠；我們應該由衷地試圖於內在發展出積極的喜悅。快樂是每個人的職責，以便他可以在別人身上輻射幸福；對於那些有著親愛朋友最近剛離世進入更高生命的人來說，這一點是最為特別真實的。悲傷最好的止痛藥是為他人進行積極的工作；而那也是通往平安與喜悅的最可靠道路。

如果我們的這些朋友還不知道的話，我們可以將那個偉大的真理銘刻在他們身上；因為在星光世界中提供助益工作的機會遠比在物質世界中大得多。在我們稱之為死者的那些龐大群體之中，有許多人被他們的周圍環境所迷惑，有許多人因塵世錯誤的宗教教導而處於無常的痛苦甚至劇烈的恐懼狀態中，有許多人因在那個沒有緩解手段的更高生命中使塵世的渴望和激情永久化而給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有什麼職業能比幫助這些可憐的靈魂從黑暗走向光明、緩解他們的痛苦、解釋這些令他們困惑的事情、並引導他們的雙腳走上平安的道路更高尚、更幸福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新抵達的朋友介紹進不分晝夜地從事這項慈善活動的「不可見的幫手」的輝煌隊伍中，從而保證他們在上帝為祂子民的訓練和享受所提供的這個美妙星

光世界中的整個停留期間，都能進行快樂且有用的工作，儘管這僅僅是通往那更高國度道路上的一個階段，那個國度的榮耀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聞、人類的心智也未曾構想過的。

試著理解萬物一體；只有一位上帝，所有人都於祂內在為一體。如果我們能為自己帶回那永恆之愛的合一，我們將不再有悲傷；因為我們將意識到（不僅為我們自己，也為我們深愛的人），無論我們是生是死，我們都是主的，並且在祂之內生活、移動並擁有我們的存在，無論是在這個世界還是在將臨的世界。哀悼的態度是一種缺乏信仰的態度、一種無知的態度。我們知道得越多，我們就越能完全地信任，因為我們將帶著十足的確定性感覺到，我們和我們的死者同樣都處在完美力量與完美智慧的手中，由完美的愛所引導。

「我們堅定地拋開一切悲傷與哀悼的陰影，

忘卻我們表面上的失去，因為他們已獲榮光。

我們知道他們就站在我們面前，一如往昔般愛著我們；

願上帝保佑我們不辜負他們，也不讓我們的愛冷卻；

我們全心全意地信靠祢！祢的愛非言語所能形容；

祢是至高的主宰，祢所做的一切盡皆完美。」

願眾生平安

活著的死者之頌

親愛的至愛們！儘管我們清醒的雙眼
無法再看見你們的身影，
世俗的幻象將無法再禁錮我們；
我們深知你們的愛依然包容著我們，
一如往昔。

死亡？那不過是向前跨出的一步——
絕非永別；
比起過往，相聚變得更為迅捷，
每當你們聽見我們的呼喚，
問候是如此溫暖、如此真摯。

而在夜裡，當最柔和的沉睡
封閉了這雙塵世之眼，
看啊，新的一天已燦爛破曉；
我們輕巧地脫離了肉身的枷鎖，
昇華至你們的世界；
在那裡，我們以那溫馨的舊日方式
繼續工作，繼續漫遊——
暢飲著天界與地界的泉水，
領悟到凡由「愛」所緊緊相繫者，
必將永恆屹立不搖。

讚美與榮耀歸於這份知識，
歸於三位一體的至高者；
因為死亡的毒鉤已被拔除，
我們將永不再被拋棄，
直到永恆。

—— D. W. M. 布倫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一、 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爲一家的核心。

二、 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三、 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果决定入會，請登録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
直接在“聯系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如有任何關于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
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衆號
公衆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非賣品